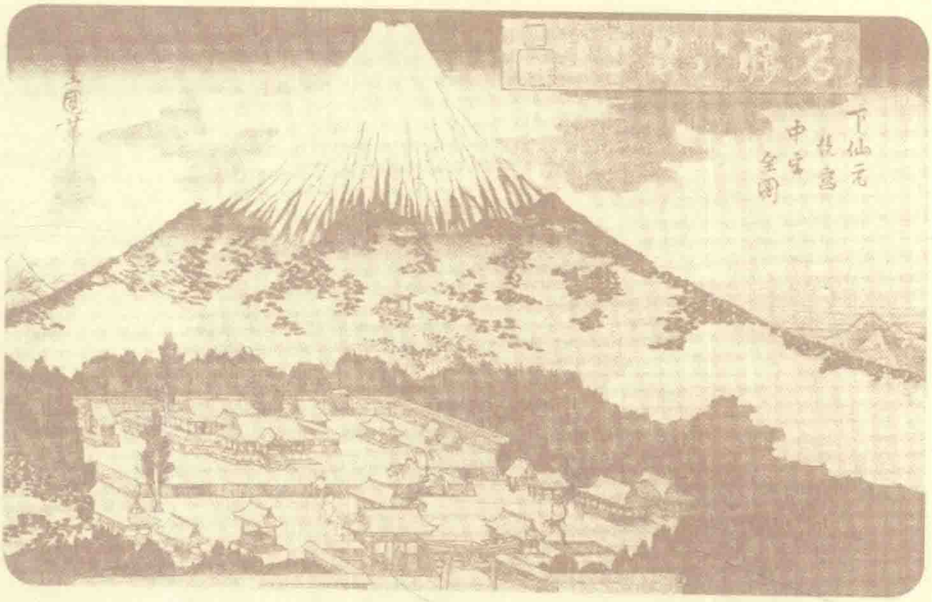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三十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十八册目録（總第57册）

續日本政記卷之十一

近藤鉼城 著
賴復 閱
岡千仞 閱

四年辛未正月九日。夜有賊刺參議廣澤眞臣於其邸。詔贈正三位。賜金幣。嚴逮其賊。久之不就緝捕。屢詔大索。至今年獲之。而未至結案云。廢金銀利子定限。始設郵便。二月。丁抹公使請通萬國電信線於長崎。聽之。徵薩長土

三藩兵爲親兵。是月。大阪造幣寮成。三月。祭神武天皇於神祇官。令各地方官行遙拜式。著爲例典。更定宣旨書式。夏四月。改正戶籍法。從二位毛利敬親卒。遺表請改封建爲郡縣。以固國本。天皇嘉納之。先是敬親將奉詔入京。會病不果。天皇悼其死。詔贈從一位。

論曰。毛利敬親以公侯之身。先天下。唱勤王大義。一意報國。以爲改進之先。誠忠大節。至死不衰。如公者余未見其比也。世或觀公擊外船于馬關。以防長二國。抗幕府之兵。遂用正議之黨。以黜幕兵。略石見豐前。而輝其武等數事。以爲公畢世之偉業者。此未爲知公也。蓋此數者。則吉田高杉久阪桂諸子贊正之功也。然則所謂公一大偉業者。果安在焉。曰。在奉藩籍。使全國政令。歸一途也。蓋當明治維新之初。所謂政權歸朝廷者。徒其名。而已。其實政權。既爲一二強藩所占。朝廷徒手無如之何也。當此時。微公率先奉還版籍。則

其勢又將生一德川氏也必矣。當時藩士槩懷疑念。欲併所前略石豐二國。以謀割據之計。公斷然排其議不用。令木戶廣澤諸士。一意圖改進。此皆出公眞心奉上者矣。而公之欲爲之。非一朝夕之故也。如其臨終遺表。亦可以見其議之素定也。而其藩人猶或有欲復昔日封建者。吁如此不啻我政府之罪人。又可謂公之罪人也。余聞公之死也。長人追慕不已。其情之切。至今不休。又可以見公恩

福岡縣僞造紙幣

廢藩置縣

官省改定

德感人之深也。

始置鎭臺於東山西海二道。　遣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於清國。假結條約。　五月。遣參議副嶋種臣於魯國。議樺太境界。　六月。廢寺院御所門跡等名稱。除皇族之外禁用菊章。　廢刑部省彈正臺。更置司法省。　發行新貨幣。　布哇國條約成。　秋七月。先是福岡縣僞造紙幣。至是發覺。詔黜知事黑田長知。斬大參事立花增美等五人。其餘流徙有差。以有栖川親王

熾仁爲藩知事。　詔廢藩爲縣。親諭藩知事。罷其職。勅薩長肥土四藩知事。賞版籍奉還首唱之功。先是尾肥阿因四藩知事。上郡縣議。天皇嘉納之。有是命。　廢辨官。　廢大學。置文部省。

是月。廢民部省。更置租稅寮及勸業統計紙幣戶籍驛遞五司於大藏省。尋改太政官官制。以右大臣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　八月。釐定官制。以太政官爲本官。諸省爲分官。寮司爲支官。設官等十五。三等以上爲勅任。七等以上爲

奏任。十五等以上爲判任。武官四等以上爲勅任。廢納言樞密使。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　置鎭臺於東京大阪。定四鎭臺所管。　許華族平民互相婚嫁。尋廢穢多非人等稱呼。悉編民籍。　定船稅規則。

按若歐米諸國。皆禁外國船及外國人民。來國內以通航爲生業。蓋使我國民占有國內利益。卽所以保護國內人民也。若夫其民學術極蘊奧。技藝盡精美。如英國者。或廢此禁。

他皆不然。合衆國憲法全書有言。曰。外國及外人船舶在合衆國者。不得運搬各種物產製造品。及其他賣買物品。自甲港至乙港。若有犯者。則併船物沒收之。但不裝載物品。如航通兩港間者。不在此限。可見其未許外國人沿海航運之自由也。我政府倣此禁令。則可以挽回國權。可以保護貿易權。一擧而兩得者也。今我內海幸無外人業此者。及今告各國設是國律。則可以免他日之大害也。

是月。詔停貢獻。 九月。特賞從三位嶋津久光功。班華族分宗家賞典祿五萬石。充其家祿。是月。改官吏歲祿爲月俸金。 置明法寮於司法省。

或曰。善養生者。不恃藥石。而恃所以不服藥石者。善治國者。不恃法制。而恃所以不用法制者。夫法制爲治之具。然而聖人常先教後法者。蓋治國之道。在德而不在法也。廉恥成俗。人人自愛。不敢犯法。如此則法制無所用

也。故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是觀之。法制所以輔教化。而非治道之大本也。如佛蘭西法制之精且備。無出其右者也。然而其俗桀悍輕浮。喜事好亂。而英則不然。此兩國之所以異其理亂。可以觀治道之所存也。今也本邦制度文藝服章器具。一取範于西洋各國。駸駸日進。而我邦法制。亦倣而漸致繁密。邦人厭之。然戊辰以降。外變内訌。前後接踵。上下空耗。邦人抵禁犯法者日多。而法制漸繁密者。勢不得不然矣。而我國之患。不在繁法。而在不知所以用之也。夫法制之與教化。勢不可並進。彼彌進則此彌退。是以歐米諸邦。務振張其教道。以固其根本矣。而繁法之弊。輒毀風俗。識者以爲大患也。今我邦教道不振。輒曰。儒佛陳腐不可用。又曰。西教虛誕不可不禦。人人皆放浪乎自恣之境。巧僞變詐。苟免法禁。而不知風俗之頹壞。至今日之甚。而議者懵然不悟。尚謂法制可以

致至治。凌歐米。此何異于擁薪救火哉。且夫禮教者。邦國之元氣。興亡之所以繫焉也。今戕賊其元氣。破其肺腑。而唯藥石之是任。其存一日之命者幸矣。又焉望張元氣。蓄膂力。以抗萬夫之流乎哉。然則今日之計如何。曰。在治其本而已矣。

冬十月。以外務卿岩倉具視爲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遣歐米各國。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

定府縣官制

外山光輔等謀逆

口尚芳爲之副。始用三井商會證券。十一月大嘗。其翌修豐明節會。賜酺群下。定府縣官制。改知縣事爲縣令。知府事仍舊。擧海內爲三府七十二縣。府東京京都大阪。縣神奈川兵庫長崎新潟埼玉入間足柄木更津印旛新治茨城群馬栃木宇都宮奈良堺安濃津度會名古屋額田濱松靜岡山梨大津長濱岐阜筑摩長野仙臺福嶋平若松一關盛岡青森山形置賜酒田秋田敦賀福井金澤七尾新川柏崎相川豐岡鳥取嶋根濱田飾磨北條岡山深津廣嶋山口和歌山名東香川松山宇和嶋高知福岡三潴小倉大分伊萬里熊本八代都城美美津鹿兒嶋。郡縣之制始定。十二月。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有罪。賜死。初光輔等憤政體變更。天皇駐蹕東京。還幸無期。欲除當路有司。縱火皇城。奉天皇西京。以號令四方。黨與頗衆。山口藩脫隊仍在九州者。約爲之應援。至是發覺。自盡。斬流錮徒各有差。

按我之謀逆。歐米之國事犯也。佛立共和政體之日。令國中曰。廢國事犯罪刑。卽今之所謂國事犯者。乃古之所謂謀逆也。夫國事犯爲罪至重。天下之治亂繫焉。佛法官某有言。凡動搖人心。莫甚於治國事犯罪。宜照法律證事實。莫敢輕忽。可知政府人民安危禍福。係於審判之得失也。由是考之。則法廷糺問不可涉偏私。且政府已爲犯者之所危害。審判者不能保局外不偏之地。焉能得輕重其罪哉。英國夙注意於治罪。嘗許犯人保釋法。米國憲法亦載謀逆罪刑。以爲保護自由之道。上則使國事犯涉嫌疑者。毋羅織無辜。下則令億兆人民各保享一身之自由。比之古昔羅馬帝制。則其得失。亦有霄壤之異矣。古昔草昧。人智未開。謀逆名義未明。輒羅織其涉嫌疑者。是故國事犯人往往有焉。今也文運日明。其義詳悉。犯罪者亦寥寥。蓋人人企望我國安。與諸隣國爭自由之榮譽也。故人

伏罪人寬典

民無敢犯之者耳今也我人士日進開明天下輿論將有所歸焉也何患犯人暴舉邪余特悅政府治此獄之寬因舉或說

始許華士族營商業。置東京裁判所於司法省。置女學校。改平縣爲磐前縣一關稱水澤福井稱足羽。

五年壬申春正月復朝彥王號叙三品宥松平容保以下榎本鐐二郎大鳥圭介等罪叙德川慶喜于從四位伊達慶邦南部利潤以下八人于

解地所賣買之禁

置教部省

從五位。追賞眞木保臣又賞近衛氏舊婢村岡賜米充祭祀及給養。以永井尚志大鳥純彰爲少議官純彰卽圭介也。頒出版條例

二月。定海陸軍律。十五日始發行洋製新紙幣四種是日解田地町地賣買之禁。廢兵部省更置陸軍海軍二省。三月皇太后行幸東京。廢親兵更置近衛兵。頒勅奏官位犯罪條例。廢神祇省置教部省。以東京城爲皇居赤坂舊紀藩邸爲離宮。夏四月廢糺問司

丸山作樂異謀

置陸軍裁判所。置戶長。置教導職。禁典賣土地于外國人。以藩債爲公債禁以舊知事及士族家祿充抵償。先是外務權大丞丸山作樂陰與豐岡縣士畑常世等謀襲朝鮮國事覺就逮捕先是越後土寇起至是平賊魁渡邊悌輔會津人不快新政與僧月岡等謀借德川回復煽動暴徒二萬人逼縣殺傷官吏出兵平之。天皇大閱賜地名曰習志野原永爲演武場。設小學師範學校於東京。是月天皇

天皇西巡

山內豐範卒

西巡御龍驤艦發東京。五月抵西京謁後月輪東陵尋抵大阪覽造幣寮航至下關遣使於櫻山招魂場吊陣亡及殉命國事者。巡長崎熊本幸鹿兒嶋覽海陸攻守操練遣使於鶴峯招魂場以吊之受琉球藩獻方物尋過兵庫祀湊川神社還幸東京。是月山內豐信卒贈從一位賜金幣。定身代限規則。始設海關於室蘭厚岸二灣。秋七月下令諸道廢傳遞及助役法新設和雇法。八月改司法省官制尋置

裁判所於關東諸縣。後置于諸府縣。　頒布學制。分全國。改爲七大學區。以東京愛知大阪廣嶋長崎新潟宮城。爲大學本部。　始置國立銀行。

論曰。紙幣者金幣之虛影。而無利子之公債証書也。其所以救一時政府用度之急。比之彼有實價之金貨。則有一大差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而其流布天下。不生差等者。紙幣之數。未超金貨之本額。而人民信政府。且

喜提攜之便也。然其數一旦超金貨之本額。則人民漸生疑念。遂至政府之威信不行。提攜之便。亦不喜也。既生此弊。則向所金貨視之紙幣。至變爲爛敗朽腐之一廢紙。豈可不畏乎。按西史紀元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佛國創共和政。治紙幣總數凡若干萬。以其超金貨本額。沮滯不行。上下困弊。政府憂之。百方救濟之。而莫一奏其功。遂至政府瓦解。國內大亂。此時紙幣額數日增。至千金紙幣不能

購一尾魚。德川氏之末世。有一藩製紙幣。救用度之急。其初以銀券六十匁。換金貨一兩。既而其價漸減。至六十八匁。又至九十匁。遂及大藏省新紙幣交換之時。則有一萬圓家產者。僅不過得紙幣五千圓。故其藩士民。至今猶怨藩政之病其民云。由此觀之。紙幣果國力疲弊之原因也。關國家之利害存亡。亦大矣。米國亦嘗發行紙幣。輓近知其弊。以國立銀行抵當紙幣交換之。可謂明理財之要

務矣。英國商人槩以銀行若商社證券。彼此適用。是皆有抵當物品。而後發行者。政府唯爲之保証。而不別發紙幣。而當國用告急之時。則發公債証書以濟。故國民不甚病之也。或曰。公債証書者要利子。有燒失流亡者。仍償之。不如紙幣無利子。燒失流亡之爲利。余謂此不知理財之要者言也。何則國家之富。關人民之富。而不關政府之富。如夫給利子償流亡。雖損於政府。益於人民。益於人民。此

其國之富也英國國債勝他國而其所以獨得富强之名者非向之故邪我政府今也設國債寮以發公債証書又鑄造金銀貨幣創國立銀行將以漸次換銀行紙劵抑有見于此也歟

是月遣使於朝鮮國以修交誼。置警保寮於司法省。九月下放解娼妓之令以免娼家苦使初秘魯國船遇颶漂著橫濱其船載賣奴數百皆支那人也苦其虐使潛乞哀外務省乃報清國送還之拘其船有識者曰我邦娼家之虐使娼妓與賣奴者何以異也於是官出此令云

娼妓解放

東京橫濱間鐵道成車駕親臨行開業式

鐵道開業

封琉球國王尚泰爲藩王列華族。廢編輯寮。置大中小督學於文部省。冬十月魯國王子來朝天皇同車觀陸海軍操練。十一月詔廢大陰曆用大陽曆以十二月三日爲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定大禮服制。定陸軍懲罰令。廢造船製鐵二寮併之製作寮。合教部文部二省。設博覽會事務局。十二月頒徵兵令定常備後備國民三軍分陸軍爲砲騎步工輜重五兵

徵兵令

論曰國朝上古文武一途農無非兵及至中古倣李唐制特置兵團四分每國之丁而取其一衛京戍邊一年而更邊境有事下尺一之符則數十萬兵馬立具事止則散歸卒伍未嘗列屯坐食以病農當是時未見兵之費也及王政弛廢將帥世官兵士世隷將家者自號武士而鎌倉以後以武人充諸國守護每畝課糧非復舊制雖然其皆地著亦未見其費也至足利氏起東國而開府京師諸國武士稍離故土就其將帥從而轉徙天下之兵漸不地著至織豐二氏之時數改易將帥之封常聚其兵於城府於是兵皆離土而天下之費始不可支矣古者養兵者常慮其費而後世不知養兵之費莫大無算是古今異勢者而莫之或察也夫國朝雖倣唐制近衛

兵衛之士不過七八百獨衛門雖倍之其數可知蓋其制非如唐之府兵耕田自給故少其數而省兵費也其鎌倉以後變其制兵與農相雜當其無事親畜牧樵蘇之勤有事各賫糧而起則始如唐之府兵也及足利以後兵與農異處極於織豐之際而其所謂兵有士有徒有卒卒或有黠補罷免而徒以上則世襲食封祿而軍興又倍給之故德川氏襲其故常聚其士卒於都會諸藩亦多倣其制

其爲弊驕淫矜夸奢侈成風既非鎌倉强壯兵況望於王制乎此困農以養尫弱不可用之兵也近世一小藩之兵猶倍徒古之六衛又其將頭歲來衛於府下者不下數百徒卒數千絡繹道路而雜沓邸第通而計有數十百萬是歲與數十百萬之軍也而國何以久之況江戶之與藩國日趨奢侈則兵又易於自養甲兵器械猶不能自具是國與農與兵皆困也嗚呼兵之弊至此可不思所以矯之乎朝廷有見于此下令徵兵不論華士族平民唯取强壯可用於是乎養兵之費僅止于海陸二軍無復曩時武士世祿坐縻倉廩之患可不謂良法哉

電線成

是年東京府下電信線成　以豐國社東照宮列官幣社　是歲改仙臺縣爲宮城縣盛岡爲岩手大津爲滋賀金澤爲石川松山爲石鐵長濱爲犬上安濃津爲三重名古屋爲愛知伊萬里爲佐賀深津爲小田熊本爲白川宇和嶋爲

神山廢七尾分屬石川新川廢犬山合滋賀廢額田合愛知

祭日祝日

六年癸酉一月廢五節以神武天皇即位日及天長節爲祝日　定置鎭臺於東京仙臺名古屋大阪廣嶋熊本　廢僧侶位階尋許比丘尼還俗婚嫁及婦女爲戶主華士族平民互養其子爲繼嗣　廢東京邏卒更置巡查　申禁復讐

禁復讐

因下令曰殺人是國家大禁罰人者乃政府公權自古我國以復父兄之讐爲子弟之義務雖

秘魯國使來

井上馨等辭職

出至情或不得已竟不免以私義犯公權其弊不問事之故誤理之當否唯挾復讐名義輒相搆害可謂濫矣自今以往若有其至親遇害者當速具狀上告禁私擅殺傷因改正父祖被毆律又改正犯姦律。東京府各區設小學校令男女六歲以上悉就學。擇各地勝區置公園

二月。下令府縣揭示官令於通衢。改徒場稱懲役場。三月。以外務卿副嶋種臣爲特命全權大使遣清國交締條約。秘魯國公使來

朝請締條約終議我處分清民之事往復辨論不決乃請魯帝決之乃審判以我國爲直。始許與外國人婚嫁。行地券法更定土地名稱爲皇宮神地官廳地官用地官有地公有地私有地除稅地八種尋廢田畑石高稱呼代以段別廢田畑貢納舊法更設地券賣買法以本價百分三爲地租。五月。更定太政官職制。五日皇城火天皇幸赤坂離宮爲假皇居。大藏大輔井上馨同三等出仕澀澤榮一罷馨等臨

島津久光內閣顧問

改定律例

辭官上表刺規政府經費出入不適先是以大隈重信爲大藏省總裁至是令查覈之重信乃上陳二人計算出臆度因條舉會計以示內外時或以井上上書爲信或以大隈計度爲信輿論紛起。先是遣海軍大輔勝安芳等於鹿兒嶋趣嶋津久光入朝爲內閣顧問位班大臣下

六月。廢府縣投書匭建言書疏令上集議院若管廳。頒布改定律例。創定外國人訴訟規則。

或曰國家待外人宜使之從我國之法律唯風土各異人情不同外人或不敢甘服我法律若設特殊法其關外人者一以此法判之則可以復司法之權去外國領事專審之弊也而所謂殊法者本諸英佛諸國之律而制定之令無不適諸國之民心然法官未達外國法律則雇英佛法學家任之亦無妨凡關外人之事特使之注意措置則是爲無上之良計矣但雇米人則英人怨雇佛人則英人

怨或評我審判之不公曰使我判之則不然是可患也然外人旣公認我特殊法律則無有治外之權故無評其審判如何之權試觀佛國改正舊法以制外人而諸國豈有辭其審判之權乎若有外人議我判決則是侮我也我豈可黙黙受其侮乎夫小國能自主者在能保正道苟恐怖其威捨正理而不由則禍害立至聞外人亦不好主張治外之政權今設一種簡易法律據明法制外人則於外

交得吐氣。

証印稅

定証印稅法。　是月越前美作筑前阿波讃岐土寇蜂起毀官廳皆由不懌改暦誤解徵兵令云。　七月許諭出米麥于海外免海關稅。　置國債寮於大藏省。

日本坑法

頒日本坑法定違式詿違條例九十條。　禁火葬。　八月廢訴訟律越訴條有不服裁判所及地方官審理者令據控訴條規訴之。　九月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等自歐洲歸。

澤宣嘉卒

魯國特命全權公使澤宣嘉未及至于任卒詔贈正三位賜金幣。　開成學校成。

大久保利通等參議

冬十月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外務卿副嶋種臣任參議。

府縣職制

定府縣判任官職掌分爲庶務聽訟租稅出納四課使大屬以下掌之。

論曰明主之治天下必從時勢之所趨而設之制度從人情之所向而發之政令故欲釐革舊政洗滌積弊以一新天下之耳目則審察其法之適于時勢與其政之切于人情者而行之如此則上下相信官民無扞格之患

也不察於此而擧天下之事務紛然更革則其法雖美其制雖良而不激天下之變者幾希矣今也號令出于一章程規則秩然有條理雖絲毫之微不委地方官議者皆曰政府之權太重地方之權太輕非所以爲制也議者之意蓋曰天下之俊傑悉聚闕下地方不堪凋喪且地方有東西之隔物產有多寡之別風俗有厚薄之殊人情有都鄙之異是豈可以悉統于一法令之下哉不若分權地方。

寛其法則計便宜施行之其言頗爲有理然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請試論之夫明治之中興西國諸大藩之力蓋居多當時諸大藩之權太重而朝廷之權太輕幸諸藩奉封土而歸之朝廷而人民慣習之久不答藩治之壓制而非朝廷之新政朝廷察于此登用賢俊黜免庸惰設畫一法令以布之天下務聚權力於廟堂以洗滌數百年之大弊而弊之不遽革亦不得勢不然也然則朝廷之不

分權地方者以勢有所未可也然則分權地方俟何時乎曰有民撰議院之設然後可行也夫民撰議院一開則人民皆知自由權利之可重可以與進文明之域矣雖然是亦非旦夕可致必待于數十年之久而後文明之化可致也何則都府之民智識稍開聞見稍廣自政治文藝以至衣服器皿之細皆棄其故而新之謀東鄙西陬之民大率皆頑陋無識其於外人一槩東狄視之是其開化之度

都鄙相距不啻霄壤也然而徒以其頑陋無識舍而不顧則今日之民撰議何以有待于數十年後文明之化也若夫縣設縣會區設區會選有恆產有才識者爲代議人以議一縣一區之事漸擴而大之遂爲一大民撰議院以漸分中央之權則本末輕重得其宜也念政府姑有待于此也乎議者不此之察徒咎政府聚權之非不亦非邪

西鄉隆盛等辭職

陸軍大將兼參議西鄉隆盛辭兼官去之國參

內閣大變革

議大藏省總裁大隈重信兼任大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任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任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芳任參議兼海軍卿寺嶋宗則任參議兼外務卿參議副嶋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上表辭官允之初朝廷屢遣使於朝鮮修隣好朝鮮擯國書其答書亦多不遜於是征韓議大興既而岩倉具視木戶孝允等自歐洲還抗論以爲不可隆盛遽謝病歸鹿兒嶋種臣等相踵辭職去內

外物論大興。

或曰嗚呼朋黨之害世有之豈唯宋明哉彼北宋德行則有程顥有程頤文學則有歐陽修有蘇軾相業則有司馬光韓琦范仲淹皆據樞府列顯要豈非賢材衆多之時歟然而其朝政之不修外夷之跋扈不特漢唐所無殆與東晉同其弱此無他有賢材而不和也何者國無賢材其害不過政事廢弛賢材多而不和互結黨與誘朋類則議論百出讒搆

千端朝令暮改彼仆此起廟堂之上如別開戰場一黨得志一黨誅竄其極不至流血暴骨則不已如此其何暇于恤政事顧人民哉是以朝政日敗而不知修之夷狄歲恣而不能制之失國亡土二帝爲虜而後已矣而推其本實出乎廟堂立黨大臣相攻也豈可不悲乎而源其所以致之者相臣非人也大臣戀權也大臣戀權則欲張已志意相臣非人則不能制之夫人誰不好勝唯位之不及力之不足是以俛首聽命耳若夫同德同力而比肩並立於朝廷之上則各求自逞其志意當是之時非得大英材而統御之則爭論不已引類招黨互相排擊四方戀權之徒或合爲僞朋而平生同心志者亦賣友趨利分爲異黨一黨亡而一黨興一朋繼而一朋生猶彼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大極原一理而已而分之則其變化極覆載而止焉廷議歸一同而已而黨之則其變動

覆鼎餗而止焉嗚呼朋黨之亂何時而止哉如之何乃可曰治其末不如治其本糾衆賢立國會歸國權于人民使廟堂大臣不得張我意則其亦庶幾乎其得可也。

置內務省

是月定新聞紙條例。十一月置內務省。皇女生即日薨。迎後鳥羽土御門順德三帝靈駕合祀水無瀨宮尋迎淳仁天皇靈駕於淡路合祀白峯宮順德天皇靈駕明年六月至。十二月頒賜撮影御容于各府縣。太政大臣三

條實美有病上表辭職優詔不許。課家祿稅。官祿稅以充海陸軍費又設家祿賞典祿還納法其自請還納者給六年全額。是年東京銀座街家屋建築竣功本邦市街摸洋風者是爲始。廢足羽縣合敦賀廢美美津都城二縣置宮崎縣廢八代合白川廢神山石鐵二縣置愛媛縣合香川於名東柏崎於新潟廢印幡木更津二縣置千葉縣廢群馬入間二縣置熊谷縣合宇都宮於栃木縣。

七年甲戌一月四日諸長官上表奏前年成績後以爲例。置勸業警保戶籍驛遞土木地理六寮及測量司於內務省定其職制。置裁判所於箱館長崎二港。置東京警視廳。十四日夜有賊傷右大臣岩倉具視於途先是副嶋等諸參議皆辭職高知人武市熊吉等以爲征韓議不行皆出右大臣之意將除之以動廟議及之云捕熊吉等九人誅之具視傷尋愈。前參議副嶋種臣板垣退助等連署上表請起民撰

前參議上民撰

議院加藤弘之投書駁論未至其期爾來兩議聚訟處士橫議至今未已。

論曰民權眞僞不可不辨也蓋民權僞論不止則眞僞何由而起民權僞黨不仆則眞黨何以乎興方今妨我國之進步沮人民之洪福者非僞論僞黨而何嚮舊副嶋後藤板垣諸氏連署請立民撰議院爾來天下倡和其說者紛然蹶起互陳意見發論攻擊遂至箝制人民自由論旨噫何民權之不幸耶抑副

嶋諸氏之建言欲採輿論立國憲矯正有司專制之權也其說矯時弊之方猶良醫之究病源而後處劑也其意豈可謂不美哉雖然自今日而見之諸人不得志於官途罷免之餘悒鬱無聊其以民權爲口實不過誹議政府以取快一時亦不可知也而世之附和者紛然不可抑制矣於是乎僞黨傚顰益皇張其說紛紛藉口以亂眞論害眞黨至如國運開明人民洪福則茫然付之不問奚能望擴

議院議

張民權設立國會哉嗚呼僞黨僞論之不可不辨如是政府果欲皇張民權其要在除去僞論僞黨耳不然則輿論不行國憲不立有司專制之弊遂不可矯也

又曰歐人云政黨離合在黨論主議不在黨人奈何其言似矣今之所謂政黨者與朋黨相去其幾何如我邦十年前論分勤王佐幕而維新後則變爲封建郡縣之論爲改進守舊之說雖未顯然立其黨然隱然既成其勢

矣而問其主議則守舊不必前日之封建佐幕改進不必郡縣勤王可見黨論之新陳交代而不止也是亦自然之勢也若泰西諸州今也其政黨者逞論鋒揮雄辨是非政治得失而就而察其心術則不過以議論博我黨勢力以爲己貪名利之地甚則引援應聲以政論爲奇貨以政治爲孤注其所爲無異朋黨焉故曰今之政黨朋黨也嗚呼政黨固不可無之而爲朋黨則不可也歐洲猶然世之政黨論者其亦知少所省察哉

以榎本武揚爲特命全權公使駐劄魯國武揚乃鎌二郎先是特任海軍中將至是有此命

勅節宮中經費每歲金三萬六千圓充海陸軍費

青山御所

是月置皇宮於青山皇太后徙御之

佐賀之亂

二月江藤新平嶋義勇等據佐賀縣爲亂討平之初新平以征韓議不合辭職家居怏怏不樂時佐賀士族有征韓憂國二黨各誘同志將擧事推新平爲黨魁嶋義勇亦嚮解職在東京托鎮

撫抵佐賀與新平共煽動黨人刧豪戶取軍資二日遂擧兵逼縣廳先是岩村高俊任佐賀縣權令未赴任而大屬以下爲縣吏者率皆本縣士族多黨賊者參事森長義力不能制避難於小倉電機報警東京戒嚴四日下令熊本鎮臺出兵鎮之而鎮臺人少而未發高俊聞變至熊本與陸軍少將谷干城謀自率臺兵入佐賀城遠近騷然十二日遣內務卿大久保利通陸軍少將野津鎮雄大藏大丞渡邊清等鎮之未至

賊攻佐賀城陸軍少佐山川浩陸軍大尉奧保鞏大池蠖二等力戰卻之又來攻城遂陷大屬小出光照中屬中嶋修平及大池蠖二等死之詔伏見宮嘉彰親王爲征西都督以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爲參軍發東京大阪廣嶋鎭臺兵討之內閣顧問嶋津久光亦西下備變既而官軍四面逼佐賀勢大振賊之據要地者盡敗新平義勇等知事不成逃去獨朝倉尚武等仍扼守轟路街道要害官軍奮戰破之生擒尚武降者

千餘人官軍入佐賀城總督宮尋至大賞軍士逮捕新平於土佐義勇于薩摩梟斬之尚武等十餘人亦伏誅凶徒就懲役者百三十九人除族者二百三十三人禁錮者七人凡脅從與事宥其罪者一萬六百五十人於是佐賀亂始平以藩人前山精一夙定方嚮糾合同志勳勞最大賜金帛賞之

論曰甚矣哉功臣之難御也嚴以制之則怨惠以懷之則放唯睿智之主防幾於未兆威以折其氣恩以維其心而後無怨與放之患可以全其終矣夫鏖勁敵拔堅城削平盤錯解生民之倒懸者英雄之所優爲也而其就治平智勇無所施鬱鬱撫髀肉以希國家之有事是亦英雄之常態譬猶鷙悍子弟會家有急難奮不顧身遂能存其祀而其飲博使氣淩辱父兄奪貨財鬻田宅以恣其欲輒以慈愛父兄殆無爲之處故英主之御功臣當其其食飲分衣衾優祿重爵以滿其欲其結

之之意至矣然而彼常偃蹇有不遜之態無他無嚴以處之也且當天下無事立朝廷之上進退百官者率多新進俗吏是輩執刀筆傲然大言曰吾能經紀國家一新政務彼武夫耳何足與論天下之事哉或忌其功竊欲擠之上疏言事則以爲迂投之散地漸奪其權於是功臣始有異心蓄兵集黨彼固知上之人陰忌我功勢不得不至于此也吾嘗攷歷代之史得御功臣之方者其唯有漢光武

宋大祖耳光武欲保存功臣不責以吏事唯尊其爵祿以置閑地宋諸臣受五代䟦扈之弊特功橫恣太祖盡召諸功臣大張盛宴石守臣以下盛氣就筵既而殿陛闃然衆皆悚慟宋祖乃出面命解之印綬因恩言慰諭使其擇田宅爲子孫之計以維其情衆悚息解兵權就外藩易如拉枯是威恩并施之效也若夫漢高明祖以英主著稱而其御功臣猜忌酷薄開國元勲無一全其終者嗟乎方國家亂離民不寧處之時踏白刃冒矢石開一代規模者是果誰之功也而及一朝天下乂安則不唯駕馭失道又疏外其人舉新進俗吏獨擅其富貴彼獨何心乎或曰如子言則功臣悖叛弄兵者無可罪乎曰何爲其然無王命而動干戈者天下之所不容也縱令其功如伊周亦何得獨免耶唯睿智之主以其䟦扈易陷法網使其不敢至爲亂而後國家相安於無事矣孫武曰百戰百勝何嘗不善

然而彼猶不與之者以其不能防禍於未然也待功臣之方何獨不爾光武太祖唯明於此義故功臣保終國以寧安後之御功臣者庶幾知所擇哉

三月復置政表課正院置巡查于警視廳。

是月以區戶長准官吏假定其等級。

臺灣征討

四月先是臺灣生蕃殺我琉球藩漂民又刼掠小田縣漂民嚮遣外務卿副嶋種臣於清國因交締條約別議蕃人處分之事而清國所答曖昧無據不畢議而還至是欲問其罪置蕃地事務局以參議大隈重信爲長官以陸軍中將西鄕從道爲生蕃事務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別延米人李仙得等贊畫謀議尋從道率軍艦至長崎重信亦至兵凡三千六百人初討蕃之議起從道令人謂其兄隆盛曰弟總海陸兵將遠入異域非獲精兵無以濟事隆盛募壯士八百躬送至埔頭訣別曰子等自今一身委之都督敵愾決

久光左大臣

臺灣戰爭

死以揚我武。衆皆踴躍從之。時政府置領事館於清國厦門。以陸軍少佐福嶋九成任領事。參蕃地事務。給籍牌於我各港僑寓支那人。定其條規。尋以各國公使有異議。停蕃地征討。召還大隈重信。重信說從道班軍。從道不肯。曰。舉軍有死之心。無生之氣。駕馭一誤。則潰裂四出。不可復制。其禍非佐賀比。卽強停我行。則我直奉還勅書。獨自擣蠻窟。死而後已。若清國生異議。則政府答以脫走賊徒之所爲。何損事體。領事

福嶋九成遂率兵衆有功艦向臺灣。　以內閣顧問嶋津久光任左大臣。　五月。參議大久保利通至長崎。與大隈西鄉議。解米人李仙得等任。決蕃地處分之事。戒勿開兵端。從道以下。乘高砂艦發長崎。　參議兼文部卿木戶孝允上表辭官。允之。卽日補宮內省一等出仕。蓋以討臺議不合也。　王師既至臺灣。置本營龜山。軍車城。進入石門口。虜據山戰。擊卻之。遣輕兵二百。自竹社風港石門三道進。石門巉巖壁立。稱

大久保利通至

爲天險。虜據險亂射我兵。繞出其背。據峻壁俯擊。虜辟易。我兵奮進擊殺一酋長。斬獲無算。諸酋長皆懾懼請降。從道盛陳兵衛。延見之。賜國旗。饗遣之。號令明白。恩威並行。蕃人悅服焉。牡丹人獨不服。諸酋長請爲先鋒擊之。牡丹人據險狙擊。殺傷我兵。從道大怒。分兵深入。溪水洄奔。勢如激箭。諸軍攀巖角而進。蕃人涉險如飛。我兵追而不能獲。從道返兵爲持久之計。塞險火窟。絕饟道。虜震慴而降。至是生蕃略平。初從

道之發長崎也。政府遣全權公使柳原前光于清國。告事由。支吾報異議。前光報狀。乃下令徵兵。海內物論洶然。當是時。臺灣戍兵多感熱死者六百人。天皇遣侍醫治之。下御庫製冰器。造凍賜衆。衆一嚼。不知炎炎在頭上也。　是月。外國條約改定期至。各國公使請解內地通行之禁。不許。　八月。參軍赤松則良自臺灣趣上海。報曰。清官王凱恭率兵二萬向臺灣。於是廷議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辨理大臣。遣清國。委以

支那

和戰之權。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等從焉。　是月。議長伊地知正治任參議兼議長。陸軍中將兼陸軍卿山縣有朋任參議。陸軍中將兼開拓次官黑田清隆任參議。　禁罪囚拷問法。　九月。大久保利通達上海。李仙得亦來會。抵北京。與其大臣恭親王文祥等。論臺灣征討之事。辨論不決。利通條列二事。附之而出。既而答書至。意頗無聱。利通再至衙門詰之。文祥等固執前議。利通大

支那談判

怒。致書文祥等曰。議卽不諧。則我當達吾意耳。

十月。置海軍第一提督府於相摸大津村。第二假提督府於鹿兒嶋。　大久保利通撤公使館。將去。電報連達。當此時。我敵愾之氣。溢于海內。薩人請私費以從役者。一萬八千人。他如高知廣嶋金澤庄內等士人。皆聞風欲起。利通之治裝。清國物議大興。事變且不測。駐劄英國公使某。居間調停。事解。是日。清國遂償辨被害難民撫恤銀十萬兩。臺灣嶋修道建房費四十萬

金星

議院憲制

兩。翌日。利通以下發北京而還。　十一月。詔祀佐賀陣亡士小出光照以下于招魂社。　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至自清國。明日。天皇御太政官。利通復命。尋西鄉從道以下諸將士凱旋。

十二月九日。金星經過太陽。　東京名古屋大阪三鎭臺步兵聯隊編制成。行軍旗親授式。特以護王神社。談山神社。爲官幣社。　是歲。詔開地方官會議於東京。須議院憲法及規則。尋以外事起。延會期。　設郵便爲換金方法。定飛

煙草稅

信遞送規則。

八年乙亥二月。廢陸軍省造兵武庫兩司。　先是英佛二國駐兵我橫濱。以護其國人。是月撤之。

二十二日。行臨時祭於招魂社。天皇親臨。討蕃海陸軍士官兵士扈從焉。　始課煙草稅。更制酒類稅則車稅則。告發犯其罰則者。則有賞。

論曰。告發之害。世道人心。有甚於探偵者。請試論之。曰。告發者。非有探偵之職。而摘發他人之罪犯。以希恩賞也。其所爲。傷良心。敗風

俗。非有人心者所能爲者也。雖然世有企圖陰謀。爲國害者。或有兇徒聚合。謀竊發者。如是類。卽措而不問。則他日爲人民之害。不可測。是有須於告發者矣。幕政之時。定告發法。揭示天下。曰强盜。曰放火。曰拾遺棄物。曰信外教。曰賣買毒藥。是數者犯禁之大者。人民告愬之。則有賞與。若隱匿包藏而不告者。其罪反重於犯者。市井小邑。人人遵守其令。不敢隱匿人惡。雖然當時人心。猶以告發罪犯。

不敢屑意。況於密告乎。政府亦惡密告之害德義。故不敢求之人衆。今也洋風煽之。告發盛行。不知是風增長。則民俗日趨敦厚乎。將赴澆漓乎。將細人奸民。規利營私而致然歟。嗚呼。告發之係世道人心。有甚於探偵者。政府可不察焉哉。

三月。從三位木戶孝允。正四位板垣退助。並任參議。

北海屯田兵制

北海道屯田兵制成。北海道戶口漸繁殖。奏編制屯田兵。移東北士民强壯堪兵役者充之。

論曰。方今急務。爲海陸軍及開拓使。夫政府之備海陸軍也。將鎭定邦土。保護人民也。而當海內無事。徒靡國財。養兵卒。而無所使用。謂之爲計之急者。可哉。佛國之制。陸軍尙書與司農尙書協議。令軍士力役農業。如英國。亦令船隊常保護通商。今也我國。養海陸軍士。費全國歲入之半。而不使之兼開拓防禦。未爲得也。此所以有北海屯田之擧也歟。顧

石狩之爲地。左抱大港。右負高山。長江亘數百里。兩岸沃壤。廣坦無限。豈非山河天險之地乎。於是設陸軍鎭台于玆地。建士官學校。使士人講明武技。演習土工測量諸科。置造兵匠。使之鍛礦山金鐵。用牧場牛馬。以開物產繁殖之方。則其益於家國。果爲如何。且傚漢趙充國西羌屯田之議。置鎭台分營於北海各方。使其兵卒散布四方。以爲屯田之制。或以武事演習之暇。得從事耕耨。則荒漠原

野變爲沃壤必矣若一旦有事則嚴令朝下數十萬兵馬立具北海陸軍之助開拓使其功可勝言抑北海之須海軍甚于陸軍蓋北海之利不止鯨鯢海獺其他鮭鱒青魚之屬充牣無盡故四方垂涎欲與壟斷者不獨我爲然也爲今日之計無若建海軍提督府于室蘭又置造船廠所剪伐樺山松嶺拾採鑛坑銅穴以造大小船舶充用且摸魯人所用之濵船製造軍艦以備北海諸港或往來阿

哥德海及東察加諸港以營漁獵之業如是則海陸無遺利開拓防禦一擧而兩全者也夫兵必擇剛勇者授之以兇器命之以討伐天下既定盜賊既息則剛勇者常慣軍事反苦無事遂思作亂于天下和漢皆是也是以英國役海兵於通商佛人用陸兵于農事亦非豫防此大患者乎吁我邦維新之大令一下東征西伐不終一年天下平定萬機就緒彼將士効力軍者安處鎭台戰艦以回想攻取戰勝之日其心必將鬱鬱思擧事于天下當是時政府不得治馭之法則或至豪横難制未可知也余故曰使海陸軍與開拓使俱併力擧行者則一擧兩全者也雖然我皇化尚未浹洽千嶋魯人將開鐵道于西伯利政府豫不爲之計則他日魯人視北海十一國猶嚮日視樺太亦不可測矣世之憂國者可不留心於此乎

解米穀輸出禁　定行政警察規則　置地租

改正事務局於内務大藏兩省間　定蠶種製造組合條例　四月天皇幸徳川昭武邸覽其祖先光圀及父齊昭手書　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勅曰朕即位之初首會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國是幸賴祖宗之靈與群臣之力致今日小康顧中興日淺内治未全朕乃擴充誓文之意更設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司律之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漸建立憲政體欲與汝衆庶俱賴其慶汝等

置元老院大審院

宜體朕意。

論曰謹讀今年四月十四日聖詔曰基前誓將與立憲政體猗乎大矣哉王之言也詔下之日置元老大審二院又開縣官會議許人民傍聽蓋國家之事成於公而敗於私盛乎顯而衰乎隱故其興必博問廣採取善於人其亡必弄權飾非以拒人言考之各國史乘其跡歷歷可徵矣近世人智日開萬口皆曰專制不可以保國於是乎歐米議院之設起

雖然國殊其俗則政異其宜於我國則有可取焉者有不可取焉者獨英與孛即形勢風習頗有類我者而英者西洋嶋國其地勢又與我國最相似然則方今翼贊之道舍英而復孰之取哉論政家有言云英政成於三謂王及上下院也三者合而後國本立今也有元老大審二院之設又有地方官之會議我邦政亦幾成於三者矣然而我之成於三者假也英之成於三者眞也自今而後衆庶協心翼贊盡力於三議確定公私之辨以期政績於年月之後則他日稱雄于宇宙間者仍在于彼乎將取以爲我有乎

改左院歷史課稱修史局。禁官吏營商業。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兼任米國博覽會事務總裁。五月。廢明法寮及正權大中少判事及解部等官更置判事判事補。廢海軍省中造兵武庫兩司及陸軍省中兵學寮。撫恤琉球藩民漂流罹慘毒者。給米千七百石。

論曰琉球孤嶋爾而來此則受藩王之封爵往彼則奉光緒之正朔是猶一臣而事二君一婦而見兩夫也吾嘗試之琉球人其人曰實有如是者矣顧琉球人之頑陋爲支那所籠絡今姑置之獨怪支那政府默許其兩屬不敢一言及之吾不知其何意也今也清國公使來任其有及於此亦不可知矣卿陳所見於此按隋煬帝始使朱寛等入海求異俗寛等到邪久言語不通明年復使寛慰撫之

琉球人不從，取其布甲以歸。時倭國使者來見之曰，是邪久國人所用者也。嶋人之貢我，在推古帝二十四年。此歲爲隋大業十三年。後天武帝遣使於多禰嶋，使者歸獻地圖曰，多禰距我京五千餘里，在筑紫南海中。乃知多禰卽今琉球也。文武帝大寶中，合併掖玖於多禰，以爲太宰府所管。又仁明帝天長之始，隸多禰於大隅。乃知南嶋之貢獻，不見史籍者，以其地之隸於西海道也。中世以降，紀

綱漸弛，武門專權，內治且難保，懷遠之略漸疎，遂至令奉彼之正朔者，我之失策也。後德川氏命嶋津氏降琉球，琉球隸薩者二百有餘年，遂能復我舊業。且就地勢而言之，則其地脈連我九州，且言語風俗皆存我古風，獨其衣冠倣効支那者，受封爵之所致也。由是觀之，琉球藩屬於我之理，灼灼乎明矣。且夫土壤之屬保護者，萬國公法之定理也。今保護琉球者，果何國也。向者琉球人爲台蠻所

害，而問其罪者誰也。賑給其窮民遺族者誰也。賜貨財以盛貿易，給氣船以便海運，置臺兵以備非常者，亦誰也。皆我邦之所爲也。而支那今不是之省，而徒責我以藩屬待彼，則我不爲無辭也。然而支那於我邦，地勢如脣齒然，宜與之親和協，以禦歐米諸國之侮凌也。而兩屬之一嶋，爲之關隔，則猶口中銜物也。苟欲厚彼此之交誼，則不可置是事於不問也。論者以爲何如。

置上等裁判所

廢火葬禁。置上等裁判所於東京大阪長崎福嶋四所，定控訴上告規則，尋移福嶋者於宮城。

賞牌

定勳等賞牌從軍牌，詔曰，凡功績於國家者，宜褒賞以酬之。仍定勳等賞牌之典，使人人知所寵異表彰。尋改稱勳章從軍記章。

樺太交換

西鄉從道爲米國博覽會事務副總裁。秘魯國條約成。是月，以我樺太嶋代魯國千嶋。六月，天皇覽鐵板砲擊。定金穀貸借辨償法。參議伊知地正治任一等侍講。廢內務省中各

局。更置庶務記錄繙譯用度主計博物館諸局。

地方官會議

開地方官議會于東京。以參議木戶孝允爲議長。天皇率文武百官親臨。許華士族官吏及平民傍聽。凡會議之法。議長先條擧議問及議案。令書記官誦之。而後各員發論問答。陳其所見。議長從其可否多寡決之。尋天皇再臨議會。親策道路橋梁等事。

讒謗律

頒讒謗律條例。更定新聞紙條例。　七月。開元老院。天皇臨御。　八日。議會議定全國民會公選法。遂決以區長與府

縣會。以戶長起區會之議。尋定民會議長及諸員選擇之制。十七日。行地方官議會閉院式。天皇臨幸。是日。下令各地方。開町村議會。　改窮民救助規則。　禁新聞紙除官報公告之外。記政務是非。

度量衡發行

八月。定度量衡三器發行規則。　更置領事官於淸國天津。　定海軍退隱令。　改正府縣市街地稅。仍地租凡例。改百分一爲百分三。

出版條例

九月。改定書籍出版條例。　定租稅賦金制。賦課全國。收入大藏省。以供國費者。爲國稅。諸稅及賦金。以供地方費用者。爲府縣稅。

雲揚艦一件

先是。雲揚丁卯二艦。測量朝鮮海路。投錨釜山灣。朝鮮官吏接遇無禮。艦長見土主官詰責之。論議數日。土主官辭屈謝之。雲揚艦沿東南海岸。過西海。將赴支那牛莊。投錨江華嶋。放小舸測港內淺深。過礩臺下。韓人忽砲擊我艦。驚愕應之。照射礩臺。莫不命中。明日昧爽。艦長井上少佐。議襲永宗城。韓兵望見亂射。斃我水夫二人。中尉小笠原某。少尉角田某。挺進排門而入。

本艦連發巨砲。助其聲勢。我兵轉向南門。縱火人家。煙焰漲天。韓兵驚擾。皆謂大軍至入也。狼狽逃去。乃撤門外橋板。斷走路。韓兵渡海遁。松山嶋會潮水大漲。逡巡間我兵追躡。殺二十二人。殘兵皆乞降。於是。搬所獲軍器。建國旗于城上守焉。明日。四地仍闃然。不復見軍馬之至。遂還長崎港。電信報狀。先是。朝廷欲修兩國交。詔遣理事官森山茂於韓地。是時。茂還在長崎。急命茂趣釜山港。尋遣海軍少將中牟田倉之助。

護在港邦人。十月以內務大丞河瀨秀治爲米國博覽會事務局長官。天皇幸華族會館。命海軍省試撿大砲彈射於品川海。府縣始置警部改邏卒稱巡查。二十七日左大臣嶋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有所建議不報因上表辭職卽日罷。十一月改訂徵兵令。遣驛遞頭前嶋密於支那上海尋以森有禮爲特命全權公使駐劄北京。置撿事局於東京裁判所。更定社寺遞減祿制。更定府縣職務章程。先是將設女子師範學校皇后召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麻呂親諭曰女學之設幼稚教育之基本不可忽諸乃賜內庫金以爲建築費至是成皇后行啓行開業式。十二月廢宮內省中式部寮屬之正院後又復舊更定元老院內務大藏文部工部省開拓使職制尋更定陸軍教部外務海軍職制。置裁判所於鹿兒嶋山口高知三縣。定訴訟用罫紙規則。以陸軍中將兼參議黑田清隆爲遣朝鮮國特命全權

置裁判所於薩長土

辨理大臣議官井上馨爲副使。天皇行幸雜司谷村覽陸軍兵備。是年始置浮標於諸國海峽。是年分割名東縣置香川縣移酒田縣改稱鶴岡移水澤縣於一關改稱磐井縣廢小田合岡山縣。

續日本政記卷之十一

續日本政記卷之十二

近藤餅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九年丙子一月辨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大臣井上馨赴朝鮮豫以大阪爲征韓本營設事務局于赤馬關陸軍中將山縣有朋往督之二月定海上衝突豫防規則置離宮於芝改正度量衡定代言人規則置區務所二十七

日先是黑田清隆井上馨至朝鮮問砲擊我艦之事由韓廷謝其無狀此日和成互換修好條規十二款

朝鮮和成

鄕朝鮮釜山浦有我公館者連覺貫庫建築費數十萬皆彼之所辨我不復償之地子屋賃此爲幕政以來慣例今修好條規中有還與于彼之事於是俗論紛起或云求名分而忽實益也是大不然夫鄰國訂盟之本旨固非謀一已貿易之利而在起一般公益也既起公益則豈有循不正之慣例而貪不義之小利之理乎況我邦人歲赴釜山通商所得已不貲可不思所以益于彼乎且此舉不啻爲彼之地他日必將有爲我益者也蓋釜山公館者本將屯我兵于此也凡使他人屯兵於其國內者實非保國良圖也曩者當幕府末運邦人刺外客者踵起於是英佛二國發其兵隊以警備橫濱兩國親睦之情果何在若使我邦存此館於朝鮮則他日歐洲諸國

亦必做之而皆藉辭朝鮮則我亦無拒之之辭也且歐米之窺朝鮮有日他日彼訂盟之日仿我置其屯兵於我對岸朝鮮亦於我國之利害得失果爲如何不如棄瑣瑣小利於今日而防外國屯兵之害于他日之勝也余故曰此舉不啻爲彼之地他日爲我公益亦不淺尠也

禁佩刀

三月清隆等至自朝鮮各國公使以朝鮮和成上祝詞禁常人佩刀參議木戶孝允上表

官吏懲戒例

辭官。允之。吏任內閣顧問。官階如故。副議長後藤象二郎亦辭官。允之。　四月。定官吏懲戒例三條。曰譴責。曰罰俸。曰免職。　以滿二十年。定丁年。　定司法警察假規則。

論曰。有以探偵爲業者。其稱隱密探鑿橫目目明手先岡引者皆是也。蓋探偵之於警察。以爲不可一日欠之要具。不爲無益于政治也。而徵其所爲。不過逮捕竊盜亡賴之徒。豈別有實功可稱哉。幕府嚮欲探偵諸侯之事。

常置之。爲耳目。令授之微旨。潛行偵伺。謂之御庭番。其他監察諸員亦有竊承執政密旨。派出郡國。偵報藩政大事。謬矣。而又市井里巷有手先者。爲警察官吏耳目。訐人之陰私。擿人之細瑕。人人驚愕。以爲摘發如神也。然其所摘發者。不過竊盜亂輩而已。若有大盜巨賊妨害國安者。唯袖手坐觀。雖知無告探偵之。果無功於民治。而有害于政體。可知也。今有人試擧一有氣槩者。告之曰。汝爲我密

道路制

探某氏擧止。我賞以金若干。其少有志氣。則怫然曰。余不衣食於擿發以喪其良心也。其悅爲之者。無賴人耳。此輩從來假官府威力。淩辱市民。要請苞苴。賄巳者雖有重罪。輒宥而不問。不賄巳者。雖微過必羅織之。民間咸曰。寧値盜難。勿逢探鑿。探偵輩之無用於民治。有害於政治。又如此也。然則爲今之計。宜如何。曰。擇此輩稍善良者使用之。然後以漸廢止之。使警察官自行密察足矣。然大明固

無須于小察也。

十七日。廢內務省中戶籍警保圖書三寮。是日。開警察議會。川路利良爲議長。　五月。置勸商局於勸業寮。　議官二品親王熾仁任議長。正二位岩倉具視敘從一位。　分華族爲六部。岩倉具視爲督部長。伊達宗城久我通久等爲部長。　是月。定道路等級爲三。曰國道。曰縣道。曰里道。　六月。朝鮮國修信使金綺秀來朝。獻其方物。朝廷優待之。

論曰我政府待韓使不顧浪費傾倒至矣何其謬也夫吁此亦不思耳請聽我說夫均勢之法所以維持各國之治安也方今我邦急務在平均東洋諸國之權衡以維持治安爲東洋均勢之計者分俄屬亞細亞爲四五邦支那爲三四使之各立其所推服者以爲自主國而我與之約爲兄弟上也而此策口可言而其實不可行其次幸有朝鮮自主國此在我宜自旁扶植之令講維治之方法也今

彼魯國新開黑龍以南諸港遙接加摸察加克春古湯其志在占沙們江以圖朝鮮若使之他日略咸鏡道據永興以扼東西之咽喉括江原慶尚之沿海直與我相對峙則所謂唇亡齒寒者矣其於支那亦然故我今日之勢固不可委朝鮮於魯國又不可委之於支那而使之自主獨立爲良策耳我立約第一款公認朝鮮獨立豈非此之意乎抑朝鮮之獨立非我一國所得而維持顧歐亞諸州欲通朝鮮也久矣其志不止貿易一塗蓋不欲魯人之獨占東洋大權也今我既與之講好宜明示之萬國交際之理遂使英佛助制强魯朝鮮自立於其間是所謂平國勢之權衡者也安可惜目下之細費而不顧後日之大害乎朝議洞知于此故使朝鮮使臣目擊我新政而覺知外交之不可忽今日之急務固當然也然則政府待遇之渥豈特以區區之觀誇外人夜郎自大取嘲於萬國乎

車駕北巡

置議員主事於正院法制局　大阪西京間鐵道成　二日車駕北巡奥羽之地僻在東陲建國以來未曾有巡幸之典時天皇勵精求治將親問衆民疾苦及州縣事狀是日發東京右大臣岩倉具視内閣顧問木戶孝允及宮内省長官以下扈從焉車駕過所召縣官親問民情臨學校工場及經辰巳之戰地遣使弔慰殉難之士興廢數惠不可勝數過所簞壺溢路當其臨日光山薰子内親王訃音至駐蹕于宇都宮驛

一日遂覽白川桑野三本木等牧場墾田及半田銀山勸獎畜產礦業駐蹕宮城縣五日觀鎮臺治兵等幸松嶋及平泉寺遂至岩手青森航箱館覽北地開拓召北地土人賜酒及煙艸木綿男女欣躍拜舞遂取海路回七月二十日入橫濱港尋御瀛車還幸東京城瀛車連中下等房聽衆庶同乘農翁田嫗戴笠曳杖者挨次自車中出衆見以爲與民同苦樂。

龍駕之北巡也親問黔黎之疾苦省稼穡之

艱難億兆簞食壺漿抃舞謳歌以比旱雲霓雨何其盛也伏惟神武天皇東征肇基於中土列聖繼承雖有南巡北征之擧其遠出幸東北絕無而僅有者景行帝之觀東海也而皇上能以萬機之暇親巡北陬蓋聖朝廢封建以來四海一家率土之濱盡是天皇之赤子而巡而撫之實方今之急務安得垂拱于九重之中深深穆穆徒曰唐虞之無爲乎蓋我皇上之巡幸自奧羽始者將以次遍及四海也而百官群吏追陪六龍不厭淫霖溽暑遠于犯蠻煙瘴霧而不聞疾疢之患疲痛之嘆翠華一路萬民歡呼呈歌頌奉珍異揭國旗於門擧賀觴於堂欣欣以相慶豈可不謂千載未曾有之盛事哉尋遣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寺嶋宗則等于北海道使歸途巡歷奧羽朝廷爲民庶慮於是可見。

（地方官任期）

是月定地方官任期例知事令初任權官十二

年爲一期每三年考治績殿最參事無任期從其勉勵賞之　八月改家祿賞典祿永世一代或年限給與之制自明治十年發行金祿公債證書賜之

（大臣北海道巡視）

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寺嶋宗則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巡視北海道

（斷罪証據法）

班斷罪証據法八條一曰被告人眞誠白狀二曰被告人及其他書簡若手筆文書三曰官吏檢視記四曰証左及備考陳述五曰法廷所任監定者報告六曰証據物品七曰推測事實日之顯

創憲法

府縣裁判所

熊本賊起

跡八曰法律上推測據此八証斷罪唯在法官信認如何。九月天皇勅議長有栖川熾仁親王曰朕今欲本我國體斟酌海外各國成法以創立國憲汝其條列以聞朕將裁之。三十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等歸自北海道。是月改府縣裁判所置地方裁判所於東京横濱栃木浦和愛知靜岡新潟松本京都大坂神戸金澤松山高知松江岩國青森一關米澤函館長崎熊本鹿兒嶋二十三所定其所管以東京大坂

宮城長崎上等裁判所分轄之尋移岩國者於廣嶋浦和者於熊谷。一關者於仙臺米澤者於福嶋又移栃木者於茨城改稱水戸裁判所餘皆稱所移地名。十月改定皇族大禮服制設賞勲局于太政官以參議伊藤博文爲局長二十四日熊本縣賊起擊平之初熊本縣士族大野鐵平等唱尊攘説稱神風黨及廢刀斬髮令下悲憤謀作亂糾合二百餘人此夜俄起襲鎮臺及縣令參事邸宅害少將種田政明中佐

山口縣前原一誠

高嶋茂德等十一人傷縣令安岡良亮參事小關敬直等十三人縣令病創卒既而臺兵返擊鐵平與黨與伏刃而死其餘殺獲殲之是時秋月賊亦應之起小倉分營兵擊破之詔遣内務少輔林友幸陸軍少將大山巖等鎮之。二十八日山口縣前原一誠横山俊彦奥平謙輔等據萩作亂集合黨與奪公金略取萩警察所屯之防長大震。十一月六日陸軍少將三浦梧樓合諸隊三面擊賊賊退至玉江橋返戰不支

而走一誠等航遁于出雲瓜生港被捕。十九日舊會津藩士永岡久茂應一誠將襲千葉縣廳與其黨十二人自東京思案橋航趣下總事覺警視廳捕之賊揮刀殺警部補寺本某等三人初一誠爲戊辰功臣官至參議以議不合辭職居常怏怏不樂至是擧兵詔褫其位尋處斬。俊彦謙輔久茂及秋月賊今村百太郎等亦斬。徒役二百三十四人熊本秋月及萩亂乃平。十二月三重縣茨城縣土寇蜂起皆由不悦石

代納稅云。

論曰世所稱百姓一揆者非敢覆國政謀反虐唯欲脱一時之苦阨而力不能遂不得已欲借衆力以達其情耳而其情不一或苦苛賦或憤壓政或惡新政慕舊習或爲改革敗産業不聊其生請之官府官府不聽怒氣一動同志相求同類相投揚席旗横竹槍毀村吏邸宅遂燒毀所在官廳煽動貧農以劫豪家間有類盜賊者至甚撲殺官吏殺害無辜。

不少顧慮嗚呼又甚矣蓋一揆者以下凌上欲伸張已之權理猶佃者拒地主之督促村民憤吏胥之侵欲而起者也以定令論之則其爲兇徒不待言自道理而論之則使其至此者即有所使而邀之也是以鎮之者不可不思推求其所以至此者而匡濟之也若和歌山茨木北條諸縣稅額非重於舊時民政非嚴於舊時求其所以暴起至此者無他舊政俄革百事一變民不知所爲遂至集揭竿者愚而自陷也當路者推可其樂成之意保護民權綏撫鰥寡務施漸進開導之治以安其心則長無此患也

諸縣合併廢移

是年移白川縣稱熊本縣廢足柄縣分屬伊豆國於靜岡縣相摸國於神奈川縣廢奈良縣合堺縣廢度會縣合三重縣廢盤井縣併陸前國於宮城縣陸中國於岩手縣合併宮城縣管轄磐城國於磐前縣廢新川縣合石川縣廢相川縣合新潟縣廢北條縣合岡山縣合併同縣管

轄備後國於廣嶋縣廢濱田縣合嶋根縣廢小倉縣合福岡縣廢佐賀縣合三潴縣尋廢筑摩縣併飛彈國於岐阜縣信濃國於長野縣移熊谷縣廳於上野國高崎改稱群馬縣廢濱松縣合靜岡縣廢若松磐前二縣合福嶋縣合磐城國三郡於宮城縣廢鶴岡置賜二縣合山形縣廢敦賀縣併越前國七郡於石川縣其敦賀郡幷若狹國於滋賀縣廢鳥取縣合島根縣廢飾摩豐岡二縣併播摩但馬二國幷丹波二郡於

減地租之詔

兵庫縣。其丹後國并丹波天田郡於京都府。廢三潴縣。併肥前國於長崎縣。筑後國於福岡縣。併福岡管轄豐前國宇佐下毛二郡於大分縣。廢宮崎縣合鹿兒嶋縣。廢香川縣合愛媛縣。廢名東縣。併淡路國於兵庫縣。阿波國於高知縣。

十年。丁丑一月四日。詔曰。朕惟維新日淺。中外多事。國用實不貲。猶愍兆民疾苦。曩改正舊稅法。以地價百分之三。爲公租。使無偏重。今又察稼穡艱難。深念休養之道。更減稅額。爲百分之二分五釐。有司宜痛節費用。以體朕意。太政官令曰。自今民費賦課。不可超過正租五分之一。於是減正院元老院及諸省定額。廢教部省。警視廳付其事務於內務省。廢各省中諸寮。且廢正院之稱。及正權大少史主事法制官以下。各省大少丞以下。置書記官。自四等至七等。爲奏任。置屬官。自八等至十七等。爲判任。大藏省置租稅關稅撿查國債出納造幣記錄九局。內務省置勸農驛遞警視勸商地理戶籍社寺土木衛

生圖書博物會計庶務十三局。工部省置書記撿查會計倉庫鑛山鐵道電信工作營繕燈臺十局。改正府縣官等。府知事縣令爲四等。權知事權令爲五等。廢正權參事。置大少書記官。以下屬官同官省。

論曰。中興以來八九年。於茲。庶績就緒。萬方嚮化。內恢弘數百年已衰之綱。外折衷五大洲方盛之典。政律則取萬國之公議。議則盡天下之輿論。學則分八區而導之。兵則置六鎭而膺懲之。行遠則舟車同藉蒸氣之力。報急則海陸竝賴電信之機。其他自造幣製鐵燈臺。以至街衢道路屋舍衣帽机床之細。日變月革。駸駸乎進開明之域。有駟馬不可及之勢。如此而不已。則我邦之文明。將駕歐米諸國而上之也。苟有志于國家者。誰不抃舞踊躍謳歌盛治者乎。然而我邦開化之度。與諸歐米諸國。相懸絕甚遠。是可嘆也。今歐米諸國。皆務實學爲實事。人人以不能食力爲

車駕行幸西京大和

大恥而我人民則反之士徒知食父祖之餘祿而未知窮文武之科農徒知依鄉土之慣習而未知講他邦之農學術工徒知製尋常之器具而未知求競絕奇器械也商徒知爭目前錙銖之利而未知遠大講貿易之法是皆非不能食其力者乎其所謂才者則欺詐百出誣罔萬變破產亡家者比比皆是今驅如此之輩欲一朝躋之開明之域不亦難乎然上意所嚮下必有甚焉者是以人不復知

政府深意之所在每事摹倣歐米忘我之故步其弊亦至不可校舉於是朝廷又改官制汰冗員徐爲進開明之地也蓋爲大變革者不可一槩變更譬諸行旅十里一舍漸而至所期其屢改官制亦猶如此也又譬諸良醫之治病當其劇先投以劇劑疾之去也宜與溫補之藥以養其元氣治國之道亦猶此也未執一而論也

二十四日天皇行幸大和及京都　三十日天皇與皇太后皇后詣于泉涌寺齋祭孝明天皇後月輪東山陵　二月行京都神戶間鐵道開業式天皇親臨　定保釋條例改正司法省大審院職制及控訴上告手續　十一日天皇拜神武天皇畝火山東北陵手捧玉串齋祭　是

鹿嶋賊起

月陸軍大將西鄉隆盛陸軍少將篠原國幹桐野利秋反于鹿兒嶋初隆盛以維新元勳恩遇優渥官至陸軍大將兼參議征韓議不合乃辭參議與國幹利秋等歸其鄉設私學校驅闔國

壯士皆就學與縣令大山綱良謀派出校士爲各區長煽動士人一縣翕然應之先是陸軍遣船搬鹿兒嶋倉庫彈藥校徒群起掠之尋奪海軍提督府會警部中原尚雄等兼縣下視察歸省私學徒聞之縛尚雄等附縣警吏拷掠百端誣以受官長旨刺殺隆盛以視察刺殺音通也爰書既具乃宣言曰陸軍大將西鄉隆盛有訊問政府之事東上焉從者聽之衆皆荷銃齎至

或曰事成則爲國變事敗則爲逆賊是爲歐

洲法語若我國何嘗有此說然以九重臨億兆大寶莫論焉如政體何爲無時變耶就其變索其跡其人所志忠邪逆順歷歷可徵也古者禮樂征伐出於天子一變爲藤氏之專權再變爲平氏之暴政三變爲賴朝之覇府四變而北條氏以陪臣執國命五變而建武中興天下歸朝家六變而爲足利氏七變應仁以後爲割據戰國八變織豐二氏挾天子令天下德川氏承二氏業大開幕府九變及

其季世奉還大政禮樂征伐復出於天子至是天下之勢凡九變矣而此九變中若藤氏北條氏以外戚之積威擅政權於枕席之間卽不灑戰血致國變於政治者其他藉兵力成其事業者也而除中興一變之外皆事成乃爲時變者也通此前後二千餘年間舉事者或嫉相門顯威或羨武將專權或憤執政壅蔽將謀藉兵力變政府者也今西鄉氏之舉事也出羨武將專權乎今豈有武將專權者出憤執政壅蔽乎今豈有執政壅蔽者或謂西鄉氏之舉出嫉相門顯威是亦非也今豈有相門顯威者耶然則西鄉氏之事卽暴舉而已矣竊聞或言使西鄉氏嚮洋行一返目擊歐米國風則應莫此事也是亦悲痛之言也西鄉豈再爲時變者乎遂事敗爲逆賊者也我國可豈容以成敗爲國變逆賊之說若夫言吾是王孫天位可替如將門者眞之逆賊也不堪淩遲

詔西征

十九日詔討鹿兒嶋賊令天下曰曩日逆徒掠奪陸海軍所屬銃器彈藥暴辱監護官吏奪造船所拘郵便船抑留其吏員捕縛警察吏歸縣者更鎖國境故遣海軍大輔河村純義內務少輔林友幸問訊事情兇徒以兵器拒其上陸欲奪官艦反跡顯然不可不征乃以有栖川熾仁親王爲征討大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海軍大輔河村純義爲參軍以近衛鎮臺兵討之遣軍艦十隻巡備西海。先是十五日鹿兒嶋縣士

賊入肥後

賊圍熊本

南關

族聚者一萬五千人分爲六軍篠原國幹將第一軍西鄕隆盛村田新八將第二軍池上四郎將第三軍桐野利秋將第四軍永山某將第五軍嶋津某爲後備是日發鹿兒嶋　十八日分兵入肥後鹿兒嶋縣令大山綱良爲賊檄熊本縣及鎭臺書辭侮慢少將谷干城卻之出兵扼肥薩之界既而圖衆寡不敵收兵保熊本城焚街市布地雷火以待　二十二日賊兵四面攻擊熊本城篠原國幹率一隊而進官軍亂發散

彈與福岡分營兵挾擊敗之於是賊分兵一軍圍城一軍進向筑後路官軍之自小倉至者遇植木驛不及理裝而戰卽夜燒植木退營于高瀨　二十四日總督宮發京師詔削隆盛利秋國幹官爵　二十六日先是官軍退據守南關賊陷山鹿將衝南關我兵寡少人人危惧會陸軍少將野津鎭雄率第一旅團而至官軍大振擊賊于高瀨敗之海軍亦奪賊艦三隻是日勅柳原前光海路抵鹿兒嶋懇諭嶋津氏父子令

木葉

勅使到鹿嶋

旅團配置

參議黑田清隆乘軍艦護送　二十七日戰於羽間川官軍據堤拒戰賊自側面橫擊官軍奮進賊不支而走初賊鋒鋭甚戰十餘合官軍將潰少將三好重臣親搴旗督戰遂得大勝重臣傷脇　二十八日夜賊襲高瀨官軍進戰賊退據寺田　三月一日戰于高瀨川上賊敗走官軍追擊伏起乃去　三日官軍取木葉　四日進至田原坂而利秋據山鹿險勢仍張　六日官軍三面進攻取田原坂背後二壘而賊據守

五壘官軍肉薄不能拔　十日柳原前光抵鹿兒嶋傳勅嶋津久光父子黑田清隆遣鎭臺兵及巡查於加治木收賊所蓄彈藥是日遣勅使高崎侍從番長於戰地賜酒勞戰士　十一日移本營於高瀨分兵爲四旅團少將野津鎭雄大山巖將第一第二旅團向田原坂少將三浦梧樓將第三旅團向山鹿口第四旅團兵爲游軍備應援是日官軍進取吉次坂右翼砲壘及田原坂二壘賊斷我後遂棄之自是賊拔刀突

田原坂　拘大山綱良　賊軍拔刀隊

戰。官軍頗苦之。十二日。戰於田原坂。交綏山鹿。官軍自岩村平山二道進。奪一壘。賊自狹間來攻。銳甚。官軍退守平山。而我一隊進拔數壘。燒鍋田村。利秋請援於本營。隆盛報曰。我提三州之兵。當天下精勁。死戰固其分。今乞援何怯之甚也。此日。海軍砲射白濱川津。賊苦之。十三日。勅使前光。擕大山綱良其所拘中原尚雄等還京師。詔拘綱良於兵庫。褫官位。十四日。官軍攻植木右翼壘。進拔田原坂前面數壘。

殺傷無算。此日。以黑田淸隆爲參軍。十五日黎明。賊大擧拔劍斫橫平山砲壘。據之。及夕。編巡查拔刀隊。衝突收復之。會賊將貴嶋貴將數百名至。卽夜又拔劍斫之。官軍苦戰卻之。當此時。我本營聞喇叭急調。知暗中有賊。俄而敗卒踏至。急令衞兵裝銃而待。既而捷報至。是日。岩村官軍進到車返坂。伏起戰頗劇。一隊自平山進。賊走杉村。十六日。巡查隊與鎭臺兵。攻七本村壘。賊短兵急接。官軍叢銃衝之。賊棄

田原坂戰　八代衝背軍　拔田原坂險壘

壘而逃。十七日。薄田原坂。拔二壘。而坂上一壘最據險堅守。力攻不能拔。十八日。警部某巡視大分縣下。至黑川村。遇賊。遂分爲三隊。進攻二重嶺。十九日。先是參軍黑田淸隆議。自海路迂回至八代。衝賊背。是日。到日奈久。賊不戰而逃。進次八代。二十日。官軍拔田原坂上險壘。進至植木。別隊攻二股。會植木大軍爲一壘所拒。逗撓不進。空過十數日。今一朝拔之者。勢也。然田原坂近山。矮松繁茂。自戰起以來。爲

木留

彈丸所射。爲禿山。其戰之烈可想也。二十一日。移本營於植木。二十二日。官軍取向坂。是日。山鹿賊亦敗。日夕。壞兵至向坂。會酣戰。遂衝我側。而我兵不支而退。衝背軍戰于鏡町宮原。克之。二十三日。賊乘曉霧。襲木留及植木。擊退之。追躡薄賊巢。劇戰終日。拔其四壘。而三壘未拔。吉次坂本之戰。亦勝敗不決。衝背軍仍軍於鏡村宮原。交綏。二十五日。當是時。累日連戰。未能進。總督宮巡視植木。二十六日。賊襲

向坂鳥巢二次擊卻之右翼兵越吉次抵木留是日黎明衛背軍分爲二隊兩道進取小川及砂川移海軍事務局於長崎。

福岡士起滅

二十七日福岡縣士族作亂斷電信線縣遣巡查捕縛魁首殘賊走而據山尋出陸軍分營兵擊斬獲之。　二十八日衛背軍自小川到豐橋奮戰至午後四時。

拔八代

二十九日衛背軍連捷拔八代置本營。

旅團配置

當是時官軍之在肥後者分七旅團第一第二旅團戰木留植木少將野津鎭雄大山巖三好重

臣將之第三旅團戰山鹿三浦梧樓將之第四旅團陣伊倉高瀨間衛背軍三旅團曰之別働隊高嶋鞆之助將第一旅團川路利良將第二旅團山田顯義將第三旅團倶戰八代日奈久之間。　三十一日衛背軍拔宇土置本營賊移河尻病院於香崎。

取木留三嶽

四月二日取三嶽先是賊之據金峯及三嶽也二十一日以來百攻不拔參軍有朋激將士曰三面合擊不能拔則引軍而去耳全軍鼓譟山岳爲撼過此日午牌五壘倶拔兩山及植木木留火起煙焰衝蔽天遂得大捷　三日取木留

中津賊起

四日大分縣下中津賊起將逼大分縣廳以守備略整出兵擊賊逆上賊潰拔二重嶺賊營賊以爲官軍砲擊之暴徒狼狽四散。　五日山鹿官軍陷利田嶋及鳥巢諸營此日賊之自鹿兒嶋至者老弱二千人襲八代守兵遽出挾限川而戰賊遂敗遁于人吉。　七日鳥栖不守復爲賊有。

城兵突出

八日熊本之守將少佐奧某率一大隊衝賊圍至宇土本營始

城兵焚天守樓據其趾日砲擊城外皆燼餘空曠可遠眺賊不能遁形因不敢近日砲戰待糧盡至是城中聞遠處砲聲漸近知援軍至議出一大隊以通消息且省食。　十日山鹿軍陷限府　十一日取甲佐　十二日衛背軍高嶋少將入御船。

拔川尻

十三日夜少將山田顯義等進攻川尻其翌陷之中佐山川浩率一中隊達熊本城此日賊人遂知官軍之難支撤木留植木川尻及熊城攻擊兵火其營退入木山明日各旅

熊本連絡

大擧勦賊　賊退矢部　縣令入鹿嶋　鹿嶋初度戰爭

團進入城。十七日。別働巡査隊襲御船。衆寡不敵。乃退。自是賊分兵。扼木山矢部御船大津要害。築連珠壘。二十日。聯各旅團兵。大擧勦賊。拔御船。陷飯田山。自砥川襲木山背。又此日攻擊竹宮。賊奮戰徹曉。遂不支而退。是夜大津賊襲第三旅團。卻走。遂棄大津。二十一日。拔木山。置哨兵。與宇土軍首尾相應。自是賊據守矢部。矢部有二十餘村。東至阿蘇山。西連甲佐嶽。東南接高千穗峯。險要無比云。居五七日。賊

遂退保人吉城。置戍兵日奈久以南諸山。是時。參軍河村純義與少將大山巖高嶋鞆之助。率台兵六大隊。自海路入鹿兒嶋。先是大書記官田畑常秋。自知爲賊所誤。自刎。賊將桂四郞自戰地回。自稱縣令。至此遁。五月二日。縣令岩村通俊。率屬官至鹿兒嶋。五日昧爽。賊襲鹿兒嶋城。官軍邀戰敗之。先是賊日出沒城外。連壘設營。漸逼城下。官軍守備完具。待其至欲殲。至是一擊碎之。既而砲火四行。街舍殆盡。自是

賊取竹田　復竹田　賊陷臼杵　陷人吉　取鬼嶽　得土佐人之書

官賊對峙。日夜瞰其隙。十三日。賊三百名。自日向入大分縣。取竹田。十七日。清輝艦擊福山賊。焚其糧。十八日。別働第三旅團出長尾山背後。拔賊營。八日以來。賊連來襲。官軍不利。是日所向克捷。兵氣大振。二十三日。第三旅團衝大野。轉戰陷鏡山旗瀨賊營。二十五日。別働第三旅團拔出水矢筈嶽。第一旅團亦陷小坂葛原岩戶。二十九日。豐後官軍復竹田。賊走重岡。賊之一隊。轉途襲臼杵。陷之。是月。

天皇謁石清水宗廟。皇太后自西京還。先是二十五日。勅內閣顧問木戶孝允。敘勳一等。初孝允病。以國事頻煩。憂疼至危篤。有此命。其翌薨。贈正二位。賜金幣。皇太后皇后並遣使賜金。　六月一日。別働第二旅團大擧陷人吉城。此日。山口縣暴徒數十人。應薩賊起。憲兵自馬關往勦。途聞爲巡查所討平而還。五日。取鬼嶽。獲賊簿記中。有記高知縣士族藤吉靜村松正勝來與賊魁利秋約擧兵之事。上狀。官乃謀高

旅團配置

知縣縛送二人付之大審院訊鞫派兵隊及巡査守衛縣廳及要地尋士人之就逮捕者不絕大獄將起一縣大譟然不及動干戈至明年結案云當此時全軍之右翼乃別働第三旅團置本營於水俣第三旅團於佐敷第二旅團於八代別働第二於人吉第一旅團於馬見原遙援豐後路軍八日豐後路軍攻擊臼杵城軍艦三隻來援賊狼狽退保佐伯

陷加久藤

十四日別働第二旅團陷吉田加久藤飯野十五日天明攻三

國峠賊壘十七日三重市先鋒拔大石賊壘全軍繼之拔十八壘進攻三國峠拔數壘追擊入尾市二十日出水賊將伊藤某率六百餘人降是日陷大口

陷阿久根

二十一日別働第三旅團陷阿久根追擊八里抵川內川賊火橋拒之我兵不得涉其翌亂下流衝賊背敗之是日豐後路軍入重岡賊走日向自是豐後無隻賊

鹿嶋三日大戰

二十二日鹿兒嶋軍航兵於重富迂回砲擊城背賊城兵應之出擊賊不支而遁據賊壘定守線

其翌賊軍決死踏至復爲其所奪二十四日以一勝一敗換地我軍爭將出擊遂決策出兵谿山武山迂回衝賊背城兵衝前面挾城山合擊大敗之賊遂向大隅路走

官軍通鹿城路

二十五日川路利良率兵入鹿兒嶋城賊圍全解是日日向軍戰於勝地村不利而佐伯軍進戰取勝地峠向延岡會大雨河漲不得進對壘相持

取橫川

二十七日少將三好重臣攻栗野進取橫川七月三日豐後路賊自梓峠側面來衝我兵退次黑土峠

於是與馬見原軍連絡復絕七日攻大久保賊退據飯野十二日取平嶋神廟及田代等賊退入小林村十六日第二旅團自三道進擊陷高原二十日別働第二旅團戰于內山越其翌一軍進陷野尻一軍據守七山

陷都城

二十四日第二第三第四旅團及別働第一第三旅團大擧陷都城賊兵潰走二十七日警視隊陷田野二十九日第二旅團破梁瀨村尾擊入高岡第三旅團自國見峠濟去川別働第二

陷宮崎　入高鍋　賊走延岡　陷延岡　圍賊於長井村　賊魁突出重圍

旅團自本庄經森永村皆來會。三十一日黎明攻宮崎陷之。賊退保佐土原。此日天皇及皇后駕郵船廣嶋號自西京還幸。都人士加手額卜賊徒平定之期在近也。八月二日官軍戰于一瀨河上進入高鍋。四日。各旅團與賊隔美美津川相持。七日別働第二旅團潛濟上流入富高新町。即夜賊自間道走延岡。十四日各旅團進陷延岡。十七日。賊移本營於長井村。據老田長尾兩山築堡壘。第四旅團別

働第二旅團奮戰拔之。賊退保江瀧山下。各旅團合兵圍之。是時。賊勢大蹙。其所據不過方二里。第一第二旅團前江瀧山守線。欲待其翌殲賊夜未半。賊悉精鋭自二旅團中間守線突出我兵拒之山腹。戰數合遂逸之。此日降虜殆一萬人因放之。一海嶋爲警備沿海賊魁之逸者。以出沒難測。各旅團兵或追躡蹤跡。或警備各地。二十日。賊至三田井追兵戰有勝敗。賊欲衝馬見原。聞其警備折出神門鬼神野間追躡

賊入鹿嶋　賊徒殲滅

邀擊二兵扼諸險。然賊能避兵所在。行無人之地。官賊如遊星相逐。二十八日。先是岩村通俊聞賊之脫。乞增衛兵。是日三好重臣率兵至加治木。時賊出于飯野。三十日賊自小林襲栗野。分兵爲二軍。將衝鹿兒嶋及都城。諸將配布兵於各處拒之。賊悉地理。善跋陟。加之至處以土人爲之耳目。避實衝虛。出沒無方。遂令入鹿兒嶋。非戰之罪也。是月二十一日。上野公園內國勸業博覽會開場。天皇及皇后親臨行

式。九月一日。賊入鹿兒嶋。焚縣廳市街。警視隊新撰旅團與海軍兵俱入米倉拒守。灣內碇泊軍艦。日夜砲擊賊兵。既而各旅團皆會鹿兒嶋。賊據城山不敢出。官軍慮其突出。四築壘柵。守備嚴然。二十四日。諸旅團約攻城山。新撰旅團一中隊先登。賊拒戰大敗。西鄉桐野以下賊將皆戰沒。於是西陲大定。

世論西鄉隆盛者。或曰忠臣。或曰功臣。或曰叛臣逆臣。夫謂隆盛叛逆者。未識隆盛爲人

者也謂之忠臣功臣者亦未爲知隆盛者也楠正成受勅於笠置其兵不滿數千以一孤城當天下之大兵百戰不撓終攘群凶後群小壅蔽主德策不行言不聽而一死以殉國子孫皆能奉其教擧家死于勤王無他明于義理而不私功名也是謂之忠臣若隆盛乃不然躬生于幕府之季世欲斃覇府建功名於千載以尊攘之說游說四方屢犯大難而志不衰終致大功于維新之際蓋彼主張攘

夷者當時之權謀也諸葛亮不出茅廬陳三分天下之説范希文以書生草萬言書陳大策而終身不易其言若夫隆盛豈有類之者乎隆盛唱征韓之論不聽辭職歸耕故土殆有如蛟龍養爪牙待雲雨之變勢固不同不至暴發也吾聞隆盛常書逆取順守四字故其擧事不復問名義如何昔許劭評老瞞爲治世能臣亂世奸雄吾亦將評隆盛曰亂世功臣治世奸雄意隆盛有老瞞之略而無其

續者勇有餘而智不足也抑世呼短折者爲不幸吾於隆盛以不早死爲不幸也樂天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至今眞僞有誰知天若早絕隆盛之命則千歲之下以純忠大節與楠公併稱之而隆盛初念亦不出于逆也唯不明于義理特功負名鞅鞅不平遂至貽逆賊之名于千歲之下不可惋惜乎

修戰後財政以休養兆民爲方今一大急務

矣聞征西役所費四千四百六十餘萬圓而或用準備金或發新紙幣或借豪商然則非聖詔明省地租六分之一加之罹兵燹苦掠奪者恤窮賑貸不一而足是知戰後歲入減消卻此數者則不能復戰前之舊勢也加之舊額也夫以減損之歲入應增額歲出豈不至難乎然兵費非年年有之則消卻之法亦未爲甚難事矣若夫定額常費則異于此苟使歲出多於歲入則財政之法立壞故曰爲

今日之計宜減省歲出出入相協以一定財賦之政也嚮大藏卿之上出入豫算表曰自今以屬地租改正歲入減其幾分歲出則增其幾分唯百務創造需用之衆亦勢之所宜然而物產未爲殷富貿易未至盛大而欲遽賦課新稅不復可得夫歲入既有定限不足以供其歲出此財計之至象者雖有洞通財政眞理者其將如之何世之論理財者徒心醉歐米新奇之說如征西費額或有欲募國

債發紙幣以濟之者果如此則必將他日不能償還子母失信於天下紙幣益多物價愈高天下受其弊不待智者而知也土耳其魯西亞西班牙諸國財政廢壞國內騷然特坐此耳若夫重租稅以應歲出之說亦可言而不可行者矣吾聞歐米諸州歲入以海關稅爲第一而國稅次之故得以財計之豐約增減租稅如我邦則地租居其十七而其租稅之制既重不復可增之矣既已不得重地租

又不可募國債發紙幣則何以辨歲出超額故方今修戰後之財政唯有計入制出焉耳而其要則官而在減省事務民而在避干涉主義而行保護主義矣保護主義不啻休養之至道亦可爲制財用之要訣也歟

續日本政記卷之十二　大尾

明治十年十一月廿八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二年三月　出版

著者　東京府平民　近藤鉼城　深川區深川富岡門前町七拾番地

出版人　同　阪上半七　日本橋區吳服町拾貳番地

發賣人　同南傳馬町壹丁目　吉川半七

書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須原鐵二
水野慶治郎

發行

大阪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岡田茂兵衛
和田治郎兵衛
田中太右衛門
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近世日本政記序

我
朝史論分天下古今之大
勢爲
王室九變霸府五變者創自
源白石至賴山陽著日本
政記及外史其論亦不出
於九變五變之外蓋二氏
秉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務
揭國家憲綱印合孔氏春

秋無復遺憾矣然吾竊謂
褒貶賞罰之權未必白石
秉之又未必山陽持之其
理自具於開國之先特二
氏早察而寓諸筆耳故春
秋之義本非孔氏私之即
據天地固有之道義也嗚
呼我
朝自外戚專政武門弄權
以還

王室之為主也久矣不有史
論何以勸懲乎但惜白石
山陽二氏並生于德川氏
積威重炎之時故至
後陽成帝以降治體多從闕
如繼有一二所論述不復
顯指霸道之權詐一如有
俟後人表彰者蓋當時臣
子之分爾宜然也今也
王道恢復霸迹湮滅所謂九

變五變之外實加一變是
雖謂氣數之至而未嘗不
史論參焉於是時事得實
直筆不違天下編纂之書
又有若斯之公者較之夫
白石山陽二氏懷浩歎於
地下者其遭際幸不幸亦
懸絶矣高橋須田二君茲
編上起
後陽成帝下迄

今上帝明治十年題曰近世日本政記。其體裁紹山陽。而論意溯白石。可謂能表彰二氏者矣。頃者書肆某鏤版竣功。來請序余。余固欣棲息乎前古未有之域世。故樂為之序

明治十一年龍集戊寅清和月

大鄉穆撰

市河三峯書

例言

一此書體裁。一倣賴子成政記。起於慶長四年正月止於明治十年九月。二百七十九年間。治亂安危。凡關天下大勢者。就近世史乘中。節取約存。揭其綱領。務便省閱。間附論說。以寓褒貶。

一子成以一代鴻儒。改竄數四。始脫稿。我輩迂拙一書生。倉卒就業。狗尾貂續之譏。固所不免。然數月間精神所注。不忍終棄。稍加刪潤。以附剞劂氏。

一子成論說源於新井白石者居多。特語有真假之別。文有和漢之異焉耳。今亦摘出近世諸名家子

成以下論議關天下大勢者。間雜以愚見。故冒以論曰二字。不註出何人。盖倣子成祖述白石之遺意也。左傳表當時君子論說。宋祁新唐書藩鎮傳敘論用杜牧戰守論為底本。如是之類。自古有之。覽者諒諸。

一政記不揭日。而是編不然者。盖敘事錯綜處。非揭日則莫以晰其條緒。是所以與政記異其例也。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一

須田要
高橋易直　同輯

後陽成天皇

諱和仁。後改周仁。父曰誠仁親王。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二。曰文祿。慶長。禪位皇太子。後三年崩。壽四十七。葬于泉涌寺。

慶長四年己亥春正月。德川家康與諸老議外征之功。以島津義弘父子新寨捷其勳尤高。予四萬石。奏任其世子忠恒右近衞少將。餘行賞有差。十日豐臣秀賴從大坂。遵秀吉遺令也。

論曰。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為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蹈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為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盪。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慴。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愼。當是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黒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惟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横日甚。彼儼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

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號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視明主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太閤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

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恥也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絶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慴歛手不敢噬齧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伊達政宗福島正則蜂須賀至鎮犯私婚之禁諸老奉行使人責三子三子支吾不服皆謂事係内府曰

此諸老奉行與家康有違言諸大名遂分黨相軋畿内恟恟　三月家康如大坂謝利家先之石田三成等忌家康及利家竊聞之細川忠興以與利家為姻戚勸與家康和親由是二將交讙如初家康徙伏見威權日隆　夏四月故太閤廟成詔賜號曰豊國　秋七月家康使四老就國　八月十四日家康朝覲　九月家康如大坂　此歳以秀吉遺命造小方金析小鈑一為四以行世

五年庚子春正月上杉景勝使藤田信吉如大坂賀正家康乃戒景勝西上厚賜遣之　二月毛利輝元至大坂與家康約曰自洛以東君制之以西吾制之以輔嗣君　三月使増田大谷二氏喩景勝西上景勝辭以疾先是奥羽上毛土冦蜂起為景勝所誘也東陲列藩得實而告家康詰問焉景勝反疏背盟十罪　夏五月家康令諸道治兵以七月會江戸十一日戒嚴家康與秀忠自白河佐竹義宣自仙道伊達政宗自信夫最上義光自米澤前田利長堀秀治自津川共尅期進會津十五日秀頼造西城祖道十八日家康遂東　秋七月諸城主應期而會者百餘名家康大饗之休士馬者累日令從先鋒而發兵凡五萬

五千餘時大谷吉隆在敦賀欲從軍至近江三成使人邀之告以其謀吉隆反復辨其不可不聽遂黨焉會毛利輝元遣吉川廣家等將兵而東三成又告其謀乃馳使報輝元輝元欣然將兵即發三成及吉隆正家如大坂矯秀頼命抑留西藩諸將會東軍者遂舉兵三成等推輝元為盟主大小藩主四十餘名前後會大坂兵凡九萬三千餘時家康至小山鳥井元忠告三成之叛家康引軍還江戸二十日大坂諸將攻伏見累日不能抜遂合圍又遣兵二萬攻田邊時永岡玄旨留守與三刀谷孝智防戦甚力二十一日

家康發江戶。廿四日次小山。夜名秀忠及親臣議戰井伊直政奮曰。宜速擊三成。不及顧慮也。議遂决矣。廿五日悉會諸將諭爲衆。無異議。乃遣使伊達政宗。備景勝。又命結城秀康。與政宗東西備景勝。　八月伏水城陷。元忠死之。十一日。三成率兵抵大垣。諸軍陷伏水者。相次皆至。十四日。福島正則池田輝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抵清洲。距大垣七里。西軍不敢出。東軍亦多至。其封在勢濃者。皆就保焉。十六日。德永壽昌市橋長勝等。攻福東。拔之。正則率兵二百巡行。十八日壽昌導之攻高巢。又拔之。長勝守福東。以斷

大垣赤名饟道。時家康未出軍。訛言日興。伊井本多二氏大懼。屢促駕。十九日家康告之曰。孤有寒疾未可就途。戎事嚴明。諸君其熟計以決去就。衆皆失色。嘉明曰吾屬遷延彌日。宜其見疑也。衆賛之。遂尅期進兵。家康大悅。令秀忠先發。廿三日東軍傅岐阜。一擧拔之。擒織田秀信。島津義弘石田三成救岐阜。黒田長政諜而知之。與田中吉政藤堂高虎擊其不意西軍遂敗走　九月朔家康出師。十三日至岐阜。十四日進至赤阪。陣岡山。義弘謂三成曰。東軍新至戰備未完。今夜襲之。可以得志矣。三成不聽。義弘曰。今夜縱火攻敵營。破之必矣。我請爲前驅。三成不決而止。十五日三成出軍關原。秀家行長義弘惠瓊等。背伊吹山而陣。大谷吉隆平塚爲廣陣其後。秀秋陣松尾山。安治元綱陣山下。家康亦進陣關原。正則爲先鋒。忠興長政高虎相繼而進。會霾霧四塞。不辨咫尺。比霽正則進擊秀家軍。忠興擊義弘軍。長政擊三成軍。本多忠勝指麾諸軍。既而三成分兵二千。繞出北山。欲横衝東軍。忠勝分軍爲四以備之。三成果來擊。忠勝鏖戰敗之。徑前突義弘陣。又敗之。三成與秀家義弘更帥生兵迭進奮鬪。長東政家長曾我部盛親

惠瓊等與輝政兵戰。秀元秀秋按兵不動。秀秋等心持兩端。及東師乘勝。决意突義隆軍。平塚爲廣横擊破之。秀秋率生兵復戰。安治元綱合兵應吉隆。遂敗死。十七日東師益進。攻佐和山。十七日安治等肉薄攻之。西軍大潰。衆乘勝而登。三成脫走。義弘收敗卒。退去。秀家正家行長等亦皆潰走。東軍乘勝。追亾。殺獲三万二千六百餘。十八日大垣諸將出降。十九日家康至草津。帝遣使勞之。廿七日家康至大阪。權居西城。所在殘黨望風竄匿　冬十月捕賊三成行長惠瓊誅之。毛利輝元坐黨三成。削安藝囙幡等八國。

僅領周長二國放織田秀信增田長盛真田昌幸父子於高野山徙立花宗茂於奥州　十二月以皇子政仁為親王以前關白左大臣兼高復為關白　是月家康論功行賞各有差

六年辛丑春正月家康視秀頼於牙城撫之如初列侯大臣亦入西城賀正關原戰後天下之權悉歸家康於是以關東八州為根據之地號令四方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為内藩其餘盡為外藩又令諸侯冐豊臣氏者皆復本姓而秀頼唯食攝津河内和泉七十六万石而已

論曰關原之役天下諸侯往往持兩端觀望成敗而伊達政宗首通欵徳川家康者不獨明事機亦由其嘗為豊臣氏所忌數削封貶遷後又坐關白秀次之獄得家康營救而釋焉此政宗之所以決向背也而豊臣徳川二家之所以興廢亦係於此矣夫當天下擾亂之時群雄馳逐負險割據者不可勝數唯明君能待之以恩信安反側令得其所凡宿怨細故一切蕩滌與之更始故天下一定而不復乱姦雄之君則不然天下漸定則生猜防之心恐後世復分裂貽子孫之憂於是謀誅除其所憚者以防後患而天下復騷然至相率而倍畔太閤末路是已及秀次獄起天下群雄人人自危相顧恐葅醢不獨政宗也如最上細川諸將亦將不免家康為救之各得保全而天下亦陰被其庇懷来蘇之望此太閤為家康驅天下群雄也古人受一飯猶不忘其恩況彼拯於水火中我安得不為彼盡死力哉及庚子之役政宗與義光倶掣上杉氏使之不西其兵而忠興姻戚皆應公則関原之軍未合而成敗之機已决矣故余謂政宗之向背實豊臣徳川興廢之所係視之當時汗馬鏖戰先登諸將其輕重果何如哉

二月伊達政宗興師侵會津本莊繁長擊走之　三月伏見城成家康徙焉　夏四月詔陞豊臣秀頼及徳川秀忠從二位大納言　是月政宗攻福島梁川連戰數日每為繁長所挫遂罷兵　五月家康命增洛邑四外供御之田及朝士之米地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為京師所司代勝重專任之　秋七月景勝因秀康謝於是家康納降使人徵西上景勝遂至伏水命收會津百廿万石更食米澤卅万石徙蒲生秀行于會津　八月使関西諸侯修銅駝坊革號曰二

條城。 是月。石見出黃金。佐渡亦出黃金白金。因造貨幣。謂之慶長金。 冬十一月。家康還江戶居西城。令秀忠居正衙。 是月。家康置關東奉行。以揆度庶政。

七年壬寅春正月。詔陞家康從一位。秀忠正二位。 二月。行踏歌節。 三月。家康如大阪。賀正。後以為恒例。 是月。大泥入貢。 夏四月。家康復島津氏舊封。併日隅食七十万石。 五月朔。家康朝勤。二日。朝皇太后。 六月。家康奏請剪南京東大寺黃熟香。見許。令本多上野介正純往掌其事。天使參議藤原光豐左少辨藤原總光右少辨藤原資俊莅焉。 冬十月。車

猛虎圖不軌。伏誅。初佐竹氏之徙封也。松平廣重如水戶收地。猛虎煽動衆。謀反。副使松平一生遂擒猛虎。餘寇盡平。 十一月。家康徙子信吉于水戶。食二十五万石。以其舊封四万石。封子忠輝。治于佐倉。 是月。家康置伏水城番。 十二月。秀賴以秀吉遺意。改造方廣寺金像。鑄工失火。像悉融液。堂宇皆燼。延停役。 是月。家康復如伏水。島津忠恒至伏水拜命。家康令忠恒襲封。 是月。交趾人至長崎。貢虎象等。家康命卻虎納其餘。

八年癸卯春正月。家康封子義直于甲府。尚幼未就國。使平岩親吉攝國事。 二月。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參議藤原光豐。奉策命。就伏見。拜家康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加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如故事。秀康以下諸藩主。從官敘任甚多。廿五日。家康入勤。拜命。儀衛甚盛。公卿牧伯盡詣二條城賀之。 三月。西國諸藩主。悉如江戶。謁秀忠。先是諸侯伯請朝江戶。家康辭不聽。至是入朝。會同之儀大具。 夏四月。秀賴遷內大臣。敘從一位。時年十一。 六月。秀忠使夫人淺井氏攜女赴京師。結婚於秀賴。 秋七月。秀忠女適秀賴。 冬十月。家康辭右大

臣。封德川賴宣於常陸水戶。賴宣家康第九子也。 十一月。秀忠遷右近衛大將。兼右馬寮御監。大納言如故。

九年甲辰春正月。家康使松前慶廣班條令於蝦夷。 二月。家康下令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每里置堠。依織田氏舊制。以三十六町為一里。里築堠。樹以松及樌。西南諸道亦皆倣其制。 夏六月。秀忠如京師。朝勤。 秋七月。家康秀忠還江戶。既而西方諸藩設邸于江戶。置孥。藤堂氏倡其議。

十年乙巳春正月。帝不豫。廢四方拜及諸節會。 二月

家康入京師。召見朝鮮使者。初家康已克三成。使宗義智諷朝鮮修聘貢。時朝鮮苦明戍兵横。逦欲託鄰交以辭戍。遂来請焉。併求種人俘囚。乃令諸道撿韓俘與之。且諭義智曰。吾老矣。後来貢使致之江戸。

三月秀忠率東國諸侯西上。遂入朝。　夏四月朔。将軍家康上表致仕。天皇優詔許之。十二日。豊臣秀頼遷右大臣。十六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中納言光豊。奉策命。就拜秀忠征夷大将軍。遷内大臣。加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其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列将從官。陞叙有差。廿六日秀忠

入勤。　五月。家康諷秀頼嫡母淺野氏。使秀頼朝勤。淺野氏告之大阪淺井氏。弗從。人心始揺。　六月秀忠還江戸。家康亦尋還。　冬十二月。秀忠下令禁民樹蔫種

十一年丙午春正月。家康令諸侯修拓皇宮。　三月大修江戸城。賦役於西道十五藩。藤堂高虎督其事。秋九月江戸城成。樓閣宏壯。稱天下第一。　十二月禁永樂錢。始自足利氏管山東。用明永樂錢爲幣。經久漸耗。物價不平。於是命鑄新幣專用之

十二年丁未春正月秀頼辭右大臣。藤原忠栄代之。是月東土震且大雪。　夏四月家康命東陲十餘藩。造江戸城天主樓。　五月宗義智。携朝鮮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寛等。至江戸。秀忠引見三使。厚其犒賚。又至駿府。謁家康。自是永爲屬國。毎将軍禅代。必一来。

冬十二月駿府城火。

十三年戊申春正月。秀頼令織田長頼爲賀正使如駿

三月駿府城成。　秋八月天皇遣廷臣至駿府。賀落成。秀頼亦使人賀之。諸侯相繼賀焉。

十四年己酉夏四月天皇不豫。　秋七月。斷文臣及宮女罪於關白忠栄第。先是侍從教利。參議光廣等陰

與宮女婬媟。於是天皇大怒。欲處極刑。命家康治之。家康奏曰。宮壼不嚴。帷簿不修。其風有由来矣。今遽措之嚴刑。恐傷陛下含容之德。頗誅首罪。餘皆流竄許之。　是月以琉球與島津家久。永爲隷屬。分其租税之半。以換琉球王尚寧。先是家久奉令招琉球。不至。請往而討之。遂遣其将新納一氏南伐樺山久高以艨艟百艘。先發抵東求島。島虜能拒之。久高放銃奮擊。虜敗走。追獲三百人。進至運天港。諸軍繼之。攻灘巴津。虜以鐵鎖扼津口。列巨熕守之。津傍有山險多蛇蝎。虜恃不置戍。我軍放火赭山而上。遂取要溪

灘至千里山。戍将陳文碩孟亀靈等走。轉攻虎築城。戰三日。遂拔之。斬虜數百人。尚寧使其弟具志乞降。不許。五戰至國都。尚寧面縛出降。擒王子大臣數十人出兵六旬。琉球悉平。因有是命。　八月伊勢兩宮建築成。　九月奉幣於伊勢大廟。先遷皇大神宮正殿。後奉豊受大神於正殿。自天正壬午歳。改造兩宮。二十五年於茲矣。於是以二十一年。爲改造之期。定爲永典。　冬十月家康賜書紅毛人。許毎歳來平戸互市。又令禁西藩諸侯造戰艦。

十五年庚戌春正月秀頼遣伊東長實於駿府。賀正。後以爲常。　二月天皇詔豫期三月讓位。命諸司設儀衛。板倉勝重私奏曰。將軍亾女。愁歎甚。請以延期。天皇弗懌。　三月家康令諸侯城名護屋。　夏六月秀頼再興方廣寺。以片桐且元董役。　秋七月家康賜書廣東商舶曰。汝等來我邦。宜任意互市。若有姦盜者。我即戮之。　冬十月禁喫煙草。　十二月親王政仁。加冠於小御所。

十六年辛亥春三月家康如京師。使織田長益謂秀頼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淺井氏不欲。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患矣。從之。初前田利家托清正幸長。語以論語托孤寄命之章。二人有大所感于此云。廿七日天皇讓位於親王政仁。

論曰。大哉豊太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録。瑣屑之技。莫不奬擢。微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内。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頼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爲不壯。然徒爲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大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豊臣氏之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

抗衡也。然欲為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慤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況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

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區之力。擁護秀賴。天下固知其為末。而秀賴不為無所倚賴。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而家康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閤之知人。豈虛也哉

後水尾天皇諱政仁。後陽成帝第三子。母中和門院。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元和寬永。禪位皇女興子。延宝八年八月崩。壽八十五。葬泉涌寺。

夏四月天皇即位。右大臣幸長為關白。家康入朝。賀即位。　五月家康使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之田。

秋八月阿媽港商首。東魯訥来謝。先是我賈舶至阿媽港者三百人。皆為所殺。唯三人逃歸。告變。其後港商二百人。至長崎。家康使奉行長谷川廣智。擊殲之。至是来謝。請互市。許之。　九月京師人田中莊助上言曰。臣聞海東八九十里有國。曰新伊斯把搦亞。多產黃金。請一往試之。乃遣之。至是歸。獻五色羅紗蒲桃酒等。　十二月家康鑿江戶諸港。以便漕運。又令以長崎為互市場。使奉行廣智管之。又使賈人莊三郎主貿易。

十七年壬子春三月。關白右大臣忠秀為左大臣。內大臣信尚為右大臣。　是月有馬晴信嘗竊修天主教。

至是事覺。賜死。先是豐臣氏禁之。既而禁弛。其後又依耶揚子之言。奉其教者。處流斬。至是益嚴其禁

夏四月權大納言信尋為內大臣。　六月秀忠闢武藏野為市廛。徙京師大坂及堺豪商實之。　秋九月明鄭芝龍歸化。詣駿府獻藥物。　冬十二月以皇弟好仁為親王。親王上皇第七子也

十八年癸丑春正月家康命三十七諸侯。修皇宮。又賞片桐且元大野治長輔弼秀賴之勞。增邑。　二月大久保長安死。撿其家。有蠻教書。遂誅其七子。　冬十一月皇宮成。　十二月天皇遷御焉

十九年甲寅春正月以關白右大臣信尚為左大臣內大臣信尋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實益為內大臣 二月四日彗星見東方五日大阪天主閣黑氣起淺井氏秀賴皆懼朝野藉藉以為弗祥既而大阪諸臣欲挾秀賴以復舊業大野治長渡邊糺等為謀首竊散金帛募士所司代板倉勝重覘知之以報駿府 三月秀忠任右大臣 夏四月家康下令大購天下遺書又名精典故者若干人修朝廷舊章獻之並定江戶及列國縣邑制度權大納言藤原兼勝至駿府以內旨諭家康為太政大臣准三后固辭諭納孫女和

子為中宮乃拜命 秋七月方廣寺築造成秀賴命鑄大鐘使東福寺僧清韓銘之秀賴將親往落焉遣片桐且元告之駿府家康戒以大將軍賴朝落東大寺故事及期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之會家康讀鐘銘至國家安康之句怒曰是斷吾名也序又有大小釋迦迭為主伴之語益怒曰是咒詛我也命板倉勝重詰其文意且停會儀且元曰是奉行之罪非右府所知也伏請先行慶會然後鎔毀銘文未晚也勝重曰是成詛也儀遂廢物情騷然且元使清韓赴駿府辯之家康囚清韓送於京師淺井氏使且元等

往謝且元等至鞠子驛拒而不入家康獨召且元詰問之且元陳謝甚力淺井氏又使姆大藏及正榮赴謝家康厚饗之二媼曰韓長老過失殿下恕之使右府母子安寢食焉家康曰無傷也右府既為我女壻淺井氏亦與我婦姊妹其無異志可知也右府宜親賢遠佞改革近狀以明其無他汝等歸而善言之不復問詛獄二媼大悅而歸 九月家康使人謂且元曰大阪諸臣畜異心以圖不軌是反禍右府也我之不亡猶且如此何以保後年之無他乎汝歸而圖之且元曰是臣非所能及也願承大命九日家康召且

元及二媼賜金帛遣歸且元謂二媼曰我竊揣東命必出於三策矣避大坂徙他是下策也右府托姻婭東行是中策也淀君東行與妹氏同居是上策也東旨必不外于此我歸將固請二媼相視不答退曰是片桐欲賣右府以為功也兼程先歸具告且元已還所言不聽遂奔其邑茨木 冬十月秀賴令赤座直規槙島重利率兵三千略界浦先是秀賴移檄四方募士諸州亡命爭先來聚城中步騎至六万人然列侯大臣無一至者治長颺言曰雖諸侯不至通款於我者多東軍雖衆不足患也遂修守備飛報達駿府

家康議西討以藤堂高虎為先鋒親將中軍東海諸侯從之秀忠督關東及奧羽兵繼之井伊直孝攝軍而行二十三日至京師少將忠直前田利常會焉步騎總十万廿四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實條慰勞家康家康名諸將按圖議戰備授諸將方略令人名片桐且元且元辭曰臣圖無事反啓大釁今何顏得再謁家康強之乃来謁屢參謀議　十一月藤堂高虎本多忠政次大仙陵松平忠平軍於飯盛淺野長晟軍於勝間秀忠兵五十万次牧方家康發軍於住吉於是四方諸師水陸相繼距大阪數里陳營環列時

城将謀議不一互生嫌疑遂以其部下出城者衆矢野正倫築寨於今福飯田家貞壘於蒲生井上賴次屯於鶉野以拒東軍蜂須賀至鎮襲鐵多崎守將明石全延戰敗而走池田利隆淺野長晟擊福島新家九鬼嘉隆宵奪軍艦守兵死之廿六日上杉景勝攻鶉野井上賴次渡邉糺等拒戰賴次死之衆潰入城景勝截大和川西岸植柵設銃七隊長及治長等率萬餘騎擊景勝奪其外柵東兵發銃齊進城兵死者數十人廿七日佐竹義宣攻今福守將矢野正倫飯田家貞死之義宣前入片町城將木村重成後藤基

次聞急馳至重成奮戰指揮士卒令一銃手徑水田横擊基次亦泛舸於澤中放銃擊義宣義宣敗走今福渡邉糺躡之義宣殊死戰會堀尾忠晴丹羽長重来援重成遂收兵而還廿八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實條至陣中慰勞家康父子廿九日石川忠總以其甲二千奮擊拔土佐港寨阿波師助之拔禾座港寨又進攻仙坡寨以大熕壞樓櫓督戰甚力此日城中議曰諸砦失守敵兵稍迫宜撤天滿船場戮力本城也乃遣基次燔寨收兵基次伏壯士誡曰備兵必先至矣汝等擊之勿失池田忠繼望炬將馳其老花

房諫之伏兵無功而歸　十二月四日越前先鋒本多冨正引兵而進會城中失火冨正乘虛而登與幸村決戰不利而退六日家康徙營於茶臼山秀忠徙於岡山毛利福島二氏以土豚壅淀川於長柄大和川於鳥飼數日而外湟皆涸起堙樓瞰城中家康令諸軍放銃皷譟者三夜城中震駭又令諸軍射書城上曰降者有賞於是人人危疑十日使賈人光次往行成秀賴會諸將議之後藤基次進曰外無應者而内有貳者城池糧食皆不足恃也不若速講和以為後圖秀賴不聽織田長益大野治長入說淺井氏曰

敵已迫矣。危在且夕。而彼唱和是天祚我也。家康已耄。彼而死東方當一舉而定矣。今收兵為後圖。洵為上策。淺井氏以為然。令秀賴決之。遂令人因本多正純以請家康。約曰。撤外壘塡周池。否則可徙於郡山。城中未報。十二日家康秀忠巡視至天満。城中望視將發大熕。基次止之。十五日秀賴報曰。撤壘塡池。謹聽命矣。敢請為容兵加食邑。家康作色曰。容兵我仇也。釋之息已多矣。何與采邑以養之。遂逐使者。及晡使者復至。曰願避城徙封。易攝河泉以阿讚豫。家康曰。以房及二總。淺井氏不欲。議乃止。家康嘗令幸村叔父信尹招幸村。幸村辭不往。於是城中訛言。幸村基次皆有貳心。衆心益動。十七日天皇遣使慰勞家康。使私之曰。即欲和議。諭秀賴成之。家康曰。軍旅臣之職。至和議。臣自能修之。敢辭。十八日淺井氏登天主閣。會備前島發大熕中天主。楹榱摧折。侍婢虀粉。淺井氏震怖而下。召長益治長。急議媾和。秀賴不聽。先是家康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京極高次母常光院。常光院淺井氏之妹也。是日常光院入城諭秀賴。秀賴不得已而和焉。十九日常光氏反命。廿日復使常光氏往定約。如初命。長益治長出質。秀賴使木村

重成出莅誓。家康使板倉重昌入莅誓。諸軍皆撤圍。乃發卒塡塹。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董之。家康還京師。廿七日役夫既隳羅城。堙空濠。遂及內湟。大野治長大愕。馳見正成曰。所約止於外郭塹壘。何見迫之甚。正成曰。我唯聞塡周池之命。未聞有內外之別。且天下已平。何用濠塹。如欲存之。豈無異志哉。治長語塞。乃益發役夫。日夜督責。廿八日家康入朝。天皇及上皇慰籍甚篤。家康奏曰。朝廷典議廢弛日久。請按舊籍以補闕漏。於是釐正白馬踏歌節會。及准后親王爵禄。著為永制。

元和元年乙卯春正月三日家康發京師。歸於駿府。諸候皆罷就國。大阪塹壘悉夷。所存唯牙城一湟而已。

二月秀忠還江戶。於是秀賴潛傳檄募兵。四方士復稍聚。江戶人小幡景憲有罪亡命。大野治房欲用之。景憲陰與板倉勝重等約而往。治房告以密計。景憲因勝重以通駿府。於是大阪事情悉洩。而秀賴不之知也。三月秀賴遣青木一重及姆大蔵局正榮於駿府。請賑群臣。時德川義直將娶淺野氏。家康曰。尾州婚期在近。汝等往監焉。婚畢則吾西上以議其所請。使者乃如尾。義直家康第七子也。秀賴又遣伊東

長實伺關東事情。亦不歸。衆情疑懼。秀賴親巡視城內。兵士合新舊得十五萬人。遂擧兵。十五日家康聞報。乃名諸道兵。令秀忠部分之。松平忠輝不喜處守。黑田加藤亦皆請從。許之。四月三日。大野治房率兵五千。入大和。燔法隆寺。侵掠郡山。松倉重政以兵五百備之。治房不戰而退。重政尾擊殺十餘人。六日秀忠令前隊屯澱鳥羽。以俟後軍。九日家康至尾名。大阪使者詰之曰。秀賴復聚兵。盟血未乾。何失信之甚也。余當觀兵以問其罪。遂遣常光氏如大坂。喩以弭兵。淺井氏欲許之。秀賴不肯。大議戰備。真田幸村奮

曰。速入京師。脅天子以令萬邦。基次等贊之。秀賴不聽。增田長盛曰。此城三面帶水。而南為平原。東軍之來。必自南矣。臣等率精兵直衝其中堅。必勝矣。議决乃柵於羅城故址。鑿舊湟二尺許。設二重墉以為固。十日秀忠出師。十五日家康發尾。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反命。復使賈人光次行成。亦不答。秀賴使後藤基次陣於道明寺。真田幸村於平野。其子幸昌及族信連於天王寺。木村重成於若江。長曾我部盛親於八尾久寶寺。薄田兼相於大和口。植島重宗井上時利等於玉造。其他諸將於茶臼山岡山等。廿一日家

康令石川忠總守高槻。松平利隆忠雄屯尼崎。山陽山陰二道兵。自神崎諸津入。南海道兵自泉路入。上總介忠輝為大和口總督。仙臺及和勢濃諸軍皆隸焉。兵總十五万。廿三日大野道見率部下。略地縱火大坂界浦。會東將九鬼守隆向井忠隆等至。道見急收兵。大野治長檮直之等。率兵三千。至和泉。與東將淺野長晟戰於樫井而敗。直之死之。治長適在佐野。聞急赴援。不及而還。　五月五日家康秀忠發京師至河內。後藤基次諜之。率所部南出。夜半過平野。失途至古市。曰前有一帶水。後有譽田林。岑蔚可以一

戰。延頸俟合。薄田兼相渡邊糺聞之皆往焉。六日基次登片山。放銃。走東將松倉重政。會堀直寄來援。重政反戰。勝敗未決。本多忠政松平忠明及仙臺片倉景綱來擊基次。基次盡亡其衆。遣人謂兼相曰。我將死。吾子努力。裹創復進。中銃。從者扶而退。至柏原死。兼相奮鬪死之。糺馳入謂幸村曰。我創衆死。不能支也。子急繼之。幸村乃與大谷吉胤大野治長等赴援。勢復振。陸奥兵長騎戰。幸村知之。據髙隅林。待敵來逼。執搶沮之。騎不能進。幸村轉與糺收兵。更殿而退。治長與美尾兵戰。大敗。吉胤死之。木村重成在若江。與

井伊直孝戰亦死之長曾我部盛親擊藤堂高虎高虎與直孝合兵来迫盛親敗退城中諸將議曰今日之敗以諸軍失期也明日宜悉銳南出一擧以決雌雄幸村曰善乃啓秀頼曰明石掃部今備船場而敵兵未迫也臣與諸將軍茶臼山以誘敵掃部從今宮林徑進擧烟為號與臣夾擊之而主公乃麾中軍以繼焉則事必可成矣秀頼從之七日黎明幸村軍茶臼山森勝永軍其東治長又在其東治房軍岡山他諸將彌縫皆布横陣松平忠直當茶臼山前田利光當岡山列藩諸將鱗次而進治長巡視至茶臼山幸

村謂之曰敵已逼而牙旗未發士氣不振也我亦無以出奇君盍反促之治長馳歸秀頼既出在櫻門適有流言城兵欲叛右府出而反秀頼疑懼不果幸村登丘而望曰中軍奚不来督衆而進縱横血戰終死之正倫有事抵幸村營戰已酣矣乃奮戰而死明石守重自船場赴途遇水野勝成亦奮戰而死前田利光與大野治房戰岡山不克東軍頗沮城兵乘勢而進藤堂高虎井伊直孝来救短兵接戰僵尸相枕時城中還撤馬標衆以為有反者後軍潰走由是諸軍大敗東兵乘勝奮擊斬首一万五千級會厨人放火

於厨東兵登壁亦縱火煙燄蔽空秀頼避火天主閣淺井氏及夫人德川氏從焉治長送歸夫人於東軍時猛炎四逼秀頼母子徙於糒倉家康遣井伊直孝安藤重信圍糒倉又遣本多忠純謂秀頼曰卿罪雖大枉從寛典寘之高野給淺井氏以万石秀頼猶豫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勢至於此不如除之放銃於倉中以示絶秀頼母子自裁治長以下皆殉焉時秀頼年二十三淺井氏年三十九自秀吉移治於此三十七年豐臣氏終不血食是日家康還京師九日秀忠旋師於伏見

論曰自王權移武門以来禍亂相繼海内分裂莫之能救及德川家康宰天下偃武修文休養生息民不見干戈者殆三百年嗚呼亦偉矣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家康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家康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家康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家康獨毅然扶弱而抗强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姦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

是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尨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家康以駿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鋭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搆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家康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

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内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家康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家康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擬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家康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豊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家康何累焉家康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况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孺哉而謂家康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家康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豊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遅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家康乃在於此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家康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家康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

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六月十五日家康朝勤是日論功行賞各有差廿一日秀忠朝勤廿七日家康秀忠與公卿諸侯觀樂於二條城喪亂之餘伶人離散典章廢缺至是寢復其舊　秋七月關白信尚罷以前関白照實任之家康與照實議撰廷式十七條及武貟式十三條　八月四日秀忠還江戸廿三日家康歸駿府　冬十二月以酒井忠世為老中與本多正信土井利勝安藤重信執天下諸政

二年丙辰春三月詔以家康為太政大臣　是月家康

狩于田中。遭病。秀忠親侍湯藥。衣不解帶。世稱其孝。
夏四月。家康自度不起。命却醫藥。召諸大名候問
者。謂之曰。天下非一人天下。秀忠失道。其代執太政
名秀忠曰。汝善保國家。十七日。終瞑矣。年七十五。葬
於久能山。　五月。以青山忠俊內藤清成酒井忠利。
為老中。
三年丁巳春二月。秀忠建家康廟於日光。以改葬焉。詔
贈正一位。號東照大權現。　夏六月。秀忠入朝謝恩。
秋八月。後陽成上皇崩。　是月。朝鮮來聘。賀將軍
襲職。秀忠於伏水接之。

四年戊午冬十一月。內大臣藤原實益罷。以權大納言
藤原兼勝代之。
五年己未夏五月。秀忠入朝。　六月。福島正則有罪。奪
封。初正則負功驕橫。大阪之役。陰通謀城中。而擅築
城郭。殺無辜。故及。　秋七月。関白照實薨。　八月。焚
殺耶蘇宗徒五十七人於六條磧。　九月。秀榮為関
白。　冬十二月。秀忠徙封松平忠明於郡山。淺野長
晟於廣島。德川賴宣於和歌山。　是月。所司代板倉
勝重致仕。薦子重宗為所司代。
六年庚申春正月。以家光叙正三位。任權大納言。家光

秀忠之子也。　夏六月。秀忠納女和子禁內。為女御。
七年辛酉。實益罷。以前內大臣定熙。為右大臣。　秋八
月。暹羅來聘。先是。伊勢人山田長政。航海至暹羅。遇
其國亂。累建戰功。遂被擢用。管領國事。曰說國主。通
聘。　九月。秀忠徙有馬豐氏於筑後久留米。
八年壬戌春二月。秀忠定錢價。以四千錢。直金一兩。
夏五月。修江戶城。　秋八月。流本多正純於出羽。正
純執柄權二十餘年。恃勢驕傲。家康嘗以步卒百人
屬正純。正純擅修城池。令步卒助役。步卒不聽。正純
大怒。一日斬百人。同坎瘞之。人皆惡專橫。謗言沸騰

遂至失國。　冬十一月。江戶城成。
九年癸亥夏六月。大將軍秀忠入朝。　秋七月。權大納
言家光亦入朝。秀忠辭職。詔以家光補大將軍。叙內
大臣。　八月。家光歸江戶。　是月。忠榮罷。以左大臣
信尋為関白。　冬十月。家光召諸侯於江戶城。諭之
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天皇授以太政。然以其
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孤雖不敏。膺太
平可有為之運。已輔天皇。居統率之任。則自今宜與
卿等執君臣之禮。以顯祖考之威德於無窮。若有異
志。別有處置。伊達政宗進曰。當今日。誰不被德川氏

恩澤者有不奉命者請往蹂躙之列侯頓首而聽命

論曰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為然方其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妄若不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妄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以成敗論也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奥来謁太閤召見遣之人以為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吾能縛之其御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奥平矣然慮政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鄉於會津以備之而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

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大崎之民舉兵欲夾擊氏鄉此殆似不能忍者何者氏鄉海内英將太閤所憚豈烏合之所能抗而太閤之明亦豈區區智術之所能蔽欺哉然則氏鄉固未易克縱能克之太閤決無可欺之理則當時勇將猛士攢聚如林豈政宗之所能當而海内之兵亦豈一國之所能禦哉然則政宗果似不能忍者雖然政宗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安有不能忍而妄舉事者夫伊達氏之於陸奥盤據累世及至政宗并吞鄰境非盡呑東陲諸國則其志未已也而太閤奪之會津仙

道政宗固不能無怨且夫以氏鄉之才假以數年撫輯人民鎮服境内則政宗之地將何時而復此其所以急於舉事而其所以禦太閤者亦有術焉彼果克氏鄉乘勢復會津然後宣言曰嚮吾若抗太閤則曲在我我不敢抗而彼奪我地曲在彼我寧捍天下而死此所謂不避至難者而其勝敗則委之於天英雄果決固如此而後世或咎其妄非知英雄者也雖然氏鄉終不可得而克則不得不屈意辱身以解太閤之怒故太閤召之則速往而不懼命之討賊則奮戰而不辭徙之醜地則屈首

而不怒征韓之役則濟海而不顧英雄之能忍如此而其志亦未嘗折也故庚子之亂則謀復會津德川家康戒之而不顧其兵摧衂而不畏及亂平賞不及而不怒後世或笑其粗非知英雄者也吾聞政宗晩年設伎樂於國家康聞而大喜豈政宗之志至是而折家康亦以是而喜之歟英雄之志惟英雄知之當時加藤清正聞而歎美之吾於清正之言知政宗之意矣蓋政宗深服家康之偉略所以留意伎樂以先天下天下定而民未安英雄樂而天下安政宗之用心於天下如此而家康知

之清正知之。不然英雄豈有不得志於天下而留意於聲伎者耶。政宗之志雖未伸乎。家康之偉略足以服之。而家光之英邁亦足以統御天下。又安得不歛其英氣以為天下英雄之首倡乎哉。

是月流松平忠直於豐後。忠直秀康之子。元和之役以先登之功進參議。忠直憤其賞輕。放縱荒淫。戮近臣刳孕婦。於是配置焉。　十二月以阿部正次內藤清次為老中。

寛永元年甲子春正月朔。親藩及譜第列侯朝江戸城賀正。著為永制。　二月伊斯把彌亜人来聘請互市。幕府聞其倡耶蘇教卻之。　冬十一月立女御德川氏為中宮。自後村上朝歷世后妃之號不正。至是正焉。　是月家光創寛永寺於忍岡。號東叡山。　十二月朝鮮来聘賀襲職。

二年乙丑春正月朔。家光朝西城賀正。　冬十二月以井伊直孝為大老。

三年丙寅春三月青山幸成任老職。　夏六月秀忠入朝。　秋八月家光亦入朝。詔以秀忠為太政大臣。家光為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德川義直賴宣為權大納言。賴房為權中納言。皆秀忠弟也。其餘列侯叙任有差。　九月天皇幸于二條城。秀忠家光率列侯享之。留蹕數日而還御。　冬十二月以皇從弟智仁為親王。

四年丁卯夏五月安南上書乞互市。紅毛亦上書。書辭無禮。家光卻之。　冬十一月明人陳明德歸化。

五年戊辰夏六月二品親王高仁薨。親王天皇第一子也。　是月森川重俊永井尚政任老職。

六年己巳春正月水無又兵衛帥其徒千餘人鈔掠。松山城主蒲生忠知擊平之。　秋七月信尋罷。以右大臣兼遐為關白。　是月立皇女興子為內親王。初帝欲讓位於皇女。傳旨家光。家光對曰。遷都以来久不立女王。而今立之。世或曰外戚專威之所為也。帝不納。　冬十一月天皇禪位於內親王。關白兼遐攝政。

明正天皇（諱興子。後水尾天皇皇女。母東福門院。在位十四年。後元祿九年十一月崩。壽七十四。葬于泉涌寺。）

七年庚午秋九月天皇即位。　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秀忠家光遣使賀之。　冬十月藤堂高虎卒。子高次嗣。

八年辛未春三月江戸雨灰。　夏六月加藤忠廣有異圖。事發覺。家光收其封。　秋八月豐島信滿以私憤斫老中井上正就於城中。先是正就約以女嫁島田

直時子某信満為之媒。正就俄變約。嫁其女酒井重隆。信満大怒。遂殺之

九年壬申春正月。秀忠疾。召弟義直頼宣頼房諭之曰。将軍年少。卿等深念祖宗之艱難。協心輔翼。勿令異姓生覬覦之心。遂薨。年五十六。葬増上寺。　三月勅賜謚曰台徳。贈正一位。　秋九月。家光幽忠長於甲府。尋収其封。忠長家光弟也。初忠長為母氏所鍾愛。家光為世子。時内外流言。有易嫡之意。及受封益驕恣。台徳公擯之就國。爾後益偃蹇。聞台徳公有疾。田獵自如。及薨無戚容。故及。　冬十月家光命還朱次

平蔵等所拘紅毛人。初明鄭芝龍来長崎。與平蔵善。及芝龍還明。平蔵屢遣商船買絲。船嘗泊臺灣時紅毛人據其地。掩襲鈔略。平蔵大怒。行見夷酋。突起搏之。夷酋懼。出財物及質子。以謝焉。平蔵取而還。至是夷酋来謝。乃還質子。　十二月家光以酒井忠勝松平信綱為老中。

十年癸酉春正月。地大震。箱根山崩。　三月堀田正盛任老職。　秋九月家光命忠長賜死。安藤重長爭之。使者歸江戸。請手書而至。　冬十一月忠長遂自殺。是月。遣使五畿七道巡察風俗。　十二月。推大納言義直建孔子廟於江戸忍岡。

十一年甲戌夏六月。家光入朝。天皇以家光。為太政大臣。固辭不受。陞従一位左大臣。　是月。西城火。　秋九月兼遐辭攝政。上皇復聽政。　閏九月賜京師市人銀五千貫。一家百二十四文有奇。始置町奉行。斷市人訟獄。　冬十一月改造日光廟。窮極華麗。

十二年乙亥春三月流柳川調興於津軽。調興宗義成臣也。初幕府賜書於外國也。未嘗稱王號。元和中朝鮮入貢。調興與僧玄方謀。竄加王字日本國三字之下。以附之貢使歸。事發覺。家光召二人親聽之。調興

伏罪。玄方亦處流。　夏六月定武家制度十九章。又定諸侯會同。期以四月。　秋七月令長崎禁交趾占城呂宋等互市。先是外船隨便泊西海諸港。至是以嚴禁耶蘇教。故皆停之。

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始置評定所。以行會議。　夏六月鑄新錢於江戸及近江坂本。款文曰寛永通寶。　冬十一月朝鮮来聘。　是月耶勿蠟國主来長崎。唱耶蘇教。捕而誅之。逐南蠻入居長崎者於阿媽港。又慮其作亂。令大村純信備之。而禁諸國商船之往外蕃。先是幕府聽廣東東京太泥臺灣東浦寨暹羅呂宗

阿媽港六昆九國貿易。商舶至者歳九隻。至是皆禁之。

十四年丁丑冬十月。肥前島原民作亂。初大友小西之亾。遺臣往往散處民間。二氏皆崇耶蘓教。故遺衆亦皆竊奉其法。而肥前最多。以島原城主松倉重次鄙吝。不恤其下。耶蘓之徒稍稍煽誘之。而重次不之知也。天草城主寺澤賢高在冨岡。命三宅藤兵衛守天草。藤兵衛賦斂暴急。百姓愁苦。於是天草民赴島原。潜以邪教誘衆。益田時貞頗善幻術。移檄嘯聚邪徒。時城主重次在江戸。留守臣聞有馬里正某弟角蔵

唱耶蘓教。乃遣兵捕之。其徒大怒。島原老臣岡本多賀等聞之。帥戰艦十九艘。赴有馬。途聞賊八百屯有馬。將来襲島原。乃引還。二十六日。岡本多賀帥兵三百陣江東。大喊而起。賊驚走。追撃斬八十餘人。賊急攻島原。揮斧碎城門。城中連發巨銃。賊稍沮。城兵乘勢突撃。賊潰亂。奪兵舩而逃。二十七日。島原馳使告變江戸。斬角蔵及妻子十六人。賊勢益熾。遂至八千人。而時貞亦舉兵天草。島原賊奉為大將。三宅藤兵衛大驚。索捕賊黨數人。誅之。還欲發兵。乞援唐津。藤兵衛亦告急唐津。十一月五日。唐津遣岡本次郎等四人將兵一千五百。航海援冨岡。島原賊亦赴援。十四日。海陸並進。薄島子。村民縱火應賊。唐津兵遂敗。藤兵衛戰死。餘衆皆潰。原田嘉種獨督衆嚴備。賊乃火廬舎。聯竹牌薄城。銃不能洞。嘉種命銃手蔽撃牌。牌壞。城兵乘勢出撃。殺傷數百人。賊敗走。二十二日。賊亦来圍。遂陥外城。時急報達江戸。家光命板倉重昌討之。又使松倉重次速就國。諸將即日發江戸。

十二月五日。賊聞重昌等来討。修原城故壘。據之。六日。重次發島原。重昌等繼進。西海諸侯皆来援。寺澤賢高亦就國。十日。諸軍薄城。賊不敢出。二十日。鍋

島氏兵攻松山。不利而退。立花忠茂攻東面。賊力拒。忠茂督衆苦攻。僵尸相枕。重昌令曰。此城不易遽拔。拔之必損衆。諸軍且待後命。家光聞賊日熾。更命松平信綱戸田氏鐵赴討。重昌聞之曰。吾誓欲鏖賊。而二將来討。不及今取城。吾何顔而見二將。明日歳首。賊必不設備。急攻拔之。衆皆然之。

十五年戊寅春正月朔。大風拔樹。重昌率諸軍進攻。賊弓銃亂發。死者千餘。重昌奮鬪而死。貞清亦被創。三日。信綱等至島原。四日細川光尚帥兵至。五日寺澤賢高来會。信綱戒諸將勿侮敵取敗。為長圍之計。十

二日立花宗茂細川忠利黒田忠之等来會信綱名紅毛人於長崎命發巨熕於城中忠利忠之亦遣舟師發銃攻之賊造土室禦丸　二月城中糧乏賊三千夜出斫鍋嶋寺澤黒田三營黒田佐左衛門奮身衝突衆繼之賊乃敗走追撃斬二百五十人二十二日水野勝成亦来會二十九日諸将復會信綱營勝成兵列竹盾薄外壘賊乍發銃勝成兵叢銃進撃賊頗沮四面肉薄而登遂奪外城日既暮諸軍陣城上乘暁攻牙城放火鏖戰城乃陷屠戮賊男女三萬七千餘人　三月朔信綱令寺澤賢高有馬直純等毀

原城石壁壓賊級二万於西坂呼曰有馬塚　夏四月信綱氏鐵凱旋江戸西海諸侯皆就國家光名寺澤賢高松倉重次至則禁錮重次削賢高封

論曰西洋奉耶蘇教吾固不足知其説之是非邪正然觀假其説以誑誘愚民者有特甚者請試論之蓋嘗見其所説率皆鄙俚淺陋固無足論然其歸易簡而其言猥瑣誣天以為敬天滅裂人道以為暁倫理時行小恵以市仁聞巨誇張其説鼓舌眩世者相繼故世之好異者道聴途説而雖士大夫亦往往有不免於沾染者心蠱志溺至於頑乎其不可解是狡夷之所用以售其術也故欲傾人國家則必先因通市而窺其虚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夷教以煽惑民心民心一移箪壺相迎莫之能禁也而民為教法致死相欣羨以為榮其勇足以闘傾資産以奉教會其財足以行兵以誘人之民傾人之國為副教法假兼愛之言以逞其呑噬其兵雖云貪而足以衒義兵之名其併國略地莫不皆由此術也及各國益強梁乃始覬覦我邦其首入内地者波爾杜瓦波爾杜瓦者伊斯把爾國天文弘治間張甚略南海諸島新闢海

東之地最多以次来豊薩諸國唱夷教煽動蠢氓而有土者亦往往為所欺罔大友小西之徒首歸向之織田氏亦嘗創寺京師以延胡僧其法漸浸淫我邦夷輩因而賑恤困窮務收民心織田氏暁其有異圖欲毀胡寺逐胡僧未果而即世至豊臣氏駈胡僧及愚民汚夷教者盡出諸海外徳川氏興設禁殊嚴故雖有伊斯把諳厄利諸國相踵至而卒不能以夷教入寛永初下令鑄胡神像使愚民悔過歸正者足踏之洋人亦自度不得脱望長崎股栗清人或欲毀胡神堂亦引之以為言國家

之興隆。天亦保佑之。故雖時有島原賊起。而聚天下邪徒於一城。一掃殲之。餘燼不得復燃。實由此也。當是時。洋人之唱妖教甚力。那勿蠟則以其王而自入。波羅泥則以王之姪而入。入輙就戮。於是乎。洋人膽落。相告曰。日本人有三眼。國威之震海外。亦足稱快矣

六月。彈正尹親王好仁薨。　冬十二月。賜松倉重次死。　是月土井利勝為大老。阿部重次為老中。

十六年己卯春正月朔。廢朝拜。　是月徙封松平信綱於武藏河越。阿部忠秋於忍。並任老中。　夏五月。紅

毛人来聘

十七年庚辰夏四月。阿媽港船来長崎。家光遣加加爪忠澄言曰。汝等屢来犯我大禁。是蔑吾國也。捕而悉斬之。燒其船及貨物。　六月。以前内大臣實條為右大臣。叙從一位。　冬十一月。以内大臣道房補右大臣。權大納言尚嗣為内大臣。

十八年辛巳春正月。江戸大火。延燒二里。戸數八千餘。死者甚多。　夏六月。遣巡察使於諸州。問民疾苦。

秋八月。大修日光廟宇。極壯麗。列侯各效華飾。外夷亦獻金石彝器

十九年壬午春正月。以右大臣道房為左大臣。内大臣尚嗣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光平為内大臣。　是月命林道春撰家譜。　夏五月。命譜第列侯。定其朝覲賜告之干支為両番。以六月為期。　是月江戸富商與幕吏結黨閉糴。民大困。已而事覺。處刑者數人。　冬十月。以皇弟紹仁為親王。　十二月。以松平乗壽為西城老中

二十年癸未夏六月。朝鮮来聘。　是月會津城主加藤明成辭封。乃沒租入四十万石。徙封其子明友於石見安濃。食一万石。先是其老堀主水来江戸。訴明成

之罪。明成大怒。欲捕之。主水奔高野山。遂請家光曰。臣願以國易主水。家光令高野僧徒捕主水。贈之明成。明成誅之。其妻子匿於鎌倉尼寺。明成又捕之。寺主怒訴之。遂收明成城邑。加藤氏亡。家光念嘉明之功。猶存其祀。　冬十月。天皇讓位於親王紹仁。

後光明天皇 諱紹仁。後水尾帝第三子。母壬生院。在位十年。改元三。曰正保慶安承應。崩

冬十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攝政康道。左大臣道房。右大臣尚嗣。内大臣光平。並如故。

十一月。天皇始讀孝經。

正保元年甲申冬十二月。明水師総兵官右都督崔芝。使参将林高齎書来請借兵三千甲二百。家光令長崎奉行荅之曰。我與明絶勘合。已百餘年矣。無復交誼之存。雖有商船来泊。要皆属私事。是以不得如請。遂卻之。　是月諸家大系圖成。

二年乙酉夏四月家綱冠。詔以家綱為權大納言。叙従三位。

三年丙戌春三月。以家光請。遣使賜幣於日光廟。後以為恒例。世謂之例幣使。

四年丁亥春正月康道辭攝政。以左大臣道房代之。

三月以前左大臣照良復攝政。　冬十月明遣使奉明主及鄭芝龍書来乞援兵。家光名三藩執政議之。三藩請往。執政井伊直孝沮之。議不決。會長崎報至曰。八月韃人入閩。芝龍等降。乃荅明使曰。聞福州已破則援軍不及也。初芝龍来肥前平戶。娶田川氏生子成功。芝龍還明迎成功母子。韃人之陷泉州。田川氏投河而死。韃人歎曰。婦人尚爾。日本之勇可知也。及芝龍降。成功獨擁衆不降。

慶安元年戊子春閏正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秀為内大臣。　冬十一月近江人中江原歿。原字惟命。號藤樹。高嶋郡人。篤信王文成之學。先躬行。後文藝。每引四民訓諭焉。郷黨皆薰其德。為良民者多。時稱曰近江聖人。

二年己丑秋九月琉球人来献方物。　是月永井日向守直清任大坂城代。

三年庚寅春三月関東地大震。　夏四月家光命六諸侯曰。城之内外有失火急騎来援。諸侯救火始於此　秋九月阿部忠秋任家綱傅。　冬閏十月内大臣實晴罷。以權大納言藤原教輔代之。

四年辛卯夏四月家光疾。名三親藩及執政遺命曰。卿

等輔佐家綱。政事一遵舊章。特命保科正之曰。善輔吾児。言畢薨。年四十八。堀田正盛阿部重次等四人殉之。　五月葬家光於日光山。從遺命也。　是月上皇落髮曰圓淨院。　六月家綱徙於本城。　是月逆徒由井正雪伏誅。先是正雪蓄異圖。時丸橋忠彌者以槍術名。正雪與之交日密。一夜會衆於道灌山。約乘変發亂。正雪歸駿府。忠彌留江戸。將待期相發。忠彌請借金於田代又右衛門。又說弓匠藤四郎以秘計。二人驚愕。即夜馳上變。執政松平信綱直遣町奉行神尾元勝等圍其家。連呼曰。失火。忠彌登樓望之。

衆乃突入擒之。更遣駒井右京於駿府。捕正雪。是日
正雪詐事不濟。既而右京果至。與城代大久保忠成
等謀。遣吏圍之。則正雪及其徒皆已自殺。　八月。詔
以家綱為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内大臣。時年十
一。　冬十一月。磔丸橋忠彌以下於品川。
承應元年壬辰夏五月。林春齋著王代一覽。獻諸幕府。
秋八月。關白尚嗣辭左大臣。　九月。以右大臣光
平為左大臣。　是月。藤岡別木等數人。謀不軌。事發
覺伏誅。　冬十二月。酒井忠清為大老。
二年癸巳夏六月。皇城火。　秋八月。以家綱為右大臣。

弟綱重任左近衛權中將。兼左馬頭。綱吉任右近衛
中將右馬頭。並叙從四位下。時人謂之兩典厩。　九
月。以左大臣光平為關白。　冬十一月。家綱命平戶
城主松浦鎮信築烽臺於七處。以備外寇。
三年甲午夏五月。識仁親王生。　秋七月。明黄檗隱元
來。家綱置之於宇治。造萬福寺。本邦黄檗之行。昉於
此。　是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在職三十餘年。大得
民心。　九月。天皇崩。群臣相議。迎立皇大弟良仁親
王。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一終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二

須田　要
高橋易直　同輯

後西院天皇諱良仁。後水尾天皇第七子。母逢春門院。在位八年。改元三。明暦万治寬文。禪位皇太弟。貞享二年二月崩。壽四十九。葬于泉涌寺。

冬十一月。天皇卽位。關白光平。右大臣實晴。內大臣教輔。並如故。　十二月。右大臣實晴罷。

明暦元年乙未冬十月。朝鮮来聘。　是月。以皇弟穏仁爲親王。　十一月。皇宮成。天皇遷御。

二年丙申春正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家綱使松平賴重吉良義冬入朝賀焉。　二月。壬生院崩。　五月。內大臣公信罷。　是月。暹羅人来長崎。上書及方物曰。私聞貴國商客来我國者。悉燔殺之。是皆屬虚聞。願依舊交易。幕府諭以寬永丙子例。却其貢物遣歸。　六月。擢大納言藤原經孝爲內大臣。　冬十二月。內大臣經孝罷。以權大納言公富爲內大臣。

三年丁酉春正月。江戸大火。本城延燒。死者十万餘人。瘞之本所牛島。爲建一塔。名曰廻向院。家綱命有司。給粥市人。　是月。林道春卒。年七十五。道春名忠。字子信。號羅山。平安人。慶長中。爲駿府文學。叙民部卿法印。道春年十八。始讀朱子集注。心服之。遂聚徒講朱注。子孫善傳其業。世爲幕府儒臣。　二月。家綱經始本城。使加賀肥後諸藩助役。　九月。奏以稻葉正則。爲老中。　冬十二月。關白左大臣信尋薨。

萬治元年戊戌春正月。立皇弟識仁。爲親王。　夏六月。明鄭成功遣使到長崎。獻書及方物。乞援。朝議以書辭不遜。不荅。　是月。明朱之瑜歸化。之瑜字璵。欲乞我援。恢復明室。来長崎者前後三次。遂不得志。徳川光國聞其賢。聘爲賓師。遂終于水戸邸。　秋七月。改元万治。　冬十二月。伊勢內宮火。停朝三日。　閏月。

家綱遣石川正次於伊勢。造假宮。安神鏡。

二年己亥夏四月。詔以家綱。爲左大臣。　六月。井伊直孝卒。年七十一。直孝歴事四世。以耆宿見重。　秋七月。家綱增大番隊士一百四十人。　九月。本城成。家綱徙居焉。　冬十月。右大臣教輔罷。　十二月。關白光平罷左大臣。

三年庚子春正月。以前右大臣實秀。爲左大臣。前內大臣公信。爲右大臣。　夏五月。諸國大水。　秋七月。家綱遣松平信綱於大阪。修城樓。

寛文元年辛丑春正月。大内災。帝奉神器幸照高院。法皇幸修學院。延燒公卿第宅及佛寺民屋。凡千餘區。

二月。帝遷御權大納言基熈第。遂為行宮。家綱遣刑部大輔今川範貞於京師。獻御衣及白金一千枚。

三月。紅毛人来聘。先是紅毛以正月為聘期。至是以蠻舘屢罹災。為緩其期。以正月發長崎。　夏四月。實秀辭左大臣。　是月。改元寛文。　五月。内大臣房輔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共房代之。前右大臣定好為左大臣。右大臣公信罷。　六月。以房輔為右大臣。

秋七月。權中納言源頼房薨。遺命禁殉死。邦俗以殉為禮。諸侯皆行之。自是天下不復用殉。　八月。家綱修東山方廣寺。　九月。内大臣共房罷。以權大納言源廣通為内大臣。

二年壬寅春正月。天皇在假殿。停三節會。　三月。老中松平信綱卒。年六十七。信綱銳敏絶人。練達時務。人以為不愧古之賢佐。　是月。家綱毀方廣寺銅佛。以鑄錢。文曰寛永通寶。背文曰文。所謂文錢也。　夏四月。家綱造皇宮。毛利黒田諸族助役。　五月。京師地大震。行宮二條城皆壞。　秋七月。二品中務卿親王智忠薨。子親王穏仁嗣。　八月。常陸下總下野土寇起。侵掠郡邑。　冬十一月。皇宮成。行内侍所神樂。

是月。酒井忠勝卒。年七十六。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為天下所信憑。

三年癸卯春正月。左大臣定好罷。以右大臣房輔代之。

皇弟親王識仁為儲嗣。入新宮。尋讓位。

靈元天皇　諱識仁。後水尾天皇子。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延宝。天和。貞享。禪位皇太子。享保十七年八月崩。壽七十九。葬于泉涌寺。

二月。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更稱明正天皇曰本院。前内大臣經孝為右大臣。廣通辭内大臣。　是月。家綱以酒井忠次為大老。　夏四月。遣使奉幣于太廟。告嗣位。乃行即位之禮。家綱遣松平直政大澤基時。入朝賀之。　秋八月。家綱頒武家法則二十四條。其一條曰。常嗜文武。專義理。勿亂風俗。　是月。以久世廣之為老中。

四年甲辰春二月。經孝辭右大臣。　夏四月。以前内大臣公冨為右大臣。　五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晴為内大臣。　秋九月。從一位光平辭攝政。以左大臣房輔代之。　冬十月。稲葉正則等。索天下祠寺所藏延喜以降武乘。校正編年集。更名曰本朝通鑑。

五年乙巳春正月。公冨辭右大臣。以前内大臣廣通代

之。三月。廣通罷。以内大臣兼晴為右大臣。夏五月。紅毛人泊長崎。一日失火。帛繒品物皆灰燼。舟師僅免。六月。擢大納言藤原基熙為内大臣。秋七月。令定絹布制。以二丈六尺為一端。冬十月。家綱捕不受不施宗僧若干人。嚴禁其宗。十二月。以土屋數直板倉重矩並為老中。

六年丙午夏四月。家綱禁諸侯騶從過分。五月。京極高頼父子相隙。収邑譴之。冬十月。錮處士山鹿義矩於播磨赤穗。義矩嘗著聖教要録。駁宗儒。由此獲罪。

七年丁未春二月。遣巡察使於諸國。廉問風俗。閏月。攝政房輔辭左大臣。夏四月。以前右大臣實晴為左大臣。

八年戊申春二月。高力隆長驕奢虐下。奏収其封。三月。以攝政房輔任関白。夏五月。左大臣實晴罷。牧野親成辭所司代。老中板倉重矩攝之。秋九月。以前右大臣公信為左大臣。冬十一月。井伊直澄為大老。

九年己酉春正月。京師饑。家綱為粥於北野七本松及四條。賑之。三月。紅毛來聘。獻方物。夏六月。蝦夷作亂。玡緣利酋長勺諸印將其部衆襲我商船。殺二百七十餘人。家綱命松前兵庫族泰廣討之。泰廣進抵玡緣利。斬勺諸印等五十餘人。火其部落。閏月。家綱獻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十三經二十一史二程全書朱子大全諸書。冬十一月。納藤原教平女房子為女御。家綱使松平美作守等入朝賀大婚。十二月。公信辭左大臣。以藤原實雅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

十年庚戌春二月。家綱以永井尚庸為京師所司代。夏四月。以前右大臣經孝為左大臣。六月。本朝通鑑成。光國披閲之。至以皇朝為呉泰伯之後。大驚曰。天朝自有正史。如何取海外妄説。以汚皇胤。且祖宗之於西土。本自抗禮不相下。而今乃以附庸自處。是誣祖宗也。請命改定。秋八月。大阪大風。船舶搞梁皆壞。人多溺死。

十一年辛亥夏四月。家綱流伊達宗勝於土佐。子宗興於豐前。初宗勝欲襲宗家。會兄忠宗卒。綱宗嗣。宗勝乃與老臣原田宗輔謀。使綱宗荒於名妓。聲其過失以幽之。立嬰子亀千代。宗勝恃輔立之功。跋扈日甚。伊達宗重知其謀不軌。乃馳往訴之江戸。家綱使執

政名。宗重宗輔。對辨於廳。宗輔辭屈。俄起斫宗重。一座驚起擊殺宗輔。　五月。經孝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兼晴代之。以內大臣基熙為右大臣。　秋七月。琉球來聘。　八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維為內大臣。

十二年壬子春三月。石川重之死。年九十。重之字丈山。世仕德川氏。大阪之役。先登有功。然以犯軍律見黜。退隱京師。　夏六月。內大臣實維罷。以權大納言兼輝為內大臣。兼輝教輔之子也。

延寶元年癸丑夏五月。京師火。　是月。諳厄利亞船來長崎。請互市。家綱問之紅毛人。對曰。彼近娶波爾杜

尾國主之女。且與南蠻人往來。其意不可測也。乃卻之。　秋九月。改元延寶。　冬十二月。以阿部正能為老中。

二年甲寅春二月。家綱置修大內司。命松平綱政助其役。　夏六月。畿內大水。人馬多溺死。

三年乙卯春正月。家綱課諸大名營大內及諸宮。天下大飢。餓莩相望。京師殊甚。家綱奉勅發倉賑之。　夏六月。家綱遣人撿南海諸島。先是紀伊商船漂至無人島。島距八丈一百里。歸告之。故有此舉。　秋九月。皇子朝仁生。　冬十一月。大內成。　十二月。大老井伊直澄卒。以姪直興為嗣。

四年丙辰春二月。長崎代官末次父子處流。客歲末次竊造商舶。多載刀劍。與清及臺灣貿易。事覺得罪。是月。源光國命儒臣悉蓄髮。先是儒者皆與僧徒同不蓄髮。人亦以方外徒待之。光國患之。儒者蓄髮實昉於此。　夏四月。所司代永井尚庸罷。戶田忠昌代之。　冬十月。老中阿部正能罷。

五年丁巳秋七月。大久保忠朝為老中。　冬十二月。右大臣基熙為左大臣。內大臣兼輝陞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光補內大臣。

六年戊午秋九月。家綱賜其弟綱重死。綱重驕奢無度。國用告匱。請貸金濟事。執政議為不敬。故有此命。冬十月。內大臣經光辭右近衛大將。以藤原公規代之。

七年己未秋七月。土井利房堀田正俊為老中。　八月。修石清水放生會。是典久廢。至是復之。

八年庚申夏五月。家綱疾。酒井忠清建議。欲迎親王於京師為嗣。有司莫敢可否。獨堀田正俊爭之甚力。議乃止。執政更謀之三藩。光國請立綱吉。家綱乃立為嗣。綱吉家綱弟也。即日敍從二位。任權大納言。既而

家綱薨。年四十。葬寛永寺。謚曰嚴有。六月。勅贈家綱正一位太政大臣。是月。綱吉設法會於增上寺。令內藤忠勝等掌其事。忠勝殺永井尚長於座。即日賜忠勝死。先是設法會於寛永寺也。尚長不禮忠勝。忠勝銜之。及至增上寺。又為尚長所靳辱。忠勝憤怒。挺刀一擊殺之。衆驚起擁忠勝。幽之別室。於是綱吉賜忠勝死。秋七月。綱吉徙居本城。八月。法皇崩。是月。詔以綱吉為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內大臣。九月。綱吉使井伊直興入朝謝大拜之恩。是月。以板倉重種為老中。冬十月。綱吉以子德松為世子。

天和元年辛酉春正月。綱吉遣使諸國。巡察風俗。夏六月。綱吉流松平光長。先是光長無子。群守議繼嗣。各有所主。訴之幕府。綱吉親聽斷之。誅首惡小栗正矩父子。流光長弟長良荻田主馬。連坐者甚多。九月。改元天和。十一月。以所司代戶田忠昌為老中。稻葉正通代之。十二月。堀田正俊為大老。

二年壬戌春二月。房輔辭關白。以右大臣兼輝代之。夏四月。琉球聘使來獻方物。秋七月。綱吉辟加賀儒臣木下貞幹為儒官。貞幹字直夫。號順菴。名噪一時。門人成業者甚多。新井君美。室直清最其著者。八月。朝鮮來聘。九月。綱吉觀韓人馭術於櫻田調馬埒。冬十一月。從一位左大臣光平薨。兼晴子綱平繼之。十二月。以皇子朝仁為親王。是月。山崎嘉卒。嘉字敬義。號闇齋。京師人。師事谷時中。學程朱之學。晚就吉川惟足。極神道閫奧。

三年癸亥春正月。兼輝辭右大臣。以內大臣兼熈代之。權大納言公規為內大臣。二月。綱吉令長崎奉行。禁買外國哆囉猩𤢖珍禽異獸寶玩奇器等。又禁婦人衣服用金線絺繡及過巧組織。是月。立親王朝

仁為皇太子。右大臣兼熈傅之。後小松以還。不復起坊宮者十三世。至是始修此禮。立女御房子為皇后。稱曰中宮。冬十一月。綱吉命林春常人見友木下貞幹等考訂參河記。

貞享元年甲子春二月。改元貞享。秋七月。土屋政直為大坂城代。八月。稻葉正休殺大老堀田正俊於城中。坐以為失心。挺刀亂斫。正休回顧微笑而死。正休素與正俊親善。及正俊恃寵專橫。屢規諫之。正俊不聽。又以事相激。正休謂人曰。甲斐高坂彈正忠鯁之士也。獨恨不殺跡部長坂二奸耳。將出以寶刀示

左右遂以其刀斬正俊云正俊素有權勢其死也弔者塡門而正休家唯親戚弔而已獨源光國往弔焉

論曰天下有權有力有力者無權有權者無力而後天下安有權有力所以危亂也刑政也法度也而予奪之者在我之謂權土地也甲兵也而我擁而擅之之謂力力者實也權者虛也執虛權者能制實力而有實力者能勝虛權二者其勢相持而不能相并而人君得以制其間人君并有權力而人臣則分而有之是人君馭天下之術也吾王制宰執之祿不大其後多占莊園引武人為爪牙故

至不可制鎌倉以文吏視政其後北條氏以七國地頭為評定之最故能成其簒其利弊亦明矣至足利氏則管領三家與上杉氏皆據大封言其力則諸將莫能抗衡而言其權則總攝諸政如山名氏其力有海內六分之一而內旨倚賴之使與管領將權則有應仁之亂終之細川擅京府而上杉擅關東豈非并有權力故耶織田氏之於諸將分給兵馬而未嘗予政權然亦至以其力而為反噬爭攫之禍豐臣氏立五奉行分掌政權其封土皆不足比外諸侯然至末年以封土最隆者為大老不鑒王家與源氏之弊而襲足利氏之失制雖出於不得已不足以為後世之法也德川氏有鑒于此以內功臣為大老若老中以掌政權其大者不得過二三十万石小者不出五六万石故雖時有權臣其為禍不至如源氏足利織田豐臣之甚也夫當源氏足利氏之時使北條細川上杉其土地兵馬之力不如此之強則上之人見其專權之跡著也出一言奪之何亂之能為即能為亂使其執政權無素則撲而滅之亦無難也夫王家之有相門德川氏之有大老老中其力不至如源氏之有

北條足利之有細川上杉也是以雖專且擅猶不至呑噬其君者無他不并有權力之效也故不使大臣并有權力者明君之所深謀以安天下而子孫當守不失也易之則危亂至矣可不懼哉

冬十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定誠為內大臣　是月保井算哲獻貞享新曆時海內用宣明曆者殆千餘歲錯謬稍多算哲據元授時曆造新曆

二年乙丑春正月綱吉以日次記二百三十卷附賀正使獻之京師　二月後西上皇崩　夏六月松平信之為老中　秋八月遣歸阿媽港人先是阿媽港舩

送伊勢漂民十二人来長崎。綱吉使奉行諭之曰。汝犯我邦大禁来。於法不可許。但以送我漂民之故。特放還汝。他日若有漂船。不送来可也。給糧及薪水遣歸之。　九月。所司代稲葉正通罷。以大阪城代土屋政直補之。以內藤重頼為城代。

三年丙寅春正月。綱吉徙封大久保忠朝於相摸小田原。忠朝曾祖忠隣。遭馬場忠時讒。褫封竄死。至是復其舊。　三月。定誠辭內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家煕代之。家煕基煕之子也。　秋八月。定朝鮮通商之法。一歳以金一万八千両為限。　冬十二月。定琉球通

商之法。一歳以金八千両為限。

四年丁卯春正月。皇太子加首服。　三月。禁蓄魚鳥。蓄鳥供人食料者。皆命放之。　夏四月。帝讓位於皇大子。詔関白兼輝攝政。

東山天皇。諱朝仁。靈元天皇第四子。母敬法門院。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二。曰元禄。宝永。禅位皇太子。宝永六年。崩。壽二十五。葬于泉涌寺。

夏四月。奉幣於大廟。告嗣位。而行即位之禮。尊先帝為太上天皇。　六月。秋田輝季家臣。坐殺燕鳥處斬。殺生之刑始甚。　冬十月。土屋政直為老中。以大阪城代內藤重頼為所司代。以松平信興為城代。　十一月。行大嘗會。設悠紀主基二殿。取嘗禾於近江丹波。以修焉。後柏原帝廢此典。以来海內擾亂。不得復行。至是奉幣大廟而復之。

元禄元年戊辰春二月。以前大納言藤原宗條。為內大臣。尋罷。以藤原家煕任之。　夏四月。詔東大寺僧慶公募天下。再造大佛殿。　秋九月。改元元禄。　冬十一月。綱吉徙湯島知足院於神田橋外。經地方一里。營伽藍其中。以為祈禱之所。改曰護持院。　是月。命松平忠房。松浦棟。始造唐館於長崎。

二年己巳春正月。司天官白老人星見。諸有司獻酒賀

之。　三月。以攝政兼輝任関白。　夏六月。綱吉禁優童舞女出入邸第。又令曰。凡猪鹿豺狼之類。唯傷人害田園者。許用鳥銃。其他殺生者。一切處刑。　秋八月。彈正尹八條親王尚仁薨。年十九。

三年庚午春正月。兼輝辭関白。以左大臣基煕代之。秋七月。綱吉欲新孔子廟。以忍岡狹隘。命移之本郷。令松平輝貞督役。又修日光廟。令井伊直該督役。八月。綱吉以日光廟成。親為猿樂以落之。　冬十二月。聖廟成。　是月。以大坂城代松平信興。為京師所司代。關白基煕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兼煕補之。以前

内大臣經光為右大臣。
四年辛未春正月。以土岐頼殷為大阪城代。是月。命法印林春常等蓄髪。任春常大學頭。二月。遷忍岡聖像於新廟。綱吉親書大成殿三字。以揭之。而命画工狩野益信描七十二賢及先儒像。改本郷坂曰昌平坂。相生橋曰昌平橋。秋八月。所司代松平信興卒。小笠原長重代之。是月。綱吉奏起防火局於建禮門之南。令小出英利直焉。自後近畿武族毎半歳更直。世謂之内裡救火夫。
五年壬申春二月。綱吉謁於聖廟。遂親講論語。於是士

大夫彬彬知向學。古来所未有也。冬十二月。經光辭右大臣。以前内大臣公規代之。是月。水戸中納言光國。聞楠正成墓蕪廢歳久也。遣其儒臣修之。以正成嘗食泉河攝三國。採石於三國以造碑。跋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世以為義舉。
六年癸酉秋八月。公規辭右大臣。以内大臣家熙代之。權大納言藤原實治為内大臣。冬十二月。實治辭内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輔實為内大臣。輔實兼晴之子也。
七年甲戌夏四月。詔遣左近衛中將藤原定基。祭加茂上下廟。所謂葵祭也。從後醍醐朝廢此典。三百六十年於今。而始修焉。
八年乙亥春三月。綱吉始親講周易。諸侯群臣侍聽者四百餘人。秋八月。綱吉命改鑄金銀。謂之元禄金。
冬十二月。以伏見邦永為親王。任中務卿。
九年丙子春三月。天下大饑。餓莩相望於途。發倉賑之。
冬十一月。本院崩。
十年丁丑春二月。納親王幸仁女幸子為女御。閏月。綱吉令諸藩改訂境内地圖上之。夏四月。以所司代小笠原長重為老中。以松平信兹補所司代。先是。

毎京尹交代。獄囚皆斬。長重深以為非。於是特留重囚。放輕囚而還。五月。以親王幸仁。叙一品。任式部卿。六月。以井伊直該為大老。
十一年戊寅秋七月。柳澤保明任左近衛權少將。班在老中之上。諸執政皆備員而已。
十二年己卯冬十月。以秋元喬知補老中。
十三年庚辰冬十二月。中納言光國薨。年七十三。私謚曰義公。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以稲葉正通為老中。三月。綱吉延天使於城中。俄而淺野長矩與吉良義央鬭傷之。

綱吉大怒。即日賜長矩死。初天使之至江戶。綱吉令長矩及伊達宗春掌館待事。義英以高家預焉。長矩獨以不習典節。固辭之。執政曰。吉良老練。子宜就問。何辭之爲。長矩乃往問舊儀。義英指授甚踈。長矩意不平。是日長矩等集廊廡下。議事。義英冷笑曰。此等瑣事。子尚不知。而迫期急議。無乃爲衆笑耶。長矩益憤。英義大聲言於同列曰。鄙野之子。不知禮節。何以能接大賓。長矩不勝憤怒。拔刀擊義英。血流被頭。再擊中背。衆扶義英去。綱吉聞之大怒。就命囚長矩於田村建顯邸。以白書院血汚。更見天使於黑書院。禮畢。綱吉賜長矩死。長矩訃至赤穗也。大石良雄大野某會群臣城中議曰。主辱臣死。此誠死節之秋也。然死固非難。而處死實難。今社稷雖亡。有大學君在。可以奉先祀。吾等宜以死請之。幕府不聽。則一死以從先君於地下。大野某不從。良雄卻之。乃遣使於江戶。就受城使而訴焉。　夏四月。赤穗使者達江戶。則受城使等既發。於是詣長矩外親戶田氏定。致良雄言。氏定以爲不可。因作答書。令二人還報。良雄聞之。遂與同盟士定復讐之議。受城使至赤穗。良雄等輸城而去。

十五年壬午春二月。爲管原相公忌辰。修万燈會於北野廟。　冬十二月。故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夜襲吉良義英第。獲其首。初良雄等心期立長矩弟長廣存淺野氏後。及綱吉錮長廣於安藝。與同盟士。至江戶。散伏各處。韜晦待時。會義英招客設宴。良雄等聞之。夜襲英義本莊第。家衆出拒。連鬪入寢室。遂斬其首。率衆至芝仙岳寺。奠以祭長矩墓。自首待罪。綱吉命分囚之細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家。

十六年癸未春二月。綱吉議義英子義固不死於父難。沒食邑。而賜大石良雄等死。綱吉之議良雄等罪也。衆議相分。荻生茂卿曰。宜殺也。議乃決。良雄等遺言葬長矩墓側。四家皆如其言。賻贈甚厚。人感忠義。

論曰。張子房爲韓報讐。古今所稱。而其所用。則不過一力士。其器則不過一鐵椎。可謂微矣。然以此鼓盪正氣。震駭天下。若霹靂下擊。而巔崖摧破也。若春龍奮蟄。而天地晦冥也。若洪濤鼓怒。而山嶽搖動也。英風烈節。凛凛乎不滅。真足以激頑而立懦矣。厥後數百年。而隋有沈光麥孟才。爲煬帝報讐。蓋後乎子房者。僅有此而已矣。前乎子房者。亦僅有一豫讓而已矣。其至誠報國。前後如一。而事

之不成亦前後如一然其所以奮而不顧者以天地之大義不可廢而其所以振耀古今者亦以此歟我邦風俗之美冠絕宇內忠臣孝子照耀簡冊者何限應仁以降海內分剖亂臣賊子熊據鶚視風俗之衰壞極矣然忠臣義士亦未嘗絕迨德川家康起殲鋤禍亂濯掃疆土廼能崇尚學問奬勵節義培養扶植涵漸浸漬百有餘年而有赤穗大石氏之事其忠義之盛超世無儔可謂偉矣吾讀義人報讐二錄考其所為盖子房諸人以至誠決之大石氏以至誠忍之惟其決之也速是以不成

惟其忍之也堅是以克成成與不成固不論也然大石氏能忍於痛憤不可忍之日而取剛銳不能忍之人以發於持滿之後其用心之苦有不可勝言者而其超軼古人亦不待論也嗚呼一國有難而無一忠臣謂之一國無人天下有變而無一忠臣謂之天下無人天地之大義廢也今以赤穗之小而有人如此盖足以見國家隆盛正氣滂沛則其英風勁氣所以激頑而立懦者盖我邦之光也豈啻赤穗一藩之華也哉

寶永元年甲申春正月關白兼煕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經光為左大臣辭乃以右大臣家煕代之以前內大臣實治補右大臣　二月實治罷以內大臣輔實代之以權大納言源通茂為內大臣罷以權大納言綱平補之　三月綱吉開一河於和泉河內之間引大和川達於界浦長四里餘曰新大和川使本多政武監其役　是月改元寶永　秋九月以本多正永為老中綱吉養甲斐主綱重之子綱豊為儲嗣更名家宣以正永為傅

二年乙酉春三月綱吉叙正二位任右大臣家宣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　夏閏四月綱吉為家宣造別館

於海瀕亭閣華潔臨眺甚美　九月以井上正岑為老中

三年丙戌春三月權中納言藤原基輔書湯島聖廟諸門匾額從綱吉之請也　夏六月改鑄銀幣謂之寶字金

四年丁亥夏四月以皇子慶仁敘親王　五月以女御幸子為准后　秋八月綱吉奉勅造東宮　冬十一月以法親王公辨為准后以法親王尭延為天台座主　是月基煕辭關白左大臣家煕代之

五年戊子春正月關白家煕辭左大臣以右大臣輔實

補之。內大臣綱平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伊季為內大臣。　閏月。鑄當十大錢。文曰寶永通寶。　是月。東宮成。　二月。親王徙東宮。遂立為太子。右大臣綱平傅之。立准后幸子。為皇后。稱中宮。　三月。京師火。皇宮罹災。帝及皇太子避火於關白家熙第。綱吉遣加藤明英中條信治。獻金若干。　秋七月。綱吉奉勅造大內。課天下諸侯助役。

六年己丑春正月。綱吉薨。年六十四。家宣嗣。　是月。家宣下令停大錢。又除殺生之禁。　二月。葬綱吉於寬永寺。詔贈綱吉正一位太政大臣。號常憲院。遣內

大臣藤原伊季於江戶宣命。　三月。蠲釀酒稅。　是月。以權大納言通誠為內大臣。　夏五月。詔以家宣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敘正二位。　六月。柳澤吉保致仕。　是月。帝讓位於皇太子。以關白家熙為攝政。

中御門天皇　諱慶仁。東山天皇第五子。母新崇賢門院。內大臣藤原隆賀之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正德享保。禪位皇太子。天文二年四月崩。壽三十七。葬于泉涌寺。

夏六月。尊先帝為太上天皇。稱新院。　秋七月。大內成。　冬十月。以前左大臣基熙為太政大臣。　十一月。帝徙御新宮。　十二月。基熙辭太政大臣。　是月。新院崩。

七年庚寅春正月。葬東山帝。　夏四月。家宣命改鑄金幣。與古金並行。停貳朱金。又頒新令十七條。　五月。遣巡撿使於諸州。　秋八月。詔贈甲斐綱重征夷大將軍正一位太政大臣。從家宣之請也。　冬十一月。奉幣於大廟。告嗣位行即位禮。　是月。琉球使来獻方物。　十二月。以攝政家熙為太政大臣。

正德元年辛卯春正月。帝元服。太政大臣家熙加冠。左大臣輔實理髮。　是月。遣使大谷寺。修僧源空五百年之齋。上皇賜御書額曰華頂山。揭之山門。大谷勅祭昉於此。　二月。內大臣通誠罷。以權大納言藤原

家久為內大臣。家久。家熙之子也。　三月。家宣聘三宅緝明室直清。並為儒臣。新井君美薦之也。　夏四月。老中本多正永罷。以阿部正喬補之。　是月。改元正德。　秋七月。攝政家熙辭太政大臣。　冬十一月。朝鮮来聘。先是。家宣命有司各錄呈事例。新井君美上議十條。家宣遂用其議。乃令對馬主曰。兩國信書一如祖宗故事。其他接待之儀。悉皆改定。其一曰使者至客館。宜下輿入門。我使至客館。宜迎之階下。既而使者至大阪。爭辨不從。對馬老平田秀賢強之。使

者不得已從之。遂至江戶。示以改定議。使者不敢違。
既而使者難曰。貴國復書犯我國七世祖諱。願改之。
君美駁之曰。臣子為君父諱。禮也。安有使鄰國之君
避國諱者哉。且五世不諱。自古而然。奈何諱七世祖。
抑臣子之情。果有所不忍耶。貴國書既犯我國祖考
諱。何不先改書。然後請之。使者屈服。如其言。時人謂
君美新進。敢變更故事。謗議喧然。君美遂欲乞骸骨。
家宣不許。待之愈渥。君美感泣而止。　是月。家宣以
對馬守　宗義方處置外事得宜。增封一千五百石。
二年壬辰春三月。紅毛来聘。　是月。家宣置吏於草津

駿府品川三所。撿往来諸士之擔。且定驛亭人馬錢
旅宿錢之數。　夏五月。大阪城代土岐賴稔罷。以內
藤式信代之。　秋八月。攝政家熙罷。以左大臣輔實
代之。　九月。荻原重秀罷。勘定奉行。元祿中國用窮
匱。重秀建議。造惡幣。時人憎嫉焉。而重秀益變易舊
法。姦蠹日甚。及家宣襲職。國用益窮。重秀奮而擔當。
諸經費皆立辦。新井君美屢白其姦。最後抗疏曰。彼
姦惡無比。今不黜。患必及國家。臣不勝憤激。時人相
慶。重秀憂憤不食而死。　是月。家宣疾。自知不起。召
君美曰。我若有不可諱。傳國幼子乎。將傳尾州乎。抑

使尾州攝事乎。三者孰可。君美曰。今使嗣君紹統。而
輔以三藩。何憂之有。　冬十月。家宣疾病。召三藩及
執政曰。吾將傳國於幼兒。卿等善輔之。尾張吉通對
曰。祖宗之業。必不至墜矣。三日而薨。年五十一。鍋松
嗣。年甫四歲。　十一月。葬於增上寺。勅贈家宣正一
位太政大臣。號曰文昭。　十二月。詔以鍋松為權大
納言。叙正二位。上皇勅改名家繼。親染宸翰賜之。
三年癸巳春三月。以源家繼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
家繼使松平忠雅等入朝謝恩。　夏五月。定婦女服
制。先是。江戶風俗奢靡。婦人衣服創意制造。日新華

靡亦極矣。執政欲矯其弊。使間部詮房白夫人藤原
氏所生勝田氏。奢侈之弊。實在婦人服飾。今欲禁之。
令不行於後宮。則無以令府下。請留意焉。遂下令曰。
凡衣服之制。禁用奇巧過制。　秋七月。老中大久保
忠增罷。　八月。上皇薙髮。稱素淨法皇。　是月。以久
世重之為老中。　十二月。江戶大火。焚死三百餘人。
四年甲午夏五月。家繼奏改金銀諸幣。復慶長舊。　是
月。令西海諸侯曰。蕃船出沒邊海。敢近海岸者。斬其
人。火其船。我舟擅近蕃船者。必追捕之。　秋九月。以
所司代松平信庸。戶田忠真為老中。水野忠之為所

司代。冬十二月。琉球聘使来献方物。
五年乙巳春正月。減清及和蘭商舶歳額。遣使長崎。給船牌曰。汝等不欲守此法。宜速引去。　三月。攝政輔實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實治代之。　秋八月。實治辭左大臣。以右大臣綱平補之。内大臣家久陞右大臣。權大納言吉忠為内大臣。吉忠綱平之子也。　是月。麾下士生育幽軒春秋八十。開壽筵。會府下耆人七名。曰志賀瑞翁百六十七。曰小林勘齋百三十六。曰左治宗見百七。餘皆九十左右。世以為人瑞。　十二月。以前權大納言藤原宗顯准大臣。叙從一位。

享保元年丙申夏四月。征夷大將軍源家繼薨。年八歳。以吉宗為嗣。吉宗頼宣子光貞季子。初封于丹生。兄頼職卒。無嗣。乃兼宗家。後常憲公賜偏諱。至是入襲職。詔贈家繼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有章。　五月。葬家繼於增上寺。　是月。老中本多忠良間部詮房罷。　秋七月。改元享保。　是月。遣巡察使於諸國。八月。詔以源吉宗為權大納言。尋任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遷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補源氏長者。賜兵仗牛車。時年三十三。　冬十一月。攝政輔實復為関白。以前攝政家煕女尚子。為女御。吉宗使松平宣維等入朝賀大婚。
二年丁酉秋九月。吉宗以所司代水野忠之為老中。以松平忠周為所司代。　冬十一月。為皇弟直仁造中御門第。至是成。名曰閑院。直仁徙焉。
三年戊戌春正月。以直仁為親王。内大臣吉忠辭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兼香兼之。補左近衛御監。　冬閏十月。禁乾字幣。　十一月。琉球聘使来献方物。是歳。吉宗奏修山陵。初綱吉大修陵廟。不知其所在者多矣。至是更據圖撿之。或甃石。或作欄。數年竣功。綱吉好推步學。造測午表。置之吹上。

四年己亥春二月。東山天皇女秋子内親王。適伏見貞建親王。　冬十月。朝鮮来聘。　十一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全為内大臣。尋罷。以吉忠再為内大臣。權大納言源豊忠為右近衛大將。是歳。前田綱紀納庶物類纂於幕府。稲宣義之所撰。有三百六十卷。
五年庚子春正月。皇子昭仁生。以女御尚子為准后。薨。號新中和門院。　二月。兼秋門院患痘崩。壽四十一。葬泉涌寺。　白川城主松平基知。横歛暴賦。委政奸臣。部下民廢懟曰。願賜郡奉行杉浦德使我輩得喰其肉。官慰諭切至。罰德人民帖服。　夏六月。老中久

世重之卒。冬十月。水戶源宗堯。獻太日本史二百五十卷於幕府。十一月。以昭仁為親王。是歲。吉宗擒群臣勤務滿十年者。褒賞有差。

六年辛丑春正月。禁縱銃捕鳥為業者。二月。吉宗命荻生茂卿。訓點六諭衍義。夏六月。吉宗廢伊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摸浦賀奉行。秋八月。置投書匣於評定所。及京師大坂廳門前。世謂之訴狀箱。九月。法皇幸修學院及林丘寺。觀楓。冬十二月。吉宗禁衣服器玩用金銀。及制新様。

七年壬寅春正月。輔實辭關白。以左大臣綱平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內覽。賜牛車。

二月。吉宗命室直清。譯六諭衍義。刋之以散民間。又作字帖。教孩兒。夏四月。吉宗修家繼七年忌齋。朝廷將遣天使。賜万部法會。吉宗辭之。自修千部會。後以為常。五月。關白綱平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家久補之。內大臣吉忠陞右大臣。權大納言兼香為內大臣。老中井上正岑卒。以安藤信友為老中。冬十月。吉宗獵于戶田。是歲。命府下諸邸。畜救火夫。

八年癸卯春正月。吉宗得清舶所齎之伽羅木。獻天皇法皇。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隆賀為內大臣。罷權大納言豊忠代之。尋罷。兼香再為內大臣。三月。法皇慶皇姊元瑤大尼壽九十。院中開宴。醫師岸本惟明年百二十。侍宴獻詩。法皇嘆賞其老而壯。賜之名畫。夏四月。奏以松平乘邑為老中。

九年甲辰春三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幸敬為左近衛大將。補左馬寮御監。是月。大坂大火。焚死者甚多。秋七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冬熙兼右近衛大將。尋補右馬寮御監。冬十二月。奏以松平忠周為老中。牧野英成為所司代。

十年乙巳夏四月。詔以吉宗長子家重為權大納言。敘

從二位。遣使就江戶拜之。六月。以一品內親王孝子為准后。稱禮成門院。是日薨。年七十六。後光明帝第一女也。秋七月。水野忠恒喪心。傷毛利師就於城中。奏收其松本邑。冬十月。法皇幸林丘寺。謁後水尾帝御真。遂幸修學院。親賦詩。令從臣和韻。十一月。以邦光為親王。十二月。以前太政大臣家熙准三后。數日辭之。不允。乃剃髮致仕。和蘭貢洋馬五頭。自是每歲為例。至元文年間止。是歲。吉宗禁元錄幣。更造新幣。以復慶長舊制。

十一年丙午正月。吉宗奏以側衆有馬氏倫。加納久通

列大名班。賜一萬石。　二月。越前勝山鳴動。沙石湧
出。人畜多死。　夏六月。關白綱平罷。以左大臣家久
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內覧。賜牛馬。　秋九月。關白家
久罷。左大臣。右大臣吉忠代之。內大臣兼香為右大
臣。准大臣宗顯為內大臣。罷前權大納言源通躬代
之。罷。以權大納言幸教代之。左大將如故。　冬十月。
伏見親王邦永薨。子親王貞建嗣。　十一月。以皇叔
職仁為親王。明年任中務卿。
十二年丁未春三月。親王昭仁始讀書。明經博士清原
宣通侍讀。　夏六月。廢士小笠原貞任請撿小笠原

島。聽之。貞任曾祖貞頼嘗奉幕命。撿南島。得一島。命
以其氏。每歲航海收其利。寬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
命。　秋七月。以藤原公福為權大納言。叙正二位。柬
埔塞使來長崎。獻書及方物。請互市。幕府給船牌。斥
方物。　冬十月。元瑶大尼薨。年九十四。號普明院。後
水尾帝十一女也。是為林丘寺祖。　十二月。以權大
納言源惟通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
十三年戊申春正月。荻生茂卿卒。年六十三。茂卿性豪
邁。博學洽聞。自負文才。睥睨一世。排宋儒學。自立一
家言。著書頗多。　夏四月。吉宗謁日光廟。遂之足利

學校。撿其藏書。　老中松平忠周卒。以大久保常春
為老中。　六月。親王昭仁為皇太子。右大臣兼香傅
之。　幸教辭內大臣。以權大納言政季為內大臣。罷。
以權大納言冬煕為內大臣。　冬十月。內大臣冬煕
罷。以權大納言房煕為內大臣。以酒井忠音為老中。
十四年己酉夏四月。天皇廷觀童象。象廣南所貢也。象
能拜跪。觀者異之。法皇亦觀之。既而牽至江戶。吉宗
觀之。　冬十二月。前左大臣輔實薨。孫植基嗣。前關
白綱平薙髮。號敬信院。子吉忠嗣。
十五年庚戌春正月。吉宗刋普救類方。頒之諸國。吉宗

嘗憐僻地人民不得醫療法。命醫林良適。丹羽正伯
等。譯諸方緊要。作一書。至是成。　夏四月。內大臣房
煕薨。弟尚輔嗣。　六月。命復列藩捐鈔。京師火。幕府
發金穀。賑遭災者。　秋七月。權大納言源惟通為內
大臣。奏以松平輝貞。松平信祝為老中。命清人沈燮
菴。校唐律疏義。　是歲。麻疹流行。
十六年辛亥春正月。吉宗遣吉良左京大夫入朝。賀天
皇法皇麻疹愈。頒禁奢行儉令。　吉宗造宗武第於
江戶田安門內。是為田安家祖。宗武吉宗之二子也。
　夏五月。故中務卿邦良親王女。適吉宗世子家重。

秋七月。以天台座主公寛法親王。准三后。　頻年登稔。是歳穀價益低。京師穀斛銀二十六錢。

論曰。利權之在國。無常形也。或貴或賤。因時而變。何者民之資用。有豐乏之異也。民之資用。有豐乏之異者。則生物之本。有凶穰之變也。為政者并國之利權而操之。慮民之資用而備之者也。民操利權而不知禁其因資用而不能救者。惡在其為政也。世之無遠慮者。無若小民。同一穀粟也。當其穰視之如糞土。有食而盡之者。有鬻以為日用器服之資者。至其凶。則視之如珠玉。欲食無可食也。欲

鬻無可鬻也。豪民之黠者。取之其糞土視之時。而予之其珠玉視之日。因其緩而百減之。而乘其急而百倍之。海內津要之地。皆有黨類。千里相報。捷於烽燧。視晴雨之候。揣低昂之應。先機射利。莫知端倪。為國政者。惡得坐視而不之禁耶。故古聰明之人。立之法。曰穰則貴取。凶則賤予。所以平準時價。裁節物力。使農與末皆無傷也。昔者我王朝京師有穀倉院。諸國公廨有不動穀。遇米價騰踊。則減價糶之。後置常平司于東西市。賤賣官米。以濟飢民。德川吉宗稱中興之主。而當頻年登稔。穀價益低之時。未置常平司。平準穀價者。抑何也。蓋封建之世。雖國勢有異於古郡縣之時。苟有志於行之。揆而施之。上令下傚。詎有不可行也。當穀之太賤也。不必三舍一糴。二糴一也。稍貴於時價而買之。當其貴也。不必以上中下熟之價也。稍賤於時價而賣之。民亦觀其利。無不率趨矣。且其糴之也。不必止米粟也。雖雜穀。視其價賤者而糴之。其糶之也。不必待歲飢價貴也。紅腐陳蠧。不可久蔵者。量時而糶之。或運諸乏且貴之地而糶之。以所糴之穀。為所糶之備。以所糶之錢。為所糴之本。操其

輕重斂散之權於上。而運動伸縮之。庶幾可以濟民乎。民覩其所以濟已也。可以久行而不廢矣。且黠民之取予焉。曰幾千石幾万石者。槩虛聲而已。今收其權於官。官之所號稱。皆見在實數也。誰有舍其實而趨其虛者哉。則彼竊弄利權。翕張小民者。不禁自解矣。有便法如此。而不知施焉。可勝惜哉。雖然。此法非官帑金錢有餘。則不可得而行。嗚呼是治國之所以貴於節用也夫。

十七年。壬子春三月。第三皇子忠篤。第四皇子良視。並為親王。　夏四月。吉家設曲水宴。使侍臣賦詩。　秋

七月。奏以黒田直邦為老中。　八月。法皇崩。壽七十九。稱靈元天皇。葬泉涌寺。敬法門院崩。年七十五。東山帝之母也。　是歳。諸道蝗。西海山陰山陽最甚。吉宗乃移関東粟於関西。以賑其民。穀價頓騰。斛米銀二百錢。

十八年癸丑。春正月。以関白家久為太政大臣。　二月。皇太子冠。太政大臣家久為賓。西州大疫飢。餓死者。十六萬餘人。幕府發倉賑之。先是。琉球始貢甘藷於薩摩。後外舶亦齎到長崎。其菜傳種太殖。民頼以免餓者多。　夏六月。諸國大疫。　秋九月。親王忠篤為

聖護院門院。更名忠譽。　冬十一月。納左大臣吉忠女舍子為東宮妃。號御息所。　十二月。大赦天下。関白家久辭太政大臣。　是歳。清沈爕菴沈南蘋等歸國。南蘋呉興人。善畫。最長花鳥。寓長崎三年。象胥神代繡江等為其徒弟。

十九年甲寅。夏四月。吉宗奉勅献禮義類典五百十三卷。徳川光國之所纂也。天皇嘉光國以来子孫竭力著作。下詔褒之。　六月。奏以土岐頼稔為所司代。本多忠良為老中。室直清卒。直清號鳩巣。武蔵人。初仕加賀。遊木下貞幹門。後為新井璵所薦。侍講文昭公

二十年乙卯。春三月。帝讓位於皇太子。

櫻町天皇（諱昭仁。中御門帝天皇第一皇子。母新中和門院諱尚子。准三宮家熈之女。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元文。寬保。延享。寬延三年四月崩。壽三十一。葬泉涌寺。）

冬十一月。即位于紫宸殿。年甫十六。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関白家久左大臣吉忠右大臣兼香内大臣惟通並如故。

元文元年丙辰。春正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常雅為内大臣。　夏四月。改元元文。　五月。幕府奏改鑄小錢四銖錠銀碎銀諸幣。款以文字。　是月。伊藤長胤歿。年六十一。長胤號東涯。仁齋之子。博覽該通。能襲家學。著書甚多。　秋八月。家久辭関白。左大臣吉忠代之。

冬十一月。大婚。以御息所舍子為女御。

二年丁巳。春二月。幕府奏鑄新錢。　夏四月。上皇暴崩。稱中御門天皇。　夏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宗熈為内大臣。　秋八月。以前太政大臣家久准三宮。右大臣兼香為関白。　冬十一月。以兼香為左大臣。関白如故。　十二月。安積覺歿。覺字子先。常陸人。幼師朱之瑜。博學能文。撰烈祖成績。其他多所纂述。

三年戊午。春正月。以内大臣宗熈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香為内大臣。　秋八月。以前内大臣致季為

右大臣尋罷。前内大臣常雅為内大臣。冬十二月。遣使奉幣太廟。告修大嘗會。

四年己未春正月。吉宗奏爵徳川宗春。使其從弟宗勝襲封。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種基為内大臣。夏五月。朝鮮商船漂着陸奥。秋七月。幕府奏鑄鐵錢。文曰寛永通寶。

五年庚申春二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復新嘗會。此典發者二百八十年。至是修之。夏五月。以女御舎子為准后。六月。柬埔塞商舶至長崎。貢蝳蝐。

寛保元年辛酉春二月。皇子遐仁生。是月。改元寛保。

秋八月。以吉宗為右大臣。世子家重兼右近衛大將。家重子家治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

二年壬戌夏四月。幕府禁民間用壓埋錢。幕府遣青木敦書於東海諸國。搜索遺書古記。夏六月。奏以所司代土岐頼稔為老中。秋七月。畿内東海東山北陸大水。人多溺死。

三年癸亥春正月。減和蘭互市歲額之半。夏四月。幕府禁民間用銀簪櫛。六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内前為内大臣。秋九月。以典仁音仁為親王。典仁直仁王之子。音仁職仁王之子也。冬十月。以伏見邦忠為親王。

延享元年甲子春二月。改元延享。秋九月。以典仁親王為太宰帥。叙三品。幕府奏以酒井忠和為老中。幕府命清商貢冊府元龜續文献通考百川學海玉海等書。冬十月。徵甘蔗苗於外舶。并求種之之方及造糖之術。

二年乙丑春二月。以京極公仁為親王。關白兼香辭左大臣。前右大臣致季代之。三月。左大臣致季罷。以右大臣道香代之。前内大臣冬熙為右大臣。夏五月。冬熙辭右大臣。前内大臣惟通代之。秋九月。吉

宗辭征夷大將軍。從西城。家重聽政。冬十月。詔以權大納言源家重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叙正二位。閏十二月。右大臣惟通罷。以内大臣内前代之。權大納言藤原宗基為内大臣。

三年丙寅春正月。以關白兼香為太政大臣。二月。幕府遣巡察使於諸國。三月。以儲君遐仁為親王。冬十二月。太政大臣兼香辭關白。左大臣道香代之。

四年丁卯春三月。親王遐仁立為皇太子。内大臣宗基傳之。夏四月。隕霜殺苗。五月。以關白道香為攝政。天皇徙仙洞院。讓位於皇太子。

桃園天皇諱遐仁。櫻町天皇第一子。母開明門院諱定子。大納言實武之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二。曰寬延。寶曆。崩。壽二十二。葬泉涌寺。

五月。踐祚。年甫七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尊嫡母准后曰皇太后。太政大臣兼香左大臣道香內大臣宗熈並如故。秋八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幕府士板倉勝該喪心。斫細川宗孝於營中。九月。天皇即位于紫宸殿。

寬延元年戊辰春三月。以宗基為內大臣。夏五月。朝鮮使來獻方物。秋七月。改元寬延。冬十一月。修大甞會。十二月。攝政道香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冬熈代之。琉球使來獻方物。幕府奏以大岡忠相列大名班。忠相為町奉行。決獄無私。善得其情。仍有此命。

二年己巳春二月。冬熈辭左大臣。右大臣內前代之。前內大臣常雅為右大臣。三月。直仁親王女倫子嫁家重世子家治。冬十一月。常雅辭右大臣。以內大臣宗基代之。尋罷。權大納言藤原實顯代之。

三年庚午春三月。皇姊智子為內親王。夏四月。上皇崩。稱櫻町天皇。秋八月。權大納言通兄為內大臣。九月。京師草木着花。冬十一月。通兄辭內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尚實代之。

寶曆元年辛未春二月。北陸雨赤雪。夏四月。天皇初讀書。大內記菅原家長為侍讀。是月。越後地大震。壓死一萬餘人。六月。前征夷大將軍吉宗薨。年六十八。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有德。吉宗仁明好學。勤儉率下。尤用意於決獄。作律九十條。頒之。凡有所為。使儒臣室直清商搉可否。而後施行之。

論曰。利不必興也。興利不若除害之為利也。利興而害從焉。害除而利生焉。故善處國家者。日求害而除之。而其不善者日求利而興之。興利者如投薪救火。適足熾其焰。除害者如疏水流之刮其壅。塞其泄。因勢而導之。二者損益明矣。而世之言理財者。每喋喋於興利。某幣可造。某市可搉。某山闢而興礦。某水填而課耕。凡所以為是者。由於國用不足。而國用之不足。由於經費無度。不察於此。而徒欲有以補苴之。隨補隨陷。未見其益也。識者則異於此。某繕造為無益。某供御為無用。某賜為濫。某賞為橫。某官員為冗。某典某例。自何時始。為非所宜。因襲求其害於財者。而日除之。積之之久。經費有度。而國用有餘。果有餘乎。則何必擾擾然有

所興作哉。夫欲作是事者。必有是人。有是人。則有是費。當其始握算運籌。較量得失。無不得其當也。而其終也。所得每不償所失。孰與始不為是事之為愈也。在昔中興英主稱能濟世富國者。莫若光仁桓武與後三條焉。而未聞其為興利之政也。光仁桓武併省官員。汰冗兵而已。後三條屏四方進奉。痛抑奢侈而已。而鬻官之事。見於白河之時。課錢守護之令。發於後醍醐之朝。皆未幾而致衰亂。或暫興旋圮。興利除害之勝負。可以判焉。迨德川氏中世升平日久。風俗奢靡。漸尚華麗。其為政每有所興作。如汲汲於興利者。吉宗以旁族。入承宗統。勤儉率下。屢頒禁奢令。務除國家之蠹害。可謂武門之後三條也。後世稱為德川氏中興之主。不亦宜乎。

秋七月。兼香辭太政大臣。勅准三宮。未幾薨。　冬十月。改元寶曆。　十二月。寧波商船至長崎。送歸南部舟子六名。

二年壬申春正月。右大臣宗基叙從一位。　冬十二月。琉球使來獻方物。　是歲。加賀逆臣大槻内藏允謀逆。事覺伏誅。

三年癸酉夏六月。麻疹大行。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陰陽頭安倍泰邦奉勅。立表測景。　十二月。賜公仁親王隨身兵仗。

四年甲戌春二月。以前内大臣實顕為右大臣。　夏五月。右大臣實顕罷。前内大臣通兄代之。　秋七月。濬木曾川。　八月。幕府賜孝子平三白金若干。　冬十月。勅安倍泰邦改曆法。謂之寶曆甲戌曆。

五年乙亥春正月。右大臣通兄罷。内大臣尚實代之。權大納言藤原經胤為内大臣。　二月。以攝政道香再為関白。幕府以安藤信尹極侈濫刑。奏削其封。　秋七月。朝鮮疲困。來乞賑恤。幕府與蕃金萬兩。　冬十一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公晃為内大臣。　是月。大婚。故准三后兼香女從三位富子為女御。

六年丙子夏五月。以權大納言輔平為内大臣。幕府奏以大岡忠光列大名。封岩槻。

七年丁丑春三月。道香辭関白。左大臣内前代之。　夏四月。東海北陸大水。　冬十二月。權中納言藤原實稱為權大納言。叙正二位。

八年戊寅秋七月。皇子英仁生。　是月。權大納言藤原光胤藤原公城等有罪。削其官職。禁錮之。　九月。松

平輝高為差中。冬十月。奏以金森賴錦封寘之。

九年己卯春二月。以智子内親王叙一品。三月。女御冨子為准后。夏五月。以儲君英仁為親王。秋九月。以家重次子重好叙従三位。任中将。賜邸清水。冬十一月。関白内前辭左大臣。右大臣尚實代之。内大臣輔平為右大臣。權大納言道前為内大臣。道前尚實之子。

十年庚辰春正月。詔以家重為右大臣。世子家治為右近衛大將。夏四月。家重辭征夷大將軍。秋七月。詔以權大納言源家治為征夷大將軍。陞内大臣。叙

正二位。冬十一月。奏以井上利容為差中。

十一年辛巳春三月。抬前大風。夏六月。前征夷大將軍源家重薨。年五十一。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謚曰惇信。家重多病。不視政事。寵臣大岡忠光等用事。政綱不振。

十二年壬午夏五月。以公啓法親王為天台座主。秋七月。天皇崩。

後櫻町天皇諱智子。櫻町天皇第二女。母青綺門院藤原氏。在位八年。改元一。明和。崩。壽七十四。葬泉涌寺。

秋七月。天皇踐祚。年二十三。以関白内前為攝政。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平内大臣道前並如故。初先帝大漸。群臣以英仁親王尚幼。因明正帝故事。奉迎天皇。

十三年癸未春二月。尊桃園天皇生母姉小路氏曰開明門院。冬十月。以皇姪貞行及有栖川織仁為親王。十一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尋即位。是歲。幕府聽和蘭請。給銅七萬斤。

明和元年甲申春二月。朝鮮聘使来貢方物。三月。以織仁親王為兵部卿。夏六月。改元明和。冬十二月。修大嘗會。是月。琉球使来貢方物。

二年乙酉秋八月。美濃大水。九月。幕府奏鑄方銀。文曰文字銀五匁。又鑄鐵錢。文曰寛永通寶。

三年丙戌春三月。家治嗣子家基為權大納言。叙従二位。夏五月。勅明經博士清原宣保為英仁親王侍讀。秋七月。大阪雨雹。

四年丁亥夏五月。塡大阪曾根崎京町湟等諸渠。秋七月。家治命田沼意次築遠江相良治焉。八月。京師人山縣大貳藤井右門以談兵聚衆言觸忌諱。伏誅。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百官表賀。十二月。幕府賞足立郡農新井某賜白金。某嘗築長堤。每有水災。

招鄕黨隣里舍爲與食子孫善繼其志云。
五年戊子春二月。立皇姪英仁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輔平傅之。夏四月。幕府鑄鍮錢。文曰寛永通寶。以一當四。五月。以攝政内前爲太政大臣。秋八月。皇太子冠。太政大臣内前爲賓。
六年己丑春三月。参議德川治保請幕府。鑄錢。曰寛永通寶。背文曰久。夏五月。京師及諸國雨毛。秋九月以前左大臣道香准三宮。冬十一月幕府奏以板倉勝清爲老中。
七年庚寅春三月。家治奉勅修櫻町宮。課諸大名助役。

夏六月。京師町奉行石河政武任滿而歸。民惜其去。政武明決聽獄得情。與大阪町奉行曲淵景漸並稱。閏六月。道前辭内大臣。尋薨。秋八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季晴爲内大臣。九月。櫻町宮成。冬十月。内前辭太政大臣。十一月。天皇讓位皇太子。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二終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三

須田要
高橋易直　同輯

後桃園天皇

諱英仁。桃園天皇第一子。母恭禮門院。諱富子。在位十年。改元一。曰安永。禪位皇太子。壽二十二。葬泉涌寺。

明和七年庚寅冬十一月。天皇即位。年甫十三。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徙櫻町宮。内前為攝政。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平内大臣季晴如故。是歲。京師町奉行石河政武任滿還江戶。政武為人聰敏明快。決獄如神。初就任。決累尹不能決之獄三十。改戶券之廳章。開東寺之南門。以便通路。至是上下惜別。

八年辛卯春正月。上皇徙新宮。二月。從一位前右大臣藤原常雅薨。公博學練習朝憲。有所顧問。輒對皆有明証。輔平屢薦之。而不果用。三月。宗義功臣在朝鮮釜山浦。獵獲二虎。韓人驚歎。夏四月。奉幣於太廟。告嗣位。行即位禮。家治使松平定靜等賀之。内太臣季晴罷。權大納言藤原輝良為内大臣。輝良道香之子。是月。東海大雪。相摸最甚。五月。尊准后富子。曰皇太后。六月。和蘭人送歸筑前唐泊浦舟子孫太孫太。航東洋。遭颶至亞蠟敢島。於是和蘭人將抵長崎。奉行與米數苞。䣛之。秋七月。上稱皇太后曰恭禮門院。冬十一月。行大嘗會。大赦天下。

是月。攝政内前復為太政大臣。

安永元年壬辰春正月。家治以田沼意次為老中。二月。江戶火。延燒八千有餘戶。諸門侯邸商戶寺院皆蕩燼。死者六千餘人。發金賑貸焉。蓋明曆以降之大災云。夏六月。伏見親王貞行薨。年十三。秋七月。西海大風水。八月。南海東海大風。屋倒樹拔。人畜多死。未幾。美作備前諸州亦大風。是月。攝政内前為

關白。九月。幕府奏鑄方銀。文曰以南鐐八片換小判一圓。重二錢七分。謂之二銖銀。冬十一月。改元安永。十二月。關白内前女從三位維子為女御。家治使松平賴恭賀之。

二年癸巳春三月。天皇患痘。夏六月。山城伊勢大水。美濃雨沙。秋七月。大風雨。諸道大水。行旅不通。冬十月。家治世子豐千代生。

三年甲午春三月。詔神祇伯源資顯。修稻荷祭。夏六月。江戶大雷。山城大風雨。大坂沿海市舍船舶壞破。死者千餘人。秋八月。右馬大允津田義見圖書少

允田村廣敬。左衛門大尉服部廣雄等數十人。作奸伏罪。初義見等稱供御費。多求金於幕府。營私利。至是發覺。義見等四人處斬。餘處流褫官。　冬十二月。詔勸修寺門主寬寶還俗。更名邦賴。以繼伏見家。是月。奏徙封松平忠恕於島原。松平忠周於上田。戶田忠寬於宇都宮。

四年乙未春三月。修後醍醐天皇四百五十年忌齋於伯耆安養寺。　夏四月。京師霖雨。　冬閏十二月。內大臣輝良罷。權大納言源前豐代之。罷。權大納言藤原嘗季代之。尋罷。輝良復為內大臣。

五年丙申夏四月。天下麻疹流行。　是月。家治謁日光廟。奏大赦天下。　秋九月。安房相摸伊豆海嘯。人多溺死。　是歲。池野無名卒。無名京師人。幼善書畫。長學元明清名蹟。遂成一家。自號大雅。嘗登富士山立山白山。妙寫其峭拔之勢。後號霞樵。徒弟甚多。人推為吾邦倪黃。

六年丁酉秋七月。陸奧出羽大水。　八月。長崎海嘯。　冬十一月。大坂城代久世廣明為所司代。　十二月。關白太政大臣內前准三宮。　是月。家治命水野忠友治沼津城。

七年戊戌春二月。內前辭關白太政大臣。左大臣尚實為關白。補藤氏長者。賜兵仗牛車。　三月。伊豆大島三原山焚。雨石火。至冬不滅。　夏六月。肥後海嘯。　秋七月。京師大水。闕下諸第橋梁皆壞。　冬十一月。關白尚實辭左大臣。　十二月。右大臣輔平為左大臣。前內大臣經亂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

八年己亥春正月。經亂罷。前內大臣季晴代之。　二月。家治世子權大納言家基薨。年十八。贈正二位內大臣。　三月。季晴辭右大臣。內大臣輝良代之。權大納言藤原經濄為內大臣。經濄內前之子。　夏四月。北

陸及伊勢大雪。　六月。女御維子為准后。　秋八月。東海北陸大水。　九月。帝不豫。家治使前田房長入候焉。　是月。大隅櫻島焚。雨石火。至十月不滅。近國民舍田園皆埋沒。死者一萬六千餘人。　十月。天皇病彌篤。奉幣大廟禱之。　十一月。天皇崩。

光格天皇

諱兼仁。東山天皇曾孫。典仁第六子。後桃園天皇再從弟。母咸化門院藤原氏。准三宮內前女。在位三十七年。改元四。曰天明。寬政。享和。文化。禪位皇太子。崩。壽七十。葬泉涌寺。

十一月。即位。年甫九歲。關白尚實為攝政。左大臣輔

平。右大臣輝良、内大臣經煕、如故。初先帝無子。上皇與内前謀、欲迎立邦仁親王子貞敬。有故不果。及先帝崩。關白尚實奉遺詔、定册迎立天皇。　是歳家治命酒井忠休城松山。

九年庚子春三月、敕修宇多天皇八百五十年忌齋於仁和寺。　夏四月、清商船一隻漂至安房。　六月霖雨寒如冬。　是月阿部正允為老中。　秋八月、詔家治為右大臣。　冬十一月、奉幣太廟、告嗣位。　十二月、行即位禮。閑院太宰帥親王叙一品。先帝女欣子為内親王。關白尚實為太政大臣。　是月松平豐雍請支族豐産列大名。

天明元年辛丑春正月、天皇加冠。太政大臣尚實為賓。左大臣輔平理髮。　三月、尊嫡母准后近衛氏曰皇太后。　夏四月、改元天明。　夏五月、尚實辭太政大臣。　是月、久世廣明為老中。　閏五月、家治養豐千代為嗣子、命名家齊。家齊治濟之子。　秋七月、畿内及薩摩日向大風。江戸水。　九月、稻葉正明列大名班。

二年壬寅春三月、詔源家齊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　是月、起天文臺于淺草。　秋七月、關東地震、相摸尤甚。函根山崩、小田原城壞。　八月、江戸海溢、溺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戸田忠寛為大坂城代。　十一月、文章博士菅原在熈為侍讀。　是歳群書類聚成。聾僧塙保己一之所輯。

三年癸卯春二月、江戸地震。　夏五月、上野草津温泉暴熱、浴人爛死。　六月、諸道大水、寒如隆冬、人咸服絮衣。　是月、八丈島焚。井伊直幸班老中上。　秋七月、信濃上野地震、淺間岳噴火、雨灰飛石、埋沒三十五村、死者三萬餘人。是日江戸亦雨灰。　八月、陸奥隕霜、南部尤飢、米斗二千五百錢。　冬十月、尊皇太后曰盛化門院。崩、葬泉涌寺。　十一月、停新嘗祭。

田沼意知為少老。父子威焰太熾。　十二月、江戸火。　是月、謝寅沒。寅居京師、號蕪村。巧寫山水、又妙諧歌。

四年甲辰春正月朔、停朝拜節會、以諒闇也。　二月、大阪火。　三月、家治奏呈一品親王穀千石、以終其世。親王天皇之父也。　是月、幕府士佐野政言殺少老田沼意知於營内。意知嘗假政言家譜、不還。政言忿恨、遂害之。

論曰、人主欲不失其權、專防大臣而已。可乎。曰、未可也。人主之專防大臣、而自用其權、權之所以失

也何以言之曰人主患其權之移於下也而己獨爲天下之事天下之事千萬矣人主非有千手萬目也則勢不能不使人使大臣則大臣竊權使小臣則小臣竊其權權一也竊者有大小之異耳而大者之姦易覩小者之姦難察大臣位貴祿重不必竊可矣小臣位賤祿輕非竊無以足其欲當爲英明所使獨不敢肆也及得庸主則意態頓異人主特喜其便慧非如外朝大臣之可憚也是以見大臣日疎而此輩無日不議事任之以我耳目喉舌而不知我耳目喉舌之變於外外之群臣亦知

其位賤其祿薄而其路要所與市約而所欲必得也則爭趨之終得致其權傾內外雖大臣亦懼之人主猶不察也而謂己之權能制大臣矣或終斥大臣代以此輩其斗筲穿窬之心猶如舊也以舊之心乘今之勢何所不至至以一己之欲買天下之怨而貽之人主而不悟及纔悟則己以其黨類代己據其舊位以箝制人主及至於此欲除之而不得也是故人主專防大臣而恃小臣防之所恃以防者又不可不防所恃愈近則所防愈急甚則房帷之內枕席之間盡爲敵國至死生繼嗣盡出其私而天下不與知焉嗚呼如此則人主誰用以爲天下之事乎曰用天下之人以爲天下之事不恃一人也日視外朝與群臣面議政事是是非非露其肝膽絕其猜防隱匿之色則其忠賢者益奮厲其志而大姦巨猾莫以容計其間故人主不議事朝廷不常信小臣而常親大臣常親大臣乃所以防大臣而持其權於己也田沼意次以胥吏歷事德川家重家治累遷至老中而其子意知爲少老父子巧慧挾術箝制上下威權薰赫賂遺公行德川氏政綱之紊亂莫甚於此時是實家重家治

不親大臣而信小臣之過也後之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夏五月大飢家治發穀以賑之　是月牧野貞長爲老中　冬十一月井伊直幸爲大老　是歲松平重村請鑄方鐵錢文曰仙臺通寶行之其管內

五年乙巳春正月畿內大雷　是月水野忠友爲老中　二月攝政尚實復爲關白　夏六月旱　秋八月畿內及東海大水幕府褒大阪孝子熊次兄弟　九月琉球飢幕府貸金穀于島津重豪以賑之　冬十一月畿內尾張雷

六年丙午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天皇親製和歌以慶家治壽五十　秋七月關東大水江戶市街成河深者數尺溺死者亡筭　九月征夷大將軍源家治甍年五十　冬十月詔贈家治正一位太政大臣諡浚明　閏十一月鳥井忠意為老中田沼意次得罪削封　十一月朔日南至詔修旬節　十二月妙法院真仁法親王獻白鳥博士上瑞否勘文明年勅放之

七年丁未春正月幕府賜伊勢孝子萬吉白金若干　三月尚實辭關白左大臣輔平代之　是月詔以源家齊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補源氏長者任右馬寮御監時年十五　阿部正倫為老中　夏五月關白輔平辭左大臣輝良代之經熙為右大臣家孝為內大臣家孝經秀之子　天下大飢江戶大阪小田原神奈川林田熊本民蜂起侵掠豪富幕吏追捕鎮之　六月米價愈貴餓莩相望飢民集於闕下　松平定信為老中定信少有賢名甞歲飢悉免部內租痛自節儉以賑飢民至是登庸　秋九月從一位前關白尚實准三宮尋甍　是月井伊直幸辭大老　松平定信擢府士通經者充聖堂講師無貴賤聽講　冬十月幽田沼意次於下邸收其封二

萬七千石蓋坐在職多不法也　十一月修大嘗會　是月右大臣經熙養島津重豪女為子嫁之於家齊　十二月幕府遣岡部長備收相良城以田沼意次治所也

八年戊申春正月大內災天皇奉神器避火於下加茂郎夜幸聖護院上皇幸昭高院以為行宮松平信道先至奉護鳳輦勅准四位侍從此災公卿第宅武人館舍及民屋佛寺二十萬餘戶皆燬死者二千六百餘人　二月上皇遷幸青蓮院　二條城番石河甚四郎謂番長曰速發倉賑都人番長曰當請江戶而後發甚四郎曰歲歉且災其擅發之罪吾自任之遂發穀以賑之家齊乃擢為大監察　三月家齊經始皇宮課列藩助役松平定信董役　是月法親王公遵甍　夏四月一品法親王忠譽甍中御門第三皇子也　五月京師奉行發金二萬兩賑貸市民　是月小堀政彌有罪奏收其封放于小田原後為伏見奉行淫酗肆虐靡依彿聲或潛訴之江戶乃免奉行處罪　秋九月家齊課五萬石以上諸藩築宮垣

寬政元年己酉春正月朔天皇在行宮停三節會　是月改元寬政大赦復今年徭之半　二月家齊成婚

即経熙養女。　夏四月。松平乗完為老中。　五月。家孝辭内大臣。権大納言藤原政熙為内大臣。政熙輔平之子。　是月。蝦夷酋長月野柄殺松前監吏及南部商九十餘人。家齊命松前道廣討賊。賊皆逃亡。秋七月。定諸國娼戶。禁土娼。　八月。勅釋奠孔聖于行宮。権大納言源信道兼右近衛大將。尋補右馬寮御監。　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豪邁明決。嘗言吾律罪一以誠衆。天明災。米商為奸利。穀價騰貴。金時微服沽米。察其有奸。直斬之。奸商駭愕。米價頓賤。　九月。家齊命諸藩各置預備倉。　冬十二月。大阪火。

是歲。幕府令天下興宋學。

二年(庚戌)春正月。青綺門院崩。葬泉涌寺。　是月。幕府賞大阪孝女幸。　三月。勅廷臣曰。大禮節會拜賀朝儀。用其故衣。貢獻贈遺。勿用華麗之品。　和蘭商来獻方物。　夏五月。柴野邦彦・岡田恕監聖堂事。　秋八月。大内成。　冬十月。天皇及上皇徙新宮。縱民觀儀衛。　戶田氏教為老中。　是月。琉球使宜野灣子入貢。　家齊慰松平定信等造宮之勞。賜物有差。

是歲。家齊減和蘭商額。定五歲一貢之期。

三年(辛亥)春三月。勅修後白河天皇六百年忌齋於蓮華院。　夏五月。幕府賞京師孝子清七。　六月。第一皇子禮仁為親王。翌日薨。　秋八月。輔平辭關白。左大臣輝良為關白。　是月。東海大風。　九月。幕府發倉賑江戶飢民。　冬十月。幕府置醫學館。令多紀安長司之。　十一月。關白輝良辭左大臣。経熙亦辭右大臣。内大臣政熙為左大臣。権大納言藤原治孝為右大臣。権大納言源信通為内大臣。

四年(壬子)春正月。信通罷。家孝復為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尋罷。藤原賞季代之。　二月。賞季罷。権大納言藤原忠良為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忠良輝良之子。

夏四月。温泉嶽焚。熱水涌出。海亦溢。溺死者五萬人。　五月。幕府禁錮仙臺士林子平。子平為人慷慨論防海馭戎策。有司為言觸忌諱。遂幽閉。

論曰。防海之策。豈製巨艦以壯軍容而已哉。火器亦不可不精也。蓋火器西人之長技。非我所恃以制西人也。然如鳥銃。原西人之所製。及我邦採而用之。其制之精。更倍之。明人畏之。號為倭銃。其不稱番銃。而稱倭銃。亦可以見我民之巧。則製造之精。何獨在西人之後哉。夫製大礮。與製鳥銃。無以異。則於製大礮何有。夫大礮之用。所以摧堅而攻

城守城。不可一日闕。而水戰者以巨艦相當。猶兩壘相抵。大礮之製固不得不精。精者莫遠而不達。莫微而不中。固長兵之利。然長兵短用。決機在其人。抑大礮一發。所殺幾人。而其聲猛烈。震天裂地。若使敵獨善用之。我無以應之。則兵刃未接。三軍先讋。何能鬪乎。初我邦之用火器。止於鳥銃。至大礮。則其法始傳。未幾而世屬升平。故鑄造之極尠。而銃家者流。亦皆秘其法。發放之術。將卒不得知。以銃家有限之人。而奔走於東西百戰之地。其不給也明矣。今自非令邦國大鑄造巨礮。士卒能通

曉用法。則莫以壯天下之氣。而所謂利器者。亦不足以為守國之用也。若其制作與架法放法。宜易簡便捷。而不宜繁巧遲重。如其奧秘妙訣煩難不易曉者。不足恃也。且西人之駕大艦以逼人者。運城壘於水上也。以守為攻者也。拒之之勢。可執一而無變乎。故攻銃以摧賊艦。守銃以扼港澳。戰銃以備馳突。及他火箭噴筒火桶火磚之類。凡所以與銃相參用者。宜令衆人習熟。而若夫臨時活用。以盡長兵之利。則存其人。林子平策海防。首論巨礮之不可不製造。其見卓矣。蓋當子平之時。海宇清寧。人安無事。外冦之變。置諸度外。而子平獨慨然以海防為憂。可不謂豪傑之士乎。以言觸忌諱。幽囚齎志而沒。悲夫。

秋八月。松平定治辭輔佐。家齊不許。是月。堀田正順為所司代。　九月。幕府開聖堂始科試。令寄合以下之士應之。自後四歲一試。

五年癸丑。春二月。前大納言中山愛親。前大納言正親町公明至江戶。初天皇欲尊生父太宰帥親王。為太上天皇。幕府以為不可。二卿辨論反詰幕府。怒幽二卿。　三月。有栖川韶仁為親王。　是月。太田資愛為

老中。　夏四月。家齊獻太宰帥親王廩米二千石。　秋七月。幕府置和學所。令塙保己一司之。　八月。安藤信成為老中。　九月。魯西亞女主使人送我漂民。且乞互市。　冬十月。法親王一乘院尊映敘一品。賜牛車。　十一月。幕府遣石川忠房村上義禮等謝魯人。且諭之以互市禁。　十二月。以欣子內親王為准后。　是歲。高山正之卒。正之字仲繩。通稱彥九郎。上野人。為人倜儻好劍。唱義。每入京師。先至三條橋上。望天闕跪地。途人笑之。不以介意。嘗至足利尊氏墓數其罪惡。鞭之。慷慨淋漓。聲淚共隨。其音足感木石

云。六年甲寅春正月。江戶火。二月。令禁奢靡。三月朔。立准后欣子內親王為皇妃。秋七月。一品親王典仁薨。詔追尊自在王子彈正尹美仁嗣。自六月至于八月。不雨。九月。修放生會。以一品親王典延期也。冬十二月。皇子俊宮薨。

七年乙卯夏六月。江戶大雷。冬十月。以左大臣政熙補藤氏長者。是月。關白一條輝良薨。子忠良嗣。十一月。以左大臣政熙為關白。是月。恭禮門院崩。

八年丙辰夏四月。關白政熙辭左大臣。右大臣治孝代之。前內大臣家孝為右大臣。秋九月。右大臣家孝罷。前內大臣賞季代之。冬十一月。琉球使來貢方物。十二月。右大臣賞季罷。內大臣忠良代之。權大納言實起為內大臣。實起。季晴之子也。

九年丁巳春二月。以源家慶為權大納言。敘從三位。家慶。家齊之嗣子。三月。內大臣實起罷。權大納言藤原齊通代之。齊通。治孝之子。秋八月。伏見貞敬為親王。是月。築天文臺于三條朱雀。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測景正節。冬十一月。以韶仁親王為中務卿。十二月。改曆成。賜名寬政曆。依例頒行天下遵用。是歲。清人來貢翻刻七經孟子考文二百卷。

十年戊午夏五月。內大臣齊通罷。秋七月。雷震方廣寺門廊延燒。是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祖為內大臣。右大將如故。秋九月。上皇召智積院僧浩然書御障。浩然得董其昌真蹟。遂會其法云。冬十一月。牧野忠精為所司代。十二月。內大臣實祖罷。權大納言藤原實種代之。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是歲。家齊使近藤守重按蝦夷地。

十一年己未春正月。以參議權中納言源治濟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後陞從一位。是月。家齊命堀田正敦等修武家寬永以來宗支冊。合之寬永系圖傳。名曰寬永重修諸家譜。至文化中成。三月。內大臣實種罷。權大納言藤原基前為內大臣。基前。經熙之子。是月。家齊遣松平忠明等於蝦夷。設互市場於箱館。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成之。夏五月。宇佐廟官宇佐公古敘從三位。法親王輪王寺公澄為天台座主。尋賜牛車。中井積善以所著逸史獻幕府。六月。前右大臣經熙薨。子基前嗣。冬十一月。天皇賀上皇壽六十。奏樂禁內。

十二年庚申春正月。前權大納言紀光薨。是月。中宮生皇子温仁。二月。妃勸修寺氏生皇子寬宮。三月。皇子温仁為親王。夏四月薨。五月。家齊遣渡邊亂大等。戍東蝦夷。秋八月。林信徵柴野邦彥尾藤肇等上孝義錄五十卷。賜金帛賞編集之勞。九月。幕府辟安藝賴惟完薩摩赤崎貞幹等。命講經聖堂。冬十二月。雷震四天王寺。

享和元年辛酉春正月。江戶火。二月。改元享和。三月。遣權大納言藤原愛德奉宸翰於太廟告革命。是月。家齊遣戶川安倫等。巡視蝦夷地方。夏六月。出羽民嘯聚侵山形上山高畑地。踰月稍定。秋七月。牧野忠精為老中。土井利厚為所司代。八月。本居宣長卒。年七十二。宣長伊勢人。寓江戶。從賀茂真淵修國學。一時推服。

二年壬戌春二月。家齊奏置蝦夷奉行。以羽太正養戶川安倫充之。至冬改稱箱館奉行。夏六月。山城大水。淀河決。東國亦水。秋九月。以邦賴親王敍一品。賜牛車。冬十月。土井利厚為老中。青山忠裕為所司代。

三年癸亥春正月。修紫宸殿承明門匾額。博士賀茂保考書之。是月。奉幣於大廟及住吉。夏四月。痲疹行。冬十二月。松平信明罷老中。

文化元年甲子春正月。以貞敬親王為兵部卿。青山忠裕為老中。二月。改元文化。奉幣於七廟告之。夏五月。幕府奏建等澍院國泰寺善光寺三刹于蝦夷。六月。莊內等地震。屋壞人死。初幕府欲使停韓使入內地。令宗義功傳教曰。自今聘獻受之對馬。至是義功反命曰。朝鮮奉教。秋九月。魯西亞人至長崎。送歸我民四人。獻書及方物。乞互市。幕府弗聽。是冬。遣僧莊海於東蝦夷。弘淨土宗。

二年乙丑春二月。家齊遣遠山景晋於長崎。賜米百苞鹽千苞及薪木於魯西亞船遣歸。三月。修桓武天皇千年忌齋。夏四月。修鳥羽天皇六百五十年忌齋。五月。家齊奏增津輕寧親封。以其連年經營於蝦夷也。六月。家齊賜金一萬圓於宗義功。賞其勞朝鮮聘使。秋八月。一品妙法院真仁親王薨。是歲。續藩翰譜成。近藤某岡田某等之所編。

三年丙寅春三月。江戶大火。延燒侯邸商宅社寺凡二十八萬餘戶。死者千二百餘人。幕府與米錢賑之。夏五月。松平信明再為老中。六月。諸國大旱。秋

九月。魯西亞兵艦寇樺太。焚臘高柵。執戍卒而去。
冬十一月。島津齊宣率琉球使讀谷山王子詣江戶。
王子獻方物。告其王繼世。家齊見之。命伶童奏樂。賜
物有差。
四年丁卯春二月。詔修左右衛門權大少尉大少志。左
右兵衛權大少尉大少志。左右馬大少允。每官十員。
藏人頭左近衛權中将源重能奉行焉。　是月。法親
王聖護院盈仁東下。　三月。徙松前章廣於陸奥梁
川。以父道廣馭蝦夷亡狀。事多不軌也。　夏四月。魯
西亞兵艦二艘寇擇捉。進犯紗那寨。戍兵力戰殺賊

數名。其夜賊登寨後之山。登大熕。我兵敗。賊乃焚寨
掠器。去泊臘高。家齊傳檄東陸諸藩。嚴為之備。　五
月。魯人侵利尻島。使疇日所捕戍卒齎書而歸。其書
曰。敢乞互市。若不聽。則明年大舉來略蝦夷。　六月。
幕府遣老中堀田正敦等巡視蝦夷地方。　秋七月。
幕府漕米一萬餘石於箱館。以充軍粮。　九月。以皇
子寬宮為親王。賜名惠仁。　冬十月。家齊奏置松前
奉行。以河尻肥後守村垣淡路守充之。　是月。遣井
上左太夫巡視伊豆安房上總海岸。　十二月。家齊
命松平容衆伊達周宗。發兵各屯蝦夷。小管正容等
督之。　是歲。皆川愿柴野邦彥皆卒。愿字伯恭。京師
人。能文工書畫。幼與朝鮮人唱和。朝鮮人嗟嘆。邦彥
字彥輔。讚岐人。博學善文。慨宋學之衰廢。極力起之。
天明中。為幕府侍講。
五年戊辰春正月。會津仙臺兵啓行指蝦夷。　二月。改
鑄太政大臣印。　三月。以閑院孝仁為親王。後累
遷常陸太守式部卿。　夏四月。以僧正梶井承真為
親王。　是月。幕府起熕臺於相摸伊豆安房上總六
所。

論曰。我邦濱海之地。無一區非虜衝。一旦有事。發

兵奔赴。徒自罷弊。固已靡及矣。故保障之設。屯戍
之兵。不得不豫講其制也。慶元以來。令天下大名
勿國過一城。是所以抑強梗。塞禍源。號令畫一。不
可得變者也。然今欲備外國之變。而沿邊之民。無
障塞以自保聚。則無恃以固其心。無保甲以管轄。
則無恃以用其力。兵之為道。進退有節。鼓舞有術。
苟善用之。雖婦女可以助防守之用。可以趣水火。
否則雖壯夫而崩潰離散。莫得而用之。寇至則民
逃散山谷。為狗羯所蹂躪。誰能救之也。故古者邊
郡有城堡之設。今其制雖不可盡用。而斟酌商議

必将有適時宜者也。兵之不地著。所以弱天下杜釁端。然沿邊無屯戍。非所以待外寇之備也。今分城邑之兵往守之。則兵卒罷勞。而沿途騷擾。募民充兵。則民習奢惰。唯知貪厚俸。且特備寇而非臨陣。進無以博奇功。退無以畏重誅。故所得者非老癈跛蹇之卒。則惰游無行之民。固不可用。欲以屯田。則田皆永業。不可奪彼而授此。且如要衝之地。其利亦隨而有焉。民亦未甚貧。而間田亦不甚多。地不足給養卒。以俸米則先稅於民。而又頒之。取與之間。其費數倍於授田。不可以多養之。如此者。

皆議者之所困也。今因民之所利而設之制。則其費可省而民可收焉。田之癈者必稅重而地薄者也。地之空間者。必土瘠而少利者也。二者雖要衝區。所不多有。而濱海地亦未不往往有之。使兵卒就而佃之。稅重者或除其稅。少利者或授之田器及他什器。如其土民應募入伍者。就其田量畝除其租。如是則屯田之意可用也。利之取而不竭者海也。為之舟楫。給其網罟之費。則水戰之用可得而寓也。是資利於海。以教我兵。因糧於地。以食吾兵。苟得其人。而講其制度。壯強之夫。素練之卒。未必不可得也。然防海之備。不可獨責之防海之卒。欲兵之可用。則當均其勞佚也。屯戍之卒。耕田漁海。暇日則講武。寇至先鬪。豈不勞乎。而其在城邑者。飽食暖衣。驕樂終歲。則誰獨樂於防海也。故磨厲士衆。訓練兵旅。習之以田獵。親行役土功之勞。不得獨受奢淫之樂。使農工商賈亦皆知四方有事。勤儉趨令。如新免兵禍之日。亦使防海之卒知天下莫不勞擐臂奮身。如臨陣爭功之秋。然後兵可得而用也。故堡障之制。保甲之令。屯戍之兵。勞佚之用。皆防海之要務。不可不及間暇而審議之也。

秋七月。武藏下總水。　八月。英吉利船至長崎邊海。夜潛入港。抄掠民家。上書奉行平康英乞糧牛薪水。康英飛檄肥筑。將燒夷之。賊遁去。康英悔失機。自殺以謝。　冬十一月。正容等徼蝦夷戍而歸。　十二月。幕府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總督東西蝦夷。進爵益封。

六年己巳春正月。浙江商舶漂抵日向福島。　三月。立親王惠仁。為皇太子。右大臣忠良傅之。　秋八月。伊豆相摸以東大風。拔樹破屋。　冬十二月。天皇賀上

皇壽七十。奏樂宮中。

七年庚午春正月。小野職博歿。職博號蘭山。以精本草學知名。　二月。家齊命松平定信松平容衆戍相房總沿海地。　三月。和蘭使來聘江戶。　夏四月。法親王承仁為天台座主。　六月。以松平乘保為西城老中。　秋九月。詔第五皇子盛仁繼京極氏封。更第名桂殿。自公仁親王薨。四十年於此。皇子出居焉。　冬十一月。德川治紀獻大日本史。治紀嘗奏請公大日本氏之名。且上梓。天皇許之。至是先刊紀傳二十六卷進之。　是歲。諸國大有年。

八年辛未春二月。江戶火。　三月。皇太子加冠。右大臣兼東宮傅忠良為賓。權中納言兼東宮權大夫藤原家厚理髮。　是月。朝鮮來聘。家齊遣小笠原忠固脇坂安董於對馬受之。六月。賜答書及物遣歸。　夏五月。以皇子盛仁為親王。明日薨。　是月。魯西亞船至利尻。八人上陸。詰泊崎柵。我戍兵執之。　冬十月。修後桃園天皇三十三年忌齋。法親王承真主之。　天寬日記成。尾島定奉教輯錄天正寬永年間事實。

是歲。幕府賞義功。忠德安董等賜物有差。

九年壬申夏四月。松平定信辭老中。定信自稱樂翁。好學善和歌。其在職節用禁奢。舉賢使能。天下大治。時稱良輔。　六月。修賀茂石清水臨時祭。此典廢者數百年。至是復之。　秋八月。魯西亞船再至利尻。請歸前年所虜八人。不予。　九月。下總藤代驛女年甫八歲免身。母子無恙。　是歲。諸國有年。

十年癸酉春正月。從一位前左大臣藤原輔平薨。子政熙嗣。　三月。修石清水臨時祭。　夏五月。以法親王公猷為天台座主。　是月。魯西亞船長伊利古留來上書曰。往年犯擇捉樺太等。皆屬國無賴少年之所為。而我王實不知也。王今已罪之。請察我無他。歸八虜。

六月。使松前奉行服部貞勝報伊利古留曰。獻嚮日所掠器械及入犯謝書。則歸八虜。　是月。和蘭商船載童象一頭來。請獻幕府。幕府却之。　秋九月。伊利古留反詣箱館。還器械。獻謝書。乃賜八虜給糧及薪水遣歸。　冬閏十一月。上皇崩。稱後櫻町天皇。

是歲。諸國大有年。京師米斛銀錢四十。

十一年甲戌春二月。和蘭使來聘江戶。　夏四月。左大臣治孝罷。右大臣忠良代之。前內大臣實起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　是夏。諸國大旱。　秋七月。始雨。

九月。政熙辭關白。左大臣忠良代之。實起辭右大臣。

内大臣基前代之。權大納言藤原愛德為内大臣。愛德常雅之孫。冬十一月。修賀茂上下兩廟臨時祭。古昔南北祭皆每歲行之。自去年復之。各間歲一祀。後為恒例。

十二年乙亥春正月。關白忠良辭左大臣。右大臣基前代之。前内大臣實祖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二月。以前關白政煕准三宮。實祖辭右大臣。權大納言政通代之。愛德辭内大臣。權大納言齊信代之。政通政煕之子。齊信齊通之子也。夏四月。修東照宮二百年齋於日光。是月。酒井忠進為老中。大久保忠真

為所司代。秋七月。家齊召宗義質。賜米一萬苞。以賑朝鮮饑。八月。畿内大水。是月。禁錮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固於其邸。仙石政和刋類聚國史六十一卷。此書菅贈正一位所修。

十三年丙子春三月。家齊為右大臣。家齊世子權大納言家慶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賜名刀各一口。秋八月。以法親王青蓮院尊真准三宮。九月。家齊再賜宗義質米一萬石。賑朝鮮。冬十月。牧野忠精辭老中。十二月。仙洞宮營繕成。是月。家齊罷井上正甫失行。禁錮之。

十四年丁丑春二月。以伏見邦家為親王。尋任上野太守。是月。家齊召宗義質。加賜封二萬石。三月。京師雨雹。殺麥苗。天皇讓位皇太子。即日遷御櫻町殿。

仁孝天皇 諱惠仁。光格天皇第四皇子。母東京極院。諱婥子。内大臣經逸之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文政。天保。弘化。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

三月。即位。年甫十八。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忠良左大臣基前右大臣政通内大臣齊信如故。自夏五月不雨。至秋七月。八月。奉幣大廟。告嗣位。是月。以阿部正精為老中。水野忠成為老中格。九月。

行即位禮。家齊使松平賴儀等入賀之。是月。奏徙小笠原長昌於唐津。水野忠邦於濱松。井上正甫於棚倉。冬十月。增松平康孝封為十萬石。十二月大婚。准三宮政煕女。從三位繫子為女御。乘牛車入内。

文政元年戊寅春三月。和蘭使來聘江戶。夏四月。改元文政。是月。幕府奏鑄八銖金。文曰二分。重一錢七分五厘。五月。益松平治好封二萬石。英吉利船來泊浦賀。秋八月。以水野忠成大久保忠真為

老中松平乘寬為所司代。冬十月。二品彈正尹閑院義仁親王薨。子孝仁親王嗣。十一月。奉幣太廟行新嘗會。

二年己巳春正月。德川治紀獻大日本史四十五冊。是月。朝鮮商船漂著伯耆。二月天皇患痘。夏五月。奏改鑄元字小鈑四銖金。欵以草書文字小鈑重三錢五分。四銖八分餘。六月。近畿地震。近江尤甚。秋九月。京師米斛銀錢三十。江戸金一圓得米一斛七斗。以比歲稔熟也。

論曰。物散則其數雖多。未見其甚多。物聚則雖寡。

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為多。萬家而鬻之。陳萬石於市。未嘗不視以為多也。當德川氏中世。升平日久。武士聚處都城。擧終歲之俸。以奉口腹。悅婦女。不復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於家。擧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侈亦擧歲收而鬻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產。猶且不足。故鬻之日多。而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虛可知也。且夫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霄壤者。譬之啖而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甚有餘。未及飽矣。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為差。則少耳。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虛之相去。如大相懸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多也。而當時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

價銀五錢。而一衣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衣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貴。而非穀之賤也。穀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者競新鬭奇。愈出而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產。以銷之有限者。而逐愈出無窮者。百物之所以皆貴。而米穀之所以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亦不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德川氏中世以降。產金極多。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工商生活所

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也。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皆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物。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用。日多一日。終歲之入。不償所出。於是上下奢侈。習以為風。其勢雖大諸侯。莫不仰給富民。流幣之極。遂至奸商操貨財之權。愚弄王公股掌之上。可不嘆哉。

三年（庚辰）春正月。以權大納言尚忠兼左近衛大將。補左馬寮御監。　二月。二品中務卿有栖川織仁親王薨。子韶仁親王嗣。　三月。尊嫡母中宮曰皇太后。　夏四月。從一位左大臣基前薨。子忠熙嗣。　五月。皇子鍠宮生。　六月。以右大臣政通為左大臣。前内大臣愛德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　秋七月。幕府奏改鑄文字銀。歎以草文。　冬十月。右大臣愛德罷。内大臣齊信代之。權大納言公修為内大臣。　十二月。以女御繫子為准后。　是月。家齊免松平容衆相摸治海守備。以大久保加賀守松平大和守代之。

四年（辛巳）春二月。上皇第七子悅仁為親王。無幾薨。　三月。是月。天下疫疾行。家齊賜錢米於江戸貧民。　三月。准三宮前關白政熙適江戸。家齊厚待之。政熙為家齊外舅。　夏四月。以權大納言尚忠為内大臣。　六月。第一皇子安仁為親王。無幾薨。　秋七月。和蘭貢駱駝二頭於幕府。　冬十一月。家齊奏增水野忠成封一萬石。　十二月。免松前章廣罪。復松前城主。督蝦夷地方。

五年（壬午）春二月。以右大臣家齊為左大臣。叙從一位。權大納言家慶為内大臣。叙正二位。家齊夫人島津氏叙從二位。家慶夫人鷹司氏叙從三位。自家光任左府以来。莫復拜之。而鎌倉氏後世子任大臣。是為始。　三月。使松平頼恕等入謝恩。　是月。和蘭使来聘江戸。　家齊增土井利厚封一萬石。　夏四月。准后繫子産難。遂薨。追稱新皇嘉門院。明年追贈皇后。　五月。家齊奏請上皇數游幸修學院。以修養。天皇嘉許之。　六月。清人江稼圃至長崎。求本邦著書。稼圃善畫墨梅。　秋八月。以松平乘寛為老中。内藤信敦為所司代。　是歲。山陵志刊行。蒲生秀實所著。

六年癸未春三月。前左大臣忠良辭關白。以左大臣政通代之。補藤氏長者。賜隨身兵仗。　家齊免松平定永房總沿海守備。　秋七月。從一位政熙辭准三宮。不聽。辭隨身兵仗。子政通嗣。　九月。以有栖川幟仁為親王。尋任上總太守。　冬十一月。以松平輝延為老中。　十二月。江戶火。有星自西飛南。響震天地。

七年甲申春正月。關白政通辭左大臣。右大臣齊信代之。內大臣尚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經久為內大臣。　是月。諸國麻疹行。　二月。一品式部卿閑院孝任親王薨。子愛仁親王嗣。　幕府奏改鑄二銖銀。　夏五月。以權大納言源通明為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　六月。以權大納言源豊為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又權大納言忠煕為內大臣。　秋七月。幕府奏鑄一銖金。文曰一朱。彫桐章。至天保四年廢。　是月。蕃船入寇薩摩。島津齊興發兵討之。　九月。上皇幸東山修學院。觀紅葉。爾後歲二回遊幸焉。　是月。足立左內著魯西亞學筌飜譯成。

八年乙酉春三月。上皇幸修學院。觀櫻花。　家齊奏增林忠英秩。列大名。　秋七月。以前大納言源治濟准大臣。　八月。准三宮政熙女從三位祺子入宮。補女御。　冬十月。上皇幸修學院。　琉球大飢。餓殍載路。

是歲。疱瘡行。

九年丙戌春正月。清人送南部漂民至遠江。　三月。上皇幸修學院。　大舍人助音博士源松苗修國史略成。　是月。和蘭人來獻方物。　夏四月。上總土寇群起。　六月。東國旱。　冬十月。從一位前左大臣治孝薨。子齊信嗣。　十一月。以松平康任植村家長為老中。水野忠邦為所司代。　是歲有年。

十年丁亥春二月。天皇勞家齊在職之久。拜之太政大臣。內大臣家慶叙從一位。源氏足利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耳。　是月。從一位儀同三司源治濟薨。年七十七。　夏四月。第二皇子鎔宮薨。　五月。家齊奏增青山忠裕封一萬石。　閏六月。家齊使青山忠裕入朝。獻金二千兩。獻上皇金年百貫錢。充東山幸費。增關白俸五百苞。公卿亦有銀帛之遺。

十一年戊子春正月。老中酒井忠進卒。　二月。以家齊嫡孫家祥為權大納言。叙正二位。　家齊以牧野忠精再為西城老中。　三月。上皇幸修學院。自文化七年凡六幸。　夏五月。江戶吹上別第火。　秋七月。京師大風。　東海水大。小天龍川合成瀨。　八月。肥前

肥後筑前筑後大風雨水。死者千餘人。西海及下關船舶壞者。不可勝算。是月。以閑院愛仁為親王。尋任彈正尹。九月。以前關白忠良准三宮。山陽山陰蝗。冬十月。以一品法親王公猷准三宮。諸國禾稼不登。十一月。以水野忠邦為西城老中。松平家發為所司代。是月。越後地震海嘯。死者數百人。

十二年己丑春正月。追贈内大臣源治濟太政大臣。幕府奏鑄一銖銀。背彫法馬重七分。三月。江戸災。燒邸宅市舍十一萬餘戶。死者千餘人。幕府作食與罹災者。冬十月。德川齊脩卒。弟齊昭嗣。十一

月。八阪鄉嫗集徒修耶蘇教。發覺皆磔。十二月。以法親王青蓮院尊寶為天台座主。

天保元年庚寅三月。和蘭人來聘江戶。閏月。修宇多天皇九百年齋於仁和寺。上皇幸修學院。伊勢火。太廟無恙。詔廢朝五日。夏五月。奉幣太廟謝新祠災。以女御祺子為准后。秋七月。京師地震。二條城壘及邸垣寺墻多壞。壓死者數人。勅營新祀宮。十月。以一品法親王聖護院盈仁准三宮。十二月。改元天保。下詔責己。其略曰。感禎祥而建號。前史之所記。因變異而改元。後王之所則。朕雖勵精圖治政令不節乎。教化不行乎。災禍荐至。宮闈危懼。天下加驚愕。朕之不逮。何能荅之。先擇嘉號。改文政十三年為天保元年。大赦天下。今日以前大辟以下咸赦。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釋者。不在此限。復天下今年半徭。給穀於廃民。僧尼年七十以上。各有差。玄陰將謝蹤。春陽且布和。尚秉此時令。宜與物更始。普告遠近。俾知朕意。

二年辛卯春二月。上皇入見天皇。幕府濬安治川。浚海口為一阜。名曰天保山。夏四月。八丈島飢。五月。上皇入見天皇。松平家發為西城老中。太田資

始為所司代。六月。上皇入見天皇。皇子統仁生。秋七月。蕃船來寇東蝦夷。我兵發砲殺數人。八月。關白政通之女適内大臣家慶。以松前章廣列大名。冬十月。上皇幸修學院。是月。皇朝史略征韓偉略成。皇朝史略青山延于所著。征韓偉略川口長孺所修。十二月。詔藏人極臈大江俊矩列朝貴聽昇殿。是為北小路家祖。

三年壬辰春正月。令諸國修溝洫。二月。家齊設六十壽筵。天皇賜御製和歌。夏五月。賴襄歿。年五十三。襄字子成。號山陽。又號三十六峯外史。文名震一時。

所著有日本政記日本外史通議新策等書。冬十月。幕府奏鑄二銖金。重四分。諸州飢。十一月。球球使来聘江戸。家齊奏樂饗之。賜金帛。

四年（癸巳）春二月。賜勅額於贈太政大臣源治濟廟。夏六月。東國凍寒。禾稼凋零。秋八月。東本願寺再造堂宇。關東北陸大風水。人多死。九月。上皇入見天皇。冬十月。能登海溢。溺死五百餘人。家齊狩駒馬野。十一月諸國飢。奧羽尤甚。幕府發倉賑江戸飢人。

五年（甲午）春二月。江戸火。幕府設場恤罹災民。三月。

以醍醐寺座主三寶院前大僧正高演准三宮。和蘭人来聘江戸。水野忠邦為老中。夏四月。詔修左右近衛府生番長。每官十二員。以太田資始為西城老中。松平信順為所司代。六月。東國旱。幕府發穀賑江戸飢。秋九月。以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輔熈轉左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勅修賀茂廟及御蔭貴船祠。冬十二月幕府賑貸金萬両於宗義質。以濟朝鮮飢。

六年（乙未）春三月。上皇幸修學院。高須笠松民嘯聚。攻笠松代官野田某。幕府命大垣。捕亂民。夏六月。以皇子統仁為儲君。秋七月。詔第五皇子節仁紹桂殿封。九月。以儲君為親王。家齊奏鑄楕圓形大錢。文曰天保通寶。又鑄新鐵錢。

論。曰古今錢貨利幣可兩言決耳。曰規民利而造。則官亦利。規官利而造。則官民共不利。何以言之。彼錢幣者。非天下之寶也。所以疏通天下之寶也。何謂天下之寶。曰米穀也。曰布帛也。無之則饑。無之則凍。若夫錢幣。有之不飽。有之不暖。故穀帛不可一日無。而錢幣可百年無。可百年無者。官何汲汲於造之。而民何汲汲於獲之乎。曰以穀易帛。穀

不可合勺分也。分則耗矣。以帛易穀。帛不可尺寸裂也。裂則弃矣。而數石之重。數匹之大。不可輙轉齎焉。則彼不可一日無者。或將不給也。若夫錢幣。可析之分厘。而資日用。可蔵之懷袖。而行千里。輕以轉重。微以輸大。以通有無。以疏滯聚。民是以汲汲於得之。民汲汲於得之。是以官汲汲於造之焉爾。唯然。故造焉以規民利者。足以制天下之貨權。造焉以規官利者。不足以制天下之貨權。蓋規官利者。皆欲懸虚聲欺民。以增官利。或官之奢侈極而國用竭。於是其制錢幣。淆雜他物。以益見數。以

薄為厚、以小為大、則是以無用為有用、而欲藉威強行之也、民始受其欺、中覺之、而勉強從之、終乃斷不用、至此雖以威強、不可行、官之所造、終歸無用、規利而不得利、不足怪也、曰雖規民利而造焉、盜鑄偽造之幣、終不能止者何也、曰此亦規官利之心未絶也、何則官之鑄造、欲用物與力少、而得幣多、故或輕薄其體、或淆他物、所以致此患耳、苟不愛其物、而精緻其製、則民知工費與利不相當、誰敢冒死為之者、曰錢也、鈔也、共不規官利而造也、而錢輕物重、鈔輕銀重之幣、常不能止者何也、

曰此則非規官利之咎也、物與錢、鈔與銀、皆如秤衡然、此輕則彼重、此昂則彼低、非人力所為也、權也、而無不可制也、錢多而易得、則物貴、於是設術斂錢於官、以準平之、錢纔昂、則物輙低、鈔多而易得則銀貴、於是設術斂鈔於官、以稱提之、鈔纔昂、則銀輙低、是亦權之自然也、雖然此非虚聲離物、侵本銀、抑糴價、屢革擾民者之所能也、唯規民利者能之、其造之之始、已有人力與自然之異也、其自然者、可以自然制、故準平稱提、有能定民心、其自然者、不可以人力勝、故威強禁令、無能行、官志

是天下古今之通理也、德川氏中世以来、屢改造金幣、每改造、其制愈粗惡、遂致失民心、是由規官利也、蓋用錢幣於民、以夫可百年無者、易於不可一日無者、非耶、而民利之者何歟、知金銀銅之可珍貴也、其於楮鈔、亦知其為本銀之券、而珍貴之也、故因其所珍貴者、而為之制、故謂之自然、淆珍貴以粗賤、或舍珍貴用粗賤、而欲以威強行之、故謂之人力、嗚呼、後世之造錢幣者、不以人力、而以自然、則彼天下之貨權、雖坐而制其輕重可也、

幕府遣戶川播磨守等于長崎、誚清船破令私貿易、

冬十二月、井伊直亮為大老、　是月、削仙石久利封、誅其宰仙石左京等、初左京為久道所寵、及久利襲封、欲以己子小太郎代久利、遂鴆久道、後遣刺客刺久利、不中、至是發覺伏誅、

七年丙申春三月、以皇子節仁為親王、尋薨、　松平康任以仙石左京姻戚、免老中、至是徙之棚倉、　夏四月、上皇幸修學院、　六月、寒甚、人襲綿衣、　秋九月、天皇以年飢、奉幣太廟祈年、　是月、家齊辭征夷將軍、請家慶襲職、　冬十月、上皇入見天皇、　幕府賑京師飢人、　十一月、妙法院賜封内田租之半、　十

二月。敕賀茂祭使祈年。

八年丁酉春正月。上皇入見天皇。　二月。北小路三郎等賑救京人飢病。幕府賞之。　是月。大阪町奉行屬吏大鹽平八郎與同僚數人。誘河内攝津民作亂。黨與凡五百人。縱火市街進逼市廳。城代土井利位兵與町奉行跡部良弼堀利堅拒之。賊分為二軍。火豪商富家。遠藤胤統部屬坂本鉉助挺進銃賊將梅田某斃之。賊驚走。大阪市街罹兵燹一萬八千餘戶。三月。平八郎潛匿油懸坊染戶。良弼等圍之。平八郎縱火自殺。賊悉平。　夏四月。以太田資始為老中。

五月。松平信順為老中。土井利位為所司代。　六月。准三宮忠良薨。子忠香嗣。　秋八月。以内大臣家慶為右大將。任征夷大將軍。左近衛大將。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牛車。世子權大納言家祥兼右近衛大將。家慶家齊第三子。時年四十五。家祥後更名家定。

九月。松平賴恕獻歷朝要記六十卷。　幕府奏鑄五兩鈑一分銀。　冬十月。東本願寺為粥施境内飢人。　是歲。有年。

九年戊戌春二月。幕府奏改鑄文字諸銀幣。　三月。西城火。課列藩城之。　夏四月。以土井利勝為老中。間部詮勝為所司代。　秋八月。甲斐國民相聚煽亂。遂捕誅之。　九月。幕府賞討賊功。賜遠藤胤統以下物。有差。

十年己亥夏五月。岡田某弑其主樋口壽康。捕獲死于獄中。壽康子功康連坐處流。

十一年庚子春正月。以牧野忠雅為所司代。　三月。立儲君統仁親王為皇太子。内大臣忠熙傅之。　冬十一月。上皇崩。　是歲大旱。

十二年辛丑春閏正月。上稱皇太后。曰新清和門院。奉謚上皇曰光格天皇。自宇多天皇停謚。六十世復

之。　前大將軍源家齊薨。年六十九。謚曰文恭。是時升平日久。家齊奢侈無度。綱紀漸弛。識者以為德川氏之衰兆於此。

論曰。天下之財。用之天下之事。不應有不足也。而天下每病財之不足。不足者不於多事之日。而於無事之日。何哉。當彼創業之時。版圖未全。貨幣未周。而征伐營建未息。其倉庫之入。必百減無事之日。而所出必百倍之矣。而今覽其志。加徵民租之政不載也。裁減士祿之政不載也。征市括商。籠治榷酤之政不載也。及至守成之時。則未全者全。未

周者周。而未息者息。其入必百倍多事之日。而其所出必百減之矣。而前之不載者。相望於其冊。是非事之大謬者哉。源右大將之興。西討東伐。千里餽餉。而北條氏承之。亦數有大役。當是時。未聞其國計告不足也。而子孫一遇元弘之亂。以新田一邑多豪戶。課之十萬貫。其他可推而知也。足利氏之初。課文武邑入。以充軍興費。不過五十分一。至中葉以後。借金於富商。謂之藏役。至義政則借而不返。號曰德政。當時國有大事。課諸侯助其費。曰大儀。率十歲一舉。至義政五歲九舉。尊氏義詮死

於鞍馬奔走之間。而義政坐享全盛之業。德川氏之初。家康秀忠恭儉勤勞。厲精圖治。而至家齊奢侈無度。上下相率成風。德川氏之衰已兆于此。豈守成之世。天下之財有所泄歟。壅歟。盡於廩歟。蠹於庫歟。夫天下之財。用諸天下之事。猶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也。主於家者。計其產之所入。以為用度。比屋皆然。然有用而嬴者。有縮者。嬴者非必皆富也。新聚之家騃然。縮者非必皆貧也。久安之家騃然。蓋人之情新聚則凡事皆從苟簡。久安則漸趨具備。創業者新聚之家也。守成者久安之家也。夫守成之君。驕奢如義政家齊之類。毋論已。即號為恭儉者。視諸創業之主。則已侈矣。是豈盡人主之罪哉。習之所成。有不自知焉耳。夫唯英斷之君。能反其初。凡百之事。一切苟簡。如草創之時。嚴為之節。何患不濟也。嗚呼。庶人之家。用財無節。以至失產。猶可借貸於比鄰。無可貸之比鄰者。其可不預慮歟。

三月。修後白河天皇六百五十年忌齋。　堀田正篤為老中。　夏四月。妙法院教仁親王為天台座主。六月。以真田幸貫為老中。　冬十一月。關白政通之

女適家慶世子家定。　是月。泉涌寺災。

十三年壬寅春二月。令天下減物價。　秋八月。以關白政通為太政大臣。　幕府奏停一銖銀。　九月。改作曆法。賜名天保曆。　冬十月。京師建學習所。　十一月。琉球使來貢方物。　十二月。教仁親王復為天台座主。　幕府再申行節儉嚴武備令。

十四年癸卯春三月。生母從三位勸修寺氏薨。年六十四。追尊曰准后。稱東京極殿。　秋閏九月。阿部正弘為老中。　冬十一月。以牧野忠雅為老中。酒井忠義為所司代。　是歲。重疏印旛沼。

弘化元年戊申春正月。贈外祖故權大納言經逸内大臣。　三月。和蘭兵艦抵長崎。曰西洋諸國將入寇。夏五月。江戸牙城災。課列藩城之。　冬十二月。改元弘化。

二年巳己春正月。詔第六皇子胤宮紹閑院封。　二月。北亞米利加漁船送我漂民數人至浦賀。　秋九月。閑院胤宮薨。　冬十二月。家慶奏建學校。天皇嘉之。賜名學習院

三年丙午春正月。天皇崩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三終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四

須田　要
高橋易直　同輯

孝明天皇

諱統仁。仁孝天皇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諱雅子。贈左大臣實光之女。在位二十年。改元六。曰嘉永安政萬延文久元治慶應。崩。壽三十六。葬泉涌寺。

二月。天皇踐祚。年甫十六。上謚先帝。曰仁孝天皇。関白太政大臣政通。左大臣齊信。右大臣尚忠。内大臣忠熈如故。　三月。葬仁孝天皇。　夏五月。京師火。　閏五月。北亞墨利加將必氏。航入浦賀。上書請許互市。幕府令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豊傳命。曰我國禁與外邦通商。　六月。亞墨利加艦還去。　是月。皇祖母清和門院崩。　亞墨利加人漂泊擇捉。　秋七月。京師水。　八月。英吉利艦測量琉球沿海而去。　九月。家慶修皇宮。

四年丁未春二月。幕府命川越彦根戍相摸。會津忍戍安房上総。　三月。尊嫡母鷹司氏。曰皇太后。　勅學習院開講。　夏四月。齊信罷。左大臣尚忠代之。忠熈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家厚為内大臣。　六月。朝鮮使来聘江戸。　秋八月。奉幣太廟及賀茂石清水。告嗣

位。　九月。行即位禮。　幕府以源慶篤第七郎麻呂嗣一橋。　冬十月。上稱皇太后。曰新朔平門院。即日崩。　十二月。家厚罷内大臣。權大納言輝光代之。　大和大盗嘉兵佐藏。發成務天皇陵。竊御劍珠玉。又入布留祠庫。竊劍及寶器。事覺皆磔。

嘉永元年戊申春二月。詔修仁孝天皇三年忌齋清涼殿。　以權大納言實堅為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　是月。改元嘉永。赦天下。　三月。實堅罷内大臣。權大納言近衛大將輔熈代之。權大納言忠香兼右近衛大將。　夏四月。家慶狩駒場野。　六月。近江水。　秋七月。家慶修中宮別宮。　八月。京師大風雨。　九月。政通辭太政大臣。　冬十月。行放生會。　源家慶為左大臣。陞從一位。　家慶奏以松平乘全。松平忠優為老中。　十一月。奉幣太廟及賀茂石清水。告行新嘗會。　十二月。大婚。左大臣尚忠女夙子為女御。尋進准后。　是歳。蕃船往来北海者太多。

二年己酉春正月。輔熈辭左近衛大將。忠香代之。權大納言源基豊兼右近衛大將。　是月。大阪火。　三月。亞墨利加船入長崎。　家慶率諸大名狩小金原。　夏四月。賜勅額於學習院。忠熈書之。　閏四月。英吉

利船抵浦賀。奉行戸田氏榮斥之。歸途剽掠下田。測量山海。　五月。令列藩益嚴防海守備。　秋七月。前關白忠良養公久女。嫁家定。以去歲鷹司氏卒也。冬十月。幕府令列藩上達文武者姓名。又許練兵於江城郭外。　是歲。西洋貢種痘方。　蕃船闌入對馬南部松前。乞薪水。

三年庚戌春正月朔。日食。　追贈外舅實光左大臣。二月。江戸火。　三月。和蘭使來聘江戸。　夏四月。京師火。　六月。蘭人上言。印度欲貿易日本。亞墨利加亦欲來請互市。　秋八月。幕府築新待賢門院苐於

清和門内。成。　畿内飢。京師市廳發倉濟窮民。　九月。内藤信親為所司代。　冬十月。京師米斗二千三百錢。　十一月。琉球使來聘江戸。

四年辛亥春三月。詔追贈正二位和氣清麻呂正一位。賜謚曰護王明神。　幕府量定諸商戸。　夏四月。江戸火。　五月。松前江刺大風。　秋七月。漂民萬次郎自亞墨利加歸。納萬國輿地圖及西洋奇貨。　八月。米價斗十一貫四百錢。　九月。修内侍所成。　冬十一月。内藤信親為西城老中。　是歲。幕府課十國修北野菅廟。

五年壬子春二月。勅修北野菅公九百五十年齋。　夏四月。大阪火。　五月。西城火。　幕府使井伊直弼築熕臺於大森。　秋七月。近畿水。　八月。和蘭報長崎曰。亞墨利加人欲以明年來請貿易。　九月。妃權典侍中山氏生皇子祐宮。　冬十一月。大坂火。　幕府命德川齊昭復起視事。

六年癸丑春二月。相摸地震。函根足柄山崩。　幕府築西城。課加賀仙臺肥後長門等助役。　夏四月。以加賀奸商錢屋五郎兵衛犯國禁與外國貿易。磔之。加賀臣篠原主殿等連坐賜死。　六月。北亞墨利加將

陂理帥軍艦四隻。抵浦賀。奉國書方物。以求通信。　幕府命諸藩嚴武藏安房伊豆相摸沿海守備。命會津彥根二藩警水陸。細川齊護立花鑑寛請攘之。不聽。浦賀奉行戸田氏榮接陂理。陂理請謁將軍。曰。我合衆國產黃白金水銀寶玉許多。貴國亦多產。請自今試市。或五年或十年。即不利貴國。則罷之。我商舶及捕鯨船之近貴國者。時遭颶壞船。願貴國救之。我火輪船請石炭與水。願給之。我報以銀錢雜貨。　幕府使氏榮對曰。明年使和蘭人傳報。仍賜物。陂理曰。明年再乞互市。如聽之。假一島建商館。乃去。其歸也。測量

神奈川洋。吏詢之。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故豫量淺深耳。幕府使脇坂安宅入奏墨夷事。天皇憂之。勅七廟七大寺。祈四海靜謐。

論曰。水戰之於防海。猶陸戰之於守城。其不可以已也固矣。今洋人以海濤為家。於水技最熟。而其拒之者。船艦之制不可不精。水操之法不可不講。固亾論已。今欲繕水兵。不必團聚一處日教戰法。要在於使天下將士平居習水。其操巨艦如行短航。視狂瀾怒濤如坐衽席上。然後乃可用也。故或漕運或捕魚。宜常有事於水上。而其針路之迂直。

港嶼之曲折。潮候之逆順。日月星辰風雨晦明。凡占度之用。莫不諳熟。是皆所以使將士習於水也。今宜賦邦國興造巨艦。若購買之外國。配以邦國之卒。臨事可以戰。監以幕府之吏。重其選。厚其責。爵位足以御衆。祿秩足以養廉。無事則以運天下米穀及諸物。使糶糴之權在於上。邦國不仰給商賈。然後以歲時訓練教閱。使足以截虜海上。庶幾臨事不懾。洋人亦不得驕傲自肆。我之欲戰也。虜不敢避。不欲戰也。則不敢逼。如是然後操縱之權可由我而制也。今論者則曰。列巨銃於海岸。寇至擊却之。夫巨礮大銃。非不利器也。然長兵之利在短用。而用火之術。則在於擾敵乘勢。苟無戰艦以相迫水上。無銃兵以速應之。徒以遠勢而相持。則一發之銃。足以陷堅陣拉勁敵乎。且船之在洋中。銃發不必中。而虜艦堅實。雖能中之。亦非一二彈丸所能摧破。今水戰之不講。乃欲遥遥居陸地。安坐而摧之。非所聞也。故列銃海岸以為固。則港嶼停泊之處。賊船必由之徑。正可設神器。以使彼不得肆鼾睡耳。若夫沿海万里。豈可悉恃列銃而為防海之至計哉。然而彼之停泊洋中。將妨害運輸。

以伺可乘之間。熟視虛實之處。風至電去。邀之無方。逐之無蹤。則是虜外無所忌。內有所恃。東聲西擾。安坐制人。而我兵寸板不能下海。徒手奔走陸地。自取罷勞。縱虜眼前。不能發一矢。倉皇狼狽。致於人之不遑。何以能致敵也。且戰勝在氣。內有恃而外無忌。則士卒膽氣自倍。若使我技有不與彼抗者。則未戰而氣先阻。猶何能從容挫虜氣於擊剌馳突之間乎。而當時論者不此之察。沿海万里恃列銃以為防海之至計。不亦誤乎。

榊原政恒納西洋製巨砲於幕府。宗義和上書幕府

府告清國亂。長崎奉行亦上清舶所告去歳状。　從一位左大臣征夷大將軍源家慶薨。年六十一。權大納言家定嗣。　幕府遣本多忠德。巡視相模沿海。秋七月。幕府下墨夷所持上書於諸大名議之。　魯西亜使布恬廷帥兵艦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奉行水野忠篤使吏問之。對曰。奉王書來謁貴國大臣。上之。忠篤受之。書旨條列三事。其一修鄰好。其二正蝦夷境界。其三開港互市。　八月。詔贈家慶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愼德。　幕府築礮臺于品海。九三。後又增之。　始許大名齎火器入江戸。　宥

高嶋秋帆罪。授砲術於衆。　島津齊彬告墨艦來泊琉球那覇港。　天下大旱。　九月。許大名作大艦。內藤信親為老中　幕府遣筒井政憲川路聖謨等于長崎。賜答書於魯。略曰。貴國欲正兩國邊疆。宜按圖籍有確據。如貿易來往。我業已辭於貴國。但方今貿易殆徧宇內。固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者合衆國亦乞互市。我盡吾一國之力。應萬國之需。力之給不給。未可知。而如我邦土之貢。揄其多寡。亦非旦夕之所辨。且如此事件。須奏京師告大名。而後從事。勢不得不費歳月。　冬十一月。令諸國禁蕃語。時武人習西洋兵法。摸其兵器。多用蕃語。故禁之。　幕府命會津熊本萩鳥取諸藩。戍武相沿海。　詔以源家定為征夷大將軍。轉內大臣。補源氏長者右馬寮御監淳和奬學兩院別當。　十二月。布恬廷詣聽受答書。至明年而去。　天皇深憂外夷。詔太廟及二十二祠七大寺祈之。　幕府奏再鑄一銖銀。重五分。　德川齊昭納大砲七十二門。

安政元年甲寅春正月。墨將阹理帥兵艦抵浦賀。幕府遣伊澤政義井戸學弘林煒等查之。墨艦進入本牧。發煩量海。幕府命金澤守京師。命水戸守江戸。仙臺

久留米米澤等亦與焉。其餘大名皆扼守近海。　戸田氏榮井戸學弘等諭阹理退浦賀港。對曰。遠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戸上書。不許。副將阿單須乃上書氏榮等。墨艦遂進入品海。　津久井清影著陵墓一偶抄聖蹟圖志。　二月。德川齊昭建白墨夷不可和十議。細川齊護請討墨艦。幕府並不許。　天皇詔七社七寺祈國家安寧。　幕府遣林煒井戸學弘等接墨使阹理上書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榮。乃欲定條約曰。泊船求肉菜薪水。取直給之。許士卒上陸養生。勿禁上岸立標測量海岸。商船漁船若絶

糧食薪水乃恤之。幕府賜米百斛。　勅大覺寺法親王慈性設大法會。禱寧靜。　幕府令撤諸藩武相豆總陣營。　三月。煒學弘等會陂理。許其泊下田箱舘二港。納直求欠乏物件。　川路聖謨筒井政憲諫老中阿部正弘曰。僕使長崎未復命。公既命吏接墨使。聽給欠乏之物件。不知何意。若使魯使聞墨使之得所請。必謂幕旨許之。而僕等沮之。何與前議相反之甚也。不省。　墨艦至下田港。送致吉田松陰渋木某。初二人就墨艦。請與俱航海。陂理不肯。二人坐犯國禁。事連佐久間象山。幕府乃拘三人於各藩。象山松代

人。好學。通蕃書。善火技。松陰學兵象山。會幕府託和蘭購兵艦。象山建言曰。不如遣人殊域。學製艦伎倆。便宜講之。幕府不納。松陰聞之憤激。欲從魯艦航洋。至長崎。魯艦已去。乃還。問謀象山。象山授之方略。而事覺就捕。　夏四月六日。大内火。天皇與新待賢門院准后九條氏皇子祐宮。避火下鴨廟。尋徙聖護院。　幕府遣由良貞時入朝吊災。獻黃金五十枚。　十五日。天皇幸桂宮家。定奉勅造大内。課諸大名助役。　幕府命井伊直弼罷其羽田大森戍。命蜂須賀齊裕代之。　二十三日。大阪城壘無故而壞。　林煒井戸學弘伊澤政義會陂理。許居箱舘地。且泊長崎。　六月。墨艦去下田。　十四日。夜近畿地震。　鍋島齊正築熕臺于神乃伊王二島。成。家定賞之以刀。　幕府奏復置箱舘奉行。以竹内保德堀利熙充之。　秋七月。咬𠺕吧都督漸涅喇兒使甲比丹上書長崎奉行。略曰。奉日本政府命。索戰艦。會西洋亂。未得之。聞遇魯墨愈和蘭。和蘭通信年久。請自今得比二國。魯將蚕食差我薕以及日本。英國女王以僕為東方水軍將。追魯軍。僕欲帥兵艦先發。蓋英望親睦。日本政府請審事情。許其艦入諸港。至八月。幕府荅之略曰。

如以討魯乞之。則不能給。以窮乏乞。則給之。但入泊限長崎箱舘二港。以其固請。許泊下田。　幕府奏廢五兩鈑。　閏七月。勅公卿朝臣戒奢侈。　墨艦至下田。歸我漂民。　英王使船至長崎。上書略曰。昨年鄂國遣使大國。約互市。執事許其請而遣之。吾王聞之曰。日本君子國。而鄂虎狼之國也。頃者鄂凌暴土國。欲攫取其土地人民。土國告急於英。吾王發甲破之。零賊四散。我兵乘勢草薙。聞鄂將經大國海洋歸其遏徼。今某等艤艦於大國大馬頭者。將跡鄂敗兵而鏖之。若以其有條約。不忍傍觀。為發一彈。則某等滝

怒於大國。雖言頻不遜。實出精誠。鄂流涎於差我薰者有年。竊為大國寒心。大國其熟慮焉。今通款大國嗣後英取道大國管轄者。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請下令沿海諸道。知無他。鎭臺其知悉而報之於殿下。速賜報。　八月。長崎奉行水野忠篤目付永井岩丞延見英使于廳中。許其泊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使船尋去。　九月。魯艦入大阪洋。奉書請達市聽。幕府檄和歌山彦根諸藩備之。　冬十月。魯艦来泊下田。幕府使政憲等接之。　十一月。諸國地震。家定使井伊直弼酒井忠義抑澤保德守皇城。　命

和歌山德島明石築熕臺。　詔改元安政。大赦天下。

十二月。筒井政憲川路聖謨會魯使布恬廷。許泊下田長崎箱館。及求欠乏之物件。

二年乙卯。春二月。命松前崇廣上蝦夷地。以直隷幕府。

三月。家定奉詔令天下銷梵鐘。以鑄大小砲。備海防。僧徒訴之。事沮不行。　墨船至下田。乞測量海底。幕府難之。　夏四月。報墨以測量俟後命。　幕府命伊達慶邦佐竹義睦津輕順承松前崇廣戍蝦夷地。

六月。和蘭人獻蒸氣船及小銃。　秋七月。幕府遣矢田堀景藏勝麟太郎就和蘭人學操蒸氣船術。

松平乘全松平忠優辭老中。　八月。島津齊彬請納西洋製船艦于幕府。　家定觀練兵于吹上庭。　九月。皇宮成。　冬十月。江戶地大震。士民邸宅多倒。火發。死者二萬餘人。　幕府許大名就國。　幕府奏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

論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土地爾。以有人民爾。二者万世而可賴者。就焉為計。豈為無策哉。國之貧富。由於地力之盡否。地力之盡否。由於民力之聚散。無古今一也。古吾王國建口分之制。計地以布民。計民以分地。地無有不耕之民。民無不可耕

之地。及至後世。生齒之繁。應什倍於古。而倉廩之積。或不及古者。其故寧不可知耶。古制之不可復。則姑無論可已。習俗之所見重金錢。而輕米粟。貴商賈而賤農民。而征賦之徵。每苛於所賤。而緩於所貴。是以有田之民。舍其田。無田之民。舍其業。游手浮食。居國籍之大半。民力之未聚如此。唯然。是故僻邑遠地。不能無汙萊之處。生穀之土。捨於山林而無之。或壅也。逋逃之餘。水旱之後。為荒蕪。為菹洳磽确。而無之。或復也。地力之未盡如是。欲國之無貧。其可得乎。考之古制。以田野之治否。為守

介之殿最致百姓流亡十人以上者解見任無他憂民散而地蕪也元正朝議以民戶漸多而田地窄也課諸國墾闢凡發役所須皆備官物給糧食令各郡國司督役得良田一百万町當時陸奧出羽未入版圖每叛出師其費不貲而未嘗聞困於供億者豈非是之效哉夫一百万町以町得二十石計之則是得二百万石也天下公民之積在常數之外忽增二百万石其為利不亦博乎而何從得之乎地力之所蘊而用民力發之也使其蘊而不發則是舍二百万石而不用也後世之地古之

地依然也所蘊未發者蓋不可勝言矣以生齒之數如此而不足以發之者不得其術耳夫小民之失業逃籍變為游手而未定其產者在在皆是而豪民之財亦多欲稱貸假息而未得其當者誠得熟民事曉地理者徐規畫之募豪民出其費而募小民出其力約之以幾年之租盡捐與之至與所出財相倍稱而止則出財趣耕者皆奮而來聚則不煩擾而成矣成之後以為官田而佃游民作之可也或用以業豪民而收其租亦可也是之謂聚民力以盡地力庶幾可以積倉廩不讓於古矣可

以使百万之兵坐食而無憂矣富國之策有踰此者乎曰後世之患不在地力之未盡而在地力之太盡不在民力之未聚而在民力之過聚則此策恐無所施耳曰不然自田制藉法之不明也農不地着而縱意所之唯其所安之地則雜沓駢居山陵邱阜無不耕者尺寸之地不得更休而其所不安則雖膏腴地捨不知耕即知耕憚其興舉之費與租賦之急而不敢措手所謂號稱開墾興利者亦就其雜沓駢居之處以計增區區是以海瀕河口歲增田畝而山僻之邑歲減減者之不察而增

者之見乃謂太盡而過聚亦溺於習俗之見耳吁乎是地力之所以不可不盡也能盡地力所以壯國力也

堀田正篤為老中　十一月天皇徙新宮縱民觀儀衛准后九條氏亦從　十二月家定賜名刀于阿部正弘賞造大内勞尋使高家朝賀徙御

三年丙辰春二月幕府置蕃書調所　夏六月政通辭關白　幕府再鑄八銖金　秋七月新待賢門院薨　幕府命高松松江築砲臺於大坂川口　八月左大臣尚忠為關白　英魯軍艦入長崎墨艦去下田

江戸大風海溢。死傷者多。　九月。岩瀨愿議開十港。　冬十月。幕府使堀田正篤專掌外國事務。　十二月。家定娶島津齊彬女。

四年丁巳春正月。尚忠辭左大臣。忠熙代之。經久為右大臣。　二月。經久辭右大臣。輔熙代之。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源基豐為內大臣。權大納言實萬兼右近衛大將。　三月。和蘭甲比丹上書。曰交際外國。勿論名義。或開釁於瑣事。不可不戒。嚮清國失土地於阿片。今廣東亦見蹂躙。可為殷鑒。老中以為和蘭欲遂其請。故牽合其說。顧使之積怒。恐蹈清覆轍。業已結

和。以變寬永後之法。則待之亦不得不因寬永前之規。遂主偷安。　夏四月。天皇賜和歌冊子於奉造宮役大名。又賜扇於彥根小濱郡山等諸大名。勞其守衛。　幕府命講武所練海軍。　五月。基豐辭內大臣。實萬代之。右大將如故。　幕府奏鑄箱館通寶。又南部謹敦請鑄新鐵錢。　閏五月。駿河地震。　六月。井上信濃守自下田至江戸。告墨人請入江城。　秋七月。德川齊昭辭參幕府政。家定與刀優勞之。　幕府奏聽墨使入謁。齊昭上疏諫之。尋上書前關白政通請停見之。　八月。脇坂安宅為老中。本多忠民為所司代。　溜直大名連署諫幕府許墨使謁見。　九月。參議左大辨公愛從三位宣諭等有罪。勅削其官爵。松平忠優復為老中。鍋島齊正上疏幕府。請討墨夷。　冬十月。巴爾理一自下田入江戸。說堀田正篤曰。世界無有拒和親者。請貴國聽之。曰下田港屬不便。換以神奈川大坂。曰埠頭已定。則就建商館造寺院。曰兩國人民。自便貿易。曰規約已定。則必得政府印信以為照準。曰我全權公使駐劄江戸。曰東印度為英所并。坐不與西洋通好。貴國盍監焉。曰清國以阿片事。與英戰一敗。媾和。今英欲賣阿片貴國。以專

利。與英通商。須禁阿片。曰貴國開港。迎我國宰官督之。則不蹈清國覆轍。正篤曰。俟衆議而後決。　十一月。土岐賴旨川路聖謨等會巴爾理于蕃書調所。問其書中疑義。　金澤鹿兒嶋仙臺熊本諸藩上書幕府曰。夫寬永以前。蕃使入朝也。卑己謙辭。今者墨使尊己蔑人。何其無道。執政諭之以國禁。彼不肯。乃允其請。以馴致今日之事。失國体莫大焉。敢請延見墨使之日。一免連署互參。比年物價騰貴。各病於奔命。敢請使自今十年。土著以講武。強兵而備萬一。

論曰。夫英雄之用天下。相時弛張。雖解脫羈絆。縱

其所欲為。而天下不敢動搖者。其襟胸恢廓。足處天下之變。紀綱振肅。足制天下之死命也。苟幕府斷然決策。使天下諸侯各自養其強。則感奮激勵。誰敢不俯伏奉命。於是大推赤心。與天下同其休戚。天下豈有不奔走趨令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驁恃強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定也。且夫所謂養強於國邑者。豈必盡革舊制空都城。而皆遣歸之之謂哉。夫英雄之弛張用捨。其捨所以用之。其弛所以張之也。今將與天下更張。而其所以使竭膏血於都城者。不得不小有

所弛。弛於此而張於彼。捨於此而用於彼。有權衡而存焉。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則腐敗隨之。廣邦冢君大夫士。宜令生生。而不宜令腐敗。今使大小諸侯各。養其強。養強者。任之以事。用其強於當時。一時權宜。不必為永制。而用強者。貴之以功。輸其實於國。天下公器。不得蓄以為私有也。如其弛張之機。用捨之權。則處之有方。發之有時。朝聘之疎數。去留之久近。職貢之輕重。征役之施舍。不可執一而論。通其變。使民不倦。要在於投機會耳。不然。則欲徒守舊轍。以把持天下。而濱海寡弱之卒。或一致敗衂。勢固不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為先自斷。至乎情見勢屈。然後不得已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故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今欲制御天下。縱送磬控。其機在斷與不斷。古人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況所行乃鬼神所祐乎。蓋家康之尚武力。所以建基業。而其愚弱天下。所以與天下休息。張而弛之者也。外國通商以來。天下多故。固非得休息之時。則將安得弛而不張哉。故其所以建基業之意。可必法。而愚弱之之術。不可必泥。時變之易見者也。尺蠖之屈以求信。故弛者

將以有所張。捨者將以有所用。捨今之所用。而用所捨。弛今之所張。而張所弛。畧末節。而急先務。去虛文。而責其實效。以張古之所張。而用古之所用。行之存於其人。夫家康之興也。濱松之強鳴于天下。今以天下為濱松。富國強兵。宣國威海外。則亦足以纘家康磨勵士衆之遺意矣。而計不出此。因循苟且。遂終於敗亡。惜夫。

水戸士信田仁十郎堀田芳輔等欲刺巴爾理士。為幕吏所拘。　二十一日。家定延見巴爾理士。賜時服若干。　十二月。正篤會巴爾理士。謝其忠告。巴爾理

士再上書請置宰於府下。開市於十港。　家定使林煒等入京見傳奏前大納言菅原聡長前大納言光成上墨使書曰。近世萬國風氣一變。盡事互市。而墨為之魁。遣阸理求通信。我拒之彼必冦。客狄巴爾理來見家定。家定延見受其書。欲許之。然事體與嚮許入港給之絕異。故使臣等乞勅允。　鍋島齊正上疏幕府。諫許墨使請。且請攘之。　德川齊昭造軍艦成。

川路聖謨見齊昭。告墨夷事。不荅。

五年戊午春正月。天皇名諸公卿會議墨夷事宜。又勅諸大名建言。　家定命堀田正篤西上具奏墨夷事。

請允貿易。　墨使巴爾理士以病歸下田。幕府賜書及藥物。　二月。修仁孝天皇十三年忌齋於清涼殿。

蜂須賀茂部上書曰。堀田正篤林煒等踵入朝。奏請墨夷事。臣誠懼叡慮如何。日夜痛心。眠食不安。京師若有緩急。臣進兵守闕。粉骨碎身。以報大恩。又呈書政通曰。數效疏於幕府。不見納。未得奏愚意。顧天下安危在今日。企望殿下運寶祚悠久。取我安民之策。　十三日。正篤上書奏外事。與林煒所奏稍異。數日聽長光成傳旨曰。假約開港雖不得已。而舊臘勅以不使彼泊畿內近海。今能得不開兵庫港耶。曰皇居無堅郭。故欲使大藩嚴守闕下。曰開港之制未定。彼溪壑無饜。能保無反覆耶。曰彼素請開市於京攝及江戶。今許開兵庫。禁其入京畿十里內。如京畿之護衛。必嚴之。我不背條理。彼豈反亂。而如後日生違相爭者。難豫奏之。今如不和。則入冦在目前。故自今生聚教訓。使彼自服。策無出于此者。聽長等齎書莅正篤館傳之曰。主上懼太廟先主神慮何如。欲聞三家諸大名意見。幕府其徵天下列藩之言而奏之。正篤驚愕。敢請還奏少更文。聽長欲更之。議奏源建通曰。是詔旨也。宜急達之幕府。正篤乃奉之。　政通

辭准三宮。　三月。巴爾理士至江戶。曰曠日不得命。吾欲直入京師得其要領。幕府使正篤奏對曰。宸衷允當。然幕府能制人心向背。頗安之。權大納言忠能等上疏。請徵諸藩建言而勅幕府。天皇名關白大臣議定示勅案於諸公卿。文有凡所奏陳一任幕府措置之語。忠能曰此勅一下。則舉朝無人也。臣不敢從。左右應之。天皇嘉其忠直。詔改勅案。　聽長辭傳奏。實愛辭內大臣。以權大納言忠香為內大臣。命正房行傳奏事。實德行議奏事。　二十日。尚忠忠熙奉詔召正篤傳勅曰。墨夷之請事體極難。主上宸慮日深。

往年下田之舉。事非容易。而今又與彼約。則後患不測也。宜議三家諸大名而奏之。　天皇令復傳旨於正篤曰。條約不可許。縱彼生變。汝宜體此意而計事。　正篤歸于江戶。　幕府夏四月。勅增京師護衛。　以井伊直弼為大老。　正篤召巴爾理士謂曰。條約之難定。在人心之不合。巴爾理士曰。政府不能捺印。直詣京師取決。正篤諭而止焉。　五月。幕府答墨書略曰。肅復亞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殿下。貴國派領事官巴爾理士為使節。謀兩國人民共通貿易。宜以章程草案相示也。然期日不得不緩者。以有

我闔國會同商議事也。幸諒恕之。巴爾理士奉之還下田。　僧月性死。月性字知圓。周防人。性慷慨。好論時事。以充擴國威排擊匪教為任云。　六月。幕府罷堀田正篤脇坂安宅老中。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復為老中。酒井忠義復所司代。　京師火。　准后九條氏生皇女壽萬。　墨艦二艘來下田。魯艦亦入神奈川。幕府遣永井尚忠井上清直堀利熙等撿之。巴爾理士曰。英佛乘勝清之威。將來得其所欲。苟聽我請。則我諭二國。圖無事。幕府大怖。定互市則十四條。　家定奏墨夷事。德川慶恕慶篤慶喜慶永建

言。請破條約。奉勅旨。而攘夷之論遂行天下。　詔奉幣加茂石清水。祈國家靜謐。　家定病篤。議定嗣子。德川齊昭謀以子一橋慶喜為之嗣。以張國威。慶恕慶永亦屬心。請入謁家定議之。直弼不為通。遂迎紀伊宰相。立為世子。更名家茂。於是直弼挾幼主權威益熾。人目為跋扈元老。　秋七月。英艦來品川。請定條約。幕府遣使接之。　詔徵三家及大老。幕府奏曰。慶恕齊昭慶篤皆有罪。而大老外務冗劇。不得西。囙命老中間部詮勝西上。　幕府命外國奉行永井尚志長崎奉行岡部長常。會蘭使。定互市則十一條。又

命尚志及箱館奉行堀利熙。會魯使。定互市則十七條。命尚志利熙。會英使。定互市則二十四條。　八月。詔齊昭起輔幕府。忠熙等奉旨草詔。略曰。嚮奉假約墨夷署印。出不得已。將使間部詮勝入京奏事。是無徵諸大名之勅也。今欲使公武合體。特名三家大老。則曰水戶尾張越前皆有罪。是自剪羽翼。奈人心向背何。大老老中與三家三卿諸大名及退老者。其速會議。圖濟世安民折衝禦侮。　八日。田安慶賴為將軍後見職。　家定薨。年三十五。賜謚曰溫恭。贈太政大臣正一位。　九月。幕府命水野忠篤等。會佛使。許

互市約二十二條。至是五國條約皆成。　幕府執黨水戶者。老中間部詮勝西上。與關白尚忠酒井忠義謀。譴前關白政通前內大臣實萬削髮。　冬十月。家茂為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叙正二位。年甫十三。　實萬辭內大臣。尋屏居邑里。　十一月。清水法性院僧月照投薩海死。　十二月。家茂幽青蓮院宮尊融親王。命伊達宗城退隱。　是月。奉幣太廟。告行神嘗祭。

六年己未春正月。幕府令徙商戶于神奈川。大開互市。英墨促日本使節赴二國。　二月。家茂命山內豐信

退隱。又擯倉勝靜。坐論京囚。罷寺社奉行。　三月。忠煕輔煕並辭官削髮。以忠香為左大臣。家厚為右大臣。齊敬為內大臣。　夏五月。天皇賜黃金若干於尚忠等。以慰外事之勞。　幕府奏鑄小鈑四銖銀二銖銀。　幕府令天下禁用洋服。　六月。禁貿外舶以官銜圖籍及兵器。　秋七月。罷太田資始老中。　江戶神奈川大風海溢。　八月。幕府奏獻金五千兩。充供御。　又益關白尚忠職俸五百苞采邑一千石。　幕府數齊昭罪。禁錮水戶。幷幽其子慶篤慶喜。屏居太田資始。黜岩瀨愿永井尚志等。斬鵜飼吉左幸吉等

根伊與助橋本左內吉田松蔭賴醇等。命安嶋帶刀自殺。餘禁錮流竄。是謂己未之難。　九月。幕府奏賜蝦夷於仙臺會津等六藩。開拓焉。　冬十月。家茂延見佛使。　江戶城火。　十一月。天皇賜東本願寺光明紫衣。慶其年八十。　十二月。幕府命德川齊昭納去秋所賜勅書。　間部詮勝罷老中。

萬延元年庚申春正月。幕府遣村垣範正新見正興等二百餘人于墨。至冬歸。遣公使外國。是為始。　以安藤信正為老中。　令天下改金幣之直。　二月。幕府命宗義和延朝鮮來聘期。　三月。改元萬延。　三日。

水戶臣佐野光明黑澤忠三齋藤周德等二十六人與鹿兒嶋臣有村兼清共要擊井伊直弼于外櫻田殺之。兼清被創自屠而死。餘或死或去。獨大關和七郎杉山彌一郎等詣細川齊護第。光明忠三等詣老中脇坂安宅第。並自首請罪。上書其畧曰。井伊直弼挾幼主擅黜陟有司。罪一。苞苴私謁無所不至。罪二。斥三家絕羽翼。罪三。遣間部詮勝註誤九條公。幽青蓮院宮及諸名卿。罪四。不待勅允而私條約。罪五。凡此五罪。神人所共憤。臣等一死代天誅之。以待斧鉞之刑。

論曰。君之所以為君者。何哉。曰權在焉爾。權也者。物所由而為輕重也。家由此而輕重者。能君於家。國由此而輕重者。能君於國。天下由此而輕重者。能君於天下。天下國家所以為輕重。不在於君。而移於大臣者。衰。移焉而不能復者。亾。故自古創業之君。慮其子孫。使權常在焉而不移。其為法制。不一而足。而列置宰臣。不專任一人者。其最大者也。世之俗儒。乃動援古義。曰。相必專任一人。而後可以展其才。使人主或眩其説。則不致衰亾者幾希。我王家古有大臣。後加置大連。又置左右大臣。分

轄政事。又特置内臣。以分其權。至於攝政關白内覽宣旨。皆私立名目。以資專權。非祖宗之制也。鎌倉始置政所。專任別當。後改曰評定衆。以親信十餘人分領之。然其最親者常主計議。而其權移於北條氏。北條氏簒國。自稱執權。固其所也。而其號令天下。猶曰源氏之舊。連署行事。如後世曰加判列者。内管領乃其私家宰。如後世曰公用人者。非專領太政也。鎌倉之制。可謂密矣。至於室町。乃取王室弊餘之制。置管領一員。專執天下之權。故又曰執權。猶王朝之呼關白為執柄。其亂亾也固宜。如織田豊臣之制。令列宰月次輪直視事。雖不無其弊。是其意亦在不專任一人而已。德川氏置大老老中二職。而大老時有廢置。亦唯分轄政權。以防大臣之專權。其設法詳密。非足利氏以下之所及也。然而如大老酒井忠清堀田正俊井伊直弼專權自恣。無所忌憚。而如直弼最桀驁不可制者。是專任一人之過也。夫政分諸部。管轄而上。總合於一。而君以一人操之。是君之所以不可無也。而業已有以一人操之者矣。則無君可矣。有執柄而天子如弁髦。有執權而將軍如弁髦。何足怪焉。今

謂相宜專任一人。是使後世有弁髦其君者也。可不戒哉。

閏三月。以久世廣周為老中。　夏四月。幕府奏改鑄小鈑四銖二銖。比舊稍小。　命蜂須賀齊裕守品海。五月。英人入江戸。議設館於殿山。　六月。以本多忠民為老中。　許葡萄牙人通商。　秋七月。以皇子祐宮為皇太子。　家茂延見墨英佛三國使。　孛使請條約。不聽。　八月。命鹿兒嶋緩琉球來聘期。　家茂使宮婢勝光院橋本氏西上。奏請尚皇妹和宮。不聽。橋本氏固請不止。　德川齊昭卒。年六十一。齊昭

為人英明嗜學。嘗託田獵治軍。正經界。興學校。廢佛刹。多毀梵鐘。以鑄熕。坐之屏居。及墨夷來。幕府名參大政。而議論與老中不合。再坐事。齎志而卒。九月。以儲君諱睦仁為親王。幕府解慶恕慶喜禁。釋太田資始本鄉泰固等罪。冬十月。修江戶城。十一月。天皇許降嫁皇妹和宮於家茂。依吉子内親王東降例。箱館奉行堀利熙切諫老中安藤信正自殺。有遺書指斥其五罪。青山忠良為老中。幕府使所司代忠義入納黃金及物件

文久元年辛酉春正月。幕府奏鑄大錢。文曰寬永通寶。

以一當四。二月。水戶脫士據長岡驛。宣言奉烈公遺志以舉義旗。將略橫濱燒館鏖夷而入江戶。誅許互市奸吏。江戶戒嚴。命慶篤追捕。分遣諸侯扼其衝路。天皇聞物價騰貴。衆庶困窮。發内帑黃金五十枚賑之。十九日。改元文久。魯人入對馬。殺人剽掠。幕府遣吏接問之。至則去。夏四月。以皇妹親子為親王。五月。水戶亡命有賀重信岡見留次郎等十七人襲東禪寺英館。殺傷英卒三名。衛士起禦之。重信等二人死之。英使大怒。責老中信正。曰。日本政府無權。亡狀至是。不可復以說。即與佛使蘭使將以兵逼江戶。信正百方諭之。乃止。六月。家茂名尾紀及諸大名。議水戶事。毛利慶親奏開港事。天皇賞之。秋七月。英人請得測量自長崎至箱館水路。聽之。冬十月。毛利慶親入江戶。有所建言。十一月。内親王和宮東下。典侍庭田氏從之。恭兗長澤蒼翠上疏幕府。論時事。其言皆剴切時弊。幕府命鍋島齊正退隱。島津氏密奏出兵京師。是歲。幕府遣使歐羅巴洲諸國。

二年壬戌春正月。河野顯三河本杜太郎等六人刺老中安藤信正于阪下門。從者力拒。信正僅免。六人鬪

死。皆懷書數信正罪。兒嶋強介大橋順藏連坐死于獄。安藤信正罷老中。二月。毛利慶親上書幕府曰。夫朝廷幕府相和本也。諸港開鎖末也。國体已立。則開鎖之權在我。慶親見老中久世廣周於城中曰。和宮之降嫁也。將軍當入朝。而食言自黜。鍋島氏大藩。失望國事已至此。可無大憂乎。廣周請教。慶親曰。今之計有春岳刑部卿為輔佐。以改弊政耳。不然。則吾欲與薩肥諸藩議奉詔令也。廣周等驚愕。慶親薦其臣永井雅樂。幕府乃名之。雅樂素主和議。與老中協。因厚遇之。授密旨。入說京師。三月。本多忠民

罷老中水野忠精板倉勝静為老中。　夏四月。雅樂上書議奏大納言忠能。陳持議。請勅許條約。時攘夷論盛行。内外咎雅樂。遂不得其意而東。明年長藩賜雅樂死。　筑前浪士平野國臣在攝播間。大唱尊攘。會島津久光過姫路。國臣等要請曰。近者幕府凌蔑朝廷。臣等憤激不能禁。將戴公據大坂及二條城。下令各藩。以問幕府之罪。并殲外夷。久光慰諭之。入京師奏之。朝議恐其過激。命久光鎮京師。處士聞之。入京。久光遣人諭之。不郤。遂相鬬。所司代聞變。倉皇入二條城。幕威自是頓挫。浪士横行。　幕府釋慶恕慶

喜慶永及山内豊信伊達宗城罪。尋詔解輔熙忠熙等幽屏。　毛利定廣入京師。　五月。詔定廣曰。汝祖元就勤王尚矣。汝父慶親憤戎夷跋扈。欲助幕府勤王事。而今汝定廣入京。朕依賴焉。宜留京師與島津久光戮力以鎮游士。　幕府使松平容保松平慶永參政事。　徳川慶頼罷後見。　内藤信親罷老中。脇坂安宅復為老中。　英人上書言小笠原島非日本有。幕府郤之。　松本臣伊藤軍兵殺英人二名於東禪寺。而自裁。幕府與洋銀三千元於英使。以謝之。是月。我商船抵香港互市。　六月。勅使左衛門尉大原重徳東下。島津久光陪從。勅命三事。其一欲使將軍率諸大名入朝。議治國家。攘醜夷。其二依豊臣秀吉之故典。令沿海大藩五國為五大老。以決國政。防戎夷。其三使一橋刑部卿輔將軍。越前前中將任大老職。行内外之政。家茂謹奉旨。　罷尚忠關白。忠熙代之。　幕府罷久世廣周老中。尋罷酒井忠義所司代。　秋七月。家茂命老中板倉勝静等大行黜陟。慶喜為後見。慶永為政事總裁職。益奉詔旨也。慶永等大布新政。緩諸侯會同之期。許其妻孥就國。　毛利慶親定廣建議學習院。論協和朝廷幕府。　浪士殺

島田左近宇野玄蕃等數人。梟首粟田口。榜其罪狀曰天誅。　八月。毛利定廣奉勅東下。　詔幽屏内大臣久我建通中將岩倉具視少將千種有文中務大輔富小路敬直。勅前大納言中山忠能等屏居。　釋戊午以来為國事獲罪者。　重徳西歸。久光從之。途過生麥。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怒殺之。　山内豊範入京。天皇詔豊範與慶親久光同鎮闕下。諸藩士語有威望者。必推薩長土。時尊融忠熙親薩。實美公知親長土。勢稍相軋云。　閏八月。幕府置京師守護職。以松平容保充之。給官俸五萬石。　免井伊直

憲京師守護。九月。詔放建通有文具視敬直等於洛外。　小笠原長行為老中格。　冬十月。後醍醐天皇廟震動破裂。　井上正直為老中。　十一月。詔以慶喜任中納言。　勅使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公知東下。山内豐範陪從。宣勅曰。將軍以明春入朝。下教諸藩。速奏攘夷之功。幕府待勅使禮有加於舊。　幕府奏薦戸田和三郎為山陵奉行。和三郎忠恕族也。　十二月。實美公知西上。毛利定廣從之。嶋津茂久獻米一萬石于京師。幕府令德川慶篤奉行戊午勅。　是歳。幕府囑和蘭造軍艦。遣榎本鏻次

郎赤松大三郎等於和蘭。學習海軍術。又募庶民。編歩兵砲兵騎兵三隊。以號三兵隊。

三年癸亥春正月。家茂以鍋島直正為文武總裁。　一橋慶喜入京。諸藩士處士逼以攘夷之期。慶喜曰。待將軍入朝。處士憤其因循。殺千種臣賀川肇。梟其首于慶喜館。曰為攘夷血祭。呈左右腕于具視有文曰。公等信肇奸謀。故獻之。時唱勤王擯関東者。處士也。擅行擅生殺者。亦處士也。公卿危懼。

論曰。明君英主之欲立大功成大業者。必籠絡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而駕馭之。令之日淬月厲。翹翹然勇於功名而不自知。是故智者無逞姦之念。勇者無謀亂之心也。後世人主則不然。苟且偷安。不有所立。抑塞雄偉英豪之士。獎用柔懦畏謹之士。於是乎士之抱利器者。翻然而去。立私黨造名字。煽動天下無頼浮浪之徒。其勢足以震撼天下。浚轢王公。而天下之亂。四出潰裂。不可復收。此其禍出于智勇之士。而令其致之。抑上之人之過也。戰國之時。四公子之徒。爭而致客。各相雄強。一旦有事。雖千乘之國。不得不仰其聲氣。信陵君一舉解邯鄲之圍。平原君一出定楚趙之從。皆由用客。故

也是天下之權。不在千乘之國。而在徒食浮浪之客也。東漢之末。政令賞罰。出自宦官。天下之賢人君子。不得少展其驥足。於是激厲奮發。立私黨。唱大義。天下不信朝廷之政令。而信黨人之私説。其後亂賊蠭起。連延至于董卓汜催之亂。天子蒙塵。漢室傾頽。曹孫劉三氏鼎立。以爭天下。此三氏者莫非皆浮浪之人。而天下之權皆歸焉。嗚呼戰國漢季之君。豈不欲權之在乎上哉。而權不在焉者。抑何耶。不能籠絡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而駕馭之之所致也。若令戰國之君。各任一國之智勇。漢季

之君任天下之智勇。則智力發越無餘。雖有百万浮浪。而皆頑鈍推魯無能為者。摧何由而移。亂何由而起乎。夫國之有材。古人譬之虎之在山。所在人皆畏之。故在朝廷則內重。在草野則外重。戰國漢季之君。移內重之具而置之外。而欲內之不輕。外之不重。可得乎。當德川氏末世。戎虜陸梁。和戰之議未決。諸侯幸一日之無事。因循苟安。靡靡不有所立。其前後左右。皆小廉曲謹之徒。其見雄偉英豪之士。不忌而遠之。則排而陷之。言未及見聽。誅戮加其身。彼不北走越南走胡者幸耳。乃其立

私黨。唱大義。千百為輩。横行天下。是萬不得已之勢矣。而上之人束手莫之能止。而至伺彼之喜怒為之慶弔。抑亦陋矣。然則為之如何。曰人主斷然有所立。定國是。唱大義。示天下以大有為之志。以攬雄偉英豪之心。令智者致其謀。勇者效其謀。發縱指揮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權歸乎上。而浮浪之徒莫因而所發。天下可以無事也。不然。則據有土地甲兵之富。而却受制浮浪之人。猶自放虎狼受其噬齧。嗚呼。此戰國漢季之勢也。

忠熙罷關白。輔熙代之。　二月。詔青蓮院宮尊融蓄髮。稱中川宮。　肥後人轟武兵長門人久阪通武詣關白第。策三事。一曰刺日攘夷。二曰開言路。三曰精撰關國事。　命左衛門督大原重德侍從裏辻公愛屛居。　三輪田綱一諸岡節齋等數十人。斬足利氏三世木偶首。梟之三條磧。容保捕其黨將處刑。定廣請原之。朝議亦欲假之。於是士民多傾心毛利氏。

三月。家茂入京館二條城。尋入朝獻黃金百枚白銀三千枚扒硯香爐等。親王公卿獻饋有差。先是慶喜因關白請造廷建言關國事沮之。至是賜謁。慶喜前拜曰。將軍在職。請委任之。天皇曰可。慶喜少退。天皇

曰。依舊委任將軍。其勵精攘夷。慶喜拜謝而退。於是家茂名望大定。　天皇行幸上下加茂。親祈攘夷。家茂率諸侯扈從。縱民觀儀衛。　久光上書曰。臣獻鄙見。規時事。而讒口間之。言不行。而在闕下。恐媒孽不虞之變。且攘夷之期近矣。頗賜數月暇。留書就國。　諸游士說慶永促攘夷。慶永謂事体至難。稱病不朝。上表辭職。不請而就國。幕府讓之屛居。　詔德川慶篤為將軍目代。委以攘夷。　幕府募游士。編新徵團。以清川八郎為之長。　夏四月。天皇行幸男山。欲就祠前賜攘夷節刀。家茂慶喜恐。稱疾避之。處士聞之。

怒曰。咄惰夫不足偕為事。遂議天皇親征。請為之先鋒。朝廷慰籍之。詔十万石以上大名。每三月更戍京師。實美掌之。家茂奏請南巡修海防。至大坂議扼要衝修守備。詔以五月十日為鎖港期。令之各藩。又詔慶恕輔佐家茂。英人帥兵艦來曰。請得殺我士官者。不則出償金五十万元。更令薩藩出三万元。老中大怖。馳駟報京師。太田資始復為老中。尋罷。五月。德川茂德欲西上奏請與償金。慶恕使人留之。茂德入名古屋城。稱疾不出。慶篤致書關白。報議決。不償。關白告之中外。既而幕使無辭故延其

期。老中松平信篤等授證券於英人。會小笠原長行東下。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中不聽。長行獨至橫濱。說各國曰。我邦人動殺傷外人。故鎖港絕交。對曰。無之。或渝條約在彼。今乃渝之。不信也。吾儕奉本國命而來。安得縱斷大事。長行欲見英人。英人不出。使人責之。慶喜東下。途聞償金議決。飛書止之。不及。遂償洋銀四十萬元於英。事始平。長門人砲擊墨艦於赤間關。墨艦逃走。尋與墨佛蘭戰赤間關。長府凡五戰。詔賞其果斷。家茂自大坂歸京師。有人刺公知於朔平門外。公知傷面歸家而斃。道路以疑薩人

所為。詔列藩守九門。詔免薩人乾門守。毛利慶親獻金一萬圓於朝廷。慶喜上書請辭幕府後見。不允。六月。長行決死而航至京師。朝廷不許入。家茂命長行待罪大坂。尋免老中格禁錮之。家茂自大阪航還江戶。鳥取人襲英艦於攝海。英不戰而去。詔少將正親町公董為監軍。遣長防及鎮西。傳攘夷應援之詔於諸藩。酒井忠顯為老中。班諸老上。詔讓幕府私盟約七國。曰鎖港限三十日。七國不卻則攘之。老中咸謂事難施行。且并絕和蘭何也。廷議命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職在守護。幕府

奏增禁內供御十五萬苞。削朝臣厚祿。增薄祿。詔鳥取柳川守大坂。秋七月。英艦入鹿兒嶋港。曰生麥之事。與政府平。更得贖金三万元於貴藩。以養死者妻孥。不則得主使者。薩人對曰。衛大名鹵簿者我亦有法禁。議之政府與足下。而後辨之。事辨而議養妻孥。英人將奪薩艦為質。薩人邀戰。英艦向岸砲擊。碎我數砲臺。我亦砲擊。毀其六艦。英遂不得志而去。後借金七万兩於幕府償之。以有馬道純為老中。幕府使中根某責長門擅砲擊洋船。長人介疏不服。拘留中根。由是幕府惡長人。詔東園基敬四條

隆謌巡視紀播。　天皇觀會津練兵於建春門。　慶士燒高臺寺、貼書曰、神燬朝敵春岳館。蓋慶永患時事入京。將館于高臺寺。故有此舉。　八月。詔大坂城代松平信古曰。蕃舶若來擊之。幕府下教曰。既奏請見許。勿浪戰。信古稱疾不視事。　天皇觀會津鳥取岡山德島米澤練兵於建春門。　內勅尊融為鎮西將軍。尊融辭之。　詔曰。行幸大和。拜神武天皇陵。駐驆春日山。議親征。命加薩等六藩。徵行幸資名近畿大名。池田慶德等諫親征。不聽。　十八日。免長人堺門守。先是慶親父子就國。使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等

代守。是日昧爽。尊融入朝。急命鎖九門。使薩摩會津因幡備前兵分守之。衆皆戎裝。列砲備之。道路騷然。元純等聞變馳至。諸門不通。至關白第。關白亦受朝禁。實美率兵詣關白第。時尊融名忠熙齊敬公純及慶德茂政等曰。親征出英斷。大和行幸中納言等逼請之。大犯震怒。曰宜行幸中止之命。詔中納言光愛名。關白實美曰。關白請朝廷議。欲名之。容保茂政不可。乃使宰相公正責實美。屏居。諭元純等。命退闕下待命。元純等百訴不許。率中納言西三條季知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東久世通禧修理權大夫壬生基

修侍從四條隆謌右馬頭錦小路賴德主水正澤宣嘉而去。朝廷大怒。詔奪季知等官爵。尋禁長人入京。　尊融任彈正尹。稱尹宮。　九月。以太宰帥親王熾仁為攘夷別勅使。使池田茂政從之。茂政上表辭之。尋停別勅使。　幕府賜金五万両於容保。充在京經費。　幕府命紀伊彥根津郡山諸藩。討天忠黨。平之。先是藤本津之助松本謙三郎等奉中山忠光為將。入大和。來聚者凢千人。號曰天忠黨。借兵伏於狹山丹南諸藩。殺五條縣令鈴木源內。修櫻井寺。據之。既而聞朝議變。乘曉霧襲高取城。不利。退據天川險。津

兵襲天川。黨兵大潰。津之助等死之。忠光自大阪航走長門。　詔酒井忠顯讓幕府攘夷遷延。　幕府以松平直侯參政事。牧野忠恭為老中。　詔長門按毛利元純等情。以白慶親父子心事。益田右衛門介上書勅使。請復實美等職及守衛闕下。　松平慶倫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藤堂高潔池田茂政淺野茂勳連署奏請曰。薩長首唱勤王。而遠之。列藩生嫌。非計也。請寬長人罪。一我敵愾。以攘外夷。不省。　冬十月。詔曰。鎖港事重。列藩受幕府指揮。勿輕舉。主攘夷者不懌。　嶋津久光入京師。奏請名家茂慶喜慶永豐

信皆踵至。游士平野國臣南水八郎等推澤宣禧為主帥。據但馬生野。土兵聚者殆千人。幕府命出石豐岡姫路諸藩討之。衆聞之多逃。宣禧西奔。獨八郎與數人殊死奮戰。遂自殺。十一月。幕府遣外國奉行池田某河津某等於英佛諸國。議鎖港事。幕府奏增尹宮尊融秩。別給廩米年二千苞。十二月。慶喜慶永容保宗城慶賛正邦久光護久連署奏曰。側聞宮中流言。間尹宮聖明。豈為流言所動乎。然姦兇之妨正人。害骨肉。古今同轍。釁隙一開。不可挽回。臣等以死保宮之亾他。輔熙辭関白。右大臣齊敬代之。拜左大臣。以内大臣公純為右大臣。大納言忠房為内大臣。薩商船泊豐前田浦。長人以為蕃船。砲撃。薩人啣之。是歳。勅鑄文久永寶錢。

元治元年甲子春正月。池田慶德上奏。請許七卿毛利氏入京。詔勸脩寺濟範蓄髮。稱山階宮。十四日。家茂入朝。献真劍一口。白銀千枚。綿千把。皇太子准后親王公卿献遺有差。賜詔家茂曰。朕愛汝如子。汝親朕當如父。醜夷不可不膺懲。雖然。朕不好倉卒行事。可以實心行實事。朕見九百武將。如會津中將越前前中將伊達前侍從島津少將等。忠實純厚。足以任國家樞機。汝親之與謀焉。又曰。𣈆舉攘夷。非朕之所好。而三條實美等矯詔議親征。欲帥師討幕府。而長人亦砲撃夷船。暗殺幕使。勾引實美等。其罪大矣。然皆朕不德之所致。自今海内一敵愾。絶外交。以副朕意。時謂之翻覆綸旨。詔以家茂拜右大臣左近衛大將。尋進從一位。久光叙從四位。任中將。列諸侯。家茂奏曰。客春入朝。既奉攘夷之勅。而未奏實効。及再入朝。心期嚴譴。却蒙温諭。自今省冗費。修武備。遵奉叡慮。速建全勝之策。島津茂久奏請建社湊川。祀兵部卿護良王准后源親房中將楠正成靈。以禱護國討夷。二月。家茂奏增容保封五萬石。尋為軍事総裁職。詔以容保拜參議。辭之。松平慶永為京師守護職。幕府命町奉行誅大和浮囚十九人。詔改元元治。詔家茂曰。環海守備。攝海最急。整内政。定民志。可不待數年而行征夷之實也。家茂須之列藩。慶親奏論詔勅前後之異。三月。德川慶恕奏請使列藩就封。充實邊防。黒田慶賛奏曰。弊邑沿海兼長崎戍。今有蕃艦冦長之説。請就國以修守備。臣嚮患長事。使家臣諭之。然事大難。臣歸途視慶親父子。使之悔悟。并探情實而奏之。是時諸侯疏

其所見論時事者三十餘人。其他藩士奏疏亦多。詔忠熙齊敬尊融濟範及容保慶永久光豊信宗城護久。有事則參朝議。蓋已委任將軍。使政令一途也。以慶喜為禁裏守衛攝海防禦指揮。免其後見。

夏四月。慶永罷守護職。容保代之。　詔陞德川慶勝拜正二位。蜂須賀茂韶伊達慶邦池田慶德鍋島齊正黒田慶賛累遷參議。諸大名進位官各有差。　詔家茂曰。攘夷勿變。海防勿忽。實美慶親等之事。一以委之。當適宜處之。宜低物價以安民心。家茂對曰。謹奉詔。　幕府奏上新制十八條。表尊崇之意。　五月。

家茂賜暇。乃航還江戶。　水戶人藤田信田丸直諒等起兵於常陸。初天保中。齊昭擢藤田彪戶田忠敬等。釐革藩政。老臣結城寅次忌彪等新進用事。齊昭乃黜寅次。寅次怨望。誣告齊昭修武備圖不良。幕府幽齊昭及彪等。使松平賴胤視水戶事。寅次再執藩政。由是彪寅分黨。及齊昭起參幕政。再罷寅次。用彪等。而二黨如水火。乙卯之災。彪震死。齊昭尋卒。而寅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郎等執權。於是彪子信及田丸直諒憤之。欲紹齊昭遺志以除寅黨。乃率兵三百抵太平山。幕府下教近藩討之。互有勝敗。彪黨築寨於筑波山據之。寅黨請藩主慶篤討之。藩請援於幕府。幕府與三左等謀。合兵討之。彪黨剽悍。其鋒太銳。

六月。詔曰。將軍入覲。列藩會之。國論已定。內外處分一切委幕府。列藩從幕命如故。　大納言實良奏曰。嚮將軍已奉征夷詔。而未見其效。將軍即知事不舉。則當論之於初。而入則奉詔。出則忌戰。不解其故。臣敢辭國事參政。　長藩福原越後率兵入伏見。請曰。宰相父子自奉攘夷詔。日夜累苦。唯恐乖聖慮。而忽蒙譴。一藩不知朝議所在。請復七卿官。許父子入朝。則為攘夷先鋒。幕府恐動兵闕下。使人諭之。不

肯。已幾長門將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踵至京師戒嚴。官軍充塞京師。幕府使永井尚志等諭越後。剋三日不卻兵。則奉詔追討。　秋七月。詔曰。長人率兵要朝廷。緩急討之。　十八日。長人致書所司代。罪條尊融容保。　十九日。昧爽長人進入京師。國司向中立賣門。與薩人戰。来島某向蛤中立賣二門。一搞兵防之。長人擊走之。追至蛤門。與會人確鬭。薩人撗擊之。長軍沮靡。長一軍向下立賣門。轉自烏丸坊進。與蛤門兵合。来島等殊死戰。國司兵亦至。與會津兵一搞兵戰於唐門。會人殆敗。飛丸及宮垣。會窪田某揮

搶先登死之。薩將仁禮其襲國司後。會人反戰。長人終潰。來島死之。時宮中雜踩。議遷乘輿於加茂。容保等入諫之。既而長人久阪義助真木和泉自鷹司邸後門入。砲轟堺門。越前彦根兵擊之。不利。長人前向凝華洞。薩人會人來援。射巨砲。放火鷹司邸。長人大敗。國司匿以身免。福原在伏水。為聲援。夜半傳發大垣將小笠原某伏兵。瞷長人近。襲之。長人驚潰。福原被傷脫身走。初益田留山崎。為後援。及和泉拔山崎。欲使益田等走。既而會人攻山崎。和泉等自燒營而死。薩人亦至嵯峨。不覩隻騎。乃燔營而歸。於是益田

國司福原等航西走。　詔曰。毛利慶親使陪臣福原越後託言控訴。謀不逞。驟擾禁闕。見慶親父子印署軍令。其計謀已著。其追討之。　幕府奏大賞戰功。大名進位賜物有差。　詔幽屏有栖川宮熾仁一條實良以下數十人。　八月五日。墨蘭兵艦十八艘寇赤間關。長人應發彈丸交注。六日再戰。長人不利。夷上陸至扳谷。長人襲之。殺數人。七日夷據山狙擊。長人力戰。而我鉛硝盡。乃約和。各國責去年之事。長人對曰。奉朝旨幕命耳。出證左謝之。　慶親上書曰。嚮使福原越後等出鎮亡命者。不圖黨於亡命。以逼闕下。勿論其擯逆。亦臣父子教戒無素之所致也。乃使毛利元純拘執國司益田福原。　詔削慶親以下官爵。　幕府下教西征。令肥筑薩藝等二十一藩部署海陸所向。德川慶勝為總督。松平茂昭等副之。家茂亦將親繼之。

論曰。德川家康令武士聚處都城。不得一日養強於其邑。天下漸趨弱勢。而無弱形者。何也。蓋家康專以節義磨勵士衆。士有進死而無退生。兵之所加。雖大衆勁敵。莫敢當其鋒。天下既平。麾下將士皆重名節。尚勇武。故天下雖弱。而通邑大都。武士

所聚處。則亦未見其為弱也。夫既聚武士於都城。武士所聚。貨財亦聚焉。貨財所聚。商賈亦聚焉。商賈趁時好。逐華利。珍怪奇異。莫不備。所以使猛將勇士忘戰伐。樂昇平者。雖固宜。如此而至其流弊。則僭奢成風。驕淫蕩佚。無所不至。是以富溢生貪。貪與弱相依。貪而奢。則慮營生。慮營生。則顧貨財。顧貨財。則見利忘義。是以上下交征利。無復廉恥。國無廉恥。則天下無生氣。而弱形見矣。進退疾徐。步伐止齊。因敵轉化。相地制變。臨陣之用也。武夫不出城市。所論則婦女酒食。能優雜劇。種樹插花。

羅鳥釣魚之事。習擊刺者不過以為私鬪之用。學弓銃者不過充演場之具。調馬徒以供儀容。甲冑槍槊以為觀美。衣糧器械不辨其所以適用。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不知其為何物。武夫以筋力為用。馳驅跳騰輕險阻冒風雪。非衣悪食忍飢堪渴。固武夫之事也。故兵家選兵。鄉野老實有土作之色者為第一。而城市游滑形動伶便者。其所切忌也。今武夫與市人並長風習偷薄。以靡麗相尚。飲醇茹鮮身體豊满手足輭弱。可以周旋筵席間而未可以臨危險堪艱苦。是兵家所切忌。而緩急不可用。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古人所謂所養非所用者。而弱態備矣。祿兵士者素所以養從卒。而驕奢淫佚自致困弊。不得有所養。約皆雇市井之間民以充騶從。一旦有事則厚祿之士亦無異匹夫。而天下之兵幾何也。民既出過倍之税以養兵士。不可復點為兵。而其為民者亦畏懦自弃。不能或奮勵。不可以役之干戈。則通邑大都世臣及公卒之外。天下無復有所謂兵者。而世臣公卒亦不可望緩急為用。人主誰與講備禦之策。家茂擧天下之兵攻長防二州。遂不能取者。顧坐于此而已。

嗚呼家康之令武士聚處都城。以愚之弱之。不可謂非一時之良策。而利之所在害亦隨之。而後世子孫恃其餘謀。安坐高枕。無所變通。可謂瞢於弛張之機矣。

游士殺佐久間象山於京師。初象山連坐吉田松陰獄。幽於松代。既而見原在京師。與公卿幕吏往来。唱開國論。游士憎之。遂罹難。　九月。幕府令大名再質妻孥於江戶。　冬十月。幕府令田沼意尊討武田正生。正生號耕雲齋。及信等起事。會在江戶。頗憂其輕擧。慶篤遣族松平賴德鎮之。正生從之。將入水戶。三左等拒而不納。乃奉賴德走磯濱。襲寅黨於磐船山。寅黨退保那珂湊。正生等又進取之。寅黨訴狀江戶。以甘言要迎賴德。賴德欲往。正生止之。不聽。遂抵城下。三左等逼之自殺。時信等在筑波。議欲援正生。浪士相謂曰。吾儕擧事在攘夷。何関私闘。相率遁去。幕兵乘間擊之。信等投正生軍。正生納之。合力防戰。居十日糧竭。正生等欲入京訴事。　十一月。征西總督德川慶勝抵廣嶋。傳令諸軍戒戰期。先是長人新城山口。高壘深塹。高杉晋作請於藩。新編兵隊。號曰奇兵隊。慶親父子在山口。奇兵隊護之。至是慶親父子

退入萩。奇兵隊還三田尻。闔藩恭順。吉川經幹遣使於廣島。告之。刑三巨帥及在獄者十數人。使志道安房齎首獻之。於是傳命緩攻擊。約以四事。曰毀山口城。曰出五卿。曰慶親父子来謝罪。曰鎮激論者。慶勝乃奏長人伏罪狀。　十二月。幕府拘五卿於太宰府。幕府幽正生等於加賀諸藩。明年二月斬之。　是歳。池田某等自歐羅巴歸。陳鎖港之議不可。說幕府。責辱命。削其官禄。

慶應元年乙丑春正月。高杉晋作等舉兵於赤間関。四方響應。初京師之変。椋梨藤太等議曰。方今之務。在屏黜藩主。以維持國家。乃刑三巨帥。毀砲臺柵門。以贖罪。晋作不懌。目藤太等為俗論黨。藤太等欲捕晋作。晋作走筑前。至是略赤間関。遂入萩。斬藤太等數人。藩論漸歸一。　朝廷聞長門内訌。召家茂。　薩長釋怨講和。朝廷幕府不之知也。　夏四月。家茂令天下起征長之師。德川茂德為前鋒都督。茂德辭之。德川茂承代之。井伊直憲榊原政敬為先鋒。　五月。慶勝遣書於家茂曰。長既刑國老以謝罪。而今復征之何也。彼即有罪。則天下皆討之。若屬曖昧。則彼有辭。願熟計之。勝安房亦諫以無名之師。　閏五月。家茂入朝。尋抵大阪。　秋九月。英墨佛蘭来兵庫。促條約勅允。而防長之畔方開。家茂大憂。稱疾辭職。上表請使慶喜為將軍。　冬十月。家茂俄發大坂。欲東歸。時慶喜在京師。聞之。即夜單騎至伏水。諫之。尋慶喜容保等連署上疏。請條約勅允。朝議不得已從之。乃勅許結條約。　詔家茂力疾復視事。　十二月。幕府命永井尚志西按長門事。長藩宍戸備後介来廣嶋。尚志問曰。今春藩人分黨相爭。慶親父子身在屏居。親出鎮之。事雖上報。而事實不明。備後介對曰。寡君父子屏居天張寺。下令鎮之。曰事已鎮。則當屏居萩。而在山口巡行境内。有諸。曰父子欲待罪於萩。而臣民聞大師来征。危懼。諭之不信。屏居山口。出不得已。巡行則無之。曰再修山口城。置兵器。有諸。曰山口東照公有遺志。不可任其荒廢。乃芟艸夷地。既而悔之。不復修焉。置兵器無之。曰使家臣接待外國人於赤間関。有諸。曰夷之入。不堪痛憤。然不給之欠乏之物件。則冦之。故奉幕旨。謀無事耳。曰今春典其所有蒸氣船於外。長人亦應接外人。有諸。曰我船壞損。捨之。有人航海典之。非命家臣賣之。藩人深憎外夷。豈應接之乎。曰多買大小砲。有諸。曰無之。曰移五卿於筑前也。

遣使饋之物件。森寺大和守来謝。有諸曰。聞他藩有隨蹤五卿者。或誤傳耳。如大和守来謝。實無之。曰名淡路監物於大阪。曰事辭之。乃名支藩及老臣。剋期而遷延者何也。曰兩人將東。而臣民咸謂東者必死。遂強留耳。尚志乃還大坂。

二年丙寅春正月。慶喜容保定敬等與關白齊敬等議決長門處分。　二月。長行西下。召慶親父子及支族。時置牙營於廣嶋。為總督府。　夏四月。宍戸備後介等代慶親父子而来。傳幕旨。曰。慶親父子雖嚮恭順。謝罪失職之責不可逭。今奉朝旨。以決三條。曰削封十万石。曰禁錮慶親父子。使嫡孫兼後。曰絶福原等三家。　長藩脱徒侵掠備中倉敷。松山岡山兵追撃走之。幕兵自藝至。亦討之。備中乃平。　五月。長行縱兵擒備後介等。蓋疑倉敷之變備後介等倡之也。長人遣使屢乞返備後介等。不許。長人大怒。　六月。幕府進兵於長防四境。長行以兵艦砲擊大嶋。長人不應。東軍上陸。既而長人以海軍来戰。東軍走之。乘勝追北。伏兵四起。東軍敗績。時藝東軍既進。先鋒高田彦根兵將入長境。長將太田市進等潛兵襲東軍後。東軍棄砲而走。長人尾擊入藝境。扼守險要。石見東

軍自益田將進攻。而長將大村益二郎等襲益田。東軍不支。進逼濱田城。城兵自焚城而去。東軍悉還藝。石見一國為長人所略。豐前人將襲赤馬關。長將高杉晋作山形狂介以兵艦三隻燔田浦。豐前人退屯大里。肥後久留米援之。長人擊走之。先是佛艦過赤馬關。曰。我已與日本政府盟。故我不得不助政府。今赴長崎。歸路得報。長人議曰。我何受佛夷侮。宜及其不来舉事。遂燔小倉。至是佛人来詰長人。不屈。會英艦来居間和解。　老中松平宗秀特原宍戸備後介放還之。幕府褫其職。幽之大阪。　秋七月。長人與肥後小倉戰赤迫。長人勢大振。長行急走長崎。　八月。小倉兵燔城走香春。長人窮追不止。肥薩遣使於長慰解之。　東軍海陸並進攻玖波小方。會霖雨。進退頗苦。長人以散兵邀戰。東軍遂潰。長人進向廣嶋。詔慶喜代家茂指揮西師。將如藝。而敗聞累至。朝野失色。　十一日。將軍家茂薨于大阪。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昭德。　九月。以家茂薨旋征西師。　詔慶喜紹宗家。　幕府遣勝安房於藝。喩長人解兵。廣澤兵介井上聞多諭衆從命。於是西事稍平。　冬十月。常陸宮濟範有罪屏居。　榎本鐮二郎等自和蘭

歸。十二月。詔拜慶喜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權大納言。幕府遣使於魯。議𣙜太島境界。終約彼我人民雜居。天皇患痘崩。天皇聰明辨大體。深以國家安危爲憂。其爲社稷所規畫至深遠。不幸短祚。天下悼之。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四終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五

須田　要
高橋易直　同輯

今上天皇（名睦仁。孝明天皇第一子。母皇太后名夙子。九條尚忠女。改元一曰明治。）

三年丁卯春正月。踐祚。年甫十五。奉謚先帝曰孝明天皇。關白左大臣齊敬為攝政。右大臣公純。内大臣忠房如故。詔免有栖川宮熾仁以下公卿幽閉屏居。以國喪也。夏四月。伊達宗城。島津久光入京。松平慶永。鍋島齊正。山内豊信踵至。五月。詔開兵庫港。

秋八月。慶喜為内大臣。九月。豊信上書幕府曰。中古以還。武門握政權。洋艦航來以後。内訌未戢。終招外國輕侮者。以我政令異途也。當今時勢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宜還政權於王室。以立萬國並立之基。請幕下熟計之。冬十月。慶喜上表辭軍職。還政權。詔允將軍奏事。遣宣命使權大納言資宗於後月輪東山陵。告朝政復古。十一月。詔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建白時務。十二月。大納言忠能。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實則。右兵衛督具視等。與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島津茂久。山内豊信及尾越薩土重臣會議於小御所。茂久曰。朝廷已收政權。然不有土地人民。宜割德川氏所管邑土。以充經費。具視賛成之。豊信曰。今獨收德川之有。恐非公明正大。諸藩亦宜從國之大小。割其幾分之一。以貢土地人民。且如會津者。雖處事有過。然非有惡意。宜使之就國也。議徹曉。容保奏辭守護職。允之。詔罷齊敬攝政。黜彈正尹尊融。廢攝關及幕府守護職等權。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有栖川親王熾仁為總裁。三條實美。岩倉具視。中山忠能。正親町實愛等為議定。小松帶刀。後藤象次郎。木戸準一郎等為參與。詔曰。自今大小政令。

自朝廷出。四方体之。

論曰。帝王之所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天下不動搖者。非畏服萬民。把持一世之謂。而億兆一心。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實。誠可恃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天日之胤。君臨四海。一姓相承。未甞有一人敢覬覦天位。以至今日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天祖肇建鴻基。經綸

天業。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為天位之信。然後傳之千萬世。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天祖之傳神器。特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為天祖之神。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即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天祖。於是乎盥薦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孝。敬身脩德。亦豈得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天祖既以此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

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之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能一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夫神聖之建國也。如此其固矣。流澤也。如此其遠矣。是以雖國步或有艱難。而天胤之尊自若也。上之則乘輿或播遷。而未嘗有一人敢忝顧神器。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權。而亦不敢簒主位。今日王室中興。革舊弊布新制。變封建為郡縣。天下無一非王土與王臣者。嗚呼亦盛矣。其所以致此者。即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餘烈在人之效也。苟體天祖建國開基之意。繼志述事。

行政教發禁令。一出於奉天報祖之義。則雖曰天

日之胤與天壤終始。可也。

詔復慶親以下官爵。於是德川毛利事已平。而搆兵之餘。互相猜忌。慶喜缺望。意遂變。　十二日夜。慶喜率容保定敬等。至大阪。朝廷議其舉止非常。禁會桑人入京。　議定參與議曰。德川氏既解政柄。則軍國經費。課之德川諸藩。宜以慶喜列議定。令慶勝等至大阪。具傳朝旨。促入京。慶喜首肯。而心危之。初慶喜之南也。留新撰團長近藤勇等於伏水。至是東兵次

伏水者數千人。慶勝臣田中鷙津等說德川將吏永井尚志等曰。內府將入朝。宜先撤伏水兵。尚志等然之。而不能行。　先是庄內兵巡警江戶。處士數千人潜匿薩邸。砲擊庄內營。庄內兵怒。使出其徒。不肯至是以兵圍薩邸。縱火殺獲。自是德川島津相仇視。

明治元年戊辰春正月朔。慶勝等復命。奏慶喜奉詔。即夜德川咸屬將佐說慶喜曰。此行在清君側。臣等以死衛之。慶喜頷之。乃以會桑二藩為先驅。事聞京師。朝廷命薩長南扼伏水鳥羽以備不虞。　三日德川行人求請過二關。不許。行人曰。寡君奉詔入朝。而公

等沮之。有戰耳。既而東軍大至。官軍發砲扞之。官軍、自二道進。官軍力拒。互有死傷。日暮交綏。至夜。官軍襲東軍于鳥羽。東軍捹兵仗走。會其遊軍來援。東軍反戰豨突。官軍亂。隊將市木大山等奮戰破之。四日再戰二道。官軍豫伏兵於鳥羽。東軍欲排伏水而進。衆奮鬪走之。鳥羽東軍叢銃亂射。既而伏起。殪者以數。時總督仁和寺宮純仁擎錦旗而進。官軍大振。乘勢衝東軍。東軍大潰。退入澱。五日昧爽。官軍隔澱橋而軍。東軍伏槍隊於蘆葦中。出銃手挑戰。官軍知有伏。不進。石川厚狹介挺前當之。衆爭先而進。伏起。左右。厚狹介等數人死之。柳田伊集院等咄嗟勵衆而進。大破之。拔澱城。六日。官軍攻橋本。澱人具請歸順。乃以澱為先鋒。戰正酣。津師自山崎橫擊。東軍大亂。本道軍乘之。東軍潰走。先是敗聞累至大阪。至是慶喜與容保定敬等。挺身乘回陽艦東走。　總督宮純仁進入大阪。觀兵於近畿。高松諸藩皆降。近畿關西盡服。　詔削慶喜以下官爵。以有栖川宮熾仁任征東總督。授錦旗節刀。徵諸道兵。　十五日。天皇加元服。赦天下。　二月。詔分八局。為總裁神祇內國外國軍防會計刑法制度。各治事務。定大中小藩。置徵士

貢士。　土佐人銃佛人於界浦。尋逮之處斬。　外國官知事伊達宗城準知事東久世通禧詰大阪。告外國公使曰。我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命吾儕掌之。自今當相協議。且我天皇欲見公使於京師。其領之。公使曰。聞征東師起在近。吾曹將入橫濱以避亂。天皇賜謁。則請急刻日。英公使入朝。有處士襲之於途者。我吏斫殺處士。公使不畢儀途還。　三月。英佛墨蘭諸公使入朝。天皇引見待以優禮。　參與大久保市藏上奏請遷都。朝議嘉納之。後遷幸江戶。蓋本於此議云。　詔撤諸道舊榜。更揭新令。　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庶政。天皇幸焉。會公卿大名盟曰。廣詢集議。機務決於公論。尋策問開蝦夷議。　車駕幸大阪。觀海軍。將親征。既而諸道官軍。海陸分道指江戶。薩長紀因肥後備前越前安濃津佐土原龜山大村水口自海道。薩長因別軍及土佐大垣自山道。警江戶。德川臣屬等議守備。日夜蝟集江城。或議出兵扼函關。或議出水軍襲大阪。時慶喜恭順悔非。獨召勝安芳大久保一翁等謀鎮之。遂出城屏居寬永寺。衆益不懌。往往脫籍。聚兵編隊。三兵隊多黨之。或走常野。或走甲府。會山道官軍自信濃進。徇甲府。甲府

城兵與亡命合謀。築柵於勝沼以抗官軍。土佐師擣其背。敵縱火聚落。官軍沮靡。因土別隊登山。左右俯擊大破之。而向江戸。時薩長大垣師攻忍城。守将屠腹謝罪。一藩歸順。督将岩倉具視抵板橋。總督宮熾仁航至駿府。輪王寺宮慈性来駿府。為慶喜請哀。而海道先鋒至品川。勝安芳具陳慶喜恭順狀。請弭征師。西郷隆盛徵謝罪表信。安芳奉命。於是督府下令於諸軍輟戰。置諸道軍於江戸戍之。　夏四月。勅使入江城。中納言慶頼接伴之。勅使宣詔曰。宜獻江城及軍艦銃砲。曰助逆者特宥死一等。宜斷案奏罪。曰假

慶喜死一等。宜屏居水戸。慶頼奉詔致城。慶喜退入水戸。而大鳥圭介古屋作左等不懌。相率走東北。横行總野之間。結城城主水野勝任應之。其臣小幡兵馬唱義。奉嗣子逐勝任。勝任誘賊薄城。嗣子走投官軍。兵馬死之。賊進欲逼宇都宮。報至板橋。参謀香川敬蔵等以兵三百急襲賊別軍於流山。獲賊酋近藤勇。斬以徇官軍。乗勢攻結城。勝任棄城走。祖式某據結城。敬三等至宇都宮。既而圭介率兵陷結城。祖式走宇都宮。十七日圭介出戰小山。用小隊布散狙擊。官軍不利。十九日黎明賊襲宇都宮。官軍逆戰城外。

圭介横擊之。官軍拚城走。賊略城地。二十日賊襲閔宿。官軍設伏破之。賊奮戰。殺傷相當。官軍別擣其背走之。自小山之役。諸藩往往歸順。而兵概操甲揮槍。故戰多不利。朝廷命薩長土因援之。二十二日大舉攻宇都宮。賊分兵擣薩軍後。飛丸雨下。薩別軍来援。夾擊破之。賊入城堅守。因将河田佐久馬咄嗟鼓衆。因人殊死戰。踰濠登陴。賊軍辟易。衝圍南走。官軍復城。圭介屯日光山傍。官軍擊敗之。遂走投會津。　總督宮熾仁入江戸。　是月。天皇還幸京師。　詔賜贈三位楠正成神號。曰湊川神社。　閏四月。詔廢三職

八局。更置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官。十四日。先是徳川臣屬據木更津。盛峙糧仗。總督宮熾仁命諸藩擊之。是時備前陳八幡。安濃津陳貝塚。筑前陳行徳。佐土原陳鎌谷。備之。黎明賊来襲八幡貝塚。官軍倉皇失措。賊乗勝追尾。會佐土原師来援狙擊。賊四走。舍船橋傅飦。乃放火燹之。賊遂潰走。關東監察使左大将實美至江戸。宣詔。召田安家達紹宗家。　賊襲白川城。城兵不支。自後門走。　征會督将左大臣道孝大納言忠順三位為量抵奥羽。為量在秋田。道孝忠順在仙臺。指揮東北諸藩。而諸藩

危疑號令不行先是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皆受命進兵於會津國境既而慶邦齊憲使人説容保以謝罪表信容保乞哀尋慶邦會齊憲傳檄召奥羽諸藩南部二本松等十餘藩會之同盟連署以請恕容保罪道孝欲許之參謀世良修蔵沮之仙米諸藩大怒遂斬修蔵於是奥羽連衡援會津者十有七藩遠近騒然道孝等去入盛岡盛岡既連衡乃投秋田遣使報急江戸　詔削慶邦齊憲等官爵時官軍分道向會津仙臺棚倉出兵援白川官軍攻白川城兵邀戰官軍數十人挾刀逼寨城兵繞自山路出衝官軍後官

軍潰走　五月朔官軍分兵襲白川棚倉道先敗官軍乘勝至入城下殘兵棄器仗走後賊數襲之遂不能拔　賊襲太田原拔之不能守而去　十五日官軍討東台賊殲之初慶喜之納城地兵仗也臣屬不懌據寛永寺稱彰義隊欲擁輪王寺宮以舉兵而會津庄内遥為之聲援其勢益張總督宮熾仁宣詔家達卻之不肯乃詔討之軍務長大村益次郎部署所向賊聞之稍稍逃走黎明官軍圍東台會大風雨官軍進破黑門賊別隊自山王山俯擊官軍多殪別軍來援遂走山上兵賊據寛永寺拒戰官軍縱火燹之

賊大沮喪輪王寺宮自間道走　總督府遣問罪使於小田原藩主刑首謀以乞哀詔削其封於是關東八州粗定　官軍進取長岡先是水戸寅黨市川三左等率兵入越後與長岡村上諸藩扼長岡小千谷榎嶺妙見阪官軍分兵為二一襲小千谷破之一攻榎嶺妙見阪拔之居十日賊大舉圍妙見阪榎嶺參謀黑田了介山縣狂介以精兵擣其腹背而隊將三好軍太等乘曉霧濟筑摩川直衝賊壘賊軍狼狽棄守走官軍遂取長岡城　詔再興豐臣太閤祠　總督宮熾仁假置鎮臺及市政社寺裁判所　六月仙

臺米澤會津進兵新發田要曰藩主出質於米澤乎出兵表信乎城主將出質農民聞之填咽城下以沮之賊等相議召其老溝口内匠讓質約逼出兵於是新發田出兵數百人既而歸順　秋七月官軍拔平城先是拔棚倉城城主阿部正耆走須賀川官軍進拔泉城城兵走湯長谷城海陸尾擊又陷之賊皆萃平城設關城外以戍之參謀河田佐久馬部署諸軍進以薄之柳川師挺前擣賊右翼賊入城嬰守官軍攻擊太力夜半賊火城東走官軍取平城尋陷二本松城中村三春諸藩歸順　征會總督仁和寺宮純

仁。中納言公望左衛門権助基修。進抵越後。時官軍據長岡。分兵援新發田。欲破賊塞直向會津。長岡将河合繼助潜兵薄城。官軍苦戰郤之。既而會津将佐川某等襲官軍。皆縦火乗之。官軍敗走。賊復長岡城。官軍一乇榎嶺妙見阪。一乇信濃川西南。賊大擧濟川薄之。参謀山縣狂介曰。我今郤一歩。失勢。進一歩得勢。豈可以一挫折失軍機哉。昧爽乗大霧。揮刀刺擊賊兵。驚潰。官軍吶喊。砲聲震天。賊辟易棄守走。官軍遂復長岡城。　仙臺南部庄内出兵。攻秋田城。殆陷。既而薩土等軍来援秋田。討南部庄内。復其侵地。

詔改稱江戸曰東京。　八月。詔褫加陽宮朝仁位官。謫於安藝。窃以通聲息於關東也。　慶喜徙屏居靜岡。　徳川臣榎本鐵二郎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等亡命。帥軍艦八雙。脱品川。去而入仙臺。朝廷命天下。禁與糧食。　官軍進軍諏訪嶺。會津水戸長岡等諸賊。沮會津川相持。伊地知正治扳垣退助率兵向會津。賊分兵要路守之。官軍奮鬬走之。又別破石莚二枚橋。而夾擊之廣野。賊衝圍而走。官軍追擊。拔猪苗代。陷瀧澤。容保收兵入城。官軍直薄城下。賊數十人揮槍突出。官軍辟易。長将高須其勵衆奮戰。取小田山。乃以野戰砲俯擊城中。更築寨於城東南隅。處城兵。賊死士千餘人来衝官軍。擊郤之。是時米澤歸順。為先鋒入若松。　是月天皇行即位禮。　九月。官軍拔大内關山。長驅至飯寺。賊吶喊攻擊。官軍潰走。時越後官軍拔船戸而進。賊兵棄守入城。而大鳥圭介等北経米澤。投榎本於仙臺。　二十二日。以天皇誕辰。詔天下停刑戮。賜餔群下。尋改元明治。詔曰。自今以往。一世一元。以為永式。　二十三日。容保及子喜徳降於軍門。上謝罪書。獻城地及兵仗。乃幽之瀧澤妙國寺。後數日。仙臺南部庄内皆降。　市川三左

等還水戸。據弘道館。彪黨不利。總督府詔近藩討之。三左走匿下總。水戸人捕之處斬。　冬十月。天皇行幸東京。總督宮熾仁奏東北鎮定。奉還錦旗節刀。　東北已平。賊榎本鐵二郎等無所容身。乃帥六艦。抵鷲木港。秋田津軽等戍兵聞賊来寇。棄守入函館。賊乃上陸。官軍逆擊郤之。大鳥圭介将一軍援之。官軍敗衂。賊入函館。遂進拔五稜郭。函館府知事清水谷公考走津軽。　十一月。賊艦直逼松前城。城兵欲嬰城決戰。時松前徳廣在江刺。隊将安田拙造知勢不可抗。従徳廣於外。藩士聞之大怒。殺拙造。闔藩騷擾。

賊乗釁突入城中遂抜之又欲取江刺海陸並進德廣走津輕賊取江刺其夜風濤大起賊艦開陽觸礁囬天神逮欲援之不得近遂破碎兵氣大沮時賊將土方歳三等逼館寨官軍闔門砲擊賊兵佯從門扉下入啓扉吶喊突入官軍潰走賊陷館寨　輪王寺宮慈性自東奥歸詔幽之於西京　十二月特詔減容保慶邦等二十一藩主死一等幽之於各藩邸分陸奥為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陸奥分出羽為羽前羽後於是天下粗定　天皇還幸京師祭孝明天皇宮中　榎本鐵二郎等囑英佛公使上書朝廷曰德

川脱籍微臣昧死白叡旨欲使德川以下降人無凍餒者凡有生之類無不戴覆育請擧蝦夷全島賜之舊主得以養舊臣朝廷見其書辭亾狀詔天下征討之

是歳始造紙幣梓行政府日誌

明治二年己巳正月以東北戡定下詔從輿論公議以定國是　五日有賊刺殺參與横井時存　始定賞典祿制以百萬石充復古功臣賞秩命軍務官撿覈戰功　二月五日始置公議所徵諸藩士參藩政者一人以為議員後改置集議院　定東京外國人居留地許人民僦屋舍　始許刊行新聞紙　以東北既平解諸藩兵尋薩長土三藩奏請警衛九門許之　是月下令四方申禁賭博賣淫　三月島津久光毛利敬親上京連署上疏請精撰人材採納衆議以大公至誠統馭天下　以特旨減加陽宮朝彦罪一等寘之安藝　七日車駕發京師　二十八日至東京城自是駐驛東京　是月命海陸二軍討箱館賊榎本鐵二郎荒井郁等郁等帥囬天蟠龍高尾數艦來襲官軍擊走之是役官艦一雙亦中砲丸摧破　四月置民部官總掌府縣事務使議定蜂須賀茂韶兼知事　九日官軍進取江刺賊欲復之決死奮進

銳甚官軍苦戰郤之後三日官軍乗曉霧暗掩襲幾古内二股賊伏兵山谷間逆戰官軍不利　十四日置内廷職使議定德大寺實則兼知事　十五日釐正戸籍令逃亾者復其本籍　官軍復松前城是時海陸軍並進逼松前城下賊據險狙擊官軍自間道出其背與本道軍夾擊官艦亦砲射城中及熕臺賊兵敗走城陷後七日甲鐵春日二艦擊不矢來富川營別攻二股賊悉精銳連戰勝敗不決既而官軍率甲鐵春日長陽陽春丁卯五艦向箱館港賊以三艦當之砲戰甚烈官艦二雙為賊彈所擊破　二十九

日。官軍水陸並進。攻矢不来。大破之。遂取有川。當是時。賊軍築數十寨。首尾相應。而鎌二郎等以下守五稜郭。都等将水軍。　是月。天皇召公卿諸侯及三等官以上於小御所。親問施政之要。尋開修史局。以三條實美為總裁。　先是。紙幣價位百二十兩。抵當金貨百兩。至是。使與金貨同其價。　五月四日。官軍再戰箱館港。獲賊艦千代田丸。　禁仁和寺以下授位階官名。　十一日。官軍大舉薄箱館。破之。燒賊艦蟠龍回天二雙。官艦長陽亦為賊所燒。　十二日。官軍進攻五稜郭。賊兵多死。適鐭二郎取萬國海律全書

二卷。寄參謀曰。某嘗學兵歐洲。錄其所聞見者數十年。心血所注。不忍一旦付兵火。今以為獻。參謀得其書大悦。贈酒五樽。酬之。令軍監田島敬藏来見鎌二。勸皈順。說諭數回。不肯。軍監片山米右亦詰辨天砲臺。諭令出降。賊将永井玄蕃相馬主計至五稜郭。與鐭二等議。明日。鐭二郎及松平太郎大鳥圭介等出降。盡獻兵器。請就刑。以宥衆。許之。尋檻致東京。命軍務官監守之。於是。北地悉平。　開上下議局。廢議政官。置議定四人。參與六人於行政官。以投票公撰法。登用輔相議定以下至六官副知事內廷職以上。非公卿諸侯。不任六官副知事以下。不問貴賤。擢拔之。尋以三條實美為輔相。　改正東京疆域。　二十一日。勅親王大臣諸公卿及在東京諸侯大夫士。策問興皇道。拓蝦夷。置知藩事。及外國交際。會計五事。　始置彈正臺。以九條道孝為臺尹。　二十六日。營伊勢太廟。　二十八日。停紙幣增製。且定其兌換期限。　定民部官職制。管聽訟庶務驛遞土木物産五司。　是月。誅會津以下各藩首謀者。尋設招魂社於九段坂。　六月。北征将士凱旋東京。詔賞丁卯戊辰以来戰功。兵部卿宮純仁。太宰帥宮熾仁以下二十三

卿。島津毛利以下九十餘藩。西郷隆盛大村永敏以下百餘人。賜祿及金。各有差。薩長肥土以下諸藩請奉還版籍。勅聽其請。以前田慶寧島津忠義以下二百六十一人。任知藩事。定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改公家大名之名。稱曰華族。其臣隸曰士族。遂定知藩事家祿制。賜舊封地現石十分一。又改家知事稱家令。置家扶家從等。

論曰。以一人奔走千萬人。竭其筋力精神。而欣戴於我者。何用而然哉。白刄如雪。飛鏃如雨。進則死。退則生。我指而進之而進。非欲得我祿乎。苦心蹙

額。計畫我利。寧苹憎怨於已而不辭。非欲得我祿乎。簿領之山積。為我揮汗理之。睽其父母妻子。渴蹶萬里。非欲得我祿乎。我有天下之利權。而天下就我以取之。是以唯我所使。然而有足使者。有不足使者。不足使者。我斥而退之。不肯與我祿。我祿我將蓄以待彼足使者以與之。否則彼求無窮。而我祿有限。以有限給無窮。嗇而不與。則彼將不平於我。盡與飽其求。則我情見勢屈而權廢矣。我邦至武門尸國。汗馬血戈之勞。必以厚祿報之。傳之子孫。然鎌倉二氏。未全有天下之利權。是以猶節

而予之。而受者莫不欣勸奔走。至室町則全有之。故分祿太濫。受者不德。以為當然。豊臣氏承其弊。猶不改之。至德川氏。稍裁節之。如處置得當者。而天下大小之臣。皆有其種。而其祿累世之。某族為某官。某家為某職。以其年勞次第而進。如演傀儡為戲耳。然當其創業也。進才而退不才。祿不患不足。至守成之久。紀綱漸弛。不才之祿不可退而奪。而才者不可不進而祿之。進而祿之。則亦不復可削。遞而加之。國何以支。故至君幸臣之亡。而臣欺君以謀存。今欲矯其弊。如何而可。曰莫若就其舊而裁節之。則如改知藩事及士卒族家祿制是也。夫既裁節其祿如是。而後破其門地與資格。唯其才不才是視。不時召見。多方試之。試而可使。則加其祿。試而不可使。則削奪之。舉天下之祿。我予我奪。誰得齟齬。進一人而千萬人勸。退一人而千萬人懼。費於我者少。而達於彼者多。又就素有之職銜。假其名而虛其實。立其等級。以酬其勞。則亦爵之類。足以助祿之不足。是之謂疏通之術。苟有悟於此。則數升之祿。片紙之文。足以運動鼓舞舉國之豪俊。不然。則已有手足。而不可使也。

天皇率群臣。臨神祇官。告國是。一定於天神地祇及列祖之靈。　九條道孝西四辻公業及前田慶寧島津忠義等數人上表。辭賞典。不許。　七月。英國王子來朝。以伊達宗城大原重實為領客使。置延遼館。為饗接外國王族公使等之所　八日。改定官制位階。以三條實美為右大臣。岩倉具視德大寺實則並為大納言。中山忠能為神祇伯。松平慶永為民部卿。大隈重信為大藏大輔。純仁親王為兵部卿。大村永敏為兵部大輔。正親町三條實愛為刑部卿。萬里小路博房為宮內卿。澤宣嘉為外務卿。彈正尹九條道孝。

留守長官鷹司輔熙。並如故。尋以鍋島直正為開拓使長官。　十七日。除京都東京大阪三府及各藩外悉為縣。各置知事。　定留守長官職務權限。廢京都刑部省。定諸縣官吏人員及常備費金定額。勅諭各縣知事。以治民之要。　是月。定錢價。以十貫文充金一圓。　八月五日。置按察使局於白石。管三陸兩羽等國。　十二日。合民部大藏二省。　十五日。改蝦夷地。為北海道。置十一國。　二十日。置別當大少丞於大學校。大少弼於彈正臺。尋廢官吏俸金。以定祿制。　九月四日。有賊殺兵部大輔大村永敏。天皇悼之

追贈從三位。并賜金幣。　十二日。澳太利國公使朝見。假結條約。　十四日。詔賞箱館征討之功。總督清水谷公考。黒田了介。山田市之允以下。賜祿及金。有差。別賞薩長以下十六藩兵士。　二十六日。詔賞復古功臣。三條實美。岩倉具視等三十人。賜祿及金。　二十七日。天皇幸集議院。　是月。宥德川慶喜。松平容保。伊達慶邦以下之罪。　十月。置按察使府於越後。甲斐八代山梨二郡農民作亂。命縣廳鎮之。　七日。勅刑部省。纂定新律。凡叛逆殺人強盜放火之外。專主寛恕。　是月。高崎藩管内農民。以其租與岩鼻縣不同。群起訴之。乃令本藩及岩鼻縣鎮之。　十一月。先是忍藩管地伊勢國數郡民。嘯聚作亂。命本藩捕其魁首。　是月。將改正尺度量衡。下大藏省掌其事。　十二月。始置囚獄司於刑部省。改中下大夫上士以下名稱。曰士卒族。定其祿制。收釆地。給以廩米。　是月。詔追賞贈從二位中納言德川光圀及其九世孫贈從二位大納言齊昭。並贈從一位。又錄蒲生秀實高山正之之後。旌表里門。　先是。架電信線於東京橫濱間。至是竣工。尋將設瀛車於東京橫濱間。測量軌道。　兵部卿宮純仁屢上表。請辭職講究海

軍學。聽之。

三年庚午。正月。親祭天神地祇八神及皇靈於神祇官。又祭軍神于皇城。　是月。許佛艦測量內海。廢財産沒籍法。　二月。始置造兵司於兵部省。尋改府藩縣公廨稱廳。　禁廷臣涅齒黜眉。　七日。西班牙公使來朝。交換條約。　廢京都大藏省。始置樺太開拓使。建大坂陸軍所及病院等。置天文曆道局。　廢兵部省出張所。以濱殿為海軍所。　是月。山口藩亂。遣大納言德大寺實則鎮之。未至。藩知事討平之。　三月。開集議院。徵諸藩議員。　七日。先是建修船場于相

摸國横須賀。至是竣工。　四月熊本藩知事細川韶邦。上海軍宏張議。獻甲鐵艦一雙。山口藩知事毛利敬親亦獻軍艦二雙。膳所藩知事本多康穰。以諸藩城郭不適今日之制。且修繕費用不貲。請撤之。　贋金布滿天下。下令各藩曰。去歲箱舘平定以前。私鑄貨幣者。勿問其罪。　五月置文書司於外務省。始定陸軍國旗及諸旗章。尋定訟庭規則。　六月十日。待詔院出仕木戶孝允任參議。　架電信線於東京長崎間。　是月。設小學校於東京府。尋置中學校。　定僞造寶貨律。　七月十日。分民部大藏二省。民部省

管土木驛遞鑛山通商聽訟五司及社寺鐵道電信燈臺製鐵等事。大藏省管出納用度營繕造幣租稅監督六司及度量衡改正等事。　追謚帝大友曰弘文天皇。大炊廢帝曰淳仁天皇。九條廢帝曰仲恭天皇。　令開拓次官黑田清隆兼知樺太島。　二十八日。以普佛二國構兵。乃下局外中立之令。置軍艦於諸港。以備不虞。　八月九日更定民部大藏二省所轄寮司及事務章程。頒布鴉片烟販賣律。　先是各港在留支那人。竊有騙買我童男女于海外者。至是嚴禁之。　九月。分藩爲三等。十萬石以上爲大藩。五萬石已下爲小藩。廢公議人公用人等。置正權大參事一人。兼議員。令交替東京。　許庶人稱氏。尋廢梟刑。　以海陸軍費。始定廢軍資金制。　二十八日。廢按察使。　是月。熊本藩知事細川護久上表。請毀其城郭。聽之。　十月二日。始定兵制。海軍用英式。陸軍用佛式。尋定海軍御旗國旗等徽章。　閏十月二日。置大中少辨務使。以鮫島尚信森有禮。爲少辨務使。遣尚信於英佛孛三國。有禮於米國。並掌交際事務。且管轄留學生。尋定東京駐在外國人游步區域。　二十日。頒陸軍兵學令。置寺院寮於民部省。又置工

部省。　十一月四日。東京海軍所爲海軍兵學寮。大坂兵學寮爲陸軍兵學寮。　七日。與瑞典那耳回國。始通好締約。　十三日。頒徵兵規則。　關東地方屢罹水害。遣官吏。巡視水利。　詔定歷世山陵追祭年數。以頒其祭式。　勅遣大納言岩倉具視於薩長二藩。召島津久光。毛利敬親。以翼贊太政。尋遣參議木戶孝允于長藩。大久保利通于薩藩。　先是山口藩兇徒既誅。而其餘黨抵豊後。煽動土民。乃命二豊二筑及肥後諸藩緝捕之。遣彈正少忠河野敏鎌民部大丞松方正義等。令處分其事。　高知藩知事山內

豐範建言。廢士族祿制。更給祿券。請先行其藩。聽之。
是月。頒府藩縣交涉訴訟規則。令地方官直審理訟事。 十二月十日。始定皇族華族舊堂上及舊官人以下祿制。收其釆地。給以廩米。又廢非藏人北面官人以下。為士卒族二等。 頒新律綱領於諸官省。
定海軍服制及陸軍記章。又頒各藩常備兵編制定則。 米澤藩雲井龍雄謀反。處斬。 松代藩士民群起。遣民部權大丞林友幸處分之。尋中野縣土民群起。火其縣廳。須坂椎谷二藩民亦作亂。兵部權少丞澤宣種率兵三隊。往鎮之。

四年辛未正月九日。頒海軍兵學寮規則。此夜有賊入廣澤直臣邸。刺之。天皇聞其死悼之。追贈正三位。賜金幣。 廢金銀利子定限。令貸借者互酌議之。 始設郵便於兩京大坂間。 二月二日。置漢洋語學所于外務省。 丁抹公使某請通電信線於支那上海日本肥前海底。以達長崎居留地。許之。 徵薩長土三藩兵於東京。為親兵。 十五日。大坂造幣寮成。三月十一日。祭神武天皇於神祇官。令各地方官行遥拜式。著為例典。 普佛兩國講和。命撤諸港警備。
十四日。置雅樂局出張所於京都。 二十九日更定宣旨書式。 下令各廳。戒濫舉官吏。 山口藩賊魁大樂源太等。投久留米藩。大參事水野正名島田莊太容之。後莊太恐事覺。殺之。 四月五日。改正戶籍法。 從二位毛利敬親卒。遺表請改封建為郡縣以固國本。天皇嘉納。詔贈從一位。 始置鎮臺於東山西海二道。 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全權大臣。駐搭清國。外務大丞柳原前光權大丞津田真道為之副。 設大小學校于工部省。延英國教師數名。
五月二十四日。遣參議副島種臣於魯國。議樺太境界。 六月。廢仁和寺大覺寺以下諸寺院御所門

跡等名稱。 與布哇國通好。 九日。廢刑部省彈正臺。更置司法省。 發行新貨幣。頒造幣規則。 七月十四日。詔廢藩為縣。親諭藩知事。罷其職。別勅薩長肥土四藩知事賞版籍奉還首唱之功。先是尾肥阿因四藩知事上郡縣議。至是天皇深嘉之。
論曰。國朝之始。以臣連執政。以國造郡司。分治海內。有世襲有否。是國朝自有之勢也。後因其勢。以定其制。置六十六國之守。選任易置。由于朝廷。如秦宋之郡縣。元明之省府也。置兵團於邊要。更番屯衛。如唐之府兵也。而國守之權太輕。其典兵者。

積任不移。世相之臣專政於内。而世将之臣竊據方隅。天下分裂。而終歸源氏。源氏每國選武族為守護。而總其權於帥府。猶王朝之於國守也。故權臣之横。亦同於王朝。而加速焉。北條氏簒源氏之權。而仍其所制。武族漸成世襲。乘其失政。一時並叛。天下亂崩。而終歸於足利氏。足利氏因守護世襲之勢。封其勲舊子弟。不復易置。如周漢晋之封建。唐之藩鎮也。而勲臣之力太強。争權搆兵。交相噬搏。最後其雄桀起而服之者。為織田氏。為豊臣氏。二氏皆因其争搆始平之勢。建置藩國。猶足利

氏之於勲臣也。故其致呑噬。亦同於足利氏。而加速焉。至徳川氏。則鑑二氏之失。而兼其衷。有外諸侯。有内功臣。内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親戴衛護其内。而折衝禦侮其外。故有戴我之心。而無争我之心。外諸侯之封則雖大於内功臣。而斷長補短。使勢力相敵。又大封宗族。據其阨塞。犬牙相制。以鎮壓其邪心。於權其内外輕重之際。可謂深得其術矣。是其所以維持於二百年之久歟。方今王室中興。變封建為郡縣。數百年之大弊。一朝而除。嗚呼亦盛矣。蓋我邦之俗。帝王一姓。無叛民得志者。然将相方鎮。迭起司權。其勢數變數成。以至今日。亦各有得失之可言。夫昔時王家之一事權於朝廷。以内制外。以重馭軽得矣。使不恃之。而稍重守宰之權。親王之任大國者。不特空名。内常顧其外。有以相忌。則将相之族。未必至專恣也。源氏剪削子弟。以致權姦之無忌。則最失矣。足利氏封建勲親。以為藩維得矣。然不稍刪殺其力。遂致争攫之禍。是未為無失也。織田氏暴於刪殺。豊臣氏倍加其力。或速反噬。或致跋扈。則最失矣。徳川氏裁節封建之勢。則得矣。而至其末世。自陷于衰弱。所以

終於敗亡也。方今天下之權。悉歸朝廷。内無大臣專擅之禍。外無諸侯割據之患。天下之事。如萬無虞者。然則當今之制勢。如何。曰行建民撰議院。從人心之所向。發之政令而已。

廢辨官。　十八日。廢大學。置文部省。　是月。廢民部省。更置租税寮及勧業統計紙幣戸籍驛遞五司。於大蔵省。又改太政官官制。新置正院及左右院。廢左右大臣以下諸官。置太政大臣納言參議樞密使。以右大臣三條實美為太政大臣。　八月二日。天皇延見米國農學教師某於吹上離宮。命參北地開拓事

務。尋併樺太開拓使于北海道開拓使。許散髮脫刀。十日。釐定官制。以太政官為本官。諸省為分官。寮司為支官。設官等十五。三等以上為勅任。七等以上為奏任。十五等以上為判任。武官四等以上為勅任。廢納言樞密使。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置鎮臺於東京大坂。定四鎮臺所營。許華族平民互相婚嫁。尋廢穢多非人等稱呼。悉編民籍。是月。詔停貢獻。九月十日。特賞從三位島津久光之功。班華族。分宗家賞典祿五萬石。充其家祿。十七日。始行遥拜式於宮中。是月。改官吏歲祿。為月俸金。置

明法寮於司法省。十月八日。以外務卿岩倉具視為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使歐米各國。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為之副。始用三井商會證券。東京長崎間電線成。十一月。始定府縣官制。改知縣事為縣令。知府事仍舊。舉海內。為三府七十二縣。郡縣之制大定。是月。定縣治條例及事務章程。十二月三日。與澳太利國交換條約。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陰圖不軌。賜自盡。悉戮其黨。始許華士族營商業。置東京裁判所於司法省。廢武家地

町稱呼。給地券。課地租及區費。置女學校於東京府下。

五年壬申。正月六日。復前賀陽宮朝彥王號。叙三品。宥松平容保。及其子喜德。松平定敬。榎本鏻二郎等罪。叙德川慶喜于從四位。伊達慶邦。南部利剛以下八人于從五位。十九日。以永井尚志。大鳥純彰。為少議官。勅停進獻金穀。請充其鄉學病院及濟貧賑災等費者。不在此限。二月十二日。定海陸軍律。十五日。始發行洋製新紙幣四種。是日。解田地町地賣買之禁。二十八日。廢兵部省。更置陸軍海軍二

省。三月九日。廢親兵。更置近衛兵。頒勅奏官位犯罪條例。十四日。廢神祇省。置教部省。尋定職制及章程。以東京城為皇居。赤坂舊紀藩邸為離宮。設官廳於城東。餘悉為市坊。四月九日。廢糺問司。置陸軍裁判所。許華士族子弟及附籍者。編入民籍。尋廢莊屋名主年寄等稱。置戶長。禁典賣土地于外國人。以藩債為公債。禁以舊知事及士族家祿抵償之。二十三日。先是外務權大丞丸山作樂陰與豐岡縣士畑常世等。謀襲朝鮮國。事覺被捕。信越間土寇群起。縣廳遣兵擊平之。二十九日。天

皇親率近衛兵幸下總大和田露營三日大閱名其地曰習志野原永為演武地 是月天皇西巡御龍驤艦發東京 五月勅楠社稱湊川神社 豊岡縣下土民蜂起毀通船場放火各所縣廳捕賊徒四十餘人餘衆潰散 設小學師範學校於東京 始置邏卒總長以下及區長於東京府 天皇謁後月輪東陵尋臨中學校召見英佛獨三國教師慰勞之 四日天皇幸大坂以造幣寮為行在所尋幸鎮臺及諸學校且試其學科 七日車駕發大坂航至下關尋覧六連島燈臺遣勅使於櫻山招魂場以吊陣亡

及殞命國事者 十四日天皇幸長崎臨幸學校及修船製鐵諸場召外國教師及工人賜物有差尋巡熊本幸鹿兒島 二十四日遣勅使於鶴峯招魂場以吊之車駕幸舟形砲臺覧海陸攻守操練 明日琉球藩遣使臣毛有斐等獻其方物 二十七日贈正二位山内豊信贈從一位賜金幣 定身代限規則 始設海關於室蘭厚岸二灣廢其在幌泉者 七月二日車駕發鹿兒島幸兵庫遣勅使於湊川神社祭之尋還幸東京 下令諸道廢傳逓及助役法新設和雇法 八月三日改司法省官制尋置裁判所

於足柄木更津新治橡木茨城印幡群馬宇都宮八縣頒布學制分全國為八大學區尋改七大學區以東京愛知大坂廣島長崎新潟宮城為大學本部尋改東校稱醫學校以南校及大坂開成所長崎廣運館為第一中學 始置東京鎮臺第四分營於水戶城管常陸下野二國又置裁判所於神奈川埼玉入間三縣 十五日始置國立銀行 十八日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賢陸軍中佐北村重頼等於朝鮮國以修交誼 二十四日更定開拓使官制尋置警保寮於司法省 是月山梨縣土民作亂擊平之 九月

三日先是秘魯國馬利也爾士船主某強買清民航趣其國會海上颶起漂著橫濱港清民苦其虐使潛乞哀英船英國公使以告外務卿副島種臣即報清國江蘇同知陳福勲來橫濱謀救解此日秘魯國船將棄艦走乃付清民於陳福勲 十二日東京橫濱間鐵道成車駕親臨新橋停車場行開業式 十四日琉球國正使尚健等來朝獻國書及方物詔冊封其王尚泰為琉球藩王列華族賜金幣及邸宅 廢編輯寮置大中小督學於文部省 十月解放藝娼妓 置裁判所於京都大坂二府屬工部省所管橫

須賀造船所横濵製鐵所于海軍省。更正海軍省官制。廢外務省大中少辨務使大少記。更置特命全權公使辨理公使代理公使書記官。　十一月。詔廢大陰曆用大陽曆。以十二月三日。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　定勅奏判官員及非役有位大禮服及通常禮服制。　定陸軍懲罰令。　廢造船製鐵二寮。併之製作寮。改長崎造船所。稱長崎製作所。　合教部文部二省。　二十七日。設博覽會事務局。總裁以下官等。以參議大隈重信為總裁。置裁判所於靜岡濵松額田滋賀三重愛知六縣　十二月。頒徵兵令。定常備

後備國民三軍。分陸軍為砲騎步工輜重五兵。

論曰。國朝上古文武一途。農無非兵。及至中古倣唐氏制。特置兵團。四分每國之丁。而取其一。衛京戍邊。一年而更。邊境有事。下尺一之符。調發沿道數十萬兵馬立具。事止。則散歸卒伍。未嘗列屯座食。當是時。未見兵之費也。及王政弛廢。將帥世官。兵士世隷將家者。自號武士。而鐮倉以後。以武人充諸國守護。每畝課糧。非復舊制。雖然。其兵皆地著。亦未見其費也。至足利氏起東國。而開府京師。諸國武士稍離故土。就其將帥。隨而轉徙。天下之兵漸不地著。至織豐二氏之時。數更將帥之封。常聚其兵於城府。其不地著者定。而天下之費。始不可支矣。古者養兵者。常慮其費。而後世不知費之由於養兵。是古今之異勢。而莫之或察者也。蓋國朝雖倣唐制。近衛兵衛之士。不過七八百。獨衛門倍之。又非如唐之府兵耕田自給也。不耕田自給。則取糗糧於農。故少其數。而不使常屯聚簡點為兵者。止於丁壯。老則免籍。故不至以困農也。鐮倉雖變其制。兵與農相雜。當其無事。親畜牧樵蘇之勤。有事各齎糧而起。則正如唐之府兵也。及足利

以後。兵與農異處。極於織豐之際。而其所謂兵有士有徒有卒。卒之黠補罷免有時。而徒以上一給其祿。襲之子孫。有事有役。又倍給之。故其自處驕矜。與鐮倉之兵大異。況於王制乎。困農之厚。以為當然。而不知已之為兵。概皆幼麼尫弱。不可用也。夫以一小藩之兵。猶倍蓰古之六衛。而常屯座食。推之天下。未知其幾何。又其將帥歲來衛於府者。不下數百。其率士徒不下各數千。絡繹道路。而雜沓郵第。通而計之。成數十百萬。是歲歲而興數十百萬之軍也。而國何以支之。當戰爭未息。幸其兵

死亡者半而糧之贏者半農可以力耕而給之及戰息則又無之也而國何以支之不唯國不支也古者無養兵之費而兵又易於自養後世養兵之費如此而其兵又人人自困是兵與農兩困而國并受其弊也嗚呼弊而至此不思所以矯之可乎朝廷有見于此下令徵兵不論華士族平民唯取強壯可用是不啻令人人知愛國之義務後世兵農兩困之弊亦随而除於是乎養兵之費僅止于海陸二軍無復曩時武士世祿常乇坐食之患可不謂良法哉

是年東京府下電信線成特勅以豊國社東照宮列官幣社

六年癸酉一月四日廢五節以神武天皇即位日及天長節為祝日 置鎮臺於東京仙臺名古屋大坂廣島熊本別置營所於東京佐倉新瀉仙臺青森名古屋金澤大坂大津姫路廣島丸亀熊本小倉 廢僧侶位階尋許比丘尼還俗婚嫁及婦女為戶主華士族平民互養其子為繼嗣 徵府縣長次官一員期以四月蓋将議定施治之要也 廢東京府下第一大區邏卒更置巡查 禁復讐 東京府各區設小學校令男女六歳以上悉就學 二月下令府縣揭示官令於通衢 改徒場稱懲役場 三月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為特命全権大使遣清國交締條約秘魯國公使其来朝請締條約終及我虜分清民之事往復辨論不決乃託於魯國決之 十四日始許與外國人婚嫁定其條規 架電信線於長門豊前間海底下令戒行船投錨 新行地券法更定土地名稱以為皇宮神地官廳地官用地官有地公有地私有地除稅地八種 四月敦賀縣下農民群起作亂縣廳遣兵鎮之 五月二日更定太政官職制

五日皇城火 八日改定陸軍武官官等以中尉少尉為奏任官 二十四日廢軍醫寮置陸軍本病院 先是遣海軍大輔勝安房等於鹿兒島趣島津久光入朝為内閣顧問位班大臣下 北條縣管下土民蜂起作亂縣廳出兵鎮之 六月十日廢府縣投書凾建言書疏令直上集議院若管廳更定公文署名式頒布改定律例創定外國人訴訟規則 廢田畑石高稱呼代以段別 二十四日廢集議院屬其事務於左院 改定海軍省職制 是月鳥取島根二縣土民嘯聚鳥取縣廳令鎮臺鎮之尋福岡縣下

土民作亂。縣廳出兵鎮之。　七月。許輸出米麥于海外。免海關稅。　十七日。置國債寮於大藏省。　十九日。定違式詿違條例九十條。　二十八日。廢田畑貢納舊法。更設地券。以本價百分三。定為地租。　八月三日。定大禮佩劍制。　廢訴訟律越訴條。若有不服裁判所及地方官審理者。令據控訴條規訴之。　發行國立銀行紙幣。　三潴熊谷廣島愛媛四縣大風雨。河水暴漲。人畜多死。　荷蘭阿珍二國搆兵。陸軍省請使軍醫監林紀從荷蘭軍。以講究其術。聽之。
九月十三日。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等自歐洲皈。

二十七日。特命全權公使澤宣嘉卒。天皇悼之。詔贈正三位。賜金幣。　開成學校新築成。天皇臨幸。行開業式。　十月十二日。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外務卿副島種臣任參議。　十四日。定府縣判任官職掌。分為庶務聽訟租稅出納四課。使大屬以下掌之。　二十四日。陸軍大將兼參議西鄉隆盛辭兼官。允之。參議大藏省總裁大隈重信兼任大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任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任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房任參議。兼海軍卿。參議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上表辭官。允之。

二十八日。特命全權公使寺島宗則任參議。兼外務卿。　是月。定新聞紙條例。　十一月。奉迎後鳥羽天皇靈駕於隱岐。土御門天皇靈駕於阿波。合祀水無瀨宮。　二十二日。天皇行幸操練場。閱在京常備軍。　十二月。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有病。上表辭職。優詔不許。　十七日。天皇及皇后宮行幸橫須賀。覽造船製作諸場。　二十日。奉迎淳仁天皇靈駕於淡路。合祀白峯宮。　課華士族家祿稅及奏任以上官祿稅。以充海陸軍費。又設家祿賞典祿還納法。其自請還納者。給六年全額。　是年。東京銀座街家屋建築

竣功。本邦市街摸洋風者。是為始。
明治七年甲戌。一月四日。諸長官上表。奏前年成績。後以為例。　九日。置勸業警保戶籍驛遞土木地理六寮。及測量司於內務省。定其職制章程。置裁判所於箱館長崎二港。　十四日。置東京警視廳。定其官等。是夜。有賊傷右大臣岩倉具視於途。先是。副島西鄉後藤板垣江藤諸參議皆欲征韓。以張國威。而廟議不聽。西鄉板垣以下皆辭職歸國。物議囂然。武市熊吉等以為征韓議不行。皆出右大臣之意。將除之以動廟議。遂有此舉。　十八日。以海軍中將榎本武揚。

為特命全權公使。駐劄魯國。 勅節宮中経費。每歳
以金三萬六千圓充海陸軍費 二月改正六鎮臺
職制。 十一日紀元節命海陸軍行祝砲儀。 江藤
新平島義勇等據佐賀縣為亂討平之初新平以征
韓議不合辭職歸國快快不樂時佐賀有征韓憂國
二黨各誘同志将舉事推新平為黨魁島義勇托鎮
撫抵佐賀與新平共煽動黨人遂刼豪戶取軍資将
舉兵逼縣廳先是岩村高俊任佐賀縣權令未趣任
聞變至熊本鎮臺與陸軍少将谷干城議令臺兵入
佐賀城遠近騷然詔内務卿大久保利通陸軍少将

野津鎮雄大蔵大丞渡邉清等鎮之未至賊攻佐賀
城陸軍少佐山川浩陸軍大尉奥山保鞏大池蠖二
等力戰却之又來攻城遂陷大屬小出光照中屬中島
修平及大池蠖二等死之詔伏見宮嘉彰親王為征西
都督以陸軍中将山縣有朋為參軍發東京大坂廣
島鎮臺兵討之内閣顧問島津久光亦西下備佐賀
之變新平義勇等知事不成逃去獨朝倉尚武等扼守
轟及本道要害官軍奮戰破之生擒尚武是日降者
千五人官軍入佐賀城尋逮捕新平於土佐義勇于
薩摩斬之梟其首尚武等十餘人亦伏誅於是佐賀

始平。 置巡查于警視廳。 三月九日復置政表課
於正院。 全國戶籍表成。 是月以區戶長准官吏。
假定其等級區長自十二等至十五等戶長自等外
一等至六等皆隨地方便宜定之。 四月四日先是
臺灣生蕃殺我琉球藩漂民又刼掠小田縣漂民因
遣外務卿副島種臣於清國交締條約別議蕃人處
分之事而清國所答曖昧無據不畢議而還至是欲
問其罪置蕃地事務局以參議大隈重信為長官是
日以陸軍中将西鄉從道為生蕃事務都督陸軍少
将谷干城海軍少将赤松則良為參軍別延米人李

仙得等贊畫謀議尋從道率軍艦碇泊長崎重信亦
至兵凡三千六百人初討蕃之議起從道令人謂其
兄隆盛曰弟總海陸兵将遠入異域非獲精兵無以
濟事隆盛募壯士八百餘人遣之 置領事館於清
國廈門以陸軍少佐福島九成任領事參蕃地事務
尋給藉牌於我各港僑寓支那人定其條規 十九
日以各國公使有異議停蕃地征討召還大隈重信
重信說從道班軍從道不肯曰舉軍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駕馭一誤則潰裂四出不可複制其禍非佐賀
之比即強停我行則我直奉還勅書獨自擣蠻虜巢

窟死而後已。若清國生異議、則政府答以脫走賊徒之所為、何損事體。　二十七日、以內閣顧問島津久光任左大臣。是日、領事福島九成率兵二百餘人乘有功艦、向臺灣。　五月二日、詔開地方會議、頒議院憲法及規則、以本年九月為期、徵府縣長官於東京。使代衆庶議定憲法。　三日、參議大久保利通至長崎、與大隈西鄉議、解米人李仙得等任、決蕃地處分之事、戒勿開兵端。　六日、都督西鄉從道以下乘高砂艦、發長崎。　十一日、大坂神戶間鐵道成。　十三日、參議兼文部卿木戶孝允上表辭官、允之。即日補

宮內省一等出仕。　是月、華族伊達宗城等請開華族會館、許之。　定民事控訴略則、許總受屈者控訴

王師至臺灣、置本營龜山、陣車城、進入石門口。虜出戰、擊卻之。　二十二日、遣輕兵二百、自竹社風港石門三道進。虜據險亂射、我兵繞出其背、虜辟易。我兵奮進擊殺一酋長、斬獲無算。諸酋長皆懾懼請降。獨牡丹人不服。　二十五日、諸酋長請為先鋒擊牡丹人。從道嘉之、賜國旗。時牡丹人據險狙擊、殺傷我兵。從道大怒、分兵深入、燒牡丹人屋舍。虜震慴乞降。許之。　六月十三日、奉迎順德天皇靈駕於佐渡。合祀水無瀨宮。　開拓使請設兵衛於北海道及樺太地方、募近縣士族充之。許之。　初西鄉從道之發長崎也、政府遣全權公使柳原前光于清國、告事由。支吾不服。前光報狀、乃下令徵兵、物論洶然。　七月布哇國公使來朝、告國喪。　八日、許英國軍艦測量內海。　臺灣戍兵多感弛張熱、死者六百人。天皇遣侍醫治之。　是月、外國條約改定期至。各國公使請解內地通行之禁、不許。　八月、參軍赤松則良自臺灣趣上海、報曰、清官王凱泰率兵二萬向臺灣。於是廷議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為辨理大臣、差遣清國、委以和

戰之權。　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等從焉。　十二日、議長伊地知正治任參議兼議長。陸軍中將兼陸軍卿山縣有朋任參議。陸軍中將兼開拓次官黑田清隆兼任參議開拓長官。　四日、以湯島書籍館為地方官會議所、改稱議院。以國家多故、延地方官會議之期。　十四日、天皇臨幸濱離宮、覽運轉砲試射。　始置海軍假提督府於鹿兒島。　二十五日、禁罪囚拷問法。　定航海公證規則。　九月三日、始設郵便為換金方法於驛遞寮、定飛信遞送規則、以備各廳變報。　大久保利通

柳原前光等達上海。李仙得亦來會。十日抵北京。詣清國總理衙門。與其大臣恭親王文祥等議臺灣征討之事。辨論移刻不決。利通條列二事。附之而出。既而答書至。意頗無誠。利通再至衙門詰之。文祥等固執前議。利通大怒。致書文祥等曰。議即不諧。則我當達吾意耳。　是月小樽港札幌間電線成。尋定傳信條例。　十月改定各廳歲計定額。　置海軍第一提督府於相摸三浦郡大津村。以鹿兒島假提督府。為第二假提督府。　更正警視廳職制。以警視長川路利良為大警視。　是月定皇族大禮佩劍制及服忌制。

三十一日。先是大久保利通撤公使館。將去。駐箚英國公使某居間調停。事解。是日清國遂償辨被害難民撫恤銀十萬兩。臺灣島修道建房費四十萬兩。翌日利通以下發北京。　十一月詔合祀佐賀陣亡士小出光照以下十一人于招魂社。　二十六日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至自清國。明日天皇御太政官。利通復命。天皇慰勞之。尋西鄉從道以下諸將士凱旋。
　十二月九日金星經過太陽。　東京名古屋大坂三鎮臺步兵聯隊編制成。行軍旗親授式。　特以護王神社。談山神社。為官幣社。又改天日鷲神社。稱忌部神社。更行祭典。　頒鐵道郵便電信瓦斯鑛山等諸會社株式條例。設取引所於東京及大坂。

八年乙亥一月四日。諸長官各上表。奏前年成績。　十一日始行華族會館會同式。　墺國公使將趣羅使工部省四等出仕大鳥純彰等從焉。　二十日廢宮內省大中少典醫正權大少侍醫及馭者雜掌長等官。　定府縣學校創立制。且定小學生徒就學年齡自六年至十四年。　二月廢陸軍省造兵武庫兩司。且廢府縣出張所。管其事務于內務省。　先是英佛二國駐兵我橫濱。以護其國人。是月撤之。　二十

二日行臨時祭於招魂社。天皇親臨。討蕃海陸軍士官兵士扈從焉。　始課煙草稅。　三月五日天皇行幸橫須賀造船場。覽清輝號軍艦水卸式。　從三位木戶孝允正四位板垣退助。並任參議。　北海道戶口繁殖。編制屯田兵。尋移東北士民強壯堪兵役者。　北海道電線成。佐賀熊本間電線亦成。　解米穀輸出禁。　置地租改正事務局於內務大藏兩省間。　頒小學師範生徒入學規則。　定蠶種製造組合條例及會議局規則。　四月天皇幸德川昭武墨水邸。覽其祖先光圀及父齊昭手書。　十日定勳等賞

牌制。十四日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勅曰。朕即位之初。首會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國是。幸賴祖宗之靈。與群臣之力。以致今日小康。顧中興日淺。内治未全。朕乃擴充誓文之意。更設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司律之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漸建立憲政体。欲與汝衆庶俱頼其慶。汝等宜體朕意。改左院歴史課。稱修史局。二十五日定元老院官制。禁官吏營商業。内務卿大久保利通兼任米國博覧會事務總裁。五月四日廢司法省中明法寮及正権大中少判事及解部等

官。更置判事判事補。廢海軍省中造兵武庫兩司及陸軍省中兵學寮。撫恤琉球藩民漂流罹慘毒者。給米千七百石。定大審院諸裁判所職制章程。置上等裁判所於東京大坂長崎福島四所。尋定控訴上告規則。改驛逓寮大坂出張所。稱出張郵便局以陸軍中将西郷從道為米國博覧會事務副總裁。與秘魯國始交換條約。是月以我樺太島代魯國千島。六月七日天皇行幸越中島。覧鐵板砲擊定金穀貸借辨償法。十日參議伊地知正治任一等侍講。廢内務省中各局。更置庶務記録飜譯

用度主計博物館諸局。二十日開地方官議會于淺草東本願寺。以參議木戸孝允為議長。天皇率文武百官親臨。二十二日始開議會。許華士族官吏及平民傍聽。凡會議之法。議長先條舉議問及議案。令書記官誦之。而後各員發論問答。陳其所見。議長從其可否多寡決之。二十七日天皇臨幸議會。親策問道路橋梁等事。頒讒謗律條例。更定新聞紙條例。七月一日天皇幸延遼館。召見地方官。賜酒及物。四日始開元老院。天皇臨御。七日天皇及皇太后皇后幸山下博覧場。八日議會議定全國

民會公選法。遂決以區長與府縣會。以戸長起區會之議。尋定民會議長及諸員選擇之制。奏上其議案。十七日行地方官議會閉院式。天皇臨幸。是日。下令各地方開町村議會。

論曰。明主之治天下。必從時勢之所趨。設之制度。從人情之所向。發之政令。唯斯而已矣。故欲釐革舊政。一新天下之耳目。洗滌累世之積弊。則審察其法之適于時勢。與其政之切于人情。而後徐為之規畫處置。如此則上下交相信。官民始無扞格之患也。若不察於此。徒舉天下之事。紛然更革。則

其法雖美。其制雖良。而不激天下之變者。幾希矣。令也聖天子賢宰相在上。號令出于一。章程規則。秩然有條理。雖絲毫之事。地方官不得專斷。議者皆曰。中央政府之權太重。地方之權太輕。是不可不速釐革也。蓋推議者之意。天下之俊傑。悉會闕下。天下之物力。悉萃都府。地方寂然。如委靡凋喪者。且夫地方有東西之隔。物產有多寡之別。風俗有習慣之殊。人情有都鄙之差。是豈可以悉統于一法令之下哉。不若分權地方。寬其法則。計便宜。施行之。其言頗有理。然以余觀之。是知其一。而未

知其二者。請試論之。夫維新之初。恢復王權者。西國諸大藩之力居多。諸大藩之權太重。而朝廷之權太輕。幸諸大藩知封土版籍之不可私。遂奉還之。令天下之權。悉歸朝廷。然人民固守舊習。不咎藩治之壓制抑遏。而誹謗朝廷之新政。朝廷有特察于此。登用賢俊。黜免庸惰。令東人治西人。西人治北人。設畫一法令。布之天下。務聚權力於廟堂之上。而裁制地方之權力。欲以洗滌數百年之大弊。而其弊未全除。一激為佐賀之變。二激為山口熊本之變。三激為薩摩之變。然則朝廷之不分權

地方者。以勢有所未可也。然則分權地方。俟何時而行乎。曰有民撰議院之設。然後可行也。夫民撰議院一開。則人民皆知自由權利之可重。可以與進文明之域矣。雖然是非且夕可致。必不得不待于數十年之後也。何則今都府之民。智識稍開。聞見稍廣。自政治文藝。以至衣食牀机之細。皆思模歐米。而東邊西陬之民。大率皆頑陋無識。其於外人。一槩夷狄視之。是其開化之度。與都民相距不啻霄壤也。然以其頑陋無識。不可化。舍而不顧。則雖経千百年。無復可化之期也。然則今日之事。開

民撰議院之端緒。可以有待于數十年之後也。自今以後。縣設縣會。區設區會。選有恒產稍具才識者。為代議人。議一縣一區之事。議定。令縣官施行之。如是數十年。地方人民智識漸開。文藝漸進。朝廷測其開化之度。漸分其權。則天下可以無事也。顧政府不輙分權地方者。有姑待于此也。而議者不此之察。徒咎中央政府聚權之非。顧座不知時勢人情之為何物而已。

改窮民救助規則。　禁新聞紙除官報公告之外記政務是非。　八月。定度量衡三器發行規則。　置領

事官於清國天津。定海軍退隱令。更正府縣市街地税。仍地租凡例。改百分一為百分三。先是秘魯國與我爭賣奴事不決。託魯國審斷。至是魯帝歷山第二世裁之。以我國為直。九月三日改定出板條例。八日定租税賦金制。賦課全國凡收入大蔵省。以供國費者。為國税。諸税及賦金以供地方費用者。為府縣税。定金祿制。頒布其方法。十五日白耳義國公使來朝。上國書。二十日併地理寮中地誌課于正院修史局。廢政院中内外史本課及諸局。更置大史權大史少史權少史。二十八日。先是雲

揚丁卯二艦測量朝鮮海路。投錨釜山灣。士官三名上陸。朝鮮亞官接遇無禮。艦長見土主官。詰責之。論議數日。土主官大屈。罰亞官以謝。於是雲揚艦沿東南海岸。過西海。將趣支那牛莊。投錨江華島。放小舸二艘。測港内淺深。過磧臺下。韓人砲擊頗烈。我艦應之。照射磧臺。莫不命中。明日昧爽。襲永宗城。先載海兵於小船。至城東門。韓兵望見。亂發矢丸。斃我水夫二人。中尉小笠原某。少尉角田某。挺進排門而入。本艦連發巨砲。助其聲勢。我兵轉向南門。縱火人家。煙焰漲天。韓兵驚擾。皆謂大軍坌入也。狼狽逃去。乃撤

門外橋板。斷走路。韓兵渡海。遁松山島。會潮水大漲。逡巡間。我兵追蹋。殺二十二人。殘兵數十人皆乞降。於是艦將井上某。建國旗于城上。守備焉。遂還長崎港。電信報狀東京。先是朝廷欲修兩國交誼。遣理事官森山茂於韓。是時茂還在長崎。朝廷命茂再趣釜山港。十月以内務大丞河瀨秀治。為米國博覽會事務局長官。天皇幸華族會館。開會議。尾崎三郎講英國議院濫觴。命海軍省試撿大砲彈射於品川海。府縣始置警部。定其官等職制。又改邏卒稱巡查。二十七日左大臣島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

有所建議。不報。因上表辭職。即日罷。十一月廢大坂紙幣寮。管其事務於東京本寮。尋廢内務省中准刻局。併其事務於圖書寮。改訂徵兵令。十日遣驛遞頭前島密於支那上海。尋以森有禮為特命全權公使。駐劄北京。二十二日置撿事局於東京裁判所。更定社寺逓減祿制。二十九日。先是將設女子師範學校。皇后宮召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麻呂。親諭曰。設女學幼稚教育基本。不可忽諸。乃出内庫金。以為學校建築之資。既而建築成。皇后宮行啓。行開業式。三十日廢縣治條例。更定府縣職務章程。

十二月。廢宮内省中式部寮。屬之正院。使掌傳宣敘任事。　廢東京府下警視分廳。從其管轄區域置六分署。　九日。以陸軍中將兼參議黑田清隆為特命全權辨理大臣。議官井上馨為副使。差遣朝鮮國。

二十七日。天皇行幸雜司谷村。覽陸軍兵備式。

是年。始置浮標於諸國海峽。

九年丙子一月四日。諸長官上表奏前年成績。　六日。辨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大臣井上馨發東京。尋以大坂為征韓本營。設事務局于赤馬關。　十日開第一學區府縣教育議會。以昌平館為議事場。　十二日

陳列米國博覽會輸出物品於延遼館。天皇及皇后臨御親覽焉。　始設電線於皇居。架之警視廳。　更正開拓使邏卒長以下官等。以警部長為八等。以一等警部為九等。尋置七等警部於府縣。　更正陸軍省教部省職務章程。　定代言人規則。　置區務所。

二十七日。先是。黑田清隆井上馨至朝鮮。責砲擊我艦之罪。韓廷謝其無狀。此日和成。互換修好條規十二款。　三月五日。清隆等至自朝鮮。　二十三日各國公使以朝鮮和成。上祝詞。　明日天皇行幸芝離宮。饗之。大臣參議以下悉陪焉。　二十八日。禁常人佩刀。　參議木戶孝允上表辭官。允之。更任内閣顧問。官階如故。副議長後藤象二郎亦辭官。允之。

四月四日。天皇賜金及賞牌于議官柳原前光及米人李仙得等。賞之。　十二日。定官吏懲戒例三條。曰譴責。曰罰俸。曰免職。　十七日。廢内務省中戶籍警保圖書三寮。是日開警察議會。川路利良為議長。

五月十一日。置勸商局於勸業寮。　十八日。議官二品親王熾仁任議長。正二位岩倉具視敘從一位。分華族為六部。岩倉具視為督部長。伊達宗城久我通久等為部長。　是月。定道路等級。為三。曰國道。曰

縣道。曰里道。　六月一日。朝鮮國修信使金綺綉來朝。獻其方物。　置議員主事於正院法制局。　大坂西京間鐵道成。　車駕巡幸奥羽地方。召地方官于行在所。親問人民疾苦。埼玉縣令白根多助奏陳貢租方法。論金納之非。時人稱為司牧名言。　七月十六日。車駕幸箱館。召蝦夷六七十人。賜酒及煙草木綿。男女欣躍拜舞。　十八日。御明治艦。發箱館港

二十一日。天皇還御。　是月。定地方官任期例。知事令。初任權官。十二年為一期。每三年考治績。殿最之參事無任期。從其勉勵賞之

論曰昔者貞觀延喜其禮文豈不周備然有以萠衰亂焉室町之中葉謬倣王家未造之制亦蹈其敗矣後世武門之制軍國一致文武不分有古人寓軍令於内政之意是所以常鞏固不可改也雖然所謂不可改者以其便於國爾或有不便者焉則不可不察也國之處戰也詳於治兵而略於治民專於催科而遺乎撫字是以牧宰之任在校尉之下不直屬執政而隷之度支掌支配軍須率以罷軟不勝用者充之任之者人以為辱故一任或終身不得代至襲之子孫其貧少而其祿微以一

人攝數十鄉取多供糧餉而已為之屬隷者亦貧少祿微催租督税雞犬不寧民之釜鬲日竭而官之倉廩未必實也夫士之官於國者莫不以是官為榮也以是官為榮則勤是事勤是事則見是效於是乎有超擢遷進之望不止是官也今已以是官為辱不得已而任之勤與惰效與否無損益於已而終身於此此其勢何所望哉人唯有所望也然後可以責其廉可以責其恥可以責其撫民而益國不然而責之責之者過也且夫國論之所尚則曰富國而已無以民為也國之所以富者在於民無民是無國也如夫戰國之時攻擊四出固有不暇撫民者然能收流亡務耕耨者足以強兵而制敵而況非戰國者乎昔及王朝之未衰且亂也國守品秩雖不甚貴然考課之法勸勉之意常最於諸官又置使勸察之其功效著見者擢為卿士故當時名臣多出于國守受其任者莫不自淬勵以澤民結君為務而為公卿者又閲民事曉下情所以治也及至其後依門地遷叙視國守為賤有司以致民心不親于上而國權移於下可不察乎今也王室隆興變封建為郡縣每府置知事每縣

置令以掌民政猶古之國守而其有功績者或加爵位或增祿秩其考績之法勸勉之意最于諸官猶古之王政而更加詳備視諸近世武門詳於治兵而略於治民專於催科而遺乎撫字者仁不仁之相距不啻天淵而人民不咎武門之壓制而誹謗王政其頑陋無識一至此噫

八月改家祿賞典祿永世一代或年限給與之制自明治十年發行金祿公債証書賜之　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寺島宗則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巡視北海道　九月天皇勅議長有栖川熾仁親王曰朕

令欲本我國體斟酌海外各國成法以創立國憲汝其條列以聞朕將裁之　三十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等歸自北海道　十月改定皇族大禮服制設賞勲局于太政官以參議伊藤博文爲局長　二十四日熊本縣賊起擊平之初熊本縣士族大野鐵平等唱尊王攘夷之說稱神風黨及廢刀斷髮令下大怒謀作亂糾合二百餘人此日襲鎮臺及縣令參事邸宅殺少將種田政明中佐高島茂德等十一人傷縣令安岡良亮參事小關敬直等十三人縣令病創卒既而臺兵返擊鐵平與黨與數人伏刃而死是時秋

月賊亦應熊本遣內務少輔林友幸陸軍少將大山巖等鎮之　二十八日山口縣前原一誠橫山俊彥奧平謙輔等據萩作亂　十一月六日陸軍少將三浦梧樓合諸隊三面合擊賊退至玉江橋返戰不支而走一誠等航遁于出雲瓜生港被捕　二十九日舊會津藩士永岡久茂應一誠將襲千葉縣廳與其黨十二人自東京思案橋航趣下總事覺警視廳捕之賊揮刀殺警部補寺本某等三人　初一誠爲戊辰功臣官至參議以議不合辭職怏々不樂至是舉兵詔褫其位尋處斬俊彥謙輔久茂等亦斬　十二月三重縣茨城縣土寇蜂起皆由不悅石代金納云

十年丁丑一月四日詔曰朕惟維新日淺中外多事國用實不貲猶愍兆民疾苦曩改正舊税法以地價百分之三爲公租使無偏重今又察稼穡艱難深念休養之道更減税額爲百分之二分五厘有司宜痛節費用以體朕意太政官令曰自今民費賦課不可超過正租五分之一於是減正院元老院及諸省定額廢教部省警視廳付其事務內務省廢各省中諸寮且廢正院之稱及正權大少史主事法制官以下各省大少丞以下置書記官屬官大藏省置租税關税

檢查國債出納造幣紙幣記錄九局內務省置勸農驛遞警視勸商地理戶籍社寺土木衞生圖書博物會計庶務十三局工部省置書記檢查會計倉庫鑛山鐵道電信工作營繕燈臺十局改正府縣官等府知事縣令爲四等權知事權令爲五等廢正權參事置大少書記官以下屬官同官省

論曰王室中興以來八九年於玆庶績就緒萬方嚮化內恢弘數百年已衰之紀綱外折衷五大洲方國之刑政變封建以爲郡縣廢門閥以舉賢才律則遵萬國之公法議則盡天下之輿論學則分八

區而導無智之民。兵則置六鎮。而懲不逞之徒。一瞬達遠。則舟車同籍蒸氣之力。萬里報急。則海陸並賴電信之機。用心貿易。盡力開拓。其他自造幣製鐵。燈臺鐵路。以至街衢道路屋舍衣帽机床之細。日變月革。駸駸乎進開明之域。有駟馬不可及之勢。如此而不已。則我邦之文明。駕歐米諸國而秉之上。未為難也。苟有志于國家者。誰有不欣抃踊躍謳歌至治者乎。然而我邦人民開化之度。視諸歐米諸國。其相距不啻霄壤。是可嘆也。今歐米諸國皆務實學。優智識。人人以不能食力為大恥。

而我人民則反之。士徒知藉父祖之穀祿。而未知究文武之科。農徒知仍鄉土之舊。而未知講耕桑之術。工徒知論傭作之價。而未知求器械之巧。商徒知爭錙銖之利。而未知講貿易之法。是皆不能食其力者。其際雖不無一二有才識者。多皆不過請托投機。壟斷罔利之徒。至甚則欺詐百出。誣罔萬變。破產亡家者。比比皆是。今驅如此之輩。一朝欲躋之開明之域。不亦難乎。蓋我邦維新之初。政府務洗滌舊習。更張庶政。以一新天下之耳目。於是乎。人人恥安故常。自國体兵制。教法學則。以至百工技藝。一切欲倣歐米之制。而至其弊。則人情浮躁淺露。其摸歐米。僅止外貌。輸入輸出。失其平均。遂致國家貧困。上下勞弊。顧朝廷今日省冗官。薄稅斂。減田租百分之三。為二分五厘者。有見于此也。譬之良醫之治病。當其劇也。先投以劇劑。待其漸愈。與溫補之藥。以養其元氣。所謂對證發藥者。於治國之道。可謂深得其要矣。

二十四日。車駕行幸大和及京都。　三十日。天皇與皇太后皇后。幸于泉涌寺。齋祭孝明天皇後月輪東山陵。許民庶參拜。特旨減天下囚人罪二等。　二月。

京都神戶間鐵道成。行開業式。車駕親臨焉。　十一日。天皇拜神武天皇畝火山東北陵。手捧玉串齋祭。陸軍大將西鄉隆盛陸軍少將篠原國幹桐野利秋反。初隆盛以維新元勳。恩遇優渥。官至陸軍大將兼參議。請征韓張國威。不許。隆盛乃辭參議。與國幹利秋等歸其鄉鹿兒島。設私學校。驅闔國壯士。皆就學。至是反。　十九日。詔以有栖川親王熾仁為征討大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海軍大輔河村純義為參軍。率近衛鎮臺兵西伐。以軍艦十數艘巡備西海。　十五日。先是。鹿兒島縣士族會者。一萬五千人。篠原國

幹將第一軍。西鄕隆盛村田新八將第二軍。池上四郎將第三軍。桐野利秋將第四軍。長山某將第五軍。島津某為後備。是日發鹿兒島。　十八日。分兵入肥後。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為賊。檄熊本縣及鎮台。書辭侮慢。少將谷干城却之。出兵扼肥薩之界。既而圖衆寡不敵。入熊本城。焚街市。布地雷火以待。　二十二日。賊兵四面來圍。篠原國幹率一隊而進。官軍亂發散彈。與福岡分營兵挾擊敗之。於是賊分兵一軍圍城。一軍進向筑後路。即夜官軍燒植木。退營于高瀨。　二十四日。總督宮發京師。詔削隆盛利秋國幹

官爵。　二十六日。先是官軍退據守南關。賊陷山鹿。將衛南關。我兵寡單。人人危懼。會陸軍少將野津鎮雄率第一旅團而至。官軍大振。擊賊于高瀨。敗之。海軍亦奪賊艦三隻。是日。勅使柳原前光抵鹿兒島。懇諭島津氏父子。參議黑田清隆監之。以龍驤清輝二艦及陸軍一大隊巡查五百人。護送焉。　二十七日。戰於羽間川。官軍據堤拒戰。賊自側面橫擊。官軍奮進。賊不支而走。是役賊鋒銳甚。戰十餘合。官軍將潰。少將三好重臣親搴旗督戰。遂得大勝。賊死傷九十二人。官軍二十六人。重臣亦傷脇。　二十八日。夜賊襲

高瀨。官軍進戰。賊退據寺田。　三月一日。戰于高瀨川上。賊敗走。官軍追擊。伏起。乃引去。　三日。官軍取木葉。　四日。進至田原坂。而利秋據山鹿。險勢頗張。　六日。官軍三面進攻。取田原坂背後二壘。而賊尚守五壘。官軍奮戰。不能拔。　十日。勅使柳原前光及陸軍中將黑田清隆抵鹿兒島。傳勅島津久光父子。率鎮台兵及巡查。至加治木。奪賊所畜彈藥。是日。遣勅使高崎侍從番長於戰地。賜酒勞戰士。　十一日。移本營於高瀨。分兵為四旅團。少將野津鎮雄大山巖將第一第二旅團。向田原坂。少將三浦梧樓將第

三旅團。向山鹿口。別働旅團兵為游軍。備應援。是日官軍進取吉次阪右翼砲壘及田原坂二壘。賊斷我後。遂棄之。自是賊拔刀突入為常。官軍頗苦之。　十二日。戰於田原坂交綏。山鹿官軍自岩村平山二道。進奪一壘。賊自狹間來攻。銳甚。官軍退守平山。而我一隊進拔數壘。燒鍋田村。利秋請援於本營。隆盛報曰。我提三州之兵。當天下精勁。死戰固其分。今乞援何怯之甚也。此日。海軍砲射白濱川津。賊苦之。　十三日。勅使柳原前光及參議黑田清隆等還京師。復命。　詔削大山綱良官爵。　十四日。官軍攻植木右

翼賊壘。進拔田原坂前面數壘。殺傷無算。以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為參軍。十五日。黎明賊大舉奪我橫平山砲壘。而田原坂賊自前面及右翼來攻。官軍合戰。逐前面賊二次。右翼賊奪我砲壘。即夜賊將貴島宇太郎將數百名。拔劍突入。官軍力戰卻之。是日。撰東京巡查百人。名拔刀隊。自田原坂側面斫賊壘拔之。而前面一壘未拔。岩村官軍進到車返坂。伏起戰頗劇。一隊自平山進。賊走杉村。十六日。巡查隊百名與鎮台兵攻七本村賊壘。賊殊死戰。短兵急接。官軍銃鎗當之。縱橫奮鬪。賊棄壘而逃。是役戰頗

劇。殆為開戰以來所無。十七日。官軍薄田原坂。拔二壘。而一壘據險堅守。不能拔。十八日。警部某巡視大分縣黑川村。賊兵砲擊我兵。分為三隊。進攻二重嶺及黑川。十九日。先是參軍黑田清隆將二大隊及巡查一千二百人。自海路進。是日到日奈久。賊不戰而逃。進次八代。二十日。官軍攻田原坂。進至植木。獲大砲四門小銃二百。而別隊攻二股。入植木。二十一日。移本營於植木。二十二日。官軍取向坂。會日暮。賊自山鹿衝我側面。我兵不支。乃退。是日。八代口官軍戰于鏡町宮原。奮進斃賊二十名。宮原

戰酣。賊自間道出我右翼後。擊卻之。二十三日。黎明賊乘大霧襲木留及植木。擊退之。追躡薄賊巢。劇戰終日。拔其四壘。而三壘未拔。吉次坂本之戰亦勝敗不決。八代官軍戰於鏡村宮原。賊自間道出我背。擊破之。賊又至。接戰交綏。二十四日。黎明陷宮原種山。拔大野山十餘壘。逐北抵北川村。是日。賊據向坂木留險。決死防戰。兩軍死傷甚多。二十五日。夜植木木留戰頗烈。勝負不決。總督巡視植木。官軍自木留進。賊乘曉霧。一齊突入。官軍殊死戰。復昨夜所失諸壘。置戍兵。二十六日。賊襲向坂鳥巢。二次擊

退之。右翼兵越吉次。抵木留。是日。黎明第二旅團兵分為二隊。自宮原鏡村兩道。進取小川及砂川。賊大敗。其將兒玉某戰沒云。移海軍事務局於長崎。二十七日。福岡縣士族作亂。斷電信線。遣巡查捕其魁首二十許名。二十八日。植木木留戰。互有勝負。八代口官軍自小川營到豐橋。奮戰至午後四時而止。二十九日。官軍進攻八代。賊狼狽逃去。參軍入八代。置本營。是時官軍分七旅團。第一第二旅團兵戰木留植木。少將野津鎮雄大山巖三好重臣將之。第三旅團兵戰山鹿。三浦少將將之。第四旅團陣伊倉

高瀨閒。八代口官軍分三旅團。曰之別働隊。少將高島鞆之助將第一團。少將川路利良將第二團。少將山田顯義將第三團。倶戰八代日奈久之閒。　三十日。全軍自原倉。進攻三嶽。賊壘不能拔。轉攻木留。八代官軍攻松橋。拔之。到大野原。移本營於鏡村。　三十一日。攻宇土。取之。賊移河尻病院於香崎。官軍移本營於宇土。　四月二日。官軍取三嶽。　三日。木留賊乘夜來襲。官軍逆擊破之。進取木留。是日。昧爽賊襲片足駄村營。砲丸雨注。我軍奮戰走之。　四日。大分縣下中津土民蜂起。官軍發砲。殪之。暴民潰走。投

二重峠賊營。賊以為官軍砲擊之。暴民狼狽四散。　五日。官軍擊山鹿口賊。陷田島及鳥巢諸營。八代官軍與賊挾隈川而戰。賊大敗。遁于人吉。　七日。鳥栖不守。復為賊有。　八日。少佐奧某率一大隊。發熊本城。至宇土本營。　十日。山鹿口官軍陷隈府。　十一日。官軍取甲佐。　十二日攻石川村賊壘。不能拔而去。是日。別働第三旅團兵發片足駄村。中尉八木某將右軍自棋木。少佐迫田某將中軍自權現山。三閒某將左軍自糸石。少將高島鞆之助率台兵二大隊大砲二門自吉田口。進入御船。　十三日。少將川路利良高島鞆之助進兵。鯰村賊潰走。即夜少將山田顯義大佐黑川通軌將左翼。渡緑川。擊杉村賊走之。進攻川尻。　十四日。権少警視檜垣某將巡查隊擊坂梨賊。追北到内牧。是日。中佐山川浩率別働第三旅團右翼中隊。進逹熊本城。明日各旅團進入城。賊放火逃去。官軍追擊破之。　十七日。別働隊入御船。賊自川上發砲。我軍衆寡不敵。乃退。自是賊分兵扼木山矢部御船大津要害。　二十日。別働隊攻御船。川路利良自背後。山田顯義自正面。高島鞆之助自右側。三面合擊。賊大敗。死傷無算。乘勝追擊。拔御船。

顯義利良進陷飯田山。自砥川。襲木山背後。臺兵亦攻竹宮。奮戰徹曉。賊不支而退。是夜。大津賊襲三浦梧樓。不得志而退。遂棄大津。　二十一日。第二旅團兵與鎮台兵。進拔木山。置哨兵與宇土官軍首尾相應。自是賊據守矢部。矢部有二十餘村。東至阿蘇山。西連甲佐嶽。東南接高千穗峯。險要無比云。居五七日。賊退保人吉城。日奈久以南諸山皆置戍兵。是時參軍河村純義與少將大山巖高島鞆之助。率台兵六大隊。自海路入鹿兒島。　五月二日。鹿兒島縣令岩村通俊。率屬官百餘名赴任所。　五日。昧爽賊襲

麑兒島。官軍邀戰。殺賊將野瀨彌九郎。自是賊出沒鹿兒島近傍小山田伊敷村田上村諸處。八日。賊襲八代。巡査隊棄大関山久野木而退。九日。川路利良部下二中隊。攻大口賊敗之。十日。八代官軍攻屋敷越賊壘拔之。是日。賊襲水俣官軍奮戰却之。十三日。賊三百名自日向入大分縣。取竹田。十七日。清輝艦與陸路官軍合力進擊福山賊破之。十八日。別働第三旅團出長尾山背。砲擊賊營拔之。大口官軍亦進入大野。八日以來。賊連來襲官軍不利。是日所向克捷。兵氣大振。二十三日。第三旅團

兵攻佐敷。自大関山。至今井坂。拔賊壘數百。進突大野賊營。轉戰陷鏡山箙瀨賊營。二十五日詰且別働第三旅團襲出水矢筈嶽。拔數壘。第一旅團兵亦陷小坂葛原岩戸。明日昧爽賊斫我矢筈嶽壘擊退之。二十九日。豐後官軍攻竹田賊。不支走重岡六月一日。官軍大舉入人吉城。賊潰走。五日。官軍取鬼嶽。七日。三浦梧樓率兵攻荳野。抵薩界。至翌日。攻擊不息。賊棄小川走一口。我別軍至小川三村。嚴修守備。八日。官軍進拔松尾上原十四壘。會賊自久木野橫擊。我兵奮戰走之。豐後口白木嶺白山

戸次三重市官軍與軍艦三雙進攻出臼杵城背賊狼狽。退保佐伯。十四日。別働第二旅團陷吉田加久藤飯野。十五日。天明攻三國峠賊壘我散彈破裂斃賊數十名。十七日。三重市先鋒拔大石賊壘。全軍繼之拔十七八壘。進攻三國峠。拔數壘。追擊入尾市。二十日。出水賊將伊藤四郎左衛門以下乞降者六百餘人。是日。陷大口。二十一日。別働第三旅團陷阿久根。追擊八里。抵川內川。賊火橋連發大小砲。我兵不得涉。對壘相持。二十三日。亂下流衝賊背。賊狼狽而遁。是日。豐後口官軍入重岡。二十

五日。川路利良率兵入麑兒島城。是日。日向官軍戰於勝地村不利。而佐伯官軍進戰。取勝地峠向延岡。會大雨河漲。不得進。對壘相持。二十七日。少將三好重臣攻粟野。進取橫川。七月一日。賊自皆越山谷。出我軍後。進抵壹谷村。放火炊場。我兵防戰頗力。將復樵山岡本山胸壁。會賊自左右亂射。我兵疲極。遂退。二日。第一旅團攻葛原。隔日影川亂射。進拔數十壘。午後陷竹原與宮水官軍攻中村賊走之。逐北渡河。抵志津村。三日。賊自梓峠側面來衝銳甚。我兵退次黑土峠。四日。少佐高島某陷皆越村賊

壘。追北半里而止。是日。賊據新町。拒戰甚力。我兵奮戰陷之。至綱瀨川。　七日。攻大久保。賊退據飯野。　十二日。攻大溝原村。進取平島神廟及田代等數百壘。賊退入小林村。放火民家。官軍追北。抵横大岳。　十三日。攻黑澤口。賊敗走。官軍尾擊。至島平山。　十四日。賊襲荒磯岳官軍。擊走之。　十五日。三河内賊襲石神口營。我軍邀擊。賊放火民家而走。追北至埋木。　十六日。第二旅團自三道進擊。陷高原。　二十日。別働第二旅團戰于内山越山上。翌日。攻巢師原越賊壘。一軍進陷野尻。一軍據守七山。　二十四日。第二第三第四旅團及別働第一第三旅團大擧衝都城。賊兵潰走。　二十七日。警視隊攻田野。賊棄壘而走。　二十九日。第二旅團破梁瀨村及橋谷坂賊。尾擊入高岡。第三旅團自國見峠濟去川。別働第二旅團自本庄經森永村皆來會。　三十一日。黎明官軍攻宮崎陷之。賊退保佐土原。　八月二日。官軍戰于一瀨河上。進入高鍋。　四日。各旅團與賊隔美美津川相持。　七日。官軍潛濟上流。入富高新町。即夜賊自間道走延岡。　十四日。各旅團陷延岡。　十七日。賊移本營長井村。據老田山築堡壘。第四旅團兵

奮戰拔之。賊退保江瀧山。各旅團合兵圍之。是時賊勢日蹙。其所據不過方二里。　十八日。黎明第一第二旅團進兵。會賊悉精銳自二旅團中間守線突出。我兵拒之山腹。戰數合。至夜進衝賊巢。不見一人。　二十八日。先是岩村通俊聞賊出三田井。乞援細島本營。是日。三好重臣率兵至加治木。　九月一日。賊入鹿兒島。焚縣廳市街。警視隊新撰旅團入米倉拒守。初賊之據江瀧也。衆皆以謂旦夕可拔。及其脫走。官軍追躡。賊變幻出沒。不可蹤跡。是日。襲鹿兒島。中外愕然。既而各旅團皆會鹿兒島。賊據城山。不敢出。官軍慮其突出。四築壘柵。守備嚴然。　二十四日。諸旅團攻城山。新撰旅團一中隊先登。賊拒戰大敗。西鄉桐野以下賊將皆戰沒。於是西陲大定。

論曰。自古我邦邊徼風氣頑獷。民俗慓悍。稱為難服者。薩隅有隼人。奥羽有蝦夷。而薩隅自熊襲亂平以來。未聞有梗王化者。戊辰之變。最有功於王室。而奥羽則逆亂相繼。叛服不一。戊辰之變。亦遂至拒王命。煩征討矣。於是廷議分陸奥為五國。出羽為二國。置縣治之。治化大洽。今茲二月西陲變起。四方義徒。爭應徵募。而奥羽之士最居多。嗚呼

何其盛如此也。豈得非風俗與化移易。人思雪辱之所致乎哉。予因有所感焉。夫王室之中興。論其功者。推薩摩為第一。彼其初崎嶇閒關。隕命鋒鏑者。莫非勤王事。而今為亂賊而不顧者。其意以為天子我藩之所擁戴。王室我輩之所恢復。我何為不可。其邀功希賞之心。爵積無所騁。姦雄驅使煽動。得因以為資。如西鄉隆盛是也。夫天運循環。固有歸時。王室之屈而不伸者八百年。雖微彼輩。有不中興乎。彼不啻攘天之功為已功。咆哮憑陵。欲以逞豺狼無厭之心。是其頑獷慓悍。比熊羆有更甚者。而奧羽之士爭趣義者。猶北畠顯家為南山之援者。而師徒克捷。所向有功。亦非顯家之比。則可以證昔日頑獷慓悍之風。變為忠勇義烈之俗。而王化之洽於東北。可以見也。今也賊魁授首。西陲亂平。其鑽頑鋤梗。撫字賑恤。如嚮之治陸羽。則薩隅之民。沾王澤。洽治化。亦安知不如奧羽乎。

近世日本政記大尾

版權免許

明治十一年二月廿一日

定價一圓五拾錢

編輯人　宮城縣士族　須田要　第二大區三小區愛宕下町四丁目一番地

同　高橋易直　第二大區三小區愛宕下町四丁目一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第二大區五小區芝三島町十番地

近世日本政記卷之　一

東京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同　源吉
丸屋善七
和泉屋吉兵衛
藤岡屋慶次郎
袋屋龜次郎
椀屋喜兵衛
小林新兵衛
須原屋伊八

東京書林

森屋治兵衛
和泉屋善兵衛
和泉屋金右衛門
出雲寺萬次郎
雁金屋清吉
同　仙藏
近江屋半七
金花堂佐介
山城屋政吉
淺倉屋久兵衛

東京書林

中外堂源兵衛
紀伊國屋梅次郎
岡村屋庄介
島屋平七
萬屋忠藏
長門屋龜吉
河内屋文介
山口屋藤兵衛
内野屋彌平治
山城屋平吉

各國書林

西京 藤井孫兵衛
大坂 小谷卯八郎
仝 敦賀屋九兵衛
仝 河内屋眞七
仝 河内屋勘助
仝 河内屋喜兵衛
尾張名古屋 美濃屋代助
仝 永樂屋東四郎
仝當 小栗太郎兵衛

勢州桑名 大塚茂兵衛
參州岡崎 本屋文吉
駿州靜岡 浪花屋市造
仝 米山定昌
仝 吾妻屋俊平
仝沼津 小松浦吉
豆州三島 堺屋又三郎
仝下田 平野屋久七
相州小田原 米屋忠兵衛

相州小田原 曾比屋平七
相州伊勢原 山田淺次郎
甲州山梨 内藤傳右衛門
武州横濱 師岡屋伊兵衛
仝 鈴木久米吉
仝熊谷 松枝悦三郎
仝鴻巣 長島爲一郎
仝浦和 藤屋源助
上總鶴舞 石割一二

仝佐賀町 小松屋長七
仝幸田 本屋吉左衛門
下總佐原 正文堂利兵衛
仝千葉 藤屋錠次郎
仝 伊藤周太郎
野州足利 和洋商社
仝栃木 叶屋儀右衛門
仝壬川 萩原藤作
仝宇都宮 佐藤靜雄

上州桐生 白木屋藤吉
上州高崎 崇文堂輝吉
仝 文心堂源作
仝 誠之堂安尚
常州水戸 川又銀藏
信州長野 小枡屋喜太郎
仝 蔦屋伴五郎
仝 蔦屋彌平
仝松本 藤松屋禎十郎

信州松本 槲屋重平
仝 高見屋甚左衛門
仝松代 炭屋勇太
仝上田 鼠屋甲造
仝小諸 相場七左衛門
濃州岐阜 三浦源介
飛彈高山 坂田嘉造
越前福井 若代正
加州金澤 近岡屋太平

越中富山 大橋甚吾
仝 守川吉兵衛
仝 土井宇三郎
仝 河上章
越後高塚 三條屋七十郎
仝長岡 上田屋治八
仝 鳥屋十郎
仝 中村屋作平
仝 伊勢屋甚平

越後新潟 堀　治作
仝 吉川成造
仝 林　冨吉
仝 高田 小方長吉
仝 藤屋直三郎
仝 水原 島屋六平
仝 岡町 村山大三郎
仝 三條 樋口屋小左衛門
仝 小千谷 野口保吉

越後加茂 丸山乙八
陸前仙臺 伊勢屋安右衛門
仝 菅原屋安兵衛
仝 伊勢屋源十郎
仝 石巻 山口啓之助
岩代若松 齋藤八四郎
仝 田中治平
仝 龍田屋萬助
仝 八木屋長八郎

岩代福島 近江屋周吉
仝 光白屋清次郎
仝 郡山 小野屋茂助
磐城棚倉 松　屋健之介
羽前鶴岡 小池藤次郎
仝 地主文造
仝 地主勢二
羽後酒田 白崎善助
羽前山形 八文字屋太右衛門

羽前上山 萬　屋利七
仝 米沢 金津屋庄右衛門
羽後秋田 本間金之助
仝 岡田惣兵衛
陸奥弘前 武田莊七
仝 石井常吉
陸奥青森 池田吉助
仝 八戸 浦山太郎兵衛
渡島函館 魁　文　社

渡島函館 常野嘉兵衛
播州姫路 山野長　平
雲州松江 園山喜三右衛門
筑前福岡 林　斧　助
仝 柳川 開　進　社
肥前佐賀 埴屋莊助
仝 熊本吉造
仝 長崎 以文會社
仝 佐賀 厚生分社

肥後熊本 水島貫之
仝 長崎治郎
東京芝 山中市兵衛
仝 本銀町 同　孝之助
仝 銀座 同　北　郎
野州足利 同　支　店
日向宮崎 同　支　店
薩州鹿児島 同　支　店
陸前仙臺 同　支　店

明治新撰

日本政記

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據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

東京東崖堂刻本影印

序

笠間士讓。三尾子恭。二子讀史之暇。胥謀傚余先人著日本政記之体裁。編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十二巻。書成郵寄。以請余校閲并序。言余受讀之。其書起神武創業之時。訖今上維新之會。並先人記闕漏。訖後陽成文祿征韓之役。而不逮其後。蓋有所諱而然歟。今也二子。遭遇右文之際。叙文祿以降。施及今日之事。間又插自家論斷。及各

家史論。就欄外。増補逸事奇蹟。使与本書相發揮。以便讀者。文祿以降。叙事詳悉。議論質実。最爲可以觀也。余欣然援筆。會有二客。爲其一曰。二子才識超逸。已編此書。而不別撰書名。直襲先考山陽先生之書名。豈非卑陋甚乎。且此書事跡及史論。旋補並尊考政記云爾。曷新撰云乎。而子推奬不置。爲作序言。無乃溢美乎。不如不序之爲勝也。其二曰。其依傚先考

書名則姑從焉。文祿以降，蓋考先生所不記述。二子續成之，功不可沒矣。況至輓近則世道沿革、政治之得失，其影亦過前代，莫不及焉。而記事詳畧、論文斟酌，並得其宜。然若題曰明治新撰，詢非虛構也。則予可以序也。余乃舉與二家所俱語，並以為序。不知果稱此書否。

明治庚辰冬日　賴復識

賴復

新撰日本政記序

我日本通古今而論之名臣任宗社安危則被鎌足公占其魁矣雄才大略則被豊太閤占其魁矣治國安民則被徳川公占其魁矣至于文章則占之魁席者山

陽先生也世人或謂日本外史事實多訛余則掩口而笑何也夫左丘明司馬遷其所主亦在乎善文辭而假事實以為逞技倆之具今乃不稱其文之妙而訾其小疵真是痴人説夢已有人於

此讀近松門左衛門之院本觀市川團十郎之演劇而責其不合事實世孰有不笑之者哉日本政記者山陽先生意主于論斷縱横曲折開闔抑揚之妙往々具於經籍中三藩之議論妙天下雖或與事實

相齟齬而其據理論斷大有益于後人如先生時又三藩視之而可也頃笠間三尾雨君本日本政記而續纂之至于近世務期事實不謬議論中竅夫左馬三藩之事山陽而可學也如山陽之事後人不可妄

學也。林述齋先生爲一時儒林之魁。豁達有大度。作事多出人意表。其嗣檉宇君謹厚小心。循規蹈矩。大異于嚴君。人或以爲言。先生曰。兒之不學我者。正兒之善學我也。然則。是書謂之善學山陽先生。其誰曰不可哉。明治十三年庚辰六月

敬宇中村正直撰

門左團十一喩。大解人頤。山陽千載知己。設山陽聞之。當欣然傾盡劍菱一斗。

右重野成齋君評言及山陽。故附記

序

往時賴山陽著日本政記若干卷。叙事簡明。間之以議論。其體制概類於溫公資治通鑑。而通鑑多叙事。政記多議論。主意不同也。其書上起神武創業。下訖文祿朝鮮之

役。惜乎其以下全闕焉。頃者笠間士讓與三尾子恭謀。著新撰日本政記十二卷。全篇體裁。一倣山陽政記。其近古以上。參酌政記及諸家之史。以錄之。而近古以下。史籍不全備。治亂興廢之蹟。有晦而不顯焉者。正邪曲直之實。有隱而不彰焉者。故二子於此際。求軼事正安傳。以大致力矣。於是乎二千五百三十餘年間之史。始得前後完備焉。昔者司馬遷作史記。唐虞三代。則專因尚書國語左傳戰國策以錄之。自秦以下。則從其所傳聞

以筆之。故論史記之文者。必觀於秦漢之際。然後其巧拙可議也。論其事實者。亦必觀於秦漢之際。然後其正否可定也。後之謗遷者。舍此而責彼。豈至論也哉。抑以一書

包括古今勢不得不資於前史也。遷之割裂經傳而不憚。二子之取捨諸史而不疑。以是也。夫欲通唐虞三代秦漢之世而知之者。執六經傳記而一一讀之。不若閱史記之便且速也。既知閱史記之便且

速則必知斯書之便且速于讀諸史雜篇矣。

明治十三年八月三十日

香亭　中根淑撰

東園青木隆書　隆

例言八則

一山陽賴翁爲本邦史論之巨擘其外史則姑置之政記一部論文九十餘篇如躬居其世而親觀其事鑿々中肯綮使讀者未終數篇而爽然自失矣特憾其未論及文祿以後耳今吾輩編此書意竊欲續翁之政記故所論多在文祿以後度翁之意蓋在後世待其人而續成焉而吾輩固非其人也然辭以非其人則未知其人之出果在何日也是以不顧僭妄敢執筆爾狗續之譏亦不敢辭也

一此書本意在續翁之政記而尚遡至神武者欲併採諸家之史論以供參觀也而其論亦大抵係文祿以前故勢不得不然也如日本史贊藪及山縣禎之論言簡而意精則諸家史論中之最卓越者焉得遺而不錄哉

一此書不別立義例大抵仍政記而至敘事則差加詳意在便後進爾

一古人云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故以賴翁之才與識猶不能免疎漏之譏況吾輩後學乎其或誤謬者請後之君子幸正之

一修史有才學識三長而後始可下手吾輩既無三長而抗

顏執筆不免大方之譏必矣然世未有曰吾既有三長故執筆而修史者也自班馬以下皆然唯在後世鑒定之耳

一此書必揭紀元年數以繫事其年數之下注以甲子年號者亦便後學爾

一地名人名重表出於欄外以詳之如乃樂山在大和國添上郡伊豫親王帝之異母弟之類是也記事亦有略之於本文而詳之於欄外者讀者察焉

一記德川氏時事者大抵成於德川氏爲政之日故有諱而不舉者有舉而不詳者雖逸史外史猶且然其他可知也雖出於時勢之不得已抑亦修史者之不幸也今也不然物換星移方遇王政之隆治論事者得提三寸不律管褒貶是非誅姦揚忠縱横馳騁從事於此故吾輩亦頗論諸家之所未嘗論者但此編以潦草脫稿欲論未論者頗多將待他日而論之

編者識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目次

目次畢

新撰日本政記

神皇繼承略圖

伊邪那岐尊（イザナギノミコト）
伊邪那美尊（イザナミノミコト）

○天照大御神（アマテラスオホミカミ）
速須佐男尊（ハヤスサノヲノミコト）
大國主神（オホクニヌシノカミ）

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ヒコナギサタケウガヤフキアヘズノミコト）
彦火火出見尊（ヒコホホデミノミコト）
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マサヤアカツカチハヤビアメノオシホミミノミコト）
天津彦火瓊瓊杵尊（アマツヒコホノニニギノミコト）

○第一世　神武天皇
○第二世　綏靖天皇
○第三世　安寧天皇
○第四世　懿德天皇
○第五世　孝昭天皇
○第十一世　垂仁天皇

○第六世　孝安天皇
○第七世　孝靈天皇
○第八世　孝元天皇
○第九世　開化天皇
○第十世　崇神天皇
神功皇后

○第十二世　景行天皇
日本武尊（ヤマトタケル）
○第十三世　成務天皇
○第十四世　仲哀天皇
意富富杼王（オホホト）
私斐王（シヒノ）

○第十五世　應神天皇
○第十六世　仁德天皇
宇遲太子（ウヂ）
稚野毛二俣王（ワカヌケフタマタ）
○第十八世　反正天皇
○第十九世　允恭天皇

彦主人王（ヒコウシノ）
○第十七世　履仲天皇
市邊忍齒王（イチノベノオシハ）
○第二十二世　清寧天皇
角刺帝
○第二十三世　顯宗天皇

木梨輕太子（キナシカルノ）
○第二十世　安康天皇
○第二十一世　雄略天皇
○第二十六世　繼體天皇
○第二十七世　安閑天皇
○第二十八世　宣化天皇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系譜　三

第二十四世 仁賢天皇
第二十五世 武烈天皇
第三十一世 用明天皇
推古 聖德太子
第三十二世 崇峻天皇
第三十三世 推古天皇

第二十九世 欽明天皇
第三十世 敏達天皇
第三十四世 舒明天皇
茅渟王（チヌ）
第三十五世 皇極天皇
第三十六世 孝德天皇

忍阪彥人太子（オシサカヒコヒト）
第三十八世 天智天皇
第三十九世 弘文天皇
第四十世 天武天皇
第四十一世 持統天皇
岡本天皇

第三十七世 齊明天皇
高市後太子
崇道盡敬皇帝（スダウジンギヤウクワウダイ）
新田部親王
道祖太子
第四十二世 文武天皇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系譜　四

第四十三世 元明天皇
第四十四世 元正天皇
第四十五世 聖武天皇
第四十六世 孝謙天皇
基太子
崇道天皇

第四十七世 淳仁天皇
第四十八世 稱德天皇
田原天皇
第四十九世 光仁天皇
第五十世 桓武天皇
第五十三世 淳和天皇

他戸太子（オサベ）
第五十一世 平城天皇
高丘太子
第五十二世 嵯峨天皇
第五十七世 陽成天皇
第五十八世 光孝天皇

仁明 恒貞太子
第五十四世 仁明天皇
第五十五世 文德天皇
第五十六世 清和天皇
醍醐 慶賴後太子
第六十一世 朱雀天皇

第五十九世 宇多天皇
第六十世 醍醐天皇
文彥太子
第六十二世 村上天皇
第六十三世 冷泉天皇
第六十四世 圓融天皇
第六十五世 花山天皇
第六十六世 一條天皇
第六十七世 三條天皇
第六十九世 後朱雀天皇
第七十世 後冷泉天皇
第七十一世 後三條天皇
後一條 小一條天皇
第六十八世 後一條天皇
第七十二世 白河天皇
實仁太弟
第七十三世 堀河天皇
第七十四世 鳥羽天皇
第七十五世 崇德天皇
第七十六世 近衛天皇
第七十八世 二條天皇
第七十九世 六條天皇
第八十世 高倉天皇
第八十一世 安德天皇

第七十七世 後白河天皇
後高倉天皇
第八十二世 後鳥羽天皇
第八十三世 土御門天皇
第八十四世 順德天皇
第八十五世 仲恭天皇
第八十六世 後堀河天皇
第八十七世 四條天皇
第八十八世 後嵯峨天皇
第八十九世 後深草天皇
第九十世 龜山天皇
第九十一世 後宇多天皇
第九十二世 伏見天皇
第九十三世 後伏見天皇
第九十四世 後二條天皇
第九十五世 花園天皇
崇光 直仁太子
第九十六世 後醍醐天皇
後醍醐前坊 邦良太子
恒良後太子
光嚴 康仁太子
光明前坊 成良太子
第九十七世 後村上天皇
北朝第三世 崇光天皇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系譜

第九十八世 長慶天皇

第九十九世 後龜山天皇

北朝第一世 光嚴天皇

北朝第二世 光明天皇

榮仁親王

後崇光天皇

第百二世 後花園天皇

第百三世 後土御門天皇

第百四世 後柏原天皇

第百九世 明正天皇

第百十世 後光明天皇

第百十一世 後西天皇

北朝第四世 後光嚴天皇

北朝第五世 後圓融天皇

第百世 後小松天皇

第百一世 稱光天皇

第百五世 後奈良天皇

第百六世 正親町天皇

陽光天皇

第百七世 後陽成天皇

第百八世 後水尾天皇

第百十四世 中御門天皇

第百十五世 櫻町天皇

直仁親王

七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系譜

第百十二世 靈元天皇

第百十三世 東山天皇

第百十八世 後桃園天皇

典仁（スケヒト）親王

第百十九世 光格天皇

第百二十世 仁孝天皇

第百二十一世 孝明天皇

第百十六世 桃園天皇

第百十七世 後櫻町天皇

第百二十二世 今上

八

伊藤九六書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一

西京　賴復　校閲
筑後　笠簡益三　編次
東京　三尾重定

人皇第一世

神武天皇（一稱若御毛沼命。庚午歲生。甲申歲立太子。辛酉歲正月一日卽位。在位七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崩。壽一百二十七。葬畝傍山東北陵。）

玉依姬：海神豐玉彥命少女
六合：天地四方
菟狹津彥：菟狹國造人祖也。菟狹者郡名。地今屬豐前。
吉備：國名也。後分爲備前備中備後三國。
浪速：攝津國海濱。亦曰浪華。

帝諱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尊。小名狹野。天照大神五世孫。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母玉依姬。生而明達。意豁如也。年十五立爲太子。在日向高千穗宮。會諸皇族議曰。遼邈之地。猶未霑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相凌轢。聞東有美地。足以恢弘大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也。何不就而都焉。冬十月。舟師東征。抵豐前遬吸門。珍彥來迎。收爲嚮導。進至筑紫菟狹津。彥嘗宮奉饗。遂入吉備。造高島行宮。居三年。備舟師。蓄糧食。將一舉而平中原。戊午歲。航到浪速。溯流至河内。赴龍田。路險隘。乃東歷膽駒山。入大和。長髓彥邀之孔舍衛坂。皇兄五瀨命中流矢。皇軍不能進。天皇曰。朕是日神之子孫。而向日征虜。不祥。不若退還示弱。敬祭神祇。且負日神之威。隨影討之。則不血刃。虜必自敗矣。乃退至草香津。植盾爲雄誥。五瀨命瘡甚。慨然撫劍曰。大丈夫爲虜所傷。不報而死邪。遂薨。進至紀伊。誅名草戶畔。菟田兄猾。八十梟帥。兄磯城等。弟猾弟磯城歸順。於是復討長髓彥。連戰不利。會天陰雨氷。有鵄集天皇弓弭。金色耀煜。恰如流電。虜軍迷眩。因縱兵急攻。饒速日命欲歸順。長髓彥不從。乃擊誅之。率衆來降。時十二月也。己未歲。誅諸窟居賊。盡定大和。奠都於畝傍山東南橿原之地。命有司經始之。

長髓彥：長髓邑名。以爲君長之號。
草香津：邑屬河内。
名草：邑名
戶畔：人名
饒速日命：饒速日者。瓊瓊杵尊之子。亦日神之裔也。娶長髓彥女弟。生可美真手命。
橿原宮：大和國高市郡。
天種子命：天兒屋根命之裔。藤原氏之祖也。
國造：官掌祀神治民。後世置國司。廢國造。則之專職祭祀。

元年（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卽位於橿原宮。時年五十二。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立正妃媛蹈韛五十鈴媛爲皇后。后事代主命大女。可美真手命率内物部。執矛楯。嚴儀衛。道臣命率來目部。護衛宮門。群臣朝賀。天種子命天富命掌祭祀。

二年（壬戌）春二月。論功行賞。賜道臣命宅地。以珍彥爲大和國造。弟猾。弟磯城。劍根。武津見等。受賜有差。可美真手命。天日方奇日方命。爲申食國政大夫。初熊野人高倉下獻韴靈劍。一名佐志布都神。又曰甕布都神。後藏

甲食國政大夫大臣也
祭皇祖天神曰皇太祖諾冊二尊。及天照大神也。
山陵大和國高市郡

之石上神宮云。

四年甲子二月。詔作畤於鳥見山。祭皇祖天神。

四十二年壬寅春正月。立皇子神渟名川耳尊爲皇太子。

七十六年丙子春三月。天皇崩於橿原宮。追謚曰神武天皇。

賴襄曰。我王國之成基。可謂深且遠歟。自神武以前。莫得而知焉。蓋以神明之胤。累葉積德。雖在西僻。邈屬望而發之於此爾。抑當草昧之世。雄長蓁崎之時。能一舉而定海內。海內帖然。以開千萬年之業。自非天錫勇智首出群倫。烏能如此。謚曰神武。允矣。舊志稱帝德明達豁如。帝新得諸縣。而署之首長。皆嚮昔之抗兵交刄者。仍而用之。無所變更。其感恩效力於民。民亦便安之。可知也。且夫以敵帥之家嗣而既納其降。則授之干戈。委以環衛之任而不疑。非所謂推赤心人腹中者哉。雖然總領郊畿。典宮外之兵者。乃用勳舊。與內衛相制。猶彼漢之以郡國兵衛宮。以京輔兵衛城。唐之令元從禁軍出屯渭南。創業垂統者所爲。如合符節。亦可以見明達之一端矣。後世庸

主每因親疎私存形迹。不能服天下之心。而制禍患之萌。皆不達於此者也。或曰。神武以封建爲制。至天智革之。襄曰。不然。吾觀神武東征之議。有言曰。四方未歸我治。遂使邑有首。縣有君。以相凌轢。如此者神武之所患。而所以征而蕩一之也。然後命之首長。有新銓者。有因其故用之者。以大和推之。其他皆然。雖然。政任天造。無甚明制。可知也。而其後漸既弛廢。因襲矣。故天智脩而釐之。大定司牧之制。考課黜陟之法。蓋成神武之志。以貽範百王者也。不然。雖以天智之英武。而革祖宗之制。變開國以還既成之勢。滅人國。絕人世。不知其幾千萬。是一朝而可能乎。曰。不能也。

重定曰。鴻荒之世。其詳雖不可得而知焉。徵之於舊記。二尊開國。大日孁以明德統理萬物。始降皇孫於高千穗嶺。鎮定豐葦原中國。及帝之時。世漸趨進。或不能靜寧。剽竊天物。帝承神聖之威烈。奮起西偏。誅勦頑兇。撫綏黎元。遂能恢廓丕業。定都於倭橿原。愼祭察政。撰賢擧能。以建無窮之基。

神系綿邈。蕩蕩乎至今稱之。皇祖嘗詔皇孫曰。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矣。帝以皇祖之心爲心。乃能保四海。蓋無在天之靈降鑒左右之乎。於戲可謂宏且遠矣。先王後王述其緒焉。先民後民賴其澤焉。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神武者也。

第二世

綏靖天皇 神武帝二十九年己丑生。四十二年正月三日立太子。元年庚辰正月八日即位。在位三十三年。五月十日崩。壽八十四。葬桃花鳥田丘上陵。

帝諱神渟名川耳尊。神武帝第三子也。母皇后媛蹈五十鈴媛。天皇資性純孝。在諒闇。悲哀無已。庶務一委于庶兄手研耳命。手研耳命久聽朝政。擅張威福。遂謀不軌。天皇知之。山陵事畢。陰與母兄神八井耳命謀。射殺之。

葛城高丘宮 大和國葛上郡

八十年 庚辰即位元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二。都於葛城。曰高丘宮。

五十鈴依媛 事代主神少女

八十一年 辛巳二年 春。立五十鈴依媛爲皇后。

八十二年 壬午三年 春。以彥湯支命爲申食國政大夫。

一百四年 甲辰二十五年 春正月。立磯城津彥玉手見尊爲皇太子。

山陵 大和國高市郡

一百十二年 壬子三十三年 夏五月。天皇崩。追謚曰綏靖天皇。

第三世

安寧天皇 綏靖帝十五年甲午生。二十五年正月七日立太子。元年癸丑七月三日即位。在位三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崩。壽五十七。葬畝傍山西南御蔭井上陵。

帝諱磯城津彥玉手見尊。綏靖帝子也。母皇后五十鈴媛。秋七月。天皇即位。時年二十。

片鹽浮穴宮　大和國高市郡

渟名底仲姬　事代主神孫鴨王女

山陵　大和國高市郡

第四世

一百十三年癸丑即位元年尊皇后曰皇太后。

一百十四年甲寅二年遷都片鹽曰浮穴宮。

一百十五年乙卯三年春立渟名底仲媛爲皇后。

一百二十三年癸亥十一年春正月立大日本彦耜友尊爲皇太子。

一百五十年庚寅三十八年冬十二月天皇崩追諡曰安寧天皇。

懿德天皇 綏靖帝二十九年戊申生安寧帝十一年正月一日立太子。元年辛卯二月四日即位。在位三十四年。九月八日崩。壽七十七。葬畝傍山南纖沙溪上陵。

帝諱大日本彦耜友尊安寧帝第二子也母皇后渟名底仲媛。

輕曲峽宮　大和國高市郡

天豐津姬　息石耳命女

山陵　大和國高市郡

一百五十一年辛卯即位元年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四十四。

秋九月尊皇后曰皇太后。

一百五十二年壬辰二年春遷都於輕名曲峽宮立天豐津媛爲皇后。

一百六十年庚子十年春二月立觀松彦香殖稻尊爲皇太子。

一百八十四年甲子三十四年秋九月天皇崩追諡曰懿德天皇。

郡

第五世

掖上池心宮　大和國葛上郡

世襲足媛　天忍男命女　瀛津世襲命妹

孝昭天皇 懿德帝五年乙未生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立太子。元年丙寅正月九日即位。在位八十三年八月五日崩。壽一百十四。葬掖上博多山上陵。

帝諱觀松彦香殖稻尊懿德帝子也母皇后天豐津媛。

一百八十六年丙寅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三十一。

秋七月遷都掖上謂之池心宮。

二百十四年甲午二十九年春立世襲足媛爲皇后。

二百五十三年癸酉六十八年春正月立日本足彦國押人尊爲皇太子。

山陵　大和國葛上郡

第六世

秋津島宮　大和國葛上郡

押媛

二百六十八年戊子八十三年秋八月天皇崩追諡曰孝昭天皇。

孝安天皇 孝昭帝四十九年甲寅生六十八年正月十四日爲皇太子。元年己丑正月七日即位。在位一百二年。正月九日崩。壽百三十七。葬玉手丘上陵。

帝諱日本足彦國押人尊孝昭帝第二子也母皇后世襲足媛。

二百六十九年己丑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三十六。

二百七十年庚寅二年冬遷都於室稱宮曰秋津島。

二百九十四年甲寅二十六年春立押媛爲皇后。

天足彦國押人命女孝昭帝孫女

山陵　大和國葛上郡

第七世

黑田廬戶宮　大和國城下郡

細媛

三百四十四年甲辰七十六年春正月。立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爲皇太子。

三百七十年庚午百二年春正月。天皇崩。追諡曰孝安天皇。

孝靈天皇孝安帝五十一年己卯生。七十六年正月五日立太子。元年辛未正月十二日即位。在位七十六年。二月八日崩。壽一百二十八。葬片丘馬坂陵。

帝諱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孝安帝子也。母皇后押媛。

三百七十一年辛未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三。遷都黑田宮。號曰廬戶。

三百七十二年壬申二年春。立細媛爲皇后。

磯城縣主大目女

山陵　大和國葛下郡

四百六年丙午三十六年春正月。立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尊爲皇太子。

四百四十二年壬午七十二年秦人徐福歸化。福欲求不死藥。而不得。遂留不歸云。

四百四十六年丙戌七十六年春二月。天皇崩。追諡曰孝靈天皇。

第八世

境原宮　大和國高市郡

鬱色謎　鬱色雄命妹

山陵　大和國高市郡

孝元天皇孝靈帝十八年戊子生。三十六年正月一日立皇太子。元年丙亥正月十四日即位。在位五十七年。九月二日崩。壽一百十六。葬輕劒池島上陵。

帝諱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尊。孝靈帝長子也。母皇后細媛。

四百四十七年丁亥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四百五十年庚寅四年徙輕地都焉。是曰境原宮。

四百五十三年癸巳七年春。立鬱色謎爲皇后。

四百六十八年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立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尊爲皇太子。

第九世

春日率川宮　大和國添上郡

伊香色謎　大綜麻杵命女

五百三年癸未五十七年秋九月。天皇崩。追諡曰孝元天皇。

開化天皇孝元帝三年己丑生。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立皇太子。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即位。在位六十年。四月九日崩。壽一百十五。葬春日率川坂本陵。

帝諱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尊。孝元帝第二子也。母皇后鬱色謎。

冬十一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一。

五百四年甲申即位元年起宮室於春日。號曰率川。

五百九年己丑六年春正月。立伊香色謎爲皇后。

五百三十一年辛亥二十八年春正月。立御間城入彦五十瓊

山陵　大和國添上郡

第十世

殖尊爲皇太子。

五百六十三年（癸未　六十年）夏四月。天皇崩。追諡曰開化天皇。

崇神天皇

（開化帝十年癸巳生。二十八年正月五日立太子。元年甲申正月十二日即位。在位六十八年。十二月五日崩。壽一百十九。葬山邊道勾岡上陵。）

帝諱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尊。開化帝第二子也。母皇后伊香色謎。天皇資性聰明。幼有勇略。及壯寬弘謹愼。恒有經綸大業之志。

五百六十四年（甲申　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二。

御間津姬　大彥命女

磯城瑞籬宮　大和國山邊郡

神器　八咫鏡。叢雲劍。八阪瓊曲玉。以上曰三種神器

立御間津姬爲皇后。

五百六十六年（丙戌　三年）遷都磯城。是曰瑞籬宮。

五百六十九年（己丑　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天皇憂惕。請罪神祇。先是列朝皆安神器於殿內。至此畏其褻瀆。使皇女豐鍬入姬。遷神鏡靈劍於大和笠縫邑。祭天照大神。別摸造鏡劍。置之御座。以爲護身之器。

五百七十年（庚寅　七年）疾疫大行。天皇憂之。幸神淺原。祭大物主神。定天社國社神地神戶。於是疫息年豐。

五百七十三年（癸巳　十年）詔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今既禮諸神。禍災盡熄。然邊陬之人。未洽王化。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意。秋九月。遣大彥命於北陸。武渟川別於東海。五十狹芹彥命於西海。丹波道主命於丹波。授印將兵巡按。是曰四道將軍。未發。會武埴安彥反。安彥自山背。其妻吾田自大坂。共襲輦下。天皇命五十狹芹彥邀擊吾田斬之。命大彥及彥國葺擊安彥于輪韓川。南彥國射殪之。冬十月。大彥等各趣四道。

五百七十四年（甲午　十一年）大彥命等奏平戎夷狀。

五百七十五年（乙未　十二年）始校人民。序壯老。更課調役。此謂男之弭調。女之手末調。至是百穀成熟。家給人足。天下稱曰御肇國天皇。

五百八十年（庚子　十七年）詔課諸國船舶。

六百十一年（辛未　四十八年）夏四月。立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尊爲皇太子。命豐城命鎭東國。

六百二十三年（癸未　六十年）遣使出雲。求神寶。出雲振根殺其弟飯入根。遣武渟川別等討平之。

六百二十五年（乙酉　六十二年）詔河內作依網。苅坂。反折三池。使農業。

山陵大和國城上郡

六百二十八年戊子六十五年任那始入貢。

六百三十一年辛卯六十八年冬十二月。天皇崩。追謚曰崇神天皇。

賴襄曰。鴻荒之事。和漢同然。置而不論可矣。雖然。祖宗之所源始。亦臣子之不可不知者。非如漢人之語軒羲也。蓋大日孁貴之德。雖不可窺測。徵之神器。如有可得而言焉。夫鏡者明也。劍者武也。而玉璽者仁也信也。仁信明武。繼天君民之道盡矣。故以遺子孫曰。視此猶視我。國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因其言之

驗於後。可以知其德之基於前已。吾聞大廟之充神庫者。耕織之具爲首。因此觀之。其猶后稷歟。及至玄孫。發跡西土。整旅東征。與文武之業無異。而垂統千葉。一姓不替。足以恥視彼八百載。其德果不可測也。夫前王之親神器。崇神之防褻瀆。其意一也。而崇神屬精治民。不虛肇國之號。直可謂善繼祖德者也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故敬神無如務於民也。世之稱神道者。悠繆荒誕。而無益於民。皆崇神之罪人也。吾嘗稱王業衰而神道興。何則是祖宗之事也。當王政盛時。誰敢騰之口舌。以樹私說哉。騰之口舌以樹私說者。始於卜部兼俱之教。足利義尚。噫彼爲何等時邪。宜乎出此無忌憚者也。

第十一世

垂仁天皇（崇神帝二十七年庚戌正月一日生。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立太子。元年壬辰正月二日即位。在位九十九年。七月三日崩。壽一百四十一。葬菅原伏見東陵。）

帝諱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尊。崇神帝第三子也。母皇后御間城姬。天皇爲人倜儻有大度。崇神帝愛之。每置左右。嘗詔天皇及豐城命。各上吉夢。天皇奏經營寰宇之狀。遂立爲皇太子。

重定曰。愛憎者人之所不能免也。愛斯與之。不愛斯退之。無貴賤皆然。雖然達人能去其私而無害于公也。是以愛憎無所見焉爾。余觀崇神以夢定太子。知其無私愛矣。苟無私則其所爲施皆公正而莫私焉。而不幸疫厲盜賊屢起。假令庸主出焉。控拳搏擊。至不可治也亦未可知也。帝生明達。布以大正至公。不數歲。盜止年熟。遂歸乎至治。民以肇國稱之。偉矣哉其爲德也。其後應神賢雖不讓也。以愛立太子。竟致天下無君三歲。且使稚郎不終。愛憎之爲害也。不亦大乎。趙簡子以常山之符卜嗣。蓋似帝之所爲也。

狹穗姬　彥坐王之女

六百三十二年（壬辰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年四十一。

六百三十三年（癸巳二年）立狹穗姬爲皇后。新築宮于纏向。以居焉。稱曰珠城。是歲任那使請歸國。詔許之。賜赤絹一百匹於其王。新羅人邀途奪之。二國始搆怨。

六百三十四年（甲午三年）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獻珠玉刀器等物。

六百三十六年（丙申五年）后兄狹穗彥反。伏誅。初狹穗彥欲謀簒。乘間誘后。一日天皇幸來目高宮。后告實以泣謝。天皇曰。非汝罪。即使八綱田討之。狹穗彥入城拒守。后亦抱皇子譽津別。奔投城中。八綱田放火焚城。后使人出皇子於城外。奏曰。妾奉皇子入城者。欲輕兒罪也。已而今不得免。妾亦有罪。因自就戮。遂與狹穗彥焚死。

史贊曰。狹穗彥將謀逆。問狹穗姬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姬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姬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反耶。此蓋人倫之變也。楚棄疾唐李璀。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後之君子。未聞有以二子爲逆黨者。由是言之。皇后之從兄而死。獨可罪

乎。且狹穗彦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固可哀矣。

益三曰。身爲人臣。而父圖叛君。身爲人妻。而兄謀殺夫。是人生之不幸。誠難於措手焉。故不幸而遭此逆境。自非愼重審密以處之。不誤其道者鮮矣。猶行山谷。俄遇絶險。一誤步則顚躓焉。吾讀史至狹穗媛皇后之事。未嘗不悲其心。而惜其跡之未盡善也。后既配至尊。而其兄圖不軌。是誠逆境難處者。而后當狹穗彦之授匕首而託大事。即受之而曾無一言以諫止之。依違涉日。如欲覘帝之隙。而成兄之囑者。及聞帝語夢。而後暴白其事。遂至與兄俱死。吾於此知后之學。謬事之難易輕重。而未盡善也。故爲后計者。當狹穗彦授匕首之時。宜痛哭流涕。說以大義。諫以禍福。擲匕首而不受也。狹穗彦尚從后諫。而改其逆。則既免兄於誅。而身亦得全終焉。豈非計之得者耶。既諫之。而狹穗彦不從。則不待帝語。先白其事於帝。以死而請兄之命。若不允則自引待罪而已。惜哉后之不審於此。後世平重盛。當父淸盛將幽上

皇之日。流涕極諫。雖以淸盛之暴。亦由此停其擧。重盛而天假之年。則庶幾可使淸盛不至失臣節之甚也。蓋重盛之心以謂。使父恣暴擧。而我甘伏誅易也。不使父恣暴擧。而全爲臣爲子之道難也。故先務其難者。而誠悃極諫。不得挽回父之暴擧。則從死於易而已。吾故惜后之不先務其難者。而直從其易也。雖然。是特婦人耳。未足深責也。苟名敎不明於世。風俗壞於下。則爲丈夫者。或將有誤大義於進退去就之際者。矧於死生之間乎。

重定曰。論者曰。狹穗彦之反。謂后使之可矣。何也。后一人配也。母天下者也。將使民入軌物。而天下稱慈。雖父不可從其逆矣。而況其兄乎。且觀其反之初。昉於后曰兄親。是兄弟閒語。誰不言之。而誰不反之而諫之。后而不能反之言。又不一言止之。受匕首聽逆。母天下者之所爲。固如是乎。故曰。狹穗彦之反。謂后使之可矣。余謂不然也。蓋后仁柔而失措。夫后大彦之女也。大彦以外戚爲將軍。躬掌兵馬之權。天下誰不靡然而從之。狹穗彦以大彦之子。后之兄。驕奢已

積。所謂進而不知止。后知其不可爲也。既已失措。故默而聽之。然　至尊不可弑。亦失措。遂自首之。然而天資慈仁。不忍坐視其兄死也。欲寬之死。是以抱皇子。自質城中。已而不可爲也。乃奉還皇子。遂與兄焚死。是豈非進退失措者而何邪。然則如何而可。大義滅親。若斯而已矣。雖然推后之心。亦可悲矣。唯　帝不惑。併而焚之。國家以安。儻使惑后。豈不危殆哉。

野見宿禰　出雲人　薦樹物代殉葬　賜姓土部臣

日葉酢媛　丹波道主王之女

山陵　大和國添下

六百三十八年戊戌七年　野見宿禰受詔。與力人當麻蹶速角力勝之。乃以其田宅賜之。

六百四十六年丙午十五年　立日葉酢媛爲皇后。

六百五十六年丙辰二十五年　春二月。詔曰。天下安寧。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可怠乎。三月。使倭姬代豐鍬入姬奉齋天照大神。倭姬奉大神。立祠于伊勢度會。建齋宮于五十鈴川上。

六百五十八年戊午二十七年　始以兵器爲祭幣。是歲置屯倉于來目邑。

六百五十九年己未二十八年　母兄倭彦命薨。聚近習爲殉。天皇聞而惻之。詔禁焉。

六百六十三年癸亥三十二年　皇后日葉酢媛崩。野見宿禰奏請以土像物代殉。天皇嘉納。著爲永制。宿禰任土部職。建眞利根命獻石棺。賜姓石作大連公。

六百六十六年丙寅三十五年　令諸國開池溝凡八百。以勸農事。民賴殷富。

六百七十八年戊辰三十七年　立大足彦尊爲皇太子。

七百三十年庚午九十九年　秋七月。天皇崩。追謚曰垂仁天皇。

耶

賴襄曰。自神武二傳。而有手研耳之事。十傳而有狹穗彥之叛。皆變之大者。其得失之際。後王之所當鑒也。大凡人事莫重於繼續。而繼續原於婚姻。二者禍福之所由分也。匹夫之家且然。況有國及天下者。不愼於此。莫以持先業。而保億兆焉也。所以修前史者。於立后建儲之事。必謹書之。夫綏靖之爲儲貳。既定於先皇在世之時矣。則手研耳雖以庶兄有功伐。固不容覬覦。否則兄弟相殺。與玄武門蹀血之禍。何以異哉。唯夫神武之慮。勝於唐高祖。是以綏靖無太宗之慚。雖綏靖之運謀決機。能濟大難。抑亦神武早爲之處置之所致也。狹穗彥身爲帝戚。敢圖反逆。蓋亦有以致之。崇神遣將四道。大彥命居首焉。乃皇后之父也。豈賴其戚親。委以兵權邪。雖狹穗彥之資位不可考。而非有權力者。何遽萌此非望哉。其後若蘇我馬子。乃狹穗彥之志者也。及至藤原氏。世籍戚畹。專恣極矣。而未嘗至謀反逆者。雖名分大定。有異往昔。而亦不躬握兵權故爾。可不鑒哉。至皇后之抱皇子爲質。不過計免兄死。已而還質俱斃。雖其心可悲。要

之非配至尊。母天下者之所當爲也。幸而垂仁不惑。使玉石共焚而不恤。使其惑而不能斷。叛臣將得其計。不亦危乎。

第十二世

景行天皇（垂仁帝十七年戊申生。三十七年正月一日立太子。元年辛未七月十一日即位。在位六十年。十一月七日崩。壽一百四十三。葬山邊道上陵。）

帝諱大足彥忍代別尊。垂仁帝第三子也。母皇后日葉酢媛。天皇身長一丈二寸。脛四尺有餘。

七百三十一年（辛未即位元年）秋七月。天皇即位。時年八十四。

七百三十二年（壬申二年）立播磨稻日大郎姬為皇后。

（播磨稻日大郎媛　稚武彥命之女）

七百三十四年（甲戌四年）春。行幸美濃。還都纏向。後更宮名曰日代。

（纏向日代宮　大和國城上郡）

七百四十二年（壬午十二年）秋七月。筑紫熊襲叛。八月車駕親征。次周芳娑麼。先遣武諸木等。有女賊神夏磯媛者。部卒最多。聞天使至。迎降。告曰。我族既歸順。願無加兵。猶有四賊。嬰守各地。梗皇命。請急討之。於是武諸木等誘降麻剝。使之招降三賊。天皇進至豐前。冬十月。勦打援等土蜘蛛。十一月。幸日向。居高屋宮。召群卿議討熊襲。或進策曰。熊襲有二女。曰市乾鹿文。市鹿文。勇且美。宜使誘而圖之。天皇從之。招納二女。長女獻計。導皇軍殺熊襲。天皇惡殺父之逆而誅之。以次女賜火國造。駐日向六年。筑紫悉平。乃還。

（熊襲）（日向國郡名）

七百五十五年（乙未二十五年）武內宿禰奉命。巡察東北諸國形勢民風。還奏。東夷有日高見國。男女文身椎結。稟性勇悍。是曰蝦夷。土地沃壤曠衍。可擊而取之。

（武內宿禰　孝元帝四世之孫。武雄心命之子也。）

七百五十七年（丁酉二十七年）秋。筑紫復叛。命皇子小碓尊征之。乃率田子稻置從之。尊時年十六。變服為童女。親詗賊巢。首賊一見悅之。屬杯戲狎。夜闌眾散。賊酋被酒。尊拔劍殺之。日本武尊稱蓋昉于此。既而分遣弟彥等。勦殺虜夷。航海而還。誅吉備難波草寇。

（小碓尊　後稱日本武尊）

七百七十年（庚戌四十年）東夷叛。天皇又命日本武尊授斧鉞征之。吉備武彥大伴武日副焉。尊發京師。取道伊勢。拜神廟。倭姬取神劍授之。進至駿河。土賊佯降。縱火襲皇軍。尊奮擊之。歷相摸。將往上總。望海颺言曰。是小海可跳超。中流風濤忽起。舟將覆沒。時橘媛從。白曰。恐是海神為祟。請妾以身贖之。言訖投海。風即止。船得著岸。至上總。轉入陸奧。至蝦夷境。賊酋面縛請罪。因俘其酋。餘皆釋。邊境始安。巡視上野信濃。西逮于碓日坂。尊念橘媛。登嶺東望嘆曰。吾嬬者耶。到尾張。宿宮簀媛家。淹留踰月。既而平近江賊。是歲。封皇子大碓命於美濃。

（神劍　叢雲劍。即三種神寶之一。後更名草薙。）

（大碓命　日本武尊之）

兄

七百七十三年癸丑四十三年日本武尊至伊勢能褒野而疾獻俘於神宮使吉備武彦奏捷京師尋薨天皇哀悼詔葬以天子禮錄其功名爲定武部

齋藤馨曰善圖天下者規模術畧素定於胸中而後功加天下苟無素定之略而運勇奮鬭以僥倖于萬一安克濟哉日本武以深宮粹質奮不世之勇東西千里百年未合之地皆指顧而定矣世特見其勇駭以爲神吾獨究其經畧之迹然後知日本武之功非日本武之勇也日本武之畧也何以明之前是武內

宿禰巡察東北諸國還奏其地可收爲朝廷用矣斯言也日本武聞而知之亦久矣何不早奏父皇以收宜收之地而因循至此受西征之命即不自顧奮入賊地是亦必有故矣吾意東北之國地勢險遠民俗强悍未可以倉猝破故欲勦西賊于其間以盛我兵張我勢而後東嚮進征兵鋒所加必成破竹之勢是日本武之畧已素定而與父皇相謀於家庭亦熟矣所以一旦受命而不辭也及其征也單兵勁進躬就巢窟而殲賊帥於變刃之下不出旬月而西道平兵勢盛張於是淬精磨鋭將窺東夷舉動而勦之既而叛者相踵王化盜梗乃舉淬磨之精鋭籍西征之餘烈東向而下賊要駿河而一麾輙潰諸道讋震然賊魁在極東之地道路尚遠若徒優遊從陸而進則彼必自備堅壁高壘攻之不拔我氣漸倦以犯遠之兵持漸倦之氣一敗不振今日之日本武必爲他日之田道矣於是航海急進從相摸歷上總轉入陸奥出葦浦渡玉浦至蝦夷境攻其無備襲其不意而彼氣喪膽沮不知其所以爲禦者矣不降何待賊魁降而

東西皆服乃歷常陸抵甲斐莫敢逆者而信越猶有恃險不從者因遣吉備武彦於越自入信濃所至不戰而靡雖中道即薨然其經畧之功已定天下于一時而有餘嗚呼古之立功於一方者有之未有定天下若此之速者矣而世之稱日本武者但知其勇不知徒勇而無畧可以圖一方未可以圖天下也

七百八十一年辛酉五十一年立稚足彦尊爲皇太子以武內宿禰爲棟梁臣是歲以蝦夷俘放播磨伊豫安藝阿波

八坂入姬
八坂入彦之

七百八十二年壬戌五十二年夏皇后崩秋立八坂入媛爲皇

女

山陵。大和國城上郡

后。
七百八十三年癸亥五十三年帝巡幸東海諸國。踰年還宮。
七百八十五年乙丑五十五年諸國疫。
七百八十七年丁卯五十七年詔令每國建田部屯倉。
七百八十八年戊辰五十八年行幸近江。居志賀。曰之高穴穗宮。
七百九十年庚午六十年冬十一月。天皇崩于高穴穗宮。追諡曰景行天皇。

賴襄曰。我朝以武立國。神武以還。經數十世。雖時有變故。靖難戡亂。頃刻而辨。天下不搖者。非以兵權在上。綱維可挈故哉。然皆係內變矣。其有外叛。始見於景行云。蓋雖神武能肇造中土。東西諸道。號令未周。自崇神已漸命將四出。至此治熊襲。則親將伐之。何者其事大也。其事大。則其用兵亦大。大兵之權。不可委之臣下也。及賊再燃。難於再動兵。則遣皇子代往。其愼也如此。故至巡察東國。雖初遣大臣。至經略之任。亦任之皇子。其意可以見已。及至後世兵戎之事。委之有司。雖公卿。亦不甚恤之。況於天子。高拱深宮。

曰。賊何能爲。甚則不識將帥之面也。而責其殲軀夷賊。及於奏捷。又不時論賞。終之致大權下移。國勢一變。長不復於古。可勝歎哉。至景行之封皇子美濃。又以皇族管領東海。亦有深意存焉。夫以未服之國。其土沃兵強。不可不收爲我資。而不可任之牧宰。亦非其所能任也。於是封建宗室。使自經紀之。使其力足以鎭撫於當時。而藩屛於異日。以制內外輕重之勢。可謂知大計矣。中古郡縣成制。雖以親王任國守。其人皆生長婦人手。粹姿弱質。足不履地。皆虛任遙領。遣介掾代往而已。是以本支益弱。天子孤立。使朝廷無所忌憚。未必不由此。獨後醍醐以諸皇子充將帥。得景行之遺意。而諸皇子亦有雄勇勝任者矣。終不能復古者。豈其時已不可爲耶。抑天子不能躬親勤勞。克有終始。如景行也。

第十三世

成務天皇（景行帝十三癸未生。四十六年八月四日立太子。元年辛未正月五日即位。在位六十年。六月十一日崩。壽一百八。葬狹城盾列池後陵。）

帝諱稚足彦尊。景行帝第四子也。母皇后八坂入媛。景行帝嘗宴群臣。天皇與武内宿禰不朝。問之。對曰。百僚宴樂。宿衞或怠。故在門下備不虞。帝大嘉之。遂立爲皇太子。

七百九十一年（辛未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於高穴穗宮。時年四十九。

七百九十三年（癸酉三年）春。以武内宿禰爲大臣。置大臣始此。

（造長稻置共掌國郡之官名）

七百九十五年（乙亥五年）秋九月。詔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界山河。分國縣。百姓安居。天下無事。

八百三十八年（戊午四十八年）立皇姪足仲彦爲皇太子。

（山陵大和國添下郡）

八百五十年（庚午六十年）夏六月。天皇崩。追謚曰成務天皇。

第十四世

仲哀天皇（成務帝十九年己丑生。四十八年三月一日立太子。元年壬申正月十一日即位。在位十年。二月六日崩。壽五十二。葬惠我長野西陵。）

帝諱足仲彦尊。日本武尊第二子也。母兩道入姬。天皇容貌端正。身長十尺。

八百五十一年（辛未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四十四。

冬十月。以大伴武以爲大連。置大連始此。

（息長足姬氣長宿禰王之女。開化帝五世之孫。後稱神功皇后。）

八百五十二年（壬申二年）春。立息長足姬爲皇后。二月。行幸越前角鹿。皇后及百僚扈從。又巡狩紀伊。會熊襲叛。親帥舟師征之。令皇后以下會於穴門。造行宮以居焉。

（角鹿今敦賀。行宮號笥飯。）

（穴門長門國豐浦郡）

八百五十九年（己卯九年）春。進幸筑紫。居橿日宮。秋九月。與群臣議進討。皇后以爲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天皇不聽。親征不克。是歲。秦主嬴政之裔功滿王歸化。

八百六十年（庚辰十年）春二月。天皇身忽有痛。崩于橿日宮。

皇后秘不發喪。詔中臣烏賊津。大伴武以等。帥百僚守行宮。而密令武内宿禰奉梓宮。殯于豐浦。終決策征新羅。繕舩鍊甲。諭群臣曰。此事吾親當之。事成共其功。不成吾獨有罪。於是遣鴨別討熊襲。旬日而服。皇后自齋戒禱神祇。爲男裝。執斧鉞。誓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則必爲敵擒。寡而勿輕。强而無屈。奸暴勿赦。降服勿殺。進鬪者必賞。背走者必罰。此時皇后有身當產月。乃取石揷腰。祝曰。凱旋日。娩茲土。遂發和珥津。直抵新羅。新羅王波沙寐錦大

惠我長野河內國志紀郡

驚。面縛出降。遂入其都。新羅王以波珍干岐微叱已知爲質。獻金帛八十艘。自後爲歲貢定額。高麗百濟亦望風歸降。乃置官司凱旋。冬十二月產皇子於筑紫。至是始發喪。追謚曰仲哀天皇。

賴襄曰。前志記仲哀之際。多曖昧者。後世讀者。不免容疑於神功皇后云。曰是不容疑者。吾深會其前後事跡。斷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西偏。以景行與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孽。終不可拔者。蓋倚新羅爲後援也。當時諸大臣更事如武內者。必有建舍近擊遠之策者。皇后以有籌略從軍與議。亦右其策。而仲哀銳意誅鋤。不聽而親戰。敗衂病創。創劇終崩。皇后恐諸軍沮喪。賊來乘之大事去矣。是以與腹心密謀。秘喪不發。留大連守行宮。如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潛兵急發。以遂行前策。直擣巢窟。奪其倚據。然後熊襲果不攻而下矣。特以蹈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方託之神明。曰神告我以寶玉之國。帝不從。故暴殞。當相與勉往取之。皆皷舞從矣之語耳。史氏從而實其事。皇張誇大。而後

人不察所以致紛紜也。胎中天皇之稱。已見民望所屬。雖有麑兒之乘變圖自立。未幾就誅夷。攝政數十年。中外無異議。可知其事之暴白。當時厭人心。而何必容疑於千載之下。

重定曰。景行武略。不遺海內綏服。況值　成務之治。民各樂其業焉。獨熊襲餘燼。有時而燃。熊襲西陲瀕于海。將其生民。恃險喜亂歟。抑亦有在其後爲之勢援者歟。賴氏乃謂新羅爲援。是說或得其實焉夫。然其如臧否。則有本紀在。就而斷之可也。帝以景行之孫。日本武之子。入繼大統。又有父祖之風。及賊復起。乃車駕親征。而一朝病創。晏駕于行宮。千載之下。使臣子浩歎不已。嗚呼命矣哉。

第十五世

名譽田　俗呼鞆爲譽田

應神天皇　仲哀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生。神功皇后攝政三年。正月三日立皇太子。元年庚寅正月一日即位。在位四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崩。壽一百十一。葬惠我藻伏山岡陵。

帝諱大鞆和氣尊。仲哀帝第四子也。母皇后氣長足姫。初天皇在胎。皇后征韓。及生。腕肉突起。似皇后雄裝負鞆狀。因名譽田。亦稱胎中天皇。

八百六十一年辛巳春二月。皇后奉天皇。師群臣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將奉梓宮還京。時麛坂忍熊二皇子。抗兵邀之播磨。會麛坂爲赤猪所噬死。忍熊退軍住吉。皇后直向難波。忍熊又退軍菟路。皇后與天皇會。命大臣武內及武振熊。進擊忍熊。忍熊敗走。死瀨田。麛坂忍熊天皇庶兄也。冬十月。群臣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

磐余稚櫻宮　大和國十市郡

八百六十三年癸未春。皇太后立天皇爲皇太子。時年四歲。都磐余。曰稚櫻宮。

史贊曰。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跡。爲即眞以列皇統。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是宜立爲天子者。而爲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冊立柩前。固仲哀之儲貳也。崩踰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歟。天下

不可一日無君。不立天子。而立太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即眞也。親王不予閏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

又曰。皇太后攝政立應神爲皇太子。太后英烈。政自己出。應神未正位號。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太后崩。帝方七十一歲。而登宸極。歲月之久。在常人則不勝年邁齒頹之歎。而曾無形迹見於史策。怡怡色養。能盡歡悰。其意若曰。太后長存。則吾終身爲儲貳。朝夕問安視膳。是務而已。及百濟新羅朝貢。慨然思慕乎先帝之不能及見。至使廷臣感泣。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之君乎。

八百六十五年乙酉。新羅質子請歸國。許之。

九百七年丁卯。百濟新羅共入貢。新羅劫百濟使。易其貢物而獻之。勅責新羅使者。遣使其國問罪。

九百九年己巳。以荒田別等為將軍。率百濟人久氐等。討新羅破之。遂定任那七國。屠南蠻。賜百濟。

九百二十九年己丑夏四月。皇太后崩。得壽一百歲。葬狹城盾列池上陵。追謚曰神功皇后。

狹城盾列大和國添下郡

重定曰。神功之征三韓。非仲哀之心耶。然一且而能其事。熊襲亦隨定。則仲哀可以瞑也。后察機決策。耀武於海表。使三韓皆稱外藩朝貢焉。是前古所未曾有也。稱后為神功。洵可謂不負其名矣。獨麛坂忍熊之反。莫不乘其虛焉。有土之君所宜戒也。在彼西土。齊景遊于海上。而國人謀不內。晉文伐衛。而翟人攻其地。不啻是也。呉王夫差唯先是務。不顧其後。終之以身死國亡。豈可不哀哉。是皆因恣其衆外之。而國為空虛也。孔子憂蕭牆之禍。而不憂顓臾者。蓋為是故也。但后謀之深矣。慮之遠矣。是以未有所恥也。亦非徒樂之欲之。而為之者。熊襲因此永服。三韓因

是始貢。后之事。則不可不為矣。因事論之。後之人庶幾乎有所鑒矣。

輕島豐明宮　大和國高市郡

仲姬　五百城入彥之孫品陀真若王之女

韓人池　大和國城下郡唐古村今呼曰柳田池

九百三十年庚寅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年七十一築都輕島曰豐明宮。

九百三十一年辛卯二年春立仲姬爲皇后。

九百三十二年壬辰三年蝦夷入貢是歲以百濟王辰斯無禮遣紀角平群木菟等責問之國人殺辰斯以謝角等立王族阿花而歸。

九百三十四年甲午五年秋定諸國海人山守部冬令伊豆作舩。

九百三十六年丙申七年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入貢使武內宿禰領諸韓人穿池因號韓人池

九百三十八年戊戌九年遣武內宿禰巡察西海其弟甘美內宿禰讒其密招三韓據筑紫以圖中原敕遣使案驗武內聞而難曰吾無貳心以忠事君今其何無罪而死時有壹岐真根子者貌類武內自殺以代之武內不堪悲歎潛詣闕自明敕面對質甘美內伏罪特赦死一等。武內秉政如故。初兄弟爭辨莫能斷其曲直矣於是祭神祇于磯城川上令二人探湯以詛盟甘美內手爛武內無小恙。

重定曰周公之居東也管蔡讒之紀公之居西也甘美內讒之何事之相類若斯其奇耶夫周公聖也罷極讒入讒雖聖賢不能免之也紀公固至誠至公國家倚賴之則紀公周公何擇況紀公爲社稷元老歷仕數世何容疑焉而以　應神之明猶不能知之管叔蔡叔周公之弟也甘美內紀公之弟也君之過不亦宜乎然而皆得哀於天否終復其故也若夫子胥忠于吳而以讒戮其身是以其有所挾也苟有所挾則不能公不公而能得其誠者未之有也然若使夫差不聽讒人之言吳遂不爲越矣惜哉是與二公可同日而論乎哉

九百四十三年 癸卯十四年 百濟貢縫衣女。是歲、百濟功滿王之子弓月君、請率族歸化。

九百四十五年 乙巳十六年 先是、阿直岐來貢良馬。阿直岐固通經傳。皇子稚郎子師之。阿直岐更薦王仁。至是、王仁入朝、獻論語十卷、千文字一卷。是歲、百濟王阿花卒。勅遣歸阿直岐、嗣位、賜所削之地。

賴襄曰、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有別不雜、皆存於自然、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列聖、保民如子、不讓堯舜禹湯。其風俗尊君親上、相愛相養、又有過唐虞三代之民。則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義者、耳譬若人家、同是一里也、而居之有舊有新、某巷陌、某井溝、皆有名目、記以帳簿。新者必問於舊者而知之。舊者曰、是吾巷陌井溝也、可乎。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載之以文、彼較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而用之。與

釀冶織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冶也。而仁義者蠶也、桑也、麴米銅鐵也。以麴米銅鐵蠶桑、爲自彼來者、儒者之見也。欲廢織縫釀冶者、國學者之說也。故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學云者乎。陋哉。且夫先王已取而用之、著爲令典矣。而敢非議之、是議先王之典者矣。而幸免於誅也。

九百五十七年丁巳二十八年高麗使至上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云云稚郎子讀之大怒劾責使者面裂其表文

九百六十六年丙寅三十七年先是百濟獻織縫釀治工又遣使於呉求織縫工女呉主獻呉織漢織等四女

九百六十九年己巳四十年立菟道稚郎爲皇太子命大鷦鷯皇子輔之使大山守皇子掌山川林野

九百七十年庚午四十一年春二月天皇崩于豐明宮追謚曰應神天皇

大鷦鷯皇子太平之兄也
豐明宮一云大隅宮
惠我藻伏山河內國志紀郡

重定曰物之有名可言之自然歟鄭人曰鼠周人曰璞名果非自然也物之有形者誰不之睹而誰不之名至其無形者常人不能睹而名焉其何以爲之用也故先王立焉名焉然後雖常人可見而識之矣曰孝曰弟曰忠曰信凡六經所載其可以爲教者皆是也是之謂名教孔孟之所傳所謂先王之道也　帝睿明達識一見知其不可易也取以潤飾鴻業蓋斯道天地自然之道而何國不依此哉何人不蹈此哉我國固備在唯以其無經籍未名之也已雖然徵帝故嘉之著爲令典則不至使大鷦鷯稚郎二皇子共盡孝悌友愛之義終殺身以就其志千歲之下感泣於聞者也未可知也噫　帝文教始祖爲億兆宗師同祖宗廟祀並稱之亦有以哉

第十六世

仁德天皇（應神帝二十一年庚戌生。元年癸酉正月三日卽位。在位八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崩。壽一百十。或曰一百二十二。葬百舌鳥野耳原中陵。）

帝諱大鷦鷯尊。應神帝第四子也。母皇后仲姬。應神帝欲立稚郎子爲皇太子。試問天皇及大山守皇子。天皇察知其情以對。帝大喜。遂立之。帝崩後。大山守密圖不軌。天皇知之。告太子。太子託事召大山守誅之。太子素知天皇賢。欲讓位。天皇以名分既定不聽。互相讓三年。使貢獻者不知所歸。至是太子遂自殺。天皇大驚。馳至莵道哭慟。

難波高津宮（攝津國東生郡）

九百七十三年（癸酉卽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卽位。時年二十四。武内宿禰爲大臣如故。徙帝居于攝津難波。號曰高津宮。

磐之姬（葛城襲津彥之女）

九百七十四年（甲戌二年）春。立磐之姬爲皇后。

九百七十六年（丙子四年）春。天皇登高臺眺四方。炊煙稀疎。乃知億兆貧困。節儉自務。宮室不修。除課役三年。

九百七十九年（己卯七年）先是五穀稔熟。兆民殷富。歡聲盈路。至是復登臺望見炊煙盛起。喜作和歌。顧左右曰。朕既富矣。皇后曰。宮簷壞敗。風雨犯坐。何謂富耶。天皇曰。民富朕亦豐。故民之富乃朕之富也。臣民請輸稅調以修宮室。弗聽。

九百八十二年（壬午十年）冬。始科課役修之。庶民子來。不日成功。

九百八十三年（癸未十一年）天皇患河水氾溢。庶民被害。詔疏河流。穿渠宮北。號曰堀江。又築茨田堤。

茨田堤（俗呼稱堀江森口堤是也。）

九百八十四年（甲申十二年）秋。高麗入貢獻鐵盾鐵的。勅饗使者。令戶田宿禰射鐵的。一發洞之。使者大驚。起而羅拜。是歲。穿栗隈渠。以漑山背田。

一千三年（癸卯三十一年）春。立去來穗別尊爲皇太子。

一千十年（庚戌三十八年）先是皇后磐之媛崩。因立八田媛爲皇后。八田媛應神帝第八女。妃宮主宅媛所生。

一千二十五年（乙丑五十三年）新羅不朝貢。遣田道征之。虜四邑人民以歸。

一千二十七年（丁卯五十五年）蝦夷反。遣田道討之。軍敗死之。是歲。大臣武内宿禰薨。宿禰孝元帝曾孫。屋主忍武雄心命之子也。歷仕五朝。在官二百四十四年。

一千三十七年（丁丑六十五年）遣難波武振熊。誅飛彈賊宿儺。

山陵和泉國大鳥郡

一千五十九年己亥八十七年春正月。天皇崩。帝寬仁恤民。措刑二十餘年。及崩民如喪考妣。追謚曰仁德天皇。

賴襄曰。仁德之所以爲仁可知已。仁德之言曰。天爲民立君。君自儉以養民。民富則君富。大哉言乎。是我列聖之所傳。而發之於帝。所以貽範萬孫也。六經所訓。百史所傳。豈有以尚此哉。自是其後。循之者安。違之者危。下至武門。一興一廢。無不由此者。大哉言乎。有德者有言。因其言可以知其德矣。稚郎子之讓位。亦知其德屬天下之望也。然讓之可也。而至於以讓殺身。過矣。斷髮文身之泰伯。可謂爲已甚者矣。遂致使後世容疑其間。以爲或有希旨之臣。如羽父之請於魯隱者。而抱焉而慟。又類宋太宗之與德昭。豈仁德之處兄弟。又有未盡其善者邪。可勝惜哉。世知仁德之仁而已。當帝之時。有若戶田之接高麗使者。以弓力折服其心。有若田道之討新羅。避堅攻瑕。仁者之勇。足以使將帥馭夷狄。又可以見已。帝之德。過禹之卑宮惡服。而不及湯之不邇聲色。有文王之無逸。而無其儀寡妻。閨門不脩。子孫視傚。故繼續之際。有仲

皇子之亂。允恭安康之際。亦云危矣。反正之智。雄略之武。僅足以靖其難。而雄略之失任那。亦由於好色。夫以仁德之德。而一不愼焉。則貽禍後嗣。如此。况不及仁德者。可不戒焉哉。

重定曰。先王之道無他。要歸于安民而已矣。安民君德之大者也。可不尙乎。　帝夙得斯道。以成其德。欲與民休息焉。故刑非惡于禹。象無逸于文王。三歲免租除繇。經營不遑。宮室毀矣。衣裳敝矣。曰朕富矣。民之富朕之富也。非仁以成德者。何能至于此哉。　應神之取彼讚此。至是忽然著矣。雖然譬之猶室。父善便起居子。而不居之。誰能强之。而　帝善繼父之志。而能安斯民焉。後上謚曰　仁德。良有以也。

又曰。皇子仲與太子妃姦。論者或以是咎　仁德曰。何不愼色。而使子孫視以傚邪。蓋以　帝納八田氏。而后怨也。何其不思之甚也。請論之。皇子淫褻固性也。非敢有所傚也。何以言之。丹朱之不肖。無晝夜頟頟。肆惡。群淫于家。以殄其世。堯能化天下。而獨不能化其子者何耶。其性不可得化也。謂之堯德未至而

可乎。帝雖仁明。而不能化不肖之子。何可怪焉。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御妻。貴子姓也。增損一嬪。而子孫徼之。豈有其理哉。可謂妄矣。故余斷之曰。帝之有得。是聲寃也。皇子之有此事。性也。不可奈之何焉而已矣。

第十七世

履中天皇 仁德帝十七年己丑生。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立太子。元年庚子。二月一日即位。在位六年。三月十五日崩。壽七十七。葬百舌鳥耳原南陵。

黑媛 葦田宿禰之女

磐余稚櫻宮 大和國十市郡

帝諱大兄去來穗別。尊仁德帝長子也。母皇后磐之媛。天皇既除喪。未即位。會皇弟住吉仲皇子。反。初天皇納羽田黑媛。爲妃。皇弟仲僞稱天皇與姦。至是事覺。畏罪反。舉兵圍宮。天皇幸河内。趣倭。乃發當摩兵。遣皇弟瑞齒別皇子。討仲。瑞齒別恐事平後見嫌疑。奏請與平群木菟俱行。遂誘仲近臣刺領巾。刺之。木菟請而誅刺領巾。天皇乃還京師。

一千六十年 庚子即位元年 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七十二。

一千六十一年 辛丑二年 春。立皇弟瑞齒別皇子。爲皇太子。冬。遷磐余舊都。名宮爲稚櫻。平群木菟。蘇我滿智。物部伊莒弗。葛城圓。並執政。

一千六十三年 癸卯四年 始置史官。諸國記政事。得失。達四方志。

益三曰。爲國家者。使民莫不歉於其心而已。爲之如何。在上下通情。而莫不貫徹也。然氓之蚩蚩。不能親窺九重之深邃。而朝廷之尊嚴。不能親察閭里之痛

猝故欲使上下之情莫不通徹則責在郡縣吏耳郡縣苟不得其人則民情莫所伸上意莫所徹而民從疲國從弊矣　履中帝置史官諸國記政之良否察民之疾苦益大有所見焉諸國既有史官之設以記政之得失良否則爲郡縣吏者當布一令行一事有執筆窺其後者則安得不惕然而戒懼哉一有戒懼之心則百爲皆得其所而後民休息於其間矣至後世則不然有挾上威而侮慢者有務聚斂而嫵媚者惕然戒懼與侮慢嫵媚其間相去益亦遠矣是以民

不能知上意之所在上不能察民情之所安而上下蔽塞矣是坐郡縣不得其人耳吾讀史至此大有所感焉援筆論之

山陵同前

一千六十五年乙巳六年春立黑媛爲皇后始置藏職因定藏部三月天皇崩於稚櫻宮追謚曰履中天皇

第十八世

反正天皇　仁德帝四十年壬子生履中帝二年正月四日立皇太子元年丙午正月二日即位在位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崩壽六十葬百舌鳥耳原北陵

帝諱蝮瑞齒別尊履中帝同母弟也生於淡路宮生而騈齒故名及長美容姿身長九尺有餘天皇以誅仲皇子爲履中帝所寵遂立爲皇太子

一千六十六年丙午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五葛城圓執政如故秋立津野媛爲皇夫人冬遷都於河

津野媛　丸邇許碁登之女

丹比柴籬宮　河內國丹比郡

內丹比以柴籬爲宮稱

一千七十年庚戌五年春正月天皇崩于正寢帝在位之間海內昇平人民殷富追謚曰反正天皇

重定曰帝在位六年史不載一事然其所以爲仁亦可知已　帝之討反歎曰去來穗別仲共吾兄也孰適從除無道就有道焉爾夫除無道就有道即安民之術也管仲以覇術相桓公孔子小之而亦謂之仁何也雖覇安民之術備也安民誠仁也　帝欲仁得仁故史唯記風雨順年豊民足以稱其治可不謂

仁乎。

第十九世

允恭天皇 仁德帝六十二年甲戌生。履中帝二年辛丑春。立太子。元年壬子。十二月卽位。在位四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崩。壽八十。葬惠我長野北陵。

帝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尊。反正帝同母弟也。自幼惠恕謙讓。及反正帝崩。嗣未定。群臣議。迎天皇。天皇辭以廢疾。大臣等奉璽固請。亦不許。

一千七十二年 壬子卽位元年 冬十二月。諸臣又固請不已。於是天皇遂卽位於遠飛鳥宮。年三十九。

遠飛鳥宮 大和國高市郡

一千七十三年 癸丑二年 春。立忍坂大中姬爲皇后。初后微時隨母在家。會遊苑中。鬪鷄國造乘馬窺籬。呼后乞蘭

一莖。曰。行山拂蟻。辭甚不遜。至是將刑。乃貶其姓謂稻置。

忍坂大中姬 稚野毛二派皇子之女

一千七十四年 甲寅三年 天皇有疾。遣使新羅。徵善醫者。卽進藥得瘳。厚賞遣之。

一千七十五年 乙卯四年 詔定姓氏。正詐冒。會內外百僚於味橿丘。探湯詛盟。

一千七十九年 己未八年 天皇寵皇后妹衣通姬。處之於河內茅渟宮。自是數託游獵行幸焉。

衣通姬 國色無比。亦富才藻。妙于和歌。後世立祠於紀伊和歌浦。號玉津

一千九十四年 甲戌二十三年 春。立木梨輕皇子。爲皇太子。

島神

山陵　河內國志紀郡

一千九十五年（乙亥二十四年）夏。御膳羹凍。卜之。知有內亂。時皇太子通同母妹輕大娘事露。天皇不忍罪太子。乃流輕大娘于伊豫。

一千一百十三年（癸巳四十二年）春正月。天皇崩。追謚曰允恭天皇。

重定曰。自履仲至帝三世。咸以仁德之子。昆弟相及。德化浹徧民心。偉哉。獨太子淫虐。及后用私。似頗累帝之德。太子之事。不待言也。后之罪。國造余謂之何。白龍魚服。而天帝不能誅豫且。當后微時。誰知其貴乎。然則后可謂濫刑矣。夫濫刑者。用私也。用私之人。洸洋自恣。無所不至焉。宜矣。害其妹。不居宮也。故余以爲太子與后頗累帝之德。古語有言。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嗚呼。知言哉。

第二十世

石上穴穗宮　大和國山邊郡

中蒂姬　履仲帝之女

山陵　大和國添下郡

安康天皇（履中帝二年辛丑生。允恭帝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卽位。在位三年。八月九日崩。壽五十六。葬菅原伏見西陵。）

帝諱穴穗尊。允恭帝第三子也。母皇后忍坂大中姬。及允恭帝崩。皇太子木梨輕。淫虐益甚。群臣歸心天皇。太子集兵將襲天皇。既而事發覺。度不克。遂自殺。冬十二月。天皇卽位。年五十三。遷都石上。曰穴穗宮。天皇欲爲皇弟大泊瀨聘大草香之妹幡梭姬。令根使主傳旨。大草香大喜。獻珠縵爲信驗。使主私匿不進。誣奏曰。大草香拒命。天皇大怒。遣兵圍其第。攻殺之。其臣日香蚊死之。取幡梭爲皇弟之妃。天皇亦納其妻中蒂姬爲妃。至明年。遂立爲皇后。

一千一百十六年（丙申三年）秋八月。天皇幸山宮。暴崩。初皇后在大草香家。生眉輪王。以母故養宮中。及幸山宮。顧謂后曰。朕雖愛汝。獨眉輪介於心耳。眉輪遊戲閣下。聽之。伺天皇醉臥。刺而弑之。追謚曰安康天皇。

山縣禎曰。本邦臣弑君。始見于此。蓋大草香以讒見殺。則死非其罪。眉輪弑帝。以爲復父讎者。固幼童不審義之輕重。則其意亦或可恕矣。然君者臣之所天

也。豈可讎之哉。乃弑之。其爲大逆。固不得免誅矣。

第廿一世

雄略天皇（允恭帝七年戊午生。安康帝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崩。壽六十二。葬丹比高鷲原陵。）

帝諱大泊瀨幼武尊。允恭帝第五子。安康帝同母弟也。其生神光滿殿。長而剛健。安康帝之遭弑也。天皇聞變。戎服率兵。逼八釣白彥皇子問故。不答。天皇援刀斫之。又問坂合黑彥皇子。亦不答。天皇益怒。黑彥懼。與眉輪亡匿大臣葛城圓第。天皇圍其第。縱火悉燒之。又殺押磐御馬二皇子。二皇子履中帝之子。初安康帝欲以押磐爲嗣。天皇啣之。射殺押磐。遂及御馬。冬十一月。天皇即位於泊瀨朝倉宮。遂都焉。年三十九。以平群眞鳥爲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爲大連。眞鳥木菟之子。室屋武以之子也。

（泊瀨朝倉宮　大和國城上郡）

（幡梭姬　仁德帝之女）

一千一百十七年（丁酉元年）春。立幡梭姬爲皇后。

一千一百二十二年（壬寅六年）勅后妃躬桑。勸蠶事。是歲。吳人入貢。

史贊曰。雄略猛厲。嗜殺濫殺。諸皇子暴亦甚矣。寵信變幸。刑罰嚴峻。群下惴惴。朝不謀夕。然天資英明。斷自宸衷。征新羅之闕貢。存百濟於將亡。令后妃躬桑。

以勤蠶事。皆可以爲成憲也。暨末年遷善豹變。益勤政事。天下歸心。要其雄材大略。亦曠世之所無也。

一千一百二十三年 癸卯七年 以吉備田狹爲任那國司。又遣其子弟君伐新羅。田狹反。初田狹入直禁內。盛稱其妻美。帝側聽心悅之。乃拜田狹爲任那國司。奪其稚媛爲妃。田狹聞之大怨。遂反。弟君妻樟媛殺弟君。遂與赤尾將百濟技工而歸。

一千一百二十四年 甲辰八年 高麗與新羅相攻。新羅乞援於任那日本府行軍元帥。則遣兵救之。大破高麗兵。

一千一百二十五年 乙巳九年 新羅久不朝貢。朝廷遣紀小弓。蘇我韓子討之。大破新羅。會小弓病卒。我軍不和。竟失利還。

一千一百三十年 庚戌十四年 吳人來聘。貢吳織漢織。先是遣身狹青。檜隈博德於吳索工。至是帶來。天皇令根使主饗之。使主入謁。后見其所着珠縵悲泣。天皇怪而問之。后曰。彼縵者嚮妾兄獻先帝。爲進妾於陛下之信也。天皇大驚。糺問使主。遂伏誅。而索大草香臣日香蚊子孫。賞其爲義死。

一千一百三十四年 甲寅十八年 遣物部目。菟代討伊勢賊。菟代不敢進擊。目奮戰。獲其渠帥朝日郎斬之。賞目賜

蒐代来地。

一千一百三十五年乙卯十九年高麗滅百濟。殺其王加須利君。

一千一百三十七年丁巳二十一年詔立王弟汶洲爲百濟王。賜之久麻那利地。

一千一百三十八年戊午二十二年立白髮皇子爲皇太子。秋遣使丹波。奉迎豐受大神。祀之伊勢度會郡山田。曰外宮。

豐受大神 開闢元始之神。國常立之尊。

一千一百三十九年己未二十三年春。百濟王汶洲卒。詔遣昆支王第二子末多爲王。賜兵器。發筑紫軍士衛送之。別遣將伐高麗。秋七月。天皇崩于大殿。天皇性好殺。峻刻御下。游獵無度。喜怒不測。至采女入宮者。泣求免。然時納善言。末年留心政治。國家以安。追謚曰雄略天皇。

山陵 河内國丹比郡

重定曰。帝之雄材大略。空視一世。遇物凌虐。獸則如人。人則如蟲。未曾有畏危也。其誅叉賊。其親田獵。可以見已。以是賤九五。民殆不堪焉。然 仁德之化。已浹徧民情。是以群下不敢私議。惴惴自重。而娩節豹變。厲心政務。使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矣。如彼納皇后之諫。以宥一舍人之死。其樂善言。至人所難也。要之天資英邁。曠世之所無。自不覺其至此而已矣。

第廿二世

清寧天皇（允恭帝三十三年甲申生。雄略帝二十二年正月一日立皇太子。元年庚申正月十五日即位。在位五年。正月十六日崩。壽四十一。葬坂門原陵。）

帝諱白髮尊。一稱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雄略帝第三子也。母皇妃葛城韓媛。天皇生而白髮。性仁惠。先帝特異重之。遂立爲皇太子。雄略帝崩。星川皇子圖悖逆。據大藏。大伴室屋與東漢駒率兵誅之。

一千一百四十年（庚申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於磐余甕栗宮（磐余甕栗 大和國十市郡）。遂都焉。時年三十九。大臣平群眞鳥。大連大伴室屋並如故。

一千一百四十一年（辛酉二年）天皇憂無子。而名不傳於後世。因置白髮部。冬。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奏。市邊押磐（市邊押磐 履中帝之孫）皇子。億計王弘計王俱在縮見（縮見 地名）屯倉首（屯倉首 官名。掌郡國倉穀。）忍海部細目家。天皇大喜。使小楯持節率左右舍人迎之。

一千一百四十二年（壬戌三年）小楯奉億計王弘計王至攝津。以青蓋車迎入禁內。夏四月。立億計王爲皇太子。以弘計王爲皇子。秋。遣臣連巡察諸國風俗。冬。詔禁獻狗馬器玩。

一千一百四十三年（癸亥四年）春。宴諸蕃使于朝堂。賜物有差。夏。大酺五日。秋。天皇親錄囚徒。蝦夷隼人並請內附。九月。天皇御射殿。勅群臣及諸蕃使射。賜物各有差。

一千一百四十四年（甲子五年）春正月。天皇崩。追謚曰清寧天皇。（山陵 河內國古市郡）

重定曰。禎祥者在麟鳳龜龍甘露嘉禾之奇邪。曰。何必在此乎。周靈以髭無惡於諸侯。亦可以爲禎祥也。夫禎貞也。正也。祥詳也。天詳以符瑞正告之也。何必麟鳳龜龍甘露嘉禾之奇。而後名之以爲禎祥哉。及雄略生神光滿殿。則以希世之勇。內外帖然讋服。

帝生而白髮。則慈仁而愛物。四海之民咸賴惠。且當　先帝之時。群臣忸寬。故以猛焉。　帝承猛而以寬焉。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神光白髮果爲禎祥。其如禁犬馬之獻。不近玩好。或令大臣巡察郡國。勿論改俗趨化。或親錄囚徒。而嘆其不服王化。或擧二孤以爲太子。何其明如斯遠而無疑于　先帝哉。　帝雖無嗣。繇是皇統綿綿以傳乎無窮。則足見其白髮爲禎祥矣。

第廿三世

顯宗天皇允恭帝三十九年庚寅生。元年乙丑正月一日卽位。在位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崩。壽三十八。葬傍丘磐坏丘南陵。

帝諱雄計。或曰來目稚子。或曰袁祁石巢別尊。履中帝孫。市邊押磐第二子也。母荑媛。初雄略帝殺押磐也。押磐有二子。長曰億計。次曰雄計。其臣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彥。攜二子避難於丹波余社郡。又逃入播磨縮見石室。使主自縊死。吾田彥隨從不去。天皇與億計王。共變姓名。爲縮見屯倉首細目家僮。會國司來目部小楯。徵貢細目。置酒。天皇欲告實。伸屈億計王。猶恐及禍不可。夜深酒酣。小楯命天皇及億計王舞。天皇遂決意起舞。作歌。述系。小楯驚拜。供奉甚謹。自乘驛傳。以聞。清寧帝大喜曰。天垂博愛。賜以二兒。乃迎入禁內。及清寧帝崩。皇太子讓位於天皇。天皇固辭不從。於是太子姊飯豐聽政。稱之飯豐青媛尊。無幾崩。葬以天子之禮。追謚曰清貞天皇。太子執璽。勸進。天皇固辭。太子曰。不賴弟王之明斷。安得富且貴乎。吾聞天位不可以久曠。唯以社稷爲計。以兆民爲心。其言慷慨。至于流涕。天皇不得已可之。而未輒卽位。

飯豐皇女市邊押磐女。雄計尊之姊。臨朝凡九月。以假居帝位。不列世數。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卷之一　顯宗　六十三

近飛鳥八釣宮 大和國高市郡

難波小野媛 丘稚子王之女

山陵 大和國葛下郡

一千一百四十五年乙丑卽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卽位于近飛鳥八釣宮。年三十六。以億計王爲皇太子。是月。立難波小野媛爲皇后。大臣平群眞鳥。大連大伴室屋。竝如故。二月。詔索市邊押磐皇子葬處。有老嫗奏知其處。天皇卽將嫗幸近江蚊屋野。果得之。改葬而還京。

一千一百四十七年丁卯三年夏四月。天皇崩于八釣宮。天皇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故用心政治。薄賦斂。恤貧窮。歲比稔。粟斛直銀錢一文。海內殷富。追謚曰顯宗天皇。

重定曰。仁賢兄也。太子也。顯宗弟也。非太子也。帝不宜先仁賢而登大位。勿論仁賢推讓。群臣亦勸進。以爲賢歟。與王壽夢子。季子札最賢。昆弟百方讓國。而札終不立焉。夫然後其賢益顯矣。然則果帝不可先仁賢歟。仁賢讓帝曰。兄弟之有今日。固弟王決策之功也。有功者宜先享其祿。蓋其情出於至誠。不可動也。而帝亦固辭不可。於是乎清貞垂簾聽政九月。及清貞薨。猶且執本議不渝。帝不得已卽位。要之雖名分不正。二帝懿親至誠所爲。固不可以季子擬之。斛粟直一文。其治可知也。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卷之一　顯宗　六十四

第廿四世

仁賢天皇

（允恭帝三十八年。己丑生。清寧帝三年。四月七日立太子。元年戊辰。五月五日即位。在位十一年。八月八日崩。壽五十。葬埴生坂本陵。）

帝諱億計。一曰大脚。或島稚。顯宗帝兄也。

一千一百四十八年（戊辰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於石上廣高宮。是爲雄計天皇。二月。立春日大娘爲皇后。（春日大娘　雄略帝之女）

一千一百四十九年（己巳二年）秋。皇太后崩。后嘗侍宴先帝。無禮於天皇。及即位。后大恐。遂自殺。

一千一百五十三年（癸酉六年）遣難波日鷹於高麗。求工人。日鷹率工匠而還。

一千一百五十四年（甲戌七年）春。立小泊瀨稚鷦鷯尊。爲皇太子。

一千一百五十八年（戊寅十一年）秋八月。天皇崩于正寢。（帝嘗與顯宗宴。將取瓜喫。偶無刀。顯宗手執刀。命后傳進。后至前。立置刀於盤上。又酌酒。立呼帝。帝既即位。后大懼其失敬。遂自殺云。）初顯宗帝即位。欲發雄略帝陵。以報父仇。天皇諫曰。共蒙先帝之殊恩。雄略即其父也。至今陛下不報其恩。而發其父之陵。無乃不義乎。顯宗帝嘉其言。乃止。帝聰明惠恕。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戶口滋殖。追謚曰仁賢天皇。（山陵　河內國丹比郡）

史贊曰。顯宗以弟先兄。以仁賢爲皇太子。名不正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二帝避難在外。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僞。一旦垂冕旒。握璽符。而無盈滿之志。愼乃儉德。飾躬行化。感熙時雍之治。度越前王。凡其君國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而措於事業者。充實燿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宋儒蔡沈繹皇極曰。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爲兄弟者。於是取則焉。二帝庶幾乎。

重定曰。孔子稱泰伯爲至德。以其能讓國也。然則　帝之德。亦可以知也。而太后。懼失禮於　帝。而自盡者獨何耶。余未能不容疑於此間也。何則　帝之於　顯宗。固以至信友愛待之。后　顯宗之后也。豈可爲以小嫌獨見之形色哉。蓋是說出於稗官野乘。則未保其無誤謬。故史籍之所傳。固皆其首尾。而審其情狀。不可漫然看過也。孟子之教戒信焉哉。及　顯宗即位。欲爲父發舊怨。以毀　雄略之陵。　帝諫之曰。　雄略雖酷虐。既即位則爲君主。我父一當其撰。未承天位。則爲臣下也。臣下固不可以讎君上也。

且兄弟之至此。實賴　清寧之殊恩。雄略乃其父也。而今乘勢報怨。不免悖逆之責也。陛下宜慮之矣。竟至于使　顯宗鑒誤大義。貽非於天下萬世之患。而爲臣子者。知君父之不可終加焉。非盛德之所致而其能若斯乎哉。故后之有是事。余未能不容疑於此間也。果如其說。則后自愧至斯而已。於　帝何與焉。

第廿五世

武烈天皇（允恭帝三十九年庚寅生。仁賢帝七年正月三日立皇太子。同十一年十一月即位。在位八年。十二月八日崩。壽五十七。葬傍丘磐坏北陵。）

帝諱小泊瀨稚鷦鷯尊。仁賢帝子也。母皇后春日大娘。仁賢帝崩。大臣平群眞鳥專政。潛圖大逆。其子鮪亦無禮於天皇。與大伴金村謀。發兵誅鮪。遂圍眞鳥第。焚殺之。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於泊瀨列城宮。遂都焉。年四十九。是日以金村爲大連。（泊瀨列城宮　大和國城上郡）

一千一百五十九年（己卯卽位元年）春。立春日娘子爲皇后。（春日娘子　父未詳）

一千一百六十四年（甲申六年）百濟入貢。先是百濟王末多無道。國人弑之。立其族斯麻。至是來貢。以其久闕貢。拘留其使者。

一千一百六十五年（乙酉七年）百濟更使其族斯我君入侍。

一千一百六十六年（丙戌八年）冬十二月。天皇崩于列城宮。（山陵　大和國葛下郡）天皇好刑名。日晏視朝。斷獄得情。善爲鉤距。凡諸慘刑。皆自臨視。刳孕婦胎。解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緣木。射墜之爲快。廣苑囿。數游獵。日夜與宮人沈湎于酒。然百官稱職。各竭其才。是又其所長也。追謚曰武烈天皇。

重定曰。帝已芟夷亂賊。以武自許。愎諫違師。游蕩

無度。殺人易於草芥。頗極慘刻。而民未嘗有叛志者。固雖由祖宗積德之所致。然亦以其聽決訟獄。善爲鉤距。發姦摘伏。不可欺也。使帝一能悔乂乎。其治必至于庸主之不可企矣。而淫縱酷戾。沒世不悛。可勝慨哉。

第廿六世

繼體天皇（允恭帝三十九年庚寅生。元年丁亥二月四日即位。在位二十五年。二月七日崩。壽八十二。葬三島藍野陵。）

帝諱男大迹。應神帝五世孫也。父彦主人王。（彦主人王宇非王之子。乃應神帝之玄孫也。）王在近江三尾別業。聘三國坂中井人女振媛爲妃。生天皇。彦主薨。天皇尚幼。養於高向。及長有德望。武烈帝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與群臣議。迎倭彦王。王望見儀仗。不測其意。大恐亡匿。金村等更議。迎天皇於三國。天皇據胡床。齊列侍臣。持節使敬憚傾心。天皇未就道。會河內馬飼首荒籠者。潛遣人具啓臣連奉迎無他意。天皇即發至樟葉宮。金村上劍璽符。天皇辭讓。金村固請不已。天皇遂許之。

一千一百六十七年（丁亥即位元年）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八。大連大伴金村。物部麤鹿火。大臣許勢男人並如故。三月。立手白香媛爲皇后。（手白香媛仁賢帝之女）詔禁游手浮食。

一千一百七十一年（辛卯五年）遷都山背筒城。（山背筒城後改爲山城綴喜）造帝宅。

一千一百七十三年（癸巳七年）夏。徵五經博士段揚爾於百濟。至冬。立勾大兄爲皇太子。

一千一百八十六年（丙午二十年）遷都磐余玉穗。（磐余玉穗大和國十市）

火豐 火國者今肥前肥後

一千一百八十七年十一年丁未二夏遣近江毛野率兵六萬赴任那復新羅侵地時筑紫國造磐井受新羅賂據火豐二國以遏王師秋詔物部麤鹿火討磐井天皇親操斧鉞授之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奏請

賴襄曰國朝之服三韓洵不世之功也然爾後我所以爲務者在於三韓闕貢則不得不責責而不服則不得不伐如騎虎之勢不可中下是以上古之史三韓之事居半焉當其時蓋將卒疲於奔命農民困於糧餉敝國內以事外夷可知也是豈爲計之得者哉是故日羅之答敏達帝也論內外之本末言戰守之得失有見於此爾雖然揆之時勢有不可槩論者當神功應神之際吾國風氣未全開士女金帛之豐備或不及三韓而兵卒之勇悍則不啻過之故吾用我兵卒而收彼之金帛所收多而所用寡已納其貢獻又役其人丁故稱百濟爲內官家者猶曰我外府也當是時所失少而所得多及至其後我風氣已闢凡百民用無須於彼而仍襲前代之故則所得少而所

失多復任那扶百濟如既富之家而猶經紀舊屬之小戶其事雖義其志雖般內自罷敝而無益於彼故曰不可概論也雖然當其初也置府任那臂使三韓易置百濟之主如奕碁然何其盛歟而何脩以致之曰上下同心國如一人而處置外國足服其心是已嗚呼後之有國者可不必冀其盛當學所以致之也

一千一百八十八年戊申二十二年麤鹿火與賊戰御井大破之誅磐井筑紫平。

一千一百八十九年己酉二十三年任那王訴新羅背約詔遣近江毛野和解諸蕃毛野綏馭失方遣使召還之。

一千一百九十年庚戌二十四年詔舉廉節之士曰宇内清泰内外無虞穀稼有實恐吏民因此生俗成奢侈其舉廉節務清政治。

一千一百九十一年辛亥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皇疾病傳位皇太子而崩于玉穗宮追謚曰繼體天皇。山陵攝津國島上郡

重定曰帝位天授乎以項王之勇不能殪高祖於鴻門焉以魏武之智不能屈劉備於失匕之時焉其然雖然是皆當其逐鹿時高足之雄舍之猶有有焉而知其祿之所歸哉余觀和彦王望儀仗逃匿而後倍知帝位之不外於天授夫品位之所關莫尊於天子焉故讓之者寡欲之者衆是常人之情不免一偏而不能終斷其念或在于兄弟相剌之間或察之于問鼎之輕重矣和彦之逃獨何也是惡知非帝位不可傳非其人帝別自得其端而暗制之乎觀帝之在北

陬大度有禮最能愛士遂當群臣之撰故曰帝位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帝已踐九五禁民游手勸以農桑又能武而制三韓文武並行而不相悖於是乎能變先朝之政而率由于舊典民服其威靈則天位之不外於天授可以見也已。

第廿七世

目子媛　尾張連草香之女

勾金橋　大和國高市郡

山陵　河內國古市郡

安閑天皇雄略帝十年丙午生。繼體帝七年十二月八日立皇太子。二十五年二月七日卽位。在位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崩。壽七十。葬古市高屋丘陵。

帝諱勾大兄。一稱廣國排武金日尊。繼體帝長子也。母皇妃目子媛。春二月。天皇卽位。時年六十八。大連大伴金村。物部麤鹿火。竝如故。

一千一百九十二年壬子卽位元年遷都于倭勾金橋。因爲宮號。三月。立妃春日山田媛爲皇后。后仁賢帝女。

一千一百九十三年癸丑二年春大酺。冬十二月。天皇崩。天皇性寬大。有人君之量。追謚曰安閑天皇。

第廿八世

檜隈廬入野　大和國高市郡

橘仲姫　仁賢帝之女

宣化天皇雄略帝十一年丁未生。安閑帝二年十二月卽位。在位四年。二月十日崩。壽七十三。葬身狹桃花鳥坂上陵。

帝諱檜隈高田。一字武小廣國押盾尊。繼體帝第二子。安閑帝同母弟也。天皇性爽朗謙和。不以才智務物。安閑帝崩無嗣。群臣上鏡劒于天皇。至玆遂卽位。時年六十九。

一千一百九十四年甲寅卽位元年春。遷都于檜隈廬入野。因爲宮號。二月。以蘇我稻目爲大臣。阿倍火麻呂爲大夫。三月。立橘仲姫爲皇后。夏。修諸國屯倉。備凶荒。

一千一百九十五年乙卯二年新羅寇任那。詔大伴金村。遣其子磐。狹手彥。援之。磐出鎭筑紫。狹手彥鎭任那府。

山陵　大和國高市郡

一千一百九十七年丁巳四年春二月。天皇崩。追謚曰宣化天皇。

第廿九世

欽明天皇繼體帝三年己丑生。宣化帝四年十二月卽位。在位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崩。壽六十三。葬檜隈坂合陵。

帝諱天國排開廣庭尊。繼體帝長子。母皇后手白香媛。先帝崩無嗣。群臣胥議。迎立天皇。冬十二月。天皇卽位。年三十一。大連大伴金村。大臣蘇我稻目。職如故。以物部尾輿爲大連。

石媛　宣化帝之女

磯城島　大和國山邊郡

一千一百九十八年戊午卽位元年春。立正妃石姫爲皇后。秋。遷都于磯城島。是謂磯城島金刺宮。是歲。高麗百濟新羅任那蝦夷隼人。竝入貢。撿蕃漢投化人。編貫諸國。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己未二年詔百濟恢復任那。

一千二百二年壬戌四年百濟獻扶南貨財及奴二口。

一千二百十一年辛未十三年百濟王明。獻佛像經論。天皇召群臣議之。蘇我稻目奏曰。宜禮之。物部尾輿中臣勝海俱奏。我國家。以祭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爲定典。而

向原　地名也。稻目別墅所在。地屬大和高市。

別祭蕃神。恐有譴怒。天皇從之。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其向原第為寺。時諸國大疫。久而愈甚。尾輿等奏請投佛像於難波堀江。悉火伽藍。

一千二百十二年 壬申十四年 冬。詔百濟使。醫卜曆算等博士遞番來貢。且附送藥物。

一千二百十三年 癸酉十五年 春。立皇子太珠敷尊為皇太子。

一千二百十五年 乙亥十七年 先是百濟王明。為新羅所殺。子餘昌遣其弟惠來赴。至是遣阿倍臣佐伯連等發筑

火君　火地名。火君曰土官。
彌底　津名也

紫舟師。護送使者。又遣筑紫火君。率兵守彌底津。立餘昌。

一千二百二十年 庚辰二十二年 新羅貢調禮數減常。新羅復叛。

一千二百二十一年 辛巳二十三年 新羅滅任那。毀我官府。秋遣大將軍紀男麻呂。裨將河邊瓊缶。討新羅。我軍不利。時調伊企儺為新羅所擒。誘降不屈。罵虜而死。八月。遣大將軍大伴狹手彥。率兵數萬。伐高麗。大破之。入其都。俘獲甚多。與人智聰。齎儒釋方書明堂圖等一百六十

山陵　大和國高市郡

四卷。及樂器等物。俱來。

一千二百三十年 庚寅三十二年 夏四月。天皇不豫。皇太子在外。馳驛召之。引入臥內。執其手曰。朕欲征新羅。復任那。不果。汝繼朕志。而天皇崩于內寢。追諡曰欽明天皇。

重定曰。聖王之道。至易至簡。猶畫犬馬。佛法猶畫鬼魅。犬馬常見。而鬼魅不可常見也。故鬼魅易鑿以為鬼魅。犬馬鑿而巧拙益見矣。蓋道廣大。而佛狹小也。人能知燈燭之明。而忘日月之明之大焉。豈不由其物之廣與狹乎。然則好道者其量大。而好佛者其量小也。故後世溺佛者。無男女皆衆矣。蘇我稻目。一朝

聞佛之說。恍然蕩心。創伽藍於其莊。以煽惑民心。然佛無害則已。既有害乎。不去將燃矣。佞佛者以供養為先。韓愈所謂斷臂臠身。非所難也。其何暇乎惜錢帛田廬哉。其傷風殘俗。未有甚於是者也。然是匹夫之說爾。梁武好之。捨身者三。終日一食。膳無鮮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李後主溺之。頂額為瘤贅。僧犯奸。則禮佛三百拜。方免刑焉。及敵至。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苟人一信焉。則不覺迷謬至于

玆也。豈不悲哉。稻目之子馬子。性素驕肆。然使佛不留本土。末至于弑君且害忠亮之臣矣。嗟異端之害于世道。大矣哉。

第三十世

敏達天皇

宣化帝三年戊午生。欽明帝十五年正月七日立太子。元年辛卯四月三日卽位。在位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崩。壽四十八。葬磯長中尾陵。

帝諱渟名倉太玉敷尊。欽明帝第二子也。母皇后石姬。

一千二百三十一年 辛卯卽位元年 夏四月。天皇卽位。年三十五。宮于河內大井。以蘇我馬子爲大臣。與大連物部守屋並執朝政。馬子稻目之子。守屋尾輿之子也。

一千二百三十五年 乙未五年 春。立廣姬（息長眞手王之女）爲皇后。冬。遷居譯語田。曰幸玉宮。（譯語田幸玉 大和國十市郡）

一千二百三十六年 丙申六年 先是皇后崩。因立額田部姬（額田部 欽明帝之女）爲皇后。

一千二百四十三年 癸卯十三年 冬。百濟使者德爾有罪伏誅。初我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在任那府。生子日羅。居百濟。天皇聞其賢。勅百濟徵之。詔以討新羅復任那之策。日羅曰。服夷之道。在培養國本。何必動干戈。上自大臣下至胥吏。節用溥斂。訓士教民。結信義。二年食兵兩足。然後多造舟艦。列置海津。大張聲勢。使韓人見之。乃遣說客於諸蕃。明示恩威。召其國王。國王不來。召其太佐平王子。先服其心。而問其罪。既而日羅歸。瀋到筑紫。恩

山陵　河内國石川郡

孪參官。疑其言國陰事。命德爾殺之。天皇大怒。收德爾鞫問服罪。乃以德爾賜日羅宗族誅之。

一千二百四十五年乙巳十五年春大疫。初蘇我馬子信佛。脩治佛宇。時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奏言。佛法興行。疾疫愈熾。請禁其法。詔可之。毀塔宇。燔佛像。棄餘燼于難波堀江。馬子憂懼成疾。懇請禱佛。天皇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秋八月。天皇崩于大殿。追謚曰敏達天皇。

史贊曰。敏達英明。不信佛法。詔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天語可謂簡要。此知其法之不可也。既知不可。而許馬子爲之。則私之也。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孰有不嚮其風者哉。使帝毅然禁遏馬子。毀絶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之。馬子無所忌憚。與厩戸皇子同志。殺弓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浸淫彌漫。竊害天下。未必不由天語輕發之所致也。

重定曰。余酷惜帝之詔馬子也。不以聽汝。與聽衆義不異。而道汝獨爲之。勿誘惑他人者。有所求盈。何則既聽一人。則又不得不聽焉。私于彼。則不能公于此。私于左。則不能公于右。一行私。則天下無物不出于私。故聖主務去其私。帝聰明。不翅不信佛。已知其爲害矣。而一聽馬子之信之。遂爲國家之巨害。是余之所以爲帝深歎惜之也。

第三十一世

堅鹽媛　一　蘇我稻目女

磐余　大和國十市郡

穴穗部間人媛　帝異母妹

用明天皇（繼體帝十三年己亥生。敏達帝十四年九月五日卽位。在位二年。四月九日崩。壽六十九。葬大和磐余池上陵。後改葬河内磯長原陵。）

帝諱大兄。稱橘豐日尊。欽明帝第四子也。母蘇我堅鹽媛。秋九月卽位。年六十七。都于磐余。曰池邊雙槻宮。

一千二百四十六年（丙午卽位元年）春。立穴穗部間人媛爲皇后。皇弟穴穗部竊懷不軌。及天皇卽位。心益不平。使物部守屋殺三輪逆。初逆守衞殯宮。王又欲烝炊屋姬皇后。強入殯宮。逆拒而不内。王怒與守屋率兵圍之。逆知之。潛匿炊屋姬皇后於別宮。爲族人所告。王遣守屋遂殺之。

山陵　河内國石川郡

一千二百四十七年（丁未二年）夏四月。新嘗於磐余河上。得病還宮。天皇欲歸佛。召群臣議。物部守屋中臣勝海曰。佛蕃神耳。固不足敬。蘇我馬子曰。宜從敕旨。卽延僧豐國入内。於是守屋馬子怨隙滋甚。厩戸皇子謂左右曰。大連昧因果之理。馬子遂與厩戸謀。將殺守屋。守屋聞之。避阿都。厩戸先令舍人迹見赤檮殺勝海。時天皇崩於大殿。繼嗣未定。守屋欲立穴穗部。馬子遣兵殺皇子。遂圍守屋澁川第。守屋築稻城死守。時厩戸與馬子整

軍進破之。赤檮射斃守屋。守兵潰。闔族亡。於是建寺。收守屋田宅資財。悉施捨焉。追謚天皇曰用明天皇。

齋藤馨曰。厩戸與蘇我馬子協心崇佛。而物部守屋拒之。卒爲其所亡。余曰。守屋之拒佛也。卽助佛也。夫欲距之者。必先知其教之爲何如。然後知其距之宜何如。守屋欲距佛。而不知佛之敎爲何如。則未也。佛之敎空虛寂滅。無有人倫日用相愛相生養之道。而其視父子君臣。爲漠不相關之人。故爲之徒者。往往弑父弑君而不疑。他日馬子弑崇峻。而厩戸怡視不怪。愈與之友善。是其敎使然也。則佛既以無父無君敎人矣。是君子所以欲斷滅之掃蕩之。而使其無遺類也。不然。佛不過外國一奇異之談耳。距可。不距亦可。曷必動兵戈驚朝野而拒之哉。守屋果知厩戸馬子之所奉者。爲無父無君之敎耶。必當奉有父有君之人而可也。而其所奉者誰歟。非穴穗部耶。彼穴穗部者。方敏達之崩。竊懷覬覦。憤群臣之集殯宮曰。何朝死王。而不朝生王。及用明卽位。陰謀不軌。又欲烝先皇之后。強入殯宮。而怒三輪逆鎖門不納。使守屋

殺之。及用明帝崩。守屋圖立之。不克。夫先皇崩而欲蔑其后。又冀其位。則其爲人既已無父無君矣。是亦一佛耳。而守屋爲之竭力。殺無辜之朝臣。推不當立之皇位。而其名既不正。乃欲拒厩戸馬子之佛。庸可得哉。方此時。守屋苟責穴穗部而斥之。正朝政。敬國神。修神世以來相承之常典。而罔缺。則彼安能擧外夷之道而加之。卽擧而加之。人心不服。滅之無難。守屋乃不然。故彼弑逆之迹未彰。而我黨無父無君之人。其罪已著。天下無助之者。烏得不亡。守屋亡而無復拒佛者。佛之害乃被天下。故曰守屋之拒佛。卽助佛也。嗚呼。守屋既不知佛教之何如。則其拒佛特以其自外而來。非我舊有故爾。自外而來。非我舊有者。文字也。縫織也。孰非是者。推守屋之心。則將擧文字縫織而距之耶。

益三曰。論者曰。物部守屋名臣也。當蘇我氏勢燄隆赫之日。横身當其衝。自奮不顧。不幸而斃於賊手。可惜也。吾以爲不然也。守屋之所爲。固足以殺其身耳。非不幸也。佛教之侵入。爲國家之蠹害。不待論也。守

屋竭心極力。欲擯斥之。固宜矣。當是之時。主歸依馬者。馬子也。厩戸皇子也。以馬子之强惡。濟之以厩戸皇子之明敏。與共竭心極力。保護援引之。而爲守屋者。欲奮獨臂當之。自非剛强警敏加以愼重謹密。難以勝之。剛强警敏者。能忍於所不忍。而能察於所不察。而後可使敵不能窺我也。愼重謹密者。重其所發。而謹其所爲。而後可使敵無藉口於我也。吾觀守屋之所爲。反之何也。　敏達帝之崩也。守屋欲擁立穴穗部皇子。彼以穴穗部爲如何人也。夫穴穗部夙挾覬覦。淫褻酷虐。其不可爲人君也明矣。而守屋欲必立之。是欲立亂人而已。自握政權耳。愼重謹密者。果如此乎。遂使馬子等藉口於此而起。夫馬子屢爲守屋所詬罵。怨恨塡髓。雖使守屋愼重自持。亦將不免焉。況其所爲使馬子擧事而有辭。是守屋自助馬子而攻已也。其不智亦甚矣。故君子欲爲國家除弊害。則必先使其身莫隙可乘。而後功成名顯也。否則適足以殺其身而已。而無益於國家也。後之憂國者。宜以守屋自鑒焉。

第三十二世

小姉君 蘇我稻目之女

小手子娘 大伴糠手連之女

山陵 大和國十市郡

崇峻天皇（繼體帝十四年庚子生。用明帝二年八月二日即位。在位五年。十一月三日崩。壽七十三。葬倉梯岡上陵。）

帝諱泊瀨部。一曰長谷部若雀尊。欽明帝第十二子也。母蘇我小姉君。秋八月。大臣蘇我馬子。與炊屋姫皇后及群臣謀。勸進立天皇。年六十八。宮于倉梯。馬子為大臣如故。

一千二百四十八年（戊申即位元年）立大伴小手子娘為妃。

一千二百四十九年（己酉二年）遣近江滿於東山。宍人鴈於東海。阿倍臣於北陸。觀察國境。

一千二百五十一年（辛亥四年）冬。以紀男麻呂為大將軍。將兵二萬。屯筑紫。遣使於新羅任那。察問二國。

一千二百五十二年（壬子五年）天皇疾馬子驕暴。密謂厩戸皇子曰。馬子擅專肆驕。汝以為如何。對曰。馬子誠驕臣也。惟陛下忍焉。冬十月。有獻山豬者。天皇指之曰。何時斬朕所惡之頭如此豬。因多備兵仗。馬子聞而懼。十一月。遂使東漢駒弑天皇於寢殿。事起匆卒。群臣擾亂。馬子命殺數人。乃定。厩戸哭曰。是過去報也。馬子厚賞漢駒。漢駒負功矜持。姦其女。馬子怒。縛漢駒庭樹。自射殺之曰。是弑君之賊。吾為行誅。朝野益憎之。厩戸聞之。亦醜焉。然與馬子親交日密云。追謚曰崇峻天皇。

賴襄曰。儒學與佛說。皆自外國來者。無擇也。而佛說一入吾國。有好之崇之。以易君父者。何哉。儒學叙人倫。平易無可喜。其文雖外來。而其實固在我。不如佛說之新異宏濶誇大。足聳人聽也。吾嘗讀三韓之史。其君之惑於佛說。以致亂亡者。皆是。吾邦未至如彼也。而有酷肖焉者。夫人臣行弑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大變矣。而諉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斁矣。厩戸智慧過絕人。姑為太子。以屬人望。其志在異日即眞擅乎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大連相軋。欲除之而自逞。亦倚太子。以濟其姦。而皆籍於佛說。遂致誦呪饞與禮堂塔塗膏血。王業之衰。大端在此。三善清行之所言。可以驗焉。雖然清行特言其費而已。不知其顚倒是非。混淆善惡。烈於洪水猛獸之害。姦雄之人每籍之以解其心。下及北條足利之崇禪教。莫非宗此旨也。我邦君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壞之。歸之於土灰沙塵而止焉。而開

其端者。厩戸馬子也。可勝慨哉。千載之下獨織田氏斷然不惑。廢幾匡正祖宗之國者矣。是以今之佛說。行於愚夫愚婦。而爲人上者之信之不至如古昔之太甚。是我邦之幸也焉知非祖宗佑之冥冥之際也耶。舊事之記出於厩戸之手。蓋亦有錯亂事實以資自便者。不可不察也。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一　終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二

西京　賴　復　校閱

東京　三尾重定　編次

筑後　笠間益三

推古天皇

（欽明帝十五年甲戌生。敏達帝五年三月十日立后。崇峻帝五年十二月八日即位。在位三十六年。三月七日崩。壽七十五。葬磯長山田陵。）

帝諱額田部。稱豐御食炊屋姬。欽明帝女。用明帝同母妹也。初爲敏達帝皇后。及先帝崩。群臣上表勸進踐祚。冬十二月。即位於豐浦宮。時年三十九。大臣蘇我馬子如故。

一千二百五十三年（癸丑即位元年）立皇子豐聰爲皇太子。攝行萬機。豐聰。用明帝第六子。母皇后穴穗部間人。后行經廐前產。故名廐戶。又號上宮太子。性聰敏。博通古今。特信佛法。秋創四天王寺於難波。自是上下爭造佛寺。

一千二百六十年（庚申八年）新羅與任那戰。遣境部臣穗部臣將兵數萬擊新羅。拔其五城。新羅懼。復侵地。

一千二百六十三年（癸亥十一年）先是新羅亦侵任那。以來目皇子。爲征新羅將軍。將兵二萬五千討之。皇子至筑紫病。遂薨。詔當麻皇子代討。會妻喪。亦不果行。是冬。天皇遷居小墾田宮。

（當麻　來目皇子兄）
（小墾田　大和國高市郡）

一千二百六十四年（甲子十二年）春始用曆日。定冠位。（冠位六品。日德。仁。禮。信。義。智。各有大小。凡十二階。）改朝禮。夏皇太子制憲法十七條。（一曰以和爲貴。二曰篤敬三寶。三曰承詔必謹。四曰以禮爲本。五日明辨訴訟。六日懲惡勸善。七日官宜不濫。八日早朝晏退。九日信是義本。十日絕忿棄瞋。十一日明察功過。十二日勿斂百姓。十三日同知職掌。十四日勿有妬心。十五日背私向公。十六日使民以時。十七日事勿獨斷。）

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乙丑十三年）詔皇太子造銅繡丈六佛像。高麗王大興聞之。獻黃金三百兩。

一千二百六十七年（丁卯十五年）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鞍作福利爲通事。

一千二百六十八年（戊辰十六年）夏。隋使裴世清與妹子來。秋復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率學生高向玄理。南淵請安。及僧旻等如隋。

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己巳十七年）妹子等還自隋。

一千二百七十八年（戊寅二十六年）高麗貢調。獻隋俘及駱駝器物。

一千二百八十年（庚辰二十八年）皇太子與蘇我馬子議撰

磯長山田 河内國石川郡

天皇紀國記及臣連伴造國造等一百八十部。

一千二百八十二年（辛巳二十九年）春。先是天皇命皇太子講勝鬘法華二經。引僧於御前論問焉。賜播磨水田一百町。倍給東宮俸。皇太子薨。謚曰聖德。

一千二百八十三年（癸未三十一年）新羅復擊任那。朝廷遣大德境部雄麻呂等。將兵責問之。新羅降。是歲新羅任那入貢。隋醫慧日福因及僧徒等隨來。

一千二百八十四年（甲申三十二年）始置僧官。撿校僧尼不法。以百濟僧觀勒為僧正。鞍作部德積為僧都。

一千二百八十六年（丙戌三十四年）大饑。盜賊起。夏五月。蘇我馬子薨。馬子性兇險。以外戚恣朝權。六月雪。是歲以蘇我蝦夷為大臣。蝦夷馬子之子也。

一千二百八十八年（戊子三十六年）春三月。天皇崩。追謚曰推古天皇。

青山延于曰。神武已後。相傳二十餘世。未有女主臨朝者。神功雖稱制。終不即眞。而女主即眞。自推古始也。厥後皇極持統相繼即位。甚至聖武以孝謙為儲貳。蓋由帝之作俑也。當是之時。蘇我馬子專權。欲其

易制。故立已出。以成固寵保位之計。卒馴致蝦夷父子之端。嗟乎。神功臨朝。而懸象失光。推古在位。而盛夏飛雪。陰氣之盛。其應如此。孰謂天道悠遠。不關人事乎。

第三十四世

舒明天皇（推古帝元年癸丑生。元年己丑正月四日即位。在位十三年。十月九日崩。壽四十九。葬押坂内陵。）

帝諱田村。稱息長足日廣額。敏達帝孫。押坂彥人大兄之子也。母糠手姬。推古帝崩。遺詔傳聞或有異同。朝野洶洶。境部摩理勢等。欲奉故太子之子山背王。群議久不決。蝦夷遂殺摩理勢。定策翊戴天皇。

（糠手姬　彥人皇子異母妹）

一千二百八十九年（己丑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年三十七。蘇我蝦夷爲大臣如故。

一千二百九十年（庚寅二年）春。立寶媛爲皇后。冬。移宮于飛鳥岡。曰岡本宮。是歲。詔犬上御田耜等使唐。

（寶媛　敏達帝曾孫。）（岡本　大和國高市郡　後舒明皇極天皇。）

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辛卯三年）百濟王義慈納其子豐璋爲質。秋九月。行幸有間溫泉。冬十二月。還宮。

（有間溫泉　攝津國伊奈郡）

一千二百九十二年（壬辰四年）唐使高表仁送犬上御田耜等來。

一千二百九十三年（癸巳五年）表仁歸國。遣吉士雄麻呂等送至對馬。

一千二百九十六年（丙申八年）夏。岡本宮災。遷居田中宮。是歲。大旱天下飢。

（田中　大和國高市郡）

一千二百九十七年（丁酉九年）蝦夷叛。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平之。其妻與有力焉。

一千三百年（庚子十二年）遣唐學生高向玄理等。與新羅入貢使還。是歲。定斗升斤兩。天皇遷居百濟宮。

一千三百一年（辛丑十三年）冬十月。天皇崩。追諡曰舒明天皇。

重定曰。李唐之通信。擬于帝之時歟。蓋欲益廣應神之遺業也。應神以還。雖用經籍以潤飾政治。而博士必取之西藩。以辨其義。故歷世或用之。或不用之。如存亦如亡。以傳至帝。帝已爲是舉。欲使速大焉。然民未得與斯文。猶且薦紳端委廟堂。以言其義耳。是何異乎西博士更番於我乎。雖然帝能通于李唐。後又遣吉備眞備。眞備才學穎敏。作爲和訓。以敎之斯民者。乃帝之賜也。設使帝不留意于此。後世有吉備氏出。於彼存亡之典。何資爲和訓乎。乃有吉備氏出。非猶西博士之更番於我之類也。帝之德澤遠矣哉。

第三十五世

吉備姬王：櫻井皇子之女。欽明帝之孫女也。

南淵：大和國高市郡

古人：舒明帝之子。山背大兄：聖德太子之子

皇極天皇（推古帝二年甲寅生。舒明帝二年正月十二日立后。同十三年十月攝政元年。壬寅正月十五日即位。四年六月十四日讓位。在位三年。○以下見于齊明帝條下。）

帝諱寶。稱天豐財重日足姬。押坂彥人大兄孫茅渟之女也。母吉備姬王。初適用明帝孫高向王。後爲舒明帝皇后。

一千三百二年（壬寅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年四十九。蘇我蝦夷爲大臣如故。其子入鹿專政柄。威權過父。秋八月。先是亢旱彌月。大臣蝦夷率百姓。聚僧誦經以禱無驗。於是天皇親祈於南淵河上。雷雨忽至。雨五日溥潤天下。百姓呼萬歲。稱至德天皇。冬十二月。遷于小墾田宮。

一千三百三年（癸卯二年）夏遷飛鳥板蓋新宮。冬大臣蝦夷病。子入鹿代行大臣事。十一月。入鹿謀立古人大兄爲皇嗣。遣巨勢德太古等。襲山背王於班鳩。王及子弟妃妾皆自縊而死。

一千三百四年（甲辰三年）以中臣鎌足拜神祇伯。以疾辭。鎌足天兒屋根命之裔。小德冠御食子之子也。

一千三百五年（乙巳四年）夏六月。蘇我入鹿伏誅。初入鹿起

輕皇子：即孝德天皇也

中大兄皇子：即天智天皇也

南淵氏：名漢人。嘗適唐。極儒道。

石川麻呂：與入鹿同族。而不協者。

第宅於甘檮岡。僭擬宮城。貯蓄兵食。覬覦非望。中臣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時皇弟輕皇子。脚疾不朝。與之親善。竊謀除入鹿。鎌足又屬心於中大兄皇子。然未得通情。一日皇子蹴鞠於法興寺。偶皇子靴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恭受之。因得親近。與同其謀。而懼漏洩。託學事。與俱詣南淵氏。密議于車中。鎌足勸皇子結婚於蘇我氏族石川麻呂。又引佐伯子麻呂葛城綱田爲援。會三韓入貢。欲乘此時舉事。天皇御大極殿。入鹿入侍。皇子戒衛兵鎖宮門。自執鎗隱于戶側。鎌足持弓矢從焉。使子麻呂綱田藏二劍貢櫃中而進。石川麻呂前讀表文。將盡。子麻呂等畏不發。石川麻呂流汗聲顫。入鹿恠詰之。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於是皇子恐失機。徑入斫入鹿。入鹿驚起。子麻呂揮劍傷其足。入鹿向御座乞哀。皇子伏奏曰。入鹿陰圖廢立。翦滅天宗。臣等謹爲宗廟誅逆臣。天皇起入內。子麻呂等遂刺殺入鹿。是日大雨潦水溢庭。乃以席覆屍。賜之父蝦夷。皇子入法興寺。以兵自衛。又令巨勢德太古將兵討蝦夷。蝦夷焚其圖書珍寶自裁。是月。天皇詔禪位於皇弟輕皇子。追謚

曰皇極天皇。

林恕曰。蘇我氏歸異教。專國柄。弑崇峻。立女主。治世三紀。豐聰攝政。白馬之經作堆。赤烏之僧滿朝。舒明皇極之間。蘇我氏累世之權。殆欲亡天宗。幸有天智之英武。鎌足之善謀。而逆臣授首。其族殲矣。而豐聰亦絕。然則好佛之福。其安在哉。

第三十六世

孝德天皇（推古帝四年丙辰生。皇極帝四年。六月十四日受禪。即日即位。在位十年。改元者二。曰大化。白鳳。白鳳五年。甲寅十月十日崩。壽五十九。葬大坂磯長陵。）

帝諱輕。稱天萬豐日。皇極帝母弟也。皇極帝授璽天皇。天皇讓古人大兄。古人遁入法興寺。爲僧。至是天皇遂即位。時年五十。尊皇極帝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皇子爲皇太子。輔政。以阿倍倉梯麻呂爲左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爲右大臣。中臣鎌足爲內臣。授大錦冠。置左右大臣及內臣。始于此。以高向玄理僧旻爲國博士。詔建元曰大化。年有號始此。（帝奉皇祖母尊。盟會太子及群臣於大槻下。告天地神曰。天覆地載。帝道惟一。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朝。若渝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

一千三百五年（乙巳大化元年）秋。立間人（舒明帝之女）爲皇后。高麗新羅朝貢。百濟使佐平緣福入朝。兼領任那調。其數有闕。詔卻之。遣巨勢德太古。撿察任那國界。八月。設鐘匱於朝。令言事者。投書於匱。撞鐘告訴。九月。古人皇子謀叛。賜死。是月。遣使諸國。錄戶口。詔略曰。易曰。損上益下。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以私地賣與人。年索其價。從今以後。宜禁私賣地。以杜兼并之路。於是兆民慶賴。冬。遷都

長柄豐碕 攝津國西成郡

難波長柄曰豐碕宮。

一千三百六年丙午二年春正月。詔宣新令。其一。罷前代所置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田莊。大夫以上賜食封。官人百姓賜布帛。各有差。其二。新定畿內國界。修京師。每坊置長。四坊置令。置國司郡司。郡分大中小。置大領小領主政主帳。其三。造戶籍。五十戶為里。每里置長。戶主皆以家長為之。五家相保。制班田收授之法。凡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每六年一班。戶籍班田。檢定田畝。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為段。十段為町。其四。罷舊賦役。行租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束稻舂得米五升也。庸凡正丁。歲役十日。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調凡絹絁絲綿並從鄉土所出。之法。是月。詔諸國修兵備。二月。三韓朝貢。三月。詔諸國司曰。凡為人上者。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已不正。何能正人。是以不正己者。君臣可受天殃。豈可不慎哉。是月。詔定葬制。禁殉死。秋八月。下詔諭新設百官悉改舊職之意。九月。遣小德高向玄理於新羅。徵質。罷任那調。

賴襄曰。國朝之建創於神武。開崇神景行。而成於應神仁德。其後德衰。加以雄略武烈之酷虐。至敏達用明。大權下移。姦臣專國。微天智。王業或幾乎熄矣。天

智奮宗室之中。運謀決機。親斃大姦於黼坐之下。即登天位。天下所望。而退讓遷延。歷於兩朝。非有曠世之度。何能如此。而裁定制度。經緯天地。以開萬世之太平。蓋以武王之烈。而兼周公之才。稱曰中宗。非溢也。大凡國朝以簡質治民。上下同心。國如一人。是國勢所以威四外也。及通隋氏。變質為文。殆失其故。及至天智。百度大定。後世莫改。大抵取於李唐之制。而所以勝於唐氏者。曰立吏簡。取民廉。是不失我邦固有之美也。後王之過於摸倣。文縟大甚。務於刻剝。則不達祖宗立法之意。而武門之治民反便之。未必不由於此。雖然武治有其簡。而無其廉。所以不如王政也。蓋神武以還。國有造。縣有首。雖蓋由朝廷撰而命之。或因其舊望。世襲其職者。往往而然。及至天智。盪而廓之。盡郡縣之。置國司焉。考課易置。收權朝廷。蓋天子精撰六十六人之吏。以治萬民。為民置吏。非為吏屬民也。雖然其後國司有更代。而郡大小領仍或以族望為之。及關東用兵。有大名小名之目。亦其地方豪族。多出入丁者。而鎌倉創守護地頭。用其類充

焉。終成封建之形。而天智之制泯焉。是古今之大勢也。而貴氏族者。由於國俗。雖明王之制。終莫之能勝歟。

小郡　攝津國東成郡

渟足　越後國沼垂郡

磐舩　同上

一千三百七年丁未三年春正月。觀射於朝。是歲。天皇遷御小郡宮。新制禮法。制七色十三階冠。一織冠。二繡冠。三紫冠。四錦冠。五青冠。六黑冠。各分大小二等。七建武。初位之冠也。以上十三級。工人比羅等。建白穿渠通難波。督役失方。民疲勞。有人諫之。詔即日罷之。夏。聚二千餘人僧尼於宮中。讀一切經。六日而畢。是歲。造渟足柵。置柵戶。

一千三百八年戊申四年夏四月。罷古冠。是歲。治磐舩柵。備蝦夷。置柵戶。

一千三百九年己酉五年春二月。改制冠十九階。置八省百官。三月。左大臣阿倍倉梯麻呂薨。是月。殺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石川麻呂。馬子孫。倉梯麻呂之子。初石川麻呂與弟日向不協。日向譖之太子。太子奏遣兵圍之。石川麻呂自殺。尋悟其冤。遂貶日向為太宰帥。夏四月。以小紫巨勢德太古為左大臣。小紫大伴長德為右大臣。並授大紫。

永井定宗曰。古之聖王。行刑罰也。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致刑矣。是人君所以重刑殺也。書稱罪疑惟輕。今帝以譖遽殺大臣。

可謂過矣。然大臣亦不為無過。夫忠臣之仕于君。從義而不從君。帝過欲殺已也。速馳疾至。宜謝無罪。帝不容而後死。為未晚也。是乃不使君負殺不辜之名。亦可以保其身矣。大臣計不出此。使君得不君之名。亦輒亡其身。如大臣。忠有餘而智不足也。

大坂磯長　河内國石川郡

一千三百十年庚戌白雉元年春二月。穴戸國司草壁醜經獻白雉。因改元。復穴戸三年調役。

一千三百十一年辛亥二年秋。右大臣大伴長德薨。是歲。新羅貢調使至筑紫。以其服用唐制。責還之。

一千三百十三年癸丑四年夏五月。以小山上吉士長丹小乙上吉士駒為遣唐使。

一千三百十四年甲寅五年。以大錦上高向玄理等為遣唐使。冬十月。天皇崩於正寢。先是。皇太子奏請遷倭京。未許。太子奉皇祖母尊移居焉。公卿多從。天皇鬱懊。欲遜位。造離宮於宮崎。天皇為人柔仁好儒。不擇貴賤。屢降恩勅。追謚曰孝德天皇。

重定曰。甚矣哉。宋儒之論人也。求備於一人。則天下靡復善人焉。故春秋嚴褒貶。而未概擯斥之也。堯知九人。授九職。以奏九功。設令堯轉掌九職。則九人失所。而九功亦無成也。人有長有不長。夔唯知樂而已。不知其他也。然先王能取其所長。而不問所不長。是以能成功焉。禹討有苗不服。益使禹播文德。乃服。四岳舉鯀。而功用不成。然皆無害于其為聖

賢也。蘇子乃論管仲曰。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推蘇子之意。則聖人不許之於禹。而許之於益。而憂舜之不殛四岳。而殛鯀也。此蓋入過酷。而擯斥之也。夫過。雖聖不能無之。況不爲聖者乎。故過其過。而不過其不過。潛心於隱微之地。而察其所由。則形跡之不可掩彰彰也。雖欲不知。而不可得也。其如是而後。鑒毀譽。揣輕重。併以斷之。則庶幾乎爲至平之論矣。及果獲至論。雖其說涉過激。雖其辭觸忌諱。安可愧且懼乎。而初學不察之。刻薄之風。承之僻儒之論議。動輒以此而鳴。則於孝德帝之德。亦將有擯斥矣。夫帝承暴亂之餘。首盟樹下。教民君臣上下之分。申戒國司褒貶官吏。關市譏而不征。抑豪富。而扶鰥寡。恭儉自務。以求善言。夙夜留意朝政。幾至忘寢食矣。是以海內一洗。而綱目皆舉。祖宗經國之制。於是乎全備焉。故天爲之見祥兆。示以白雉之瑞。非積德之使然。曷能至于此乎。其會僧於宮中。是所以事皇祖尊耳。其伐神樹。雖未詳其由。要之有所爲而然耳。何妄以此。

謂敬佛而不敬神。違太祖之典耶。後之論人者。不可不察焉也。

第三十七世

飛鳥坂蓋　大和國高市郡

飛鳥川原　同上

齊明天皇孝德帝白鳳五年甲寅十月重祚。同六年乙卯正月三日即位。在位七年。辛酉七月二十四日崩。壽六十八。葬越智崗上陵。

一千三百十五年乙卯即位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於飛鳥坂蓋宮。中大兄仍爲皇太子。左大臣巨勢德太古。內臣中臣鎌足如故。冬宮災。遷飛鳥川原宮。

山縣禎曰。孝德崩而皇太子在宜嗣位焉。而皇極再踐祚。何貪勢位之甚也。晚年窮極土木。得狂心渠之誚宜矣。而後世上謚。一帝有二謚。亦何義耶。死而後制謚。何得有二焉。蓋議者之過也。

岡本　同上

一千三百十六年丙辰二年造岡本宮。又起觀於田身嶺上兩槻樹下。周以墻垣。號曰兩槻宮。又造吉野宮。是歲百濟獻鸚鵡一隻。岡本宮災。

一千三百十八年戊午四年夏越守阿倍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伐蝦夷。降之。置渟代津輕二郡領。又伐肅愼獻羆熊皮。冬十月天皇行幸紀伊溫泉。十一月有間皇子有罪伏誅。有間孝德帝之子。性頗狡黠。先是佯疾浴于牟婁溫泉。歸盛稱其風土曰。纔入其地。疾自蠲消。天皇聞而喜。至是遂幸牟婁。蘇我赤兄留守。一日赤兄擧時政三失以語有間。有間欣然以爲赤兄黨己也。因告密謀。俱盟而止。其夜赤兄命物部朴井鮪執有間及其黨與送行在。乃絞之藤白坂。時年十九。其黨與皆伏誅。

一千三百十九年己未五年春正月車駕還自紀伊。三月吐火羅舍衛國人來。是月阿倍比羅夫再討蝦夷。置郡領於後方羊蹄而歸。

齋藤馨曰。海外之域。非我地也。我無故而擊之。雖一戰而克。遂奄有之。然君子不爲也。神功皇后之征三韓也。論者以爲新羅援熊襲。故后舍熊襲而擊新羅。

根本既拔則枝葉自服此史之所不載而事理所必
有吾亦以此知阿倍比羅夫東征之由矣比羅夫受
齊明命征蝦夷遂伐肅愼獲生羆二羆皮七十張再
征蝦夷建府于後方羊蹄更伐肅愼虜四十九人以
歸方斯時叛者蝦夷耳肅愼非我地也我伐我叛者
可也而伐非我地之肅愼何也且蝦夷性愚可以威
服恩懷而無變後世且然而當時之蝦夷反亂相踵
不可制服前比羅夫者有御諸別田道之征而其後
苅田田村諸將又征之然僅克輒復叛數百年奥羽

之地無復一日之安豈蝦夷之性愚弱於後世而倔
强于當時耶顧亦肅愼靺鞨之徒爲之後援猶熊襲
叛於筑紫而新羅援之故耳然則叛者蝦夷也使之
叛者非蝦夷也前後諸將皆知征蝦夷而不知拔蝦
夷之本獨比羅夫奮践荒漠不毛之地赴海外不可
知之域侵冒蠻烟胡氛而不恤直欲拔而取之是與
皇后之征韓何異哉皇后之兵上下一致精勁靡比
故一舉拔之而比羅夫以一將帥之力自率部屬而
事遠略一再征討所獲不過數獸皮與數十生虜者

此時朝廷出兵繼之必使拔巢窟而移府于其地左
征右略益圖恢廓海外數千里之域皆已沾王化矣
三韓地與漢近故屬我并屬漢我欲專之而不能是
皇后之業所以未幾而衰也若東北則固無斯患我
苟取之可以傳萬世而爲王家之外府今乃急於圖
西而略於東北後方羊蹄之府後世無復修者致使
今日鄂虜蹂夷環視其外漸成蠶食之勢嗚呼誰知
千載之前且伐非我之地而千載之後轉致我地爲
外所窺之患哉

朝倉　屬筑前國。稱黒木宮本丸殿。

越智岡　大和國高市郡

一千三百二十年庚申六年百濟遣使奏新羅借唐兵滅巳國佐平鬼室福信收散卒以圖恢復冬十月遣使獻唐俘請迎其王子豐璋爲主詔許之十二月天皇行幸難波宮簡閱軍器敕駿河造船艦將救百濟

一千三百二十一年辛酉七年春正月車駕至筑紫在朝倉宮。秋七月天皇崩于朝倉宮皇太子奉梓宮還難波葬越智岡上陵天皇好土木屢興大役嘗使水工鑿渠自香山西至石上山工匠役夫十餘萬人費用不貲士民怨苦。謂之狂心渠追謚前朝曰皇極後朝曰齊明

重定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官怠于宦成驕生于得欲是常人之通患也故善視者使人不忘其初鮑子祝桓公曰願無忘仇之射鉤時焉祝管仲曰願無忘束縛乘檻車時焉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蓋愼之至也夫如是則驕奢何由生焉帝初有至德之稱而終有喪心之譏何前後之相懸隔也是其初恐懼蝦夷父子修德應之故所爲悉得其誠皇天爲降雨遂安孝德之化若使帝愼終猶初至德之稱雖欲不高豈可得乎。

第三十八世

天智天皇推古帝卅二年。甲戌生舒明帝十三年。立太子孝德帝白鳳十二年壬戌攝政。同十九年戊辰正月三日卽位在位十年。辛未十二月三日崩壽五十八葬山科陵。

帝諱葛城稱天命開別或曰中大兄舒明帝長子皇極帝所生也初天皇旣誅入鹿皇極帝欲傳位於天皇天皇告之鎌足鎌足曰今殿下有兄古人大兄超承大統違遜悌之義而舅輕皇子齒德竝高不如讓焉以答民望天皇從之乃奏之皇極帝嘉之遂禪位於孝德帝立天皇爲皇太子輔政齊明帝再祚仍爲皇太子及帝崩於朝倉行宮天皇奉梓宮而還難波素服稱制

一千三百二十二年壬戌卽位元年夏五月大錦阿曇比邏夫帥舟師至百濟宣敕立餘豐爲王賜金策於鬼室福信是歲將救百濟修繕甲兵備具船舶糧食

一千三百二十三年癸亥二年春二月百濟獻唐俘三月遣上毛野稚子等諸將率兵伐新羅旣而豐璋疑福信專權殺之以故群臣不附新羅聞之來圍州柔唐將劉仁軌列船于白村江我軍戰不利朴市秦田來津死之豐璋棄城奔高麗百濟滅秋九月諸將班師

一千三百二十四年甲子三年春二月改增冠位號爲二十

六階。大織。小織。大縫。小縫。大紫。小紫。大錦上中下。小錦上中下。大山上中下。小山上中下。大乙上中下。小乙上中下。大建。小建。定氏上民部家部之制。是歲。置防烽於對馬壹岐筑紫等各處。又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

一千三百二十五年乙丑四年春二月。追贈佐平鬼室福信授小錦下。分處百濟男女四百餘口於近江神前郡。給田。是歲。唐沂州司馬劉德高來修好。遣小錦守大石等護送之。

百濟男女在先朝所歸化者也

一千三百二十六年丙寅五年秋大水。因免租調。是歲。僧智由獻指南車。

一千三百二十七年丁卯六年春。遷都近江滋賀。曰大津宮。冬十一月。城于大和高安。讚岐屋島。對島金田。

一千三百二十八年戊辰七年春正月。天皇卽位。年五十五。天皇至孝。服除。未行登極之儀。至此登祚。二月。立倭姬爲皇后。秋。講武近江。多置牧放馬。是歲。新羅僧道行盜草薙劒。將奔其國。遇風雨晦冥。不能進而止。

倭姬古人大兄皇子之女

史贊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居子弟。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議。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憝黼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盼乎不省。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再則奉親生至尊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殆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賢者如此。其美矣。有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

大織冠　冠位第一等

一千三百二十九年己巳八年冬十月。中臣鎌足疾病。車駕臨其第。親問有所欲言。鎌足奏曰。臣之不敏。生則無益社稷。死不欲勞百姓。願葬事從儉素。時人稱之。尋使大海人皇子。就第賜大織冠。授大臣位。位在左右大臣上。賜姓藤原氏。因稱藤原內大臣。既而薨。車馬再臨其第。賜賻。薨年五十六。

永井定宗曰。內大臣歷事于孝德齊明天智三朝。而不貳。討入鹿之逆。而安社稷。制官階。定禮儀。三朝善政。多頼大臣之功也。然大臣以爲未足。盡臣職。遺奏薄葬。嗚呼。自古人臣有微功。則誇其功。挾其勞。無君爲亂者多矣。故曰。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功冠群臣。猶以爲未足。可謂知臣道者矣。

大友　帝之長子

一千三百三十年辛午九年春正月。制揖讓行路相避之禮。二月。造戶籍。糺斷盜賊浮浪。是月。修高安城。蓄鹽穀。又造水碓冶鐵。

一千三百三十一年辛未十年春正月。以大友皇子。拜太政大臣。蘇我赤兄爲左大臣。中臣金爲右大臣。蘇我果安。巨勢人。紀大人爲御史大夫。頒冠位法度。夏四月。始置漏刻鐘鼓。天皇在東宮所自造也。秋九月。天皇不豫。冬十月。天皇疾彌篤。召皇弟大海人。欲傳位。皇弟稱病固辭。請爲僧。聽之。即日剃頭。敕賜袈裟。皇弟遂入吉野。於是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十一月。左大臣蘇我赤兄等五人。奉皇太子。盟天皇前。是月。大炊省鼎自鳴。十二月。天皇崩于近江宮。天皇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設庠序。徵茂才。定五禮。與百度。嘗命群臣。撰令二十二卷。謂之近江朝令。又嘗欲修大和高安城。而慮民疲弊重勞之而止者數。時人稱其仁德。追謚曰天智天皇。

山科　山城國宇治郡

青山延于曰。帝以不世出之姿。誅逆臣。平國難。救社稷之將顚。創學校。制禮儀。垂典刑於將來。觀其任用鎌足。終始不疑。君臣遭遇。雖漢昭烈之於諸葛亮蔵

以過也。武能戡亂、文能致治。自非英明之主、安能臻此哉。後世以帝爲中興之祖、良有以也。

第三十九世

不破　關。美濃東山道要路。

鈴鹿　關。當時以爲徵兵之信驗。

留守司　舊京鎭護之官

高安　在河內國

弘文天皇 孝德帝大化四年戊申生。白鳳二十二年辛未十月立皇太子。同年十二月五日即位。在位七月。七月二十三日崩。壽二十五。葬長等山薗城寺。

帝諱大友、一曰伊賀。天智帝長子也。母宅子娘。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二十四。

一千三百三十二年 壬申 白鳳元年 春三月、遣內小七位阿曇稻敷於筑紫、告喪於唐使郭務悰。務悰等素服舉哀。夏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于吉野。先是大海人聞朝廷令美濃尾張發造山陵役夫各執兵、且京師吉野之間置斥候、菟道守橋遏其從臣之漕餉、謂群臣曰、吾所以遜位者、欲安終天壽也。事既如此、豈可坐取亡乎。遣村國男依等於美濃發兵、急塞不破道。皇子將東、或諫之、乃遣大分惠尺等乞驛鈴於倭留守司高坂王。王不許。於是大海人奮然東行、塞鈴鹿道。警報至京、內外大震。天皇會群臣議。或進策曰、急發驍騎追躡之。遲緩則失機會。不聽。遣韋那磐鍬、書藥於東國。諸國不奉命。藥爲伏兵所虜。磐鍬逃歸。既而高坂王降吉野。秋七月、吉野將坂本財陷高安城。壹岐韓國戰破之。時山部王・蘇我果安等將兵數萬、進向不破。諸將不協、軍伍錯亂、不能進。

莿萩野 今作多羅尾。屬近江國。界甲賀信樂二郡。
倉歷 屬近江甲賀郡。後爲伊賀阿拜郡。
乃樂山 在大和國添上郡。後改作奈良。
山前 近江國長等山
山陵 近江國志賀郡園城寺

大海人皇子分部諸將。爲二軍。直衝京。皆以朱爲幟。別遣多品治軍莿萩野。田中足麻呂亦守倉歷道。而羽田八國降吉野將軍。果安討吉野將大伴吹負於乃樂山。大破之。然疑有伏兵而退。諸軍連戰不利。吹負與男依三道並進。犬養五十君。廬井鯨將精兵衝吹負營。營堅不能犯。既而吉野軍薄瀬田。天皇悉衆軍橋西。先鋒將智尊撤橋拒之。不利。智尊斬退者。不能禁而戰死。五十君等亦戰于粟津。敗死。至是總軍大敗。群臣皆逃。天皇左右唯物部麻呂及一二舍人從焉。至于山前。遂崩。天皇爲人魁岸奇偉。天性明悟。有文武才幹。明治三年七月追謚曰弘文天皇。

史贊曰。至壬申之事。則舉世莫能辨是非。大友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嘆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剔髮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統。而以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紜耳。然天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

山縣禎曰。天智帝之召皇弟。而屬後事也。固辭而讓皇子大友。自請爲僧。而遁吉野。於是立大友爲皇太子。帝崩。太子承後。則太子君也。皇弟臣也。而舉兵而敵朝廷。則逆矣。其言曰。朝廷群臣將圖我。吾豈坐待亡耶。向使皇弟之辭讓。出乎忠誠。而無迹之可疑。則誰敢圖之哉。其赴吉野。人或曰。翼虎放之也。其在吉野。留從臣數人。而與之居。蓋有不逞之心。見乎幾微者。是以朝廷群臣。亦疑而備之也。皇弟若實無貳心。則單身詣闕。明其赤心可也。不然則愈益遠遯滅迹而已矣。舉兵而向闕矣。焉能免爲逆乎哉。

益三曰。服群臣之心。不能徒服之。必有足以服之者焉。失群臣之心。非徒失之。必有足以失之者焉。余讀史。每至壬申之亂。未曾不容疑焉。夫大海人雖叔分爲人臣。弘文雖姪名爲人君。以臣奪君。乃天下之大變也。而人臣之向背頓異者何也。弘文果有足失群臣之心者歟。吾未見之。適觀其器局英發。有人君之度。不愧爲天智之嗣爾。而及大海人一舉兵于吉野。

群臣之中。向彼而背此者。沛然有不可遏之勢矣。是吾之所以不能不容疑焉。上下反覆。潛慮沈思。而後始知出於天智之處置失宜。而不足深怪也。天智之四年。使弘文爲太政大臣。是天智之失策也。夫太政大臣。雖尊爲人臣之位。雖重爲人臣之職。使他日嗣大位之皇子。居人臣之位。司人臣之職。以示中外。中外或謂。他日傳大位。不在皇子。而在皇弟。故豫置皇子於人臣之地。而爲之極也。蓋皇極以后嗣舒明。孝德以弟嗣皇極。齊明以姊嗣孝德。由是觀之。不必傳位於子者。舒明以來。如爲例者。故中外之設心。亦未足怪也。是以天智晏駕。陵土未乾。輒尋干戈。豈可不惜哉。嚮使帝夙立弘文爲皇太子。以繫中外之望。以帝之德。加以太子之賢。中外豈肯不往此而往彼。不謳歌此而謳歌彼乎。故曰。壬申之亂。出於天智之處置失宜。而不足深怪也。

第四十世

天武天皇

推古帝三十年。壬子生。天智帝七年。二月廿三日立皇太子。元年癸酉。二月廿七日即位。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曰朱鳥。朱鳥元年。丙戌九月九日崩。壽六十五。葬于檜隈大內陵。

帝諱大海人。稱天渟中原瀛眞人。天智帝同母弟也。天智帝不豫。欲傳位天皇。天皇固辭。削髮入吉野。時人相謂。翼虎放之也。弘文帝元年夏六月。天皇起兵。弘文帝戰敗。自縊而崩。秋八月。命高市皇子。議近江群臣罪狀。斬右大臣中臣金。流左大臣蘇我赤兄。御史大夫巨勢比等。至大和。論功酬賞。

安積覺曰。天武帝背天智之盟。而虐取大友之天下。傳祚數世。至孝謙帝。而天武之統絕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天智之統。自天智至光仁。實十一世矣。蓋天智中興良主。三善淸行。稱之爲中宗。以配太祖神武天皇。使之絕而無胤。則爲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理固不爽也。

飛鳥淨御原　大和國高市郡
鸕野　天智帝之子

一千三百三十三年癸酉白鳳二年春二月。天皇即位於飛鳥淨御原宮。立皇女鸕野爲皇后。夏五月。詔凡初出身者。先補大舍人。然後選才授職。秋七月。始置不破關。

一千三百三十四年甲戌三年春三月。對馬始貢白金。

一千三百三十五年乙亥四年春正月。建占星臺。夏四月。詔諸國貸稅。自今以後。明審百姓貧富。簡定三等。中戶以下欲貸者許之。

一千三百三十六年丙子五年春。定諸國司。或諸臣子弟。及蕃人任格。秋。置兵政司。

一千三百三十七年丁丑六年春正月。射于南門。

一千三百三十八年戊寅七年冬。詔定文武官考績進階之制。

一千三百四十一年辛巳十年春二月。立草壁皇子爲皇太子。是月。定律令式。三月。詔川島忍壁二皇子等。撰帝紀及上古遺事。夏四月。定自親王至庶人服色制度。五月。詔曰。頃者百寮寅緣宮人。納賄媚之私。爲請託。如斯者罪之。冬十月。詔大山以下小建以上。各上意見。是歲。割伊勢國。置伊賀國。割駿河國。置伊豆國。

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壬午十一年夏四月。詔令男女結髮。秋九月。敕停跪禮匍匐禮。更用難波朝廷之立禮。是歲。敕造新字四十四卷。

新字　境部石積等所製也後世不傳

一千三百四十三年癸未十二年春二月。詔大津皇子聽朝政。秋八月。大伴吹負卒。吹負咋之子。有武幹。壬申之戰。其功最多。及卒。贈大錦中。冬十月。遣使巡行諸國。定疆域。

一千三百四十四年甲申十三年夏四月。令親王及諸臣。務習軍事。具兵馬器械。有馬者爲騎。無馬者爲卒。以時撿閱。闕者有罰。冬十月。詔改天下諸氏族姓。爲八等。一眞人。二朝臣。三宿禰。四忌寸。五道師。六臣。七連。八稻置也。

一千三百四十五年乙酉十四年春正月。改爵位制。增階級。明位二階。淨位四階。每分大廣二等。凡十二階。諸王已上之位。正位四階。直位四階。勤位四階。務位四階。追位四階。進位四階。每分大廣二等。凡四十八階。諸臣之位也。秋九月。遣使諸道。察國司郡司能否。問民疾苦。冬十一月。給鐵各一萬斤於大宰府及周防總領所。是月。詔禁大角小角鼓吹幡旗弩抛之類置私家。咸收入郡廨。

一千三百四十六年丙戌朱鳥元年夏五月。天皇不豫。六月。卜

草薙劍　蓋先朝有故。移禁中。至茲奉還本社。
檜隈大內　大和國高市郡

天皇疾。草薙劍爲祟。因還納尾張熱田社。秋七月。詔諸國大秡。減海內戶調之半。免徭役。九月。天皇崩于正殿。天皇幼岐嶷。及壯雄武。敬神又禮佛。通天文。曉遁甲。追謚曰天武天皇。

賴襄曰。天武之於天智。猶宋太宗之於太祖。而其於大友也。猶明成祖之於建文也。凡書記所錄。以子書父。必有隱而不證。以曲爲直者。不可盡信已。吾特怪天智不早定儲貳。使太弟與太子分位疑似。所以速壬申之禍耶。雖然以天智之智。豈有不慮此。察之事

情。有難言者矣。蓋天武之與天智。同爲皇極之所出。烏知無有如杜太后之使兄弟相及者哉。在天智之時。有幸必從。有大號令。必使須異日。以皇子知大政。其久屬中外之望者。可知也。唯然。是以難於立年少之大友。及大友年二十四矣。乃以爲太政大臣。蓋欲待其名望足敵太弟。然後立爲太子。而不圖其俄不豫也。則不能不召太弟屬後事。而諸臣已知其旨。所以蘇我安私戒太弟。太弟有披剃之請。其無燭影斧聲之禍者幸也。大友已立爲太子。數與大臣詛盟。而其防備太弟。周矣。然適足以迫其起。而決機赴會。每爲所先制。眞建文之類耳。太弟之南。已有放虎之目。迫亦起。不迫亦起。然因其迫。以激衆心。如不得已者。扼其吭。拊其背。其斂兵機。不啻過燕棣。而及難定。獨斬大臣數人。不問其餘。則非永樂瓜蔓抄之比。宜乎。能纘天智之緒。不失天下之望也。至其修明前制。用心武備。令親王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如逆睹後世文武分途。國勢偏枯之弊者。嗚呼。是天武所爲武也歟。

第四十一世

持統天皇孝德帝大化元年乙巳生白鳳元年癸酉二月廿七日立后朱鳥元年丙戌十月攝政同五年庚寅正月一日即位在位八年稱制者四年大寶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崩壽五十八葬檜隈大內陵

帝諱菟野更名鸕野讚良稱高天原廣野姬天智帝第二女也母遠智娘前右大臣倉山田石川麻呂女也冬十月大津皇子謀反伏誅大津天武第二子新羅僧行心嘗相大津勸逆謀遂竊蓄異志至是謀反事發覺被捕而賜死流僧行心於飛彈

一千三百四十七年丁亥即位元年春正月皇太子率百官舉哀

是月賜京師民高年及篤癃貧困者絁綿各有差秋七月詔曰凡乙酉以前負債者莫收息若既役身者勿量息而役之

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戊子二年春正月皇太子朝殯宮夏六月詔極刑減罪一等輕罪悉赦免今年調賦之半

一千三百四十九年己丑三年夏四月皇太子草壁薨是月新羅使來吊六月頒新令二十二卷於諸司秋閏八月點諸國正丁四分之一講習武事是歲置撰善言司

新令先朝敕撰也

一千三百五十年庚寅四年春正月天皇即位年四十六

天皇稱制四年至是登祚大赦賜鰥寡孤獨及耆老稻及布夏四月定服色八等淨位以上朱華正位深紫直位淺紫勤位深綠務位淺綠追位深蒲萄色進位淺蒲萄色秋七月以高市皇子爲太政大臣多治比島爲右大臣冬十一月始行元嘉曆儀鳳曆十二月行幸藤原相宮地

元嘉曆劉宋元嘉二十年何承天製之　儀鳳曆唐麟德二年李淳風造之

一千三百五十一年辛卯五年春正月始置女官賜皇女內親王號授命婦位階夏自四月雨至六月不止

一千三百五十二年壬辰六年春三月行幸伊勢中納言三輪高市麻呂上表諫遠幸妨農不聽又伏闕免冠諫竟不納免車駕所過諸國調役夏閏五月大水遣使賑貸遭災諸國弛山林川澤禁

一千三百五十三年癸巳七年春三月詔諸國勸植桑苧梨栗蕪菁冬十二月遣陣法博士講武諸國

一千三百五十四年甲午八年春置鑄錢司冬遷居藤原宮

藤原宮大和國高市郡

一千三百五十七年丁酉十一年春二月立皇孫珂瑠爲皇太子初議儲百寮各有所主紛紛不決葛野王進奏曰皇朝之典子孫相承若兄弟相及則亂之階也有草壁太子之子珂瑠王在誰敢間之弓削皇子欲言葛野叱之

山陵　天武帝同陵

第四十二世

議遂定。葛野弘文帝皇子也。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皇性仁慈。喜賑恤。尚儒術。節儉好禮。有母儀德。追謚曰持統天皇。

文武天皇 白鳳十一年癸未生。持統帝大化三年丁酉二月十六日立皇太子。同年八月一日受禪。同日卽位。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大寶。慶雲。慶雲四年六月十五日崩。壽二十五。

葬檜隈安古陵。

帝諱珂瑠。稱天眞宗豐祖父。草壁子也。母元明帝。秋八月。卽位於藤原宮。時年十五。右大臣多治比島如故。以藤原宮子爲夫人。宮子。藤原不比等女。詔免諸國今年田租及調庸之半。優恤高年。

一千三百五十八年戊戌卽位二年夏五月。敕太宰府修大野基肆鞠池三城。秋七月。禁游手博戲之徒。始定笞法。

一千三百五十九年己亥三年夏五月。流役小角於伊豆島。小角。大和人。通釋典。善咒術。號役行者。韓國廣足師之。有怨。故誣告及之云。秋七月。多褹夜久菴美度感人來貢。

多褹夜久在薩摩海中。天長以後屬大隅爲郡。

一千三百六十年庚子四年春二月。申戒諸臣蓄兵仗。夏六月。敕淨大參忍壁親王。及直廣壹藤原不比等。撰律令。

道照　河內人。孝德帝朝入唐。師事玄奘三藏。修禪法。歸朝之後。遊周天下。造船架橋。

釋奠　應神帝之朝。阿直岐王仁二子。自傳經典。至帝始行此禮。

位記　凡敍位者。賜以本階之冠。今乃代位記。蓋官職之制。詳見新令。卽官位職員令也。

岐蘇　後改作木曾

不比等。鎌足之子。秋八月。右大臣多治比島轉左大臣。

是歲。僧道照死。遺言火葬於粟原。火葬自此始。

一千三百六十一年辛丑大寶元年春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百官朝賀。蕃客陪位。禮文大備。二月。始釋奠。三月。對馬貢金。乃改元曰大寶。始依新令。改官名位號。停賜位冠。易以位記。親王自一品至四品。諸王群臣自一位至初位。初位九位也。每位有正從。但初位不曰正從。曰大少。而四位已下。又分上下。通爲三十等。定服色制。以大納言阿倍御主人爲右大臣。秋七月。左大臣多治比島薨。八月。律令成。三品忍壁親王。正三位藤原不比等。賜物有差。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壬寅二年春。頒新律度量。夏六月。以粟田眞人爲遣唐執節使。秋。多褹隼人叛。薩摩國司請就國內要害建柵置戍。冬。詔旌奕世孝順者。門閭舉戶給復。是歲。始開岐蘇山道。

一千三百六十三年癸卯三年春正月。遣使諸國。省察治狀。申理寃枉。以三品忍壁親王知太政官事。列左右大臣之下。夏閏四月。右大臣阿倍御主人薨。

賴襄曰。國朝初有大臣。尋置大連。並聞軍國之政。蓋分其權。使無偏重也。蘇我氏以外戚爲大臣。擅政。而

物部氏官大連。與之抗爭。物部氏敗而蘇我氏至行弑逆。則權不分。爾其後。廐戸與中大兄。並以太子管朝政。多經年所。大友與高市。並以皇子。爲太政大臣。爲日淺。其不委權於人臣。其意一也。及至文武。乃定知太政官事之目。以親王爲之。位在左右大臣之上。自是其後。耆德宗室更膺其任。以至於聖武之初。朝廷清明。綱紀畢張。無有權姦壞國之事。當是時。朝議斟酌祖宗之意。立爲至當之制。可爲後世法者。夫太政大臣之名。見於大友高市。前後所無。蓋以爲定國

儲之漸耳。非可常置之官也。何則人臣夾輔天子。不可專管太政。人臣而管太政。是弁髦天子也。故特屬之親王。而不敢立官名。稱知太政官事。如曰是儲王也。而與知此官廳之事而已。非實任其官也。實任其官者。則有左右大臣。仍分之也。其下有辨官。有納言。有外記判事。體統相屬。管轄而上。而天子臨决焉。所以尊人主之勢。而防權柄之下移也。人主不深察於此。以藤原不比等之爲外舅。欲寵以太政大臣。幸而不敢拜。是猶唐朝臣之不敢拜尚書令。以避太宗

舊銜也。如孝謙於僧道鏡。不論可矣。至文德。以授藤原良房。其後爲帝戚者。往往猥其任。居之不疑。然後祖宗之制一變矣。再變而至武門干政。有主將係此官者。世以爲罕事。以爲是非藤原氏不拜者。不知藤原氏之拜已非古也。噫。世變至此。可勝浩歎哉。

一千三百六十四年（甲辰慶雲元年）春正月。以大納言石上麻呂爲右大臣。夏四月。始鑄諸國印。五月。大極殿西樓上。慶雲見。因改元。六月。敕諸國兵士團別分爲十番。教習武藝。秋七月。粟田真人等還自唐。是歲。始停百官跪伏之禮。

一千三百六十五年（乙巳二年）夏五月。知太政官事忍壁親王薨。秋饑疫。遣使賑恤。給醫藥。九月。以二品穗積親王知太政官事。

一千三百六十六年（丙午三年）春三月。前中納言三輪高市麻呂卒。贈從三位。秋九月。遣使七道。始定田租法。是歲。始作土牛大儺。

一千三百六十七年（丁未四年）夏六月。天皇崩。追謚曰文武天皇。

山陵 大和國高市郡

元明天皇

第四十三世

（齊明帝七年。辛酉生。慶雲四年六月十五日攝政。同年七月十七日即位。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曰和銅。和銅八年九月三日讓位。養老五年十二月七日崩。壽六十一。葬奈保山東陵。）

帝諱阿閉。稱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豐國成姬。（天智帝女）母姪娘。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女。初適草壁皇子。文武帝崩。百寮

奉遺詔勸進。至是即位於大極殿。年四十七。

一千三百六十八年（戊申和銅元年）春正月。武藏秩父郡獻銅。因改元。三月。以右大臣石上麻呂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不比等爲右大臣。夏五月。始行銀錢。秋八月。始行銅錢。（文曰和銅開珎）

賴襄曰。鎌足助天智。效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爲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嬖於孝謙。殆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

青山延于曰。藤原鎌足佐天智帝。一匡天下。其有功於社稷也。及其子不比等。能幹父蠱。加以外戚之勢。職任台司。位極人臣。厥後子孫。家戚里而世鼎鉉。遂使威福之柄。一歸攝關。此雖由國家待功臣之原。抑亦任以政事之弊也。觀不比等爲右大臣。則可見外戚之盛。始於此。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鑒前失。而防未然哉。

一千三百六十九年己酉二年春蝦夷叛詔鎮東將軍巨勢麻呂等帥兵討平之秋八月廢銀錢冬十月賜天下今年租調是歲禁私鑄錢。

銀錢　先朝既用銀錢者蓋異邦之貨物耳而今始鑄之。

一千三百七十年庚戌三年春三月遷都平城置左右京坊是歲參河遠江美濃饑詔賑給之

平城　大和國添上郡

一千三百七十一年辛亥四年秋詔凡衛士尫弱不習武藝徒有名而無實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自今專委長官簡點勇敢每歲代易夏閏六月始遣挑文師于諸

國教織錦綾是歲置都亭驛

一千三百七十二年壬子五年春正月正五位上太安麻呂上古事記秋九月太政官建議請割陸奧十二郡置出羽國

一千三百七十三年癸丑六年夏四月割丹波五郡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國割日向四郡置大隅國是歲詔諸國撰風土記

一千三百七十四年甲寅七年春二月詔紀淸人三宅藤麻呂等令撰國史夏六月立文武帝皇孫美麻斯爲皇太子。

一千三百七十五年乙卯八年秋七月知太政官事穗積親王薨九月天皇禪位於氷高內親王天皇性仁恕每諸國遇饑疫給醫藥加賑恤專行仁政追謚曰元明天皇

山陵　大和國添上郡

第四十四世

元正天皇白鳳八年庚辰生和銅八年正月攝政同年九月三日受禪即位在位九年改元者二曰靈龜養老養老八年二月四日讓位天平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崩壽六十九葬奈保山西陵。

帝諱氷高一名新家彌日本根子高瑞淨足姬文武帝之姉也神識深沈言必典禮秋九月天皇即位于大極

殿年三十六歲立美麻斯爲皇太子左大臣石上麻呂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並如故詔改元靈龜

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丙辰靈龜二年夏四月割河內大鳥和泉日根三郡置和泉國秋八月以多治比縣守等爲遣唐使下道眞備阿倍仲麻呂僧玄昉等隨從留學

一千三百七十七年丁巳養老元年春三月左大臣石上麻呂薨秋九月行幸美濃觀醴泉大赦旌表孝子義夫節婦賑恤鰥寡惸獨疾病之徒改元

醴泉　在美濃國當耆郡多度山後作多藝傳曰本郡有樵夫名源丞

一千三百七十八年戊午養老二年夏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

內天姓至孝。其父嗜酒。家極貧。每憂不勝給。一日入山過險巖際。傍見清泉色似酒。試掬飲。醲酣不啻焉。父大喜。日汲進老父。既而造蔽聞爲孝感所致。乃遂幸其地。名泉養老。亦號年。授擢父官。家頻富焉云。

治律令。通曉吏事。又攝肥後事。勸課耕種。多興陂池。及卒。百姓祠之。五月。割越前四郡。置能登國。割上總四郡。置安房國。割陸奧十一郡。以六郡置石城國。五郡置石背國。冬。多治比縣守等還自唐。是歲。敕右大臣不比等。修律令。

一千三百七十九年己未三年春二月。始令天下百姓右襟。職事主典已上。執笏。夏六月。始令皇太子聽朝政。冬十月。詔一品舍人親王二品新田部親王。輔佐皇太子。十二月。定婦女衣服制。是歲。始遣按察使于諸國。巡省政

靺鞨據高麗偏之地。後受唐爵命。稱渤海郡王。國號改渤海。

蹟。

一千三百八十年庚申四年春。遣渡島津輕津司等於靺鞨。觀其風俗。夏五月。舍人親王上日本紀。秋八月。右大臣藤原不比等薨。贈太政大臣。謚文忠。至聖武帝時。封近江。曰淡海公。氏長者蓋始于不比等云。四子。武智麻呂稱南家。房前稱北家。宇合任式部卿。稱式家。麻呂右京大夫。稱京家。是月。以舍人親王知太政官事。新田部親王知五衛及授刀舍人事。九月。隼人蝦夷竝叛。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以丹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將兵

三兒長曰祖九。年十二。次曰安頭。年九。季曰乙九。年七。

討平之。

一千三百八十一年辛酉五年春正月。以大納言長屋王爲右大臣。二月。詔求直言。公卿各上意見。三月。免陸奧筑紫今年調庸。夏六月。割信濃。置諏方國。

一千三百八十二年壬戌六年。是歲饑。夏不雨。詔諸國司。勸課百姓。種晚禾大小麥及蕎麥。爲儲備。免今年田租。

一千三百八十三年癸亥七年。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坐盜官漆當流。三兒皆幼。詣闕請爲官奴。贖父。天皇感其至孝。詔特釋石勝。

山陵註出前

一千三百八十四年甲子八年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追謚曰元正天皇。

賴襄曰。天智畫一之政。天武以還。經於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而莫之或更。率由其舊。而修治之。課牧宰。禁姦利。通言語。明軍政。正度量。嚴律令。其記於策者。班班然可按也。而其大目在於保民而已矣。民之於君。猶水之於魚。土之於木也。有此則活。無之則死。故保民乃所以自保也。國朝之定租稅。已輕於二十取一矣。而列朝之政。有水必減。有旱必蠲。有疾疫興作

軍旅必給復之其逋租積欠在十數年之前者時出令除免之慇懃如此者不徒垂恩以結其心也不如此則民力薄民力薄則國本弱欲强其本者必培而沃之猶恐其或歷有根斯有枝有民斯有君列聖之所爲方察於此爾後世則不然以爲君本也民末也務掊克之浚其膏血以自殖輔其欲者謂之能吏呵責鞭撻以求應副流亡歲多田土歲蕪補目前之升合而損後日之億萬國以貧弱至不能自保則誰之咎歟故曰君之保民所以自保也抑雖後世之君非不欲保民也無奈國用不足也故欲保民者必自儉不特自儉也以此率人所以上下俱給也當列聖之時勸民課種諸穀至蔬菜之類莫不曲盡而交易之用則止於錢非如後世之汲汲造金銀弊也而未嘗聞其用之或滯且之所以能然者何哉聖武初年以京師士民板屋草舍難營易破五位以上及庶民力堪營辦者令以瓦葺嗚呼其風俗之不奢也如此後世之貴金銀賤穀粟上下常若不給而農民無息肩之日者其故可知也

第四十五世

夫人藤原氏諱宮子娘右大臣不比等之女

聖武天皇 文武帝大寶元年辛丑生和銅七年六月廿六日立太子養老八年二月四日受禪即位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三曰神龜天平天平感寶天平感寶元年七月二日讓位天平勝寶八年五月二日崩壽五十六葬佐保山南陵

帝諱美麻斯一字首稱天璽國押開豐櫻彥文武帝子也母夫人藤原氏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三十一品舍人親王益封五百戶知太政官事如故二品新田部親王授一品右大臣長屋王爲左大臣夏四月蝦夷反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討之令坂東九國兵三萬教習騎射五月以小野牛養爲鎮狄將軍鎮撫出羽冬十月行幸紀伊詔改弱濱爲明光浦十一月太政官奏京師士民板屋草舍中古遺制難營易破空殫民財請命有司令五位已上及庶人力堪營辦者以瓦葺屋塗以丹堊詔可是月宇合等還京是歲以獲瑞龜改元神龜始築多賀城

一千三百八十七年丁卯神龜四年春二月聚僧尼九百於中宮讀金剛經禳災異

一千三百八十八年戊辰五年春渤海國始遣使來聘秋置內匠寮及中衛府

一千三百八十九年（己巳天平元年）春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王高市皇子之子。先是中臣東人譖曰。長屋欲私學左道傾國家。遣式部卿藤原宇合等將兵圍其第。明日。遣舍人親王及小野牛養等鞫問。賜自盡。長屋好學善詩。當時才士多遊其門。時人冤之。後東人爲兵庫頭。有少屬大伴子蟲者。嘗事長屋。東人與子蟲圍碁。談及長屋事。子蟲大憤。斬之。夏六月。左京職賀茂子蟲獲龜。背有文曰。天皇貴平知百年。因改元。秋八月。立夫人藤原光明子爲皇后。后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女也。

一千三百九十年（庚午二年）春三月。太政官奏。諸蕃異域。風俗不同。若無譯語。難以通事。因令粟田馬養等弟子各教習漢語。詔可。是歲。始置皇后職施藥院。

一千三百九十一年（辛未三年）秋八月。以藤原宇合藤原麻呂多治比縣守大伴道足等爲參議。冬十一月。始置畿內總管諸道鎭撫使。

一千三百九十四年（甲戌六年）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武智麻呂爲右大臣。是歲。鎭守將軍藤原朝獦修繕多賀城。立石記行程里數。

一千三百九十五年（乙亥七年）春三月。先是多治比廣成等爲遣唐使。至是還。獻孔聖及十哲像其他數品。

一千三百九十七年（丁丑九年）春。假陸奥鎭守將軍大野東人奏。遣持節大使藤原麻呂闢直路。達出羽柵。秋。以從三位鈴鹿王知太政官事。是歲。始建國分寺於諸國。

一千三百九十八年（戊寅十年）春正月。立皇女阿倍內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橘諸兄爲右大臣。

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己卯十一年）冬。遣唐副使平群廣成。以渤海國聘問使而還。

一千四百年（庚辰十二年）冬。太宰少貳藤原廣嗣在任所起兵。朝廷遣大野東人紀飯麻呂等將兵伐之。斬廣嗣。初太后疾病。僧玄昉善祈禳。因屢召入。爲咒病已愈。詔賜紫袈裟。爲僧正。居內道場。又近侍皇后。頗聞醜聲。吉備眞備爲中宮亮。不敢言。廣嗣奏請斥玄昉。天皇方嚮釋教。信昉不疑。却斥廣嗣使爲外任。廣嗣妻有艷容。玄昉欲姦之。不可。書告廣嗣。廣嗣乃上表。指斥玄昉及眞備之姦。朝議不納。及廣嗣叛。發五道兵討破之。遂斬廣嗣及其弟綱手。廣嗣宇合之子。有文武才幹。後眞備謫肥

前。祭廣嗣墓。爲立祠云。

史贊曰。甚矣佛教之爲蠹也。藤原皇后。伉儷至尊。宜正坤儀。以嚴帷薄。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寵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悟不之省。縱其所爲。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迹也。

又曰。巧言如簧。詩人所以惡譖毀也。長屋一罹讒口。闔家顚覆。舊史多回護。蓋有所諱也。當此之時。僧玄昉出入宮掖。醜聲播于中外。藤原廣嗣。韜文武之才。除君側之惡。其志偉矣。然驀擧兵諫。君子謂愛君。而不可爲訓。猶與晉陽之甲乎。

益三曰。雖其志出於愛君憂國。而無他意。其蹤跡苟有可議。則人將論其跡而不問其心。何則心不可見。而跡可徵也。自古世多有之。而如藤原廣嗣之事。豈不亦然乎哉。當廣嗣之時。庸君在上。乾綱頽弛。大臣姑息。百度無張。至使姦僧若玄昉者。蔑如至尊。出入宮禁。而自恣姦穢。如吉備眞備。頗負時望。身列大臣。而緘默不言。是何等朝廷乎。廣嗣憂之久矣。故其在京也。上書請斥玄昉。不聽。其及赴任。上表指斥時政。

論玄昉及眞備之姦。朝議以爲謀叛。發兵伐之。廣嗣輙擧兵于西陲。其意固在除姦穢而淸君側。爾決非有叛意也。但其矯官符。急遽擧兵。其跡固有可議者。是其所以取叛名也。廣嗣在陬僻千里之外。內無大臣爲之因緣。外無強援爲之聲勢。孤立獨行。欲以成其志難矣。故官軍一至。廣嗣不暇自救。當此時。雖欲曰吾非敢謀叛也。欲除君側之姦耳。無可以爲證據者。故佐伯常人擧其矯官符之一事。詰之。輙足以箝廣嗣淸君側之口。彼有按我之跡之權。我無明我之心之道。不能不屈服而退走。遂身負叛名而死。萬古無雪其寃者。可悲矣。是由其跡有可議者而然也。惜矣哉。故有憂國之心者。欲立功顯名。則宜深謀遠慮。無跡可議而後動也。不然則適爲姦臣所藉口。身斃于汙名之下。而無補於國家。吾非獨爲廣嗣惜也。

恭仁 山城國相樂郡

山陵 大和國添上郡

一千四百一年辛巳三年十春正月遷恭仁宮。三月詔每國置護國滅罪二寺。造七層塔。

一千四百二年壬午四年十春廢太宰府。秋經營近江紫香樂宮。

一千四百三年癸未五年十夏以右大臣橘諸兄爲左大臣。冬建筑紫鎭西府。以石川加美爲將軍。

一千四百四年甲申六年十春二月遷難波宮居焉。

一千四百五年乙酉七年十夏五月車駕還平城居中宮院。諸司百官復本曹。六月復太宰府。秋九月知太政官事鈴鹿王薨。冬十一月配僧玄昉於筑紫。撿造觀世音寺。

一千四百六年丙戌八年十秋九月毀恭仁宮。施於國分寺。是歲造金銅盧舍那佛於東大寺。

一千四百九年己丑天平感寶元年春二月陸奧守百濟敬福獻黃金。夏四月盧舍那佛大像成。天皇與皇后皇太子幸東大寺。拜佛自稱三寶奴。授敬福從三位。免陸奧二年調庸。以大納言藤原豐成爲右大臣。秋七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皇篤崇佛法。敬信僧行基等。從唐僧鑑眞受菩薩戒。落髮歸佛。故當時不奉謚。至天平寶字二年。

奉尊號曰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追謚曰聖武天皇。

賴襄曰。天武生文武。文武生聖武。當相繼卽位。而持統元明元正以女主更彌縫其間者。蓋恐幼主不可親政事。馭臣民。而威權或下移也。文武旣膺大寶。政無闕失。聖武之爲太子。舍人新田部二親王並以祖叔父輔佐之。稍習聽政。然後元正禪之位。豈非謂其已堪負荷矣哉。然卽位未周月。輙事巡遊。當是時。太白數晝見。蝦夷叛。發九國兵伐之。將帥未復命。而車駕復南矣。所以消災異者。讀經度僧而已矣。長屋王之獄。發於倉卒。不讞而決。莫能審其由。僧玄昉出入兩后宮。醜聲聞外。而無或誰何。則帝之不君柔暗。不待智者而知也。橘諸兄身爲大臣。而不能匡救。不足深責也。獨恠二親王久居輔儲之任。及其未立。必睹其不君之質矣。何不白元正廢昏立明。以二親王之資望。烏有不可爲哉。不能睹其不君乎。不明也。睹其不君而不能決廢立乎。不斷也。豈其衰邁耄耋。不能有爲邪。抑勢有不可也。何哉。帝者藤原氏之出也。鎌足之勲。在於社稷。不比等歷事四朝。身生二后。朝廷

崇寵之至欲拜太政大臣而爲帝之大援所以不可搖焉烏知非長屋之賢嘗擬易儲戚畹所諱而讒間入之哉故將兵圍其第就焉窮治者皆不比等之子也而二親王不敢爲別白焉其事情可見也玄昉之姦天下所切齒故至有抗表舉兵請誅除之者而帝不省雖帝之柔暗而亦由中有爲之援爾是君權所以漸下移非待文德淸和而然也至如藤原廣嗣之舉兵激於妻事類明吳三桂之事矣而指玄昉眞備爲讒賊如宋秦檜之類未可知其是否也

重定曰甚矣哉浮屠之惑人也至使皇帝受戒自稱三寶奴雖帝之好之乎雖浮屠之奉其法乎佛本蕃夷神耳胡濫敎自稱奴以辱之耶諺曰綸言如汗出則不復回也假饒爲一時寓言已存天下萬世則實國辱也浮屠何亡狀雖然帝既聽之蠱魅反言未得鳴皷而誅其罪也帝亦謬矣哉噫

第四十六世

孝謙天皇元正帝養老二年戊午生天平十年正月十三日立太子天平勝寶元年七月二日受禪即位在位十年改元者二曰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天平寶字二年八月一日讓位○以下見于稱德帝條下

帝諱阿倍聖武帝之女也母皇后藤原氏秋七月天皇即位改元爲天平勝寶元年九月始置紫微中臺以藤原仲麻呂爲大納言兼紫微令仲麻呂豐成之弟也以美容受特寵

紫微令中務卿更名

一千四百十二年壬辰天平勝寶四年夏四月行幸東大寺慶盧舍那佛大像百官儀衞如正朔聚僧一萬施寺封至五千戶禁天下殺生

一千四百十四年甲午六年遣唐副使吉備眞備大伴古麻呂至自唐學生阿部仲麻呂留仕唐

一千四百十五年乙未七歲春正月敕改年爲歲蓋傚唐玄宗朝所改云

一千四百十六年丙申八歲春左大臣橘諸兄致仕尋薨夏五月以太上皇遺詔立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新田部親王之子也

一千四百十七年丁酉天平寶字元年春三月廢皇太子夏四月

立大炊王。代之。大炊舍人親王之子。善仲麻呂。會其女寡居。因為妃。至是為儲貳。五月。始置紫微內相。以仲麻呂任之。詔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之。秋七月。左大辨橘奈良麻呂。謀廢立。事覺下獄。杖殺故太子及黃文王。小野東人。大伴古麻呂。流安宿王於佐渡。貶藤原豐成。為太宰員外帥。初奈良麻呂憤仲麻呂專恣。欲謀殺之。立故太子。至是發露。坐得罪者。一百數十人。仲麻呂誣兄豐成以黨與。自是仲麻呂威震中外。八月。改天平勝寶九歲。為天平寶字元年。

一千四百十八年（戊戌二年）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群臣上尊號。曰上臺寶字稱德孝謙皇帝。追諡曰孝謙天皇。

賴襄曰。聖武聽宮闈之勸。糜府庫之藏。塗生民之膏血於寺塔佛像。甘心焉。繼以孝謙之縱恣。居位皆久。六帝豐富之業。於是而衰。譬若民家行儉致富。而逢驕逸之子孫。頹落其產。積之如築山。而喪之如燎毛。是古今通患也。可勝嘆哉。吾嘗竊謂。聖武之為君。其猶唐高宗歟。不能制其婦也。其婦雖橫。未至為則天

矣。而孰知其女之代為之哉。雖非異姓也。而其忌宗室。剪除之。則同焉。立嗣皇而旋廢放之。則同焉。變更官名。則同焉。以酷刑立威。彫弊海內。則同焉。悍且淫。則同焉。道鏡如薛懷義。仲滿如張昌宗。而勢力皆過之。怙權作亂。至不可勝言。橘奈良麻呂。藤原良繼。舉李敬業之事。輒不能克。幸而仲滿斃於前。道鏡敗於後。而孝謙亦以病崩。豈非宗廟之有靈焉爾耶。百川永手運謀定策於廢興之際。頗有狄仁傑張柬之之風。而不復貽武三思之患。光仁桓武之中興。不愧明皇之業。而無其天寶之衰。豈其君臣之才。並有過唐氏耶。抑亦祖宗德澤紀綱。迥別於唐業也。

淳仁天皇（聖武帝天平五年。癸酉生。天平勝寶九年。四月四日立皇太子。天平寶字二年。八月一日受禪。即位。在位六年。不改元。同八年。十月九日廢位。天平神護元年。十月廿三日崩。壽三十三。葬淡路陵。）

帝諱大炊。天武帝孫。舍人親王第七子也。母夫人山背。上總守當麻眞人老女。秋七月。天皇即位。時年二十六。詔藤原仲麻呂石川年足等。改制官名。以太政官爲乾政官。三大臣曰太師太傅太保。大納言曰御史大夫。紫微中臺爲坤宮官。中衞大將曰太尉。以仲麻呂爲太保。賜姓名惠美押勝。字稱尚舅。封三千戶。冬十月。詔國司交替。以六年爲限。加舊制二年。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撿校治績。十二月。以小野田守使渤海還。聞唐有安祿山之亂。勅太宰府嚴海防。

一千四百十九年（己亥三年）夏六月。追尊皇考。曰崇道盡敬皇帝。冬。置授刀衞。

一千四百二十年（庚子四年）春正月。以太保惠美押勝爲太師。授從一位。尋進正一位。賜近江邑二所。三月。敕鑄新錢。

一千四百廿一年（辛丑五年）冬十一月。以惠美朝獦爲東海道節度使。百濟敬信南海道使。吉備眞備西海道使。點兵艦四百艘。兵四萬餘。習騎射陣法。朝獦押勝之子。

一千四百廿二年（壬寅六年）夏六月。太上天皇落髮。召五位以上宣詔。自今國家大政賞罰二柄。朕親決之。小事天皇行之。

一千四百廿三年（癸卯七年）右中辨藤原良繼謀誅惠美押勝。不成。秋八月。廢儀鳳曆。行大衍曆。九月。以僧道鏡爲少僧都。道鏡河內人弓削氏。先是入內道場。有寵於上皇。由此上皇與天皇有隙。

一千四百廿四年（甲辰八年）秋九月。惠美押勝反伏誅。初押勝得上皇寵。及道鏡入侍。懼其奪已寵。諷上皇爲都督兵事使。用乾政官印。徵諸國兵士。將誅道鏡。幽上皇。至是發覺。詔收鈴印。削押勝官爵族姓。遣兵守三關。押勝奔近江。官兵燒勢田橋。押勝懼走高島。從卒千餘。擁鹽燒王爲主。上皇敕藤原藏下麻呂討之。遂誅押勝。鹽燒王亦被殺。是月。官名復舊。以道鏡爲大臣禪師。召還藤原豐成爲右大臣。冬十月。上皇遣兵部卿和氣王等率兵圍中宮院。廢天皇爲淡路公。天皇惶遽。不及衣履出

至圖書寮北受宣詔徙淡路幽之一院明年天皇不勝幽憤踰垣逃佐伯助等率兵邀之明日崩於院中寶龜三年三月改葬九年三月敕墓稱山陵明治三年七月追謚曰淳仁天皇

山陵　淡路國三原郡

山縣禎曰立嗣者大事也故古者重之夫冢嗣承宗廟社稷之重者也禮爲冢子斬衰三年其重如此故立之之道不可不謹矣孝謙以仲麻呂寵幸之故違先皇之遺詔戾大臣之諫諍廢太子而更立大炊出於一時之私愛者也宜矣仲麻呂死而嗣君之廢也孝謙以私愛憎奪皇位亦以私愛憎欲與之於雁人微清麻呂之徙忠直之言則天下不亦危乎

第四十八世

稱德天皇孝謙帝再祚天平寶字九年正月一日卽位在位五年改元者四曰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天平神護神護慶雲神護慶雲四年八月四日崩壽五十三葬于高野陵

帝初信釋教爲尼至是再攝萬機

一千四百二十五年乙巳天平神護元年春二月改授刀衛爲近衛府始置內廐寮以藤原藏下麻呂爲近衛大將秋八月兵部卿和氣王謀反伏誅和氣舍人親王孫衆田道麻呂石川永手等坐被竄冬十月行幸玉津島閏月以僧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詔令文武百官拜賀是歲鑄錢文曰神功開寶

一千四百二十六年丙午二年冬十月授道鏡法王位階置正一位上以右大臣藤原永手爲左大臣吉備眞備爲右大臣初天皇在東宮眞備侍講

一千四百二十七年丁未神護景雲元年春二月天皇臨大學釋奠眞備定其儀制秋八月改元

一千四百二十八年戊申二年秋七月旌表對馬貞婦高橋氏備後孝子綱引金村復其田租

一千四百二十九年己酉三年春正月法王道鏡受大臣以下賀於西宮前殿夏五月放不破內親王京外不破天

皇妹。爲鹽燒王妃。坐巫蠱。故及之。秋八月。詔遣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於宇佐宮。復命。流之大隅。先是太宰府主神中臣習宜阿曾麻呂諛道鏡。託神勅曰。令道鏡卽皇位。則天下太平。因有此命。及清麻呂發。道鏡召見。恢以禍福。清麻呂黙出。遇其客路豐永。豐永曰。道鏡得大位。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而游。清麻呂誓死而往。詣神宮得神教。便還奏曰。我國開闢以來。君臣之分定矣。以臣爲君。未之有也。天日嗣必立皇胤。敢覬覦神器者。速誅戮。道鏡大怒。斥爲矯誣。奪官位姓名。更名穢麻呂。處流。使人殺之途。會敕使來。獲免。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邑資給之。冬十月。幸由義宮。權建肆廛於龍華寺。號由義爲西京。

由義　河內國若江郡

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檝也。舟無檝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冑位極正一位矣。聖武

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盧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爲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衆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眞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爲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爲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所爲。可以推其他矣。景雲之元。釋奠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眞備則以爲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夫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惧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爲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卽位。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眞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

史贊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爲利回不爲害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方僧道鏡之覬覦神器也兇燄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

高野 大和國添下郡

一千四百三十年庚戌四年秋八月天皇崩于西宮寢殿先是道鏡侍天皇於由義宮進異味既歸得疾不起右大辨藤原百川與左大辨藤原永手近衛大將藤原藏下麻呂等定策禁中迎天智天皇孫白壁王立爲皇太子天皇信佛道輕興力役務繕伽藍國用彫喪政刑日峻後世稱前朝曰孝謙後朝曰稱德

賴襄曰宜哉藤原氏之比隆於王室也我王家一危於皇極再傾於孝謙而匡正之者皆藤原氏微鎌足雖有天智誰翼戴之微百川雖有光仁桓武誰定其策哉其後又有基經焉而光孝宇多得立焉此五君者皆光復大業澤浹後世謂之中宗高宗上接於神武無愧焉者而藤原氏援而立之如捧赤日而上之天衢排雲霧而衣被山川草木其功豈不偉也哉有功斯有報宜乎其與王室比隆也乃天道也世徒見其中世以後奕葉專擅也而悄疾之過矣夫使藤原氏無其前之功而獨有其後之罪焉爾則謂無天道可矣夫其專權也非倚外戚之親也哉如此五君則槩非其出也而其殷殷運謀効力於此者豈非其心

以宗社為憂。公且誠者也邪。天下之事。非公且誠不能成也。況當其事之艱難危疑。以不公不誠處之。雖有才略智勇。安能有濟乎。觀百川之處事。可以見焉。孝謙有疾。有人曰能治之。而卻不使進。及議嗣續大臣之意有他所屬。而不顧。直矯遺旨。會百官宣詔。不如此。則失機會也。可謂明決之才。能濟大事矣。雖然。其所為不幾於抗悍自用乎。而立談之頃。能轉危為安。中外恬然者。何哉。人心去孝謙。思得明主。屬望於光仁。而百川因而定之爾。桓武之事亦然。是之謂公也誠也。公且誠。則人心服焉。人心服焉。則天意從焉。故曰。藤原氏比隆王室。天道也。天道不可覩也。以人心覩之也。或傳。百川定桓武之際。有醜怍不可言者。吾斷以為野人語耳。何以證之。曰以其非人心。

林恕曰。孝謙踐祚。讓大炊王。而又奪之。與唐武曌於中宗同日之談。而淡州之廢。猶彼在房陵也。奈良麻呂之切齒。其家雖覆。其志可以察焉。蓋徐敬業之亞匹乎。押勝之寵。道鏡之奸。其醜雖懷義易之昌宗。不可過之。時有永手百川。頗類狄張之徒。故道鏡竄死

而光仁齊圖。天武無後。而天智之統。至是而立焉。天命果歸正者乎。

益三曰。孝謙帝寵遇妖僧道鏡。遂崇為法王大臣百官。拜趨於其下。殆如君臣然。又有阿諛之臣。希帝旨。候道鏡意。發妖言。以動之。於是帝決意禪位道鏡。決意簒位。其危如一髮挽千鈞。當此之時。微清麻呂。則孝謙必禪位矣。道鏡必踐祚矣。大臣橘諸兄吉備眞備必不言矣。百萬生靈必為之臣子矣。清麿便正言直辭。撲凶燄於方熾。回天日於將沒。如清麿。所謂一繩維大廈者非歟。嗚呼。士之有氣節者。當尋常無事之日。則其言行如無異於衆者。必至遭亂逆不祥之事。而后得以見其氣節。所謂時窮節乃見者。故上有道鏡之逆。而後下有清麿出焉。悲矣哉。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二終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三

西京　頼　復　校閲

筑後　笠間益三　編次

東京　三尾重定

第四十九世

光仁天皇元明帝和銅二年十月十三日生。稱德帝神護慶雲四年八月四日立太子。同年十月一日即位。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二。曰寶龜、天應。天應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崩。壽七十三。葬廣岡陵。延曆五年十月廿八日改葬田原東陵。

帝諱白壁。天智帝之子。施基親王之第六子也。母紀氏。諱橡姫。贈太政太臣諸人之女。稱德帝崩。藤原百川等議奉迎天皇。遂踐祚。下令貶道鏡爲造藥師寺別當。弟淨人子廣方處流。秋九月。召還和氣清麻呂。冬十月。天皇即位。年六十二。賑贈孝義及高年厄窮者。賜天下今年田租。十一月。立妃井上內親王爲皇后。是歲阿部仲麻呂死于唐。仲麻呂中務大輔船守之子。性聰敏好學。靈龜初。從遣唐使留學。玄宗愛其才。而待遇頗厚。遂仕于唐。更名朝衡。天平勝寶中。藤原清河至唐。欲與東歸。王維李白之徒。以詩送之。既發。遇颶風。漂泊安南。復至唐。肅宗喜其無恙。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得食邑三千戶。至是卒。

井上孝謙帝異母妹

史贊曰。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其爲唐廷文士所推奬過矣。

他戶皇后井上所

一千四百三十一年辛亥寶龜二年春正月。立他戶親王爲皇太子。三月。右大臣吉備眞備致仕。

一千四百三十二年壬子三年夏五月。廢皇后及皇太子爲庶人。初皇后頗淫縱。天皇踈斥之。后怨望。百川以其巫蠱事奏。故廢。而及太子也。是歲。渤海來貢。以表文無禮卻之。

一千四百三十三年癸丑四年春正月。立中務卿山部親王爲皇太子。初參議百川。奏請立山部。藤原濱成非以母系不貴。百川按劍叱曰。撰儲貳以賢。何論母尊卑。固請不退。立殿前數日。天皇感其誠悃。許之。遂立爲太子。三月。穀貴。議定常平法。

青山延于曰。藤原百川援立光仁帝。而桓武帝之立爲儲貳。又賴其力。可謂忠於社稷者也。然觀其所爲。傾險鄙褻。不近人情。雖姦邪之小人。不敢爲之。况於忠亮之臣乎。蓋皇后之廢。以巫蠱。則太子之廢亦必坐之。未必如故老之所傳。而稗官小說。欲成其美。緣飾傅會。以至於此耶。果如其說。則百川廼權變譎詐之尤甚者耳。何得爲忠亮哉。然當時正史已諱而不書。而獨出於稗官野史之說。則安能保其無謬哉。百世之下。遂使賢主蒙污。忠臣受誣。可慨也矣。

一千四百三十四年甲寅五年秋。敕鎭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討平蝦夷。

一千四百三十五年乙卯六年秋八月。京官祿薄。國司利厚。因是割諸國公廨。加京官俸祿。冬十月。天皇生日。先是名此日爲天長節。至是大酺。群臣賜物有差。是歲。夏廢后及廢太子並卒。

一千四百三十六年丙辰七年免陸奧今年田租。以數經征討。人民凋衰也。

一千四百三十九年己未十年秋七月。參議中衛大將藤原百川薨。百川幼有器局。累歷顯要。忠誠拔群。天皇信任。及薨。贈從二位。

一千四百四十年庚申十一年春正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三月。太政官奏。除三關邊要外。淘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令赴農。是設守備省浮費之道也。制可。是月。陸奧言。殺按察使紀廣純。蝦夷大亂。以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征討之。

一千四百四十一年辛酉天應元年春正月。詔與民爲賊詿誤歸順者給復三年。兵士從役免今年田租。至秋蝦夷平。三月。天皇不豫。禪位於皇太子。冬十二月。崩。稱天宗高紹天皇。追謚曰光仁天皇。山陵大和國添上郡

賴襄曰。光仁中興之政。如日之升。天地淸明。足以使百官萬姓洗濯磨淬。以求副上意。非帝之厲精自强不息。曷能如此。而何弊不可革哉。黜中立自全之大臣。收其兵權。代以忠鯁。廢驕縱難制之中宮。併廢其所生。更立賢。國本立矣。置常平。濟穀貴。省官汰兵。選將鍊甲。備。防邊。賞功勞。而罰退懦。其擧動處置。較有次第。可以爲後世之法矣。夫承前朝彫弊之餘。上下共困。當以罔利富國爲務也。而史無所見。所見者。數免田租。給復邊民也。是何以然。吾嘗讀其朝議。曰。制令之日。限置官員。職務不滯。今官衆事殷。蚕食者衆。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一歲不登。便有菜色。昔人稠田少。而存儲蓄。今地闢戶減。而患不足。由節用與糜費爾。當今之急。省事息役。并省官員。上下同心。唯農是務。則用足而廉恥行矣。是省冗官之議也。又

曰。諸國兵士。頗多羸弱。徒免身庸。不歸天府。自今除三關邊要外。隨國大小爲額。黜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應徵發其羸弱。皆就農桑。是汰冗兵之議也。皆鑿鑿然可誦法。所以能行賑恤於不足之時也。或以爲後世人稠。戶倍地闢。田多與當時異。噫是徒觀都邑郊甸然耳。古之所謂田地戶口。皆謂鄙野也。是古今同者也。若夫古今不同者。兵也。兵民之判。漸於是時。然武門之强。使勢也。及其勢極。終成封建。兵雖冗不可汰也。而況 乎。雖然。苟知兵與官之皆本於農。而見其冗之爲患乎。時有以疏理振刷之。不至其本末甚不相稱。則可謂善慮國者已。

益三曰。儲宮國本也。立之不可不最謹也。故忠臣之事君。每以之爲要務。如藤原百川。不其然乎。光仁帝之立。承前朝之弊。當孜孜釐正百揆。而帝春秋高。未能終帝之世。而百事完備也。百川夙知山部王之材略可輔而成治也。故排斥群議。勸帝立之。帝不聽。百川乃立殿前四十餘日而不已。其忠悃至誠。足以感動鬼神。竟使帝納其言。立山部王。而後致天智之遺

業復興。綱紀大振。否則未可知。蕩滌前朝之汚染。在何日也。嗚呼。如百川。可不謂知大臣之道者乎。若夫水鏡所記。詐術權變。小人之所恥爲。而孰謂百川之忠義而爲之乎。故不可信也。

第五十世

桓武天皇（聖武帝天平元年乙丑生。寶龜四年。正月十四日立太子。天應元年。四月三日受禪。同月十五日即位。在位廿四年。改元者一。曰延曆。延曆廿五年。三月十七日崩正寢。壽七十。葬柏原陵。）

帝諱山部。光仁帝長子也。母皇太夫人高野。諱新笠。贈太政大臣乙繼女。夏四月。天皇即位。時年四十五。立皇弟早良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內大臣藤原魚名。並如故。賜今年田租。夏五月。始置中宮職。六月。詔罷內外文武員外官。但郡司軍毅不在限。

一千四百四十二年（壬戌　延曆元年）春閏正月。氷上川繼謀反。以諒闇免死一等。乃流于伊豆。貶其黨三十五人。夏四月。詔罷造宮勅旨二省。法花鑄錢兩司。撿省財費。

（氷上川繼。鹽燒王之子。爲因幡守。）

一千四百四十三年（癸亥　二年）夏四月。立夫人藤原乙牟漏爲皇后。是月。遣使坂東諸國。民疲調發者。發倉賑給。六月。禁京畿定額外私建寺。捨田宅及賣易入寺。犯者主典以上解見任。其餘杖八十。秋七月。以大納言藤原是公爲右大臣。是公乙麻呂之子也。

（乙牟漏。內大臣良繼之女。）

（禁私建寺。詔曰。定額諸寺。其數有限。既禁私建之。近還有司寬縱。不曾糾斷。若經年代。無地不寺。宜嚴加禁戒。）

一千四百四十四年（甲子　三年）春二月。以從三位大伴家持爲持節征東將軍。夏六月。遣使山背。經始都城。冬十一

古佐美武內宿禰十三世之裔也

月。天皇徙長岡。

一千四百四十五年乙丑四年秋七月。刑部卿淡海三船卒。三船弘文帝玄孫。賜姓淡海眞人。爲大學頭兼文章博士。累至今任。嘗奉勅定神武以來列帝諡號。九月。盜殺中納言藤原種繼。命令捕之。事連皇太子。誅首惡大伴繼人。貶其黨。遂廢皇太子。流于淡路。途薨。葬之流地。後追號曰崇道天皇。冬十一月。立安殿親王爲皇太子。

一千四百四十六年丙寅五年夏五月。以京邑新建。民未豐贍。詔賜左右京及東西市人物。有差。秋七月。太政官成。百官始就朝位。

一千四百四十八年戊辰七年夏四月。天皇親祈雨。蓋自去冬不雨。於是天皇沐浴出庭禱。俄而澍雨。群臣呼萬歲。秋七月。以參議中衞大將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發坂東兵五萬二千八百。討蝦夷。是歲。僧最澄請創根本中堂於比叡山。許之。後賜號曰延曆寺。

一千四百四十九年己巳八年春三月。紀古佐美至多賀城。置營衣川三所。秋九月。先是副將軍入間廣成等。至衣川。遇伏敗走。高田道成等死之。全軍遂亂。死傷最多。至是古佐美僅脫身班師。敕責古佐美敗軍之罪。又解池田眞收安倍黑繩官。是歲。詔伊勢美濃越前三國廢其關。

定蔭子階正五位嫡子從八位上庶子大初位下以下准之。

攝津職舊置左右二京職以攝津爲舊都之地。亙職准京府至是同諸國置守。

新京山城國也屬愛宕葛野二

一千四百五十年庚午九年春二月。以大納言藤原繼繩爲右大臣。閏二月。敕坂東諸國備糗糒十四萬斛。蓋以征蝦夷也。冬十月。太政官奏。皇民至於擧車。何不均勞。請使京畿七道諸國司等。不論土著浮浪王臣佃戶。檢錄財堪造甲者。所蓄物數及鄉里姓名上之。制可。是歲。置鑄錢司

一千四百五十一年辛未十年秋七月。以大伴弟麻呂爲征夷大使。坂上田村麻呂等爲副。討蝦夷。春遣使相地於葛野郡宇太邑。是歲。定蔭子階。廢攝津職。爲國司。

一千四百五十四年甲戌十三年冬十一月。車駕遷新京。詔曰。此地形勝。山河襟帶。自然成城。宜改山背爲山城國。億兆謳歌。稱曰平安。宜從之。是歲。敕置勸學田。

重定曰。自神武鎭壓天下。都于橿原。以至帝歷世五十。經歲一千四百六十四。其間遷都者。四十九君。臣下皆不顧費與煩。民庶亦能服其勞。而無風浪之憂

郡、稱之爲平安。自神武帝都大和橿原。歷朝異帝都。至是定焉。於此爲萬世不易之都。

者何也。無佗。所以國用有餘。而民財殷阜也。雖然。民之無恒。朝遷暮去。俾不斷去就之思。豈得晏然哉。雖財用有餘。而非不刊之法也。蓋帝有感于茲。事決策。相攸於平安。以創萬世不易之都。藉令其勞爲非常。較前日之去就不定。則不足爲萬一。然則生民之喜可知也。非該併英明之度。惻怛之誠之聖主。孰得爲是擧哉。余嘗遊平安。寓目其地。北高南卑。東西北據山而南臨河。可謂得南面之象矣。而厥土燥剛。其水清麗。厥山川形勝。爽人心目。凡是數者。欲徵於他得

乎。唯憾地不甚廣。方是之時。未有所謂諸侯伯者。及交通乎海外諸州。如今日者。地之不甚廣。未足以爲害也。以今論其世。豈不高叟之說詩乎。

一千四百五十五年乙亥十四年春正月。征夷大使大伴弟麻呂等凱旋。冬十二月。聽參議以上著白玉帶。

一千四百五十六年丙子十五年春正月。敕擧諸國武技拔群者。秋七月。右大臣藤原繼繩薨。九月。置烽燧於山城河內兩國。以備不虞。冬十一月。鑄新錢。

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丁丑十六年春二月。先是。敕皇太子學

續日本紀自文武帝。至延曆十年。凡九世。

士菅野真道等撰續日本紀。至是成。上之。秋七月。嚴男女之別。敕略曰。公私會集。男女混淆。敗俗傷風者。莫甚於焉。宜嚴加禁斷。冬十一月。以坂上田村麻呂爲征夷大將軍。是歲。罷筑前國司。隷太宰府。

一千四百五十八年戊寅十七年秋八月。以大納言神王爲右大臣。神王光仁帝孫。榎井親王之子。

一千四百五十九年己卯十八年春二月。民部卿兼造宮大夫美作備前兩國造從三位和氣清麻呂薨。清麻呂爲人抗直。有匪躬之節。明古事。撰民部省例三卷。嘗闢義

田於備前。求充振給。鄉民賴之。及薨。贈正二位。

一千四百六十年庚辰十九年春。禁民輸錢求爵。課南海諸國民種綿。是歲。富士山焚。

一千四百六十一年辛巳二十年春二月。監試對策。菅原清公爲主試。秋九月。蝦夷酋高麻呂入寇。至清見關。遣坂上田村麻呂。授節刀。討平之。

一千四百六十二年壬午二十一年春正月。田村麻呂。築陸奧膽澤城。配東國浮浪四千人。夏四月。夷酋大墓公磐具公等率衆五百而來降。田村以二酋歸。請放還本部以

招徠類朝議以虜性反服固無常放之猶養虎遺患也乃斬之賞田村麻呂功授從三位遷近衛大將是歲新闢函根路蓋以富士山焚土石壅足柄路也明年復舊

賴襄曰國朝王化自西漸東陸奥之州壤地廣莫民夷雜居中古劃置出羽別置官司而其得力在於築多賀膽澤二城如漢唐取河套城受降蓋以其廣莫難理必得要扼之地置城柵貯糧仗然後兵民有依處而夷虜可控制可謂討之得者也及城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戍之則最得計也何者此城未始有之

者也則守之之兵亦未始有之也然既已築城不可無兵以守之守之以民丁民丁未必樂往往者浮浪而已浮浪之於民如未始有者也以未始有之人守未始有之城國不必騷擾而民可以就事今雖不計其處置蓋招聚無食之民以填荒地勸之耕墾使各具糧食苟然則是得四千人土着之兵也土着之四千足以當徵發之四萬所以震懾夷酋致其來降也後世之闢邊者已不得地利而據之也守以正額之士民給以正額之財衆徒擾敝其內而其外所獲不能償也豈非計之失者耶桓武此計出於坂上田村猶趙充國屯田之議用於漢宣也當時廟算不爽督責諸將明見萬里已非宣帝所及而至得良將委任之又未嘗掣其肘不必待如魏尚者辨而獲之也夫唯明矣是以能任後世人主暗而善疑既爲小人所欺蔽敗爲勝飾損爲益而又不能用有識之計烏足以語天下得失哉

一千四百六十四年甲申二十三年春正月以從三位坂上田村麻呂復爲征夷大將軍夏四月遣從四位下藤原葛

野等於唐僧空海隨行留學

一千四百六十五年乙酉二十四年秋七月遣唐使還冬十二月減仕丁衛士隼人歌女仕女數免伊賀伊勢等二十一國今年庸召群臣議政事得失參議藤原緒嗣奏請停兵役營造天皇嘉納之下詔停陸奥役廢造宮職緒嗣百川之子也

一千四百六十六年丙戌二十五年春三月天皇崩稱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尊天皇資叡武勵心政治大攘夷狄遷都平安定不易之洪圖追謚曰桓武天皇

山陵　在山城國紀

伊郡

賴襄曰。桓武即位未百日。即下詔罷員外官國司奸濫者。任雖未滿。貶降。夫國司之奸。毒被國內。黜一人而一國悅。猶有說也。罷員外之官。必招失職之怨。以常情觀之。始臨宇內。宜布恩德收人心。故古今人主之即位。往往大赦與改元並出例也。今下如此之令。人情所不樂。而桓武首行之汲汲如不及何哉。王者之恩。不在小惠。顧天下之利害。民便安與否而已。是庸主之所畏憚。而英主之所斷不顧也。明年改元。省造宮敕旨二省。法花鑄錢兩司。隸之內藏。其二年。禁

私建寺。其九年。廢三關。併其糧仗於國府。其十二年。改攝津職為國司。其十六年。罷筑前國司。隸太宰府。而最後因藤原緒嗣言。廢造宮職。停陸奧兵役。夫帝者。如何君哉。營無前之宮城。闢未汎之版圖。其精神氣力。百倍前代人主。可知也。而觀其他所為。於凡天下之事。所舉少而所廢多。嗚呼。可謂明於治體也。蓋國家之患。每病物力之不給。人主者。收天下之物。而支配之天下者也。以為己之有而暴殄之者。謂之昏主。不足言也。其次知其不給。而無奈之何也。鰓鰓然

議之。或計增尺寸之利。而終無成事。左支右吾。不敢有所為者。今古一也。天下之費。有不得已者。有得已而不已者。帝之所廢。得已者也。如其營宮闢邊。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者。何代無之。拘於故常。以為不可去。如人有駢拇贅疣。割而去之。未必傷性命也。而怯夫護之以終身。故駢拇贅疣非勇者莫能决之。無益之費。無用之官。非英主莫能省之。省一無益者。則息天下物力之一分。日積月累。乃綽然而有裕。以有裕之本。以臨天下。天下何事不可成。宜乎。帝之能舉前代

所不能舉哉。故吾贊桓武之業。不於其舉。而於其廢。廢者所以舉也。

重定曰。治天下者。其猶騎馬乎。善騎焉者。馬蹄即我四蹄。而馬首即我首而已。我何責之。馬何懼之。人與馬合。而後唯意之所嚮。宜取其道也。不善騎焉者。悍然疾視。轡之鐙之策之羈之。羈策轡鐙之術已盡。於此。而其所以騎焉者。未盡之也。馬於是乎懼。懼已極矣。則捍然怒。人與馬背。而其不敗者。未曾有也。庸主不察之。棄本事末。短于左則責于左。短于右則責于左。

右支吾而事益擾事益擾而民益困矣若夫賢主省法大德令黎庶安逸焉故民樂其業而趨令也速亂于秦之苛法而安于漢之三章可以見已帝繼位首廢員外郎諸政亦隨更改蓋其廢過其置也譬如持傾屋也苟焉者捍此支彼捍支相維而屋未全固焉帝之所置猶築柱歟柱已堅則捍支廢而屋自固矣蓋一其本也其本一則其末自廢其末廢則事不擾也帝有見于此竟定都於不遷之地至矣貽其孫謀也。

第五十一世

平城天皇光仁帝寶龜五年八月十五日生。延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太子。同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踐祚。大同元年五月十八日即位。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大同。大同四年四月一日讓位。天長元年七月七日崩平城宮。壽五十一。葬楊梅陵。

帝諱安殿初名小殿桓武帝長子也母皇后藤原氏桓武帝崩天皇性至孝哭泣哀慟坂上田村麻呂藤原葛野麻呂等扶之遷東廂夏五月先是神王等上啓請即位於是天皇即位時年三十三改元大同立皇弟神野親王爲皇太弟以中納言藤原內麻呂爲右大臣參議藤原園人爲皇太弟傅坂上田村麻呂爲中納言兼中衛大將夏六月敕諸王已下子孫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是歲始置六道觀察使

一千四百六十七年同二年丁亥春山陽道觀察使藤原園人奏請播磨以近都雜用繁多民疲運輸租望減省五百戶移付東國収屬不動庶息民滋儲又請西海道吏非秩滿不聽輒入京以紓民迎送之勞又東山道使兼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緒嗣奏方今緣邊鎭兵三千八百歲糧五十餘萬東加每軍興必課糧東國杼軸空竭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奥解留収官庫則公私俱便並制可。

禁巫覡淫祀
詔畧曰。巫覡之徒。妄以禍福。說誘愚民。宜一切禁斷焉。

伊豫親王
帝之異母弟

二月。齋部廣成上古語拾遺。夏四月。改近衛府爲左近衛府。中衛府爲右近衛府。秋九月。詔禁巫覡淫祀。冬十一月。殺皇弟中務卿伊豫親王。先是藤原宗成潛謀不軌。親王不從。既而事泄。親王舅大納言藤原雄友告之右大臣藤原内麻呂。親王大懼。遽奏宗成勸反狀。宗成亦言首謀則親王也。天皇大怒。左近衛中將安倍兄雄諫之。固保其無貳心。不聽。遂詔削親王號。與母夫人藤原吉子。共徙之於河原寺。幽諸一室。不通飲食。流仵雄友宗成及其黨。與親王及夫人仰藥而死。時人哀之。

一千四百六十八年 戊子 三年 夏。飢疫。詔免諸國調。國司親巡鄉邑賑濟。復置筑前國司。秋。廢衛門府。併左右衛士府。置左右靭負府。是歲。衛門佐安倍真直。待醫出雲廣貞等。上大同類聚方。

一千四百六十九年 己丑 四年 春二月。敕倭漢總歷帝譜圖。天御中主尊標爲始祖。至如魯王。吳王。高麗王。漢高祖等。據其後裔。倭漢雜糅。敢垢天宗。愚民迷執。輙謂實錄。宜使諸司官人等所藏皆進。若有挾詐隱匿乖旨不進者。事覺之日。必處重科。三月。天皇不豫。傳位皇太弟。稱

第五十二世

曰日本根子天排國高彥尊。追諡曰平城天皇。

嵯峨天皇 桓武帝延曆五年。九月七日生。大同元年。五月十九日立皇太弟。同四年。四月一日受禪。同月十三日即位。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曰弘仁。弘仁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讓位。承和九年。七月十五日。崩嵯峨院。壽五十七。葬嵯峨院北山地。

帝諱神野。平城帝同母弟也。平城帝因疾禪位。天皇抗表固辭。不聽。夏四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年二十四。立皇姪高岳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内麻呂。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並如故。

藏人所
職掌禁事

藥子
中納言種繼之女

一千四百七十年 庚寅 弘仁元年 春三月。始置藏人所。以巨勢野足藤原冬嗣任之。皆四位。屬官有五位六位。總七人。秋九月。上皇居平城故宮。寵尚侍藥子。藥子初適藤原繩主。上皇在儲宮。納其長女。藥子爲東宮宣旨。上皇私焉。桓武帝惡而逐之。及即位。會藥子嫠居。召爲尚侍。巧媚無言不聽。其兄仲成恃勢驕恣。密勸上皇。謀復祚。矯旨將遷都平城。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諫。不聽。朝野騷擾。至是。詔暴白藥子等罪惡。遣使告栢原山陵。収仲成。及其黨。與上皇怒。聚畿內紀伊兵。與藥子同輦赴東國。宿衛皆從。天皇遣田村麻呂。將兵邀之美濃路。上皇聞京

軍邀前。衆皆潰散。乃知事不濟。還宮薙髮。藥子仰藥死。詔誅仲成。於是廢皇太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親王爲皇太弟。大納言藤原園人爲傅。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內親王爲加茂齋。置齋院始此。

賴襄曰。平城者猶崇德也。而嵯峨之處置之全。其懿親與後白河。不可同年而語也。雖然。藤原仲成名位不及惡左府。坂上田村以三朝名臣。兼源義朝平清盛之才。而帝用焉。所以不終朝而事平也。前史稱帝恐田村爲平城用。遽進其爵。爲大納言。故田村効力

濟難。襄曰。不然。審如是。則帝之所爲。與崇德之遽授源爲朝藏人何異。雖爲朝也。聞命益怒。況爲田村者乎。知帝之當事急。以此餌我也。寧肯欣然受之耶。夫明王之用才賢。在於平昔。加以恩禮。付以職位。其相感孚也有素。是以臨難不苟免。有以濟大事。緩則舍之。急則用之。是庸主所爲耳。臣之庸者。猶不可以此驅焉。可以使天下之豪傑哉。果可以使。則其人非豪傑也。何以濟事。當桓武之時。田村以平東夷功。擢爲近衛中將。及桓武崩。扶平城下殿。遷東廂。蓋以遺詔

扶嗣王。以定衆心。旣當大臣之任矣。已而進中納言。爲中衛大將。中衛之任。自昔爲重任。及定立左右近衛。田村與內麻呂。並爲大將。及嵯峨立。如故。內麻呂已爲右大臣。而田村猶爲中納言。資望不敵。故進爲大納言。固其所也。而適會有上皇之變耳。故田村之重。在於大將。不在大納言也。上皇之遷平城。以田村與藤原冬嗣。爲造宮使。是臨時所命。非上皇欲収用之也。假令欲収用。以田村之更事。必見其不成。何遽助其狂謀哉。不然。文屋綿麻呂以仲成黨見収捕。田

村薦其可用。而不嫌嵯峨。卽聽之。使與之共事。而不疑。是可知其情也。如前史所傳。殆以中世以後君臣相市之意。揣之耳。不唯不知嵯峨之爲君。又不知田村之爲臣也。此君也。臣也。皆爲後世法者也。襄不可不以辨。世亦以藏人爲嵯峨所置。後世人主委事傳宣之臣。嵯峨爲之獘端也。襄曰。此亦始於平城在院之時。非始於嵯峨也。

史贊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下。孰有

不奉君父之命者哉上皇信憸邪之言欲奪已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敝屣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上皇得志則立招禍亂喪祖宗之天下必矣故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之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明於見事故能選將決機折婦兒豎不日而戮輦轂肅清畿甸寧謐奉養上皇勤於溫清及釋萬乘之重負退享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烏能至此哉

一千四百七十一年辛卯二年夏五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薨年五十四田村苅田麻呂之子也身長五尺八寸眼如蒼隼鬢如金線有膂力及薨贈從二位秋七月蝦夷反以文屋綿麻呂爲征夷將軍討之定置鎮守府于陸奥

一千四百七十二年壬辰三年冬十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内麻呂薨十二月以藤原園人爲右大臣兼皇太弟傅如故

一千四百七十三年癸巳四年夏五月詔禁諸國吏撫字無素非有飢饉疾疫輒請賑給

一千四百七十四年甲午五年夏五月詔賜皇子信弘常明及皇女四人源朝臣姓

史贊曰嵯峨諸子前爲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十八人可謂螽斯振振矣據其賜源姓詔出身之初一叙六位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停封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爲後世慮者至深遠矣

殿閣之號空海遂勢希皆當時之能書稱之三蹟此他空海之書亦多矣小野篁謗空海語曰美福田廣朱雀鉈米

一千四百七十五年乙未六年夏六月。敕令畿内及近江播磨丹波等植茶。秋七月。立夫人橘嘉智子爲皇后。是月。中務卿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上新撰姓氏録。是歲。免太宰府管内三年田租。

一千四百七十六年丙申七年秋。大風。羅城門倒。是歲。僧空海創金剛峰寺於高野山。延喜中贈弘法大師。

一千四百七十八年戊戌九年春三月。公卿奏。瀕年水旱相繼。請省減臣下封祿。是月。詔減服御常膳。夏四月。改殿閣諸門號。各榜其處。命僧空海書南門榜。橘逸勢北門榜。東西両門帝親書之。秋七月。坂東諸國地震山崩。民多壓死。遣使賑恤被災百姓。

一千四百七十九年己亥十年春二月。以倉廩之竭。救凶無資。遣使諸國。實錄富豪貯蓄。借貸窮民。俟秋收依數償之。三月。詔復故夫人吉子及伊豫親王位號。

一千四百八十年庚子十一年春二月。新羅人在遠江駿河作亂。二國發兵討之。不克。賊遂逃入海。發相模武藏等七國兵討平之。夏四月。詔以水旱不登。蠲除畿内弘仁十年以前。七道諸國九年以前逋稅。夏四月。先是。詔大

納言藤原冬嗣。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等。撰弘仁格。至是成。冬十一月。詔五位已上封祿復舊。公卿奏請復常膳。

賴襄曰。政有名美而實不稱者。不可不察也。政貴實。不貴名。貴名則無益於民。貴實則有益於國。國與民相須而存者也。天智定賦役。當其朝因大水免租。天武定諸國民產爲三等。中戶以下許貸稅。自是其後。賑貸除免之政。不絕於列朝之冊。天武朝令諸國貸債莫收息。元明朝詔貸諸國大稅三年。勿收其利。又詔前賑貸者。爲濟小民。國郡司長因緣爲姦利者。以重罪論。及至平城。以豪戶貸民收倍息。乃貸正稅濟乏絕。實錄窮民。結保給之。亡者保內填之。情涉愛憎。退弱進强。及填補未納。兼收私債者。處罪。至嵯峨朝。則遣使諸國。錄富豪貯蓄。借貸窮民。俟秋成依數償之。其明年。詔蠲畿內七道民租未納者。夫曰賑。曰貸。名之美者也。使其實規官利。非恤民窮也。民不被其德。適足以招之怨。如宋王安石所爲是已。如國朝之政。以此恤民而已。且夫民產之不均。雖當時所不能免

但抑強扶弱奪其稱貸之權於上奪於此予於彼要其貧富相濟要歸於恤民也使其意不在恤民而特在奪權則亦安石之破富民民失所據也唯其意在恤民是以撿覈其實周密如此肥其下不欲肥其中也況肥其上乎上不售虚名而下被實惠是之謂貴實古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使民被惠則國無所利有所利則民不被惠二者終不可並行邪曰不然國之有民猶圃之種菜蔬圃之栽梨栗棗柹也計其幾百株幾百根可得幾許之利也而種之幸而遂長可

采可摘與其所計相當可矣或逢病蝕隕落勞而無獲也則怒而堀擧斬伐之乎抑更培其根救其枯萎以望後年之収乎故曰國與民相須而存者也故貸而不責其還者所以生還之道也今夫有貸金於人其人不能還也則可責催督之可責催督而不獲則罵詈而絶之絶之則無復還之道矣何若姑緩之俟其可還徐取哉後世之治民者知可責罵詈之而已吾未知其果利於國也

一千四百八十一年辛丑十二年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冬嗣爲右大臣是歲冬嗣建勸學院

一千四百八十二年壬寅十三年春三月運近江緑湖諸郡穀収穀倉院准天平神護年間例

一千四百八十三年癸卯十四年春正月以僧空海爲東寺長者二月幸有智子内親王山莊令文人賦詩内親王亦賦而獻時年十七天皇大褒賞之授位三品三月割越前二郡置加賀國太宰大貳小野岑守奏請管内九國民佃公營田曰古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三十年通

計十年食誠如今之策九國計三十年之積三千二百餘萬以之混合正税可爲永代之蓄朝議以古法不可變易誠限四年行之是月京師米價騰貴以穀倉院穀一千斛減價糶之夏四月天皇親諭皇太弟曰上皇謬允儲貳會有奸豎麁婦令上皇與朕有隙群臣惧宗廟傾移鋤君側兇惡而朕不敢負太上心如皦日在位十五年與太弟周旋久深知朕所不及宜登紫極使朕成素心朕既待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耳太弟固辭再三不許太弟遂聽命秋九月幸嵯峨莊承和三年春

令文人賦詩有智子得塘光行蒼韻先成曰寂々幽荘山樹裡僊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是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

第五十三世

二月崩。追謚曰嵯峨天皇。

淳和天皇 桓武帝延曆五年丙寅生。弘仁元年九月十三日立太弟。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受禪。同月二十八日即位。在位十年。改元者一。曰天長。天長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讓位。承和七年五月八日崩。火葬。碎骨於大原野西山嶺上。

帝諱大伴。嵯峨帝弟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旅子。式部卿百川女。夏四月。天皇即位。時年三十八。立恒世王爲皇太子。嵯峨帝之志也。王固辭。曰立皇姪正良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藤原冬嗣如故。冬十一月。大嘗。大納言藤原緒嗣奏曰。聖上相續輒行大嘗。天下騷動。人民厭苦。須停飾省弊。天皇嘉之。令緒嗣檢校其事。是歲。賜諸國力田超衆者爵一級。

一千四百八十四年甲辰天長元年春正月改元。秋八月。右大臣藤原冬嗣。參議良岑安世。建議選任諸國守介之法。參議多治比今麻呂奏請諸氏子孫咸入大學。學業足用。量才授職。並制可。

賴襄曰。我朝之有國司。猶漢之有二千石也。漢宣有言。與吾共治民。其唯良二千石乎。漢有郡有國。國委之其君相。非二千石所能制也。如我朝。一王與六十

六人共治四海。其任之重。爲如何哉。故藤原冬嗣曰。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擢著績者。以補公卿之闕。良岑安世則曰。國司堪任者難多得。得一良守。令兼帶數國。擇殷阜地。并給二守祿。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皆有識之言。非必按漢宣之故。而與之暗合者矣。而淳和盡嘉納之。宜乎。其不墜桓武中興之業也。當時宰輔。多出於國守。皆習知民事。非亦其効乎。中世以後則不然。公卿矜其門地。下視國守。而疎外之。一視貪廉。無所激勵。己或不見其面。況使人主引見之乎。況擢以與己比肩乎。國守者位賤官卑。祿薄而任重者也。任重而祿薄。則易漁於民。官卑位賤。則難望於君。君有以勸勉優裕於法律之外。然後可以責其廉。而興才之士出焉。否則是驅之於貪也。所以中世以後。貪守常多也。及至其後。用吏卑賤祿薄者以自代。則其貪益甚矣。而其殷阜地。所謂莊者。多爲公卿所占。自遣其吏。或付其地方豪族。代宰之。而王政漸不可復矣。至於輓近武門之宰民者。目曰代官。存此名耳。而其卑賤

且祿薄難於望君。而易漁於民者。什倍於國司焉。而封建成勢。郡國犬牙。猶漢之制。則欲民之被善治難矣。安得用冬嗣安世之意。而少救之。

一千四百八十五年 乙巳 二年 夏四月。以右大臣藤原冬嗣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緒嗣爲右大臣。秋九月。召大學諸生紫宸殿。講論經史。著爲例。

一千四百八十六年 丙午 三年 秋七月。左大臣兼左大將藤原冬嗣薨。冬嗣性弘恪。才兼文武。嘗置施藥院。收養親族貧寠者。析封戶給之。九月。始改上總常陸上野三國守稱太守。以爲親王之任。

重定曰。定親王任國。必偏東國。蓋邊陲拒化者。莫若於蝦夷。自古而然。何也。曰。蝦夷距皇城最遐。其民蚩蚩未被王澤也。夫不被王澤者。強弱相爭。爭則弱必併於強。強併弱者。益大益虐。是必然之勢。難免惡弊也。天子臨天下。不忍坐視之。乃遣兵征之。征則熸罷則燃。屢熸屢燃。爲之將帥者。亦屢握兵馬之權。夫兵者國家之大事。朝廷之所以保其國。護斯民也。儻假之他人。久不還。則誰知非其有哉。是將帥之所以不可專任也。古者崇神以卓識。憂其如斯。命皇子豐城。往臨東國。厥後或使焉。或不使焉。以至帝帝之有是舉。可謂知憂國家之本。而不乖祖宗之訓者矣。豈如

後世事無大小。一委之於源平二氏。而不之顧。遂失其所以保護者。莫之能回者焉乎。自帝以往。未聞有是撰也。是所以朝威衰替。終大權歸將門。而至百般物議。仰成於其手者。蓋厥胎於此也歟。

一千四百八十七年丁未四年春二月。立正子内親王爲皇后。嵯峨帝第二女。是歲。藤原高房授從五位下。任美濃介。高房參議藤嗣子。廉明清絶。善摘姦。管下安八郡有隄防決壞。土人相傳。陂渠有神。遏水者死。故前守懼不修。高房發民修之曰。苟利於民。死不恨。由是漑灌流通。後世賴之。又席田郡有巫。爲妖術咬心。黨與蔓衍。民被害。吏恐怖不敢入其界。高房單騎馳入。捕而罪之。高房身長六尺。膂力過人。有意氣。不拘細謹。後歷數國守。所至有名。夏五月。敕僧空海。迎佛舍利於禁中。

一千四百八十九年己酉六年夏五月。令諸國造水車。

水車　良岑安世所造也。安世少好鷹犬事騎射。比成立。始讀孝經。嘆曰。名教之極。其在玆乎。專從事學業。得爲名臣。及薨。贈從二位。年四十六。

一千四百九十年庚戌七年秋七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良岑安世薨。安世桓武帝子。賜姓良岑。善騎射。多技藝。及長折節。潛志學術。又善詩文。冬十月。大納言藤原三守等。上新撰格式。

一千四百九十一年辛亥八年。敕東宮學士滋野貞主等。撰秘府略。

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壬子九年冬十一月。以右大臣藤原緒嗣爲左大臣。大納言清原夏野爲右大臣。夏旱。詔罷作

役錄囚徒。俄而大雨。

一千四百九十三年癸丑十年春二月。右大臣清原夏野上令義解。初藤原不比等作令。歷年已久。學者互有異同。乃詔夏野。夏野與參議南淵弘貞。藤原常嗣。文章博士菅原清公等。論辨折衷。解釋文義。至此成。上之天皇。禪位於皇太子。謚稱曰日本根子天高讓彌遠尊。追稱曰淳和天皇。

賴襄曰。光仁桓武中興大業。平城嵯峨淳和相繼守成。王政之盛。如日中天。蓋天智之統。始復此時。而其遺範亦大成於此。故紀綱制令。皆足以光前而垂後。如置宰輔最其大者也。當是時。大臣不必備左右。有以右大臣兼左大將者矣。則以中納言兼右大將者。與之並。藤原氏已爲外戚矣。而以他姓之人間之。唯其才與望是視。不必戚屬也。唯其實與績是責。不必官位名號也。而其官又不必分文與武也。坂上田村文屋綿麻呂。皆以將帥樹功邊陲。還則釋鎧冑。襲衣冠。未數年。皆入政府。與聞機務。豈非國之大事。必須親歷者。以決廟議也哉。昔西漢之法。非以軍功列侯

者。不以爲宰相。周勃亞夫申屠嘉之類是也。以武帝之攬欲。侯衛霍李廣利。不得不先出之爲邊帥者。爲此故也。及後漢梁竇。以外戚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亦其遺意。而弊不可勝言矣。雖國朝至文德以後。則宰執皆外戚爲之。備左右大臣大將。皆以其子弟充之。而列朝紀綱一廢不復。不問其有才與否也。況望其有武功乎。武事以委源平二氏。又別其品流。至不許昇殿。噫。何其與古懸絶也。夫如文屋及良岑清原。皆王孫賜姓者。與外戚並。固其宜也。而何獨恠於源平二氏。

山縣禎曰。淳和帝固辭先皇之禪。不得已而後登極。上皇欲立其子爲儲貳。亦固辭。立上皇之子以爲太子。在位僅十一年。讓位於皇太子。遷居西院。其居崇高之位。如不敢安者。又觀其辭立其子。辭上尊號之類。恭謙遜退。皆發乎眞情。非敢涉矯飾者。庶幾乎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歟。比之彼貪戀富貴。骨肉相爭者。固霄壤不啻也。如承歷朝善政。而不敢改。且其好學。令大學寮學士討論紫宸殿。永以爲例。亦可謂盛

德之事矣。

第五十四世

仁明天皇（嵯峨帝弘仁元年庚寅生。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立太子。天長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受禪。同年三月六日即位。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曰承和。嘉祥。嘉祥三年三月廿一日崩清涼殿。壽四十一。葬深草陵。）

帝諱正良。嵯峨帝第二子也。母皇后橘氏。諱嘉智子。春三月。天皇即位。時年二十四。立恒貞親王爲皇太子。左大臣藤原緒嗣。右大臣清原夏野。並如故。大納言藤原三守。爲皇太子傅。冬。始置檢非違使。

一千四百九十四年（甲寅。承和元年）春正月。天皇覲前太上天皇于冷然院。後太上天皇于淳和院。太宰府言。慶雲見。公卿表賀。敕不受。

（表賀敕不受。敕略曰。百姓寧輯。風雨和調。即是瑞也。安危在人事。吉凶繫於政事。賀瑞之事。後勿復奏。）

山縣禎曰。人主無學術。而徒信禍福也。於是乎。人臣競獻祥瑞。以驕君心。君驕臣諛。邪說益盛。而君惑益甚。未嘗不至於亂亡矣。是以明主必屏言祥瑞者。今帝以百姓輯寧。風雨和調。爲瑞。而知吉凶安危之繫乎人事。可謂明達不惑者矣。史稱帝耽經史。通覽百家。苟非學術之力。何以能如此乎。

又曰。天皇朝太上天皇者。盛事也。而先是歷朝史不見。天皇朝太上天皇。及使人問其起居之文。其事不

可考也。至于帝。有嵯峨淳和兩上皇。而年年朝之。又遣中使。時候其起居。史必録之而不略。嘉祥三年朝太皇太后也。太后欲觀帝階下乘輦之儀。而帝以爲不敬。固辭之。太后不聽。而帝不敢安。問之左右。而後始決其意。至簾前而跪。下殿而上輦。其恭謹謙遜。溢於辭容之間。千歲之下使人肅然悚容。嗚呼。帝孝順盛德。於先皇有光矣。

一千四百九十五年乙卯二年秋七月。天皇御紫宸殿。始令正四位下菅原清公侍讀後漢書。是歲。鑄新錢。文曰。承和昌寶。

一千四百九十八年戊午五年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三守爲右大臣。兼皇太子傅如故。秋七月。遣唐大使發太宰府。冬十二月。流遣唐副使小野篁于隱岐。先是。參議藤原常嗣爲大使。篁爲副使。既發遭風漂廻。常嗣見篁船堅善。奏換之。篁不平。以家貧親老身亦病辭不往。作西道謠刺朝政。至是見竄。

一千四百九十九年己未六年秋七月。令畿内國司。勸種蕎麥。九月。遣唐大使藤原常嗣還自唐。

一千五百年庚申七年春二月。召還流人小野篁。夏六月。旱疫。下詔減服御常膳。絶左右馬寮秣穀。停作役非要者。撿出寃獄。諸國灌溉。先貧後富。賑贍窮民。穀藥。免畿内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戸租。三年。大雨。秋七月。右大臣藤原三守薨。三守稟性温雅明決。家多藏書。資生徒貧者成業。八月。以大納言源常爲右大臣。是歲。灌佛於清凉殿。

一千五百二年（壬戌 九年）秋七月。廢皇太子恒貞。恒貞。淳和帝皇子。幼才慧。長好學。有才名。自以位處危疑。作表請效太伯劉彊。以避賢路。不許。東宮帶刀伴健岑等謀曰。二上皇殂。遐太子不得安。宜奉走東國。嘗竊語之阿保親王。親王告之嵯峨太后。太后自之天皇。天皇大驚。敕六衛府。戒嚴宮門。遣兵收健岑橘逸勢及其黨與處竄。太子憂懼。抗表辭位。天皇優答不許。會天皇避暑冷然院。太子從焉。適有飛書語關太子。天皇信之。乃捕東宮僚屬。廢太子。流於伊豆。初藤原良相。圖太子直曹也。太子晏然和暢。謂傍人曰。吾知有此事久矣。尋遷淳和院。降爲親王。恒貞令聞夙著。天下屬志。一旦廢黜。非其罪。朝野悲之。八月。立皇子道康親王爲皇太子。

東宮帶刀　武官也。職掌侍衛太子。

橘逸勢　有一女。當其逸勢竄。哭泣從行。護衛之士呵而去。女乃晝止夜行。從之。逸勢至于遠江坂築驛。病死。女悲慟。設廬於墓畔。而事之數年。遂逢天聽。復逸勢官。女大喜。負柩歸京師。改葬之。聞者感泣稱之云。

道康　帝之長子。

青山延于曰。嵯峨帝舍其子。而立淳和帝。淳和帝亦舍其子。而立仁明帝。其所爲一出於至公。而毫無私天下之心。仁明帝之立恒貞。可謂善體二帝之意者也。然而一旦聽讒。遂廢太子。愧于二帝多矣。蓋恒貞之立。出於嵯峨上皇之意。故上皇未崩。人無間之。及上皇崩。藤原氏之徒。欲立其出。遂構陷之。庸詎知健岑之反。非讒諛之徒。媒蘖以成其罪哉。橘逸勢不服其罪。亦足以明其誣也。而帝竟不悟。使太子負冤。而讒夫得志。可慨也夫。

一千五百三年癸亥十年左大臣藤原緒嗣致仕。尋薨。緒嗣曉達政事。國之利害。知莫不言。天長初。納封千戸助國用。然偏信先入之言。不容後說。以此得譏。

一千五百四年甲子十一年秋。以右大臣源常爲左大臣。右大臣橘氏公爲左大臣。

一千五百七年丁卯十四年夏。天皇受莊子於文章博士善繩。

一千五百八年戊辰嘉祥元年春。以大納言藤原良房爲右大臣。秋。大雨洪水。開倉贍給窮民。

一千五百九年己巳二年冬十二月。天皇親巡視京師。過獄前。問是誰家。右大臣良房奏曰。囚獄司。天皇憫然。因赦盡放囚徒。

一千五百十年庚午三年春正月。京師及諸國多盜。敕六衛國司索捕。三月。天皇崩。諡曰仁明天皇。

山陵在山城國紀伊郡。

賴襄曰。國家盛衰之機。每由於繼續之際。不可不深察也。繼續之爲事大矣。而難言也。愛憎主其中。而黨援乘其外。大利所在。大禍所伏也。不斷以公道。而挾私用術。自謂濟其志。而適爲大姦之地者。往往而然。

桓武器嵯峨。使平城禪位者。蓋出其遺意。是故立平城之子爲儲貳。及有庚寅之難。乃廢之。不敢易以其子。而以其弟。然後及其子。是也。至其子則可以已矣。亦不敢立其子。而立其姪。何哉。當此際。其文雖懿美。而其情不無矯飾。夫父子相承。常道也。公義也。叔禪姪立。遞相推慫。豈可爲常乎。仁明誠欲立其子乎。當淳和之再三辭。何不明白稟受。而必待二上皇之死。可謂私心也。仁明生文德。出於藤原氏。生十四而淳和崩。又二年。嵯峨不豫。罷橘氏公右大將。以藤原良房代之。四日而嵯峨崩。翌日葬之。其明。伴橘之獄起。噫。何其速也。據獄詞所傳。則伴橘爲不軌矣。而不可盡信也。至其曰二上皇登遐。太子不得安。則當時之情已露。太子初請遜。而不得。流涕太息。及其受鞫曰。吾知有此事久矣。則仁明之心。不可掩也。良房者。新太子之母之兄也。故仁明引以爲之羽翼。又納良房女於東宮。帝崩文德立之月。清和生。生而九月。立爲太子。七年。而超拜良房爲太政大臣。帶劍上殿。其明年文德夭。而髫齔之天子立。外祖攝政焉。亦何速也。

而後王室之事。不可復說矣。夫大臣託孤。何世無之。當用天下之英賢焉。何必賴外戚乎。是亦私心焉爾。論者以爲王室之衰。由文德以幼主爲嗣。余則曰。由仁明之用私於繼嗣之際而已。至文德之時。則藤原氏勢已成矣。不然。文德何以不敢立所愛長子。而立生甫九月之嬰兒乎。至如源常源信。並以嵯峨子。位與良房抗。使一發異議。天子將倚以爲重耳。乃甘附和之。以成其勢。何取於宗室大臣也。豈亦以已爲良房舅而私之耶。其後平淸盛之暴進官爵。出於後白河之欲立愛子。而當時朝臣連姻平氏者黨焉。其情同也。

文德天皇

淳和帝天長四年八月生。承和九年八月四日爲太子。嘉祥三年四月十七日即位。在位八年。改元者三。曰仁壽。齊衡。天安。天安二年八月廿七日崩。冷泉院新成殿。壽三十二。葬田邑陵。

帝諱道康。仁明帝長子也。母皇后藤原順子。左大臣冬嗣女。夏四月。天皇即位。時年二十四。五月。太皇太后橘氏崩。太后嘗與弟氏公議。建學館院。聚生徒。世以比漢鄧后。又信佛。建檀林寺。因有檀林皇后之稱。冬十一月。立皇子惟仁親王爲皇太子。甫九月。以大納言源信爲傅。

山縣禎曰。良房以外戚攝政。威權甚重。天皇立太子。有不出於其意者焉。文德崩。清和以幼冲繼大位。權全歸外祖藤氏。專權。皇威漸衰。其勢既見於此矣。

一千五百十一年（辛未 仁壽元年）秋大水詔免京畿今年調

一千五百十二年（壬申 二年）春詔曰頃年諸國所告不堪佃其數居多由有司不勤地利不重民命甚非所以委付黎元也凡治田克勤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況廢而不耕乎一畝不耕一戶受飢既多不耕之地何少受飢之人古者州郡長春行田若有不耕課而田之獲者公私半之自今國郡司親自巡視修繕池堰勸課耕種褒勤督懈冬參議左大辨小野篁薨篁參議岑守之子岑守爲陸奥守篁從父赴任習騎射嵯峨帝聞而惜之乃折節爲學事母至孝家素清貧文章冠絶草隷妙工薨年五十一世稱野相公

一千五百十三年（癸酉 三年）夏一品太宰帥葛井親王薨親王桓武帝皇子幼有才名及長恭儉好讀史傳常以古今成敗自戒閑習朝典舉朝重之

一千五百十四年（甲戌 齊衡元年）夏陸奥奏比年不登戍兵逃亡盜起請發援兵二千備之敕許一千且以致驚擾本由飢困給穀一萬石賑俘夷秋給復陸奥一年

一千五百十五年（乙亥 二年）春詔右大臣藤原良房參議春澄善繩等修國史

（葛井　歷任兵部卿上野常陸太守敘三品嵯峨帝嘗觀射曾藥院親王年甫十二帝戲謂曰弟雖幼當執弓矢親王應敕起再發皆中時外祖坂上田村麻呂侍坐不堪喜躍起抱親王奏曰臣嘗率數萬兵討平東夷是實賴天威料兵法有所未究親王幼武技若斯非臣等所及也帝莞爾笑曰將軍褒揚外孫何其過多）

一千五百十七年（丁丑 天安元年）春二月改元因賜爵養老賑窮民表節義詔赦先聖所禁數赦則害政以右大臣良房爲太政大臣賜寶劍二佩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大納言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良相爲右大臣夏復相坂關新置大石龍華二關夏六月太宰府上言對馬上縣郡擬主帳卜部川知麻呂下縣郡擬大領直浦主等相率焚守立野正岑宅射殺正岑及從者防人等太宰府發兵平之前彈正大弼藤原衛卒衛內麻呂子十八擧文章生試及第出入四朝爲國司政寬民服爲法官貴戚側目是歲造新曆

一千五百十八年（戊寅 二年）夏大水發穀倉米二千斛民部廩米五百石賑被災窮民秋八月天皇崩天皇留心政事明察如神專思昇平之化不好巡幸遊覽然禁網漸密憲法頗峻論者以比漢明帝而聖體羸病頻廢萬機在位不長時人惜之謚曰文德天皇

賴襄曰吾讀仁明文德二紀非有暴虐之行而吏民凋弊數行赦令而盜賊漸滋起何哉紀稱仁明嘗巡

（山陵　在山城國葛野郡初號眞原丘後改爲田邑）

視過獄問誰家右大臣良房從對曰獄也帝憫然盡放其囚我古聖王往往親録囚徒矣今人君而不知囚獄爲何物且赦釋惡人豈可爲法世以此譽仁明之爲君無識者之見耳紀又稱文德垂心政事禁綱漸密善知人姦頗傷於察然頻廢視朝委權外戚則其所垂心者何政而所察何姦乎所貴於人君者剛也健也不剛則懦不健則懈所以紀綱日壞民輕犯法不足怪也自古守文之君生深宮長婦人手坐享成業謂其當然不肯厲精勤政外威嚴而內懦怠憚

見外廷公卿而好居於內委祖宗之天下於他人而不省者比比皆是如二君之世其亦然已他日三善清行謂仁明好奢靡後房之飾雕鏤綺組朝製夕改府帑爲虛賦歛滋起推帝之意必曰是我宮中細娛耳何有害及天下殊不知人主有所好則其下必有計供承補塞之使不求而至不知其所從出終致使吏困民窮起爲賊亦其勢爾文德之密禁綱蓋亦有意濟之矣識拔能吏規畫民政頗可稱述而好行小惠於目前而不知耳目所不及爲何如也不能自治其本以振紀綱則昏以溺耳本者何也曰剛健勤政也仁明壽四十一文德三十二其不永年者亦不勤之效也

重定曰帝常以法御下不肯輒假焉或曰夫法者先王之重器所以經緯天下也故弄焉不可也假焉亦不可也不弄不假要歸於當是謂能守能述也帝未壯而臨億兆已能不假法度幾乎老於政事者矣惜哉踰壯忽崩倘天假之年則天下之事可運之掌上矣又寧憂藤原氏之驕橫乎說者曰帝立儲貳不能

違舅氏之意遂致使幼冲之君臨天下也藤氏專橫猶未能異前日子詎保右良房之意而不屑之邪余應之曰子唯察目前成敗未察驕肆所由生深且遠而有一朝不克殄滅之勢也夫藤原氏之專恣非獨昉于清和之朝蓋天智誅入鹿實賴鎌足之力焉自是以降靖君戡亂者莫不咸出於其系矣夫有功則不得不賞焉賞則不得不貴焉藤原氏既已居貴戚旦莫欲恣其意而未得其機焉爾及帝始立年僅二十四於是乎稍見其所欲焉者帝已覩其如是欲益

驕之夫大功之後雖有罪而不得不恕諸故特始置太政大臣任之且賜佩劍上殿其爲例未曾有者也帝之意可得而知也不然其不假焉者何在又不思而已嗚乎帝之不壽勿論乎國家之不幸也而又使帝永有懼舅氏之聲可謂寃矣

清和天皇仁明帝嘉祥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生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太子天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踐祚同年十一月七日即位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曰貞觀貞觀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讓位元慶四年十二月四日崩粟田山莊圓覺寺壽三十一火葬同山

帝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也母皇后藤原明子太政大臣良房女冬十一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九歲太政太臣良房攝政良房以外祖事無巨細莫不與聞左大臣信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良相並如故

一千五百十九年己卯貞觀元年夏鑄饒益神寶錢饒益神寶一以當舊錢十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後九年凡十二食是歲祠八幡大神於山城男山石清水

一千五百二十年庚辰二年春二月天皇始讀孝經後以爲恒例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大赦十二月新修釋奠式頒諸國

一千五百二十二年壬午四年春地數震元年以來震霖不止夏四月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良相奏請外令官及諸生開言路伊豫守豐前王又上疏諸王給服人數不定徒費帑藏無有紀極望請以當時所在爲定額隨闕補之不聽輒過並從之夏五月海賊公行

奪備前貢米。殺綱丁。使山陽南海二道追捕之。

賴襄曰。漢匡衡杜欽谷永之徒。當王氏擅政之時。務言人主過失。以售直名。而其實黨附外家。後世鄙之。自清和立外祖攝政以來。每歲霖雨地震。九年之間。日十二食。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至此詔朝臣論政事。而藤原良相又表薦外官及諸生。下及僧綱。可謂廣開言路矣。而纔得伊豫守一言。裁減諸王支給而已。噫。當時天下之弊事。舍此無可言乎。王室之運日消。外家之勢日長。如漢之爵五侯。黃霧四塞之

時也。使一言及此。饒不能救。猶足警戚黨之心而洩天下之憤矣。乃助之爲虐。何哉。豈前王非亦係宗籍者乎。推其所爲心。不過以此媚藤原氏。以冀昇進耳。豈非夫匡杜之類哉。蓋滿朝野皆此輩鄙夫也。則人主誰與保其宗社。悲夫。雖然當時皆知求言之爲虛文。爭言非切要之事。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蓋外家得此喜以爲剪削宗室之資耳。吾因是思之。國朝律令定於天長以前者。百世不可易也。至於格與式。隨世損益。或有因一時之獻贊。而成歷世之沿革者。負覩延喜以下之式者。往往抑宗親。揚輔相。得非所謂禮之末造。未可盡信者乎。至於武門封建之政。非有復一定如王朝之制者也。而其各口傳以爲格爲式者。大抵抑彼揚此。各自驕傲。又有自侈大爲無益之費者。烏知非因諛者之言。遂以成典要也。

一千五百二十四年甲申六年春正月天皇元服參議大江
音人參酌唐禮修定其儀太政大臣良房罷攝政二月
行幸良房染殿第觀花又御射場天皇親射一發中鵠
群臣稱萬歲良房欲天皇知稼穡之艱難使山城國司
紀今守帥郡司百姓等行耕田之法
一千五百二十六年丙戌八年春閏三月應天門火延燒棲
鳳翔鸞二樓大納言伴善男與左大臣源信有隙作匿
名書誣信及源融源勤同謀反及災奏信所爲右大臣
良相亦欲陷害之參議藤原基經告良房良房不信走
造朝奏信有定策功不可戮遣使慰諭信懼辭職不許
已而有人訴焚門者乃使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鞫
善男當斬詔減死一等遠竄善男于伊豆中庸于隱岐
紀豐城等連坐者皆配流夏井以豐城之兄亦竄于土佐夏
井爲人眉目清秀温雅有才思善隷書文德帝嘗聞其名
召見衣履弊惡左右嗤之帝曰是瘦駿也非汝等所知
遂擢爲少内記出爲讚岐守恩威大行吏民親愛任滿
民詣闕乞留二年管内殷富乃新造倉廩四十宇皆糙
納爲不動穀至是緣坐及出肥後吏民遮途號哭過讚

岐男女老幼相迎道路哭聲不斷至配所山澤所在米
糶救民多得效驗既而丧母哀毀遂卒秋八月敕太政
大臣良房復攝政
益三曰古人有言曰吏於土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
而已也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而傭乎吏使司平
於我也我邦上古稱良吏者寥寥乎其人況平安遷
都以降出政漸苛爲法漸酷爲民於此閒者欲得安
息康寧蓋難矣吾讀史至紀夏井傳始知其吏治循
謹不愧於古之良吏其事功之跡雖不詳載於史觀
其爲州守黎庶殷富倉廩充實民親愛之如父母及
其去號哭而思慕之蓋非偶然也自非其爲治得道
而恩惠慈愛深洽浹於民心焉能如此哉然則苟吏
於土者皆能師夏井而爲治則使民得其所而浴於
至治之澤蓋非難也其所爭在能任爲民之役之責
與否而已嗚呼循吏如夏井絕無而僅有者吾將金
鑄之錦繡之

一千五百二十七年丁亥九年冬十月右大臣藤原良相薨良相戒飭親族嘗割封戶置義田養子弟不能自存者是歲以藤原保則爲備中權介先是備前亢旱飢饉囚徒充獄僵尸塞路保則到任之初施以寬政有小過存大體放散徒隸綏撫窮民勸農桑禁遊費於是百姓慶賴田闢戶滋門不夜扃賦稅倍舊遂受租稅返抄三十四年受調庸返抄十一年自古以來未嘗有此類也因賞功任備中守

左大臣源信嵯峨帝之子性高雅至學術書畫騎射管絃一無不習熟遺命薄葬儀

一千五百二十八年戊子十年春二月建應天門時野火燒田邑陵樹天皇避正殿服錫紵御素膳輟朝五日遣使以謝冬十一月左大臣源信薨詔贈正一位是歲皇太后宮大夫藤原良繩卒良繩內麻呂孫爲人寬裕孝謹爲文德帝所信任崩後每值其忌日齋戒誦經終身不廢云

一千五百二十九年己丑十一年春正月立皇子貞明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藤原氏宗爲傳夏四月氏宗等上貞觀格秋七月肥後海溢漂沒六郡五月陸奧地大震地裂城壞海濤涌起數十里溺死千人秋八月良房善繩等上續日本後紀是歲新羅海賊夜入博多掠豐前貢絹追捕不獲

一千五百三十年庚寅十二年春正月以大納言氏宗爲右大臣以參議在原行平爲太宰權帥奏請營壹岐水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稅割肥前松浦郡庇羅佐嘉二鄉建上近下近二郡別置官吏行平阿保親王之子賜姓在原是歲參議春澄善繩卒善繩嘗與良房撰續後紀及疾病詔授從三位性周愼謹朴不以所長加人云

營壹岐水田壹岐對馬二島隣三韓故每歲漕兵餉行平建白減其費額

賴襄曰國朝古重邊防太宰鎭守二府最爲要地選才勇任焉當任者皆盡備禦之略其綜理微密非後世所及也然其要在於不以邊事擾內地而已先是按察使以東邊兵糧每課東國杼柚空竭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奧廨留收官庫公私兩便至是宰帥又以舊漕西海六國米爲對馬年糧多覆沒者請停漕發其民營壹岐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稅課之六國彼此兩便無他皆計不擾內地也故此後出羽守亦有所奏請曰無用之卒騷動部內待敕之處還致巨害宜檢出奧羽之逃民給以中國之甲冑是濟邊民之困

其實亦濟內地之弊也。蓋因其土毛。用土兵。土兵之百。當徵發之萬。土毛之外。當漕轉之斛。不唯不以擾內地也。至於宰帥請以松浦二鄕㲉阜多奇產。徙委郡司爲外國之利。不若收之縣官。置吏賦貢。令兼任肥前國權官。是又欲收邊利於內地也。然而廷議許試之。二年先明息耗。則慮興利而招害也。恐所獲不償所失也。亦可謂有識矣。要之古朝廷重邊事。故大小之吏盡心効智如此。後世雖有災異。略不加意。及有警急。乃爲繹騷。內外皆擾。其費不貲。卽收利之策。不驗而許。終於無獲。嗚呼。何不以古爲師哉。

一千五百三十一年（辛卯十三年）春二月。天皇始御紫宸殿。視政事。仁壽以來廢之。至是復之。秋八月。右大臣氏宗等上貞觀式。閏月。大雨。鴨河水暴溢。遭害民。賜穀鹽。敕禁於河傍開地穿渠墾田。凡河傍田爲堤害者。無公私皆廢。

一千五百三十二年（壬辰十四年）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氏宗薨。秋八月。以大納言源融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基經爲右大臣如故。九月。太政大臣藤原良房薨。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諡忠仁。

一千五百三十三年（癸巳十五年）春二月。惟喬親王薨。親王文德帝第一子。帝愛之。欲立爲太子。憚良房。不果。親王閑居小野邑。歌詠自娛。在原業平。紀有常等。時訪至。陪遊詞壇。薨年二十六。夏四月。以皇子貞固。貞元。貞保。貞平。貞純。爲親王。長猷。長淵。長鑒。賜源姓。

小野邑在叡山下

一千五百三十六年（丙申十八年）夏四月。大極殿火。延及小安殿蒼龍白虎兩樓。延休堂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數日不滅。廢朝三日。冬十一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天皇風儀端儼。寡言好書。專精政事。後論政蹟者。悉稱貞觀

之治。然崇信佛法。遜位居清和院。落飾名素眞。常御菜蔬。遂斷聲色。歷覽名山古寺。還御丹波水尾山寺。其後不復御酒酢鹽豉。三日一齋。苦修備至。追稱曰清和天皇。（山陵在山城國葛野郡）

史贊曰。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鼓而牢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爲常。屈萬乘之尊。歸依三寶。列朝比比。莫不皆然。而帝好之尤篤。齡未至三十。遂去天位。授大器於幼冲之主。而不顧其果能負荷乎否。政刑之柄。委之於藤氏。抖擻勤苦。而高遺世之志。三日一齋。泊然枯槁。古今人主之奉佛。未有如帝精練薰修者。貞觀之政。世之所稱。而藤氏之權。自此而盛。蓋亦有所從來矣。

陽成天皇（清和帝貞觀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生。同十一年。二月一日立。太子。同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受禪。翌年正月三日即位。在位八年。改元者一。曰元慶。元慶八年。二月四日遜位。天暦三年。九月廿九日崩。冷泉院。壽八十二。葬神樂岡東北陵。）

帝諱貞明。清和帝第一子也。母皇后藤原高子。中納言長良第二女。

一千五百三十七年（丁酉元慶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于豐樂殿。時年十歲。右大臣藤原基經攝政。夏四月。造大極殿。冬十一月。參議大江音人薨。音人嘗侍讀先朝。以文有名。與菅原是善等。撰定貞觀格式。又著群書要覽。帝範等。

一千五百三十八年（戊戌二年）春。以去年亢旱。京畿饑荒。河內和泉尤甚。置常平司。糶官米。遣使賑之。三月。詔太宰府。採豐前規矩郡銅。夏五月。先是。出羽俘夷叛。燒秋田城及郡府民家。國司藤原興世發兵防戰。屢不利。於是。以右中辨藤原保則。爲出羽權守。六月。左近衞將監小野春風。爲鎭守將軍。討平之。初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猾吏豪戶。規私利。困編氓。於是乎夷種相聚數萬。攻燒其城。攝政基經憂之。密延保則。問計。保則固辭。基經

強之。保則曰。必不得已。請陳愚計。恐公不能用耳。基經固問。保則曰。夷種忿怨。挑死戰。一可當百。教以義。示以威信。可不血刃而服也。基經曰。善。保則曰。彼獸性。欲鎮之。宜先以德懷之。以威示之。春風者累世之將家。驍勇過人。遭讒免官。願使斯人充斯任。基經大悅。奏遣保則春風二人。敕奥羽守吏。皆受保則處分。保則即發晝夜兼行。道遇飛驛。得敗聞。從者失色。保則意氣自若。時城下不和賊者三村。乃發郡倉資給之。勉防賊。春風至秋田營。春風在邊習夷語。則挺身入虜軍。宣恩詔。虜悅服。春風則挈豪酋數十人。至國府。保則斬渠帥二人。其他皆宥罪。而撫納餘種。於是自渡島至津輕。聞風內附。乃修城倍舊制。保則更出新令。有犯者。則捕而斬之。於是邊境始安。然以良岑無罰。保則無賞。時人譏基經失政云。

賴襄曰。國之有亂。譬若人之有疾。謀之良醫。雖未診其脈。而聞其患狀。察知病之所因。曰。是因此焉耳。以某方治之愈矣。故雖症有劇變。夷然不驚。非如庸醫之動色失措也。如藤原保則者。豈非治邊之良醫歟。

其曰。先威後恩者。不攻則補不可施也。撫慰未叛邑里者。扶元氣以禦疾勢也。請復庸調。賑給夷俘者。則將息病後。而病之因。實在於此也。故病各有因。病者又有強弱。不可守一方。是以治兩備。以緩治奥羽。以嚴治期。於愈人不必專功於已。他醫有慣此症者。可引以助我治。是以薦小野春風。以同其事。而二人所以奏此効者。實由藤原基經。基經其猶病家擇醫而委任之歟。雖然其不賞保則。不罰前守者。病愈而不謝醫也。同視良庸。後有疾。誰効力者哉。蓋奥羽之亂。自寶龜至此。凡三次。皆因守宰失撫御。民夷困窮。病之因同矣。而東北隅每易叛難治。以至天慶寛治。猶尚爲梗。而東國武人。數立功於彼者。終爲朝廷之大患。如痂癖之與人終始。而對症之藥。每用得効者。亦終貽害遺毒也。

重定曰。基經不賞藤原保則有功。時人譏以爲無信。余謂是特其小焉者耳。夫輔孤任之最重者也。蓋君雖有過乎。不可鞭之而不教。則如其愚何。故周公輔成王。成王有過。鞭其子伯禽。使成王見以知之。其不

可訓也。或放之。伊尹輔太甲之事是也。亦期於其成而已。托孤之功。所以爲大。蓋以此故而已。基經非王佐才。而居之重任。晏然不以避賢路。及孤之長。果成何業耶。見其狂暴之行。一旦而廢更立他主。輔幼主者之所爲。如斯而可乎。其信何在。若夫輿羽之事。以其能用保則之計爲多而已。又奚問其信不信乎。不論而可也。

辨薰蕕論
其略曰。人有賢愚。物有美惡。人以賢才爲貴。物以美體爲美。是故人之有賢才者。名高。物之有美體者。價貴。借語謂無賢愚於人。無美惡於物乎。若然則曲阜尼丘。比培塿。而無別。紫蘭紅蕙。混蕭艾。而不分。何其謬也。夫艸之有薰蕕。亦猶人之有賢愚。薰也蕕也。生一圃之中。皆有枝葉。賢也愚也。居二儀之間。皆有頭足。人或不辨。謂無異同。彼一賢一愚。而世不以爲異。或香或臭。而人猶爲同。遂使賢愚一貫。

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己亥三年冬十一月。攝政基經上文德實錄。是歲。大內記文章博士都良香卒。良香性敏悟好學。博聞彊記。善屬文。嘗著辨薰論。世俗言。良香月夜過羅城門。吟哦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浪洗舊苔鬚。樓上有歎賞聲。時人異之。

一千五百四十年庚子四年冬十二月。基經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是歲。參議菅原是善薨。是善嘗爲文章博士。侍讀前帝。講經史。補政教。著書數百卷。右近衛中將在原業平卒。業平行平之弟。以詞藻著。

一千五百四十一年辛丑五年。創奨學院。

一千五百四十二年壬寅六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以大納言源多爲右大臣。

一千五百四十三年癸卯七年春。渤海國使來。以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原道眞。迎接之。道眞是善之子也。幼而頴悟。甫十一歲。是善召道眞試詩。道眞立賦一絶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是善嘆異。後從都良香游。貞觀中擧文章生。對策及第。唐使裴頲覲其詩。稱白居易再生。冬。備前國司奏請。蒐勇敢

香臭同茲當此之府能視者視之而別人之賢愚能聞者聞之辨艸之香臭夫臭者生於道路牛羊踐其萌芽杳者爲宗廟鬼神享其氣味今之君子若能杜絕鶍鳩啄令久其芬芳鋤除莨莠之根無雜穢惡不同器而藏當異處而種則美惡香臭可得而明哉。

之士以守要害禁海賊刧掠行旅。

一千五百四十四年（甲辰 八年）春二月天皇遜位於二條院

初天皇稍長游嬉無度作廐禁中飼馬或捕捉蛇蛙或鬪犬猿後遂發狂疾拔劔逐人或令上樹而掊殺之基經深憂之有廢立志屬意時康親王會公卿議之不決左大臣源融欲自當之基經以其已賜姓爲臣不可參議諸葛勵聲曰今日之事宜隨太政太臣處分有違者罰之議遂決焉於是基經誘天皇遷陽成院奏請遜位天皇驚泣時年十七追諡稱陽成院。

賴襄曰國朝有廢太子未有廢天子廢天子自藤原基經始而當時無異議後世稱之者何哉由其門望無比乎藉其父勢乎抑其器略神識服中外乎三者皆然然有大焉者曰所廢當廢者也所立當立者也立當立者而廢當廢者雖無三者天下將服之況有三者藉而行之如以巨船大帆乘順風壯潮誰能禦之哉基經不必知古有霍光者也而能爲光之所爲豈非大臣慮社稷者有所暗合耶而吾以基經爲勝於光也夫光不及基經之資望者則基經此舉宜如易於光也而其實爲難光之於昌邑以己之意立不當立者故輒立輒廢不出一歲何其易也基經之於陽成則以先皇嫡嗣不得不立也已爲其外舅廢之非其利也而廢之不得不廢也八歲立輔之七年其爲之難可知也光孝以親王爲省卿異於宣帝之在民間然其跡遠不著略同光以丙吉奏記始知之而基經則預察識其當立矣光有太后爲之主有張安世與之謀基經已無所仰稟也所共議公卿如源融源多累皆統袴子是非其器識有勝於光何能辦此光立一宣帝而已基經又定策宇多亦所謂當立者也光薦外孫女於昭帝又計納女於宣掩妻邪謀死不血食累宣之德而基經無此事能保功名君臣兩美其純爲社稷不爲私亦有勝於光者也基經之勝於光也果矣雖然其自用專擅貪於權勢則同豈皆不學無術故耶如其門望滋盛子孫至僭上蔑君者雖勢之馴至非其所得知不無有所以貽之也。

光孝天皇 淳和帝天長七年庚戌生。元慶八年二月四日踐祚。同月廿三日卽位。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仁和。仁和三年八月廿六日崩。仁壽殿。壽五十八。葬後田邑陵。

帝諱時康。仁明帝第三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澤子。紀伊守總繼女。少而聰明。好讀經史。容止閑雅。謙恭寬仁。親愛九族。初爲親王。渤海使王文矩見天皇在諸王中。竊告人曰。此皇子有至尊之相。後必登大位。及陽成帝遜位。攝政基經與親王公卿。率百官。備法駕奉迎。春二月天皇卽位。時年五十五。太政大臣基經。左大臣融。右大臣多。並如故。基經請罷攝政。使融多代任。不許。夏六月。詔百官奏事。先諮稟太政大臣基經。而後奏聞。秋九月。恒貞親王薨。

史贊曰。苟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也。王文矩及仲直之相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攝政基經察見帝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帝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舉廢典。而以庶孽爲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託竟不能正剛健之德。而臨馭不久。庶績猶有不能熙洽者。惜哉。

一千五百四十五年 乙巳仁和元年 春正月。始禁參議以下著貂裘。賜基經宴內殿。爲度僧五十人。壽其五十。又賜游獵地於攝津。以藤原佐世爲大學頭。初佐世爲基經家司。都良香謂人曰。藤氏何求不得。藤氏若爲博士。吾曹何處生活。佐世奏貸新錢三十貫於左右京職。以其息充學寮生徒菜資。冬十月。敕太宰府。禁私買唐物。

一千五百四十六年 丙午二年 夏四月。以肥後攝津豐後甲斐四國守。經年不赴任。敕降位一階。奪其告身。是歲。以左中辨平季長爲問山城苦使。季長奏請停諸院諸宮及諸王臣下。或爭民戶田。或奪浮浪財物。不牒國郡司闌入邑里。遍相歷略者。又奏囑託勢家。不由國宰。爭訟財物者。不限士浪。不論蔭贖。決杖一百。所爭物悉沒官。院宮各家司。並科違敕罪。奏可。季長。高棟之子也。

一千五百四十七年 丁未三年 秋七月。地大震。天皇避南庭。士民屋舍壞頹。是日。畿內七道諸國咸震。屋倒。海溢。壓溺死者甚多。八月。天皇不豫。太政大臣基經入奏曰。陛下万歲之後。神器將付於誰。天皇曰。唯公所擇。基經曰。王侍從可乎。王侍從者。謂定省也。天皇悅。召定省。右執定省手。左

山陵在山城國葛野郡田邑鄉立屋里小松原。

執其經手泣曰大臣輔助恩深汝愼勿忘遂立定省爲皇太子尋崩天皇有志興舊典屢御外朝視事諡曰光孝天皇。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三終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四

西京　賴　復　校閱
東京　三尾重定
筑後　笠間益三　編次

第五十九世

宇多天皇（清和帝貞觀九年五月五日生。仁和三年八月廿五日爲親王。同月廿六日立太子。同日踐祚。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即位。在位十年。改元者一。曰寛平。寛平九年七月三日讓位。承平元年七月十九日崩。仁和寺御室。壽六十五。火葬大内山。）

帝諱定省。光孝帝第七子也。母洞院皇太后班子。仲野親王女。冬十一月。天皇踐祚於宣耀殿。即位於大極殿。

年二十一。太政大臣藤原基經。左大臣源融。右大臣源多。並如故。詔曰。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政大臣基經。關白之職。蓋始于此。基經懇請歸政。不許。

一千五百四十八年（戊申　仁和四年）春二月。詔關白基經准三宮。秋九月。敕巨勢金岡。畫弘仁以後文人像於御所南庇障子。冬十月。以藤原温子爲女御。温子基經之女。右大臣源多薨。

一千五百四十九年（己酉　寛平元年）夏五月。賜皇曾孫高望平姓。冬十月。天皇受周易於博士善淵愛成。十一月。聽基經乘腰輿入朝。是歲。鑄寛平大寶錢。

（三宮　太皇太后宮。皇太后宮。皇后宮。謂之三宮。號准宮。或准后。後世止其封戸。而賜其號。蓋稱准后者。爲人臣極官。）

（高望　桓武帝之曾孫。伊勢北條等之祖也。）

一千五百五十年（庚戌　二年）春正月朔。天皇拜天地四方屬星山陵。冬十二月。太政大臣基經辭關白。詔許之。

一千五百五十一年（辛亥　三年）春正月。太政大臣基經薨。贈正一位。謚昭宣。基經在職。縝密祗畏。敦崇儒術。基經嘗侍内宴。偶著清和帝所賜御衣。時帝遜位居水尾。因賦詩曰。醉望西山仙駕遠。微臣涙落舊恩衣。聞者感歎焉。二月。敕藏人頭菅原道真。撰類聚國史。三月。以大納言良世爲右大臣。良世冬嗣之子也。召太宰大貳藤原保則。爲左大辨。保則嘗在朝。怏怏不樂。請爲讚岐守。州民多學法律。健訟。自保則來。人重廉恥。又遷任宰府。府下多盜。保則賑給慰撫。政尚清簡。乃盜賊拂地。天皇聞而召之。任參議民部卿。

（基經辭關白　初基經辭職。不許。詔曰。公社稷之臣。非朕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任。蓋左大辨橘廣相所草也。或謂基經曰。公豈能執政乎。阿衡位高而不關事。基經不悅。且奏曰。臣按前詔。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臣聞阿衡無職事。無職則尊貴可知也。臣非所能堪也。然居無爲之地位。固臣之素懷也。帝大驚。敕諭曰。公功德甚高。是以去歲下詔。儻執退讓之志。夫歷代之賢主。猶依輔相。況於朕不明乎。廣相草詔失）

一千五百五十三年（癸丑　五年）夏四月。立敦仁親王爲皇太子。源能有傅之。閏五月。先是新羅海賊至。乃敕太宰府曰。當今要務在農。勿令失時。且戰且耕。良將之術。敕到奉行。

賴襄曰。宇多之爲英主也。其攬權柄。振紀綱。躬勤儉。

朕本意。廢政必詰稟於公。而仰成基經。擧詔基經談海。公六世之孫也。叔父忠仁公養爲嗣云。

擧賢能。以宗廟生民爲心。所以接天智桓武之業者。不必論也。獨觀其處分邊防。足以知其他矣。宰府數奏寇警。詔曰。勿以兵。故失農時。且防且耕。大哉言乎。可以爲百世法也。大凡太平之世。四海無虞。文恬武熙。一有風魚之警。上下相驚。奔走警告。差將吏。運糧仗。國內爲之騷擾。而寇爲何者。來爲何由。或未之知也。來於東則東奔。來於西則西奔。來者之虛實未確。而奔者已罷極矣。以彼爲虛。以廢我防。而實矣。其力不可支也。以彼爲實。以盡我防。而虛矣。其費不可給也。如是數次。國有不內壞者乎。嗚呼亦盍不反其本思之。沿海之鎮。何爲而置哉。其將吏守何職。兵卒服何業。我預於平日。命爲之處置。無非備寇。寇至有戰而已。何必擾擾來告。我亦何必擾擾往援之。帝之意蓋亦如此而已。但雖將卒備矣。未有不食而能戰者也。故曰。勿廢農時。且耕且戰。夫使戰而無耕。何資以戰。耕而無戰。亦何損於國哉。故寇有虛有實。而國無損有益。故曰。帝之言。可以爲百世法也。帝不徒言之也。當時寇出於實。而筑前守防戰大捷。其效驗如

此。雖然當時所以能爲此言成此效者。又有其本焉。本者何也。曰收權柄。振紀綱。躬勤儉。擧賢能。以宗廟生民爲心。

子日宴　世所謂子日遊即是也

一千五百五十四年(甲寅 六年)夏五月。唐使來聘。秋八月。以參議菅原道真爲遣唐大使。右少辨紀長谷雄爲副使。時僧中瓘在唐。告以其變亂。道真奏疏。請自今止遣唐使。乃聽。九月。府驛奏。新羅海賊復入寇。筑前守文屋善友防戰大破之。斬其將領十四人。悉平之。

一千五百五十五年(乙卯 七年)春二月。定置左右檢非違使廳。敕中納言兼民部卿菅原道真錄囚徒。三月。敕禁王臣家出舉私財貸民求利。秋八月。左大臣源融薨。融嵯峨帝皇子。嘗營河原書院於東六條。園池之美。窮極工巧。每月使人汲難波潮二十斛。日煮鹽。以摸陸奧塩竈之勝槩。世稱河原左大臣。

一千五百五十六年(丙辰 八年)春正月。天皇幸雲林院。作子日宴。秋八月。以右大臣藤原良世爲左大臣。源能有爲右大臣。兼皇太子傅如故。能有文德帝子。冬十月。太宰府奏慶雲見。公卿表賀。以爲政和德至之應。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癘疫。兵亂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偷置齒牙乎。君臣原一體也。朕深耻。卿等亦可察。勿爲虛賀。又敕。服御常膳。既減省准舊四分一。今重減三分一。冬

山陵　仁和寺與池尾山

十二月。左大臣良世致仕。

一千五百五十七年(丁巳 九年)夏六月。右大臣能有薨。秋七月。天皇禪位皇太子。自著書。歷舉古今國家得失。臣士賢否。爲訓誡。其略曰。明賞罰。莫惑愛憎。愼喜怒。莫形于色。莫用婦言。莫舉小人。諭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又使畫工圖殷周以來名臣像於紫宸殿障子。其勵志如此。初委基經以政事。基經既薨。乃親庶政。論者稱帝治爲上世無爲之風。而好佛乘。脫屣之後。落髮築室仁和寺居焉。世稱御室。承平元年七月崩。稱宇多院。(天子稱院自此始)

重定曰。帝之所以臨天下。可知已。蓋以社稷生民爲心也。嘗觀誡醍醐書。有言曰。明賞罰。勿用愛憎。愼喜怒。勿形諸色。勿聽婦言。勿近小人。諭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富哉言也。古所謂有其德者。必有其言。蓋斯語也。雖其言然。分要歸於無私爾。苟有私焉乎。合其所賞其所好。則心欣然行之。適其所罰其所銜。則以怒臨之。有言其非者。心不樂之。乃變色厲聲以對其人。有諂諛者。乃和色甘言以聽其言。夫如是則賢者日遠。而佞者日親焉。其所暱近。非婦人豎子。則壬人

憸士。其誰與言天下之事乎。故聖主務去其私。苟無私焉乎。無爲而不公平也。賞罰已信。則能者任焉。直諫喜納。則善言集矣。屢省之績。多容之言。考之於六經。質之於識者。其若斯而宗社危。民心怨者。未有之也。觀帝之爲政。擧賢任能。戒無慮。勸農桑。又不敢逸豫。擢菅原道眞於卑官。任以大政。世稱爲聖主。倘使帝永在位。則其治之隆。豈唯止于斯哉。惜夫。

益三曰。事專一。則能堅固。堅固則能長久。不專一。則惑是非。惑是非則至事竟敗壞。故君子之爲事。貴專一不移。而用人亦然也。吾謂宇多帝之用人。可謂不專一也。今以一物授子曰。汝能愛重之。其子必能愛重之而不失。以二物授子曰。汝皆能愛重之。子必皆能愛重之。然及一旦人議其一物。則不能不置疑焉。而遂至偏愛他一物也。宇多帝固知菅原道眞之可用。故及其禪位。屬之醍醐帝。然觀其言曰。藤原時平名家之子。雖年少。能諳典故。菅原道眞碩學鴻儒。才識無比。皆可大用矣。各擧其所長而示之。是即以二物授子者也。醍醐從父命。非不皆用之也。然而讒言一

發。則遂疑道眞。捨之如反手。竟偏用時平。而延喜之政。終於不振。是由宇多帝之教醍醐不專一故也。設使帝首擧道眞。而屬焉醍醐。用之不得不專且重也。己專且重。則能堅固。而后可圖長久也。或曰。他日帝欲專用道眞。故與醍醐謀之。密召道眞。而諭旨。道眞固辭而退。然則帝非不欲專用之也。奈道眞之固辭。曰否。圖事不決之於始。而要之於終。難矣。何則始皆同擧爲大臣。而時平位在道眞上。而遽欲超用之。雖寛厚長者。或有不平者。況於時平乎。然則謂道眞之貶竄。宇多帝爲之可也。要之用賢。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而後可也。否則用賢而適禍之。何有益於國家。

第六十世

醍醐天皇（光孝帝仁和元年正月十八日生。寛平元年十二月廿八日爲親王。同五年四月二日立太子。同九年七月三日受禪。同月十三日即位。在位廿三年。改元者三。曰昌泰。延喜。延長。延長八年九月廿二日讓位。同年廿九日崩右近衛府大將曹司。壽四十六。葬後山科陵。）

帝諱敦仁。初名維城。宇多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胤子。内大臣高藤長女。秋七月。天皇即位。時年十三。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時平。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菅原道真。參決政事。

一千五百五十八年（昌泰元年戊午）春二月。天皇始讀群書治要。紀長谷雄爲侍讀。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大赦天下。

一千五百五十九年（己未二年）春二月。以時平爲左大臣。道真爲右大臣。道真三上表固辭。不聽。時年五十八。時平年二十八。

一千五百六十年（庚申三年）春正月。天皇覲法皇（宇多帝剃髮後稱法皇）於朱雀院。密相議。以左右大臣並秉朝政。無所統一。因欲令道真關白萬機。密召諭其旨。道真固辭不受。且奏曰。今無故召臣。恐生嫌疑。遂賦詩獻之天皇及法皇。共賜御衣而罷。以大納言藤原高藤爲内大臣。無何薨。

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明年辛酉革命議。（革命議略曰。帝王革命。此周易革卦之變也。按革卦離下兌上也。離爲火。兌爲金。金雖有從革之性。非得火則不變。故金火合體。上下相害。戕蕩之理已窮。君臣之位初定。國之不祥。無甚於此。）于時右大臣道真權寵隆盛。清行勸之退避。道真不從。乃以書諫。亦不聽。（書中曰。離朱之明。不能視睫上之塵。仲尼之智。不能知篋中之物。）

青山延于曰。貞觀以後。藤原氏顓權。而天子拱默受制。紀綱陵遲。宇多帝英明。有見于此。登庸菅原道真。委以大政。欲以收外戚之權。而張王室之勢矣。然帝一旦去位。而道真亦以讒去。藤原氏之權滋盛。而不可復收矣。由此觀之。道真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衰。豈得以一身之故去位哉。蓋道真之於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不爾。螳螂奮臂。黄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真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受禍而不辭。斯其所以爲忠也。而論者譏其不去位。以爲闇事機。非至論也。

一千五百六十一年（辛酉延喜元年）春正月。貶右大臣菅原道眞爲太宰權帥。以大納言源光爲右大臣。初道眞已受殊遇。以格君致治爲已任。知無不言。綜理政務。裁決如流。天下想聞風采。時平年少氣銳。固執不相下。亦不及道眞。道眞寵眷日渥。時平甚爲不平。及聞關白咨旨。而彌不懌。因與光。及藤原定國。藤原菅根。譖奏道眞曰。欲廢陛下。立齊世親王。而身專國權。時道眞女適親王。故時平以是動之。天皇震怒。下敕貶謫。法皇聞之。欲見天皇申救之。冐夜而來。將入門。時平等守之不內。法皇在於陣外。傷嘆不已。而還。官道眞有男女二十三人。皆坐流。道眞常愛梅。臨發花適開。詠和歌叙懷。辭甚悽切。聞者憫之。時平又欲禁錮放逐諸生遊菅門者。三善淸行致書止之。議乃寢。秋七月。左大臣時平。大外記大藏善行。上三代實錄。書多成於道眞之手。以其貶不得列名。

頼襄曰。菅原相公之貶。世專咎藤原時平。稱讒臣。必以爲稱首。襄以爲不然。曰。自外戚專政。類此者多矣。不獨時平也。前焉如良房之斥安倍安仁。基經之不

用藤原保則。後焉如師尹之除源高明。兼通之忌中書王。皆是也。其意曰。台司獨我家爲。彼何爲者。如源常與信光。以其易制。故得伴食耳。其與己相軋者。輙搏擊而去之。豈獨時平哉。貶菅公。非必時平所致也。然則誰所致。曰。宇多致之也。宇多非患相門之如彼。故擢公使與之衡。亦丁寧醍醐專聽於公者也哉。曰。是所以禍公也。夫如彼者。非一日也。中外慣習。以爲當然。擢之寒族。使與之衡。而能衡焉。無敢異議。何哉。鑒識之者在焉爾。故宇多在位。則儼然右大臣。人望而畏之。一去位。則文章博士妄據政府也。雖無時平。不可久安者勢也。且夫家宰之寵於父者。其子必憎之。憎其倚父寵以制我也。以爲我自有所用。何必是。且己所用與己年齒相若。志趣相投。而父所用皆否。民庶之家且然。況人主有天下者乎。人主之所樂者此位也。故其所忌。莫甚於兄弟之逼於己。中其所忌以使恣其所樂。宜乎其言易入也。況出於己所用常所愛信者之口乎。故延喜之貶菅公。不必待時平之數言也。其情素然也。情與勢者。天下之所不能違也。而

宇多欲以一紙遺誡禁之。其不可也必矣。故致菅公之貶者。非宇多而誰乎。而公亦可謂不自慮者矣。吾嘗審遺誡所言。立儲禪位之議。菅公實贊決之。曰事留變生。蓋是時基經之女。未有所生。生則不可不立也。公豈慮於此耶。然已定儲矣。雖不禪位可也。其意蓋謂雖禪位猶當傍觀扶植之。不知權已不在我。我言寧可行耶。宇多崩於承和元年。去禪位三十四。專修佛法。噫以此三十四年間。讀經研法之勤。移之於政。政當更何如哉。而公亦終其輔翊之功。何貶謫憂死之有哉。襄故曰。菅公之貶。宇多致之也。而公亦有以自取之。

道眞　參議是善第三子。貞觀中對策及第。累遷式部少輔。文章博士。歷任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以登台官。

重陽詩　去年今夜侍淸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

古今集　紀友則。紀貫之。凡河内躬恒等之所撰也。序乃貫之書之。

時平　關白基經之長子也

一千五百六十三年（癸亥三年）春二月。大宰權帥菅原道眞薨于貶所。年五十九。道眞博學敏文詞。歷事五朝。尤爲宇多帝所識拔。昇台司。獻替多所匡救。及被配。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雖謫居無憀。未嘗忘忠愛之意。如遇重陽賦詩。誦之無不哀歎者。及薨天皇悔悟。追復本位。天曆四年。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建祠于北野。

一千五百六十四年（甲子四年）春二月。立皇子崇象親王爲皇太子。後改名保明。右大臣源光爲傅。

一千五百六十五年（乙丑五年）夏四月。大内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等。上古今和歌集。先是平城朝。有萬葉集。及嵯峨帝好詩。和歌幾廢。天皇憂之。敕撰定之。

一千五百六十六年（丙寅六年）夏五月。天皇受史記於式部大輔藤原菅根。秋。誅鈴鹿盜。

一千五百六十七年（丁卯七年）冬十一月。鑄延喜通寶錢。是歲。左大臣時平等。上延喜格。

一千五百六十九年（己巳九年）夏四月。左大臣藤原時平薨。時年三十七。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時人稱曰本院大臣。爲人多權數。嘗風俗奢侈。衣服華麗。爲立制限。而犯禁

者衆。天皇患之。時平密奏。以身嘗禁。自是奢風頓改。秋九月。以權中納言藤原忠平兼右近衛大將。忠平時平之弟也。雅善菅原道真。及其謫。數問遺之。不以兄故變。

一千五百七十二年壬申十二年 中納言紀長谷雄薨。長谷雄文藻富贍。爲衆所推。嘗書紳曰。靡恃人之知。勿誇已之賢。須懷誠與愼。以思身之全。

一千五百七十三年癸酉十三年 春三月。右大臣源光薨。光有贈識。不惑妖妄説。然以陷菅原道眞。識者貶之云。

源光 仁明帝之子。自耻居下位。嘗嫉時平排陷道眞。遂爲右大臣。至是逃獵。馬逸陷壑而死。

一千五百七十四年甲戌十四年 春二月。以水旱連年不登。

詔求直言。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條陳便宜十二。肅祭祀。禁奢侈。勵學生。抑兼并。省舞妓。愼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邊備。汰僧徒。修津泊。其上表大略曰。我邦上古。上仁下忠。租稅薄。風俗厚。時漸澆漓。賦斂年增。戶口日減。欽明帝之世。佛法初傳。推古帝以後稍盛。崇尚成風。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競捨資產。以營佛圖。至不造寺塔者。人莫齒遇焉。降及天平。多創大寺。莊嚴盡美。遂使七道國建二佛寺。名曰國分寺。廢民田。糜公稅。桓武帝遷都者再。土木繁興。賦役大重。仁明帝即位。尤好奢靡。房寢麗美。宴樂飲淫。府帑空竭。徵求無藝。貞觀中。應天門及大極殿並災。修復朞年。費亦夥矣。嘗今之時。國家之經入。非往昔十分之一也。寛平中。臣爲備中守。管內有邇麻呂鄕。按風土記。皇極帝時。出勝兵二萬。至天平中。課丁纔有千九百餘。臣到任。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耳。今訪諸彼地官吏。則曰無有一丁。衰弊之速如此。一鄕可以知天下也。其禁奢侈略曰。先聖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今百官嬪御及權貴子弟。服食之奢。賓客之費。日以侈靡。製一領之衣。破終身之

產。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若不禁之。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列。定衣食之制。命撿非違使糺之。然上常敗之。則下必效之。若上守法。則源澄而流自清。其勵學生略曰。治國之道。得賢爲先。得賢之方。學校爲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伏考本邦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天平時。令學生四百人習經史。給越前山城河內之田一百八十餘町。爲生徒食料。又常陸册後之稻一千八百四十束。充寮中雜用。生徒日昧。今所闕多。請依舊復之。其愼刑獄略曰。聖王之政。刑法

為大。昔皐陶以大賢為理官。帝舜猶誡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伏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任之。使之相共議。然後奏聞。其汰僧徒略曰。諸事得度。一年或及二三百人。半是邪濫之輩也。又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積年漸多。天下三分之二。是禿頭而形似沙門。心如屠兒。況又聚為群盜。竊鑄錢貨。伏望追捕彼僧。悉令返進度牒。還附本役。其他數條。皆切時政。秋八月。以大納言忠平為右大臣。冬十月。以疾疫大赦天下。免調庸逋負。減今年徭半。

賴襄曰。三善清行以實用之才。為實用之學。雖背原相公。恐有所不及。其封事者所言。雖有不敢盡者。而切中時弊。可用當世。與彼為無用之文詞者大異。然其為書。毋慮五千餘言。吾恐讀者徒誦不得其要領也。私芟繁除複。約為千餘言。而又究其意所歸。宿論之曰。清行之意。不過張紀綱修版籍。以復物力而已矣。夫物力者。國之所以存也。而其所以盛衰息耗者。在於紀綱版籍二者。故祖宗定制。必於此致意焉。使後世子孫。賴以守其國。無此不可一日守也。然守之

久。二者歲弛月廢。名存實亡。其終至於守空器。而天下之實移焉。是和漢之所同。而國朝為著焉。清行生於其漸弛廢之時。欲有以救濟之。當時君相非不嘉納之也。而不能盡用。及至其後。弛者倍弛。廢者滋廢。獨後三條有志於興復之。而短祚不能有成。委靡壞墮。以至保元而窮矣。由二者之不修不張也。豈非百世之永鑑哉。本朝富庶過絕外國。誠如清行所言。而當時丁口耗減如此。其後未知又如何也。而至輓近則息矣。然當時有可班之田。而近世則否。是古今所異耳。至彼不可不修而張之者則一也。故清行之言。不特可用當時也。天下之事。固有衆人不憂而有識之士獨憂之者。上共其憂。則其憂可止。上不共其憂。而使之獨憂焉。憂將日深耳。烏見其止也。清行此時已七十矣。而位不過四位。官不過儒門常格。既而纔得參議。未幾而沒。嗚呼此人也。而不知用。則所謂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無實者耶。向使寬平不早去位。與菅公並用焉。以盡其才。則可以收興復之實効矣。吾不獨為此人惜。為王家惜也。自古有人才之用舍關

國家之運者。豈獨清行哉。

青山延于曰。弘仁以來。名公鉅卿。上疏言時務者。不知凡幾。然剴切痛快。未有若清行封事者。眞可謂經世有用之才矣。使帝盡用其言。延喜之治。豈特止此哉。夫以清行之才。遇帝。而猶不得盡其蘊。況叔世之士。事庸王。而欲展其才用。不亦難乎。

朝綱贈序。後我朝人至渤海。彼人問曰。江公旣爲相否。對曰。未也。又問曰。尊邦何不重文士。異域之人。貴才學如此。朝綱音人之孫。官至參議。

一千五百七十六年丙子十六年 夏五月。四品中務卿貞純親王薨。王清和帝第六子也。從妻父源有能。學武藝。子孫賜姓源朝臣。最後寄閫外之任者。世著皆宗親王之裔也。冬十月。皇太子加元服於紫宸殿。

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丁丑十七年 自秋九月不雨。至冬十二月。京師井涸。上皇許民汲冷泉院及神泉苑池水。數日而盡。京畿屢火。旣而雨。

一千五百七十八年戊寅十八年 冬十二月。參議三善清行卒。年七十三。清行淡路守氏吉之子也。精法律及筭術。博涉經史。旁搜百家。強記洽聞。爲一時之宗。所著有善家集。

一千五百八十年庚辰二十年 夏五月。渤海使裴璆來朝。大江朝綱爲掌客使。及還。爲序贈之。璆歎賞。冬十二月。賜皇子高明。兼明。源姓。

一千五百八十三年癸未延長元年 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諡文獻。夏四月。立女御藤原穩子。爲皇后。立皇孫慶賴王爲皇太子。穩子基經之女。慶賴王先太子保明之子也。

一千五百八十四年甲申二年 春正月。以右大臣忠平爲左

大臣大納言藤原定方爲右大臣。定方高藤之子也。

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乙酉三年夏六月。皇太子慶賴薨。冬十月。立皇子寛明親王爲皇太子。年甫三歲。左大臣忠平爲傅。冬十一月。敕諸國司。進風土記。

一千五百八十七年丁亥五年冬十二月。左大臣忠平等上延喜式。

一千五百八十八年戊子六年夏四月。使少內記小野道風書漢以來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道風篁之孫也。工草隷。遒勁神逸。冠絕古今。片紙隻字。人競求之。後世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爲三蹟。

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己丑七年秋七月。大風雨。鴨川決。敕發正稅。賑被水者。免今年調庸。

一千五百九十年庚寅八年春二月。敕左右京。移養飢疫者於施藥悲田兩院。夏四月。東丹國使至丹後。却之。六月。烈風雷雨。震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天皇不豫。至秋九月病大漸。傳位於皇太子。尋崩。天皇勵精圖治。哀矜百姓。寒夜親脫御衣。以省民間凍餒。每群臣奏對。必溫顏以接之。誘導忠讜。而求啓沃。

山陵　山城國宇治郡下醍醐陵村

是時國家無事。民兆安堵。世以比仁德帝。後世稱治者。皆曰延喜。稱醍醐天皇。

史贊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胄。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擧延喜之治。爲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脫御衣之爲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爲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已咨詢。容納讜言。制作禮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

青山延于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壅蔽。蓋人君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所視不過垣墻。而所與居者。非婦人女子。則奄豎頑童而已。而左右前後。亦莫非佞諛之徒。人君日與之共居。狃逢迎承順。而不聞君子之讜言。適聽逆耳之言。艴然以怒。不以爲狂。則以爲愚。故下有姦臣而弗知。百姓怨嗟而弗聞。老臣專政。胥吏弄權。威福之柄。下移而弗悟。釀亂胎禍。而恬然以爲天下乂安。萬世無虞。而不知危亡之憂。已逼旦夕。此古今壅蔽之常患也。賢君知其然。故親忠直。而遠佞諛。開言路。而決壅蔽。所與居者。莫非謇諤匡弼之臣。

聽以天下之耳視以天下之目故能持盈而不溢居高而不危此其所以長保富貴而社稷鞏固無土崩之患也帝雖聽讒邪之言而逐忠臣後深自懲艾開言路進忠直虛己受諫謇諤之言惟恐不聞此延喜之治所以爲後世之稱首也後之人君苟以帝爲師安有壅蔽之患哉

益三曰人君者以一人位於億兆之上而天下之事一日萬機固不可以一人而治也故擧賢進能上下大小各授其職任其責而後天下治也然用人之難有不可言者焉何則擧賢進能我之所大欲也我既以爲賢矣而其人或非賢則未可謂能用人也我既以爲能矣而其人或非能則未可謂能用人也擯姦逐邪則亦我之所欲也我既以爲姦邪矣而其人或非姦邪則謂之善擧人可乎故用人固難也知人爲尤難矣自古雖有明知聰敏可有與爲之君往々失於不知人也而其心自謂能用賢能擯姦邪孜々圖治朝夕不暇可謂勤矣而及求其功績則不足以述祖宗之法不足以貽子孫之謀孟氏所謂徒法不

能自行者也如延喜之朝君臣勉政而不怠文物制度爛然可觀後世言治者稱延喜而至用人則大不然也非不欲用賢也不知賢也菅原道眞當時才德無比不可不謂賢也宇多帝知之故其禪位教帝用之帝擧而加之相位可謂善用人也而及一旦聞時平等之讒則毫髮不疑貶竄之如逐奴僕然使帝能知道眞之賢則上皇之所屬名望之所歸雖有百時平安能間之乎由是觀之帝之用道眞非眞用之也實不知之也嗚呼使帝深知道眞而用之專任之而不疑則延喜之治貽謀子孫豈止於此哉以帝之明識尚如此況於暗君庸主乎故曰用人之難有不可言者焉而知人爲尤難矣雖然菅公之可用而時平之不可用今而觀之騃兒亦知之在當時則雖大人君子蓋亦有不知之者故觀其跡於後世則忠姦邪正可歴歴而指也察其心於當日則有未可遽辨者焉用人之難如此後之爲君者可不戒哉

第六十一世

朱雀天皇醍醐帝延長元年。七月廿四日生。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爲親王。同三年。十月廿一日立太子。同八年。九月廿二日受禪。同年。十一月廿一日即位。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二。日承平。天慶。天慶九年。四月廿日讓位。天曆六年。八月十五日崩。仁和寺本院佛陀寺。壽三十。火葬來定寺北野。藏骨於後山科側。

帝諱寬明。醍醐帝第十一子也。母皇后藤原穩子。太政大臣基經四女。冬十一月。天皇即位。時年八歲。左大臣忠平攝政。右大臣定方如故。

一千五百九十一年辛卯承平元年春二月。京師多盜。命近衛衛門檢非違使每夜巡捕。

一千五百九十二年壬辰二年秋七月。詔減服御四分之一。八月。右大臣定方薨。

一千五百九十三年癸巳三年春二月。以大納言仲平爲右大臣。冬十二月。先是。南海賊起。遣警固使於諸國。

一千五百九十六年丙申六年夏六月。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淑人務招流亡。賑窮民。威惠並行。渠帥孝家降。凡二千五百人。分給廢田及衣食。悉就農耕。海氛漸清。淑人長谷雄之子也。是月。以左大臣忠平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聽牛車出入闕門。

平將門初將門與藤原純友同朝京師。一日登日枝山。望見帝城。謂純友曰。我亦皇胤也。安可碌碌終下位哉。遂企非望。將門又曰。卿藤氏也。事就則宜以卿爲相國。乃別東西云。

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丁酉七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以仲平爲左大臣。大納言恒世爲右大臣。

一千五百九十八年戊戌天慶元年夏五月。右大臣恒佐薨。世稱土御門大臣。冬大雪。深丈餘。

一千五百九十九年己亥二年冬十一月。天皇始讀史記。是月。平將門叛。將門上總介高望之孫。鎮守府將軍良將之子也。桀黠善射。初仕攝政忠平。求爲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憤。走赴下總。唱聚不逞爲盜。攻殺伯父國香。又屢與叔父良兼鬪。朝廷以擅動干戈。侵擾百姓。將加之罪。將門聞之。馳詣京。狀陳。準輕得釋。既而良兼卒。至是。將門遂據下總。又襲常陸介藤原維幾。武藏守興世王。凶險好亂。乃謂將門曰。掠取一國。罪不容赦。不如幷坂東以窺時機。將門大喜。攻陷下野上野。略定武藏相摸。却國守。奪印鑰。自僭號平新皇。開府猿島。僞造百官。其他總擬皇室所闕者。唯曆博士耳。先是。將門之在京也。與藤原純友友善。遂謀非望。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至是。抄掠郡邑。遙應將門。潛遣兵士。行火於京師。都下驚擾。備前介藤原高搜得蹤跡。欲詣京奏之。純友追

殺之。虜其妻子。純友筑前守良範之子也。詔發東西警固使。

一千六百年庚子三年 春正月。敕進天下諸神位一階。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募勇敢士曰。殺賊帥者。賜朱紫田地。世襲之。次將以下。隨功賞之。二月。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賜節刀。以右近衛少將小野好古。爲山陽道追捕使。三月。常陸掾平貞盛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鄕。及藤原爲憲。襲討將門。斬之。傳首京師。黨與皆伏誅。秀鄕以功叙從四位下。賜功田。貞盛叙從五位上。貞盛國香

貞盛 常陸大掾國香之子。將門之從弟也。初貞盛詣吏部王。會將門經過其門。從騎甚盛。一瞥而入。謂王曰。憾臣少從者。不克殺。此豎遺國家患。及官

子。爲憲維幾子。秀鄕下野大掾村雄子也。初將門之反。秀鄕陽應之。造其營通謁。將門聞其至。喜甚。時方梳髮。不及結束。急戴帽出迎。秀鄕以爲彼今舉大事。而舉措輕佻如此。誅之易易耳。遂與貞盛云。夏五月。征東大將軍忠文等至駿河。聞事平。乃還。六月。先是。下符教諭純友。授從五位下。純友不悛。狂悖日甚。至是。小野好古等。發戰艦二百餘艘。徑赴伊豫。官軍未至。而賊將藤原恒利。詣讚岐介藤原國風降。因爲鄕導。追擊純友。大破之。

賴襄曰。國朝定制以來。稱動兵革者。止於邊寇。未有

兵來討。請朝率兵。與秀鄕戮力攻之。遂射斃將門。以功歷下野武藏守。任鎮守府將軍。子孫歷此任者多矣。

臣子內叛者。有之始於天慶。論者歸罪於朱雀之君相。襄曰。是徒見其末。未探其本也。天慶之亂。釀於延喜之朝。何以言之。曰。天下之亂。猶魚之爛也。魚之爛也。其腸先敗。視其鱗鬣。猶仍鮮美也。以爲鮮美而度置之。翌日而出之。潰餒臭腐。不可食矣。觀延喜之朝廷。其禮文制度。豈不備且美哉。時稱太平。數舉宴樂。召集文士。歌頌鬱起。而水旱疾疫。民不聊生。盜賊充斥閭里。雖有經理之政。徒行於近。不周於遠也。世徒稱其寒夜脫御衣之一事。是所謂有仁心仁聞。而澤不

及民者也。且自貶菅原相公。而藤原氏之勢倍盛。其立國儲。舍長子克明。而立保明。以其爲基經外孫。時平外姪焉爾。猶之可也。及保明夭。更立其子。其子亦殤。而立其同母弟。帝多皇子。當是時。言其長則有代明。言其賢則有重明。有兼明。皆舍而不立。而必立相家所出何也。非憚之哉。是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時平既沒。又以其弟忠平執政。託以八歲天子。以臨制。如彼之天下。如之何其不亂也。余嘗於外史。詳叙此亂。而論之曰。是由相家驕傲。壅隔上下之所致。蓋

君相所務。不過目前之私。天下之紀綱廢壞也。人才壅滞也。姦雄窺伺也。皆漫不省恤。及其潰决。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者。何況朱雀之公卿乎。徒呼號神明。以求救濟。不足恠也。朱雀之時。右大將保忠。每冬月入朝。炙餅懷之。以自煖。稍冷賜之從者。世稱其慈惠。呼爲賢人大將。右大臣實賴。聚群兒啖菓。隔牆聽其語。以知世情。世稱其用心於政。當時大臣之所爲。徒如此類而已。微祖宗德澤。此焉能濟禍亂。而何足責哉。

又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濫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

齋藤馨曰。秀鄉何如人也。曰。其迹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謂忠可也。其心依違觀望。見勢而變也。謂忠可乎。不忠其心。而忠其迹。猶且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幸耳。何以知之。當將門之叛也。秀鄉不敢舉兵討之。造其營通謁。將門喜迎。髮不暇結。喋喋欵語。畧無威儀。秀鄉出謂人曰。輕率如彼。不足成大事也。遂與平貞盛討之。討之者迹也。其造謁之心則何如邪。說者曰。秀鄉之謁。非就而降之也。欲窺其隙而謀之也。余謂

不然。秀鄉果欲謀之。何必造謁。顧此時將門舉事之初。將士未甚服。而秀鄉名已著。故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乘恐之之勢。討未甚服之敵。秀鄉何不移其造謁。而一見於旗鼓之際。吾將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鄉之謁將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爲王可也。我藤原氏也。相王而爲關白爲大臣可也。聞純友以是與將門約。將門果相耶。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是其所以造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爲。故去而討。若使將門結其

髮安其語而略修威儀則秀鄉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鄉未謁之前其心有叛賊而無朝恩苟有叛賊而無朝恩是亦將門耳純友耳秀鄉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其名於貞盛經基故曰幸也。

重旨將門反命藤原忠文討之忠文受命即發不歸家聞賊平途還朝議欲與賞參議實賴固執不可或曰論功不賞其疑蓋藤原氏之家法云實賴之不賞忠文未足深咎也其祖基經實用保則之計而平與

羽賊以賊不死其手不與之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漢高祖欲賞功臣而張良無軍功乃曰運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之功也封之留侯夫不如斯則天下雖廣乎士庶雖衆乎誰抱計策舉趾而至哉計策之上而裹足不至則虎賁雖猛乎將何恃以施其勇焉故賞者所以勸其後也且懸之求功事成不與亦雖童子不爲之也而基經則行之不怪故其孫倣以爲之其誰有懷信以服焉者乎獨保則忠文可謂徒勞矣而忠文實無戰功也雖然上之厲下豈

如是乎哉凡先王之典至藤原氏不啻者不一而足也。

一千六百一年辛丑四年夏五月。小野好古奏賊劫掠太宰府。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西大將軍討之。時純友焚太宰府。勢頗振。好古等率精銳海陸並攻。純友衆潰。純友僅以身免。還伊豫。本國警固使橘遠保斬之。及好古班師。令追捕使次官源經基搜餘黨。獲賊魁桑原生行共傳首京師。冬十月。太政大臣忠平罷攝政。尋爲關白。

一千六百二年壬寅五年春三月。詔公卿大夫內外五位已上秀才明經及第儒生。各上封事。陳政事得失。夏四月。始行石清水臨時祭。行幸賀茂社。奉神寶。賽賊平。賀茂行幸昉于此。

一千六百四年甲辰七年夏四月。以大納言實賴爲右大臣。立皇弟三品太宰帥成明親王爲皇太弟。

一千六百六年丙午九年夏四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天皇性溫和。政尚寬仁。議者以爲過寬。藤原忠平嘗奏聞。天皇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言。政如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追謚稱朱雀院。

第六十二世

村上天皇 醍醐帝延長四年。六月二日生。同年。十一月廿八日爲親王。同七年。四月廿二日立太弟。同九年。四月廿日受禪。同月廿八日即位。在位廿一年。改元者四。曰天曆。天德。應和。康保。康保四年。五月廿五日崩。清涼殿。壽四十二。葬村上陵。

帝諱成明。醍醐帝第十四子也。朱雀帝同母弟也。夏四月。天皇即位。時年二十一。關白太政大臣忠平。右大臣實賴並如故。

一千六百七年丁未天曆元年夏四月。以實賴爲左大臣。師輔爲右大臣。是歲參議兼民部卿藤原忠文卒。忠文以平將門之叛。爲征東大將軍。直發至駿河。聞事平。途還。朝議欲賞之。實賴沮格。忠文卿之。及卒。贈中納言正三位。

忠平 醍醐帝嘗召相者於宮中。相太子及大臣等。相者奏曰。太子之容貌過美。視時平曰。智敏過多。相道真曰。才能過高。皆非全福之人。時忠平在下坐。相者指之曰。神識才貌。靡不協者。終全威福者。其唯斯人耶。後實賴師輔二

一千六百九年己酉三年秋八月。關白藤原忠平薨。贈正一位。謚貞信。忠平基經之子。與兄時平仲平。並執大政。世稱三平。

一千六百十年庚戌四年秋七月。立皇子憲平親王爲皇太子。左大臣實賴爲傅。

一千六百十一年辛亥五年冬十月。置和歌所。以左近衛少將藤原伊尹爲別當。令讚岐權掾大中臣能宣等撰後撰和歌集。

一千六百十四年甲寅八年秋九月。式部卿重明親王薨。親

子。爲左右大臣。父子共列台位。榮貴無與比。文時條陳三事。禁奢侈。其略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寬其制。官途締交之設。窮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綵纈

王醍醐帝皇子。帝崩。臣子喪服皆期而除。獨親王行三年喪。所著有吏部王記。先是。敕大內記菅原文時等。上封事言闕政。文時條陳三事。禁奢侈。停賣官。懷遠人。言甚剴切。天皇皆嘉納。文時道真之孫。博洽能文。一日天皇遊冷泉院。以花光水上浮爲題。命文時作序。及乘輿將還。初成。獻之。天皇使藤原雅材讀之。停駕聞之。文中有誰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脣之句。天皇大感賞。再闢盛宴。以到天明云。

一千六百十六年甲辰十年秋七月。詔以炎旱減服御常膳。

而襯帑富者傾產業。貧者失家產。傳云。上之所爲。人之所歸。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餓與瘢是人之所惡。然尚如是。朝廷實能惡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乎。請停賣官。略曰。量能授官。官乃理。擇

錄寃枉。賑鰥寡。免五畿七道逋負。

一千六百十七年丁巳天德元年冬。以連年穀貴。運近國不動穀於穀倉院。置常平所。是歲。吳越持禮使盛德言來。

一千六百十八年戊午二年冬十月。立女御藤原安子爲皇后。后右大臣師輔女。是歲。鑄乾元大寶錢。

一千六百十九年己未三年冬十二月。栽橘於紫宸殿。

一千六百二十年庚申四年春三月。御清涼殿。闘歌。謂之歌合。禁中歌合始于此。秋九月。禁中火。歷代重器文書多亡。天皇避於太政官朝所。深自警懼。召左大臣實賴曰。

材任職。職乃循。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謂之謬妄。方今任授之道。非不正。黜陟之規。非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爲助國用。於是切勞之臣。自退服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孝明不許。而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

其助補不逮。乃索得神鏡燼中。內侍以袖受之。以出。遂稱鏡曰內侍所。冬。天皇徙御冷泉院。

一千六百二十一年辛酉應和元年冬十一月。宮成。徙御焉。是歲。鎮守府將軍源經基卒。經基貞純親王之子。世稱六孫王。賜姓源朝臣。子孫多爲閫外之寄。

一千六百二十三年癸亥三年冬。大納言源高明奏。請獎學院諸生。準勸學院。給年官。任諸國掾。

一千六百二十四年甲子康保元年夏五月。皇后藤原氏崩。后有婦德。立其妹登子爲中宮。華顏玉貌。天皇深寵之。漸

者何耶。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開邸賣官。皇綱遂紊。王業乃衰。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而敎俗。鬻職而安民者矣。若憂國用。每事必行儉約。儉約能行。貨財何乏。利欲之情自減。正廉之路漸開。

怠朝政。是歲。栽櫻樹於紫宸殿南階東。明年。栽橘樹於階西。

一千六百二十五年乙丑二年冬十月。天皇幸朱雀院。觀左右馬寮騎。又召文臣四十人。獻詩親試。

一千六百二十七年丁卯四年夏五月。天皇崩。天皇寬恕恩無偏私。嘗問侍臣以朝政爲何如。奏曰。世稱寬。天皇喜曰。朕志也。又嘗召老吏。敕問曰。朕治與延喜何如。吏畏縮不言。天皇頻問之。吏乃曰。方今太平。無復容議。唯主殿寮多進松明。率分堂生草。蓋謂劇務至夜。歲貢少輸

山陵 山城國葛野郡宇多村北長尾

也天皇有愧色時論謂德亞醍醐後世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暦稱村上天皇

賴襄曰世之言王政必稱延喜天暦以其典章文物爛然具備而已察其實多不稱者譬若人之風丰肰豐而心腹蓄疾是良醫之所畏故識者於二代無取焉而謂天暦不及延喜者非也然當時已謂然矣觀村上與老吏問答可見焉襄獨以天暦爲勝延喜何以知其勝即此一事以知其勝也夫以萬乘之尊問政事得失於一賤吏非其留心於政孜孜不倦何能

如此至聽其言以自知不足益勤於政則人主之所絶無而僅有足以爲百世之法矣延喜恐未能及此何則其先皇之遺誡而不肯聽也則其他可知矣和顔接下導之使言可矣因災異求直言可矣而未聞其聳懼聽納其言而省於己如此也蓋老吏言所謂主殿寮多進松明者言劇務至夜未已也其淸其本源使不至煩劇上也其次雖至煩劇而勤不倦也倦而不勤斯爲下矣所謂率分堂生草者言歲貢無餘也夫量入以爲出國計常有餘者上也其次出者與入者相當也量出以爲入而猶不足者斯爲下矣醍醐繼列朝太平之業而村上承天慶大亂之後國用之羸縮宜相縣絶也而其賑恤之政視之延喜無或不及非勤政之效何以至此以此言之雖曰天暦勝延喜可也其授政權於外戚則延喜之遺毒不可解免耳雖然兼明高明於帝爲親兄弟藤原在衡於戚黨爲疎屬而皆引當要路使與諸權戚相鈐制視之延喜之忌弟逐父所簡遺大臣而獨任二后兄者孰與耶或曰高明亦以中宮妹夫爾然則謂兼明在衡

何乎至若夫好内寵帷薄不修所謂累德之大者雖然未至如唐明皇奪子之妻勤政不終終速大亂要之當時風習多如此者不可專尤於帝也

第六十三世

冷泉天皇（村上帝天暦四年。五月廿四日生。同年七月十五日爲親王。同月廿三日立太子。康保四年。五月廿五日踐祚。同年。十月十一日即位。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安和。安和二年。八月十三日讓位。寛弘八年。十月廿四日崩。南院。壽六十二。火葬櫻本寺前野。藏遺骨於櫻本山陵。）

皇后藤原氏（諱安子。右大臣師輔女。）

帝諱憲平。村上帝第二子也。母皇后藤原氏。冬十月。天皇即位於紫宸殿。時年十八。自在東宮。罹病未愈。以故不御大極殿。紫宸殿即位。昉于此。立皇弟守平親王爲皇太弟。以左大臣實頼爲太政大臣。關白庶政。右大臣高明爲左大臣。大納言師尹爲右大臣。兼皇太子傅。

一千六百二十九年（己巳安和二年）春三月。左馬介源滿仲。武藏介善時等上變曰。左大臣源高明與中務少輔橘繁延。容謀廢立。欲擧爲平親王作亂關東。實頼大駭。貶高明爲太宰權帥。竄繁延于土佐。其黨千晴僧連茂等亦被遠謫。遣兵焚高明邸。京師騷擾。如天慶之亂。高明素無反心。實頼及右大臣師尹忌害之。唆滿仲等誣告云。滿仲經基子也。秋八月。天皇疾劇。讓位於皇太弟。寛弘八年十月崩。稱冷泉院。

頼襄曰。安和之變。可謂可疑矣。夫源高明。進女於爲

平親王。出村上之命。曰謀擁立之以擅政者。臆逆之言耳。雖然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之儲貳。而以其與源氏婚。有沮之者。實也。及村上崩。遂矯遺詔。立守平親王。蓋不厭中外之心。故曰高明失望。出怨言者。或輿誦所傳也。而亦未可必其實否也。舊史乃稱高明怨望爲亂者。所誣告連及。然而所謂作亂者何人哉。非省府下僚。則國介耳。典厩耳。忽謀奉親王奔關東。爲平新皇之所爲。是最可疑者也。不然。其意中變走告者。就中稍有威望者也。饒令自首。宜少加矜黜。而無所問。即雖稱爲逆首者。間歲輒給封三百戶。無所防護。何哉。嗚呼。此與承和之變。延喜之事。其情一也。三者。獨延喜世全知其寃。而承和與安和。以半爲實。以半爲寃。吾斷以爲全寃也。搆此寃獄者。有主有從。延喜之源光。安和之藤原師尹。皆所謂從也。知延喜之爲主者。則知安和之爲主者。而承和之爲主者。亦可知矣。曰。雖然。主於承和者。未逞其心者也。主於安和者。則既逞矣。而何苦組織搆成之耶。曰。彼以其所據地爲私有。欲私相傳。恐它人奪之也。故其所組織

獄詞皆如自言己之肺肝也。

重定曰。惡魚不能汚清冷之水。大奸不能蠛清明之世。夫藤原氏以祖先之勲。世據外戚。位列台鼎。台鼎之所務行也。當愼德省躬。上尊皇室。下率萬民。汲汲乎懼不及焉。而謀不出於此。唯營私之鋭。動則欲生國家安危焉。嚮者基經獨於其族稱善良。然猶不訓幼主。聿行廢立。次之時平。以私西竄賢相。皆出於其專橫之餘。雖然君亦不爲無過也。且實頼及帝世。覦然伺間。引黨譖愬他姓。以蔑皇室。陽抑損於先朝。以發於此耶。鄙語。果可見顯臣之志矣。由是觀之。則人主之撰備貳。宜不若撰大臣矣。至此余盍嚬服乎宇多帝之仁明遠大焉。

第六十四世

圓融天皇

村上帝天德三年三月二日生。同年十月廿五日爲親王。康保四年九月一日立太子。安和二年八月十三日受禪。同年九月廿三日即位。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天祿。天延。貞元。天元。永觀。永觀二年八月廿七日讓位。正曆二年二月十二日崩。圓融寺。壽三十三。火葬圓融寺北原。

帝諱守平。村上帝第五子。冷泉帝同母弟也。秋九月。天皇即位。時年十一。立皇姪師貞親王爲皇太子。詔太政大臣實頼攝政。

一千六百三十年庚午天祿元年夏五月。攝政太政大臣藤原實頼薨。贈正一位。諡清愼。右大臣伊尹攝政。冬十月。左大臣藤原在衡薨。在衡中納言山蔭之孫。僴如無之子也。在職以恪勤稱。一日風雨暴烈。衛士相謂曰。如在衡亦今日艱於朝參。言未畢。有簑笠來者。視之則在衡也。時人歎稱焉。

一千六百三十一年辛未二年冬十一月。以右大臣伊尹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以大納言源兼明爲左大臣。大納言賴忠爲右大臣。兼明醍醐帝子。是歳召還源高明。

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壬申三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冬。太政大臣伊尹罷攝政。尋薨。贈正一位。諡謙德。以權中納言

藤原兼通爲內大臣。兼通伊尹之弟。兼家之兄也。以兼家超已。顯違常軼。望屢廢朝參。天皇稍疏之。兼通意望攝關。恐兼家妨之。村上帝皇后其妹也。兼通竊請其手書曰。攝關有闕。當兄弟相及。不宜躐等。置之懷袖。及伊尹病篤。料其不起。乘間進請。天皇望見欲起入。兼通捉天皇袖。復坐。乃奉其書。天皇見母后手跡。愴然乃超任之。兼家大嘅之。

一千六百三十三年癸酉天延元年秋七月。立女御藤原媓子。爲皇后。內大臣兼通女。是歲夏。盜焚源滿仲家。滿仲自

射殺其酋。延燒三百餘戶。乃命武士。防衛宮闕。

一千六百三十四年甲戌二年春。兼通爲太政大臣關白。諸政尋賜牛車。

一千六百三十六年丙子貞元元年夏五月。禁內火。天皇徙御職曹司。六月。地大震。宮城官舍佛寺多壞。壓死甚衆。天皇避之南庭。周幄爲御座。遂遷御關白兼通堀河第。詔減服御常膳。免天下徭之半。

一千六百三十七年丁丑二年夏四月。以左大臣源兼明。爲親王。授二品。任中務卿。右大臣藤原賴忠爲左大臣。賴

源兼明　醍醐帝之第二子。賜姓源。聰明博學。以

忠兼通所善。兼明其所忌也。後兼明作菟裘賦譏焉。冬十一月。太政大臣藤原兼通薨。贈正一位。謚忠義。初兼通女爲皇后。兼家女超子爲上皇女御。兼家又欲使次女詮子侍天皇。兼通忿然曰。我女爲皇后。而彼又欲進其女乎。由是嫌隙滋甚。及超子生皇子。兼通益不悅。白帝曰。兼家奉上皇皇子。僥倖非冀。恐不利於陛下。宜先事擯斥之。既而兼家聞兼通疾劇。曰吾將爲關白。遽入朝。兼通聞其喝道聲。以爲問已病。拂席竢。過門不入。乃大怒。奮起力疾入朝。兼家望見避之。兼通意殊惡。直前

才識稱。官至左大臣。名勢日加。於是兼通忌之。陽示偉稱之意。實奪之權。至是兼明欲遁。別亭於嵯山。兼通沮之。遂與怨。作菟裘賦。以譏之。後一條帝問其子伊陟曰。王家有所遺耶。伊陟曰。有菟裘賦。帝索進獻之。帝仍其標語。以爲兒皮紙表

奏曰。臣今日行最後除目。左大臣賴忠當代臣爲關白。奪兼家官。以濟時代之。奏畢。便歸第而薨。

中　臣威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忠爲關白。因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閑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探囊中物。此與唐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爲。群從子弟。皆以榮達貴顯爲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奔競之風。傷化壞俗。可勝

爾。既而伊陟進覽之。蓋伊陟暗愚。不知語有忌諱。中云。君昏臣諛。無所于愬。帝一讀悵然。至云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帝乃知其抑鬱。帝亦聽道長專擅。遂深感悵。自書扶桑二句。常藏中箱。崩後道

長久卧内覩而忌之陰褻之云

雅信敦實親王之子也

浩歎哉。

重定曰。詩曰兄弟鬩牆外禦其侮。迨于讀兼通兄弟之事而爽然自失曰。噫詩之言不可盡信歟。又曾子之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夫人窮反本。兼通而有是事。雖其意道不遂。而足以徵其本矣。則於其兄弟之情。似有可得而言焉者。迺憣然曰。詩人之言於是乎果信矣。夫兼通兄弟失友誼之宜。特甚矣。其孰教之而孰使之乎。蓋兄弟相使乎。曰其父祖使然。而君成之也。何哉。曰擅已屈人。稱以謂家法也。於是兼通兄弟耳目之及。漸列朝貴。從以爲之君而禁之。誰能行之。而不能禁。使之狃之。擅已屈人之勢。至此而極矣。亦不足怪焉耳。故善教子者。造次愼之。顚沛戒之。孟子幼見其鄰之殺豕。又問其母。母曰。以食汝也。既而悔曰。是教兒詐也。買其肉與之。孟子之賢。實由母之力也。若夫賢主之愛臣也。不以富而以禮。苟不以禮而以富。則雖名爵器物。請則與焉。一與焉。則君臣紊其倫。君臣失其倫。而上下相保者。未之有也。春秋之時。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

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何也。以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故也。夫如是而後隨德定其叙。是之謂善愛臣也。嗚乎皇室一失其馭。權臣乘釁。奕世累葉。爲腦胸之疾。雖有明主。莫之能除。蓋藤原氏視朝廷如戲塲。鄙他姓如偶人。朝政陰晦。萬民不見天日。遂兄弟爭權仇讎不啻。使詩書之義。禮樂之則。蕩然湮淪乎世。豈可不戒乎哉。可不畏乎哉。

一千六百三十八年戊寅天元元年賴忠爲太政大臣。關白仍舊。雅信爲左大臣。兼家爲右大臣。

一千六百三十九年己卯二年春二月。天皇謁石清水宮。石清水行幸昉于此。

一千六百四十年庚辰三年冬十月。禁內火。天皇避之中宮。

一千六百四十一年辛巳四年秋七月。徙御新宮。

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壬午五年春二月。盜露刀登弘徽殿。捕得之。先是海賊大起。調庸路梗。至是益熾。劫掠行旅。夏六月。盜火式乾門。冬十一月。禁內火。天皇遷御堀河後院。

一千六百四十三年癸未永觀元年夏四月。改元大赦。以頻年多災變故也。是歲能登守源順卒。順左馬允擧之子。能屬詩文。兼達和歌。官途沈滯。作無尾牛歌述懷。嘗作河原宮賦。刺源融奢侈。曰。軀與滅兮有荆棘。姑蘇臺之露瀼瀼。暴秦衰兮無虎狼。咸陽宮之烟片片。至是卒。所著有和名鈔。

一千六百四十四年甲申二年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稱圓融院。

山陵　村上山陵側

第六十五世

華山天皇冷泉帝安和元年。十月廿六日生。同年。十二月廿二日。爲親王。同二年。八月十三日。立太子。永觀二年。八月廿七日。受禪。同年。十月十日。即位。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日寬和。寬和二年。六月廿二日。遜位。寬弘五年。二月八日崩華山寺。壽四十一。葬紙屋川上法音寺北邊。

帝諱師貞。冷泉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伊尹女。冬十月。天皇即位。時年十七。立皇姪懷仁親王。爲皇太子。太政大臣賴忠關白。左大臣雅信。右大臣兼家。並如故。權中納言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成。參決機務。文章博士兼彈正少弼大江匡衡爲侍讀。天皇勵精圖治。紀綱稍振。盜賊屛息。先是太宰府多私帶兵仗者。及天皇即位。皆解散。冬十二月。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諫爲先。人臣者。以進讜言爲任。廣德之戒。摟舩終就其安。朱雲之折殿檻。永令無

理國之將興也。上下聚唇。國之將廢也。道路以目。至如忘家爲國。面折戶諫者。是朕之所願也。叔向有言。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通。上此患之大者也。靜而思之。誠哉斯言。宜令公卿大夫。及京官諸國五位以上。秀才明經課試及第。名爲儒士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

一千六百四十五年（乙酉寛和元年）春正月。左兵衛督藤原齊明。傷大江匡衡而亡。官符諸國捕之。秋七月。女御忯子卒。

忯子大政大臣爲光女

一千六百四十六年（丙戌二年）夏六月。天皇遜位。入華山寺。落飾爲僧。法名入覺。天皇性輕佻。數易所幸。獨女御忯子不渝。有身。例出宮就其家。天皇不忍離。強召同寢。終不分娩卒。天皇哀毀迷亂。有厭棄塵累之心。又爲藤原道兼所誑。遂及于此。天皇徧歷名山古刹。幸熊野也。徒步抖擻。極艱苦。至病臥海濱。作歌自嘆。數年之後入京。居外祖母家。稍近婦女。志操遂變。寛弘五年春二月崩。稱華山院。

山陵大和寺東邊

賴襄曰。王家之事。至冷泉圓融花山之際。吾不欲復論之也。夫以帝王之貴。宰輔之重。宗廟社稷生民之所寄。而其廢立黜陟。一依閨閤之私。寧可復論其得失哉。至兼通兼家之事。可謂甚矣。兄弟爭權。至以天位博奕。是謂大亂之世。不待保元平治也。其躁競無恥。狡悍不忌。千載之下。使讀者掩卷。是爲何等朝廷乎。雖然原彼所以能然者。人君初使之然焉耳。已不

慎其德。欲敗度。縱敗禮。以私滅公。使權下移。其勢終至此。可不哀哉。所賴者。祖宗之紀綱具在。有以一振之。雖潰敗之極。不患不可自立矣。史稱花山初即位。厲精圖治。盜賊屏息。太宰府去京師二百餘里。其私帶兵仗。不肯從法令者。聞上即位。皆解散。其求言之詔。鑿然起衰救敝之急務。足以使天下革面洗心。雖或由惟成義懷之所教。而未必不出於其衷也。苟執此心不撓。實其言而擴充之。雖有大姦劇賊。將斂其手。而何有於此猥瑣小黠之輩哉。奈何其以一婦人之故。而舍天下之悅。將歸已而不顧。甘爲人所騙弄。視其始。如兩人者。何哉。仲尼贊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它日論剛曰。慾焉得剛。故人君欲制權臣。當先自制其慾。不能制其慾。則失其剛。其自強者息。彼將反制我。

重定曰。或問曰。藤原義懷藤原惟成。左右華山帝。帝之在位也。參與機務。綱紀頗張。帝之去位遁釋也。與俱入釋。執薪水。終始如一日。若是者可以爲忠乎。對曰。可以爲義矣。忠則未也。夫忠者爲人謀。盡其中心。

覦猶已事而懇倒周悉莫所不該矣置君於泰山之安淸君側擧紀綱不阿不歷萬姓倖賴其澤是之謂忠也二人者非不勤也然不克諫而救之既而徒爲大息而又從逃焉何其抱其實弃身於山野其爲行雖婦人亦或能之當是時人不能爲之而二人者能記恩而從之終始奉左右以共其寒楚猶不失君臣之義可以爲義矣雖然忠則未也

益三曰奸臣之蠱君主者蓋非偶然設計而能成者也常偏覘君主擧動詳察君主思想一且及有可乘之隙則啗之以謡言投之以詐術而人主不深察焉遂陷於其計中而已所謂物必腐也而蟲生之奸臣雖巧智固未能間無隙之主也故雖非暗君庸主往往爲奸臣所玩弄而不曉者皆坐於此耳豈不悲哉吾讀史至華山帝遜位之事未曾不掩巻而歎也帝之初立也勵精圖治綱紀頗張至有私帶兵仗者聞帝卽位而廢之帝之非暗君庸主斷可知也及至一且亡其寵妃則迷亂昏冥遂使姦邪如道兼者乘隙而逞其騙詐之術如黠僕紿騃兒然何其前後之相

遠也蓋帝非無英明之禀而乏剛毅之資故其寵妃之亡也愛慾之情發於中而不能抑壓之耿々於中夜而平素之英明爲艶情痴想所掩蔽耳故至於此也使帝少有剛毅之心則豈遽至昏狂如此之甚哉而後愼終如始以宰制萬機則足以禁壓外家之驕横而振起累世之衰頽惜哉昔朱熹上封事曰天下之本在陛下心嗚呼朱氏出於趙宋季世中原爲虜有之日而其言如此世或譏朱氏不知急務以爲風痺不知痛痒者未深考耳然則爲人君者宜以治心爲急務矣吾非獨爲華山惜也

第六十六世

一條天皇　圓融帝天元三年六月一日生同年八月三十日爲親王永觀二年八月廿七日立太子寛和二年六月廿三日踐祚同年七月廿二日即位在位廿五年改元者六日永延永祚正暦長德長保寛弘寛弘八年六月十三日讓位同月廿二日崩一條院中殿壽三十二火葬北山長坂野

帝諱懷仁圓融帝子也母東三條院秋七月即位時年七歲外祖兼家攝政辭右大臣准三宮位在三公上大納言藤原爲光爲右大臣爲光兼家之弟也立華山帝弟居貞親王爲皇太子

一千六百四十七年丁亥永延元年秋九月一品中務卿兼明親王薨親王雄才博學屬文工書名冠當時稱中書王是歲僧奝然還自宋

奝然還自宋　奝然在宋也大宗引見問我邦世紀奝然對以皇統一系萬世不革宰輔以下諸臣亦皆世家等之事大宗乃嘆美曰是蓋古之道也

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戊子二年攝政兼家新造二條京極第是秋大宴公卿以下東宮大進源賴光遺馬三十匹頒賓客召河陽妓佐酒以米絹與之當時宴集之盛未嘗有也

賴襄曰一條帝亦有志於治者也曰吾得人才一事不讓延喜天暦然吾觀其所謂人才如四納言世所盛稱雖練達朝章大抵容媚權門者耳大江時棟慶

滋保胤等以文學稱藤原佐理行成等以筆札著而毫無補於國家然猶謂才與地稱矣源雅信以善音律能轉喉爲新調聞者傾聽藤原朝光創意爲透額冠後人遵用大臣大將之所爲如此而已朝廷之政爲權家所擅使天子於邑鬱結而袖手傍觀無敢一言匡救之可謂之朝廷有人矣乎攝政兼家之落二條京極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世傳以爲宴集盛事前此所無也夫賴光時爲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慮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爲務媮衣甘食漁色鬪歌而捕盜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平治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而舉朝莫能察徒以資誇談焉果無人故也則其所謂才者可知已兼家子道長更極專擅家由三后身爲外祖嘗咏歌其意曰此世吾之世也嗚呼何知二百年後代有此世者更有其人哉

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己丑永祚元年春二月。以權大納言道隆爲內大臣。道隆兼家之子也。三月。行幸春日社。夏六月。太政大臣賴忠薨。贈正一位。諡廉義。秋八月。京師大風。宮門倒。諸國海溢。冬十二月。兼家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

一千六百五十年庚寅正暦元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夏五月。兼家罷攝政。爲關白。尋罷。以道隆爲關白。尋攝政。秋七月。兼家薨。先是兼家削髮。稱法興院。相家稱院。始于此。道兼以有功。父歿。望在喪無戚容。會客游嬉。冬十月。立女御藤原定子爲中宮。道隆之女。時天皇年十一。中宮年十五。

一千六百五十一年辛卯二年秋九月。以右大臣爲光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重信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道兼爲內大臣。重信敦實親王之子也。是月。皇太后剃髮。上號曰東三條院。准太上皇。稱女院。始此。

一千六百五十二年壬辰三年夏六月。太政大臣爲光薨。贈正一位。諡恒德。世稱鷹司。冬十一月。從五位下源忠良討阿波海賊。俘獲頗多。

一千六百五十三年癸巳四年夏四月。攝政道隆爲關白。秋七月。左大臣雅信罷。尋薨。雅信善歌及蹴鞠。又達音律。轉喉爲新調。聞者嘆賞。

一千六百五十四年甲午五年春正月。天皇始見除目。二月。盜火弘徽殿飛香舍。秋七月。以權大納言藤原伊周爲內大臣。伊周道隆之子。才貌過人。父愛之。故超越先輩。年二十一。

一千六百五十五年乙未長德元年夏四月。關白道隆薨。道隆風姿端雅。在職頗無闕失。而進妻父高階成忠爲二位。其餘多擢妻黨。時人以此非之。世稱二條。以右大臣道兼爲關白。五月。關白道兼左大臣重信並薨。道兼在職僅七日。世曰七日關白。稱粟田。敕道長內覽太政官文書。道長豪爽負氣。嘗有相者見之曰。是所謂虎獨步絕嶮。貴顯無比。果如其言。是歲以藏人頭源俊賢爲參議。藤原行成爲藏人頭。俊賢高明之子。行成伊尹之子也。初藏人頭闕。關白道隆難其人。問俊賢。俊賢對曰。眞踰下官者。道隆奏擧之。至是天皇問俊賢自擧可代者。以行成對。後皆爲納言。時藤原齊信爲光之子。藤原公任

賴忠之子。與俊賢行成並爲納言。明習朝典。世稱四納言。

一千六百五十六年丙申二年夏四月。內大臣伊周有罪。貶爲太宰大貳。伊周弟權中納言隆家貶出雲權守。秋七月。道長轉左大臣。大納言顯光爲右大臣。

一千六百五十七年丁酉三年春三月。召還伊周隆家。秋七月。以大納言藤原公季爲內大臣。公季師輔之子也。是歲。前鎭守府將軍源滿仲卒。滿仲經基之子。爲人有勇略。善和歌。自王公以下。皆器重之。朝廷賴爲爪牙。致仕

居攝津多田。至是卒。文明四年贈從二位。

一千六百五十八年戊戌四年以文章博士藤原爲時爲越前守。初越前守闕。爲時與源國盛並冀望之。道長擬國盛。爲時竊上表哀訴。其略曰。苦學寒夜紅淚霑襟。除目春朝蒼天在眼。天皇讀之惻然。至不御膳。道長乃罷國盛。以爲時代之。

一千六百五十九年己亥長保元年夏四月。禁內火。天皇徙御一條大宮。冬十二月。先是散位平致賴與前下野守平維衡搆兵而戰。至是並流謫。

彰子稱藤壺女御。帝一日吹笛。宮商甚調。宮侍仰感注目。而彰子在側。獨不顧。帝怪問之。彰子曰。聞聽笛。未聞觀笛。帝微笑而寢。彰子左大臣道長之女。

香爐峰雪　白居易詩云。香爐峰雪撥簾看

一千六百六十年庚子二年春二月。立女御藤原彰子爲中宮。立中宮定子曰皇后。彰子左大臣道長之女。生豐艷。髮長於身二尺許。道長殊愛之。常欲其貴。及入內。裝奩翫好。極精巧。居飛香舍。時彰子年十二。后侍女有清少納言。中宮侍女有紫式部和泉式部。並以才名聞。少納言清原元輔女。嘗皇后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峰雪如何。少納言即起褰簾。時人嘆其敏捷。嘗著枕草子。和泉式部大江雅賴女。紫式部藤原爲時女。後嫁右衛門權佐藤原宣孝。生一女而寡。中宮好文詞。召爲師。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不從。著源氏物語。事雖架空。文詞精妙。卓越古今。後世爲詞家之宗。赤染衛門。大隅守時用女。仕道長妻倫子。後嫁大江匡衡。亦有才思。善和歌。與三才女齊名。著榮華物語。

一千六百六十一年辛丑三年冬十一月。禁內火。天皇還御一條院。

一千六百六十三年癸卯五年冬十月。徙御新宮。

一千六百六十五年乙巳寬弘二年春二月。盜殺大藏大輔平孝信。冬十一月。禁內火。神鏡太刀契焚。天皇還御道長

東三條第十二月遣參議藤原行成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告神鏡罹災宸筆宣命始此

一千六百六十六年（丙午三年）春造宮秋大和守源賴親劾興福寺僧不法僧二千餘人入京訴之左大臣道長諭還之是歲客星見南方

一千六百六十九年（己酉六年）秋七月二品中務卿具平親王薨親王村上帝子受業於慶滋保胤有文名而性恬退世與兼明親王並稱曰後中書王冬十月一條院火延喜天曆御記累朝寶器多焚天皇徙御道長枇杷第

一千六百七十年（庚戌七年）冬十一月一條院成徙御焉

一千六百七十一年（辛亥八年）夏六月天皇不豫讓位於皇太子尋崩天皇慈仁常憫民寒夜嘗脫御衣藤原齊信語人曰我嘗有所汲引將私奏請適聞玉音曰凡事須要反淳素我心甚愧終不能請而止時道長日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天皇臨御日久人才輩出自謂朕不德唯得人一事不愧延喜天曆然心疾道長專權而不能制焉稱一條院

山陵　圓院陵側

賴襄曰史稱一條帝心惡藤原道長所爲而不能制也蓋以藤原氏之累葉權威雖英明之君有不能奈何者矣況帝乎而欲以制道長難矣曰然則是終不可奈何乎襄曰可帝嘗從容謂侍臣曰凡事須反淳素藤原齊信欲有所汲引聞帝言不能請而止道長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嗚呼是可爲之機也人主據可爲之位挾可爲之資雖爲權門所鉗制處無奈何之時而非無可回復之機也其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譬若沈痼廢疾其來非一日扼其要害而不可除欲以攻擊克之非其變不可姑舍之扶其元氣以勝之元氣昂則疾勢伏其機然也人主誠原其始思之彼其所以能專其權以制我者何哉我始借之權也我家每娶其女也彼以我之舅氏以擅我政也是籍我以爲重者也籍我以爲重者亦藉我以爲輕故曰其機在於我苟正吾度爲我所可爲者則彼將畏服而不敢慢覩我曰是如君也君如君則臣庶幾將如臣也其初之所以敢不如臣者由於君不如君也帝一言如君則足以讋服道長其機如此惜乎不知養此機以遂克之也苟養此機以遂克之則收復朝權

不必待後三條也。夫欲養此機。必當有以輔之。如元氣之須參著。如藤原實資乃帝之參著也。舍此而不用。欲用后兄之伊周以制之。是欲養癰疽以驅痰飲也。

山縣禎曰。帝謂得人之事。不愧延喜天曆。而其所得。益非房杜姚宋之才。亦唯建安七子之流耳。覩其時諸公所作之文。皆儷偶華縟。詩亦纖巧。絕無氣骨。亦猶其人也。而閨閤嫵媚之流。厠其間。一代文弱之弊。視之延天之時。亦爲滋甚矣。而以得人才自負。豈帝王所尚哉。

第六十七世

三條天皇 圓融帝天延四年。正月三日生。貞元元年。十一月廿日。爲親王。寬和二年。七月十六日。立太子。寬弘八年。六月十三日。受禪。同年。十月十六日。即位。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長和。長和五年。正月廿九日。讓位。寬仁元年。四月十九日崩。三條院。壽四十二。火葬舟岡西邊。

帝諱居貞。冷泉帝第二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太政大臣兼家之女。冬十月。天皇即位。時年三十六。立一條帝第二子敦成親王。爲皇太子。初一條帝之禪位也。欲以敦康親王爲天皇儲貳。然以其舅伊周已死無戚援。遂立一宮。詔左大臣道長知太政官文書。

一千六百七十二年 壬子長和元年 春二月。立女御藤原妍子。爲中宮。妍子左大臣道長女。是稱枇杷中宮。夏四月。立女御藤原娍子。爲皇后。娍子藤原濟時女。天皇初欲立之。而憚道長。道長聞而陽贊成之。及册拜。朝臣恐忤道長旨。無敢至者。天皇大恚。獨大納言實資曰。吾豈阿權臣。而忽王事哉。乃與中納言隆家等數輩入朝。預嘉會。時道長以累世權威。專朝政。廷臣貪緣。綱紀日弛。實資獨侃然正色。無所回避。屢發忠憤。天皇亦倚賴焉。秋七月。式部大輔大江匡衡卒。匡衡左京大夫重光之子也。自幼讀書賦詩。及長博洽冠世。略通讖緯。然位不稱才。仕途

沉滯。每歎轗軻。

一千六百七十四年甲寅三年春二月。禁內火。天皇徙御松下曹司。三月。內藏掃部二寮火。累代寶器多焚。夏四月。徙御道長枇杷第。

一千六百七十五年己卯四年秋九月。宮成。冬十月。詔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儀準攝政。道長欲太子早登位。數諷天皇遜位。天皇眼疾增劇。不能視朝。乃有此命。天皇頗惡道長專權。常慮爲其所忌。意不自安云。十一月。禁內火。復徙枇杷第。道長使醫官以寒水進金液丹。天皇目疾不愈。遂喪明。

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丙辰五年春正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先是道長數諷禪位。天皇不懌。至是欲親詣名寺以禱病。遂決意脫屣。後薙髮法名金剛淨。寬仁元年夏五月崩。稱三條院。

山陵　北山小寺中

第六十八世

後一條天皇一條帝寬弘五年。九月十一日生。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爲親王。同八年。六月十三日立太子。長和五年。正月廿九日受禪。同年。二月七日即位。在位二十年。改元者四。曰寬仁。治安。萬壽。長元。長元九年。四月十七日讓位。同月廿九日崩。清凉殿晝御帳。壽二十九。火葬神樂岡東。

上東門院初后帳內犬生子。召博士大江匡衡問之。匡衡曰。吉也。謹按犬字。大旁加一。在上則天。在下則太。配以子字。乃爲太子。生天子。吉孰大焉。無幾生皇子。前帝及即位。立爲太子。至此受禪。

帝諱敦成。一條帝第二子也。母上東門院藤原氏。左大臣道長之女。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九歲。立三條帝皇子敦明親王爲皇太子。冬十月。攝政道長罷左大臣。

一千六百七十七年丁巳寬仁元年春三月。顯光轉左大臣。公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賴通爲內大臣。道長罷攝政。以賴通代之。班左右大臣上。秋八月。皇太子辭位。立敦良親王爲皇太弟。初三條帝之禪位也。道長欲立敦良爲天皇儲貳。帝不聽。遂立敦明。時敦明長天皇十四歲。太子不自安。及上皇崩。益甚。東宮官屬至厮役皆憚道長。不敢供其職。門庭寂然。可設雀羅。太子遂不能堪。遂有遜位之志。召道長子能信。言其情。道長大喜。乃急奏天皇及上東門院。傳詔允其所請。賜號曰小一條院。置年官受領吏。准上皇封戶。仍舊。又道長進其第五女寬子以爲妃。以慰之。且掩物議。故事立太子。必傳壺切劍。及敦明立。有司曰循。不進之。其所以不終也。冬十二月。以前攝政道長爲太政大臣。

重定曰。余每讀史。至道長廢太子之事。不覺雙淚交頤。掩卷伏案者數矣。舊史記道長驕侈之事。多矣。初

一條帝欲立敦康爲三條儲貳而憚道長代之以帝道長猶未爲足而實資以相門同族不敢阿所親上以爲傅辭實資猶然而況其他乎而顯光拜命顯光太子妃父也故每事以身護之及帝崩附隷東宮者皆憚道長不敢奉職太子雖不堪憂憤而亦末奈之何竟欲託疾遜位告以情太后聞之驚遽往覩實無意去位號慟不已道長病之爲賜號准上皇納其女爲妃以慰之蓋憚物議也然而前妃歸家憂憤吞恨遂死顯光哭之徹夜鬚髮盡白嗚呼道長一廢太子爲其所虐者幾人哉不翅太子母子顯光父女他連緣焉者孰有不號泣仰天而惡其暴横者乎

一千六百七十八年戊午二年春二月太政大臣道長罷夏四月徙御新宮冬十月立女御藤原威子爲中宮威子道長之三女中宮長於天皇九歲天皇尚幼以中宮奩匣爲戲玩於是道長一家三后天皇與太弟並爲外孫嘗同集上東門第道長喜作歌自頌以月望無缺自喩以語藤原實資使和之實資辭曰秀歌不和自古然也十二月敦康親王薨年二十一親王夙有令譽爲一條帝所愛

一千六百七十九年己未三年夏四月刀伊賊寇壹岐殺守藤原理忠虜掠人民遂犯筑前時藤原隆家爲太宰帥遣前少監大藏種材藤原明範等逆擊大破之賊徒逃去詔進隆家位以種材爲壹岐守種材春實之孫也初刀伊之寇也下符太宰府符未至隆家發管内兵擊而却之朝議酬賞大納言公任中納言行成曰符未到府既發兵不宜賞大納言實資引寛平中新羅侵對馬島司文室善友故事駁曰朝議加賞苟有功可録何問敕符到不到此而不賞將何以勵後權大納言齊信亦同議遂行賞焉冬十二月以攝政賴通爲關白

一千六百八十年（庚申四年）夏四月。天皇患疱瘡。因詔免諸國調庸。其罹疾病者。遣吏加優恤。是歲南蠻賊掠薩摩。詔討之。

一千六百八十一年（辛酉治安元年）夏五月。左大臣顯光薨。秋七月。以右大臣公季爲太政大臣。賴通爲左大臣。職仍舊。大納言實資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教通爲內大臣。是歲。伊豫守源賴光卒。賴光滿仲之子。爲人英武冠世。以將略稱。長保中爲東宮大進。侍直時有狐卧于殿上。太子命之射。賴光敢辭。太子强之。乃射中其胸。狐墜地。太子感賞。賜寮馬。

一千六百八十四年（甲子萬壽元年）秋九月。行幸關白賴通賀陽院第。觀競馬。

一千六百八十七年（丁卯四年）冬十二月。前攝政太政大臣道長薨。道長典樞機三十餘年。黜涉任心。嘗創法成寺於京極。擬興福寺。窮極土木。徙居之。故世稱法成寺攝政。又稱御堂關白。

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戊辰長元元年）秋八月。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亂。下總殺安房守唯忠。遣檢非違使平直方。少志中原成道等。發東海東山二道兵討之。

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己巳二年）夏六月。使檢非違使搜索平忠常家僮在京師者。冬十月。太政大臣公季薨。贈正一位。謚仁義。是爲閑院祖。

一千六百九十年（庚午三年）春正月。盜殺女子於豐樂院壇上。是月。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平忠常。棄印鎰還京師。以平正輔代之。夏四月。禁諸國吏營宅過制。秋八月。以追討使平直方無功。召還。更敕甲斐守源賴信。率坂東諸國兵討忠常。

一千六百九十一年（辛未四年）夏四月。源賴信言。平忠常降。六月。源賴信以忠常入京師。忠常病而途死。因斬首獻之。以功叙從四位上。爲上野常陸介。賴信以老不堪遠任。請改守丹波。既而又以其母墳墓在美濃。請任其守。乃許。初賴信至常陸。將攻忠常。平惟基諫曰。俟兵集而行。賴信不聽。遂率手兵赴下總。惟基率騎三千來會鹿島。忠常據水列壘壁。收舟檝。賴信不得濟。乃命大中臣成平。往諭以利害。忠常不肯。於是聚衆議戰。咸曰。無船何以濟軍。賴信曰。賊恃險。吾直渡攻其不備。可一戰下。

聞有淺處可騎渡豈軍中有知之者乎有高文者進曰我知之馳入湖行立葦爲標賴信麾軍從之忠常惶遽出降賊相謂曰吾徒生長此地而不知其津渡將軍始來而能知之非人之所及也

一千六百九十三年癸酉六年春正月盜入東宮及御息所取衣物

一千六百九十六年丙子九年夏四月天皇崩天皇頗有文藻受史記文選於大江擧周其在位憫民勞力及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令我息肩今而可不效力哉稱後一條院

山陵　菩提樹院

重定曰余見役夫之供帝喪事有吾儕息肩敢不盡力之語乃知其世之不足稱仁也夫人君刑天治天下天之蕩蕩四時行焉百物化焉天有殺生政有刑賞殺生以化物刑賞以懲惡禮樂刑政皆以爲德之具要歸安民而已有所興作可以安民則可作也有所征討可以安民則可討也造次法天顛沛懷民故興一事則民得一利廢一事則民亦得一利夫如是民祗恨君之不役我何勞不堪哉帝則不得然使民以小惠竟致使民出此言也民之供王事固當盡力安賞償有是言乎雖然權臣擅横以此時爲極帝借使有仁術其何以施之天下使民蕩蕩乎無能名焉哉然則民之不樂道長之所爲也而其纔息肩者則帝之惠也是雖未可稱其仁足以見帝之君於天下而不忘其民焉爾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四終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五

西京　賴復　校閱

筑後　笠間益三
東京　三尾重定　編次

第六十九世

後朱雀天皇

一條帝寛弘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生。同七年正月十六日爲親王。寛仁元年八月九日立太弟。長元九年四月十七日受禪。同年七月十日即位。在位九年。改元者三。曰長曆。長久。寛德。寛德二年正月十六日讓位。同月十八日崩。東三條院。壽三十七。火葬香隆寺乾野。

帝諱敦良。後一條帝同母弟也。秋七月。天皇即位。時年二十八。關白左大臣賴通。右大臣實資。內大臣教通。並如故。九月。左馬頭藤原保昌卒。保昌。左京大夫致忠之子也。爲人勇敢有武略。與源賴信。平致賴。平維衡。齊名。當時稱四天王。

一千六百九十七年（丁丑長曆元年）春二月。立禎子內親王爲皇后。立女御藤原嫄子爲中宮。禎子。三條帝之女。嫄子。敦康親王女也。秋八月。立皇子親仁親王爲皇太子。是歲。攝津熊勢郡始出銅。

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己卯三年）春二月。延曆寺衆徒聞朝廷以園城寺僧明尊爲座主。詣關白賴通第。條陳。賴通不聽。衆徒憤怒。伐賴通門柱。令檢非違使驅之。捕首惡下獄。三月。衆徒火賀陽院。索捕。夏五月。禁內火。徙御京極院。

一千七百年（庚辰長久元年）夏五月。京師盜連夜行火。又有群僧。殺掠行人。設賞捕之。秋九月。京極院火。天皇遷御故正三位藤原惟憲家。神鏡罹災。僅収餘燼。世謂陵夷之兆。

一千七百一年（辛巳二年）冬十二月。宮成。還御。

一千七百二年（壬午三年）冬十二月。禁內火。天皇避太政官廳。

一千七百三年（癸未四年）春正月。行諸節會于官廳。三月。徙御一條院。冬十二月。一條院火。徙御東三條院。

一千七百五年（乙酉寛德二年）春正月。天皇大漸。讓位於皇太子。尋崩。天皇頗睿明。然關白賴通專權。以故徒拱仰成。無所施爲。世以爲憾焉。稱後朱雀院。

山陵在仁和寺中

第七十世

後冷泉天皇

後一條帝萬壽二年八月三日生。長元九年十二月廿二日爲親王。長曆元年八月十七日立太子。寛德二年正月十六日受禪。同年四月八日即位。在位廿三年。改元者四。曰永承。天喜。康平。治曆。治曆四年四月十九日崩。賀陽院中殿。火葬舟岡西北野原。

帝諱親仁。後朱雀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太政大臣道長之女。夏四月。天皇即位。年二十一。立尊仁親王爲皇太弟。初後朱雀帝不豫。欲禪位於天皇。而令親王居東宮。頼通受顧命而退。頼通弟能信以必知親王非藤原氏出。故頼通沮議。故詭而奏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人。帝曰。是何言。嚮朕將置之東宮。而頼通奏事未晩也。故緩焉。爾能信曰。聖慮已然。宜早決定。不可過今日也。即日冊立。使能信傅。冬十二月。徙自京極第御太政官廳。

重定曰。初自藤原氏顓權勢。經世二十餘主。其族而直躬竭忠於人主者。其有幾人。余特以實資能信爲其人而已矣。實資性剛直。進以禮。退以義。侃然正色。數發忠憤。以匡濟國家。於是乎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倚頼之矣。逮爲太子傅。辭不居其職。余爲斯人不能無憾也。議者曰。當是之時。苟有賢者。讓之則固當辭不居其職也。然身已以直實所稱。天子憑以得寧。而除此人。奮緣彌縫於其間者。不可與謀也。饒令圖之。彼已有所畏。安肯奉其職乎。則太子之不可保。猶

並懸日月而覩之也。豈實資而不知之哉。知辭不忠也。而危天子。是不義之大者也。何爲其爲直。不足論也爾矣。余曰。不然。實資直且忠矣。何則其爲傅之時。年已七十。身雖矍鑠。以老辭於禮宜然。上不強之耳。強則必處其職。何以知其然。曰。以厥后爲太弟傅也。敢問。其傅太弟亦非憚道長哉。曰。否。實資直且忠矣。非以禍福易其操者也。傅太弟固辭不獲命焉爾。嚮使實資不以老之故辭其職。以身護太子。斃而後止。豈有後世容異議於其間者乎哉。是余之所以不能無憾於斯人也。若夫能信以頼通之弟。不敢黨其兄。覬帝有猶豫之色。進爲東宮大夫。以翼戴之。竟立爲君。是爲後三條帝也。余於斯人則未有所憾也。昔程嬰杵臼共謀立趙氏之孤。杵臼謂嬰曰。趙氏遇子厚。子其立孤。吾請先死。乃抱嬰兒遂爲敵所攻死。嬰終立趙氏。是以死爲輕。而以立孤爲重也。夫死者人之所惡且懼也。而或如此者何也。所以莫重於義也。繇是睹之。能信之行。雖未詳之。併論二子。則余將左袒于能信之奉東宮而立之。雖然。如二子者。寘之於左右。

不可得也。況於藤原氏之子弟乎。

實資清愼公之孫。博洽好詩。歷事九朝。其所日錄有一百餘卷。名小右記。有人嘗暴死省中。實資爲侍中。命出屍。吏咨自何方。曰宜從東陣。於是當直人爭欲擲其屍。盡東集。而實資俄命輿尸。席更從西陣。乃迎尸者接之去。竟無一人見醜狀者。其德行多類此云。

一千七百六年（丙戌永承元年）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實資薨。實資。資性明達方正。不阿權貴。後一條帝有凶夢。心甚惡之。或曰宜講最勝王經以除之。實資曰。夫佛所說亦非蠲正法政之事乎。若能政務循理。則災眚自熄。陛下留念省察。帝然其言。嘗移居新第。適失火。衆皆来救。實資止之。徐駕車而出。人服其曠達。二月。太政官廳火。秋七月。立章子內親王爲中宮。章子後一條帝女。冬十月。宮成還御。

賴襄曰。藤原實資可謂大丈夫矣。當權臣擅政。舉朝攀附之時。雖天子猶伺其喜怒。獨實資以其同族。特立不阿。至天子倚賴之以爲安。可不謂大丈夫邪。如不肯書上東門院之屏風。激一世不振之士氣。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想見其人。以如此之世。猶有如此人也。又讀至其辭爲皇太子傅。則有異焉。敦明權臣所不欲立。而天子立焉。倚實資以扶植之也。爲實資者何不慨然以身許之。而以衰老不堪爲辭乎。此時實資以大納言爲右大將。蓋歲七十矣。後五年。乃遷右大臣。兼皇太弟傅。所謂皇太弟。乃權臣所欲立也。誠

使衰老不堪何以辭於前而不辭於後後又二十餘年而沒蓋九十矣其矍鑠可知也則前之辭者非逭辭邪觀實資之平素非怵禍福夾廉恥唯官爵是戀如當時公卿比也豈度時勢之不可爲焉邪苟然何不併辭其官高視事外而膴仕至死乎抑以已受國恩特厚不敢以就安姑與權臣共事以匡濟其太甚耶或以吾論實資爲苛也夫唯實資也故吾苛論之當時擧朝之士皆婦人也婦人不足責有一丈夫焉吾烏得不責以其道哉如源顯基之事後一條崩後辭官隱居卻毉藥以死則疾世濁亂潔身而逝耶審能然是之謂眞大丈夫

一千七百七年丁亥二年秋七月教通爲右大臣賴宗爲內大臣

一千七百八年戊子三年冬十一月禁內火徙御京極院

一千七百十年庚寅五年春正月流大和守源賴親於土佐其子前加賀守賴房於隱岐先是訴興福寺故也

一千七百十一年辛卯六年春正月小一條院薨二月立女御藤原寬子爲皇后賴通之女秋七月冷泉院成徙御焉

一千七百十三年癸巳天喜元年秋七月徙御賴通賀陽第

一千七百十四年甲午二年春賀陽院火徙居冷泉院又御賴通四條第

一千七百十五年乙未三年春三月左近衛少將藤原忠俊從士入禁中挺刃逼御座藏人源齊賴等捕獲之夏六月毀冷泉院運其材造一條院

一千七百十六年丙申四年春二月一條院成徙御秋七月彗星見東方八月陸奧俘囚酋長安倍賴時作亂命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源賴義討之賴時自父祖世爲酋長至賴時略有六郡據衣川擅海利不輸貢賦時出兵

賴時初名賴良蓋避將軍與賴義諱國訓相同自至軍門謝罪及子貞

任犯法將所罪。怒曰。夫人之在世。誰不愛妻子乎。負任雖不肖。而吾兒也。吾豈忍坐視其死乎。不如閉關俟其來攻也。乃復反云。

永衡降在官軍。有人說曰。永衡有奸計。非眞降也。以著銀甲。使賊識已以別官軍。

侵掠國守不能制。朝議賴義家世得東國人心。乃命此任。賴義赴焉。會有大赦。賴時大喜。傾心服事。闔境清靜。及賴義任終。入府視事。賴時厚犒其軍。宿阿久利川。有夜斫藤原光貞營者。賴時子貞任嘗求婚光貞。光貞鄙之不許。故報其怨也。賴義怒欲收貞任。賴時聞之。據衣川。閉關而復反。賴義乃發兵擊之。時賴時女壻藤原經清。平永衡降在官軍。或言永衡貳。賴義收斬之。經清不自安。去歸賴時。賴時益振。賴義以討賊自任。不敢歸。賴義賴信之子。

爲證。請速斬之以斷其內應也。賴義從之。

賴時敗死　初賴義說賴時之族安倍富忠。發兵攻賴時。賴時聞之。輒赴富忠陣。欲陳利害。富忠設伏擊之。大戰二日。賴時竟中流矢而死。貞任聚殘兵。以守河崎城。

一千七百十七年丁酉五年秋七月。賴義與賴時大戰二日。賴時敗死。餘黨未平。貞任勢猶熾。屬歲比饑。糧食不給。九月。賴義奏請輸兵食。冬十一月。賴義率兵千餘擊貞任於河崎柵。會天風雪。人馬凍餒。貞任偵其疲勞擊之。官軍大敗。死者無算。裁餘六騎。賴義長子義家冠于八幡祠前。稱八幡太郎。濶達英果。善射。所射必斃。賊兵披靡相讋曰。八幡太郎也。遂退去。賴義等既免。十二月。先是賴義任滿。以藤原良經爲陸奧守。辭不赴任。至是命賴義再任。源齊賴爲出羽守。共討貞任。齊賴因循無討賊之心。於是賊勢益猖獗。

一千七百十八年戊戌康平元年春。禁內焚。延及大極殿朝集堂。

一千七百十九年己亥二年春。一條院火。徙御賴通三條第。是歲盜屢行火皇室。

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壬寅五年秋九月。賴通罷太政大臣。屏居宇治。不預機務。蓋以與東宮不協也。是月。安部貞任伏誅。先是以賴義任滿。使高階經重代之。兵民慕賴義不受經重。令經稟得已而歸。於是賴義心矢滅賊。使人招出羽酋清原武則。得兵萬餘。進攻小松柵。拔之。貞任來戰。武則曰。賊不固守而出戰。是我利也。鏖戰破之。乘勝衝其巢窟。終斃貞任。獲子千代及經清。斬之。弟宗任等出降。餘黨悉平。

貞任　身長六尺餘。腰圍七尺四寸。舁達之賴義之前。非壯士六人則不能舉之。其子千代。年甫十三。奮戰當鋒。賴義感其勇。不忍殺之。武則曰。憐小義。遺巨害。爲國家不利。乃誅。

一千七百二十三年癸卯六年春二月。賴義遣藤原季俊等。函貞任等首。送於京師。朝廷賞其功。以賴義爲正四位下伊豫守。武則爲從五位下鎭守府將軍。義家從五位下出羽守。源義綱左衛門少尉。義綱賴義之次子。

一千七百二十四年甲辰七年春。賴義以諸降虜至京師。敕

之負任二弟重任家任其族經清等皆伏誅。

放之伊豫。賴義東征九年至十一年，始歸京師，是謂前九年之役。

一千七百二十七年 丁未三年 冬十月，行幸賴通宇治別莊。以賴通准三后，賜年官爵。十二月，賴通罷關白，特敕咨詢政事。

一千七百二十八年 戊申四年 夏四月，以左大臣教通爲關白。天皇崩於賀陽院，稱後冷泉院。

山陵 仁和寺中圓教寺

賴襄曰：昔者元魏之衰，羽林騎焚張彝第，而魏主不問，高歡觀之，謂天下之事可知矣，歸散財結士。我長曆天喜，有類於此者。延曆寺僧徒抗訴，迫關白賴通第，打破其門，已而放火高陽院。夫賴通之名位，不翅張彝也。而僧徒非羽林之比。天下之事爲何如哉。後興福寺徒又攻大和守源賴親之館，而朝議流賴親于土佐，不亦甚於不問乎。然而陸奧之酋侵蝕六郡，不奉貢賦。源賴義以國守討征，勦之，借出羽酋之力，纔能平之。朝廷遣代人，而兵民服賴義，不奉其號令。賴義以獨力經紀二國十餘年，及奏捷，爲將士請賞秩。朝議久不決，其後賴義子義家再平陸奧之亂，而朝

議以爲私鬭，又不與賞典，非源氏父子以私恩撫緝之，則東國豪傑寧能帖哉。高歡自以其意結納之而已。我朝則驅而歸之其手。我朝紀綱之廢，甚於元魏。而源氏父子智勇，固過於高歡。異日源氏坐奪朝權者，決於此矣。朝廷公卿，方以聲色歌詠爲事，而血戈汗馬之勞，委之邊鄙之吏，又不肯償其勞，而欲偃然長託於其上，是天道所不與也。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而不下，下者滯而不上，上下之間，痞隔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於下，必然之勢也。當是之時，英偉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耻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懼哉。

缺

缺

非不與政事。教通雖在相位。唯備員而已。又惡風俗華侈。豐京男山都人士女出觀。圖遊車有金飾者爲駐。命撿非違使剝去。後禍加茂。不復見金飾車。帝性深惡犬。宮中有一犬。命放之海外。中外傳之。多殺犬。帝聞下詔固禁止之云。

通爲太政大臣。

一千七百三十一年辛亥三年秋八月。教通辭太政大臣。新宮成。徙御焉。

一千七百三十二年壬子四年夏四月。大極殿成。秋八月。定沽價法。九月。定斗外法。天皇欲審量制。新作器。使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之。親抽簪竹。截爲之準。及成。使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而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冬十二月。天皇不豫。讓位皇太子。明年夏五月崩。天皇自少好學。才能絕倫。一條帝以來。相門奪權。綱紀

稍弛。天皇剛健嚴明。不受牽制。勵精圖治。躬親機務。在儲位。常憤賴通專權。及即位。痛抑其權。是以教通雖居台輔。備員而已。自是皇綱再張。群下肅然。天皇欲傳位東宮。居院決政。而未幾崩。賴通嘆曰。天皇而早崩。邦家之不幸莫大焉。大江匡房謂。教化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稱後三條院。

山陵　仁和寺中圓宗寺

賴襄曰。世傳御府藏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毎大嘗冠焉。未嘗適也。獨後三條帝穿之。適焉。其魁偉可知也。烏知非宗廟之靈特生降之。以匡復國家之衰運

也哉而帝十歲爲皇太弟三十五卽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頼通歎以爲我邦之不幸信矣大江匡房比之承和延喜則非篤論也史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者有息而明者有蔽焉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卽位欲云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是嗚呼是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盖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旦卽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偪强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故也唯然是以其所使唯其才不以愛憎爲取捨不敢私便於己利於天下而已帝察於民事非歷世帝王所及如其親定斗量制亦其一端也吾嘗試因是論帝之政皆出於天下之正而已不與焉猶斗量之不容私也夫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

鎭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歎嗟如此蓋藤原氏之幸乃我邦之不幸其實我邦之不幸卽藤原氏之不幸也彼與宗社同休戚者而自其父祖不肯恤國家而營己之私至此乃知其非爾雖然藤原氏之營私也亦由歷世帝王之自徇其私唯帝也無私故足以禁其私也如白河非不剛健唯以其剛健以濟其私故聽政愈久而紀綱愈亂遂釀成保元之禍白河之久與後三條反亦我邦之不幸也降及元弘有後醍醐帝出其剛與明可以遠纘延久之遺緒而復急於其私樂不能反天下之正以撥天下之亂是亦我邦之不幸也噫何不以後三條之心爲心歟

史贊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矣而帝躬統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已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頌帝德而細繹政理專尚節儉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之風。可謂中興良主追跡近江朝廷矣。

齋藤馨曰。大有爲于天下之君。其心已定於未爲之日。及其爲之也。舉而措之而已。譬猶影焉。必有形也。而後從之。未有形正而影曲者也。故以爲後三條中興之業。亦非有爲之日爲之而定於未爲之日也。是有形而影從之者也。帝在儲位二十餘年。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嘗曰。吾若即位則欲云云。嗚呼。此云云之心。即他日中興之業之所出也。故帝即位之翌

年二月。停新置莊園及劵契不明者。而權貴所占之利奪矣。十月置記錄所。親聽民訟。而權要所擅之柄收矣。其他定沽價。修斗量。立衣服車器之制。所以禁奢侈節費用者。相續而出矣。然自吾觀之。停莊園不在二月也。置記錄所。亦不在十月也。而皆在二十餘年之前焉。定沽價。修斗量。亦不在定且修之日也。而在二十餘年之前焉。二十餘年之前。非有此事也。有此心也。此心已定于未即位之日。而其事於是乎見矣。昔者天智與中臣鎌足胥議於車中。而他日誅巨猾。修百廢。皆其議成之也。帝云云之心。乃天智車中之議。爾論者以帝之業。比近江朝廷。宜矣。雖然此數者。由云云之心。而成者固也。獨帝欲去位決政院中。遂崩而致使白河繼其志。居院聽政數十年。遂釀成保元之亂。是故何也。曰。無他。帝欲居位而抑權臣。修廢典者。固其心也。然權臣不從命。若數逼一呼。滿朝皆起。雖以帝之英明。亦未知之何矣。帝居位而權臣不服。或出廢立非常之舉。亦未可知。故帝去位。乃轉新主而行其志。雖被非常之禍。亦一朝老主而已。今

日天子之位可依然無搖。此帝之去位。乃欲大有與之心也。而其事未成。中道崩。獨營私忘公之白河反襲其迹。居院甚久。遂成他日之亂。是豈帝云云之心哉。

益三曰。制馭權臣。猶馭悍馬也。在剛斷明決以能服其心而已。不能服其心。而欲徒以威力慴伏之。其不受嚙踶反噬者幾希矣。藤原氏之竊大權。非一朝一夕也。其所從來舊矣。積累之餘。因襲之弊。專檀驕恣。習以爲常。視萬乘不啻如孤豚也。當是時。欲一朝挫

折其勢。而使其聽命於我。自非剛斷明決能服其心。固不能也。後三條帝夙有所見於此。故其即位也。首罷一切寛德以後新置莊園。尋又置記錄所。政出於宸斷。擒覈權貴大占莊園爲民蠹害者。而至沽價法。斗升法。皆定之於親裁。其他可知也。以痛抑壓藤原氏累世盤結之權。一朝奪之政柄。雖以教通之驕蹇。黙視拱手。徒備台輔而已。剛斷明決。勵精圖治。不毫受牽制。乾綱再張。舊汙一洗。猶披雲霧見白日也。如此者何也。無他。其以剛斷明決之資。而所爲有以足服權心之心也。不然則其崩也。爲藤原氏者。當拍手相慶曰。私門之權可復收焉。而頼通聞帝崩則曰。我邦不幸莫大於此。自非其所設施裁決得宜。而大服其心。安能得使權臣發如此之言乎。故曰制馭權臣。在剛斷明決能服其心。爾惜哉其不永祚而大伸其皇猷也。

白河天皇

後冷泉帝天喜元年六月廿日生。治暦四年八月十四日爲親王。延久元年四月廿八日立太子。同四年十二月八日受禪。同月廿九日即位。在位十四年。改元者四。曰承保。承暦。永保。應德。應德三年十一月廿六日讓位。大治四年七月七日崩。三條烏丸第。壽七十七。火葬香隆寺乾野。

帝諱貞仁。後三條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中納言公成之女。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二十。關白教通如故。立皇弟實仁親王爲皇太弟。

一千七百三十四年（甲寅承保元年）春二月。前關白頼通薨。頼通久握朝權。驕奢過父。嘗捨宇治別莊爲寺。名平等院。賜封三百戶。世稱宇治殿。夏六月。冊女御藤原賢子爲中宮。左大臣師房所養。

一千七百三十五年（乙卯二年）秋九月。關白教通薨。冬十月。以左大臣師實爲關白。

一千七百三十七年（丁巳承暦元年）春二月。右大臣師房薨。家稱土御門。冬十二月。先是創法勝寺於白河。建九層浮屠。給封一千五百戶。

一千七百四十年（庚申四年）春二月。賀陽高倉三條三宮並火。秋九月。以內大臣信長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

原俊家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能長爲內大臣。閏月。

高麗王獻方物。求醫。朝議以上表無禮却之。

高麗王求醫。來書略曰。國王后有疾。聞天朝有良醫丹波雅忠。願得遂假以託診治。乃諮公卿議其遣否。衆議未決。源經信後至云。不可遣也。議乃定。公卿報書以禮辭。多闕懸不齊之旨。書中有言。使鄭難違風池之波。扁鵲豈入雞林之雲。是大江匡房所作。

一千七百四十一年（辛酉永保元年）冬十月。幸石清水宮。敕前下野守源義家扈從。先是。園城寺與延曆寺僧徒數相攻鬬。遣敕使禁之。不可制。故倚義家武威。警護道途。

一千七百四十二年（壬戌二年）秋七月。大內火起。內膳司大炊屋延及神嘉殿。天皇徙御六條宮。冬十月。前伊豫守源賴義卒。賴義。賴信之子。嘗賛討貞任功。建八幡祠于鎌倉鶴岡。又幼時戲畫不動佛。人稱天骨不可及。是歲旱饑。停營造宮室。

一千七百四十三年（癸亥三年）春正月。以右大臣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顯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通爲內大臣。是歲。富士山焚。

一千七百四十四年（甲子應德元年）春二月。天皇徙御三條宮。夏四月。造園城寺金堂。

一千七百四十五年（乙丑二年）秋七月。京師民每街建小祠。榜曰福德。或長福神。貴賤競集。置酒縱飲。敕檢非違使毀之。冬十一月。皇太弟薨。

一千七百四十六年（丙寅三年）秋七月。造離宮於鳥羽。課五畿七道徭役。穿池築山。宏敞鉅麗。營構極巧。冬十月。參議藤原通俊上後拾遺和歌集。十一月。立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讓位。大治四年七月崩。天皇性嚴而溫雅。頗有後三條帝之風。信賞必罰。剛斷果決。政出宸極。相門斂手。然愛憎任意。授官任職。率不遵舊典。機務一出於院中。至崇德帝即位。四十餘年間。刑賞黜陟。莫不與聞。凡以院宜號令天下。置別當北面。始此。天下之形勢至此一變矣。又篤信佛法。屢像建塔。不可勝數。嚴禁天下殺生。屢事營造。國用不貲。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竝任者。時俗競尚華麗。賤女子亦被文繡云。追謚稱白河院。

重定曰。或問余。帝是何如主也。殆乎英主耶。曰。未矣。其何以然耶。曰。以私也。然則其質美耶。曰。天資剛健。不減父帝之風。何容臣子之齒牙。況安專臣之縱恣乎。承後三條之後。興廢典。挽頹風。可謂出而極于其時矣。雖然。信釋教之餘。燒漁網。禁庖宰。慶經四兩。造佛像寶塔。塔波幾乎可萬數也。故驕僧乘之爲暴至

謂天下莫不用朕之命焉第不如意者有鴨河水雙陸骰子山法師而已不唯是也立八歲之堀河以爲君崩又立五歲之鳥羽無幾奪之位以予五歲之崇德雖帝遜位聽政於院中四十餘年矣刑賞黜陟凡無不與聞遂致使鳥羽帝傚而予三歲之近衛以速天下之亂夫令幼冲之君踐天位或出于不得止出于權臣利已之私皆非所以爲法也而帝數立襁褓之孺子以爲已便奚異藤氏之所爲哉帝之爲之蓋以天縱之才如庸主視以傚何使論者至不忍復言。吁可悲夫。

益三曰史氏皆謂及白河法皇聽政院中天下之形勢一變矣吾以爲不然也藤原氏之專權久矣及後三條帝立大抑其權而奪之柄帝欲居院中而决政禪位未幾而崩然自此外戚之權頓衰白河法皇亦傚前朝去位之後聽政院中然其所爲無非極奢恣欲而朘民之膏血者而後天下之人心漸厭朝廷甚於外戚專擅之日故其所謂變也者不過謂外戚之政轉歸於院中而已烏可謂之天下之形勢一變哉。

所謂形勢一變者如天智定制爲郡縣源頼朝自爲總追捕使政權歸武門足利氏時國守世襲豪傑割據竟成封建之勢者是之謂天下之形勢一變而如近世政權復王室廢藩爲縣則形勢之變之最大者。其所以變雖有隆替異趣者要皆非一朝一夕而成者也。

第七十三世

義光稱新羅三郎。爲右兵衛尉。宿衛禁中。請東行而戮力於兄義家。不許。因棄官潛行詣義家。義家驚喜共定謀。義家每饗軍士。設甲乙席。勇怯分座。

堀河天皇（白河帝。承暦三年七月九日生。同年十一月三日爲親王。應德三年十一月廿六日立太子。同日受禪。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即位。在位廿一年。改元者七。曰寬治。嘉保。永長。永德。康和。長治。嘉承。嘉承二年七月十九日崩。堀河院中殿。壽二十九。火葬香隆寺坤原。）

帝諱善仁。白河帝第二子也。母中宮藤原氏。關白師實之養女。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時年八歲。以關白師實攝政。太上天皇聽決萬機。

一千七百四十七年（丁卯寬治元年）冬十二月。陸奥守源義家討清原武衡。平之。初清原武則生武貞。武衡。武貞爲嗣。武貞生真衡。真衡有異母弟家衡。異父弟清衡。以事相隙。搆兵。及義家爲守。赴出羽。圍家衡。不利而還。家衡叔父武衡聞義家敗。率兵赴家衡陣曰。予克八幡太郎。我曹之榮也。乃據金澤柵。義家聞之怒。自將兵數萬攻之。會弟義光自京師來。義家大喜。分兵共攻柵。柵固不拔。乃築長圍。持久困之。既而柵中食乏。武衡家衡自燒夜遁。義家追擊之。獲武衡家衡。斬之。奥羽悉平。世謂此戰爲後三年之役。義家奏捷。因請下官符。還獻二酋首。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以爲私鬪。不許下符。即弃首於途而還。初義家從父東征而還。嘗詣關白賴通。談戰事。時大

饌亦異之。以勵戰功。有季方者。勇冠三軍。每饗必坐甲席。賊將從貨誘之。謹延請。乃將千金曰。願奉以爲壽。季方不受。將去。乃對之曰。藉滅卿等。家在旦夕。此貨亦皆我有爾。賊驚畏。又有平景政者。號鎌倉權五郎。甫十六。爲賊所射。矢立其目。景政射斃其賊。而後使人拔其矢云。

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渠有將才。惜未知兵法。義家從者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此必有故。追及。謹請遂執弟子禮。及征武衡。方攻金澤城。見飛雁亂行。曰。是江師所教也。必當有伏。分兵圍之。果有伏。遂擊敗之。

賴襄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奥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强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每爲國患。而廟堂不以爲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而夫貞任家衡等。皆桀黠之才。足以乘而逞焉。微源氏父子。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憊。義家官不過四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平之亂。又鬪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賴朝。遂得司天下

之權。義家儻預賂之邪。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略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爲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鬬。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

安積覺曰。武衡家衡之亂。義家血戰數合。敗而復振。卒能摧堅挫鋭。誅夷二虜。而與地廓清。義家之功大矣。故其上解。稱武衡家衡之謀反。罪既浮於貞任宗任。請速下官符。獻首闕下。廷議以爲此私鬬也。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事遂寢矣。然以二虜之亂爲私鬬。竊謂不可也。陸奥出羽之士馬甲兵糗糧儲峙。皆公家物。而二虜徵發之。運輸之。疆場騷然。民不聊生。義家擊而平之。可謂牧宰之寄。不忝其職者矣。蓋二虜之搆兵。起於吉彦秀武憾眞衡。而非有逆上之名。故當時視爲私鬬。而其恣動干戈。攻剽國司。是亦反也。何得謂私。必若賴時貞任之塞衣川關。據鳥海柵。掠賦稅。奪庸調。而後得謂之反乎。當事者當議師之曲直。不宜計較賞之有無。義家之舉非歟。則當黜之罰之。是歟。則當擾之勞之。而以議者之言。不下官符。是朝廷吝賞也。何以能服將士之心哉。姚令言舉兵犯闕。李懷光與賊連勢。德宗播遷。而亂離相尋者。皆以悋賞也。設使義家部曲有怨望者。則朝廷將何以應之。吾未見其可也。雖然爲義家謀。則其請官

符。當在繕兵赴敵之時。三年之間。歲月不爲不久。而必待平定之日。然後奏其形勢。亦已晚矣。故議者得以弄文而沒其功。惜哉。

齋藤馨曰。吾嘗以爲義家之用兵。得於天性。而成於百戰練磨之餘。當時將士。無敢議者。而彼匡房者何人哉。家世業文。未嘗一操兵。而僅抱一卷兵書。自以爲知兵。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而義家遽服其言。遂從而學之。何其義家之自輕也。曰。非自輕也。卽自重也。昔者張良從輿人受書。先儒論之曰。輿人所教在

意。不在書。今匡房之教義家。吾以爲亦然也。義家身爲將帥幾年。所向無敵。天下神明視之。其心因以爲無復足畏者。方與賴通語之際。或有鋒鋭太露僨然自是之色。是匡房之所聞而惜之也。蓋自是者任意而行。不敢用人言。其終必至于一敗塗地而止。故匡房折之。將以成就之也。不然以縉紳執笏未嘗一操兵之人。而折宿將名帥於一言之下。以未知兵。是從者之所以慍而告也。爲臣者且慍。而義家夷然不敢慍。卽待其出禮之。是其虛心聽人之速。不待知良之納履約往而後可教矣。蓋義家嘗自以爲是矣。及聞此言也。陷然自歉之心忽生。自歉則臨事而懼。慮勝而進。必不以輕忽從事。匡房所謂兵略。不在書而在此也。及後三年之役。義家見營外鳥亂。曰。有伏。擦之果然。因謂人曰。是兵書所謂飛鳥亂行有伏也。吾不學則殆矣。是亦義家審地勢。不敢直進。故能然。已不然悍然勇往。不暇顧書中語。而伏兵旣環視而起矣。唯義家有學以知之。故此役三年而成功。使其不學。則將見其至於十數年而不已也。由是睹之。義家威

重天下。善以功名終。由受匡房一言之教。故曰。是義家之所自重也。

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戊辰二年冬。罷太政大臣信長。以攝政師實代之。

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己巳三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夏四月。師實罷太政大臣。

一千七百五十年庚午四年春正月。上皇幸熊野。敕奉近田百餘町。夏五月。召參議大江匡房。讀漢書。冬十二月。師實罷攝政。爲關白。

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辛未五年夏六月。先是。源義家與弟義綱搆兵。敕禁其兵士入京師。既而事寢。

一千七百五十三年癸酉七年春二月。立女御篤子親王爲中宮。篤子後三條帝第四女。長於天皇十九歲。是歲。出羽賊平師妙平師季等。燒守信明館。剽掠資財。敕陸奧守源義綱討之。

一千七百五十四年甲戌嘉保元年春。罷關白師實。以內大臣師通代任。

一千七百五十五年乙亥二年冬十月。延曆寺僧徒奉神輿詣闕。訴美濃守義綱殺其徒。中務丞源賴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棄神輿而走。又修五壇法。詛國家。而後奉神

山陵 圓融院三重石御塔

輿還山。

一千七百五十六年丙子永長元年秋七月。天皇上皇觀田樂。自是朝野盛行。

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己卯康和元年夏。關白師通薨。師通好學。師事大江匡房。務進材能。黜勢利。嘉保康和之間。天下肅然。師通不憚上皇親政。嘗曰。豈有遜位之君而聚車於門者耶。上皇聞之頗自歛。及其薨。無復憚意。是歲。策仁和寺覺行爲法親王。覺行上皇之子。法親王始此。

一千七百六十年庚辰二年夏。先是大內火。上御堀河賀陽兩院。至是宮成。徙御焉。

一千七百六十一年辛巳三年冬。前對馬守源義親劫掠鎮西。敕討捕之。流隱岐。義親義家之子也。

一千七百六十三年癸未五年秋八月。立皇子宗仁親王爲皇太子。

一千七百六十五年乙酉長治二年冬。以右大臣忠實爲關白。

一千七百六十七年丁亥嘉承二年秋七月。天皇崩。天皇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上皇。不復攬乾綱。然留心政事。諸司奏案。夜必覆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令商議。一日宮

女奏曰。有所冢其貧窶將逌世。天皇愍之。乃敕僧良眞修臨時禱曰。其修法及日時。他日命之。豫賜兵衛尉一人。師宜告有司而任之。當時爲兵衛尉者。出功錢五萬匹。良眞既任其人。收功錢入。請修法日時。天皇曰。聞所冢其貧不能立。朕不忍措之。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以師意私給功錢於某。如其所禱。他日修之可也。良眞感泣曰。修大秘法。安過此功德。況良眞之微力乎。遂以功錢給之。天皇頗好文學。能和歌。當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等在朝。天皇以爲得人。不愧古也。稱堀河院。

重定曰。昔人有以四情寓之於書者。有所喜則作書。有所怒則作書。哀亦作。樂亦作。喜怒哀樂。自成其體。未有所主也。蓋其趣入其妙云。帝頗有政事之材。而白河法皇之執政。私濫公。公蔽私。帝乃晏然。天下之事爲不足恤。於是乎夙夜樂樂。喜怒哀樂。發之於其聲。悲壯怨憤。且莫而變。竟得其妙。傳所謂神樂曲。可謂君子於處變之誠能愜者也。夫書與樂。皆取之六蓺之中。而彼所見不及帝。故止于書。若夫樂者。閑邪防淫。移風易俗。渢渢乎美焉者也。故先王取以爲教化之具。帝將據此以和父帝之心也。夫而法皇縱肆。統御萬機。豈容他人之言哉。然至拜大將之事。舌縮而不克違帝之意也。雖然。帝未必至于欲以此和其心也。帝之樂之。即書之寓四情之類耳。唯其所爲高等。偶有然也歟。豈非君子處變之誠能愜者乎。

第七十四世

鳥羽天皇 堀河帝康和五年。正月十六日生。同年六月九日爲親王。同八月十七日立太子。嘉承二年七月十九日踐祚。同年十二月一日即位。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五。曰天仁。天永。永久。元永。保安。保安四年正月廿八日讓位。保元元年七月二日。崩鳥羽殿。壽五十五。葬鳥羽安樂壽院御塔。

帝諱宗仁。堀河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諱苡子。贈太政大臣實季之女。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五歲。關白忠實攝政。白河法皇聽決萬機。

一千七百六十八年 戊子天仁元年 春正月。先是隱岐流人源義親逃至出雲。殺目代掠官物。敕因幡守平正盛討之。至是正盛函義親首入京師。夏四月。延曆寺僧徒數千擐甲奉日吉神輿入京。敕遣撿非違使及源平兵士數萬禦之。是歲。前鎮守府將軍源義家卒。年六十八。義家英武蓋世。又善和歌。其赴陸奧也。過勿來關。有山櫻落花之詠。後人傳稱焉。

義家初賴義奉東征命也。義家從在軍中。清原武則聚堅甲三領爲的。請試其射。義家一發洞貫三甲。武則愕然拜曰。神也。非人所及也。驚嘆久之。義家受宗任拔力絶倫。乞以爲家兵。宗任服其勇武。事之無貳。一日微行在祉家。宗任從焉。其夜盜數十人。照炬窺門。犬吠出中門。宗任以蟇目小箭射犬。犬吠且走。復射再中。義家在內。謂宗任曰。注矢之疾。何乃輕躁。盜衆聞之驚曰。咄咄。八幡公在焉。乃遁。義家每行。他惟便一小冠者持太刀。嘗詣右大臣某第。有狂人拔刀走過南庭。義家命從者止之。從者曰。八幡殿在焉。爲何狂。其人投刀就縛。而從兵數十人來聚。遂執而去。以是常知有其備。盜畏憚之。

一千七百六十九年 己丑二年 春二月。左兵衛尉源義忠爲其從者所殺。朝廷疑義綱子義明等所爲。敕撿非違使源重時討之。義明戰死。義綱走據近江甲賀山。敕源爲義討之。義綱剃髮請降。即流之佐渡。爲義以功爲左兵衛尉。爲義義親之子。祖義家子養之。

一千七百七十年 庚寅天永元年 冬十一月。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匡房才學優長。博通古今。爲三朝師。及薨。藤原宗忠歎曰。朝之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亡良臣。可勝惜乎。所著江家次第。搢紳取爲模楷焉。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 壬辰三年 冬。忠實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一千七百七十三年 癸巳永久元年 夏。延曆寺僧徒數千詣闕。訴興福寺不法。興福寺僧徒又攻延曆寺。敕源爲義平忠盛等卻之。是歲。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尋改攝政爲關白。

一千七百七十四年 甲午二年 秋七月。院宣延曆寺禁僧徒帶兵仗。

一千七百七十五年 乙未三年 夏四月。以內大臣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忠通爲內大臣。忠通忠實之子也。

一千七百七十八年 戊戌元永元年 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爲中宮。璋子大納言公實女。白河法皇取養於宮中。遂私焉。既而入宮。生崇德帝。天皇以爲非己子。故不慈。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己亥二年）冬十一月。輔仁親王薨。輔仁白河法皇異母弟。有才能。善詩歌。人皆推重之。後三條帝遺詔曰。太弟踐祚。則宜立輔仁爲太弟。然皇太弟早薨。法皇背詔。立堀河帝爲太子。親王鞅鞅。退居仁和寺花園。琴歌自遣。法皇賜食邑。慰之。勅宜時來相見。親王奉詩曰。有琴有酒山中樂。無喜無憂世上情。一時盡慕其風采。世呼爲三宮百大夫。

一千七百八十年（庚子保安元年）冬十一月。罷關白忠實內覽文書。

一千七百八十一年（辛丑二年）春三月。以內大臣忠通爲關白。初忠實忤法皇旨。不納女於宮。既而悔之。會法皇幸熊野。天皇勅忠實納女。忠實喜。裝奩已備。法皇還怒。罷之。忠實懼。退居宇治。

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壬寅三年）冬十二月。以右大臣源雅實爲太政大臣。源氏拜是官。始此。雅實質直敢言。爲法皇所敬憚。

一千七百八十三年（癸卯四年）春正月。立顯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傳位。保元元年七月崩。天皇嘗受帝範於菅原在良。又通天文。精音律。遜位之後。聽政院中二十八年。最好色。多內嬖。前後有三女院。美福門院殊被幸。保元之亂。實胎于此矣。稱鳥羽院。

第七十五世

崇德天皇（鳥羽帝元永二年五月廿八日生。同年六月十九日爲親王。保安四年正月廿八日立太子。同日受禪。同年二月十九日即位。在位十八年。改元者六。曰天治。大治。天承。長承。保延。永治。永治元年十二月七日讓位。長寬二年八月廿六日崩。讚岐國支度宮。壽四十六。火葬白峯寺西北。）

帝諱顯仁。鳥羽帝長子也。母待賢門院。藤原氏。大納言公實之女。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五歲。以關白左大臣忠通攝政。是月。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越前守平忠盛殺神人。左衛門尉源爲義擊走之。

一千七百八十四年（甲辰天治元年）春閏二月。天皇從法皇上皇幸法勝寺。觀花。鹵簿最極美。秋七月。太政大臣雅實罷。是歲。前木工頭源俊頼奉勅撰金葉和歌集。俊頼經信之子。善和歌。造語新奇。體製温雅。一時士人推爲宗師。

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戊申大治三年）冬十二月。以左大臣忠通爲太政大臣。職仍舊。

忠盛其先雖出於皇胤。國香貞盛以還。至父正盛。世爲武臣。不齒朝當。至是始與其家。

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己酉四年）春三月。山陽南海二道海賊起。法皇敕備前守平忠盛捕之。夏四月。攝政忠通罷。太政大臣尋。改攝政爲關白。秋七月。法皇崩。自是後上皇專理萬機。一效法皇。

一千七百九十年（庚戌五年）春二月。立女御藤原聖子爲中宮。冬十一月。先是有男子稱源義親入京。上皇處之前太政大臣忠實鴨院。眞僞未決。是日檢非違使源光信以私怨發兵擊殺之。及其從者。因流光信及其黨。奪其弟右兵衛尉光保官。

一千七百九十一年（辛亥天承元年）冬十二月。以右大臣家忠爲左大臣。內大臣有仁爲右大臣。大納言宗忠爲內大臣。宗忠大納言宗俊之子也。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壬子長承元年）春三月。得長壽院成。敕左衛門大尉平忠盛掌土木事。至是以功除但馬守。亡何擢刑部卿。聽內昇殿。舉朝憎之。愧與爲伍。秋九月。上皇定新制十四條。

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乙卯保延元年）以頻年饑疫。多災異。盜賊起。敕諸儒言政事得失。

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丙辰二年）夏五月。左大臣家忠薨。稱花山院。冬十二月。以有仁爲左大臣。宗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賴長爲內大臣。

一千七百九十七年（丁巳三年）左兵衛尉佐藤憲清辭官而去。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好和歌。爲上皇北面士。會鳥羽新宮成。上皇命一時名輩。上題障子畫和歌。憲清即日進十首。大稱旨。賜御劍朝日丸。常愛其才。甚親遇之。然不喜榮利。有避世之志。一日決然陳情。辭官還家。其稚女迎引父衣。憲清意甚憫之。既而謂曰。我出離者。無過

于此。乃蹴之墜牀。女號泣不去。憲清強忍不顧。家人驚訝。其夜遂棄妻子。往嵯峨爲僧。改名西行。又號圓位。時年二十三。憲清抱才遭時。而一朝棄去。無所牽戀。時人嗟嘆之。其妻亦爲尼。居高野天野。操行堅貞。時伊賀守藤原爲業與弟賴業爲經。皆爲僧。隱大原山。與西行相唱和。爲業著大鏡。紀文德帝以後十四朝事。

賴襄曰。所貴於士者。以其知時也。時有勢焉。有機焉。勢所推移。機所起伏。非必難知也。而莫之知者。有所蔽耳。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去危就安。去濁就潔。舉

世不知而已獨知之知之明故決之果彼之所驚我以爲當然如藤原憲清不其然乎當是之時天下之勢何如哉君臣殉私廉耻喪亡國家紀綱所以維持天下者無一存者而天下之武健桀驁者隱然成黨於下竊咲朝廷以爲不足畏朝廷方計較閨闈之寵易置童蒙之君宰執之臣骨肉爭權不省宮城之外有何事大亂之機將發矣而上下晏然處之何哉譬若失火之家舉家宴集讙嘩及鄰閭來救始知之彼汨沒於爭競之間中熱外謙顚倒是非是以其機露於前而不能見憲清資不過北面官不過左兵衛尉處一世奔波之後有以窺其端倪以爲事勢如此官不可爲故雖頗受寵使而決然去之其曰歸佛辭世者特託焉而遁或觸焉而發耳世蓋駭愕以爲不近人情不知自憲清視之舉朝之士皆喪心者也憲清弃官之歲而藤原賴長爲內大臣後二十年而保元之禍作自是喪亂荐資海宇反覆而憲清嵓居川觀超然事外嗚呼可謂士也已史稱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善歌蓋備文武才略者使少營求攀援而進如藤原

信西或所不難而不屑也乘世之亂依附姦雄樹立功名如大江廣元又所優爲而又耻之觀其異日見源賴朝贈之寶玩而出門拋與兒童可以見其志矣世稱其無欲而已吾則欽其有耻有識也古曰利使智昏憲清唯有耻也是以能識一世之所不能見也如藤原敦光稱文學之士應敕陳得失言及敬神佛興學校蓋三好清行之所以言於延喜而敦光拾之是爲何等時而爲此迂拘之說而不耻邪如藤原爲業兄弟辭官隱居著史自遣蓋亦知時之非也紬繹前事託空文以自見此則憲清之徒也

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己未五年）秋八月。立皇弟體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賴長爲傅。

一千八百一年（辛酉永治元年）春三月。上皇薙髮稱法皇。冬十二月。法皇使天皇禪位皇太弟。初法皇寵美福門院。欲立其所生。故速禪位。天皇雅無去位之意。且詔案段皇太子曰皇太弟。天皇駭曰。明日審議當否。法皇不聽。時百官已備儀。待詔出。而中使相踵。薄暮始傳劍璽。自是二宮不協。至長寬二年秋八月。天皇崩于讚岐志度。世稱讚岐院。治承元年秋七月。詔更稱崇德院。壽永三年夏四月。立廟春日河原。謂之粟田宮。明治元年秋九月。勅遷祀飛鳥井町。稱白峰宮。

山陵 讚岐國阿野郡白峰

第七十六世

近衞天皇（崇德帝保延五年五月十八日生。同年七月十六日。爲親王。同八月十七日立太弟。永治元年十二月七日受禪。同月廿七日即位。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五。曰康治。天養。久安。仁平。久壽。久壽二年七月廿三日。崩近衞殿。壽十七。火葬舟岡西野。）

帝諱體仁。鳥羽帝第八子也。母美福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長實三女。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三歲。以關白忠通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於是世稱法皇曰本院。上皇曰新院。

一千八百二年（壬戌康治元年）春三月。園城寺僧徒燒延曆寺堂房。延曆寺僧徒擊却之。

一千八百四年（甲子天養元年）夏六月。勅左京大夫藤原顯輔。撰詞花和歌集。

一千八百七年（丁卯久安三年）春正月。左大臣源有仁薨。初鳥羽上皇好修容儀。有仁亦喜修飾。朝服有稜。烏帽有額。始於此。世稱花園左大臣。夏六月。平忠盛父子與祇園神人鬭。矢注神殿。延曆寺僧徒大怒。奉日吉神輿入京。法皇諭之還。

一千八百八年（戊辰四年）夏六月。禁內火。天皇遷四條東洞院第。

一千八百九年（己巳五年）秋七月。以內大臣賴長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行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雅定爲內大臣。冬十月。以攝政忠通復爲太政大臣。職仍舊。

一千八百十年（庚午六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三月。攝政忠通罷太政大臣。立女御藤原多子爲皇后。夏六月。立女御藤原呈子爲中宮。初賴長欲立多子。不許。忠實親請之法皇而得之。及立呈子。賴長不懌。冬十二月。忠通

藤原多子 左大臣賴長之女

藤原呈子 攝政忠通之女

頼長每召信西等諸儒士。講論古今經史。所錄亦甚多。然性惡專擅。負才。驕慢凌人。時人稱曰惡左府。

罷攝政爲關白。

一千八百十一年（辛未仁平元年）春正月。左大臣頼長內覽太政官文書。初頼長與兄忠通不相能。兄弟相軋。猜忌日甚。忠實素愛頼長。疎忠通。遂奪其所授朱器臺盤。以授頼長。爲氏長者。至是又奪其職。授頼長。頼長博學多識。常以經濟自許。忠通工歌詩。善書。頼長非之曰。是小技。非經濟之學也。及爲氏長者。益忌忠通。後不相通。

栗山愿曰。自藤氏之盛。男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爲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掩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俛首以爲乖忤相家。禍且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歛手。白河鳥羽。亦奉其遺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恪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孫子。而忠通頼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臺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譖。寵辱交軋。卒之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矣。可不戒哉。

山陵　鳥羽安樂壽院新御塔

一千八百十三年（癸酉三年）秋。天皇有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長子守仁。忠通承旨奏法皇。法皇意忠通利其幼弱。不許。

一千八百十五年（乙亥久壽二年）秋七月。天皇崩。天皇美姿儀。自幼好和歌。而政事悉出法皇。忠通頼長兄弟相鬩。天皇惡頼長親忠通。然憚法皇。不能如志。居常鬱鬱。積成疾。天皇幸石淸水。中路有轜車。過近衞陣前。又幸賀茂。天皇髮髭無故而墮。時人以爲不祥。無幾而崩。稱近衞院。

第七十七世

後白河天皇（鳥羽帝。大治二年。九月十一日生。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爲親王。久壽二年。七月廿四日踐祚。同年十月廿六日即位。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日保元。保元三年。八月十一日讓位。建久三年。三月十三日崩。六條院。壽六十六。葬法住寺法華堂。）

帝諱雅仁。鳥羽帝第四子。崇德帝同母弟也。近衞帝崩。無嗣。上皇以爲當立重仁親王承統。重仁其長子也。中外亦屬意。而美福門院意上皇咒詛近衞帝。故不欲立重仁。乃勸法皇與關白忠通議。立天皇。天皇稱四宮。微而無聞。制下。朝野愕然。冬十月。天皇即位。以皇子守仁爲親王。即日立爲皇太子。太子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

鞫。故美福門院勸天皇立之。

史贊曰。烏羽法皇寵美福門院。錮於哀晳。言無不聽。后以近衞之崩。歸罪於崇德及藤原賴長之蠱祝。故勸法皇。不立重仁親王。而立後白河帝。此國家治亂之所係也。後白河之於近衞。兄也。其事異於顯宗仁賢之推讓。不宜以兄繼弟。世嫡相承。在禮爲正。衆心與論。實歸重仁。而艷妻煽方處。法皇惑其言。而立所不當立。遂激崇德之怒。陵土未乾。京師蹀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然保元之禍。推原其本。實基於白河帝好色焉。帝鍾愛待賢門院。而遂至敗斁彝倫。法皇亦知崇德之非己子。嘗有叔父子之語。故不慈於崇德。固非一日。而后之狡謀。亦因而易入。可不戒哉。

一千八百十六年（丙子保元元年）秋七月。法皇崩。上皇入臨。及門。右衞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還。先是左大臣賴長失寵法皇。誣事上皇。上皇嘗夜啓語之曰。法皇舍宜立之重仁。而立非文非武之四宮。今法皇已昇遐。何憚之有。吾欲舉大事。廢豎子而再踐位。如何。賴長欲立上皇而已專柄。乃力贊之。內大臣實能固諫上皇。不聽。乃令賴長誘召將士。謀頗漏。朝野洶洶。天皇遣檢非違使近畿諸道。捕兵士入京者。時上皇在鳥羽宮。法皇崩七日。修法會於田中殿。上皇不臨。參議藤原教長諫之。不聽。託言齋院行啓。入據白河北殿。天皇使平信兼要賴長於樋川。賴長間行赴白河。天皇告急美福門院。美福門院矯遺詔。召源義朝平清盛自衞。以皇居湫隘。遷東三條殿。天皇親執劔璽。御腰輿。關白忠通以下文武諸臣從焉。上皇遣教長召源爲義。辭。強之。乃率子賴賢賴仲爲成爲朝等至。陳策曰。臣所率特寡。拒敵於此非計也。奉上皇南狩。兵即不利。遂奔關東耳。賴長不從。上皇使平忠正源賴憲爲義爲朝平家弘分守四門。賴長議戰略。爲朝進曰。即夜宜襲大內。擊其

上皇遣教長召爲義。爲義辭曰。陛下以臣義家之後。爲知兵者耶。然臣之壯。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臣嚮禱男山神。告凶。

又家藏八甲夢爲秋風所吹飄。臣意甚惡之。敎長曰。夢固無定驗。故曰。夢幻泡影。況身稱武將。說感夢拘忌。我不敢奏也。宗親至宮辭之。爲義謝塞。遂率部務義有數子。長曰義朝。勇略超群。以宿衞禁垣。不至。其餘諸子。多從焉。爲朝者其第八子也。初年十三。既有食牛之氣。凌轢諸兄。爲義嗔其不順。放諸西海。居於豐後。與肥後平忠國相謀。西侵大小二十餘戰。遂覇九州。稱鎭西八郎。朝廷檄諸郡討之。不克。於此褫父爲義之官。詔令其招爲朝。爲朝慨然曰。陷父於刑辟。

不意敵中介意者。唯臣兒義朝耳。臣能一矢殪之。況尫弱如清盛輩。破之如反掌。決勝之機。不待天明也。賴長曰。两帝爭國。豈可輕易舉事哉。已召興福寺僧徒。黎明必至。然後戰未爲晚。爲朝退曰。唉長袖者惡知兵哉。阿兄曉兵機。必將出我所欲。爲吾屬爲虜耳。奚暇明日。用吉野法師與寧樂大衆哉。而天皇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召義朝問策。對曰。取勝一舉。莫若夜攻。天皇詔曰。戰勝聽昇殿。義朝奏曰。武臣赴天子急。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攝衣而昇殿。感喜而出。繫鞭于階下

止車之所。兵士怪之。義朝曰。我今日得昇殿。若隕命敵鋒。誰知有此賞。此鞭所以志也。天皇乃使義朝清盛等攻白河殿。兵勢甚盛。爲朝等距戰。不決。義朝縱火攻之。上皇大敗出走。不能跨馬。藏人平信實重騎扶掖至如意山。徒步傷足。委頓。揮諸將散之。及夜。從者肩負出京師。無敢舍者。投智足院僧房。僅得粥進。翌日薙髮入仁和寺。不納。事聞。天皇遣兵守之。尋徙于讚岐。過鳥羽。欲拜陵。不許。前關白忠實聞敗。出奔南都。賴長走中流矢。扶上輿。欲就忠實。忠實拒之曰。安有氏長者而死鋒鏑

不孝莫大焉。輒自詣闕待罪。朝廷壯其志。赦之。因居父家。爲朝時年十九。身長九尺。膂力過絶人。能彎九石弓。今回從父在白河殿。平清盛率手勢。攻南門。其士伊藤六兄弟爲先鋒。爲朝所射皆死。清盛執矢而閱之。長鏃闊節。鏃若巨鑿。左右傳觀。愕然失色。清盛膽落而退。義朝代之。大呼曰。頑爺豈不顧天顯乎。爲朝應之曰。何物孝子。敢抗父兵。乘矢向之。忽悟之曰。此戰千無一勝。若存斯人。則父尚有賴以全。仍射鍪頂。斃之。義朝自若。哂曰。汝技未精。爲朝曰。爲長兄故

者。吾不欲見此薄命兒。賴長乃齧舌死。少納言藤原通憲獻策。榜亂黨姓名朝堂。各署流貶處所。於是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右大臣雅實。大納言伊通等曰。自弘仁誅仲成。未嘗加刑朝臣。況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之。不可遺後患。詔遣左史生中原師信于南都發驗賴長墓。詔僧觀曉使重仁親王剃髮。又詔遠流賴長諸子。及其黨卿十三人。忠實以忠通奏請得釋。爲義匿於義朝所。清盛叔父右馬助平忠正降。清盛素與有隙。乃殺之。以搖義朝。天皇果命義朝誅爲義。義朝請以

已功贖之。弗聽。乃謀於其臣鎌田政家。政家曰。此非臣所敢議也。然既爲國讐矣。竟不免於誅。與其死於人。寧死於子。義朝意決。使政家誘殺之。又斬家弘已下子弟黨與七十餘人。獨爲朝走近江。途被捕。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于伊豆大島。時以爲濫刑。是謂保元之亂。初上皇屢夢復祚。每夢必禱焉。至是天皇遣人檢上皇東洞院書庫。有一匣。封緘甚密。發視之。盡記夢也。賴長亦素信夢。嘗得吉夢。竊自負焉。竟以取禍。天皇還御高松殿。復關白忠通氏長者。以平清盛爲播磨守。源義朝爲

遂一矢耳。若不得命。何敢辭之。乃麾軍而進。其勢不可當。義朝乘風縱火。宮中騷擾。遂以大敗。

徙上皇於讃岐。後徙志度。鋪岡。節居僻遠。居常不聊。親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帝不許而還之。上皇怒曰。叔姪交兵。兄弟相仇。自古有焉。朕爲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爲今生也。而猶且不許藏之。乃齧舌出血。輙書曰。願爲大魔王。擾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剃髮剪爪。衣舊袍。戴長巾。切齒瞋目。慘怛骨立。忿

左馬頭。既而京師訛言。清盛義朝將戰。朝野騷擾。秋九月。以內大臣實能爲左大臣。大納言宗輔爲右大臣。大納言伊通爲內大臣。冬十月。復置記録所。參決庶務。是歲。赦五畿七道。造大內。

頼襄曰。保元之亂。其發晚矣。當發於圓融華山之間矣。而未發也。當發於三條後一條之際矣。而未發也。何以言之。夫保元之事。雖出帝王之爭位。抑亦出於相臣之爭權。相臣爭權。自昔而然。兼通兼家以兄弟爭之。道兼道隆亦然。伊周道長則以叔姪爭之。而其

於帝王。各有所黨。欲援而擁之。以逞已志。但彼未及用干戈。而勝負已定。故曰未發也。雖然。兼通兼家相驅逐於朝廷。其與用刃相距無幾。源頼信事道兼。欲爲刺殺道隆。因兄頼光言而止。使其不止。則今日之爲義義朝也。伊周弟隆家桀悍有氣。至射中上皇衣。使其助兄攻道長。立其所欲立。亦所不憚爲。但無親信兵士如源平者。故不能爲耳。故曰保元之禍。其發晚矣。夫崇德雖希復位。非頼長從臾黨援之。烏能以深宮孱質。驟決意動兵乎。而烏羽之立後白河。實由

怨之相現。然而崩云。

於忠通。世以忠通爲溫厚長者。非頼長凶險之比。吾以爲忠通特其言語可聽耳。其姦則勝頼長也。夫四宮爲崇德之同母弟。而美福門院勸上皇立之者何哉。四宮之子守仁。早喪其母。養於美福。美福無花子可立。而愛其所鞠育。故欲立四宮而及於此也。近衞帝之患目。欲傳位於守仁。忠通數爲請之法皇。至再三不已。是先保元三年矣。夫帝之患目微疾也。未必欲俄去位。而忠通忽欲易其位。已可疑矣。及近衞崩。議繼嗣。美福欲直立四宮。則忠通亦贊成之。蓋四宮

疎遠無寵者。然以守仁故。出入美福之宮。爲其所庇眷。忠通亦結媚於美福。共相結託。以傾頼長。頼長所以失寵於法皇。而走黨崇德者。以此。昔者弘仁之變。無藤原仲成。則平城無頼舉事也。承和之恆貞安和之爲平。援之者與擠之者。皆出於下。勢每然也。故保元之禍。雖由白河烏羽。以私愛廢立天子。然發之者。忠通頼長也。二人之相軋。本由其父忠實之憎忠通。以其代已執權。父子且然。況兄弟乎。況叔姪乎。當時君相皆然也。君已徇私。相亦營私。私之極。敗倫理亡

廉耻而不顧壞其紀綱非一世也故曰其發晩矣而發於此爾夫欲濟其私不得不用兵而天下之兵皆在武臣之手不得不借其力奪一朱器臺盤亦借源爲義兵況爭國乎故彼此並借人兵以决勝負如借人錢以爲博奕勝非我勝也佗人勝也天下之遂歸於武人奚足怪哉

一千八百十七年丁丑二年夏五月左大臣實能罷尋薨稱德大寺秋八月太政大臣實行罷右大臣宗輔代之内大臣伊通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基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公教爲内大臣冬十月大内成初關白忠通請修宮室鳥羽上皇憚勞費不果至是藤原通憲決議成之又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復內宴及相撲節會皆通憲所建白也通憲文章博士實兼之子也博學宏才練達事務任少納言薙髮稱信西以其妻天皇乳母特見親信是月進造宮諸國司七十二人位

一千八百十八年戊寅三年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皇禪位之後在院三十餘年擁立五帝而皆幼冲舉措黜陟如白河鳥羽二帝然自是亂逆相踵武臣專制大權一去不可復收也稱後白河院

山陵　蓮華王院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五終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六

西京　賴　復　校閲
東京　三尾重定　編次
筑後　笠間益三

第七十八世

二條天皇（近衛帝康治二年。六月十七日生。久壽二年。九月廿三日爲親王。同日立太子。保元三年。八月十一日受禪。同年。十二月廿日即位。在位七年。改元者五。曰平治。永曆。應保。長寛。永萬。永萬元年。六月廿五日讓位。同年。七月廿八日崩。壽二十三。火葬香隆寺艮野。藏骨於三昧堂。）

贈皇太后諱懿子。左大臣源有仁女。大納言經實養女也。

帝諱守仁。後白河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時年十六。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忠通罷。以右大臣基實爲關白。太政大臣宗輔。左大臣伊通。內大臣公教。竝如故。

一千八百十九年。（己卯○平治元年）春三月。立妃妹子內親王爲中宮。冬十二月。右衛門督藤原信賴作亂。殺少納言藤原通憲。遂幽天皇上皇於宮中。天皇潛出宮。幸太宰大貳平清盛第。詔討之。信賴伏誅。初信賴寵於上皇。累遷權中納言。兼今官。恃勢驕肆。人呼曰惡右衛門督。希望爲近衛大將。數請上皇。上皇以語通憲。通憲曰。大將

信賴　三位忠隆子。

通憲　進士藏人實兼之子。南家。武智麻呂十三世之孫也。

重任也。若信賴任之。恐致驕奢。自取禍敗。願少留聖慮。上皇不悅。通憲圖唐安祿山事實三卷。以進覽之。且書其後曰。唐玄宗近世之賢主也。然而愼其始。縱其終。雖有泰岳之封禪。不免蜀都之蒙塵。今引數家唐書及唐曆。唐紀。楊妃內傳。審其行事。彰之畫圖。伏望後代聖帝明王。披此圖。愼政教得失。蓋其意以信賴比祿山也。信賴聞之而啣。稱疾不朝。通憲強幹有才學。削髮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子。最被寵。參與大議。左馬頭源義朝。嘗請與之婚。信西鄙之不許。而爲子娶清盛女。義朝慚恚。居常鞅鞅。信賴知之。因引爲黨。又與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衛中將藤原成親。撿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等。陰謀除信西。闞清盛如熊野。遂擧事。是日。白虹貫日。信西察將有亂。入奏之。上皇內宴。不得面陳。寄告之宮人而出。奔大和。信賴等不知。以爲必侍宴。圍而焚之。不在。乃焚其第。遂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遷天皇於黑戶御所。自稱大臣大將。黨與皆授官。以義朝爲播磨守。而獲信西於石堂山。殺之。梟首。信賴常居朝餉所。專決諸政。公卿以下。俯伏陪位。獨藤原光賴不肯出。信賴矯詔。大會公

信西鄙之不許。報曰。我子修學。汝輩不得婚之。

卿議事光頼束帯而朝戒從者曰有變以我首免勿辱
賊手遂入曰今日朝班何無位次吾左衛門督也直進
坐信頼上端笏勵聲曰聞今日有旨召百僚不至有誅
抑所議何事信頼俛首衆皆屛息光頼四視久之曰無
所議則請退乃出召弟惟方責以大義歔欷流涕使保
護二宮曰平氏還刀能匡復狂賊不能久也惟方悔悟
既而清盛途聞變欲避之其子重盛奮決議歸六波羅
第使人潜入詗事時經宗亦悔黨賊與惟方共勸天皇
出宮平氏兵迎路入其第公卿踵至上皇亦潜出幸仁
和寺信頼方醉臥及醒懊悵曰惟方負我矣先是義朝
子義平勸信頼要清盛於安部野信頼不從信頼又以
義平爲藏人義平不拜蓋知緩急也至是天皇敕平氏
討賊以大内新建恐罹兵燹宜誘賊出外戰重盛等攻
大内義平力拒重盛且戰且卻誘賊至其第別遣兵入
大内賊兵失據遂敗走初信頼指揮諸軍意氣甚盛及
聞敵呼譟至震戰墜於馬追及義朝於八瀨呼請與偕
義朝怒抶其面去乃趨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手書
請宥其死天皇不聽平氏兵奉敕來捕遂誅之囚其黨

爲平宗清所虜頼朝從父東走疲離不能步後至近江森山遣盜將獲其中頼朝按刀斬二賊群盜驚散追及義朝既而復後又至不破關遂所擒四宗清之家云

五十餘人藤原成親以重盛姻免死其餘公卿悉貶官
清盛及子弟皆進官流信西子十二人世以爲出經宗
惟方所爲也是謂平治之亂義朝東奔至尾張投鎌田
政家妻父長田忠致家忠致心動伏兵浴室殺之及政
家忠致獻其首義平聞父死欲報仇變服入京終爲平
氏所覺斬千六條磧年二十其他諸子多遇殺第三子
頼朝爲平宗清所虜宗清憐之告清盛繼母池尼者尼
憫之爲請免死流伊豆時人觀其威容曰是猶放虎於
山也娣常盤子今若乙若牛若皆孩以母殊色清盛納
之因亦得免
頼襄曰平治之亂盡出於藤原信頼乎襄曰不然信
頼白面狂童耳不過希望大將何必擧兵劫官從帝
幽上皇欲何爲乎彼雖狂騃何遽欲身爲帝王乎且
上皇乃其所受寵昵者也從帝可也何幽上皇
然則出於源義朝乎曰不然義朝之觖望爵賞
信矣然不至蹂躪宮闕以求之信頼之不足與有爲
寧有不知受其叙爵晏然居之何恃而然乎饒令其
怨通憲斃之於路如殺犬耳何至犯兩宮且其心所

仇者平清盛。彼雖强宗。兵不精於我。使義朝有意擧事。何不直攻之。而攻三條殿乎。然則平治之事。出於誰。曰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自昔婚爲天子。外舅執政。常也。經宗爲帝之舅。惟方爲帝之乳母子。二人者。以爲帝立則已執政必矣。而政在於上皇通憲。用事。是二人之所不平也。是以視信賴之不逞於通憲。且輕躁易動。故從臾使作亂。患其無兵也。視義朝之怏怏。教信賴結之以清盛爲通憲親姻。瞯其不在草率擧事。蓋皆出二人之計。其本意在除通憲廢上皇。然後已擁帝以擅政。不然何以及平氏歸京。獨扶帝逃出。而委上皇於賊手。信賴不足言也。義朝武人暗於朝典。恃二人以爲可得志。而利去害止。蓋噬臍而不及也。二人委賊名於人而已盗其功。及其得志。勸帝爲政。不使上皇預焉。可以見其情矣。是以上皇憤怒。借平清盛之手。以逐二人。而清盛威權倍起。又可以見其勢矣。雖然。二人皆巧黠多智。不露蹤跡。故無幾召還經宗。又以外戚故。富貴終身。時無燭其姦者耳。故襄以爲保元之亂。出於忠通賴長。而平治之亂。出於

經宗惟方。彼皆驕逸。不更事者。故以兵爲易事。輕忽擧之。禍遂至此。如藤原成親亦然。譬若悍婢黠豎。利主家財物。注火其屋。欲乘擾攫取之。若夫義朝清盛傔從之有力者。赴救効力。焦頭爛額。或爲其詿誤。至胥以陷罪。一勝一負。所就逈別。其初念皆不及此也。

山縣禎曰。信西察天象。知國家將有變。宜急見帝而告變。與大臣謀爲之備也。乃徒告宮人而去。自爲避禍之計。朝廷倚重之臣。豈宜如此哉。大抵世之才學辨給之士。當其得志而用事。不無可觀者矣。而一旦臨利害變故之間。唯爲全身之計。不復顧國家者。往往是矣。要之如信西。亦唯憸利小人而已。豈忠於其君者乎哉。

史贊曰。義朝驍猛冠絶乎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干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

於平忠致耳。

一千八百二十年庚辰○永曆元年春正月。納太皇太后藤原氏爲皇后。后大納言公能女。爲左大臣賴長所養。初爲近衛帝后。保元亂後幽居。天皇聞其美。諭旨公能納之。朝臣公卿引唐高宗納武氏事諫之。上皇亦數爲言。天皇不聽曰。是朕家事。不關外議。天子無父母。何有於先皇哉。遂冊立之。世呼二代后。三月。上皇令平清盛收藤原經宗流于阿波。藤原惟方流于長門。經宗天皇之舅。維方乳母之子也。二人恃勢弄權。每事以天皇旨行。不使上皇知。上皇自仁和寺之八條第。時登閣觀望。二人以天皇旨施板爲蔽。上皇恚收之。清盛欲殺之。前關白忠通請而減死。自是清盛威權漸熾。秋八月。以左大臣藤原伊通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基實爲左大臣。關白如故。權大納言藤原公能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房爲內大臣。伊通上疏言三事。一曰。用人材宜舍短取長。二曰。宿衛宜選材武。不可備文具。三曰。君子所學。省要濟時。不宜徒事詩賦。是歲。以平清盛敘三位。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辛巳○應保元年秋八月。右大臣公能薨。稱大炊御門。九月。以基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能

爲內大臣。宗能宗忠之子也。是月奪左近衛中將藤原成親右少辨平時忠等官。皆上皇所親近也。天皇卹上皇收經宗等。故及之。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壬午○二年 春三月。召還流人藤原經宗。尋復本官。是歲平清盛叙從二位。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 甲申○長寬二年 春二月。前關白忠通薨。世稱法性寺。秋八月。崇德法皇崩。法皇在遷所。刺血書大乘經成。請藏安樂壽院。後白河法皇不許。法皇大恚曰。朕爲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爲今生。而不許藏之。非啻今生之仇。實爲地下之怨。乃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廻向惡道。自是不復削髮剪爪。褐衣長巾。顑頷瞋目。慘悴骨立。至是崩。自後逆亂相踵。世以爲其祟。冬閏十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實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乙酉○永萬元年 春二月。太政大臣伊通罷。尋薨。夏六月。天皇不豫。立皇子順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禪位。秋七月。崩。天皇性沉重不移。政事一諮關白。不使上皇與知焉。上皇慶蓮華王院。欲天皇臨之。而天

皇不肯。上皇使藏人平親範請賞造寺功。又不肯從。上皇灑泣曰。何所惡而至此。時論謂天皇長於政事。短於孝道。稱二條院。

六條天皇 第七十九世 二條帝長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永萬元年六月廿五日。爲親王。同夜立太子。尋受禪。同年七月廿七日即位。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仁安。仁安三年二月十九日讓位。安元二年七月十八日崩。大納言邦綱東山第。壽十三。葬東山清閑寺小堂。

帝諱順仁。二條帝第二子也。母伊岐氏。大藏大輔伊岐善盛之女 秋七月。天皇即位。時年二歲。關白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決政院中。八月。葬二條帝。諸寺僧徒會聚。揭榜爲班。延曆寺班於興福寺上。興福寺僧怒。斫延曆寺榜以辱之。延曆寺僧徒戎服至清水寺。火其堂宇。以報興福寺。京師流言。上皇令僧徒討平清盛。清盛子弟會六波羅。聚兵自衞。大內亦戒嚴。上皇幸清盛第。親諭之。清盛稱疾不見。上皇還宮。謂左右曰。訛言誰使言之。藤原師光進曰。天言之。驕無禮者。天之所惡。平氏其亡乎。侍臣皆默。

重定曰。清盛何以若斯其至驕侈乎。上皇何以若斯其爲倚信乎。蓋經宗惟方二人者。使清盛君臣若斯也。夫平治之亂。二人者爲首謀。而所謂還擒之時。外清

盛他莫復託力焉他莫復託力焉則不得不往而託也已託而有功則雖欲無寵而得哉寵之與貴未與驕侈期而驕侈自至矣雖非若清盛者而不能免焉矧爲清盛者乎而上皇未忍外政事欲細大皆專之而二人者每事制抑之當是之時信西已死朝廷獨有一清盛之可頼耳雖然經宗惟方而猶在則清盛未可以逞其意也二人流竄而後始發其宿意余故曰上皇之倚信清盛與清盛之至于驕侈皆由經宗惟方之所爲也微經宗惟方未遽至於此矣詩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經宗惟方之謂也歟

一千八百二十六年丙戌仁安元年○春三月召還流人藤原惟方秋七月攝政基實薨是爲近衛之祖以左大臣基房攝政冬十月立皇叔憲仁親王爲皇太子歲六歲昭穆失序朝野譏之初上皇納兵部少輔平時信女滋子嬖之生太子滋子清盛妻妹也後號建春門院十一月攝政基房罷左大臣經宗代之兼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清盛爲内大臣

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丁亥仁安二年○春二月以清盛爲太政大臣大納言忠雅爲内大臣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戊子仁安三年○春二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未加元服而稱上皇自古無有焉追謚稱六條院

頼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之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爲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請詳論之夫平氏自白河鳥羽之世已受寵任門望出源氏之上上皇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爲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猶延元帝之寵足利高氏過新田義貞視其門望之高下焉爾故藤原通憲不許

婚義朝而連姻清盛君臣同見抑彼揚此遂激成平治之亂義朝無義負之臣節而清盛坐得尊氏之所圖皆帝致之也清盛心知帝之無望而倚已之望也意素輕之矣及上皇以先朝定議禪位二條帝欲已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袞通憲矣尤倚於清盛借其力以除帝之謀主難除者已借其力不得不酬其勞今年任中納言明年任大納言勢已駸駸矣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犯衆情之所不是而必行之則又

借清盛之力以爲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著世是真可倚以爲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使清盛謹慎有學之君子猶不能不自恣況武人之負功恃力者其驕肆不忌憚固其所也亦猶延元之假尊氏大將軍之地故曰上皇使之然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傅之翼而驕之欲中下不可得況欲搏而斃之遠其噬攫莫足怪焉清盛之意則以爲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爲無不可爲也於是納女爲后立其所生爲天子已爲外祖專政已之子爲外叔任左右大將族類列卿相莊園跨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有其所不及故爲其所未爲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爲彼之所爲我何有不能爲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鬭一斃一在在者負嵎後白河上皇懲而不復攖之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攖之大傷承久之事是也後醍醐帝乘其自敝殪之而更養一猛惡者

延元之事是也

又曰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視猶奕棋清盛所爲無一不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鷙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爲而不可世以其枝與之無漸

群起咎之。而不言有爲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籍其私焉。而長其負切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將誰咎哉。

第八十世

高倉天皇 二條帝應保元年。九月三日生。永萬元年。十二月廿五日爲親王。仁安元年。十月十日立太子。同三年。二月十九日受禪。同年。三月廿日卽位。在位十二年。改元者四。曰嘉應。承安。安元。治承。治承四年。二月廿一日讓位。同五年。正月十四日崩六波羅池殿。壽二十一。火葬。藏聖骨於清閑寺法華堂。

建春門院諱滋子。贈左大臣時信之女。

帝諱憲仁。後白河帝第四子也。母建春門院平氏。春三月。天皇卽位。時年八歲。秋八月。以內大臣忠雅爲太政大臣。大納言雅通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 己丑○嘉應元年 夏六月。後白河上皇薙髮稱法皇。先是清盛造西八條第。究極土木。又興別莊于福原。朝廷賞罰出其喜怒。上皇意不能平。遂削髮歸佛。

一千八百三十年 庚寅○二年 夏四月。命伊豆介狩野茂光。討源爲朝于伊豆大嶋。爲朝猿臂善射。幼凌犯諸兄。爲義患之。逐豐後。曰鎭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以妻父阿曾忠國爲嚮導。盡伏九國。保元之亂。屬崇德上皇。及敗匿于近江。捕拔其臂筋。流于大嶋。爲朝筋力雖減。用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嶋。遂并有傍五嶋。舊臣稍稍來附。至此討之。爲朝射沒茂光一艦。逃入琉球。蓋舜天王其子也。五月。以陸奧人藤原秀衡爲鎭守府將軍。

藤原兼實嘆曰。以奧夷任此職。可謂衰替之甚也。秀衡基衡之子也。六月。太政大臣忠雅薨。冬十二月。攝政基房爲太政大臣。是歲。權大納言平重盛次子資盛。途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從者呵辱。清盛怒。使武士覘基房出。毀其車。傷從者。天皇爲之廢朝。重盛黜干其事者。逐資盛于伊勢。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 辛卯○承安元年 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夏四月。攝政基房罷太政大臣。

平德子太政大臣清盛之女

一千八百三十二年 壬辰○二年 春二月。立女御平德子爲中宮。秋九月。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頼業奏。當卻之。不聽。冬十二月。以攝政基房爲關白。

清原頼業奏。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頼業舍人

一千八百三十三年 癸巳○三年 春三月。法皇贈書及染革三十張。沙金一百兩于宋。冬十月。清盛築經嶋於福原輪田泊。

一千八百三十四年 甲午○四年 夏四月。設藤花宴於勸學院。使學生賦詩。是歲。僧源空始倡淨土宗。

一千八百卅七年 丁酉○治承元年 春三月。師長爲太政大臣。

重盛爲內大臣。夏四月。京師火。延及大內。六月。流權大納言成親於備前。成親素望大將。不得。因此怨清盛。與檢非違使平康頼。左衞門尉藤原師光。法勝寺執行俊寛等。謀滅平氏。引藏人源行綱爲黨。數會議俊寛鹿谷山莊。法皇亦與其議。先是。延暦寺僧徒因事有訴。犯闕。至是。法皇命成親師光等徵兵備之。其實討平氏也。行綱懼事不成。自首清盛。清盛聚兵六波羅第。執師光。訊鞫得狀。收成親。遂欲取法皇幽之。曰。以輕躁之君。御僥倖之臣。何所底止。重盛哭泣諫諍。且命武士曰。嚴父弗聽。先斬吾首。既而重盛歸家。憂慮不措。大徵兵。兵皆舍清盛歸之。清盛乃止。欲殺成親。重盛爲請減死。處流竄。其子成經及康頼俊寛于薩摩。殺師光。師光事少納言信西。以狡猾被信任。信西薦爲左衞門尉。及信西被殺。削髮稱西光。又嬖於法皇。至是。罵清盛。死。清盛潛使人殺成親。自是。法皇與清盛相猜忌。

親王之後。言博士祐隆之子也。

鹿谷山莊遺跡在鹿谷山奧。俗呼曰談合谷。

頼襄曰。國之所以盛衰者。以士氣之振與不振。國朝之衰。其公卿平時奔兢。有事逃避。唯不知退而守其廉。是以不能進而死其節也。故凡士之養氣。在其平

時。國之養士之氣亦在其無事。無事之退可以望有
事之進。有事而能果於進者。及事平。則亦勇於退。其
爲氣一也。當賊信頼之幽兩宮也。平時決死生以競
官爵。威焰赫赫然。凌壓人者。奉首鼠竄。莫敢出身當其
難。藤原光頼因會議。面折信頼。使其俛首喪氣。當時
賊黨。布在朝廷者。噤不能出一語。足以挫狂賊之勢。
而定天下之向背。不待平氏來討。而其勢決矣。吾嘗
曰。平治之亂者。光頼爲首。而重盛次之。及事平。天
子欲大用光頼參政府。則稱疾辭之。蓋視朝政之非。
已志不立。當衆人計功爭進之際。獨決意而退耳。可
謂勇矣。如夫重盛。非天下之所謂賢者乎。而當大將
闕。自請拜之。何哉。當此時。藤原成親等。鋭意望補焉。
而重盛兄弟以後進超攫其地。烏得不激衆怒哉。父
爲太政大臣。妹爲后。已爲左右大將。進不知止。以速
上下之憤嫉。及難作。乃諫爭於父。固已晩矣。故吾以
爲作治承之難者。重盛爲首。而成親等次之。夫重盛
之於清盛。與光頼之於信頼。事固大異。當諫之造膝
之際。不當諫之稠人廣座之中。可爭之事未發之時。

不可爭之事已發之日。然已在平時。不知自退。如之
何能教其父退也。雖能姑遏之乎。恐覩終及大禍也。
欲先死於未及。是其氣不足尚也。烏能終勝桀驁之
父。噫。曷若光頼之端笏厲聲。横身當賊鋒。以其氣奪
賊之氣也哉。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
豈人子所宜爲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
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惘然以自刃脅之。
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是
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擧兵向闕。故聚
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
故清盛収手天子。感泣以爲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
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
事。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召還成經康賴。以中宮有身。赦平康也。中宮清盛之女。唯俊寬以憎。絕源不赦。終死於孤嶋云。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戊戌二年。秋七月。召還流人成經康賴。冬十二月。立皇子言仁親王爲皇太子。是歲。右京大夫源賴政叙從三位。賴政兵庫頭仲正之子也。天資英敏。有武略。善射藝。工和歌。嘗夜有鵺鳴宮屋上。天皇命賴政射之。一發中之。天皇及侍臣皆嗟賞焉。至是。清盛憐其衰老。爲奏叙從三位。時人異之。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己亥三年。秋七月。內大臣重盛薨。重盛資性忠恪。沉毅有度量。中外屬意。時清盛專政跋扈日甚。重盛憂之。每事諫諍。兇暴爲之少息。今玆詣熊野。禱神曰。願止我父暴行。不則使我速死。還京。遂病。會宋醫至自宋。清盛勸令治之。重盛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爲。重盛具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之徒。竟不見焉。薨年四十三。朝野嘆惜之。冬十一月。地大震。清盛奏罷關白基房。貶爲太宰權帥。以右近衞中將基通代之。進內大臣。奪太政大臣師長官爵。流于尾張。遣宗盛率兵幽法皇于鳥羽。初基房有寵於法皇。其兄子基通清盛女壻。中納言闕。清盛請與基通。不聽。基房子師長超任之。重盛薨。未數日。法皇游幸自如。基房奏收其封戶。於

白拍子。世傳曰。白拍子自天仁中興。初烏帽佩刀。爲壯夫裝。後不用帽刀。著水干衣歌舞。

是清盛積怒。自福原率兵入行事。師長好音律。嘗謂人曰。觀舞聽樂。知國之興亡。近世妓舞。有白拍子。其曲多商音。亡國之音也。人以爲知言。

山縣禎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薨。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卻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舉世咸惑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釋氏徒。多傅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益三曰。重盛切諫清盛之凶暴。而清盛凶暴如故。重盛憂迫。遂祈死熊野社。是前史之所載。而不疑焉。吾謂。重盛祈死之事。屬怪誕。蓋齊東野人之語。而不足信也。吾觀重盛之爲人。純良忠賢。當時無可與比者。雖以清盛之暴戾恣睢。當其將幽上皇。因重盛之言。而寢其舉。然則清盛之暴戾未至於不可言者。以有重盛也。一日無重盛。則清盛何所不底。當此間。區區祈死。而求免自視父之暴行。使重盛果如此。則與匹夫匹婦不能忍一旦之忿懥。而自經於溝瀆者。亦奚

擇焉。孰謂重盛之忠賢而爲之乎。夫苦心焦慮。積以致疾。亦人之所不免也。重盛以純忠純孝之質。立於忠孝難兩全之地。其苦慮果如何哉。安知非因之而遂致其疾哉。設果使祈死而實有效乎。生亦可祈。盛衰亦可祈。興亡禍福。止凶暴。回善良。凡有關人之利害得失者。皆無不可祈而求者焉。然則重盛何以不先祈止父之凶暴。而遽祈己之死亡也。苟神而有靈。亦豈有唯允人之祈死。而不聽其祈止凶暴之理乎。吾故曰。重盛之祈死。是必無之事也。記此事者。始於山槐記。係於藤原忠親之所錄。忠親不明於道理。信浮說而記之耳。後世執史筆者相因而不疑。使忠孝若重盛者。比於匹夫匹婦之所爲。可勝慨哉。

一千八百四十年（庚子四年）。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清盛諷之也。三月。天皇欲悅清盛意。以爲法皇紓難。以謂。清盛崇信嚴嶋神。若車駕臨幸。則清盛當歡喜。至是將幸嚴嶋。諭旨清盛。清盛果大悅。天皇先幸清盛西八條第。過鳥羽殿。覲法皇。相視悲泣。遂幸嚴島。天皇悒悒不樂。因不豫。敕天下事務一切勿上聞。秋九月。又幸嚴嶋。清盛及宗盛等從駕。迫天皇作拉皇書。冬十一月。還京師。自法皇被幽。積憂成疾。及聞平氏燒東大興福二寺。驚嘆。遂至大漸。養和元年。春正月。天皇崩。天皇賢明仁孝。慍不形色。建春門院崩。悲慕特甚。至廢寢膳。初受學清原賴業。才藻英發。特愛楓樹。令藤原信成監之。一日仕丁折枝煖酒。信成驚懼。具奏聞。天皇從容曰。唐詩云。林間煖酒燒紅葉。仕丁亦做風流爾。無復所問。治承中。宴侍臣于清涼殿。天皇賦詩。世傳稱焉。及崩。朝野悲泣。莫不嘆惜。稱高倉院。

益三曰。人君雖有慈仁善良之德義。非有果斷剛毅之材力。則不能破數百年因襲之弊。而一朝釐正之也。政權之歸外戚也久矣。平清盛以有功勞于王室。

之資望襲外戚專政柄之餘風宜矣其專恣暴横無所不至也高倉帝决非庸愚之君也而遂不能制之齎憂悉慮而崩者雖德義可觀而材力不足則亦莫如之何而已

第八十一世

安德天皇

高倉帝治承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生同年十二月八日為親王同月十五日立太子同四年二月廿一日受禪同年四月廿二日即位在位五年改元者二曰養和壽永壽永四年三月廿四日崩長門國門司關海上壽八歲葬阿彌陀寺御影堂

帝諱言仁高倉帝第一子也母建禮門院平氏（建禮門院太政大臣清盛之女）夏四月即位於紫宸殿時年三歲是日宮人暴死高御廚子後（高御廚子謂帝座）以關白內大臣基通攝政而清盛決事夏五月前兵庫頭源賴政奉以仁王起兵謀討清盛不克死（以仁法皇第三子幼敏慧以母賤未得為親王居高倉宮）初賴政子仲綱有駿馬名木下宗盛請觀之仲綱靳而不與賴政聞之令贈之宗盛大會賓客觀木下呼曰仲綱仲綱而愧憤賴政亦怒曰以余之在彼尚如斯余死則魚肉焉遂勸王潛下令東國發諸源所在源氏響應事漏清盛大驚奏削王屬籍遣兵圍其第王侍士長谷部信連忠戰被虜賴政使王逃之園城寺牒延曆興福二寺為援清盛以米二萬石絹三千匹啗延曆寺叛王賴政欲直襲六波羅僧徒通款平氏者沮之乃奉王奔南都王以徹夜不寢比至菟道墜馬六乃據平等院撤橋而陣平氏以二萬騎來攻破之賴政仲綱等自殺王逃中流矢薨年三十六月清盛奏遷都于福原以舊京逼於延

曆興福二寺。避之也。時宮殿未就。奉天皇于清盛第。先是以宗盛請。迎法皇於八條烏丸。稍釋其防。及有以仁王事。又幽之福原板屋三間。膳日二次。人呼曰牢御所。秋八月。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殺目代平兼隆。賴朝進陣石橋山。從兵僅三百餘人。相摸人大庭景親來攻。賴朝兵皆殊死鬭。時大風甚雨。衆寡不敵。賴朝遂敗走安房。先是賴朝倚北條時政。時政器之。妻以其女政子。至是賴朝遣時政於甲斐。發諸源。秋九月。源義仲起兵信濃。義仲爲義孫。帶刀先生義賢之子也。義賢居武藏。爲姪義平所殺。義仲匿于木曾。曰木曾冠者。旣而賴朝徇上總下總武藏相摸。悉下之。據鎌倉。較右近衛少將平維盛。薩摩守平忠度等。將兵五千餘。發東海東山北陸兵。討源氏。冬十月。賴朝逆之駿河。初忠度等欲進踰足柄山。上總介平忠清諫曰。以駿河伊豆兵未來附。踰險逢敵。非計。不如沮富士河待敵。維盛從之。賴朝以大兵來夾河陣。令族武田信義以甲斐兵遶出平氏後。會水鳥驚起。維盛軍以爲敵至。不戰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賴朝欲追擊遂西。以關東豪傑有

藤原長方中納言顯長之子也。初賴朝之起也。帝召群臣議。長方進奏曰。賴朝舉兵。數月之間。四方應之。是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也。宜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復職。行德政。以收人

窺其後。以信義守駿河。安田義定守遠江。退至黃瀨川。得義經。義經義朝第九子。幼名牛若。平治之敗。免死。放之鞍馬寺。稍長見諸家系譜。自知其祖先。悵恨久之。自是日夜讀書。學劍。爲人短小精悍。面白齒出。甚矯捷。爲衆僧所患苦。適鐵賈吉次詣山。牛若告以情。偕至陸奧。依藤原秀衡。自稱義經。秀衡厚遇之。聞賴朝起兵。率佐藤嗣信忠信等二十餘騎。來會賴朝于浮嶋原。賴朝大喜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相對泣。十一月。維盛等還京師。清盛怒。欲罪之。衆救解而止。自是近江以東諸豪悉屬賴朝。是月。新都宮成。天皇徙御焉。延曆寺屢上奏。請還舊京。清盛會百官。議兩京利害。衆皆承意。盛稱新都利。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極言其不便。衆爲危之。清盛默然。遂促駕復闕。長方爲人剛直。當事敢言。無所回避。人以問長方。長方曰。彼有悔心。故咨吾。因而導之耳。先是長方從容說清盛。謂亂人得志。皆公歐之使然。清盛頗悟。造宮夢野。奉法皇。以美濃讚岐聽政如故。十二月。清盛遣子重衡。率兵燒興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數百人。是歲。新田義重起兵。據矢尾城。應賴朝。

心則庶幾天意可回禍亂可弭矣聞者失色云

齊藤馨曰自王政之衰緇髠狂橫南都比叡其尤也當此時雖有勇武之人皆惑於狂誕之說靡然屈手折膝而莫之敵彼見其如此益以自恣甚至使天子有不如意之歎則是僧徒者蠧國害世之姦民而南都比叡者百世不拔之巢窟也今清盛斷然滅之斬二百餘人燒一百餘人亦足以落狂髠數百年張大之膽矣推其心則非悟浮屠之誕也非除天下之害也特怒其助賴政而已爲心也私論其事則不淪于流俗迷溺之見而洩天子之蓄憤掃姦賊之巢窟其爲切也大噫南都一燒于清盛而比叡再燒於織田信長自此已來雖有餘姦殘賊而聲勢威力不足復動天下矣

女御兵衛佐局

一千八百四十一年辛丑〇養和元年春閏二月前太政大臣平清盛薨遺表凡事皆咨宗盛又遺戒子弟力討賴朝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同姓爲公卿者十六人得昇殿者三十餘人爲衛府國司者六十餘人其采地半海內衣冠華美一時慕尚稱六波羅樣世傳白河帝寵女御某後出賜忠盛女御已有娠帝密詔曰生女卽還朕若男汝子之既分身生男則清盛也三月平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墨股川大破之斬義圓義圓賴朝弟行家走依賴朝去附義仲行家爲義第十子也夏六月先是平氏請敕旨令鎭守府將軍藤原秀衡攻賴朝又以越後人城資永爲越後守攻義仲義仲逆擊破資永秋九月平通盛與義仲戰于越前敗還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壬寅〇壽永元年秋九月城資永弟長茂發越後出羽兵四萬餘擊義仲義仲以三千騎襲擊破之北陸道悉屬義仲冬十月以大納言宗盛爲內大臣尋罷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癸卯〇二年春三月賴朝與義仲將戰而和義仲遣其子義高爲質夏四月以大納言藤原實

定爲內大臣。是月。遣維盛等率兵十萬討義仲。義仲進戰于越中。大破之。獲平知度。追擊西上。六月。連戰于越前近江。悉破之。使人喩延暦寺爲內應。秋七月。義仲行家並進據延暦寺。法皇夜出宮幸義仲營。宗盛奉天皇及建禮門院。擁神器奔西國。義仲等入京師。法皇以義仲爲伊豫守。行家爲備前守。並叙從五位下。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八月。車駕至太宰府。法皇喩旨宗盛還駕。不奉詔。法皇會公卿議。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四方觀望平氏挾乘輿。吾討之無名。宜更立新主以繫臣民心。蓋祖宗制無劍璽不得即位。然繼體帝即位以前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位。今宜據此例。法皇從之。乃議所立。而故以仁王子避亂在北鄙。曰北陸宮。義仲奉入京師。法皇敕問義仲。義仲曰。天位非臣等所敢議。然三條宮憤陛下幽厄。唱義殺身。臣等奉其令以有今日。然則立北陸宮。庶幾副天下之望耳。或議其嘗爲僧不可。高倉帝有三子。守貞五歲。尊成三歲。召見之。法皇寵姬丹波局勸立尊成。是爲後鳥羽帝。九月。尾形維義反。犯太宰府。宗盛奉天皇至讃岐。造宮屋嶋。四國

法皇命平知康欲使僧徒討義仲

初義仲在京暴横益甚法皇患之遣知康糾之義仲反罵辱之知康漸患義仲狀且勸征討遂及之云

來屬。法皇敕義仲西伐。義仲以糧乏遷延未發。抄暴京畿。法皇稍厭苦之。欲引賴朝除之。義仲微聞不悅。率兵至備中。冬十月。敕復源賴朝本官右兵衛佐。閏月。平重衡等將兵七千戰艦二百。與義仲將足利義廣等戰于水嶋。斬之。義仲欲進攻屋嶋。時賴朝遣兵。以義經將之。護貢賦入京師。義仲聞之將還。法皇敕止之。不奉敕而還。十一月。法皇命撿非違使平知康。欲使延暦園城二寺僧徒討義仲。右大臣兼實諫之。不聽。義仲舉兵圍殿。知康敗走。天台座主明雲等死之。遷新帝于閑院。法皇于攝政基通第。義仲奏請罷攝政基通。以權大納言師家爲內大臣攝政。奪公卿四十餘人官爵。先是賴朝義仲互生嫌隙。義仲以水嶋室山之戰東兵敗走。遺書屋嶋。欲與連和以拒賴朝。宗盛欲許之。中納言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受賴朝之笑。公宜答曰。天子在焉。女免冑弛弓自乞降。吾許之。宗盛從之。十二月。法皇使義仲總領平氏故地。以悅其意。義仲逼法皇。乞討賴朝院旨。許之。

賴襄曰。平源之事。其名分逆順姑置可也。至其興廢

之數。功守勝負之勢。請得而論之。夫平氏遭遇時變。擁天子以定亂逆。及是之時。退居攝播之間。闚府養兵。據爲根本。官止大納言大將。而與聞朝政。庶幾可以保其功名。樹子孫之業。不出於此。而溺於習俗。必求如藤原氏之比。身擅京府。敢爲天下之的。所以天下嗷然競起也。至是乃退據福原。晩矣。適足以示怯動搖人心耳。乃募無根之兵。四出防禦。自竭其力。而敵益得志。其勢固然也。然源義仲自覆平氏之車。而復蹈其轍。何哉。義仲之國近於京師。所以速奏効。使其既已逐平氏。留一親信將領。護輦轂。而身歸信濃。如異日之織田氏。據美濃而經營京畿。厚集其勢。與鎌倉對峙。雖源賴朝伺我隙。而無可乘。則未敢動也。或再親將窮追平氏。殄滅之勢。不能然。則或與之和。以謀掎足而觀其釁。無不可也。乃以爲吾據京師。可以號令四方。不知是天下之散地。不可爲根據。如雞棲木上。必有來逐下之者矣。前日之平氏可以見焉。譬之人家。京師廳事也。可以會議。而不可以坐臥。可以坐臥者。有奧室焉。夫越信者。義仲之奧室也。而鎌

倉者。賴朝之奧室也。賴朝據其奧室。而治義仲於外廳。鬭義仲與平氏。而徐制其後。如賴朝則可謂獨不拘習俗之見。而知天下之形勢者矣。宜乎其剏建無前之業也。後焉新田足利。皆不及也。雖然賴朝初念亦不至此。或觀奧之藤原氏。越之城氏。乘王綱之弛。竊據一隅也。而欲傚之歟。平氏使此二氏圖源氏。如秦人之遠交近攻。亦善計也。雖然二氏之國富兵強。勝新造之源氏。而其智與勇非賴朝義仲之對。所以前後並斃也。而況平氏乎。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甲辰 三年）○春正月。法皇以義仲爲征夷大將軍。源賴朝遣二弟範賴義經。率兵六萬。分道入京師。義仲拒之。蒐道勢多。義經部下佐々木高綱。梶原景季。亂流而濟。畠山重忠繼之。遂大敗義仲兵。義仲走至粟津。馬陷于淖。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傳首京師。其部將今井兼平。奮戰殉之。義仲有愛妾。稱巴。美而勇。欲共死。義仲論遣去。年二十八。削髮爲尼云。義仲之子義高在鎌倉。賴朝嘗以其女妻之。及義仲敗。義高出奔。追殺之。其妻哀不食。欲更嫁之。不聽。終以憂死。三月。宗盛奉天

義仲妾巴。權頭兼遠之女。兼平之妹也。秩夫重忠追擊執鐙袖。巴鞭敺馬。逸。袖斷。重忠竟不能獲。軍中有內田家吉者。膂力絶倫。馬上捉巴。反爲巴所殺。世稱外邦娘子軍。亦不如巴也。

皇據一谷城。山陽南海十四州悉屬之。兵勢大振。法皇使範賴義經討平氏。範朝義經分兵戰一谷。平氏軍大敗。平重衡被虜。平忠度。平敦盛等十餘人死之。宗盛奉天皇奔屋嶋。夏四月。京師改元元暦。六月。賴朝請法皇。復平賴盛官爵。（蓋賴盛池尼之子。賴朝感再生之恩。僅報之云。）秋七月。新帝卽位。先是。法皇使重衡作書。喩宗盛奉還劍璽。宗盛等不奉敕。平時忠罵辱敕使。逐之。法皇大怒。或曰。劍璽在賊所。而吾不卽位。彼重我輕。不如早行卽位禮。兼實以爲不可。曰。是傷國體。啓僭亂也。法皇不聽。八月。法皇以義

經任左衞門尉。補撿非違使。尋敍從五位下。聽院昇殿。賴朝奏範賴爲參河守。冬十月。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充別當。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聽決訟獄。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乙巳 四年）○春二月。法皇更命義經討平氏。初義經艤于渡邊。東兵不習水戰。群議不決。梶原景時請設逆櫓。義經折之。景時懟恚。而義經遂入尼子浦。攻屋嶋。宗盛等挾天皇航海避之。義經火行宮。能登守平教經。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應弦殪。是日。平軍以小舟載美姬。揷扇于竿。義經不曉其意。後藤實基曰。彼以美色。欲誘公爾。請射之以折其謀。義經命那須宗高。宗高騎破濤而出。一發中扇轂。扇翻而墜。兩軍賞聲震海云。三月。義經會範賴。大戰于壇浦。前內大臣宗盛。大納言時忠。右衞門督清宗等被虜。平氏宗族權中納言知盛。能登守教經等七人死之。宗盛母時子。抱天皇没海。太后亦尋投。渡部昵以鐵櫓鉤之。天皇遂崩。文治三年四月。奉謚曰安德天皇。建久二年。敕長門建阿彌陀堂。薦天皇冥福。明治八年冬十月。更稱曰赤間宮。列官幣中社。

前內大臣宗盛等被虜。初知盛來帝船。見二位尼。尼曰。宗盛非相國之胤。必爲囚虜。奏果如其言。

賴復曰。源義經將攻平氏於屋島。艤舟未發。梶原景時進逆櫓策。進退兩便。義經挫諸家中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即夜自將舟師襲平氏。遂克之。或曰。景時所言。實萬全之策也。義經不用其言而克之。則出于僥倖而已。余曰。不然。義經所失在此。所得亦在此。而其謂之僥倖者。吾不信也。何以言之。夫平氏舉族聚棲島中。我宜急擊之。不失其機。否則賊勢再燃。雖欲撲滅。不可復得也。其唯急擊之。何遑論萬全。而待逆櫓之成哉。義經有見于此。是非景時輩所知也。所謂得者是也。雖然。所貴於軍和而已。夫能和軍者。使人人戴我。同心戮力。如臂使指。若失其和。則縱令能成功。亦必將有忌功者。而乘其間。況景時忌克殘忍。素好讒。而爲源右將所信任乎。縱令義經善遇景時。猶或未免。而況辱諸稠人中乎。今有病犬于此。人過其前。彼將怒而噬。不必待投瓦石。而激其怒也。景時病犬也。而義經激其怒。其投之瓦石也。雖欲無噬。其可得

乎。所謂其失者是也。嗚呼。義經不用兩便之計。孤軍單進。宜乎論者以爲狂暴也。雖然戰而制勝。非僥倖之可得也。義經用兵如神。安知非其胸中有定算。而不顧人言哉。是所以定數十百年之禍亂於朞月之間也。余故曰。義經所失在此。所得亦在此。而其謂之僥倖者。吾不信也。

盆三曰。吾嘗讀安井息軒翁文。有紀養和帝西巡之事者。是翁之所親聽於薩人。而頗有可據者焉。故今節取其文曰。薩僻于西海。多洲島。連山環合。限其外。提封五十里。置關自守。其俗戇而悍。蓋自鎌倉氏之竊柄。地不易主。戎馬之跡。不渉其郊者。六百餘年於今矣。以故逋逃避難之士。往々萃焉。顯爲士。降爲氓。其負累尤甚者。滅没湮晦。雖薩人有不得而知者焉。今茲文政十年。雄黄島有新之之請。於是又得壽永帝之事。是亦奇矣。貞甫會遊于霧山。與麑士堀孫者歡。聞其事甚熟。已歸爲余言之。雄黄島在麑府西南

海中數十里周三四里人烟頗繁島舊有祠浩麗甲於薩而累世不修日就頹廢祝氏欲新之力不能辨乃稟于麑々侯使吏往察之且訊其所由而創祝謝不知祠傍有庫壁頹者半而屬其周吏指而發之辭强之泣訴曰此庫祖先未嘗發相傳發之卽死亦非公家之利也吏怒曰祠旣不知所由而創意者涵祠耳且蕞爾之島安用此浩麗爲將火之祝擧家號哭止之且曰若決發此者願齋吏可之於是擧島皆齋齋二十一日乃發之櫃笈縱橫先啓其近戶者有數卷記安德帝之事甚詳吏皆大驚一櫃重襲安于壇上啓之得寶焉璽一鏡一劍一劍鋒鏽者寸許鏡金質八角無一點埃蓋所謂三神器也益驚乃盡啓他櫃御物咸有焉皆非人間所得而見也紙滑澤不蠹衣物初看如新手撫之灰飛四散乃召祝氏而詰之則復泣謝曰此祖先所傳也噫帝遺詔弗敢言而今如此不言恐益重其罪也遂謂曰元曆之亂帝旣僞崩于海抱其寶器潛幸于薩之和泉居若干月猶以爲近移隅之內浦文治改元源賴朝請爲總追捕使

刕置守邑置宰以搜其弟及諸平薩先君忠久實爲薩守帝恐其或蹤跡逃往于雄黃島始侍衞猶衆而島小無田頗艱於食於是命散居七島有事擧烽相救資財始饒承平某年崩壽六十有四遺詔創祠世世爲祝奉之子孫遂蕃然祠猶小及豐太閤征朝鮮惟新公（卽義弘）之船漂來于島時吾祖善談有智數公愛其敏捷而絶海比歸發言奇中益悅謂曰子欲富貴乎我能爲子之命矣吾祖謝曰幸甚苟以君之惠所大吾祠者萬鍾不易也公曰此易事爾遂斥而大之今祠卽公所新也他無所聞某爲帝二十七世之孫世世相承不敢失墜伏願官家哀帝之薄祚延及其子孫使其靈不餒某雖死不朽泣涕漱漱哀訴不止言與書符吏遂白于麑麑侯亦大驚遽使大吏某某覆視因參驗七島實八月二日也而貞甫已還不及其反也堀又嘗語貞甫曰內浦始作內裡蓋錄駐蹕也而浦與裏邦音同遂誤爲浦堀於覽爲徙監頗涉邦記其言或不誣也是翁紀中所載之概略也吾聞東肥東南僻隅有五家村謂平氏遺族相集爲聚

落蓋壇浦之敗。相率而遁者。然則又安知非當時有壯敏輕捷之士。潛擁至尊。去而匿伏于西隅陬僻者乎哉。則翁所紀。有未可概爲非者。姑錄之。以供讀史者之覽觀爾。

第八十二世

後鳥羽天皇　高倉帝治承四年七月十四日生。壽永二年八月廿日立太子。同日踐祚。元曆元年七月廿八日卽位。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元曆。文治。建久。建久九年正月十一日讓位。延應元年二月廿二日崩隱岐國。壽六十。火葬同國海部郡葛田山源福寺。藏聖骨於大原法華堂。

帝諱尊成。高倉帝第四子也。母七條院藤原氏。（七條院諱殖子。贈左大臣信隆之女。）元曆元年秋七月。天皇卽位。時年五歲。攝政基通如故。文治元年夏四月。義經奉建禮門院及鏡璽入京師。遣權中納言經房參議泰通等。迎鏡璽。奉之温明殿。是月。賴朝以功敍從三位。五月。義經押送宗盛父子于鎌倉。初義經之在西海也。頗不循賴朝節度。梶原景時譖之。因不聽義經入鎌倉。六月。義經還。斬宗盛父子于篠原。尋斬重衡于奈良坂。流時忠于能登。秋八月。以義經爲伊豫守。兼院廐別當。冬十月。賴朝遣土佐房昌俊。襲義經堀川第。不克。昌俊敗死。義經至法皇宮。迫請討賴朝之宣。法皇欲聽之。右大臣兼實諫之。（右大臣兼實諫之。兼實議曰。追討之詔。不宜輕下。宜敕賴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聽。遂下院宣。十一月。賴朝發兵西上。義經行家逃走。敕諸國捕之。賴朝遣部將北條時政守京師。因奏請諸國置守護地頭。課畿內及西南四道二十六國。每段取米五升。充兵糧。敕許之。自

不宜驟攝京師也儻無心殺之須擇纖芥之憾全懿親之恩戒敕如此而賴朝不奉詔則爰之違敕以聲其罪恩威並行國憲益張矣

是兵權一歸賴朝十二月賴朝薦右大臣兼實內覽文
書尋爲攝政定議奏十人以大臣實定等充之奪參議
平親宗刑部卿藤原賴經等官爵蓋以勸討賴朝宣旨
也

賴襄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
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
倉所以成霸業也其員之簡一也員簡則擇之精擇
吏精則民安其生擇將領精則盜賊無所容其足盜
賊無所容其足然後安民之政可得而施故大江廣
元之議源賴朝之請皆濟時之急務而朝廷許之亦
時勢然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焉今之所謂
盜賊古之所謂王民也使民而安其生何患盜賊而
追捕之乎追捕使之不得不置者由於吏不稱職吏
不稱職由於擇之不精夫是六十六人而已不難於
擇也而不精焉者不用心也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
吏以納貲進非紈袴乳臭之子則慧黠貪汚之人知
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
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

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
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
監稅兼捕盜故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
起也故廣元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
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
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
而其實成前此所無何哉以六十六員督天下之兵
其名輕而其實重也其廢置之權不總之朝廷而總
之霸府也故曰總追捕使者亦非有此定名也而有
此定實焉也自是以還捕盜者又兼監稅總之者歟
申戒之曰勿敢侵吏治亦姑云爾耳國司雖仍出於
朝差而非必有其實徒有其名耳不獨國司徒有其
名也總國司者亦徒有其名而其實則歸於總追捕
者是雖時勢之使然其初植六十六人私黨以簒天
下其術可謂簡捷也朝廷以爲是不過六十六員何
能爲而不知其失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勢終大變不
可復可慨也夫夫所謂追捕者視力能勝追捕而已
不必須精擇也故皆其地方豪族爲之雖時有廢置

久而因襲者往往而然以及足利氏之時強弱相并合爲二三十負再合爲七八負負愈簡而天下愈不治古之簡所以安民而後世之簡所以困民可不慨哉。

益三曰世或謂賴朝之殺義經由義經不循賴朝之節度其敘位聽昇殿亦不待賴朝之命也故景時之讒易由而入也吾以爲不然也賴朝之譎義經擧敘位昇殿之事不過徒籍口於此而已吾謂雖使義經謹慎其行修飾其跡亦不能免賴朝之刄者也賴朝性固猜忌故居其下者才高則愈危功大則益殆賴朝固忌義經之才設使義經出而無功亦將身陷於死地況出而累偉功以一二年間斃義仲滅平氏其所爲足益鼓動賴朝之忌心耳是其所以速招賴朝之刄也吾嘗觀腰越狀悲歎哀訴自敘履歷一如其言如使賴朝之心果可挽回乎則大江廣元輩豈有不省之廣元智固足以知賴朝之心而無一言以及之則賴朝之心可推知也賴朝之獮于駿河也有伊藤二孤復仇之事鎌倉訛言賴朝遭害政子驚泣範

賴慰之曰範賴在焉賴朝聞疾之遂殺之夫範賴爲人淳謹才亦不及義經其語嫂氏止慰藉之耳豈有他意而在焉之一語足以招賴朝之刄況義經之才與功固過範賴遠矣其衝擊賴朝之心豈特如在焉之一語哉賴朝既嫉淳謹之範賴豈有不忌才幹之義經之理乎故曰雖使義經謹慎其行修飾其跡亦不能免賴朝之刄也。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丙午二年　春三月，源賴朝奏辭相摸、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去年以往逋租，因請諸國皆准之。夏五月，北條時定獲源行家于和泉，斬之。冬十月，兼實罷右大臣，實定代之，權大納言良通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丁未三年　夏六月，賴朝遣大江廣元修閑院。秋七月，遣使長門，求寶劍於海中。九月，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上千載和歌集。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戊申四年　春二月，義經逃至陸奧，依藤原秀衡。無何秀衡卒，至是敕其子泰衡討義經。

史贊曰：義經智勇兼備，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

之。已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鎭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謷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己酉五年○春正月。賴朝叙正二位。二月。敕賴朝修大內。夏閏四月。泰衡遣兵襲義經。第義經自殺。函其首送之鎌倉。秋七月。賴朝大徵兵。奏藤原泰衡久庇亂人。請討之。朝議未許。八月。賴朝擊陸奧出羽。悉下之。泰衡爲其從者所殺。九月。敕書至。賴朝留葛西清重鎭陸奧。諸政皆遵秀衡舊制。毋有變更。冬十月。賴朝還鎌倉。十二月。以攝政兼實爲太政大臣。

一千八百五十年庚戌建久元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於紫宸殿。先是寶劍沉海。至是以晝御劍代之。秋七月。實定罷左大臣。以右大臣實房代之。內大臣兼雅爲右大臣。大納言兼房爲內大臣。冬十一月。賴朝入朝。敕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賜車服儀從。法皇數見賴朝。每入對。漏數刻輙退。十二月。上表辭兩職。尋還鎌倉。是歲。僧西行卒。嚮賴朝途見西行。延見問兵略。西行曰。棄世以來。家世所傳悉皆焚之。然亦不甚拒。爲賴朝談兵一夕。及且辭去。賴朝固留不可。乃遺以銀猫。受而出。適見兒童便與之去。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辛亥二年○春正月。賴朝改公文所曰

藤原忠光稱上總五郎兵衛。嘗賴朝造新堂。親出監之。忠光以魚鱗覆一目。變容貌。混衛運木石。賴朝怪見。使人捕之。詰責得實。因殺之。

祐成時致殺祐經。

初祐經父死。祐成之祖父伊東祐親。以同族權領其采邑。祐經既長爭論。遂殺其子祐泰。祐成兄弟千辛万苦。至是始遂其志。而祐泰死後。母再嫁曾我祐信。因兄弟冒其

政所。大江廣元爲別當如故。自是賞功臣。頒封邑。皆以政所下文。二月。以兼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忠親爲內大臣。冬十一月。以攝政兼實爲關白。是歲。僧榮西倡臨濟宗。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壬子三年○春正月。賴朝創永福寺於鎌倉。時平氏遺臣藤原忠光狙之。不果被斬。三月。法皇崩。秋七月。以前大納言賴朝爲征夷大將軍。自是罷鎭守府將軍。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癸丑四年○夏五月。賴朝獵富士野。伊藤祐泰二子祐成時致。夜入工藤祐經營。殺之。復父仇也。遂犯賴朝幕下。謂祖父祐親仇也。騈被殺。祐成年二十二。時致二十。祐成有妾曰虎。大磯娼也。及祐成死。爲尼終身云。事聞鎌倉。訛傳賴朝遭害。夫人政子驚泣。範賴時留守。慰安之曰。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秋八月。賴朝拘範賴於伊豆修禪寺。遂殺之。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乙卯六年○春三月。賴朝入朝。奉車駕慶東大寺。藤原景清雜衆中。欲刺之。事覺被斬。前內大臣忠親薨。家稱中山。冬十一月。以權大納言良經爲內

氏云。

大臣是歲賴朝以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有政績而加之褒賞且榜其廳凡任民牧者當以義信爲法義信源義光之孫也

賴襄曰國之大政二而已矣曰兵曰食二者國之所以盛衰也有兵無食無以養之而食之所以生者在於民故民爲本食次之兵又次之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强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克剥其民而委

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頽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世知源賴朝之雄略蓋世能創此業而不知所以能成此業自有其本也觀其奏請所領九國逋租因請諸國准之又奏兵興以來民不暇農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以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有惠政因旌之以風凡任民牧者其定陸奥令凢政皆因秀衡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慮擾民也嗚呼當

是時天下方貴驍勇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孜孜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唯然是以能歲歲出師一舉殪義仲再舉殪宗盛三舉夷泰衡。四海之内一草一木無不靡從其風以遂剏建無前之大業其本在於此曰在於此而已乎曰末也賴朝嘗見侍臣衣服麗都曰汝不見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所自奉乎彼其志在多養兵卒爲國建功汝小臣乃敢爾命取刀親截其裔夫賴朝戒小臣引常胤實平已之所領雖什百倍常胤實平而不敢奢侈可知

矣是其所以當多事之日能蠲逋租養民力而不患不足也賴家實朝坐享其業蓋不能然能然者乃北條氏所以盛衰相攽也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丙辰七年 夏六月。平知盛子知忠。匿於京師。集兵將襲藤原能保。不成。知忠自殺。冬十一月。關白兼實罷。前攝政基通爲關白。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戊午九年 春正月。立皇子爲仁爲皇太子。即日禪位。天皇猶弱齡。諸王子尚幼。而施爲不得如意。遂有脫屣之志。權大納言源通親贊成之。天皇意乃決。聽斷機務。一如在位。及承久兵起。北條義時遷於隱岐。延應元年春二月。崩。天皇敏慧多能。好武技。尤善和歌。又善鍛刀相劍。每造刀。親淬之。世謂御所鍛。多賜

武人佩之。及後嵯峨帝登極。改稱後鳥羽院。明治六年。冬十一月。迎靈駕於隱岐。奉祀攝津水無瀨宮。

第八十三世

土御門天皇 高倉帝建久六年十二月二日生。同九年正月十一日立太子。同日受禪。同年三月三日即位。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五。曰正治。建仁。元久。建永。承元。承元四年十一月廿五日讓位。寬喜三年十月十一日崩阿波國。壽三十七。火葬同國板野郡里浦。藏聖骨於金原法華堂。

帝諱爲仁。後鳥羽帝第一子。母承明門院。承明門院諱在子。內大臣通親養女。實僧能圓之女也。源氏。內大臣通親之女。春三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四歲。關白基通攝政。以兼雅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賴實爲右大臣。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己未○正治元年 春正月。權大納言通親兼右近衛大將。是月。征夷大將軍賴朝薨。時年五十三。先是。稻毛重成修相模川橋。賴朝臨觀之。歸路墜馬疾作云。賴朝年三十三而起兵。六年而夷平氏。握兵馬之權者。凡十五年矣。敕以其子賴家爲左近衛權中將。總督諸國守護。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賴家聽之。夏六月。以賴實爲太政大臣。良經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家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通親爲內大臣。先是。梶原景時嬖

於賴朝。及賴家嗣職。景時譖結城朝光於賴家曰。謀廢立。或告之朝光。朝光乃與和田義盛等六十餘人。連署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請誅之。廣元留之不下。義盛促之。上賴家。賴家下令逐景時。景時西奔。明年至駿河。爲州人所殺。先是。熊谷直實有訴。爲景時所誣。削髮奔京爲僧。佐々木高綱累功。爲備前安藝等守護。亦託事削髮。隱高野山。

賴襄曰。源賴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有次第。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其起於東國。躬被堅執

銳與敵血戰者。石橋一役而已。親與平氏對壘者。富士川一次而已。已而大據鎌倉。用八州豪傑以自衛。如曹操據兗州。高歡據晉陽。蓄力養威。以覲天下之釁。未嘗輕用其兵也。及源義仲起。則一自將大兵臨之。徙其迹於北陸。何哉。八州雖形勝之地。不得甲信。則不成國。後世伊勢氏擅八州。而不得一西其鋒者。甲信爲人所塞也。賴朝蓋知之矣。已得信濃。出兵中原易也。而不肯出。使義仲先試之。義仲百戰挫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鈍矣。於是賴朝徐起。以制其後。故

用力約。而收功倍。是義仲亦爲賴朝所用。猶其用範賴義經也。世傳範賴不若義經之精悍。而賴朝同視之。又張彼愛此。獨遣此先往。及其久無功。乃命於彼。不知醫之善治疾者。既用硝黃。又用朮苓。義經硝黃也。不可獨用。必配範賴之朮苓。然後可以奏功。一谷是也。捕鹿者。掎而角之。掎者不緩。鹿將覺而先遁也。故先遣範賴掎之。而後以義經角之。以獲平氏屋島壇浦是也。如人有左右手。右手尤可用也。而無左手。不能成右手之功。故賴朝善用人而已。收其功者也。

其用範賴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當東南未定。置奧羽於度外。如趙匡胤之後太原。知其不可不大用力也。其定矣。於是乎再自將大兵以治之。然亦非不用人也。初令泰衡殺義經。已殺義經。則以其不早殺爲泰衡之罪。以起兵端。是互用泰衡與義經。以取奧羽也。豈翅此哉。用藤原兼實與十議奏。以制朝廷。用六十六人追捕使。以制七道。其終始用人以經營天下。可不謂巧歟。然而不察北條氏之袖手而簒其成功。其巧猾

猜忍。自剪手足。足以資其簒耳。則是已亦爲北條氏之所用。而不自知也。可不哀哉。

又曰。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不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遇者。以輔其所不及。而會於國家綱紀極隳之時。募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

祖之餘慶焉。爾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収。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冑。世勤勞世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剏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之故者。則是賴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小山朝政。鎌倉家士。京師守護職。

一千八百六十年（庚申二年）○夏四月。立守成親王爲皇太弟。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辛酉建仁元年）○春正月。天皇覲上皇。越後人城長茂。圍小山朝政第。不克。入二條殿。請討賴家。不聽。朝政索獲斬之。長茂從子資盛。據越後鳥坂。賴家遣佐々木盛綱討平之。

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壬戌二年）○秋七月。以源賴家爲征夷大將軍。冬十二月。基通罷攝政。良經代之。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癸亥三年）○秋八月。北條時政殺賴家子一幡及其舅比企能員。遂幽賴家于伊豆。九月。詔賜弟千幡名實朝。爲征夷大將軍。初賴家有疾。頗危篤。其子一幡。能員女所生也。時政議繼嗣。割關東二十八國守護職。傳於千幡。能員以爲不可。使其女密告之賴家。賴家召能員。謀討時政。政子在屏後聞之。書報時政。時政紿能員招致。擊殺之。比企氏子弟挾一幡。據小御所。遣兵攻殲之。賴家病間。聞之怒。令和田義盛討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故至於此。

賴襄曰。經營天下。建立大業者。誰不欲使其子孫長

守之哉於是爲除其所忌者以託之所信者人人皆然雖然當信者未必可託也當忌者未必可除也並存當信當忌者以使相制是可謂之善慮子孫已源頼朝藉父祖餘威爲其舊部曲所擁戴終得總海內之兵權故忌其同姓恐其亦爲吾所爲也如弟義經之威名著軍中最其所忌也故決意除之不必待梶原景時之讒而然也而後託其子於妻父以爲在彼亦爲外孫吾雖死當代吾以扶植之是眞當信當倚者也嗚呼亦何圖子孫之死其所信倚者乎哉大凡信外戚而忌骨肉習俗之私見也夫頼家孌小臣至橫恣無忌以失士心固也然吾觀其所孌者槩皆比企氏支族也得非亦視父所爲專親信戚黨乎於是子之戚與父之戚交鬭而源氏之業墮矣當是之際如大江廣元中立自全莫足恠焉所恠者畠山重忠稱忠鯁不倚者亦助北條伐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無他亦助戚黨焉爾已而重忠終斃於北條與源氏無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頼朝何不近鑒之王家乎王家所以衰者非由於專信倚外家耶王

家古制以親王視政王族賜姓者每與藤原氏參列相府是先王之遠慮深識也守而不變則何至於如彼耶今使頼朝亦能存範頼義經等各以爲數國地頭雖不列幕府評定每有大議必參焉則北條氏有所忌憚而不敢專也唯其偏信外戚無復鈐制之者是以一瞋而禍作中外環視而莫敢齟齬故曰毋若並存所信所忌也夫人不可無所忌也吾獨任吾所信者吾所信者獨行胸臆何以禁之故使其亦有所忌夫吾所信者實非吾所當信也吾所忌者實非吾所當忌也吾所忌者吾所信者之所忌也並存之天下相忌相憚而子孫得以守業於其間非脫習俗之見而深見天下之機者安足與論於此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甲子○元久元年秋七月北條時政弑賴家。冬十二月太政大臣賴實罷良經代之職仍舊家實爲左大臣隆忠爲右大臣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乙丑○二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于紫宸殿三月右近衛中將藤原定家等上新古今和歌集夏六月北條時政殺畠山重忠初重忠子重保在京師與武藏守平賀朝雅因飲酒相詬朝雅與重忠皆時政女壻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故牧氏怒時政令子義時紿致重忠殺之於途重忠性忠厚不與人爭功賴

藤原麗子　太政大臣賴實女。

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事而爲北條氏所陷天下冤之秋七月立女御藤原麗子爲中宮閏月北條時政謀廢大將軍實朝使平賀朝雅嗣職事覺令時政削髮并其妻牧氏放於伊豆以時政子義時代執政殺朝雅冬十一月以權大納言實宗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丙寅○建永元年春三月盜殺攝政良經稱後京極以家實攝政尋爲關白內大臣實宗罷以大納言忠經代之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丁卯○承元元年春二月隆忠爲左大臣忠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道經爲內大臣夏四月前關白兼實薨稱月輪又九條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戊辰○二年春二月禁專修念佛宗配僧源空於土佐其弟子親鸞於越後秋七月道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良輔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己巳○三年夏四月良輔爲右大臣大納言公繼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七十年庚午○四年冬十一月天皇傳位于皇太弟天皇溫醇淵懿仁慈矜物施爲不耀後鳥羽上皇

源空　黑谷住僧淨土宗開祖也當時其名轟四方歸依者亦衆官女松蟲鈴蟲二人受戒爲尼上皇大怒遂遠竄之。

深愛之故及之天皇每詠和歌消閑上皇欲討北條氏天皇數諫不聽及王師敗北條義時遷二帝於海外不及天皇然不忍獨在京師諭旨鎌倉義時乃遷天皇于土佐後改遷于阿波寬喜三年十月崩稱土御門院明治六年十二月迎靈駕於阿波合祀水無瀨宮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六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七

西京　賴　復　校閲

筑後　笠間益三

東京　三尾重定　編次

第八十四世

順德天皇 後鳥羽帝。建久八年九月十日生。正治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爲親王。同二年。四月十五日。立太弟。承元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受禪。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卽位。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曰建曆。建保。承久。承久三年。四月廿日讓位。仁治三年。九月十二日崩。壽四十六。火葬佐渡國雜太郡眞野山。藏骨於大原法華堂。

帝諱守成。後鳥羽帝第三子也。母修明門院藤原氏。冬十二月。天皇卽位于太政官廳。時年十四。關白家實攝政。左大臣隆忠。右大臣良輔。內大臣公繼。並如故。後鳥羽上皇決政院中。

明修門院 諱重子。贈左大臣範季第三女也。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辛未○建曆元年 春二月。立女御藤原立子爲中宮。冬十月。以良輔爲左大臣。公繼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信清爲內大臣。

藤原立子 攝政良經女。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壬申○二年 春三月。頒新制二十一條。夏六月。以權大納言道家。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 癸酉○建保元年 春二月。閑院成。徙御焉。

夏五月。和田義盛攻北條義時於源實朝第。不克而死。明年。義盛餘黨挾賴家子僧榮貴。舉兵。大江廣元部兵獲殺之。

賴襄曰。和田義盛之舉事。非反實朝也。亦非忠實朝也。特疾北條義時。而欲奪其權。故謀取實朝以治之。而不克也。或曰。義盛受實朝密旨。以圖義時。又爲其所激而怒。輕舉以敗。故實朝嘗眷顧之。又寵其孫朝盛。及事作。將士疑所屬。可以見焉。吾謂激而怒則然。曰受密旨則不然。夫義盛。視利不知義者也。初要賴朝於困窮。預求爲侍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幡之禍。賴家命之討北條氏。乃先告之時政。以誤賴家。何敢受實朝旨。以圖義時哉。實朝亦不至察義時之姦。引義盛自援也。其頗眷之者。以其更事。欲聽談說耳。寵朝盛者。愛善歌耳。觀其戒朝盛勿同宗族亡。使誠有密謀。何以顯之言迹如此乎。且義盛亦何以舉族嗾訴乎。凡圖是人者。是人唾我罵我。我不皆怒也。怒者非圖之也。使之怒者。乃圖之也。吾故曰。義時與實朝圖義盛。夫此事何由而起哉。泉親衡擁千壽起兵。千

壽故賴家子。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義盛子姪黨焉。故義時乘其畏而讒構之。曰欲爲賴家復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爲强宗。公然縛其姪。以面辱之。夫唾人罵人而不顧者。必有所恃也。義時之爲之。非恃實朝之畏忌之哉。將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府。故以其手書令之而定矣。嗟夫義盛雖不能忠實朝。而能疾義時者也。義盛亡則義時無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義時。而其斃之則使賴家子。乃其所以讒構義盛焉而自用之也。

史贊曰。北條義時欲擅兵馬之權。內所忌者幕府之老臣宿將。而和田義盛宗黨之盛甲于鎌倉。是其所最忌也。方義盛請赦胤長。勢甚憑淩。義時面縛胤長以辱之。此激其怒使速反也。義盛不悟其陷己死地。猝然發兵。銳意一戰。子姪强梁之徒。唯恃勇力。無復籌略。飄忽震蕩。如水潦之暴至。而其乾涸可立待也。朱伺有言。兩敵相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義盛不能忍。遽興忿兵。義時忍之。實爲應兵。勝敗之機。不待交鋒之日而决矣。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乙亥○三年冬十二月。以道家爲右大臣。大納言公房爲內大臣。是歲北條時政患瘍卒。年七十八。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戊寅○六年春二月。權大納言源實朝兼左近衛大將。冬十月。以公房爲太政大臣。實朝爲內大臣。尋任右大臣。十一月。立皇子懷成親王爲皇太子。十二月。道家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家通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己卯○承久元年春正月。故賴家子僧公曉殺實朝。初賴家之遭難也。公曉避在京師。及長義時以政子命召補鶴岡別當。常欲殺實朝及義時復父仇。未得間。實朝爲右大臣。會行拜賀禮於鶴岡。公曉時之。遂及之。義時稱政子命斬公曉。實朝行拜賀之禮也。二十七日以戌刻爲期。大江廣元與義時議曰。以暮夜爲期不可。然宜用晝日。時文章博士源仲章說曰。故事必用昏夜。然則甲胄以備變。仲章曰。大臣無衷甲之例。廣元諫實朝曰。昔日先將軍慶東大寺。衷甲備變。宜倣其古事。實朝竟不納。命義時執劍。義時至南門。僞稱病。使仲章代之。既而禮畢。及實朝下神殿。公曉忽然出階側。揮刀斬其首。誤認仲章爲義時。又斬之。衆驚擾。公曉逃投三浦義村。切求爲將軍云。秋七月。義時等奏請。下後鳥羽帝皇子爲鎌倉主。不許。曰請藤原賴經爲主。以有與源氏連親也。是月。大內守護右馬權頭源賴茂作

藤原賴經　左府道家之

三男也。年甫二歲。初頼朝有姉。嫁中納言能保。生女。良經娶之。生道家云。

亂。官兵討之。頼茂縱火仁壽殿自殺。

頼襄曰。北條義時之弑其君也。已不下手也。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脫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然亦有所學也。誰學。曰。學其父也。其父爲之而不中。其子再爲之而中。術有至與未至也。初時政縱其女奔頼朝。而爲不知者。欲居頼朝爲奇貨也。終擁之擧事。及事成。欲速其死。立其外孫。而已專其家也。何以知之。富士野之獵。曾我二孤復其父仇。可以

已矣。又犯大將軍幕。何哉。曰。遂復祖父仇也。夫以十萬貔貅之衛。棨戟之環列。而敢欲突入剸刄其腹。豈無大援内爲之主者而然哉。時政嘗眷二孤。親冠其少者。至與其名之偏名之。蓋指敎其復父仇之便。而至祖父仇。則陰使人嗾之也。當時至事聞鎌倉。使政子驚泣。則其危可知矣。幸而免耳。故曰。爲之不中也。義時與曾我之子。結爲兄弟。蓋知其故矣。故學焉。蓋亦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剸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

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已。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也。故曰。再爲之而中也。而義村與其謀者也。大江廣元亦知其謀。而爲不知者也。史稱廣元與義時議。諫實朝驟進官位。必嬰禍殃。又勸實朝及未昏行禮。衷甲而往。不聽。皆於事後餙言於衆。以掩已知其謀耳。豈非欲揜益顯者哉。夫以義時之狡黠如此。而又有多智之士爲之腹心者。一時老臣宿將。蓋頗察知其故。而蹤跡詭秘。莫能見端倪。故以政子之智。而終身不悟也。況實朝之紈袴乳臭。在其機械而不省。爲足怪耶。或稱實朝亦知禍之迫而不可解免。欲赴宋遁之。命工造船。不可用而止。及拜賀之夕。將出作歌。爲訣。吾以爲皆戲也。審然。何有不告政子。政子聞之。必大會諸將士。窮詰義時。即座囚之。而特釋其族。則不終朝而事定。實朝雖優柔。而在政子辨之不難。且愛其子。與庇其弟。其情孰重。故曰。不悟也。猶不悟其父之危其夫也。然則北條氏之蓄此謀。數十年。今而發之中矣。而不自代立。何哉。曰。使人仆之。故亦使人代立焉。苟已代立。

世將曰已欲立而仆之也故不敢立而引二歲嬰兒立之曰是亦與故君連姻者也可以立此位矣其實猶立木偶也故稍知覺運動則去之更立不知覺運動者代之是北條氏本謀所以貽於九世者也

山縣禎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則不可以爲父讎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爲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況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

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爲此迷謬之擧乎亦可憫已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辛巳三年　夏四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天皇天資英敏好典籍最能和歌後鳥羽帝討北條氏也專參謀謨及京師陷遷于佐渡仁治三年秋九月崩追謚稱順德院

第八十五世

仲恭天皇　後鳥羽帝建保六年十月十日生同年十一月廿一日爲親王同月廿六日立太子承久三年四月廿日受禪在位四月承久三年七月八日廢位天福二年五月廿日崩壽十七山陵闕

東一條院諱立子攝政良經之女

帝諱懷成順德帝第一子也母東一條院藤原氏夏四月受禪時年四歲左大臣道家攝政初本院後鳥羽帝常憤

武將挽朝權有圖鎌倉之志置院西面士習武事本院嘗幸熊野仁科盛遠携兒謁道傍擢爲西面北條義時

仁科盛遠故鎌倉家士

憤盛遠爲朝臣奪其在東食邑下敕還與之不奉敕又本院所寵妓龜菊食邑於攝津地頭侮慢之龜菊訴因敕義時停地頭義時亦不奉敕本院大怒削奪義時官爵聲罪討之五月託城南流鏑馬集近畿兵密發使齎詔諭三浦義村及關東諸豪義村告之義時義時大會諸將士議之諸將請保足柄筥根大江廣元曰事久衆

泰時西犯追從者十九萬人

心變不如直西上犯闕也義時從之乃遣子泰時弟時

初泰時發鎌倉也單騎途還見義時曰號令部署旣聽命矣若車駕親征則何以處之義時默思良久曰六軍親征宜脫冑斷弦委身下吏也若將督師則努力効死有進勿退軍如失利我不復見汝矣

房分道西犯東兵稍稍追從得十九萬人而官軍僅一萬七十餘人分付諸將守美濃尾張越中諸道與賊戰皆敗時六月淀河方漲官軍二萬五千扼宇治勢多及淀撤橋守射卻賊賊毀民家縛筏以濟官軍敗績藤原朝俊及鏡久綱仁科盛遠八田知尚佐々木氏綱經高等前後皆死之泰時入京師本院懼不知所出乃復義時官爵使敕使言曰此舉爲姦臣所誤當大小之事從其所請宜戒部下士勿鹵掠城市泰時拜不答入于六波羅求首謀者收權中納言藤原光親等六人押送鎌倉廣元引文治故事盡處斬斬于道釋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流越後以與鎌倉有親也秋七月泰時遷後鳥羽上皇於鳥羽殿逼令薙髮未幾遷之於隱岐土御門上皇於土佐順德上皇於佐渡雅成賴仁二皇子亦俱徙初本院之謀討義時也右大臣公繼切諫不聽果如其言王師敗績天皇遜位于九條院在位七十餘日文曆元年夏五月崩稱九條廢帝明治三年秋七月追謚曰仲恭天皇

賴襄曰承久之事以倍臣放流天子天地反覆論者

皆曰後鳥羽上皇之非舉自取禍敗北條義時不得已而犯闕廢無道之君以安天下噫假使此事克乎則必曰王師東伐強藩伏誅盛德大業光前垂後故彼因成敗論事者必顚倒天下之是非不可以不辨襄曰上皇可謂有志之君矣雖然苟有此志非愛思勤厲延攬英雄遵養時晦觀釁而動不可庶幾萬一也乃游宴泄沓耀區區之膂力至自鍛刀劍其所共謀非嬖寵公卿則逋逃將校信其從諛輕舉妄動而欲以圖天下之老姦巨猾難矣故吾以上皇爲有志而無謀也如其舉則不非也此而不舉坐視王權之日去放祖宗舊物而不恤可乎曰未得其時也東藩雖乘亂攬權然旣建立此大業天下莫不畏其威服其恩而欲以空拳擊滅之當時已有以此諫之者是未得其時也襄又以爲不然曰王師滅東藩唯此時爲然所謂觀釁而動是已烏謂之未得其時乎吾特惜未得其謀耳何哉夫建此大業者非源氏乎天下之所畏源氏之威也所服源氏之恩也北條氏所以專權者以外戚源氏也而陰殺其主者再矣有心其

主者。因事誅鋤之者數矣。關東將士皆知其心跡。而莫敢言。其間豈無慷慨憤激欲起而擊之者哉。特懷其食邑。顧其妻子。危疑相仗。莫能先發耳。當是時。使朝廷有智謀之士。改其誥旨。不曰滅關東。而曰復源氏。明諭之曰。故源賴朝有勳勞於王家。特命元帥。統汝將士。襲之子孫。聞有賊臣謀纂其業。欺其寡妻。陰斃其孤。而立異姓嬰孩。斷其血食。汝將士世受源氏恩。與之比肩。乃忍北面事之。今朝廷盡發其姦。徵天下兵誅之。將更擇源宗以爲汝主。其守護地頭。賴朝父子所署。盡安堵如故。能先王師殲彼醜類者。更加疇賞。敢昧向背。旅拒詔命者。同戮勿赦。以此宣布七道。足以竦動諸豪傑。而破北條氏之膽。夫藤原氏王氏之子。非有恩於將士也。猶且有挾以圖北條者。況以源氏命之乎。而甲信兩野之諸源。聞之必人人自奮。皆可鼓舞以爲朝廷用。縱使不能輒盪定。何至一敗塗地耶。唯其以滅關東爲號。關東滅則將士無生活之地。故義時泰時得以脅之入犯。而我以烏合之卒禦之。故曰未得其謀也。夫二位尼之屬將士。大江

三善之徒之畫籌策。皆稱源氏舊業。以扶其顛墜爲言。朝廷一同其指向。則此輩勢不得不變爲我徒。十九萬人。可使倒其戈也。曰。如此北條可滅。源氏不可不復。而王權可収乎。曰。我滅之。我復之。德在於我矣。則權亦在於我。

永井定宗曰。北條氏恣權。废上之罪。舉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上皇若欲討北條之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飛懷。而後舉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舉事。臣倉卒應之。而宇治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群卿戮辱。豈不痛乎。

山縣禎曰。昔者魯昭公患季氏之專政。將圖之。宋樂無民而能逞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鎭撫其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公伐季氏。果不克奔齊。今後鳥羽上皇之擧。亦猶是爾。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易

戒其動。樂禍之言。著得易之意矣。然則上皇之動。其不可也必矣。
盆三曰。吾讀史至承久之事。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君臣俱失道之極。一至於此也。夫以陪臣卑賤之身。有少不厭其心。則至抗兵而犯至尊。何不忍之甚。孰非朝廷之臣子。義時泰時。戕君之罪。不俟論而明矣。獨惜後鳥羽上皇。正失爲君之職。而自取此禍也。蓋王綱衰頽。非一朝一夕也。賴朝之開府於鎌倉。自執兵馬之權。誅其心。則雖未免僭竊之罪。以天下之大勢論之。亦出於不得已也。北條氏以其臣權執府政。亦未可遽目以亂逆也。夫天下重器也。不可指爲玩弄物也。而上皇欲以某莊園與愛妓某。下詔諭鎌倉。是以天下爲玩物也。夫不能自治天下。故人代治之。而欲以不能自治之土地人民。恣制之於代治之人。孰甘而受之哉。輒以爲違勅。欲舉兵討之。爲人君者。果如此而可乎。吾故曰。承久之事。君臣俱失道而至於此。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壬午○貞應元年秋八月。以公經爲太政大臣。大納言師經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癸未○二年立女御藤原有子爲中宮。

藤原有子前太政大臣公房女。

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甲申○元仁元年夏六月。北條義時卒。子泰時襲其職。義時沉深有膽略。外示謙遜。內蓄陰狡。自賴朝薨。專執兵權。廢立至尊。進退台鼎。國家大柄。一歸于己。嘗誅深見某者。而近其子。至是被殺。其族時氏時盛代鎭兩府。冬十二月。以公繼爲左大臣。師經爲右大臣。大納言良平爲內大臣。

時氏時盛代鎭兩府。時氏泰時之子。時盛時房之子也。當時鎌倉以不靜寧。二位禪尼召泰時時房鎭之云。

賴襄曰。或傳義時誅深見某者。而近其子。卒爲所殺。噫是或然也。昔平清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眞無前逆賊。而得脫叛名於世。天其假手其臣僕斃之也。及其子孫。遇新田氏之斧鉞。夾其巢穴。殲其醜類。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不信哉。

又曰。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士之所以爲不幸也。雖然。用之而不得其當。不幸有更甚焉。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夫吾才不可自用也。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

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我事。以成我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得善人可矣。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是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爲天下之戮者鮮矣。吾於大江廣元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爲源賴朝所收。吾以爲廣元之用賴朝也。承久之役。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舉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效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敎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得京師擻。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我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簒竊。而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負於源氏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

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臭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攬王權如此哉。承久之役。流竄帝王。敢行悖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辨。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義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蓋悔而不及也。可不惜邪。抑吾又有爲廣元惜焉者。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符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其噬搏。陰報於王家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第八十六世

後堀河天皇　後鳥羽帝。建曆二年三月十八日生。承久三年七月九日踐祚。同年十二月一日即位。在位十一年。改元者六。曰貞應。元仁。嘉祿。安貞。寛喜。貞永。貞永元年十月四日讓位。天福二年八月六日崩。持明院殿。壽二十三。葬東山觀音寺北邊。

北白河院　諱陳子。權中納言基家之女。

帝諱茂仁。高倉帝之孫。後高倉院守貞親王第三子也。母北白河院。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歲。以前關白家實爲太政大臣。攝政。先是家通爲左大臣。公繼爲右大臣。大納言公經爲內大臣。北條泰時時房。鎮兩六波羅南北兩府。

兩六波羅　房泰時北方　時房南方

賴襄曰。北條氏可謂知制天下之術矣。既定承久之難。留將鎮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篝卒。隸焉。名爲護衛宮城。其實鎮壓之。猶大水之後。既塞其決溢之口。又植石柱木樁。以防後患也。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而其威所被。遠及關西諸道。莫不奔赴聽命。譬之人。鎌倉胸腹也。兩府臂也。而諸道指也。胸腹以使兩臂。兩臂以使衆指。關節脈理。運掉自如。所以能制天下也。彼其懲承久之亂。豈不欲直移幕府鎮京師哉。而有不可者焉。何則關東者。其根本也。不可搖也。其巢穴也。不可離也。離其

巢穴。搖其根本。而遠居京師。勢如棲泊寄託。烏能制天下。則異日之足利氏是已。故北條氏不爲也。泰時之始置鎮也。不以他將帥充之。而自當之。與叔父時房。對守南北。重其任如此。及泰時歸襲執權。遇有內變。趣遣其子與從弟。以鎮兩府。人勸其留以自衞。曰。鎌倉可虞也。泰時曰。不若京師之可虞也。可知其重之矣。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虞鎌倉者。以虞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可以爲後世之法。凡鎮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而當其在鎮。不必汲汲求遷。所隸兵士。又不徒備文具也。觀於元弘之際。亦足驗焉。又可以爲後世之法。

以賴家之女爲夫人。夫人呼曰竹御所。年二十八。賴經十三歲。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乙酉○嘉祿元年二位禪尼平政子卒。年六十九。實朝遭害之後。聽政於簾中七年。諸將畏服。曰尼將軍。及拜二位。又稱二位尼。是歲大江廣元卒。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丙戌嘉祿二年春正月。以右近衛少將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丁亥○安貞元年夏四月。良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教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經爲內大臣。

一千八百九十年庚寅○寬喜二年賴經以前將軍賴家之女爲夫人。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辛卯○寬喜三年夏四月。以教實爲左大臣。兼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實氏爲內大臣。十二月。立秀仁親王爲皇太子。

泰時定憲則五十條。世是謂貞永式目。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壬辰○貞永元年北條泰時定憲則五十條。權中納言藤原定家上新敕撰和歌集。定家才思絕倫。嘗撰天智帝以下至當世百首。書嵯峨中院障子。世謂之百人一首。其日錄曰朗月記。冬十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天皇容止高雅。喜怒不形色。每召儒臣。談論經義。如遇嬪御。常假顏色。恩眷均一。而無有濫幸。稱後堀河院。

第八十七世

四條天皇

後鳥羽帝寬喜三年二月十二日生。同年四月十一日爲親王。同十月廿八日立太子。貞永元年十月四日受禪。同十二月五日即位。在位十年。改元者三。曰嘉禎。曆仁。仁治。仁治三年。正月八日崩。閑院。壽十二。葬東山泉涌寺。九重石御塔。

藻壁門院諱竴子。關白道家之女。

帝諱秀仁。後堀河帝之子也。母藻壁門院藤原氏。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二歲。左大臣教實攝政。教實及將軍賴經。道家子。道家又以外戚。威權隆赫。朝野傾心焉。

攝政教實稱洞院。是爲九條之祖。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乙未○嘉禎元年春三月。攝政教實薨。以前關白道家攝政。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丁酉○嘉禎三年春三月。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兼經代之。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戊戌○曆仁元年春二月。征夷大將軍藤

原賴經入朝。秋七月。以前左大臣藤原良平爲太政大臣。藤原良實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實親爲右大臣。大納言家嗣爲內大臣。閏月。盜竊晝御座劍。

實親公房之子也。家嗣師嗣之子也。

一千九百一年辛丑○仁治二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夏兼平爲右大臣。

一千九百二年壬寅○仁治三年春正月。天皇崩于閑院。年十二。葬于泉涌寺。天皇嬉戲無度。宮廊塗滑石。見嬪御顛仆以爲笑樂。自誤倒。遂至不起云。稱四條院。

第八十八世

後嵯峨天皇

後鳥羽帝承久二年二月廿六日生。仁治三年正月廿日踐祚。同年三月十八日即位。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日寛元。寛元四年正月廿九日讓位。文永九年二月十七日崩。壽五十三。火葬龜山殿藥草院。藏骨於龜山殿新御堂淨金剛院。

贈皇太后諱通子。贈左大臣通宗女。

帝諱秀仁。土御門帝第二子也。母贈皇太后源氏。春三月。天皇卽位。時年二十三。初土御門帝之南遷。天皇生二歲。託之戚家大納言源通方。通方旣薨。家人踈天皇。天皇徙依皇祖母承明門院。欲爲僧。院止之。及四條帝崩。無嗣。前攝政道家。將立順德帝子忠成王。而泰時遣安達義景立天皇。以攝政兼經爲關白。夏六月。北條

泰時遣安達義景立天皇。泰時以土御門帝諫東征之故。固請立之。

泰時嘗聽訟獄。甲既極口申陳已理。及乙者乃數叟而對辯絶有辭。甲者憮然不覺大息曰。吾屈矣。聞者嗤笑。泰時獨感賞自訟過。懼改過難。已者多訟者常惰已。吾聽獄久矣。未嘗見若人真率不吝也。遂勝乙者。中分其理云。

泰時卒。孫經時嗣。泰時資性謙謹。不喜登顯位。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然承久之事。識者以泰時爲罪魁。秋八月。立女御藤原姞子爲中宮。

益三曰。承久之亂。泰時承父命。率大兵而犯闕。夫以倍臣抗至尊。可謂人倫之大變矣。使泰時少有人心。則必有不慊於心者。當謹愼恭順爲之處置。而及事旣平也。則流三上皇於海島。無少顧慮。視萬乘之君。如罪囚然。何其悖逆之甚也。然而及其卒。天下悲之。如喪父母。何以其然也。無他。以其勵精圖治。使黎氓得其所也。嗚呼。雖悖逆若泰時者。政一得其道。則其效如此。況以善心行善政。而曰民猶不戴已者。吾不信也。

一千九百三年。癸卯○寬元元年 秋八月。立久仁親王。爲皇太子。

一千九百四年。甲辰○二年 夏四月。北條經時廢大將軍賴經。其子賴嗣襲職。六月。以實經爲左大臣。兼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忠家爲內大臣。

一千九百六年。丙午○四年 春正月。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實經爲關白。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天皇性溫柔。唯仰成鎌倉。遺詔稱後嵯峨院。

第八十九世

後深草天皇 後嵯峨帝。寬元元年。六月十日生。同月廿六日爲親王。同年八月十日立太子。同四年。正月廿九日受禪。同年三月十一日卽位。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五。曰寶治。建長。康元。正嘉。正元。正元元年。十一月廿六日讓位。嘉元二年。七月十六日崩。富小路殿。壽六十二。火葬伏見。藏骨於深草法華堂。

大宮院諱姞子。右大臣實氏之女。

帝諱久仁。後嵯峨帝第三子也。母大宮院藤原氏。春三月。天皇卽位。時年四歲。關白實經攝政。實氏爲太政大臣。夏閏四月。北條經時卒。弟時賴嗣。秋七月。前將軍賴經爲時賴所逐。歸京師。冬十二月。通光爲太政大臣。兼平爲左大臣。忠家爲右大臣。大納言實基爲內大臣。是歲。時賴擢青砥藤綱。爲引付衆。訟平奸退。世稱時賴得

時賴擢青砥藤綱爲引付衆。

人。

時賴一日祈鶴岡祠。夢神告之曰。汝欲致治。須用藤綱。既覺。明日召藤綱。給以食邑。終奏而授左衛門尉。大張其治。

一千九百七年。丁未○寶治元年 春正月。實經罷。以前關白兼經攝政。夏六月。北條時賴與三浦泰村光村等。戰破之。泰村等自殺。光村慷慨曰。向從殿下密旨。則我族將專軍政。泰村遲疑取此辱。引刀自劈其面自殺。殿下乃謂道家。於是三浦氏滅。

一千九百十二年。壬子○建長四年 春二月。北條時賴廢大將軍賴嗣。送還京師。初賴經謀討北條氏。不成。故廢賴嗣也。是月。前關白道家薨。世謂非良死也。時賴奏請以後嵯峨上皇子宗尊王。爲主帥。夏四月。宗尊拜親王。爲征夷大將軍。秋七月。道良爲右大臣。大納言定雅爲內大臣。冬十月。攝政兼經罷。以左大臣兼平攝政。尋爲太政大臣。職仍舊。

關白道家薨。長男教實爲九條家。次男良實。號二條家。三男實經。稱一條家。各立其家。是曰五攝家。蓋攝家攝政家之略語。

一千九百十三年。癸丑○五年 僧日蓮始倡法華宗。

日蓮始倡法華宗。

日蓮。遠江人。姓貫名氏。父曰重忠。避平氏之亂。徙居安房東條鄉。其母夢日在蓮上。有身生日蓮。因以爲

一千九百十六年。丙辰○康元元年 冬十二月。北條時賴有疾。辭職削髮。其子時宗幼冲。令族長時代已攝職。

一千九百十八年。戊午○正嘉二年 秋八月。立皇弟恒仁親王。爲皇太弟。冬十一月。權大納言基平爲內大臣。

名通、禪律、眞言、天台之教。至是始立二宗云。

第九十世

一千九百十九年。己未○正元元年 冬十一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天皇多病。後嵯峨上皇聽政。及太弟生。促天皇遜位。天皇孝友和順。脫屣之後。每侍後嵯峨法皇。愉色嬉喜。終始不違。稱後深草院。

龜山天皇 後深草帝。建長元年。五月廿七日生。同年。八月十四日爲親王。正嘉二年。八月七日立太弟。同年十一月廿六日受禪。同十二月廿八日卽位。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曰文應。弘長。文永。文永十一年。正月廿六日讓位。嘉元三年。九月十五日崩龜山殿。壽五十七。火葬龜山殿後山。藏骨於法華堂。

帝諱恒仁。後嵯峨帝第六子。後深草帝同母弟也。冬十一月。天皇卽位。時年十一。關白兼平攝政。

藤原佶子左大臣實雄之女。

北條時賴卒。敕使右少辨經任。赴鎌倉吊之。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辛酉○弘長元年 春二月。立女御藤原佶子爲中宮。尋爲皇后。三月。大納言公親爲內大臣。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癸亥○三年 冬十一月。北條時賴卒。時賴用意政事。嘗寫貞觀政要一部。上賴嗣。及致仕。微服周遊四方。問民疾苦。察冤枉。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甲子○文永元年 秋。北條長時罷。族政村代之。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丙寅○三年 夏六月。北條時宗。廢大將

惟康爲征夷大將軍。

惟康宗尊之子。初親王雖在鎌倉。徒擁虛位。後有流言。曰親王將與近臣謀欲滅北條氏。時宗大怒。詰責親王府內臣。然親王遂廢。女與歸京。時宗乃以其子惟康爲鎌倉主。年僅三歲。奏請任征夷大將軍。

軍。宗尊親王送還京師。秋七月。詔以惟康爲征夷大將軍。

重定曰。北條氏。其名爲霸府臣。而其實則猶天下主也。天子不能違之。霸府何能圖之。而其霸主皆以除北條氏而敗。何也。蓋北條氏家法。在奉戴幼主耳。而其奉戴云者。蓋又虛名而已。實擁霸主。自把國權也。故蒙昧無智則寘。及已長而稍有知覺。則覗隙而投過。又何疑焉。或曰。宗尊親王帝之子也。而猶且放逐。甚矣。北條氏之難與哉。余曰。彼已廢流天子。於其子其孫。又何憚之有。唯不憚之際。必使其動情而遂不濟也。是此陰謀密策。自非大姦。固未易爲也。故雖天子猶且左右之。而況親王乎。何誅不加乎。亦亡論而已矣。

益三曰。爲一國之政者。治一國之民者也。爲天下之政者。治天下之民者也。其要不過使民得其所耳。吾每讀北條泰時時賴之傳。未嘗不歎賞其孜孜圖治。爲政無私。務利民而不自利也。爲人上者。其失民心。常在驕侈。驕侈則耗費生。耗費生則取於民者重。則

民從而離畔焉。如泰時時賴。則儉勤自警。雖一毫不叨費。之以務圖賑恤。衆庶樂業。宜矣其沒也。民悲哀慟哭。如喪父母。嗚呼。北條氏陪臣也。陪臣而執國命。以分論之。則不可不謂僭越也。然其圖治之效。尚如此。況君天下者。踐其位。而行其道。天下豈有不從之理乎。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戊辰五年○春二月。元主忽必烈使來。高麗人爲導。朝廷下鎌倉議之。北條時宗以書辭不遜。卻不受。秋八月。立世仁親王爲皇太子。冬十一月。基忠爲左大臣。家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通雅爲內大臣。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己巳六年○元使復奉書來求答書。拒不納。元使虜島人二人去。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辛未八年○春三月。以內大臣師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師繼爲內大臣。秋九月。元遣使者趙良弼。與高麗使俱奉書。切求通好。朝議已草答書。詔下鎌倉議。爲北條時宗不可而止。

一千九百三十四年。甲戌十一年○春正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皇天資英銳。多材藝。聽政於院中十餘年。弘安中。元來寇。天皇憂之。奉御書願文大神宮。祈以身代國難。又深信佛法。和達磨忌偈曰。江浪激奔嵩雪寒。栖栖南北不安間。當時若得親相見。不在魏梁庸主間。遺詔稱龜山院。

第九十一世

後宇多天皇　龜山帝文永四年。十二月一日生。同五年。六月廿五日爲親王。同年八月廿五日立太子。同十一年。正月廿六日受禪。同年。三月廿六日卽位。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二。

建治。弘安。弘安十年。十月廿一日讓位。元亨四年。六月廿五日崩。大覺寺殿。壽五十八。葬蓮花峯寺傍山。

京極院諱佶子。左大臣實雄之第二女也。

帝諱世仁。龜山帝第二子也。母京極院藤原氏。春三月。天皇即位。時年八歲。關白忠家攝政。尋罷。以左大臣家經代之。秋九月。權大納言忠教兼左近衛大將。冬十月。元人以兵三萬寇對馬。守護代宗資國戰死之。又寇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戰死之。虜悉殺二嶋吏民。進侵太宰府。府兵力戰防之。少貳景資射中虜將劉復亨。賊兵宵逃。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乙亥○建治元年 夏四月。元遣使者杜世忠等至長門。秋九月。北條時宗斬元使五人於鎌倉。減省公私用費。權停京師大番兵。選武幹士。分遣鎮西諸國。以備元寇。冬十月。攝政家經罷。以前關白兼平代之。十一月。立皇從兄熙仁親王為皇太子。是月。北條實政為筑紫探題。置探題始此。

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己卯○二年 夏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等遣部將周福欒忠等。諭以通好。斬之于博多。

一千九百四十一年。辛巳○四年 夏五月。元兵大舉入寇。我

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六月。虜兵據五龍山。薄平壺北。條實政擊破之。殺獲千餘人。虜退保鷹嶋。秋閏七月。大風。戰艦覆沒。虜爭上陸。我兵擊殲之。元兵十萬。得生還者僅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得生還者僅三人。于闐英曾與萬之徒也。忽必烈懲忿。圖再入寇。納其臣劉宣諫言。遂絕其念云。

賴襄曰。國朝自置太宰府以還。非無外寇。然止於三韓小醜。未有如元寇之可患也。而防而卻之。使彼懲而不復窺者。北條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役者。曰賴宗廟之靈。颶風大作。不血刃而克。是不足言也。稍有聞識者。及咎時宗武人無謀慮。殺元使者。所以來此寇。襄曰。殺使者來。不殺亦來。殺之速其來耳。何則忽必烈志在吞滅我邦。以其所以滅趙宋者來擬於我。先遣使來書。因我不受。乃用兵。剪屠慘酷。以示其威。期我懼而服也。又遣使猶以和議為言。使我聽之。則我為趙宋矣。稱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得我要領。乘我罷敝。大舉而來。其勢便於攻宋。宋阻一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其實有難焉者。彼攻宋自一面來。攻我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

宋之君臣。苟免近禍。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將士。不敢決於防禦。如時宗。則雖未知宋事。而能慮及此也。是以斬其使。以示不懼。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吾以爲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是故時宗之所以處元。防元。不唯濟當時。皆可爲後法。曰。所以處元則然。所以防元如何。襄曰。節用蓄力。不內自擾撒。以逸待勞。因其方面之兵食。而遣一將令之而已。曰。彼幸自一面來耳。自四面來則何以防之。襄曰。四面皆有兵食。在我所令之。襄備論之。使後世萬有一逢如忽必烈者。必以趙宗爲戒。而以時宗爲法。

重定曰。余聞之。元虜以十萬兵來寇西海也。歸化僧祖元。請碑鎭邊海。其文字或去扁旁。或采冠脚。僅僅二十八。人不可得而讀也。當時以元僧之所爲。莫敢詳焉。官亦不省其故焉。及後世有讀之者。則弔十萬敗亡之文也。由此觀之。虜之侮我。以僧侶爲之間諜也。而終不能得其志。三萬則夜逃。十萬則皆死。而其得免者。僅三人。其所以至斯者何也。蓋我大東自

古長武技。加之上下一心。國如一人也。東南西北。唯虜之所嚮。虜謀雖黠。未能導軍艦於其所不可防之處也。虜徒知趙宋垂亡之易。當而不知我大東雄武之難抗。來寇。忽葬于邊海之魚腹。洵不知類哉。雖然當時薦紳束手無策。微時宗。則我大東遂久被髮而左袵也。吁。時宗之功偉矣。北條氏祖宗累代之罪。於是乎足少贖矣。

一千九百四十四年。甲申七年〇夏四月。北條時宗卒。子貞時嗣爲執權。秋七月。前關白實經薨。是爲一條之祖。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乙酉八年〇秋八月。立姈子內親王爲皇后。冬十一月。北條貞時殺安達泰盛。滅安達氏。

姈子內親王後深草帝之長女。

一千九百四十七年。丁亥十年〇夏六月。征夷大將軍惟康兼右近衛大將。尋爲親王。秋八月。兼平罷。以左大臣師忠爲關白。冬十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皇好學。涉衆藝。時論謂天皇文學由於後三條帝。遺詔稱後宇多院。

伏見天皇龜山帝文永二年四月廿三日生。建治元年十月十四日爲親王。同年十一月五日立太子。弘安十年十月廿一日受禪。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卽位。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正應。永仁。永仁六年七月廿二日讓位。文保元年九月三日崩持明院殿。壽五十三。火葬藏骨深草法華堂。

帝諱熙仁。後深草帝第一子也。母玄輝門院。藤原氏。

玄輝門院諱愔子。左大臣實雄女。

一千九百四十八年。戊子正應元年〇春三月。天皇卽位。時年二十四。秋七月。以右大臣忠教爲左大臣。內大臣家基爲右大臣。大納言通基爲內大臣。八月。立女御藤原鏱子爲中宮。

藤原鏱子太政大臣實兼女。

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己丑二年〇夏四月。關白師忠罷。以右

大臣家基代之。立皇子胤仁親王爲皇太子。冬十月。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爲北條貞時所逐。還京師。以皇弟久明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初貞時聞惟康親王有滅北條氏之志。遽廢之。倒載網代輿。送還。世謂將軍流於京師。

世謂將軍流於京師當時東國人。以鎌倉爲內。以京洛爲外。故作主客顚倒之語。

賴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承久之事。旣所不忍言。敢廢立天子。進退宰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棋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襄曰。有天道故也。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君也。而暗君以爲爲己也。猶君之置相爲民也。非爲相也。而庸相以爲爲己也。吾前聖王若仁德。若天智。若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則不然。知天之立己爲民也。是以自儉勤以養民。其相臣亦知君之置己爲民也。是以體君之心以養民。養民所以報君。不唯貪官爵而已。貪官爵而已也者。中古以下之相爲然。曰。吾關白也。吾攝政也。以驕天下。而不知攝政關白之職爲何職也。不唯相爲然也。人主亦然。曰。吾天皇也。以驕天下。而不知天皇之職爲何職也。未得之。以得之爲務。奔競爭攫。喪亡廉恥。已得之。則務

奢泰淫佚。以位爲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爲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矣。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曰。是嘗竭力於民者也。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右大將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竊虛名。以買實禍。又忘其職

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云爾。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原銜。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摸守武藏守。而相摸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爲天職也。雖不及前聖王良相之爲。庶幾得其

意者。而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爲以此悖逆無比之賊。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爲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無天道哉。

一千九百五十年（庚寅○三年）。春三月。賊淺原爲頼及二子犯宮闕。天皇女裝。避春日殿。衛兵追討賊。上紫宸殿。自殺。刻其箭曰。太政大臣爲頼。其所佩刀。前參議藤原實盛所傳名器。因收實盛。初後嵯峨上皇。愛龜山上皇。遺命大宮院大后。定後世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上皇。以長講堂領。及後嵯峨崩。後宇多立。龜山上皇置後院別當聽政。不使後深草與聞。後深草憤懣。告之於時宗。時宗乃奏立伏見。及有爲頼事。世以爲龜山上皇所使。上皇懼。賜誓書於貞時。事乃得釋。

一千九百五十八年（戊戌○永仁六年）。秋七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稱伏見院。

第九十三世

後伏見天皇（後宇多帝。弘安十一年二月三日生。正應元年八月十日爲親王。同二年四月廿五日立太子。永仁六年七月廿二日受禪。同年十月十三日即位。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正安。正安三年正月廿一日讓位。延元元年四月六日崩持明院殿。壽四十九。火葬嵯峨野。藏骨於深草法華堂。）

帝諱胤仁。伏見帝第一子也。母准三后藤原氏。（准三后諱經子。參議經氏之女。）冬十月。天皇即位。時年十一。立皇從祖兄邦治親王爲皇太子。權大納言内實兼右近衞大將。十二月。攝政兼忠罷。以左大臣兼基代之。

一千九百五十九年（己亥○正安元年）。元僧一寧來于博多。編置伊豆。（元僧一寧承其國命。爲間諜。故處之於遠島。後赦之。爲南禪寺座主。）

一千九百六十一年（辛丑○三年）。春正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太子長於天皇三歲。時五上皇並在焉。自古所未有也。稱後伏見院。

第九十四世

後二條天皇（後宇多帝。弘安八年三月一日生。同九年十月廿五日爲親王。同年八月十日立太子。正安三年正月廿一日受禪。同年三月廿四日即位。在位六年。改元者三。曰乾元。嘉元。德治。德治三年八月廿五日崩高倉殿。壽二十四。葬北白河陵。）

帝諱邦治。後宇多帝第一子也。母西華門院源氏。（西華門院諱基子。内大臣具守女。）春三月。天皇即位。時年十七。夏六月。以前内大臣源定實爲太政大臣。秋八月。立皇從祖弟富仁親王爲皇太子。初伏見帝密諭北條貞時曰。龜山帝切齒於承久之事。而立其後。非卿家之利。貞時乃立後伏見帝。後宇多上皇敕貞時以後嵯峨帝之約。乃請定後深草龜山兩宗迭立之策。限以十年。於是後伏見帝以後宇多皇子爲嗣。天皇以伏見皇子又爲其嗣。終釀致元弘之亂云。初頼朝以近衞九條二家。更爲攝政。後九條分爲一條。二條。

近衛分爲鷹司。亦更爲攝政。是曰五攝家。又北條氏所納也。是歲。元兵寇薩摩子數島。

賴襄曰。兩統迭立之議。出於北條氏。猶其分攝家爲五派。使其勢相爭而不相合。而我得持權樹恩於其間。可謂巧詐極矣。而其取滅亡。實甚於此。夫以赫赫天統。而敢分析之。以便於己。至每十年相更惡有不獲罪譴於祖宗之靈者哉。蓋後嵯峨生後深草龜山二帝。其母同也。後嵯峨專屬意於龜山。遺詔母后。以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封邑。則大統已定矣。故後宇多以龜山子嗣立。宜也。而後深草以失勢憤懣。倚北條時宗。以立其子。伏見帝又倚北條貞時。以立其子。而後宇多持先皇遺旨詰之。於是乎。迭立之議出。宜若出於不得已也。然當後深草伏見之託使時宗貞時仗正義辭之。何有此紛紛哉。所以不辭者。非謂是可以持我權而樹我恩也耶。抑亦有故也。後嵯峨雖爲北條氏所立。然常陰憤皇道之陵替。而冀於匡復。雖已不得其時。望之於子孫。以爲後深草之孱弱。不足有爲。見龜山有英氣材力。可以庶幾焉。

史稱。朝廷有陂上田村鎭國劒。後嵯峨臨崩。屬后竊付之龜山云。夫田村非能誅東夷者耶。觀伏見帝告貞時。曰。龜山每切齒承久之事。立其後。非卿家利。然則當時中外。頗察其旨。是北條氏所以右後深草之統也。龜山之愛皇孫。祈其得位。猶後嵯峨之於己也。及花園之儲。當立後二條之子。而後宇多曰。吾有所屬。故先立後醍醐。由是觀之。兩皇亦不得其時。而望之於子孫也。而後醍醐能不負其望。誅宿猾於斧鉞之下。復除難雪大恥。後嵯峨之志。於是而成。而列聖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矣。而伏見之統。每仇疾之。每爲關東間諜。光嚴爲北條高時所立。光明又爲足利尊氏所擁戴。皆欣然受之。不辭。夫兩統均出於後嵯峨。同源同本。宜恥其恥。而仇其仇也。而如此。其後南北分爭。五十餘年。八洲生靈。肝腦塗地。雖叛臣之罪。亦王室之不思懿親也。及兩統合一。足利氏亦舉迭立之議。故致海內之嗷然。夫足利氏之勢。非北條之比。無復事於持權樹恩也。而仍襲其故。其禍亂不止。骨肉相殘。豈非亦獲祖宗之譴者哉。

明治新撰　日本政記　卷之七　後二條　花園　四十一

一千九百六十三年 癸卯○嘉元元年 秋九月。立女御藤原忻子爲中宮。是歲。藤原爲世。上新後選和歌集。

藤原忻子 太政大臣公孝之女

一千九百六十八年 戊申○德治三年 秋八月。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爲北條貞時所逐。還京師。以其子守邦王爲征夷大將軍。是月。辛亥。天皇崩。稱後二條院。

第九十五世

花園天皇 伏見帝。永仁五年。七月廿五日生。正安三年。八月十五日爲親王。同月廿四日踐祚。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卽位。在位十年。改元者四。曰。延慶。應長。正和。文保。文保二年。二月廿六日讓位。貞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崩萩原殿。壽五十二。葬十樂院上山。

帝諱富仁。伏見帝第三子也。母顯親門院藤原氏。冬十一月。天皇卽位。時年十二。以關白師教攝政。尋罷。以左大臣冬平代之。立皇從祖兄三品中務卿尊治親王。爲皇太子。改元延慶。

顯親門院 諱季子。左大臣實雄女

一千九百七十一年 辛亥○應長元年 冬十月。北條貞時卒。族基時貞顯。連署行事。貞時慕尚時賴之風。致仕之後。被僧衣游歷四方。訪民疾苦。時前內大臣源通基。蒙譴於後宇多上皇。屏居京南。貞時過其居。問故。通基告以實。貞時曰。盍告諸鎌倉申理。通基曰。彰君之非。以伸我之冤。我不忍也。貞時還。竟奏復其爵邑云。

明治新撰　日本政記　卷之七　花園　後醍醐　四十二

一千九百七十二年 壬子○正和元年 春三月。玉葉和歌集成。

一千九百七十六年 丙辰○正和五年 北條高時爲鎌倉執權。時年十四。

北條高時 貞時之長子也。

一千九百七十八年 戊午○文保二年 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皇好學。善和歌。深喜禪法。遺詔稱花園院。

第九十六世

後醍醐天皇 伏見帝。正應元年。十一月二日生。正安四年。六月十六日爲親王。德治三年。九月十九日立太子。文保二年。二月廿六日受禪。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卽位。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八。曰。元應。元亨。正中。嘉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延元四年。八月十五日讓位。翌十六日崩吉野金峯山行宮。壽五十二。葬吉野山麓塔尾陵。

帝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也。母談天門院藤原氏。春三月。天皇卽位。時年三十一。後宇多法皇臨決萬機。立皇姪邦良親王爲皇太子。冬十二月。內大臣內經爲關白。

談天門院 諱忠子。參議

一千九百七十九年 己未○元應元年 秋八月。立女御藤原禧子爲中宮。

藤原禧子 太政大臣實兼之女

一千九百八十一年 辛酉○元亨元年 冬十二月。後宇多法皇還政。天皇御記錄所。自聽訟。廢京畿除大津葛葉之外諸新關。天皇留意政治。日與公卿及儒臣。討論經史。僧玄慧才學冠世。又召令侍讀。

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壬戌二年。夏大旱。米價踊貴。乃詔減常膳。使撿非違使別當源親房喻都下富戶。發糶置場監賣。是歲。陸奧人安藤堯勢叛。北條高時。高時遣兵擊之。不克。初高時少荒縱。委政於內管領長崎高資。高資貪多私。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訟各納賂。高資兩納之。久而不決。故叛。

長崎高資圓喜之子也。初圓喜與秋田時秋協心。善鎮內外。及圓喜老。使高資代之。

賴襄曰。承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至此陸奧人安藤堯勢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威之絀。亦始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況天討乘之乎。夫其兵本非必有鈌也。糧餉非必有乏也。將帥非必無才也。昔者以新造之家。嚮背未定之時。而能抗拒天子之討。挫六軍之勢。如摧枯拉朽。今藉累世之權。四海盡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堯勢。是故何哉。兵之强弱。不在其鋒。而在其本。本弱則末絀。譬之木心蠹。當其未蠹也。加以大風暴雨。而挺然不折。一得蠹。蠹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童稚攀搖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爲頑率奢傲。以失人心。

則其招衰絀如此。抑不唯此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堯勢共其族爭邑而訟。內管領長崎高資。兩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爲後世之戒哉。北條氏先世。非無外戚與家宰也。而未專政也。義時泰時之際。三浦氏以外戚輔謀議。而時賴之世。安達氏又以外戚與之相軋。時賴右安達氏。以滅三浦氏矣。貞時又滅安達氏矣。其親漸遠。愛憎遞變。其勢固然。莫足恠者。推時賴貞時之心。猶其滅畠山氏和田氏。適足以除其逼耳。而貞時既除安達氏。而復親倚秋田氏。其妻父也。而所以除安達氏者。由於平賴綱之力。其內管領也。賴綱雖敗。其甥長崎圓喜。又爲宰爲政。而高資以其子襲焉。貞時臨沒。顧高時幼弱。遺囑圓喜與秋田時顯輔佐之。以爲宗族不足託孤。足託孤者。莫若外戚與家宰。而不知此二者實亡北條氏也。猶東漢之外戚官宦。相爲消長。而終亡於二者。貞時初患外戚。賴內管領以滅之。不懲而倚秋田氏。已而內管領以橫邪敗。又不懲而用長崎氏。何其不明也。故

北條氏之亡。不獨高時罪也。雖然北條氏之於源氏。實兼外戚與家宰。而爲其所親倚。得以簒其家。嗚呼流俗之見。每速禍敗。非一世也。而天道好還如此。亦不獨可罪貞時也。

藤原俊基

會北嶺僧徒有事上疏訟闕。天皇詔俊基讀之。俊基僞誤讀稜嚴院爲楞嚴院。聞者皆笑。俊基杜門可半年。從入播說曰。以誤讀阯見朝去。乃微服巡行諸州。每見高山大澤。規度指畫軍營占處所嚮。

京圖軍事。帝密詔土岐賴貞。賴員。多治見國長等。諭其旨。皆奉詔。一日賴員謂妻曰。吾與汝綢繆。旣經三歲。吾死後。堅持貞心。妻怪問之。賴員告以其故。妻謂吾家族滅之期至。吾告之六波羅。以贖夫罪。則免斯禍。因語之其父齋藤利行。

一千九百八十四年 甲子〇正中元年 秋九月。先是天皇常有討北條氏之意。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藤原俊基等。參豫計議。竊徵武士可用者。每會脫衣冠。縱酒結其歡心。稱曰無禮講。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應徵先至。旣而事洩。北條高時遣兵襲賴貞國長。殺之。收資朝俊基。送於鎌倉。天皇遣中納言藤原宣房。賜誓書高時。

一千九百八十五年 乙丑〇二年 高時遷資朝於佐渡。釋俊基還京師。是歲藤原爲定上續後拾遺和歌集。

一千九百八十六年 丙寅〇嘉曆元年 春三月。皇太子邦良薨。秋七月。立後伏見帝皇子量仁親王爲皇太子。初太子邦良之薨也。天皇欲選諸皇子立之。高時執兩宗迭立之議。天皇遣中納言藤原定房于鎌倉。依後嵯峨帝遺詔。責讓高時。高時遂不奉詔。天皇益憤恚。冬十月。前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薨。是歲北條高時有疾。高時喜鬪犬。纏頭費每以万數。旣而薙髮。臣等請讓執權於弟泰家。高時不聽。以族守時維貞連署行事。

一千九百八十八年 戊辰〇三年 冬十月。前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薨。十二月。以尊雲法親王爲延曆寺座主。親王大

利行時爲六波羅奉行竊召頼員詰使自首即至六波羅告之北條範貞大驚即聚留京武士圍頼員國長等館遂殺之云。

斬資朝於佐渡資朝之子國光小名阿若丸年僅十三聞之欲往面別其母泣止之固請遂往請見其父護士山城入道雖感其孝心而懼事聞鎌倉不肯許遂使其族三郎殺資朝國光深怨不許一見父於生前稱病留其家數日一夜風雨晦冥國光及深更潜覘其寢室不見入道唯有

皇第三子也。天資穎敏。天皇鍾愛之。居大塔。世稱大塔宮。

一千九百九十年 庚午○元德二年 夏四月。盜殺大判事中原章房。初天皇謀滅北條氏。章房諫。天皇恐語泄。使人陰殺之。五月。北條高時捕僧圓觀文觀處流。以其嘗詔呪詛高時也。

一千九百九十一年 辛未○元弘元年 秋七月。北條氏還後基於京。斬資朝於佐渡。是月。地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八月。北條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等。率兵三千餘至京師。尊雲法親王知高時將行廢立。遽奏之。即夜天皇奉神器。駕婦人車。從陽明門出。大納言師賢中納言藤房從之。至三條河原。中納言源具行。左近衛少將源忠顯。大納言公敏等追至。敕師賢著袞衣。乘御輿如延曆寺。揚言車駕幸延曆寺。以綴賊兵。遂幸笠置山。尊雲法親王擊東兵于辛崎走之。已而衆潰奔南都。天皇詔四方徵勤王之士。時占奇夢。遣藤房召河內人楠正成。正成即詣行在。天皇使藤房傳命曰。卿應命至。允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有何策以決勝算。詳陳其所見。正成

三郎爾因罵是斬吾父者。殺之亦少足報怨。時有飛蛾撲滅燈火。國光大悅。潜入蹴三郎枕。直刺其心。且絶其吭。乃欲自殺。翻然意吾有君又有母。且亡父之志亦不可繼也。潜逃出庭。諸門堅鎖。深池匝館。池頭多竹。便攀竹梢。竹偃池外。遂得脫走。赴海濱搭船而去。追者不及。因得歸京。後至中納言云。

頓首再拜對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誅所加。莫不勝也。但東兵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模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衄。願勿煩聖慮。有臣存焉。何患不濟。辭歸築赤坂。九月。北條高時以皇太子稱帝于京師。遣兵犯行在。行在陷。錦織俊政石川義純等死之。天皇徒步突圍而出。師賢藤房等扶行。三日夜。至有王山下。賊兵追及。親王以下文武官僚悉見執。冬十月。賊奉天皇幸平等院。大佛貞時等請傳神器于新主。天皇不許。又請幸六波羅。敕備鹵簿儀仗。乃法駕如儀而幸之。復請傳神器。及授以新器。楠正成起兵據赤坂城。賊將大佛貞直等乘勢奄至。攻之數回。不能克。死傷千餘人。既而城中糧乏。正成乃謂衆曰。吾先天下擧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塡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焚城。逃入金剛山。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衆潰死之。

一千九百九十二年 壬申○正慶元年 春三月。北條高時遷天皇

於隱岐。藤原行房源忠顯從之。備前人兒嶋高德欲奪車駕于塗。以討賊。不成。夜入御館。白櫻樹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天皇覩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夏四月。車駕至隱岐。以國分寺爲宮。是月。楠正成復赤坂城。湯淺定佛降于正成。并其衆。徇和泉河內。是月。京師改元天慶。五月。正成進屯渡部橋。京畿大震。賊兵來攻。正成逆擊大破之。進陣天王寺。秋七月。賊將宇都宮公綱攻天王寺。正成以奇計大破之。尋正成築千劔破城。是冬。尊雲法親王築吉野城。初尊雲避難。匿十津川半載。蓄髮還俗。更名護良。至是據吉野。赤松則村應之。起兵播磨。築苔縄以絕山陽山陰兩道。

賴襄曰。後醍醐即位之初。厲精政治。舉行恤民之典。而關東多秕政。人心不服。朝廷與東藩勝負之勢。不待交兵刃而決矣。夫鷙鳥欲搏必斂其翅。不斂其翅而露其搏擊之機。適足以困斃已。正中元德之際。不其然乎。同謀公卿武人。既見囚執。使北條氏更窮詰本源。豈不危殆。帝之下誓書於關東。雖治龜山之例。其爲計可謂窮且醜矣。及東吏再來。又用苟且詭詐之謀。僥倖一時。雖有智勇忠義之士。施其謀略。而機會皆失。不能救其蒙塵也。幸而投賊之衰。邂得義旗四合。纔致歸闕反正耳。向使帝藏其鋒。養其銳。舍圖賊之謀。而益務自治之術。賊已失人心。叛者驟起。俟其罷極。擠其將墜。用力寡而無後患。何必曰兵哉。且使帝不能已於兵乎。如楠正成近在畿甸。及其平時。訪求諮謀。必有萬全之策。寄行在於形勝之地。以招聚四方之豪傑。其知義効順。與欲釋憾於北條氏者。將雲合霧集。天下之事。可以指顧而定矣。不必授僞器於光嚴也。不必許寵爵於足利尊氏也。如帝之所爲。其濟者幸也。不然。與承久異者幾希矣。雖然。承久之事。我作彼應。元弘之事。我未作而彼來犯。因危而發出死得生。以激天下之義氣。其勢然也。當賊徙駕。夾路觀者。公罵北條氏。不忌其時然也。崎嶇憂辱。而未嘗失其常。無恇怯求免。如後鳥羽者。其主德然也。

嗚呼。是其所以異於承久歟。

天皇潛出宮。佐々木富士名判官義綱。爲行在所護衛。一夕忽欲歸。順勸帝出隱岐。帝賜以官女。

高氏遣使行在歸順。

高氏清和帝十五世之孫。讚岐守貞氏之子也。

一千九百九十三年 癸酉 二年 ○春三月。天皇在隱岐。二月。北條高時大發兵。攻吉野。而圍千劒破。是月。伊豫人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起兵。攻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大敗之。閏月。吉野陷。村上義光死之。護良親王逃。賊合勢攻千劒破。正成拒戰。數破之。賊兵死者無算。會近郡士兵奉護良親王令。絕賊糧道。時所在義兵並起。兵勢大張。護良親王密疏奏之行宮。北條高時懼有奪駕者。益嚴衛。衛士稍歸心天皇。已而天皇潛出宮。源忠顯從之。途闇不知所嚮。有人負天皇。至千波港。適得商舶。御之。佐々木清高迅櫂逐之。天皇與忠顯俱隱船底。遂至伯耆。名和長年奉迎。造行宮於船上山。聚兵衛護。於是山陽山陰南海西海兵士並起勤王。三月。天皇遣左近衛中將忠顯率兵東上。兒島高德等從之。與赤松則村等會。攻六波羅。菊池武時起義兵。討九州探題北條英時。不克死之。夏四月。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援六波羅。高氏遂遣使行在歸順。敕許之。高家與赤松則村戰。久我畷敗死。高氏還軍。五月。官軍進攻六波羅。拔之。北條仲時等奉新主及兩上皇東奔。近江兵邀擊。仲時等皆

兩上皇謂後伏見花園二帝。

新田義貞奉親王令舉義兵。

義貞鎭守府將軍源義家十世之孫也。世食上野新田。因以爲氏。

六月車駕還闕。車駕既入京。師駐東寺。議還宮儀。道平奏曰。陛下躬奉神器。宜用巡狩還都之儀。制可。

死。新主上皇還。遂收京師。於是大佛高直等解千劒破圍走奈良。天皇召群臣議還幸。勘解由次官光守述不可。天皇乃以周易筮之。獲師上六吉。乃敕發行在。上野人新田義貞奉護良親王令。舉義兵。直入鎌倉。乘風縱火。烟焰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舉族伏誅。乃馳使奏捷。自源賴朝開府。至是一百七十餘年而亡。六月。楠正成率兵七千迎謁于兵庫。天皇親勞之。詔前驅入京師。而車駕還闕。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官爵。廢關白。賜足利高氏御名尊字。任左兵衛督。尋遷參議。護良親王知尊氏有異志。請誅之。不許。拜爲征夷大將軍。入朝。秋七月。詔諸國休士卒。勸課農桑。斬阿曹時詔。大佛高直二人。八月。置決斷所。議賞軍功。時將士數萬爭功。紛拏不決。權中納言實世司之。旬月僅定二十餘人。以多失當罷。以藤房代之。覆審。而內降得賞者已多。藤房知不可諫。乃稱病不視。代以民部卿光經。光經備加參驗。欲奏而頒行。內旨以高時邑爲供御。以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大佛貞直邑給准后藤原廉子。其餘宮闈僧尼伎樂以內降多受地。雖軍功論定。無地可頒。內敕與外議牴

珣子內親王後伏見帝之女

梧往往數人爭一邑所在武人頓失勢至被奴僕使天下囂然復思武治是月二階堂貞藤謀反伏誅冬十月參議源顯家爲陸奧守與上野介結城宗廣奉皇子義良出鎭陸奧出羽前大納言源親房輔之顯家以任重且不練戎事固辭詔曰古者皇子皇孫及執政大臣子內輔朝政外總戎旅方今海內統一朝野倶洽文武之道何爲二揆其遄往守爾藩屏顯家親房子十二月先是中宮崩立珣子內親王爲中宮以成良親王爲上野太守出鎭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爲相摸守輔之直義尊氏弟也

賴襄曰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爲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更甚焉藉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烋咻中國莫之或攖天下方以承久爲戒重踵屛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耿耿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蹶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恥天下萬姓再

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戴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至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概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眞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

又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趾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輙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擧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請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値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殲其渠

尅帝之復辟。醻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褊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躪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爲。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澌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熈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

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一千九百九十四年 甲戌○建武元年 春正月。營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料費。又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始用楮幣。立恒良親王爲皇太子。太子天皇第六子。准后藤原氏所生。兩中宮竝無子。尊良護良皆宮人所生。藤原氏得寵。善迎合上意。無言不聽。請託皆驗。以護良有大功。恐害太子。足利尊氏知其情。因深結之。二月。詔鑄新錢。文曰乾坤通寶。夏五月。出雲守護塩冶高貞獻千里馬。天皇幸馬場殿。公卿皆以贊時瑞。獨藤房因述秕政大諫之。冬十月。藤房弃官去。天皇聞之大驚。命父宣房索之。不及。是月。禁護良親王於馬場殿。親王上疏請歸佛。有司莫敢奏達者。十一月。流親王於鎌倉。足利直義監之幽地窖。是歲。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置關東廂番與州評定衆。掌治其方事。天皇親臨記錄所裁斷。楠正成名和長年等預焉。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爲頭人。以足利尊氏爲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遠江。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其子義顯越後。其弟脇屋義助駿河。楠正成攝津河內和泉。名和長年因幡伯耆。赤松則村播磨。尋奪則村職。授以佐用莊。

鹽冶高貞獻千里馬。帝問侍臣曰。龍馬出。爲瑞爲妖。皆妄奏諛辭。帝大悅。藤房正色奏曰。臣聞。明主所瑞者人才。爾奇異之物。非爲瑞也。在昔周穆八駿。西巡徐戎叛亂。漢文及光武之時。俱進千里之馬。兩主不受。蓋天子之出。鹵簿儀衛。自有程式。千里之馬。非所用矣。若夫兵火驗擾之際。羽檄飛馳。尚或藉此物。方今新經喪亂。戶口凋衰。有功之士。褒賞未遍。歸順之人。危疑未安。方適憂勞撫育。與天下更始休息之時。龍馬非所用也。臣願宜少賜高貞物。附龍馬却遣。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所寶者人才。龍馬非所瑞矣。帝默然罷。寔藤房性忠直。加以才識。屢論政事。得失不聽。遂棄官而去。不知所終云。

賴襄曰。中興之政失乎。襄曰。不然。論者皆謂之失矣。所謂失者何哉。將門戶政久矣。而一旦收之。代以朝紳。如柄鑿不相入。失矣。曰。令楠正成名和長年等參直記錄所。置關東廂番與州評定衆。掌其方事。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爲頭人。遣皇子鎭鎌倉。以足利氏輔焉。則不必專付搢紳也。曰。武人采邑碁布七道者。非一日。而猝奪之。速其怨憤。失矣。曰。歸闕之翌月。詔除賊黨外。將士所有食田領職。一皆襲故。不須臾來請。則不必奪也。曰。有功將士群聚闕下。望賞者不輒予。不能塞其欲。失矣。曰。所謂有功。孰若新田足利楠名和赤松等哉。士卒之効力。亦隷此數氏者居多。歸闕之歲。即論賞。割予土壤。不愜一家各領三四州。少者一二州。於其部曲。蓋足以推恩分祿而有餘。則不可不謂不塞其欲也。總之。當時之政。槩皆得其宜。合時勢。愜人情。何謂失乎。然則無所失乎。曰。政不失也。而所以爲政者失矣。所以爲政者何也。曰。人主之心是已。謂其意欲太廣。好侈喜大乎。曰。否。吾以爲其欲不廣。所喜不大耳。昔者漢高祖滅嬴斃項。百戰有天

下。猶躬被堅執銳。芟刈韓英盧之類。至與何奴冒頓戰。見蕭何營宮室。怒曰天下恟恟。成敗未定。何爲此等。世謂天下既定矣。而高祖則曰未也。推其爲心。非盡掃蕩天下可慮者。不充其所欲也。稱高祖曰大度。謂其心之大如此爾。今帝纔斃一狂童之高時。則謂宇內無復足慮者。是以遇足利尊氏之降。則遽寵爵之。以幸其可倚。纔得歸闕。卽晏然燕息。以營宮室爲急。以悅妃嬪爲務。雖有記録所。益不數親臨。而日居於內。內勅所令。與外廷指揮。每與牴牾。武人之邑往往爲內官私給。憤怨思亂。固其宜也。吾嘗觀藤原藤房之因龍馬進諫。佐以藤房之有舊恩。豈無可諫之地。何必廷爭。彰主過而沽已直乎。蓋非因出觀馬。則不輙得面奏也。公卿且然。況將帥乎。故天下之政。無一所失。而盡爲文具虛言者。由此其故也。使帝之心常如元亨以前。而不如建武以後。則縱使政事少有所失。而不至再取困踣也。唯夫其心不大。其量易滿。故當其未得。則勤厲。及其已得。則懈怠。待天下之群雄。苟充其欲。適其意。以冀

無事。其少欲者。安於此矣。至其姦豪者溪壑之欲。愈予愈不充。非盡奪我業則不已。彼之心乃大於我。我何以能制彼哉。

益三曰。治國之要。在張綱紀。張綱紀。在愼刑賞而已。苟刑賞失道。其他雖有善政良法。不足言也。盛衰隆替之機。實在於茲。識者常視之以爲進退去就之決。是藤原藤房之所以決意而去也。中興之初政。帝夙夜孜孜。勵精圖治。維日不足。其所爲足以使天下忠臣義士仰風而奮起。可謂盛矣。及一旦克鎌倉誅高時。則帝志滿意飽。賞功未舉。而佞幸已希旨。瘡痍未復。而已興不急之役。如謂吾事已畢矣。宴樂遊遨。固其所也者。及置決斷所。議軍士賞。有吝而不與者。有一旦與而復奪者。有內特降旨行賞者。甚則至於分土地。賜之倡妓輩。而有有功將士未受寸地者。行賞猥濫。至此而極矣。藤房屢直諫。丁寧反復。無不至。而帝不聽。中興之不成。既決於此。藤房卽棄官而去。當此之時。尊氏未謀叛。護良親王猶在。而內則有源親

房父子。外則有楠新田諸族。協心戮力。則天下之事。如猶可爲者。而藤房斷然脫衣冠而去。則知其大本已去不復可挽回也。不然則天下之事。尚可爲。而去不顧者。悻悻小人之所爲。豈藤房之心哉。嗚呼。有國者。致使賢臣去而不顧。雖欲國治。不可得也。用人者。可不懼而戒矣哉。

一千九百九十五年二年乙亥。○夏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宗謀逆。使左近衛中將源定平等收之。禁于定平第。尋伏誅。秋七月。北條時行招聚餘黨。攻鎌倉。時行高時次子也。足利直義距戰敗績。直義慮護良親王爲患。使人害之。親王時年二十八。侍姬齎首歸京師。天下寃之。直義挾成良親王西走。已而大江時古潛奉親王。逃歸京師。八月。足利尊氏若請討時行。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東國。不許。尊氏不辭而發。至駿河。與直義合擊時行。走之。詔班師。不奉詔。冬十月。尊氏自署征夷大將軍東國管領。據鎌倉反。收新田氏邑。在關東者。悉割予將士。上書誣奏義貞。義貞又上書自辨。陳尊氏八罪。十一月。以顯家爲鎭守府將軍。詔奪定利尊氏等官爵。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管領東國。賜節刀于左兵衛督新田義貞。率兵。脇屋義助等從之。由東海道。彈正尹忠房親王由東山道。鎭守府將軍顯家奉義良親王。會于鎌倉。同討尊氏。義貞與尊氏兵戰于矢矧河。走之。十二月。至箱根。義助奉尊良親王。與賊戰于竹下。不利。塩冶高貞。大友貞載叛降賊。官軍大潰。退屯尾張。赤松則村。久下時重

（直義使人害護良親王。明治二年春二月。詔令創營鎌倉大塔宮。同六年六月。列官幣中社。）

等。應賊。於是召義貞還京。尊氏躡官軍後西上。

賴襄曰。世稱護良親王察足利尊氏之姦雄。欲先誅之。而後醍醐不聽。反聽尊氏之讒。因護良付之足利氏。致斃於其手。中興之不終。決於此。而致乘輿板蕩。天下鼎沸。五十年者。皆尊氏之爲也。襄以爲不然。曰當是時。天下之桀黠若尊氏者。豈爲少哉。殺一尊氏。則一尊氏生矣。且尊氏肆斬親王之僕隸。戢不法云爾。其反跡固未著也。其有異志。未可必也。使帝聽護良執而誅之。以何辭徇天下。天下必曰。朝廷忌武臣

有望者。因事誅鋤之耳。雖若新田義貞輩。人人自危。變其忠志。爲自固之計。則是又殺一尊氏。而生數尊氏也。中興之業。不待他日而墜矣。故護良之說非也。帝之不聽是也。曰帝之不聽護良而殺尊氏則然矣。其聽尊氏而殺護良如何。曰非聽尊氏而殺也。帝固欲殺之。不待尊氏也。何以言之。帝初愛護良。至欲爲儲貳。已而三位姬得寵。生恒良義良成良。欲立恒良爲太子久矣。護良雖削髮爲僧。而贊帝謀。盡及帝徙隱岐。蓄髮將兵。樹功最大。是姬之所最忌。忌其害太

子也。姬從帝於艱難。猶唐韋后之於中宗。哀訾固寵。所言皆聽。蓋浸潤之譖。日夜先入。護良之下令新田氏。擅用詔體。是承制也。而可譖曰。是有自立之志。猶唐肅宗靈武之事也。帝始歸闕。護良未入朝。而兵歸焉如雲。帝遣使詰其欲何爲。促使歸僧服。帝何以爲此無情之言乎。可以見其已猜嫌之矣。護良不察。而望爲元帥。帝益猜之。而勉從之。欲殺之之機已成矣。護良復不察。而講誅尊氏。姬知有此大隙而幸之。教尊氏使告其叛也。而帝欲殺之之機決矣。尊氏雖侮

朝廷。非有所恃。烏敢駕虛言。誣大事以搆天子之父子哉。是以護良獄中上書。而莫敢奏達者。當時中外知帝意在殺之也。夫監護良豈無他人。而付之其深仇。非其意殺之而何哉。初護良已爲大將軍。宜遣鎭關東。而不遣也。遣成良以上野大守鎭鎌倉。遣義良鎭陸奧。而恒良爲皇太子。及護良得罪。陞成良爲大將軍。兒爲國儲。二弟典兵權。可見帝最愛此三子。至此成其志矣。成其志。乃成姬之志也。乃成尊氏之志也。尊氏初志或未至此。視帝之所爲顚倒。每事便於

我翹然自喜。遂覬覦非望耳。猶唐玄宗自殺二子。愛楊妃。而寵安祿山。自取播遷之禍。尊氏門地。非奚胡之比也。而論其才。則姦而不雄者。帝養之而成其爲姦雄也。不然。以帝之英毅。不世出者。孰其初志。無所惑繆。則雖有百尊氏。何能爲。而何必殺之。

又曰。足利氏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倚賴。著於鎌倉。後醍醐帝之未起事。蓋稔聞足利氏之爲强宗也。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寵爵。其褻玩朝廷。覬覦非望。帝有以啟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

交訟之日。然後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遏。可勝嘆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不能獨立。而倚朝廷以爲重。余以爲不然。朝廷倚新田氏。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氏所企及。而數奇敗衄。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而不便義貞之奉公。不得已而從之。勉强而赴戰。雜以衣纓之褊裨。畿甸之名募。掣肘牽累。動不如意。爲之將帥者。豈不難哉。嚮使義貞亦

出足利氏所爲。則介冑之族。將雲合霧集而歸之。而足利氏焉能加之。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何至困蹐如此哉。是其禍福利害。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義貞寧有不知。而終不改其節者。豈非以已任王家倚賴。不忍倍畔也邪。否則源氏之統。其歸新田氏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

一千九百九十六年（丙子○延元元年）春正月尊氏入犯敕義貞守大渡諸將分拒山碕宇治勢多藤原師基守峰堂先敗諸軍尋潰天皇幸叡山諸將從之結城親光佯降賊刺尊氏不克死之賊將細川定禪據園城寺以逼行在源顯家奉義良親王以陸奥兵入援與義貞攻拔園城寺義貞追與尊氏戰大破之屯京中賊反襲義貞敗退東山道官軍還至義貞及楠正成等與賊再戰又大破之賊西走二月義貞正成追至兵庫累戰皆克賊走筑紫義貞等振旅還京車駕還宮以義貞爲左近衛中

將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討尊氏圍赤松則村於白旗城不能下夏四月兒島範長及子高德起兵備前熊山與脇屋義助攻船坂城拔之義助進圍三石城五月尊氏將舟師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義貞竟解白旗之圍退屯兵庫馳驛以聞擧朝震駭乃命河內守楠正成赴援正成獻計議天皇悅而藤原清忠阻之天皇依違正成乃辭闕而西至櫻井驛以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戒以滅賊匡天下遣還河內正行揮淚而去正成遂進陣湊川與直義戰數次士

正成入民屋與正季交刺死家人橋本八郎及和田五郎正隆奉正成兄弟首級投之足利家人高豊前乃燒民舍既入焰中互刺而死欲滅衆人自殺之跡故後之云尊氏直義等視其首嗟嘆久之足利家人亦皆相吊流涕北畠玄慧謂眞義曰中世以降可稱聖賢者楠判官一人耳爲時人所欽慕如是後至元祿五年之秋水戶中納言光圀建碑於湊川自書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使歸化明人朱之瑜勒其背其文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

卒殲盡躬被十一創退入民屋與弟正季交刺死從死者五十余人天皇悔不用其策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明治元年夏四月詔賜神號湊川神社造營社壇合祀正行以下一族同五年五月列別格官幣社義貞與尊氏戰于兵庫敗績走歸京師車駕倉皇幸延暦寺尊氏進陷京師六月尊氏入據東寺遣兵犯行在源忠顯藤原雅忠等戰沒義貞進攻京師不克伯耆守名和長年死之秋七月北國兵入援敕山徒招南都僧兵又分遣諸將發畿內兵斷賊糧道遣義貞攻京師皆不

利八月尊氏奉後伏見皇子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是爲光明院號用建武九月興福寺僧徒叛足利高經絕北陸道佐々木高氏梗近江糧道官軍屢出爭之不克軍士饑困冬十月尊氏上書陽降邀車駕詔許之令新田義貞奉皇太子恒良及尊良親王經略北陸道車駕還京尊氏幽天皇于華山院悉奪從駕朝臣官爵十一月尊氏迫請傳神器於新主乃授以僞器而皇太子至近江塩津土居通治得能通言遇敵戰沒進至越前氣比社司入金崎城足利高經等將大兵來攻城兵力拒

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譏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議不臧。元兇接踵。禍殺國儲。傾移鼎彝。功垂成而覆。主蒙難警而弗屑。自古未有元帥如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能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舉萃一門。盛矣哉。

賊死者無算。十二月。天皇奉神器潛幸吉野。大江景繁從之。建行宮居焉。楠正行和田正朝等來衛。詔義貞以北國兵經略京師。是月。越前人瓜生保起兵杣山。推義助子義治爲將。爲經分兵攻之。保擊走之。

賴襄曰。孫子論兵。以道爲先。天地次之。將法又次之。元弘之能勝北條氏。由彼之失道。而延元之不能勝足利氏。由我之失道。道失則人心背。人心一背。天下糜沸。雖有將帥智勇什倍足利氏者。莫之能戡。況朝廷使用之乖其宜乎。而乖其宜者。失地利爲最焉。夫

地利之於兵大矣。楠正成之初擧義。以一城受百萬兵。而不屈者。據險固也。否則元弘之績。不可得而成也。況於延元。既失其道。又失其地利。何謂失地利。曰。京師形勢。本不及關東。故北條氏足利氏皆據關東爲巢窟。以能制朝廷。而朝廷習於故常。常以得失京師爲大故。故論足利尊氏之功。居新田義貞之上者。以爲尊氏能爲我取京師。使我歸闕復位。義貞之襲鎌倉。不必切我利害也。夫遣尊氏東伐。如放虎於其穴。固大錯矣。及遣義貞討之。如探虎穴。固難必於勝義貞無他奇道。而平行東海。轉戰千里。遇賊於險。宜其敗。卽如賊之計則得矣。以爲義貞新來鋒銳。迎誘之。使其竭勢力於無用之地。東海平夷。至箱根則高。彼仰我俯。我以生兵。乘彼之疲。則彼潰矣。是同闘關東地。賊得利而官軍失之也。抑上野越信。亦新田氏之舊鄕也。向令義貞歸焉。招其部曲。固守其所。連之奧羽。吾憑其高。瞰賊於身。可以控制尊氏。雖及其敗。山道之軍。與奧羽之兵。未缺而將會也。令義貞收餘兵。猶能成軍。得一險固城塞。據之與諸軍合勢。尊

氏必慮根本。不能舍之以入犯。如播丹之叛者。以一楠正成。治之而有餘。奈何遽召還義貞。以成賊追擊之勢乎。是非亦恐失京師故耶。及賊取京師。官軍再戰得克之。賊既遠離其巢。無穴可入。而棲泊海瀕。不於是時急勦殄之。而唱凱振旅。使其雍容上舩。棲西兵復來。誠不可曉也。世咎義貞之遷延失機。吾以爲是亦朝廷之意。以既得京師。不必復恤縱敵。故召還諸將也。賊則據白旗之險。以梗官軍。而得以其間成再燃之計。朝廷至此。不聽正成幸叡山之策。促繼之

郊甸。令以見卒格鬪平地。弃正成而不察者。亦俾再舍京師也。及敗方行其策晩矣。然亦可固守焉以爲後圖矣。乃聽賊僞和。又弃義貞而不顧者。亦喜於歸京師。而未暇慮其他也。噫其重京師也。如此何知其形勢之劣。難守哉。夫太湖淀水之固。天設以爲大和。非爲山城也。山城嘗屬山陰者也。叡山支太湖。使之曲行。京城其大麓餘地耳。故迫狹傾仄。守之以防外寇。如在堤下與堤上人鬪。如立牆根。僅恃一溝以受敵於庭。故有一寇來犯。非舍而上叡山。不可守也。或逃於江。或避於丹。聽寇入京。還而攻之。寇亦不能守。足利氏十三世。亦毎如此。彼非不知其地不利。不如關東也。慮於南朝。不得不居此而巢窟之地。守以子弟爲深根固蔕之計。是以數搖而纔保耳。男山之役。尊氏覺南朝襲京之謀。而委之義詮。自赴鎌倉者。亦慮根本也。而南朝乃不專圖其根本。而仍急於取京師也。數取數失。是以終不能成匡復焉。故曰。失地利也。然足利氏亦不能覆咫尺之南朝者。何哉。大和地形險固。勢高於山城。而楠氏據河内爲之藩屏也。雖

然。要之南朝與足利氏。共失於道。而不能服人心者。莫能大相異者。其勝敗相持。五十餘年者。以此。

史贊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呉。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阪。據千劍破。皆嬰孤墉。輒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蒙推奬。斯則爲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强激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爲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

益三曰。尊氏兵敗西走。義貞遷延不追。致使賊勢再振。論者毎以此咎義貞。吾謂義貞之不追。固非也。然未足以深咎焉。尊氏之敗於京師也。意固決於西走而爲後圖。追之亦走。不追亦走。雖使義貞提兵躡之。不過轉戰於播備之間耳。而勢不能拘留尊氏之西

走也。況能捕獲之乎。故賊燄再熾者。非因義貞之追與不追而異也。世或見義貞眷眷於私愛之跡。大咎其無勇斷果決以殉王事之節。盍不深察焉爾。設使窮追則可必獲尊氏。可必成克復也。則義貞必提兵卷旗。挺身奮進。將不暇顧其他。況敢區區眷顧於閫房之愛乎。義貞之忠義。吾決知其不然也。吾獨謂義貞之失計。莫大於邀賊于兵庫而戰也。何則尊氏驅數十萬兵。水陸并進。勢如風雨。義貞正成雖善戰。野次一戰。無處施奇策。一敗不支。則雖三尺童子知之。義貞豈不知之乎。故爲義貞計者。當正成獻策不納。帥兵而至之時。相與決議。速班師而東。再獻幸叡山之策。覈利害。詳得失。極死竭誠而固請。則帝必納之。而少年推鋒之論。不可復容於其間。而後徐圖成功。姦兇可擒。興復可期。豈不偉哉。義貞計不出於此。浪戰敗衂。遂成賊之勢。不得不深爲義貞惜焉。或曰。昔岳飛出兵。悉定河南州郡。威振東北。使金人食不下咽。克復可期也。而班師之詔一下。則不得不從之。君臣之分。勢固然也。故岳飛之所以不得不班師。則義貞

之所以不得不進戰也。而亦何獨咎義貞哉。曰。不然也。當飛之時。臨之以高宗之昏弱。相之以秦檜之奸兇。何所不至。雖令飛抗疏百回陳其不可。萬無可從之理。不獨不從。就軍中擒飛。而奪其印綬。亦檜之所不爲難也。故爲飛者。唯有流涕奉詔而已。如義貞之時。則不然。帝之英明。固非高宗之比也。而藤原清忠。亦不可以秦檜論也。彼決非欲陷二公於死地而使尊氏恣志者。往時討尊氏之詔。首勸之者。非清忠乎。今其議在欲占大體繫人望耳。而未暇深察兵機如何也。故以二公之忠義。固取信於帝。伏闕奏請。則帝視其議之利害得失。較然著明也。必用之矣。帝與清忠既不可以比於高宗秦檜。而獨欲以岳飛論義貞可乎。吾故曰。義貞之失計。在邀戰尊氏于兵庫爾。

一千九百九十七年（丁丑二年○北朝光明建武四年）春正月，里見時成及瓜生保、僧義鑑率兵援金崎，不克，死之。三月，義貞、義助潛出城赴杣山，將募兵來救，未至，城陷。由良具滋、長濱顯寬說義顯使人奉皇太子逃杣山，尊良親王自殺，義顯以下殉之，皇太子為賊所獲，護送京師。是夏，宗良親王起兵遠江井伊谷城。秋八月，源顯家及結城宗廣等奉義良親王入援，與足利義詮戰于利根河，破之。義詮，尊氏次子也。冬十二月，先是北條時行奏請討足利尊氏，贖父高時罪，詔許之。至是與新田義興等會顯家，遂攻鎌倉，走義詮。義興，義貞次子也。是冬，義貞據杣山，與高經相持。

一千九百九十八年（戊寅三年○北朝曆應元年）春正月，顯家與賊將土岐賴遠、桃井直常等戰于美濃，敗之。二月，顯家與其弟顯信至南都，與桃井直常戰，敗績。三月，顯信軍男山，顯家軍和泉，與賊相持。夏四月，尊氏酖弑皇太子及成良親王。五月，顯家與高師直戰于界浦，死之。是夏，天皇手詔召新田義貞救男山。先是義貞攻越前府城，拔之，足利高經走保足羽。義貞從攻之，未下。兒島高德建策，留兵通北

義貞自刎死　明治九年冬十一月，詔越前新田義貞祠更賜號於藤島神社，列別格官幣社，合祀新田義宗、脇屋義助之靈。

國糧道。又諭叡山歸順，乃使義助分兵入京師。秋七月，高師直縱火焚石清水宮，顯信走河內。義助至敦賀，聞之引還，與義貞合兵攻高經。高經結平泉寺僧徒，修藤嶋等七寨守之。閏月，義貞遣兵攻藤島，僧徒力戰，官軍幾卻。義貞怒，易馬擐甲，帥騎五十，間道赴救。高經出步卒三百救藤島，義貞遇塗，賊隱楯亂射，我兵不持楯，僅以身蔽義貞。從兵中野宗昌目義貞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義貞曰：「棄衆獨免，非吾意也。」策馬而進，馬僵，適有流失中其額，義貞自刎而死，從士皆剃腹殉之。脇屋義助收兵據越前。是月，以顯信為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焉。源親房、結城宗廣從之。九月，遇颶風，舟四散，親王與顯信至篠島，親房至常陸，宗廣至安濃津。宗廣以不得夷賊，憤懣成疾，卒。是月，以懷良親王為征西大將軍，掌九州節度。

賴襄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為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邪？將上之人有負之邪？至叡

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曾面議事。至此心嘗試兩端。僥倖執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艱哉。吾嘗咎義貞之東伐。不按兵持重。俟與兵擾其內。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捲甲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時主聽壅蔽。國論苟媮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輙行。則不可亶罪其戰也。是故爲官則敗。爲私則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奸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安。每觀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時也。帝及南遷。益深悔此舉。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嘆歟。假令義貞有覇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迹已形。義貞以此爲請。坐鎭舊府。蓄力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淸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尊氏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近疎義仲。而遠欵賴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奥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而拊其背。賊形格

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爲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爲赴越前。而潜歸上野。勢或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爲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翼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令周旋。銳意勤王。不暇自便利。所以爲義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凛有生氣。而老賊之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廛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邪。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季。義貞忠勇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勗。存勗覆滅汴梁。而義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抑我東北形勝。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祈山靈以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邈佶烈祝天願生眞主安天下也。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祈哉。則天運果有復時。勝敗之數。未可以歲

月較也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爲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倶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爲忠臣尊爲此而不爲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己卯北朝暦應二年春三月義良親王還吉野秋八月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尋而崩年五十二天皇天資英毅博渉書史臨終以元兇未殄爲恨遺命務成恢復以稱朕志朕身雖瘞南山而神常望北闕言訖按劍以崩葬于藏王堂之塔尾稱後醍醐天皇

重定曰文武如車有兩輪缺一必覆故宋襄以文衰夫差以武亡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施以文而守以武夫文所以治民也武所以遏亂也故有文而無武則民褻而不畏有武而無文則民畏而不親文武並行民心誠服故成湯伐桀民之從也如歸周武殺紂倒戈者擁前故曰文武如車有兩輪缺一不可也後醍醐天皇以天性之雄夙慍北條氏之横震雷馮怒以謀東征雖一擧而大政爲佞邪所妨終崩于南山矣蓋偏于武者歟不則以高時無道天子親征之何所不滅而滅又生一高時乎或曰天皇悦尊氏佞媚而不許大塔王之謀殺者非文弱乎曰天皇見尊氏謬爲國士無雙耳故其禍至不可勝言也是蓋無文之所使然文武之不可缺也明矣是豈非偏于

武則不能成其武也哉。

益三曰孟軻氏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一格君而國定聖賢之語如覩之前如迂遠而濶於事情者而其實有痛痒剴切確乎不可動者吾於後醍醐帝益知其然也帝天資英邁雄武有餘其初年鋭意圖治任賢使能無可間然者惜哉其之剛正果毅之心以故中途而氣沮志折延元建武之間較之元弘之初殆如二人夫剛正者不可撓以佞邪果毅者處事不苟且帝則之此心故僅纔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七　後醍醐　八十一

一爲時則侈心已生驕奢荒怠姦邪佞幸乘隙而起良臣去之忠臣死之中興之業僅止於偏安委靡不振者因帝心之非也孟軻氏豈欺我乎。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七終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八

西京　賴　復　校閱

東京　三尾重定
筑後　笠間益三　編次

第九十七世

後村上天皇 後醍醐帝嘉曆三年九月生。建武元年爲親王。延元四年八月九日立太子。同月十五日受禪。同年十月三日即位。在位廿九年。改元者二。曰興國。正平。正平廿五年。三月九日讓位。同廿三年。三月十一日崩觀心寺行宮。壽四十一。葬檜尾陵。

新待賢門院一諱廉子。右中將公廉女。

帝諱義良。初名憲良。後醍醐帝第八子也。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冬十月。天皇即位於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中納言藤原隆資。權大納言藤原實世並掌機務。是歲。以護良親王子興良爲征夷大將軍。

義助敗績。詣吉野。大納言藤原實世曰。義助累敗。無所歸。而後奔投朝廷。乃加賞勵。奚以異於治承之賞惟盛哉。中納言藤原隆資駁之曰。義助敗衂。非計之不良也。蓋由朝廷處置失宜故也。何則古之命將。顓任責成。不從中制。俾三軍之士。唯將令之聆。故能殲敵而成功。近者北國之役。軍士每有所訴。不須將之指麾。直取朝裁。而行在侍從之臣。有請輒賜。以北國戰勝之地。將權日輕。士心日驕。是皆取敗之道。而非戰之罪也。昔者孟明視西乞術爲晉所敗。秦穆引咎自責。由是觀之。朝廷之於義助。亦所以激勵之。豈可與夫賞維盛同日而論哉。

二千年 庚辰。興國元年。北朝曆應二年。 春三月。以脇屋義助爲刑部卿。赴伊豫。總督西國軍事。先是義助與土岐賴遠等戰根尾城。敗績。詣吉野。詔勞獎之。進官爵。會伊豫官軍請將帥。遂敕遣之。官軍大振。夏五月。義助卒。諸城皆復爲賊有。是月。鎭守府將軍顯信赴于任。秋九月。細川賴春陷世田城。左馬助大館氏明死之。是歲。高師泰陷井伊城。宗良親王奔越後。

二千一年 辛巳。二年。○北朝曆應三年。 春二月。准大臣親房上職原鈔。夏六月。親房保小田城。賊將高師冬攻之。親房擊卻之。冬十一月。小田治久棄城降賊。親房走保關城。顯時保大寶城。乞援結城親朝。親朝不應。

二千三年 癸未。四年。○北朝康永二年。 關大寶二城陷。親房等走至吉野。親朝降于尊氏。

二千五年 乙酉。六年。○北朝貞和元年。 兒島高德荻野朝忠迎脇屋義治于上野起兵。朝忠與山名時氏戰于丹波而敗。朝忠出降。高德等入京。謀討尊氏。事敗。走信濃。

二千七年 丁亥。正平二年。北朝貞和三年。 秋九月。河內守楠正行擧兵謀恢復京師。與細川顯氏戰于譽田林。破之。冬十一月。與山名時氏戰于瓜生野。破之。

二千八年 戊子。三年。○北朝貞和四年。 春正月。高師直師泰率兵六萬騎入寇。正行與弟正時和田正朝賢秀率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奏。請得一拜天顏而行。天皇揭簾臨視。特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慰朕心。朕以汝爲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四十三人姓名。及和歌於廟壁。然後上途。

和歌　加倍羅自斗。

加禰氏於毛倍波阿豆佐由美奈幾嘉儒珥以流奈烏曾牟斗牟流。正行方正成戰死。尊氏函送其首於河內。正成室與子正行相視慟哭。正行最幼也。少焉變色入後房。母怪尾之。窺候擧止。則將自盡。母固止之。涕泣諭曰。諺曰。栴檀之芳自兩葉。汝雖幼稚。正成之子。安不思流芳於後世。而今徒自裁乎。且戒且泣而奪其刀。正行大哭。爾後銘肝不忘。且暮欲從離。然時未至。遂死斯役。擧世莫不嘆惜焉。後明治九年十二月。詔追贈從三位。

帝使隆資援之。賊軍至四條畷。正行率三千騎。分爲三陣。令士卒曰。今日之戰。猶亡父湊川之役。勿辱先人。衆感激。爭先而進。莫不一當千。賊兵披靡。師直危急。部下代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旣而知非師直。大怒。追擊甚急。不得。身被數創。顧呼正時曰。死忠耳。乃相刺死。時年二十五。一族皆殉之。師直遂犯行在。天皇幸穴生。楠正儀與師兼相持石川。正儀正行之弟也。冬十月。光明院讓位於太子興仁。是爲崇光院。

藤井藏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

爲之事在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竢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擧。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益三曰。昔朱全忠臨死歎曰。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夫李存勗勇略英志。固不愧于克用之子。全忠之歎。固宜矣。而存勗終能覆大梁。朱氏不血食。果如全忠之言。當後醍醐中興之時。楠公首唱大義。許身社稷。間關崎嶇于國步艱難之中。而竟殞命於湊川。子正行能繼父遺志。未嘗一日不以滅賊克復王室爲志。然而竟不能酬志。而斃使賊徒逞凶逆。而不能救王室式微。夫尊氏之才。未必勝全忠。而正行之忠勇。固與存勗匹。然而不獨不能使尊氏歎楠氏遺孽尚熾。終膏熱血於其鋒刃而死者。何也。以國家大勢旣去。區區忠義。無可以挽回也。設使後醍醐帝不失元弘之初心。於延元於建武。終始如一。則楠新田諸族。爲之股肱。爲之干城。以挫折賊勢于千里之外。何所不成。惜哉。帝斃一蹶。時旣以爲足

矣。志滿欲飽。刑賞紊亂。天下復思武門之治。既而帝崩。後村上立。楠新田諸公。前後戰沒。兵威益不振。以故雖非無忠節武略如正行者。奮銳馳驅于其間。不足以稗益於皇運。洵可悲也。故欲維持國家之盛運者。要在撑其大勢于未頽爾。不然則雖有忠臣不足爲用也。雖有義士不足爲力也。有國家者。至使忠臣義士不爲用者。其國家雖欲不亡得乎。

二千十年（庚寅五年。北朝觀應元年）冬十二月。足利直義歸順。初直義助尊氏爲逆。姦謀密策多成其手。及尊氏擁立光明院爲征夷大將軍。直義爲副將軍。稱曰兩御所。高師直以尤多軍功。爲尊氏所信任。爲幕府執事。專恣無忌憚。將譖毉治高貞。而奪其妻。弟師泰亦專横。至發菅原氏墳墓。以營別墅。尊氏不罪。師直與直義相軋。上杉重能畠山直宗亦疾師直。乃附直義。結直義所善僧妙吉。勸除二高。直義然之。直義嘗養尊氏庶長子直冬。出爲中國探題。以爲外援。既而謀泄。二高集兵自備。都下騷擾。尊氏召直義謀事。二高率兵五萬圍之。請斥直義及直宗重能。尊氏慰諭。聽其請。乃罷直義政務。召義詮於鎌倉。代執政。以其弟基氏代鎭鎌倉。放直宗重能於越前。師直使人潛殺之。又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肥後。直義屏居錦小路。薙髮號慧源。至是直冬起兵鎭西。師直勸尊氏討之。且請擊直義。直義聞而走大和。上書請降。下公卿議焉。大納言實世曰。致先帝播越王室艱難者。皆由此豎子。今窮追乞命。非其本心也。宜斬之。左大臣師基。准大臣親房等議。謂直義降尊氏自平天

皇從之詔直義討尊氏畠山國清兼石川之國應之重定曰人心之不一猶其面歟面有肥瘦之異有豐殺之殊十面十樣百面百形雖曰昆弟其別自在其中而各異其心術有孝焉者有不孝焉者好奢靡者守儉節者有之且其爲事也一言以取决者有焉多言而不爲用者有焉有智鈍有剛臆其不一轍又猶面歟然而漫侵焉者則漫謗焉輕服焉者則亦輕畔焉足利直義之降南朝者實若實世之言爲悛其心衷而歸順焉者也哉設知怵其悖虐之罪天倫公道

之不可斁而歸順則又烏至于進據男山擊走尊氏義詮乎哉無幾爲尊氏所敗又出而降尊氏夫叛服無常廉耻掃地雖輒當時之情狀而亦無足怪乎然未聞有歡狃貪遁轉變離合之遄如是者也其遭酖殺者即天誅所不可逭實世之一言彰彰乎如見其肺肝也嗟乎南朝不乏其人而忠諫每不容使賊焰益熾益烈以發隔靴搔痒之憾不遑惜齒牙也

二十一年辛卯六年○北朝觀應二年春正月足利直義進據男山桃井直常據叡山逼攻尊氏義詮出奔與尊氏及師直合兵而還既而尊氏與師直奔播磨義詮奔丹波是月上杉能憲起兵應官軍攻高師冬於甲斐殺之二月尊氏與直義戰御影濱大敗入松岡城既而與直義和還京師直師泰披剃出降途爲上杉顯能所殺尊氏以仁木賴章爲執事三月直義國清復叛夏六月赤松則祐歸順請奉征夷大將軍興良起兵討尊氏聽之秋八月尊氏請降不聽冬十月尊氏復請降許之詔討直義

初尊氏與直義外和而內不諧直義欲廢義詮已復執政尊氏勉從之石堂賴房桃井直常等恃勢橫恣仁木賴章細川賴春等疾之皆懷危懼還國賴房直常亦不自安奉直義北歸與尊氏相拒近江敗而東奔於是尊氏欲追擊恐官軍乘虛佯乞降天皇亦佯許之十一月義詮請車駕還京許之義詮廢崇光院奉正平號十二月以師基爲關白親房準三宮北朝公卿百僚皆詣行宮是月尊氏與直義戰于薩埵大破之直義出降携至鎌倉明年鴆殺之

賴襄曰足利尊氏之有直義猶趙匡胤之有匡義也匡胤篡有周室由出征握兵反刼其君尊氏受東伐之命因得煽兵犯闕其事勢一也而匡胤之謀決於匡義尊氏之逆成於直義尊氏之才不及匡胤之什一而其所犯者後醍醐與恭帝隔如天地是以不能速取之而累其逆節繄直義所贊焉其有功於己如此尊氏之始決反於關東也有家國之事一委直義之語自是政事繄此自出蓋以事成否不可知故併禍福任之也已而其事稍成轉禍爲福則忌之之意生焉尊氏爲大將軍稱直義爲副隱然如儲貳然而義詮出在鎌倉是匡義代立德昭不得立之勢也使尊氏不幸早死則直義爲匡義之所爲無疑矣則烏得不忌乎是以寵任高師直以分其權聽其專擅而莫之禁是直義所以與師直相惡匡胤友於匡義故無敢離間之者使其不友則如趙普者必勸匡胤除之師直雖專擅非知尊氏之忌之安敢公然以兵刼而廢之而尊氏亦許而不罪乎故直義出奔乞降南朝懼尊氏意在必殺也非獨懼師直也夫師直以兵

刼而廢直義直義又以兵刼而除師直而尊氏不罪彼而咎此其意忌乎此故也尊氏初廢直義乃召義詮代之又封基氏於關東然後尊氏之志成矣而直義刼制尊氏再執政權亦恃大謀之成於己也是以尊氏亦勉從之而其忌益甚固其宜也直義之東奔尊氏所大懼懼其據根本自爲其嘗所以贊己者也是以親往親往則不得不和南朝至廢其所立迎駕返闕其大懼也可以見焉而以直義之狡黠而終不得志於關東輒被執殺何哉不特以弟敵兄衆情不附亦罪逆之所由先受天誅也抑以基氏在焉而尊氏夾擊之其勢易辨也夫尊氏之犯君猶弟制於其臣不復論可也至建親藩其計之得者矣假令尊氏早死未必至如匡胤之子爲魚肉於弟手也其後京師雖多外患內變賴關東之維持終得以濟尊氏之所措畫可謂善慮國家矣匡胤務削將帥兵權而宗室無尺土之封內自削弱既不救於家禍又失於國計是以不能併燕雲而貽靖康之禍僅保江南不若足利氏之能吞南朝全制海內也由此言之雖曰尊

氏勝匡胤可也。雖然足利氏將帥驕蹇叛服無常。不獨師直也。宋豈有此乎。此由樹兵與不樹也。則時勢之異然焉爾歟。曰。不特然也。匡胤嘗論唐莊宗曰。二十年夾河百戰。不能以軍法約束諸將。直兒戲耳。吾雖愛養將帥。苟不用我命。有劍而已。使匡胤目足利氏。得不亦謂之兒戲哉。而宋自匡義而後威刑不復振。足利氏得義滿。能繩以法。果非兒戲也。

賀名生　吉野金峯山行宮

新田義宗等與尊氏戰武藏

初義詮之納欵也。天皇遣由良信阿較新田義興同義宗及脇屋義治曰。朝廷講和實一時之權宜。卿等宜及時稱兵以除賊魁。故有此擧。

二千十二年 壬辰七年。北朝文和元年 春正月。足利義詮獻金及馬。二月。車駕發賀名生。至東條。百僚戎衣從之。兒島高德等奉密旨。赴東國。閏月。車駕至男山。楠正儀。和田正忠等。及北畠顯能入京。與細川顯氏賴春戰。破之。義詮走近江。官軍收廢帝及太子光嚴光明二上皇。載之一車送吉野。幽之賀名生。而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等。與尊氏戰武藏。破之。又襲鎌倉。走之。義宗奉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與尊氏戰碓氷嶺。敗績。奔越後。諸將士多附尊氏。三月。義詮進屯東山。官軍不利。退保男山。義詮復入京師。夏五月。正儀未至。賊兵急攻男山。天皇親擐甲御馬。衝圍南出。權大納言藤原隆資等死之。一官有種追及帝。藤原康長擊踣之。賊又圍而射之。矢及御鎧。康長單騎防戰。天皇達行宮。是月。宗良親王新田義宗等。及土居得能各率諸國兵共赴難。未至男山陷。諸將遂還。秋八月。義詮奉光嚴院子彌仁親王稱帝。是爲後光嚴院。後醍醐帝以僞器授光明院。及亂又亡。家議無神器不可踐祚。藤原良基曰。尊氏劍也。臣願當神璽。以奉天皇遂立之。九月。山名時氏師義起兵歸順。冬十一月。

足利直冬歸頃。鎭西諸將應之。兵勢大振。

賴襄曰。漢劉璋患寇。迎劉備於蜀。其諸臣欲戴備來說襲取蜀。備曰。今世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與之反。乃可成業。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然諸葛亮素策取益州。龐統等又勸備。備遂取蜀。宋蘇軾論之。歸咎於亮曰。曹劉不敵。天下所知。兵不若曹多。地不若曹廣。所恃以勝之。以區區忠義。有激天下之心。雖無措足之地。天下爲之用。今璋以好逆之。乃扼吭拊背而奪之國。與操異者幾希。既失天下義士之心。而北向長驅。欲四方響應。難矣。襄曰。嗚呼。是可以論正平之事矣。足利尊氏雖不及曹操之能。其以譎詐馳驟一時。地廣兵多什倍南朝。南朝特仗其信義與之相形。庶幾可匡復耳。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我來講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爲所謂扼吭拊背之計。因執同姓。以爲功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

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劉備唯無措足之地。故不能不取益州。論者猶非之。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其險沃彷彿蜀漢。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誰罪歟。不寧唯此。前焉納直義之降。佐之以攻其兄。後焉許直冬之請。驅之以攻其父。時氏氏清之屬。嘗彼之叛臣來輒受之。嗾之北向。蓋天下望南朝爲逋逃淵藪。其詭譎不正。不知與足利氏孰伯仲也。而何以激天下之心乎。曰雖然。蘇軾之論又有言曰。曹氏父子兄弟有可間之勢。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殘。然後舉兵伐之。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又不能奮其智謀。故屢戰而屢却。爲失機也。夫南朝非亦乘其機而奮其謀也耶。襄曰。不然。彼謂間而後伐之耳。足利氏大臣骨肉。既内自相殘矣。不待吾間之而然也。則吾整我堂堂之義旅。伐之可矣。何必助其子弟。攻其父兄乎。當時源親房稱爲賢相。或比之諸葛亮者。而又贊其謀焉。親房嘗論保平之亂。父子兄弟之相攻。曰名教之斁亂。所以不

已也今自戮名教以開亂源何哉

史贊曰自神皇馭寓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諉之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爲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構難舉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爲歸順南朝援總追捕使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衞輒拒蒯聵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絶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奬之紀綱何由立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二千十三年（癸巳八年○北朝文和二年）夏六月詔楠正儀和田正武等助時氏攻京師義詮奉新主走近江官軍収京師秋七月義詮與赤松則祐逼京師時氏引還伯耆諸將亦退義詮復入京師九月尊氏奉新主還京師

賴襄曰源氏者攘王土以摟王臣者也足利氏者奪王土以役王臣者也故論足利氏之罪浮於源氏而源氏再傳而亡足利氏乃得延之十三世者蓋源氏剪除宗族孤立自斃而足利氏封建子弟舊臣足以相維持故不遽滅焉耳然其封建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僞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而不可復制也夫源氏將士其强鷙桀黠不減足利氏時也而奔走馳驅無一人變東向者何哉無他其分微弱易制而進退易置之權常在於我也至於足利氏與之以土地之饒授之以人民之富其勢足以爲亂而又襲之子孫牢不可拔豈可莫以預防其變哉然而漫然割與動使一姓得踞三四州甚者居天下六分之一而莫之能制至於其封鎌倉與室町如二君焉遂致其子孫

猜疑相圖。而終之鎌倉爲上杉氏所覆室町爲細川氏所弱皆所謂尾大不掉末大必折者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討奪王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間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傑而不能製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足利氏宗

族君臣更相屠戮十三世之久而殆無寧日者豈非由其簒奪之報也哉後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懼矣

史贊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譎詐力足爲一世之雄讒構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衂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燄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觖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尊氏既逆於君豈復有於天倫乎故父子兄弟不能輯睦日尋干戈以長喪亂而譏源賴朝猜忌擯殺骨肉難矣哉

親房博洽貫穿古今。所著有職原抄。神皇正統紀。蓋是紀。推皇祖建國之意。上起神代。下迄興國。揭皇統於已微。以明神器之有歸。其顯微扶正。頗有合春秋遺旨云。

二千十四年甲午九年○北朝文和三年夏四月。准大臣源親房薨。親房具平親王後。大納言師重子。家稱北畠。親房遭亂艱難備嘗。未嘗一日忘王室。有三子。曰顯家。顯信。顯能。並勤王事。顯能世領伊勢。每屬官軍。冬十二月。直冬時氏發伯耆兵。討尊氏。足利高經與桃井直常。率北國兵應之。義詮拒播磨班鳩驛。直冬等進到丹波。尊氏以京師兵寡不可守。乃奉新主走近江。

二千十五年乙未十年○北朝文和四年春正月。直冬等入京師。二月。尊氏據延曆寺。直冬高經等據東寺。遣大納言藤原隆俊等助直冬。山名時氏及子師義與義詮戰于神南山。敗績。三月。諸軍與尊氏大戰于七條。敗退保男山。義詮絕直冬糧道。直冬時氏還伯耆。尊氏義詮復入京師。聽光明院還京師。是月。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諏訪祝某仁科某應之。

益三曰。人心猶流水也。必有所向焉。不向於此。則向於彼。從事者順其所向則成。逆其所向則敗。是以天下之可最恃而可最畏者。無如人心也。自古人君治天下。以得人心爲本。既得之。百事無不施而宜。非獨

賢君爲然也。雖亂臣賊子。苟得之。則猶足以鼓舞天下。田常季孫之於齊魯。莽操之於漢。皆無不然也。而吾於足利尊氏。益知其然也。尊氏挾叛心。固非一日矣。然後醍醐帝。銳意圖治。姦兇伏鉞。忠義奮起。駸々乎將覩王政之盛也。固不可與齊魯之衰弱。兩漢之末勢。同日而語也。爲尊氏者。於此時欲收天下之人心。蓋難矣。然而及一旦得志。收天下之人心。如拾遺。較之彼姦臣賊徒。積以歲月而後纔酬其志者。其難易亦不可同日而語也。何哉。帝之未滅北條氏也。憂憤忿恚。其心未曾一日忘之也。而一旦殄滅之。天下想望新政。宜憂勤惕厲之不遑。而帝心飽欲盈。以爲無復足憂者。而不曾顧人心之向背如何。游宴倦政。內謁漸行。至以武人邑賜寵姬。嗚呼。控弦之士。幾何不相率而趨於將門耶。於是尊氏拍掌大喜。卽揭旗一呼。應者如蝟毛而起。今夫一金之遺。人猶爭而拾之。況以攫天下之心。見可以取天下之貨。豈有棄而不顧之理哉。是其所以攫天下之易。過於古之姦雄也。不然。則尊氏奸猾之雄。豈人心之所欲向者哉。然

既不欲向朝廷則不能不顧向將門既向將門則其資望最盛者莫尊氏若也是其所以沛然歸向而不顧也東流之水壅而激之可使之西水非欲西也其勢然也中興之政可謂壅而激矣亦何獨咎尊氏哉抑尊氏雖姦兇名義之所在亦不能不顧人議已也故務粉飾形迹欲以避叛名始焉而不聽直義勸抗官軍曰卿等自爲圖我不敢彎弓向王師也中焉而僞乞降以除君側之惡爲之辭終焉而作悲哀之文以祭帝其左右彌縫無不至矣曹操之欲簒漢也謂人曰孤初於譙東築精舍欲待天下清乃出仕然不能如意徵爲校尉遂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吾志也姦雄之詭術未始不同也當時忠義有若楠新田諸公足揭名義以指麾天下矣然而尊氏遂得成志保首領而死者何也則人心之所向非區區名義所能勝也雖然尊氏能攘人心於當日而不能掩名義於後世其名之在天下如糞穢而楠氏諸公忠義赫赫與日星爭光與天壤俱弊也吁尊氏何以叛耶吾故論之欲以使後

之治天下者知人心之可恃而不可失一失之便足以爲姦雄之資也而使後之爲尊氏者亦知所畏也

尊氏

詔贈從一位左大臣。康正三年。追贈太政大臣。尊氏自曆應元年。奏請任征夷大將軍。至是十九年。是爲室町將軍之祖。蓋尊氏終身逆罪。不追孜。舉楠正成諍之曰。尊氏庸愚。不知兵法。又不察名義。當不及賴朝。茲亦不若賴朝也。蓋先帝惑奸佞言。不用正成良策。當雅不中。屢違軍機。於是乎幾微盡。遂推戴尊氏爲主將。以援其逆。竟至開覇府。亦僥倖耳。

二千十六年（丙申十一年。北朝延文元年）。春正月。高經叛降尊氏。

二千十七年（丁酉十二年。北朝延文二年）。春二月。聽光嚴崇光二主及直仁還京師。

二千十八年（戊戌十三年。北朝延文三年）。春。菊池武光與一色直氏等戰。走之。夏四月。足利尊氏卒。義詮嗣。秋八月。左大臣實世薨。冬十月。新田義興爲足利基氏將畠山國清所誘殺。十二月。新主以義詮爲征夷將軍。

二千十九年（己亥十四年。北朝延文四年）。秋七月。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率菊池武光等。討少貳賴尚。八月。又與賴尚大戰于大原。破之。賴尚走保寶滿嶽。中納言顯信等戰沒。冬十月。賊將畠山國清將關東兵六萬西上。與足利義詮合。而犯行宮。車駕遷自天野。入金剛山御觀音寺。

二千二十年（庚子十五年。北朝延文五年）。春正月。左馬頭楠正儀城赤坂。修平岩八尾等砦。分兵守之。大納言隆俊守紀伊最初峰。夏四月。隆俊與賊將畠山義深戰于龍門山。大敗之。敕陸良親王率赤松氏範等討國清。陸良反。火賀名生行宮。龍門陥。天皇遣前關白師基討之。陸良氏範敗走。閏月。諸砦皆陥。五月。國清合軍攻赤坂城。和田正武夜斫賊營。不利。退保金剛山。秋七月。正儀攻冰速城。拔之。山名時氏攻赤松貞範。拔其六城。仁木義長歸順。義長賴章弟。代兄爲執事。與佐佐木道譽細川清氏等相軋。道譽因結國清除之。國清亦疾義長專擅。誣其通南朝。遂還兵攻之。義長謂義詮曰。諸將以臣爲名。以作亂也。義詮然之。因以義長兵自衛。道譽密說義詮勸逃。覰變女裝而赴浴堂。義長兵聞之。出門奔比。曉覺皆潰。義長走伊勢。諸將奉義詮還。至是義長歸順。八月。所在官軍竝起。京師繹騷。人皆歸咎國清。國清時以狐皮蔽腰。時人爲之作狐媚歌。唱者滿衢。國清懼。還鎌倉。後爲基氏所逐。至京畿餓死。

二千二十一年（辛丑十六年。北朝康安元年）。秋八月。菊池武光與松浦黨戰于飯盛山。破走之。又攻大友氏時。少貳賴尚潰走。九月。楠正儀和田正武擊佐佐木氏詮于攝津。斬之。冬十月。細川清氏歸順。十一月。敕正儀等大舉助清氏攻京師。十二月。諸將竝進。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等望風而走。義詮奉新主走近江。官軍焚諸第。戒守者具酒食勞軍。報以甲馬。禁焚掠。已而時氏義長東西皆敗。義

義詮卒義滿嗣初義詮疾病使義滿襲其職而屬其幼不堪負荷擇可付託者遂

詮還。兵赤松氏範自水路將犯行宮。正儀等乃班軍。義詮復入京師。初清氏之歸順也。奏請發諸軍復京師。楠正儀曰。元弘以還。王師復京五。而不能守。兵力不繼。今欲取之。不假清氏之力。臣一人力可辦。祇恐已取復失也。今耻棄之。強戰則恐我版圖失之。天皇不聽。至是果如其言。

二千二十二年壬寅十七年 北朝貞治元年。春正月。清氏至阿波徇四國。夏六月。山名時氏分兵徇三備。高師秀潰走。秋七月。清氏與族賴之戰于讚岐白峯。敗死。四國復陷。自是細川山名二氏始大。冬十一月。近江湖涸。

二千二十四年甲辰十九年 北朝貞治六年。春。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附義詮。菊池武光。厚東某與弘世戰於豐後。破之。秋七月。光嚴院崩。是歲。山名時氏。師義。仁木義長。石塔賴房。上杉憲顯皆並叛。

二千二十七年丁未二十二年 北朝貞治三年。夏四月。足利基氏卒。子氏滿嗣。爲關東管領。冬十二月。足利義詮卒。子義滿嗣。以細川賴之爲管領。輔之。義詮臨終。謂義滿曰。與汝一父。愼勿背其誨。又謂賴之曰。付卿一子。幸能輔之。由是賴

以細川賴之爲執事賴之黽勉撰其人充師友雖隱逸之士可以資其匡輔者以置其左右又著戒法式目五條與義滿師友以爲標準有違者則大懲辱之於是乎士大夫往往折節懸弊漸散云

之竭心教導。撰方正兼文武者。充左右。又義滿燕居之時。教以善言。方諸將列坐。故令言之。於是衆畏敬士風大革。

山縣禎曰。賴之之相義滿也。薦正士。屛佞諛。制訓戒以頒士臣。欲以匡君德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佞坊一事。則幾乎好奇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爲勸戒也。未聞教人爲不正事。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諛諂諛者。人生之所悅。若褻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爲。曷足以爲美談邪。

二千二十八年戊申二十三年北朝應安元年春三月。天皇崩。天皇幼鎭東藩。入纘大統。雖偏安吉野。粗修舊典。恒以恢復爲心。親蹈艱危。能控制强敵。臨御三十年。征戰殆無虛日矣。稱後村上院。

第九十八世

長慶天皇諸書不載受禪即位。蓋南遷以後載籍不備。無所考證。

帝諱寬成。後村上帝第一子也。不知所出。天皇即位於行宮。以皇弟熙成親王爲皇太弟。秋七月。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上杉憲將等戰。不克。義宗戰死。義治走出羽。

二千二十九年己酉二十四年北朝應安二年春正月。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征夷大將軍。三月。楠正儀降北朝。秋九月。赤松則祐。光範。攻族氏範於攝津中島。氏範敗奔四天王寺。

牧園稽曰。余據太平記吉野物語。觀正儀之爲人。雖其强勇果烈。如不及正成。正行。亦其慈愛惠和。深思遠計。與時消息。効忠于行在。不爲絀劣也。豈以國之榮悴。家之存亡。失其大節。靦然降於累世之仇讎。以忝其父兄者哉。正儀及正平之季年。見行在之將墜。而實叛降於足利氏耶。至于弘和之始。國步愈蹶。人情益兇。是時正儀何與足利氏絕。而効忠于行宮。沒身不渝。其子孫世世殉節。與行宮遺裔。相終始也。以是可觀正儀執本謀始末如一。未曾背行宮也。其見放逐。而數年寓於敵地者。其奈權時之不淑也。

玉川宮在紀伊國伊都郡

二千三十年 庚戌建德元年北朝應安三年 春正月。脇屋義治等出軍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等戰。不克。走信濃。冬十一月。和田正武等攻楠正儀。

二千三十一年 辛亥二年○北朝應安四年 春三月。後光嚴院讓位於子緒仁親王。是爲後圓融院。秋八月。發兵討正儀。細川賴之援正儀。

二千三十三年 癸丑文中二年 春三月。細川氏春來犯行宮。天皇移蹕於吉野。避之。秋七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徙御玉川宮。元中二年。親書願文。禱于高野山。明年猶以院宣。號令紀伊將士。薙髮法名覺理。號長慶院法皇。

第九十九世

後龜山天皇 後醍醐帝正平二年五月十一日生。同六年八月爲親王。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立太子。同廿三年三月九日受禪。文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即位。在位廿一年。改元者三。曰天授。弘和。元中。應永元年二月。上尊號曰太上天皇。薙髮法名金剛心。三十一年四月崩。

帝諱熙成。後村上帝第二子也。母嘉喜門院藤原氏。秋八月。受禪於行宮。大納言隆俊屯于天野。夜襲敵營。不克。死之。以皇弟太宰帥泰成親王爲皇太弟。

僧絶海歸自明
絶海原虔苑

二千三十六年 丙辰天授二年北朝永和二年 秋七月。足利直冬叛。尋卒。是歲。僧絶海歸自明。

僧善詩。如明學禪。太祖召見。問熊野古祠。絶海對以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万里好風須早歸。太祖賜和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

二千三十七年 丁巳三年○北朝永和三年 秋八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大內義弘戰。敗績。菊池族死之百餘人。

二千三十八年 戊午四年○北朝永和四年 秋九月。懷良親王菊池武朝。清原親善。與今川貞世戰于託摩原。破之。冬十一月。橋本正高起兵紀伊。討細川業秀。義滿遣將士援業秀。大館氏明起兵應正高。與赤松義則戰。破之。已而官軍敗退。

二千三十九年 己未五年○北朝康曆元年 春正月。山名義理氏清

時義陷土丸藤波石垣三城。三月。足利氏滿叛義滿。執事上杉憲春諫。氏滿不聽。憲春憂懼自殺。氏滿驚悔。乃以其子憲房爲執事。冬十一月。河野通直與細川賴之戰于伊豫。敗死。先是。義滿役諸將。大營室町第。稱花御所。驕侈太甚。賴之諫。弗聽。遂有隙。近臣從而譖之。是歲夏。義滿聚兵幕府。遣使罷賴之職。就國。賴之聞命。即日上途。其弟業氏勸其舉族訴屈。不聽。則遂圖廢立。賴之不許。乃就國。既而義滿思其功。命總管南海。

二千四十年 庚申六年○北朝康曆二年 夏五月。小山義政起兵下

野。與宇都宮基綱戰破之。

二千四十一年 辛酉弘和元年 北朝永德元年 冬十二月。中務卿宗良親王上新葉和歌集。是歲。楠正儀歸順。

賴襄曰。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恥。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爲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爲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强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爲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恥。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爲楠氏惜者。謂之虛傳矣。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爲出援軍。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揜也。襄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

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二十三年。帝崩。長慶帝卽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恥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恥之。强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以可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卽位。銳意用武。敕東西諸將。一時並起。蓋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

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横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鋒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心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强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二千四十二年 壬戌二年○北朝永德二年 春正月楠正儀與山名氏清戰平尾敗績夏四月後圓融院讓位於太子幹仁是爲後小松帝小山義政與足利氏滿兵戰敗死是歲氏清悉略和泉紀伊獨吉野爲行宮

二千四十三年 癸亥三年○北朝永德三年 足利義滿置僧錄司創鹿苑院相國寺課諸國守護助役

二千四十六年 丙寅元中三年北朝至德三年 秋七月小山若犬丸田村則義與足利氏滿戰下總古河敗死九月赤松氏範與義滿兵戰播磨清水而敗氏範及子氏春家則祐春季則自殺是歲義滿定禪寺五山班位

二千四十七年 丁卯四年○北朝嘉慶元年 春三月小田五郎擧兵常陸據宍戸男體城

二千四十八年 戊辰五年○北朝嘉慶二年 夏五月上杉朝宗陷男體城小田五郎死之

二千五十一年 辛未八年○北朝明德二年 冬山名氏清作亂犯京師義滿討而破之誅氏清初時氏爲五州守護時氏死子師義時義略地山陽義理氏清攻取南海於是山名氏所領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

賴襄曰制馭天下恩與威而已恩懷之而威服之相待而行無恩則威不可以加加之則怨我無威則恩不可以施施之則不德我夫使之怨我固不可使之不德我亦何以制馭之哉足利氏之所以不能制馭天下者無威而施恩也夫足利尊氏非有智勇過人也特因天下之厭王政而思武治欲得一將種門望最高者推戴之各自分利耳尊氏亦知之是以割土地須金帛務充其欲惴惴然唯恐彼之觖望背我而去也然背焉而去者足相踵也而不能禁也既背復來不問也數背數來坐成强大不能削也無佗彼其初受封得賜恆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德一有不便於已掉臂而逝饒使責而讓之彼必曰汝已叛其君矣何以禁吾叛汝哉是尊氏義詮所以不能責諸叛將也然既施之以恩是我之恩也被我之恩而叛於我我罰之而有辭何所恤乎況彼之所恃以叛我者土地也甲兵也皆藉吾所予用以反噬我是可誅殛無釋者矣是義滿之所以用戈於氏清義弘而不疑也足利氏之威於是始加天下矣而後其恩能使人德

之非復如前二世也昔者唐氏姑息藩鎮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如不可措手者至於憲宗平一淮西而諸鎮震慴恩威並行韓愈稱其唯斷以成之義滿雖不倫於憲宗其斷以成之一也是故人主患不斷耳苟有以斷於中何紛亂之不可治也雖然欲斷之必先謀之不謀而斷其斷不可達適足以損其威耳故貴於謀謀必有所與者義滿有細川賴之與謀猶憲宗之有裴度所以能達其斷也尊氏任高師直如代宗之元載義詮寵佐佐木道譽如德宗之盧杞所與謀如此而惡乎斷

正勝正元棄城逃亡。初義滿贈書正勝招之。正勝對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雖然自祖父正成以還。世守忠義。莫有貳。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固守此城。不忍負不義富貴也。

二千五十二年。壬申九年〇北朝明德三年 夏五月。足利義滿令畠山義深攻千劒破。義深絕其糧道。正勝及弟正元等奔。至是義深始得入城。冬十月。義滿使大內義弘六角滿高來請和。曰。駕還授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詔許之。天皇駕腰輿發行宮。關白以下皆從。群臣多戎衣。閏十月二日。車駕至大覺寺。義滿欲用來降禮。遣使奏請天皇。天皇曰。朕親奉神器。理當用父子禮以授之。何其無禮。於是乎講和殆破。滿高謂義滿曰。神器在彼。卽眞天子。不可違也。已而天皇傳三神器於後小松帝。稱後龜山院。

賴襄曰。兩統分立五十餘年。至此而合矣。當其未合。孰爲正。孰爲閏。或曰。神器在南。南爲正。襄曰。不然。夫神器之在南宜也。儻使在北。北爲正乎。南之所以爲正者。不在神器之在焉與否。夫後醍醐天皇爲祖宗復仇。雪王室之大恥。而猾賊再起。以其不便於己也。更有所擁立。成兩帝爭統之狀。而己成志於其間。曰。吾非爭天下於天子。天子與天子爭也。天下之趨利無恥者。靡然服從。亦曰。吾仕北朝天子。非從足利氏

也。不知其所仕者。乃足利氏之所門生視之也。豐仁親王之立也。至當時民間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將軍賜之帝位矣。夫如此。假使神器在於北。得謂之正乎。是以少有人心者。皆相率以就於南。公卿然。武人然。愚夫氓隸亦然。而況於神器之靈乎。其不在於北而在於南。宜也。祖宗之所誘爲也。天道也。而北人强詞求勝之。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夫無劍無璽可矣。必以賊爲劍。以無恥無義之天臣爲璽。而謂之朝廷。是忠臣義士之所以不欲立焉。非以其無劍無璽也。而其立於南朝。亦非以其有劍有璽也。夫南之俸祿。不如北之利也。其官爵。不如北之有權也。而相與共其艱難。折首殞躬。肝腦塗地。子孫殲於賊手。澌盡灰滅。而不肯背南而嚮北。有識之士患之也。是以舉南北合一之議。欲以慰其心。而弭其禍也。抑後醍醐念祖宗濟民之心。不勝其樂位伸欲之志。求成此志也。而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公卿武人。愚夫氓隸。被此禍於五十餘年間。祖宗終不右此也。是以終絕其胤。而神器歸於北朝。傳祚無窮。亦天不忘祖宗之德。而眷其

裔孫也。及至於此。何必論彼此哉。自天與祖宗視之。一也。而足利氏猶曰。此吾家所立也。彼仇之者也。世之無識者。又追斥南朝。呼其忠臣義士為國賊。顚倒是非如此。不知忠於南朝者。非特忠於南朝也。忠於祖宗也。微此輩。足利氏不肯顧公議以戴皇族也。則此輩謂之忠於北朝亦可也。足利氏滅。而皇統儼在。天下之心。莫不仰嚮。而神器奠安於千載。此輩亦可以瞑矣。襄故曰。祖宗之意。天人之心之所嚮為正統。正統所在。神器歸之。非神器所在。正統歸之。

又曰。或謂襄曰。子之論正統。似也。抑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諱。曰。何居。子所謂北朝安在。曰。今朝廷是矣。襄曰。於戲。今朝廷者。神武以還大一統之朝廷也。何以曰北。曰北者。延元中間。天子南遷。而賊臣私立君。當是時。南則正。北則偽。事南者榮。事北者辱。故不得不別其稱也已。而天悔其禍。祖宗誘其衷。講和議。成南北混一矣。夫以後龜山之瑣尾流離。其授神器也。不肯從降式。必用父子禮。足利義滿之凶威。而不能奪也。於是後小松始傳器受禪。尊後龜山為

太上天皇。事懿禮義。足以盪滌前此分派之陋。上承列聖之統。而下顯示後世。蓋天與祖宗實佑之。非足利氏之所能為也。雖其後內有紛紜。而天命大定。以至于今。賊臣之蟠據輦轂。濁亂朝廷。百餘年者。畢伏誅竄。朝廷復其清明。大其一統。如日月再中天。而山河皆明也。而何苦猶汚其口吻。曰北曰南耶。夫曰北。則見其為足利氏之門生。而以小朝廷自處也。此非臣子之當諱者哉。今夫執童孺問之曰。汝義貞正成徒也。則欣然喜。曰。汝尊氏屬也。則艴然怒。今自稱北朝。則勢必以足利為定策國老。而以新田楠為賊。甘背天下人心。萃萬衆唾罵。何哉。夫天與祖宗既已擯之。升於天矣。而不欲就。以冢中枯骨介意。而猶陷廁溷糞穢之中。終古不肯洗滌。是所謂自賊賊其君者也。余則不敢。乃臣子之心已。此義不明。則萬世之後。天地再變。復有姦雄如足利氏者。擁立其所私。便則今之自稱北朝臣子者。將胥率從之。是亦生一北朝也。吾懼焉。不可以不辯。

山縣禎曰。自後醍醐帝南遷。四傳而至後龜山帝。南

北講和。神器歸于京師。於是南北始一統矣。而以後小松帝承北朝之統。或有以北朝爲正統者。是俗論已。初尊氏之犯闕也。後醍醐帝避難而出京師。於是尊氏惡叛逆之名。擁立皇子而稱帝。是爲北朝矣。是北朝之立。出於足利氏之私。而非承先皇之統者。且號令賞罰。皆出於足利氏。天下之士。執兵戈而奔走者。皆供足利氏驅使。何有於王室哉。朝廷者徒弁髦而已矣。南朝則自後醍醐帝。而後世傳神器。以承皇統。建年號。勤王將士。亦皆竭力王室。犯萬死以爲朝廷討賊。子孫相繼。而忠義之志不變。雖播遷式微之際。皇威之存。獨於南朝見之矣。視之於北朝受制於將府。而徒擁虛器者。猶自有眞天子之氣象矣。後龜山帝對足利之使曰。當以乃君爲子。以傳神器。六角滿高曰。神器未歸。則南帝眞天子也。此言凜凜有不可犯者。其爲正統。又何疑焉。嗚呼。神器歸京師。南北一統。於是天下之權。復盡歸將府。而皇威益以不振也。悲夫。

重定曰。六角滿高感戴南帝之詔。嚴乎不可動。而諫

義滿者。雖彝倫已斁。正義掃地之時。亦足以知名分之不可犯矣。以若所親事若逆臣者。獨何哉。不知則止。知而援賊臣者。雖中裏誠悃。亦不得以免爲逆徒也。熟按當時人心。晨服暮畔。唯祿是干。有少持義心。略識其耻者。及見凶燄日熾。王師月衰。僅倡大義。不易抗抵。遂屈而仰賊下風者。十而八九。是雖出於不辨大義之爲何事之過。而莫不繇廟謨不臧。信用佞邪之言。貶竄忠誠之士。皇威遂不振之所致也。由此考之。使賊鋒銳烈者。一在朝廷。雖然如是。皆是蒙昧無識之頑夫爾。故昨輒爲君。今輒爲敵。或親子爭權。或兄弟構怨。至甚則至于廢棄幽弑其君。苟通大義者。雖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當是之時。正義之士。亦不以爲鮮。終始鞠躬殫力於王室。死而不憾。遺訓子孫。精誠貫日。與天地不渝者。蓋楠氏之一門是也。自正成樹義旗於赤阪。闔族勤王。屢挫折賊鋒。而護皇家者。如出於一人之意也。尊氏嘗贈書於正成。曰。吾本無貳心。因義貞之讒。而得賊名耳。足下若與我當奉以畿內五國南海六州。因合力誅義貞。來輔

王室不亦可乎。尊氏誘正成安以若斯之陋也。是雖庸夫不敢容。而況正成乎。正成即答曰。知足下之反既久矣。人可欺而天可欺乎。大丈夫不能前除逆賊。寧覲不義之富貴乎。後又義滿厚禮招正勝。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正元脫千劔破也。以爲賊遂不可滅。迺潛入京師。將刺義滿。不濟而被擒。義滿壯之。諭以前議。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復讐之志猶且不遂。遺憾身後而已。遂不屈而被斬。嗚乎楠氏之族。奚可得以利祿動哉。且楠氏之所保。不過區區之城堡。兵士之寡可推而知矣。而孤立於賊中。抵抗乎百萬之兵。而不撓護正統於行宮者。五十餘年。厲忠奮勇。前代未曾聞也。後世曷有比比乎。自尊氏一得其志。顯子奪之權。子孫襲其職。暴慢驕肆無所不爲。傳之十有餘世之久。而楠氏三世。正元死節。正勝晦跡。至斷乎亡後矣。余每讀史至此。浩歎不已。猗嗟。天道是非之說。余亦不能無疑于此也。

第一百世

通陽門院諱嚴子內大臣公忠女

賴之初賴之遭讒還讚岐也深憾小人之難退而大功不終臨發改名

後小松天皇　永和三年六月廿六日生永德二年四月十一日立太子同日受禪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即位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五曰至德嘉慶康應明德應永應永十九年八月廿九日讓位永享五年十月廿日崩正親町東洞院仙居壽五十七火葬泉涌寺

帝諱幹仁。後圓融帝長子也。母通陽門院。藤原氏。永德二年十二月。天皇即位。時年六歲。明德三年冬閏十月。天皇受神器於土御門殿。十二月。以征夷大將軍義滿爲左大臣。是歲。相模守細川賴之卒。義滿問其所欲言。曰。臣每憂山名氏強大爲後患。今已誅鋤。臣可以瞑矣。復何言哉。義滿惋惜。親臨送葬。時論韙之。是歲。朝鮮遣使請修隣好。許之。

常久賦詩言其志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後義滿惜有功而無罪。以其子賴元爲執事。命賴之參決。親任如故。天下人再望其治云。

二千五十四年甲戌應永元年冬十一月。關白師嗣罷。以左大臣藤原經嗣爲關白。十二月。義滿罷征夷大將軍。子義持襲其職。而以義滿爲太政大臣。

二千五十五年乙亥二年夏六月。義滿辭太政大臣。削髮曰道義。

賈似道南宋之姦臣

二千五十七年丁丑四年夏四月。義滿營別業北山。起金閣。徙居焉。稱北山殿。不入朝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世或比之賈似道西湖第。是歲。少貳菊池千葉大村等作亂筑紫。大內義弘擊平之。

也

二千五十八年戊寅五年三月。關白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爲關白。師嗣良基之子也。家號二條。冬十一月。關東管領足利氏滿薨。子滿兼襲其職。朝鮮使來聘。命大內義弘接之。義滿賜答書。

二千五十九年己卯六年夏四月。師嗣罷。以經嗣爲關白。是冬。大內義弘反。舉周防長門兵。東據界城。土岐詮直山名時清等應之。義滿親軍男山。遣畠山基國細川賴元斯波義將。將兵三萬。攻破之。斬義弘。詮直時清等皆平。

時足利滿兼與義弘通謀。欲東西並起襲京師。出武藏國府。聲言援義滿。義滿諜知之。將討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乃援以足利莊。凡與謀者釋不問。事乃寢。初今川貞世鎮筑紫。威惠並行。義弘說之曰。方今自強者與守節者替。公宜與我及大友氏連結以自強。貞世不聽。義弘懟懼。反譖貞世有叛心。義滿惑焉。召還貞世。就其國遠江。滿兼亦陰招貞世。貞世封其書呈義滿。至此。義滿召貞世曰。吾甚愧見卿也。又欲用以鎮筑紫。辭焉。或譖其通鎌倉。貞世懼。還遠江。尋召至京師。待之如初。

賴襄曰。吾既論足利義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之有恩無威也。雖然。猶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於恩耳。義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誅氏清之叛也。曰夷義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其叛且亂乎。使其叛且亂者。義滿所致乎。曰然。夫山名氏數叛於尊氏義詮之世。每叛有所侵略。既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義滿不行削讓。而又加河內紀伊。是氏清所以能叛也。幸而其子弟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義滿因得施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

大內弘世乘亂。擅有周防長門之地。賂於義詮左右。得授二州守護。又加以石州。既已強大矣。至於義弘。又譖今川貞世。得代其任。經略鎮西。故又加筑前。及賞誅氏清戰功。又加和泉紀伊。是義弘所以能作亂也。夫義弘雖雄跨西道。不得紀泉。何以能作亂畿甸。哉。雖然。作亂畿甸。在義弘為失計矣。義弘嘗欲與大友今川二氏連結。以謀跋扈。今川氏不肯而止。使果如其計。則義滿夷之。必費歲月。不能如拔界城之速也。果舉兵畿甸乎。亦舉之於義滿薨後。則義持之不

武何以制之。是亦義弘之失計也。義弘之失計。義滿之幸也。然則義滿之能誅夷二氏。雖由其武。抑亦有幸焉。誅夷之不可必也。而其叛且亂可必。養之使能叛亂也。故曰。雖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義滿罵義弘曰。豎子恃其強大。不知迺公使然。則義滿亦自知之矣。而為之何哉。豈未免襲父祖之遺習耶。或曰。加授泉紀於二人者。圖南朝也。猶近時織田信長之使諸將各取敵地以自封也。襄曰。譬之使鷹。信長縱其饑者爾。義滿則縱既飽者。彼寧肯為我趨搏哉。將反搏我耳。

又曰。或曰。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已為不稱。而為之下者。受封將家。而班爵王朝。又為不順。使義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官爵。已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之外。天下萬姓盡為其臣。豈不善哉。襄曰。噫。是助足利氏為虐者也。夫天下有名有實。昔我王家統馭海內。食租衣稅。而以爵秩酬功勞。當是時。名實之權。並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盜其名而敗者。平將門是也。有竊其

實而成者。源頼朝是也。有欲并有其名實而兩失之者。則足利氏是已。夫將門未定八州。而先擬帝皇天誅不旋踵。頼朝乃請守護之設。分取天下兵食。而其號則不過曰追捕使。若曰既充其腹。何必華其服。及尊氏奪中興之業。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徒分取之也。然名分所在。不可踰越。故擁戴北朝天子而已。以上將宰天下。猶源氏之故焉。至於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傚攝籙清華。豈非欲并有名實哉。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也。而或者憾之。何哉。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餼羊。王室既喪其實矣。賴有其名耳。而今又欲舉而褫之。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晉以侯而宰周之天下。霍氏以大將軍而宰漢之天下。自古有之。是亦可矣。不必別撰名號。以稱其實也。且夫自公侯至輿儓。以次相僕役。而莫非王臣者。何爲不順哉。饒令新建爵號。猶平新皇之爲耳。豈能如千歲因襲之名在民耳目。

足以服其心邪。假使足利氏如或者之說。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余謂足利氏之欲并有名實也。於其自處已爲失義。而於其事上御下之際。又有失計焉者。何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者耳。何必介介然扶北而擠南。唯夫扶北而擠南。是故天下囂然莫或寧一。而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是所謂兩失名實也。豈非計之失者哉。

二千六十年庚辰七年春三月。足利直冬卒于石見。

二千六十一年辛巳八年義滿遣使通好於明。參議菅原秀長作書。書辭甚恭。先是我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外國。元主令韓人來請戢之。元亡。明興。明主元璋亦文中年間。數託僧來請。路梗不通。至是始通信。後皆以僧爲之。

二千六十二年壬午九年明主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受之。

二千六十六年丁戌十三年西南海賊寇明邊。明主請義滿鎮之。義滿乃捕其酋誅之。明主大喜。贈書及寶器。且遣使贈壽安鎮國山碑文。

壽安鎮國山碑文 明主爲足利氏。封我肥後阿蘇山。而作此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永久者。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二千六十八年戊子十五年春三月。天皇行幸義滿北山第。留十日。又會公卿。各賦和歌。以花契萬年爲題。夏四月。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藤原忠嗣爲關白。五月。前太政大臣義滿薨。年五十一。義滿位極人臣。而儀擬乘輿。驕僭過祖尊氏。詔贈號太上皇。義持辭不受。明主弔之。贈書諡恭獻王。

二千六十九年己丑十六年秋七月。以權大納言義持爲內大臣。是歲。關東管領滿兼卒。子持氏襲其職。

二千七十年庚寅十七年冬十二月。關白滿基薨。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

二千七十一年辛卯十八年明主遣使來聘。至攝津武庫。卻之。

皇帝知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貫三星。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我茲世。國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鴻業。享有福履。極所覆載。咸造在近。周爰咨諏。深用嘉嘆。猶有對馬壹岐諸小嶋。有盜潛伏。時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爲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嘗稽古。唐虞之世。五長建功。渠搜即敘。成周之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率遍亂略。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也。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繼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鎮山。號壽安鎮國之山。賜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

二千七十二年壬辰十九年秋八月。天皇讓位於躬仁親王。聽政院中。初自後醍醐帝南巡。至明德三年。凡五十七年。皇統分緒。京畿阻域。及天皇受神器。海內始一統。世世相承。寶祚無疆。遺詔稱後小松院。

第一百一世

稱光天皇 後小松帝應永八年三月廿九日生。同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爲親王。同十九年八月廿九日受禪。同廿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即位。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一。曰正長。正長元年。七月廿日崩土御門殿黑戶。壽二十八。火葬泉涌寺。藏聖骨於深草法華堂。

帝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帝第一子也。母光範門院。

光範門院 諱資子。權大納言資國之女。

藤原氏。秋八月受禪。時年十二。

二千七十四年甲午應永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是歲。伊勢國司源滿雅。恚小倉皇子不受禪。舉兵。足利義持遣

兵擊之。小倉後龜山帝皇子也。後出降。入勸修寺爲僧。

二千七十六年（丙申二十三年）關東管領足利持氏。罷其執事上杉氏憲。以上杉憲基代之。氏憲憲房之後。世居山內。憲基憲房兄憲顯之後。世居扇谷。更爲執事。稱兩上杉。持氏與氏憲有隙。奪其權。冬十二月。氏憲奉持氏弟持仲作亂。攻持氏。持氏奔駿河。依今川範政。圖恢復。是歲。榮仁親王薨。家號有栖川。崇光帝皇子也。

二千七十七年（丁酉二十四年）春正月。義持令關東諸將援持氏。攻復鎌倉。持仲氏憲皆自盡。

二千七十八年（戊戌二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義持殺其弟義嗣。初義滿愛義嗣。欲令義持讓職。累官至大納言。會義滿薨。不得嗣職。快快不樂。及氏憲構亂。通謀事覺亡命爲僧。至是獲殺之。夏六月。明使呂淵來請通好。不許。冬十二月。以右大臣滿教爲關白。

賴襄曰。足利氏之所以能得天下者。由其多割土壤與諸將。不恡。而所以不能治天下者。亦由於此。尊氏義詮創業於南朝未衰之時。勢不能不然。至於義滿。天下戴足利氏之久。而南國日蹙。又能戡內亂。威令

大振。不乘此時以裁制之。而仍襲父祖之遺習。動輒舉數州。加授將帥。賞而授之。猶可也。又有敗而授之者。豈姑息以希無事乎。抑欲驕而斃之乎。可謂無術者矣。而何以治天下。異時嘉吉應仁之禍。已胚胎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治天下。譬若縛薪者。薪大而少。不若小而多之易縛束也。故縛薪者。逢其大而難縛者。析而小之。治天下者。逢諸侯之大者。亦析而小之。然後可使聽我約束。足利氏不知此術。宜乎其不能治天下也。其於將帥既然。於宗族亦然。尊氏之封少子以八州。强大其力。以制敵國。而鎭壓諸將。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其後恃其强大。每有圖宗家之意。將帥懷異者。亦翼戴之爲名。足以煽衆心。義滿不能究纔賴其宰臣調停之。輒有所加恩。旣加足利莊。又加陸奧出羽。或出彼之請。不能拒邪。不然。八州已爲天下勁兵處。而加以奧羽。其大極矣。不唯不能殺之。乃豐之如此。將何以制之。夫宗族之封。父祖之所授。不得無故殺之。固也。然大內之亂。關東黨援之。已有明證。加之讓削。我豈無辭。怨而叛焉。彼曲我直。異日義教

之舉。固義滿所優爲也。既克改立其胤。誰曰不可。卽不能然乎。所謂析而小之。不爲無術也。諭旨推恩封其庶孽。以分其勢。是賈生主父之所以策漢也。夫人情莫不愛其子。而子非一人。全傳一子。不若分傳數子之樂也。因彼之所樂。以施我術。何難爲之有。而義滿不爲也。不特不爲之於其宗族。亦不爲之於其家。何者。義滿愛少子義嗣。崇高其位望。而不爲之所。是以招義持之猜嫌。夫封建海內宗族臣隷之邑。各跨數州。而已之子弟。無尺土之安。可不謂傎也。義滿何

不以其所加乎鎌倉者。以予義嗣乎。則可以制鎌倉。而絕宗府之嫌矣。是一舉而兩得者也。誰憚而不爲之。或以明德應永兩役之所沒収。不以盡予諸將。而以封子弟。使犬牙相制。亦不必忤物情。不知出於此。乃使義嗣死於義持之手。義持亦懲於此。盡僧其子。是以有還俗之將軍。關東不服。至稱兵相圖。幸而得克失其藩維。足利氏益孤立。而其臣隷益無忌憚。各憑强大。以相噬攫。而不可制。以至失其天下。豈非不知術之過哉。襄曰。不獨足利氏也。豐臣氏之所以得

天下而旋失之。如此。

義持使僧西堂諭却之。其言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猥通外國。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亦尋即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諭以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嶋小民。數侵邊圍。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又請見。義持辭曰。夫隣國通好。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使臣者。抑亦有說焉。先君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譴。以故虔恭精禱。神又憑

二千七十九年己亥三十六年 夏六月。高麗戰艦千三百餘艘寇對馬。九州兵與之戰敗。秋七月。又戰。却之。賊艦沒海。死者無算。是歲。明使又來。請通好。義持使僧西堂諭却之。

二千八十年庚子二十七年 秋九月。義持有疾。或告咒詛事。醫卜徒獲罪。處流。朝臣亦有坐廢黜者。是歲大饑。米斗直千錢。

二千八十三年癸卯三十年 春二月。義持辭征夷大將軍。詔以其子義量襲職。義持削髮。號道詮。是歲。足利持氏自將擊小栗滿重於結城。拔之。斬滿重。

二千八十五年乙巳三十二年 春三月。征夷大將軍義量薨。是歲。甲斐人武田信長叛。持氏命上杉房實擊之。不利。持氏自攻之。至明年。信長出降。

二千八十七年丁未三十四年 冬十月。赤松滿祐據其邑。抗兵。義持遣諸將討之。不發。十二月。赤松持貞自殺。赦滿祐。入京師。持貞滿祐族也。有寵於義持。爭邑相訴。義持庇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遣諸將討之。諸將素疾持貞。連署訴之。請赦滿祐。義持不得已許之。持貞自

人曰。我國自古已來。未嘗稱臣外國。比者遵前聖之制。受封爵而不却。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明神。以無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又至。寡人未以前言諭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及使臣歸。使僧堅中爲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又來。亦使僧等特諭之使臣。歸國胡不以此意一達爾主上乎。

殺。召還滿祐。

二千八十八年戊申正長元年 春正月。前征夷大將軍義持薨。贈太政大臣。初義持以義量死無嗣。而諸弟悉爲僧。約以持氏爲嗣。至是管領畠山滿家等。探籌石清水祠。得義圓。義圓義持同母弟。時爲青蓮院僧正。即迎入室町。改名義宣。後改義教。即日叙爵。時天皇久不豫。無嗣。上皇簡所立。僧宗純後號一休曰。彥仁王宜纘大統。乃上和歌諷之。上皇意乃決。告之義教。義教遣將迎王入宮。上皇養爲子。初宗純母入上皇宮。有娠。既而遭讒出宮。生宗純於民家。自少爲僧。器宇濶達。上皇屢召入宮。進退稱旨。遂至定皇嗣。秋七月。天皇崩。稱稱光院。

山縣禎曰。當此時。天下之政權。全歸將府。而武將不知爲政。天變人害。漫不省。極奢疲民。而日速衰亂焉。天子有憂民之志。而權移既久。拱手不能復有爲矣。事理顛倒如此。又將如之何。抑亦天哉。

第二百二世

敷政門院諱孝子贈左大臣經有女

楠光正初稱五郎左衛門。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歎惜。

後花園天皇

後小松帝應永廿六年六月十八日生。正長元年七月廿八日踐祚。永享元年十二月廿七日即位。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八。曰。永享。嘉吉。文安。寶德。享德。康正。長祿。寛正。寛正五年七月十九日讓位。文明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崩。將軍義政室町第泉殿。壽五十二。火葬悲田院。藏聖骨於丹羽國桒田郡常照寺御塔。

帝諱彦仁。崇光院曾孫貞成親王子也。母敷政門院。源氏。七月天皇踐祚。時年十歲。關白左大臣藤原持基攝政。

二千八十九年己酉永享元年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春三月。足利義教爲征夷大將軍。秋九月。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削髮號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窺間狙擊。不成。至是被殺。

重定曰。盛矣哉。楠中將之遺族。不變其大節也。光正之欲狙擊義教者。與螳蜋之邀立車何異乎。蓋楠氏三世。神智妙算。傑出古今。忠肝義膽。與日月爭光。據彈丸之小城。而當大兵。能護皇家。其爲戰鬪也。名正謀良。在百戰百勝之地位。而悉戰死。遂使賊子得其志者何乎。大厭皇德。則又無奈之何。況在勢蹙力殫之後。而以單身狙巨賊。豈非螳螂比喩不免哉。雖然其英風義氣之隆。實可謂不背楠氏之裔矣。嗚呼楠氏功勳輝千載。至天下欽慕渴仰其德者無佗也。勇將猛士交出。而補祖宗之德之由。可不尚焉哉。

義教遣使于明其書略曰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述三遜文安云云是以謹使某人覲國光伏獻方物宣宗報之書曰皇帝敕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朕祇奉天命嗣祖宗大位以主兆姓臨御以來夙夜孜孜惟天惟祖宗之心體而行之綏撫天下一視同仁是以海內海外凡日月之所照臨之處蔡義歸化悉臣今王遣使奉表來朝并獻方物撤天事大具悉至誠甚嘉之惟王日本表東禮義我國家營道區宇恭脩職貢未嘗或怠遂爾父王道

二千九十二年壬子四年秋七月以持基爲太政大臣義教爲內大臣是歲義教遣使于明明主遣內宮雷春等報聘。

二千九十四年甲寅六年夏六月明主遣使贈銅錢三十萬緡於義教冬十月延曆寺僧徒有訴入京師義教遣兵防之。

二千九十八年戊午十年夏五月義教殺一色義範義範妻有姿色及義範于役義教遣人召之妻輿中自殺義教恐義範聞之令武田信榮殺之秋九月足利持氏逐其執事上杉憲實于上野冬十月義教發兵助憲實擊持氏十一月執持氏囚于永安寺是歲藤原雅世上新續古今集延喜中勅紀貫之等撰古今集自後歷朝有勅撰至是凡二十一部是爲二十一代集。

二千九十九年己未十一年春二月義教攻殺持氏令上杉氏管領關東初持氏冀將軍不得居常憤憤曰吾何屈還俗將軍哉憲實屢諫弗聽上杉憲直一色直兼譖憲實持氏令二人徵兵兵多屬意憲實不爲持氏用持氏不得已自詣山內面諭憲實歸罪憲直憲直逃藤澤事

義等我皇祖太宗文皇帝恭謹之誠賁于金石是以皇祖天恩浹加亦超邁夷等載在國史永永光瑩爾父既殁使命不通甞亦有年王今嗣王國事獨能持忠孝之志循繼述之功所謂卓然継明特達者也雖古賢王何以過哉夫有厚德者天必錫之以厚福王繼今務眞益勤弗懈將福祿綏豈可量哉茲遣使賫敕往諭并賜王絲幣等物以示嘉悅之意王其勉之欽之用副朕懷故諭

乃釋持氏冠其子賢王故事關東管領子元服必受將軍偏諱持氏不屑之名曰義久諸將皆賀憲實不賀出奔上野訴之京師義教以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教朝爲大將分道東伐與憲實合關東將士多應憲實者持氏立其子義久使三浦時高輔之守鎌倉自軍武藏當教朝憲實遣上杉憲直防持房持房大破憲直于早川尻進逼鎌倉三浦時高叛通京軍執義久諸軍合圍持氏持氏兵散亡窮蹙欲自殺憲實遣使止之諭諸將解圍持氏削髮徙永安寺憲實歸罪憲直直兼誅之馳使京師請宥持氏死弗聽至是使諸將逼持氏自殺命憲實爲管領憲實固辭義久自盡於憲實家而憲實使弟清方嗣家居山內自削髮號長棟後詣長春院拜持氏影前挺刀剚腹爲其臣所支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遁藤澤。

賴襄曰足利氏開軍府于京師而置宗藩于鎌倉鎌倉之有上杉氏猶京府之有細川氏也皆有輔佐之功而亦有逼犯之禍細川猶有畠山斯波之僚足以相制至於上杉獨任世襲如二君焉焉得無禍哉然

賴其分爲兩家。更任執事。是以爲之上者。得以暫安耳。而京府則利其危也。如尊氏自封其子。無論已。自義詮義滿。族屬漸疏。每與鎌倉相圖。故誘上杉氏以制之。而上杉氏亦援京府以爲重。君臣之際。常有嫌隙。爲將軍者。以爲是彼之不利而我之利也。獨上杉氏憲之叛持氏也。將軍義持不援氏憲右持氏何也。氏憲之黨有義嗣。義嗣者義持之弟。其所深忌也。故右持氏除氏憲。其心私也。而其跡則公矣。足以服關東將士之心。及義教之繼爲將軍。持氏亦與執事憲實有隙。則右憲實以斃持氏。蓋義持無嗣。持氏冀立。而義教脫僧服登壇。故其心不服。憲實以爲口實。訴之義教。中其所忌。以得其援。義教之意必曰。吾乘此時。斃而滅之。父祖之所欲爲而未能也。而吾能之。其實非義教能斃持氏也。持氏自斃於强臣之討也。而義教右臣滅君。何以服將士之心哉。是以如結城氏朝者。奉持氏之孤起兵。亦命憲實平之。非憲實肯循義教令也。自除其患也。其後將士再求遺孤爲主。而上杉氏更戴將軍之子。將士仍不之將軍之子。而之

管領之子者。可以見人心也。故治天下者。常從人心所嚮。以成其事。事成而天下仰吾權。不從人心所嚮者。雖克於一時。而未久而壞。壞則我權廢矣。觀義持義教之所爲。不其然乎。爲義教計者。縱使不右持氏。攻而囚之。更立其子。或析其封。以傳數子。誚憲實之不臣。代以衆望所屬。則一處置而關東之心盡悅服。自是以往。廢置鎌倉君相。其權盡歸於京府。惜乎義教之不足以語此也。義教已夷鎌倉。自以爲無復足患者矣。愈益矜驕。以致將帥之不服。嘉吉之禍。應仁之亂。相因而作。子孫終爲細川氏所弱。雖擁空名於上。而與鎌倉奚異哉。

栗山愿曰。古之稱忠義也。未始不原乎天性。發乎誠惻。而後世之趨義。鮮不以名。夫名豈非重事哉。上杉憲實。蓋亦知名爲重事也。一則曰自死。而不能也。遂披緇髡髮。蔬食苦行。將如無所容焉。予特哀有愧於心。有畏於名。而竊恠其伏刃二而遂不決何也。今夫婦女之居室。生未手刀繩。然方其悲羞激迫也。伺守者怠。獨能引決。有濟志也。憲實之智勇。謂曾不如閨

閒之人乎。蓋有不出乎誠惻者矣。則其餘可從而知也。至遂擴僧衣擒遺孽。則其不可得揜也。他何名之

二千百年（庚申十二年）春正月。持氏子春王安王投結城氏朝。氏朝募兵。持氏舊好來從者頗多。事聞京師。義教命憲實。辭。使弟清方代之討之。

二千百一年（辛酉嘉吉元年）夏四月。結城古河皆陷。氏朝父子戰死。城兵悉死之。春王安王女裝而逃。途所捕。至美濃垂水。被殺。特持氏季子永壽王走信濃。獲免。春王安王。氏朝舉族死之。五月。義教殺其弟義昭。義昭爲大覺寺僧正。與後龜山皇子親善。聞關東兵亂。勸皇子乘之將遂夙志。密遣人約菊池氏起兵。竊自薙髮。事覺逃匿。竟被捕殺。六月。赤松滿祐弑大將軍義教。奔據其邑。秋八月。教諸將討滿祐。細川持常受征討命。以與滿祐有姻逗留不進。滿祐逆擊蟹阪。大破之。山名持豐與族教之等先進。圍白旗城。城中糧盡。不能拒戰。九月。遂拔之。誅滿祐。滿祐兄子教祐逃依少貳嘉頼。大內教世討之。并其地。持豐等盡領赤松氏地。初滿祐族曰貞村。自叔父持貞與滿祐相隙。義教寵貞村。每事抑折滿祐。遂欲割滿祐所領與貞村。滿祐積怨。因饗義教。其第弑之。管領細川持之與畠山持國議。立義勝。甫八歲。

賴襄曰。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而可。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教之所以遭弑者。安在。在其待將帥無恩意耶。驕而不加禮矣。信讒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滿祐。而恐不免焉。襄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義教之速此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之遭弑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教則不然也。義教自以爲威權已立。爲可恃也。不知足利氏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會。以全其夫妻。人人知之。不知非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忸。忸則輕之。輕之之至。心嚮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蹩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

夫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帥皆如嬌婦。不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怒。不足怪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幸時無事。優游宴安。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訴而不得直。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教討之而諸將不肯往。連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矣。而義教則以爲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怨填胸。而義教不以爲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從子。欲諭滿祐割予之邑。爲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嚮叛焉。莫我能誅也。今弑焉。誰能禁我。是其所以敢剚刃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忸前役。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

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氏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 藤原有光南朝舊臣之裔

> 擁皇子據吉野。王或云後村上帝皇子泰成之子也。

二千百二年壬戌二年冬十一月。義勝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是歲畠山持國爲管領。

二千百三年癸亥三年秋七月。義勝卒。弟義成嗣。甫八歲。後改名義政。九月。前權大納言藤原有光等。起兵入禁中。取神器。擁王子萬壽寺僧金藏主者。據延暦寺。畠山持國遣兵攻之。金藏主有光敗死。棄寶劍於清水寺。後秋八月。有光餘類奉所盜神璽。擁皇子二人。聚兵據吉野。圓滿院僧圓胤亦還俗。更名義有。起兵于紀伊。是歲。對馬島主宗貞盛與朝鮮約互市。自是交易不絕。

益三曰。上古舊矣。姑置之。本邦與朝鮮約互市。始於後花園帝之時。正當李氏篡國之初。距今四百三十餘年。其後以文祿之役中絕好和。雖元和偃武以後。再修好。止於使者來聘。未至結盟約互市者。復二百七十餘年於茲。至近年而始通使命。再修隣好。以至結盟約互市。吾意方今寰宇之形勢。與昔時大異。五洲對峙。万國交通。雖歐米各國。隔數千里者。舟艦往復。猶比隣也。况朝鮮與我。對岸而國者。形如唇齒相依。一朝有事於東方。則勢不得不相保相援也。夫交

狄則禍亂之所被亦狹。交廣則禍亂之所及從廣。安知不有他日自數千里外狄焉來欲吞噬東洋者哉。而我與朝鮮位于亞細亞之東偏者也。然則自今益修隣好。爲脣齒之勢。而可不豫爲之備哉。吾讀史至於此。有所大感於古今之勢也。乃言之。

二千百五年（乙丑文安二年）冬十一月。關白持基薨。以左大臣房嗣爲關白。義政罷管領畠山持國。以細川勝元代之。

二千百七年（丁卯四年）夏六月。房嗣罷。以太政大臣藤原兼良爲關白。是歲畠山基國遣兵攻紀伊北山。獲義有王。明年春傳首于京師。或謂梟之。關白兼良以爲不可。乃遣判官坂上明世等劾之於高辻堀川莊嚴寺門。

二千百九年（己巳寶德元年）春正月。義政以持氏子成氏爲鎌倉管領。初上杉房定欲立持氏胤子以慰藉衆心。乃索獲永壽。請之義政。幕議許之。賜永壽名成氏。成氏至關東。房定輔翼之。夏四月。義政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是歲畠山持國。明年細川勝元並再爲管領。

二千百十一年（辛未三年）秋七月。琉球貢錢一千緡。

二千百十三年（癸酉享德二年）夏四月。兼良罷。右大臣藤原持通爲關白。至明年罷。左大臣藤原房平爲關白。

二千百十四年（甲戌三年）春。令士民不辨負債。稱平均德政。秋八月。盜焚畠山持國第。初持國老。削髮曰德本。擁立將軍。爵至三位。得乘綱代輿。負功專横。其家臣多爲不法。公卿將士皆諂事之。獨山名持豐勢不相下。細川

勝元娶持豐女。相比與德本抗。德本無子。養弟持富子政長爲嗣。已而生義就。義就母日短政長。乃與醫卜謀。佯爲狂病。卜者曰。必有近親呪詛者。德本意政長所爲。立義就爲嗣。欲殺政長。政長逃依勝元。勝元持豐援政長。畠山氏家臣皆往從之。旣而德本第火。德本逃入族滿則家。義就奔河內。依家宰游佐某。德本使人謝勝元。復立政長。自屏居建仁寺。勝元乃以政長介謁義政。幕議知火畠山氏第者。勝元持豐所爲。勝元歸罪家臣礒屋某。斬之以說持豐。又因勝元謝。退居但馬。冬十二月。足利成氏殺其執事上杉憲忠。成氏已長。怨上杉氏殺其父。結城氏朝子成朝謀。殺憲忠。家宰長尾昌賢等。立憲忠弟房顯爲將。集兵攻成氏。成氏奔。房顯入鎌倉。自稱管領。

二千百十五年（乙亥康正元年）夏五月。山名持豐攻赤松則尚。殺之。初細川成之與赤松氏善。滿祐弟祐之。及子則尚。因成之請赦。義政從之。祐之遂起兵播磨。據壇德山。持豐怒曰。吾以功受封。豈容賊徒遺種。發兵攻之。則尚祐之敗走。遂自殺。六月。房平罷。持通再任關白。義政命今

石見通稱太郎左衛門。深憂主家祀絕。往三條實量以圖再興。實量曰。何以贖嘉吉中逆罪乎。石見曰。殺吉野僞主。取神璽奉還則如何。實量曰。好焉。

川範忠討成氏。成氏敗績。走古河。

二千百十七年（丁丑長祿元年）冬十二月。澁川義鏡議曰。關東不置主師。無所受令。乃請之京師。義政以弟政知爲關東公方。是月。赤松氏遺臣石見某等請曰。神璽今在吉野。願取以奉之。以贖弑逆之罪。前內府實量奏之天皇。許之。至是石見與同志之士。佯降吉野。殺二王子。取神璽獻京師。

乃得勅許。遂及之。

二千百十八年（戊寅二年）秋八月。詔赦赤松政則。爲加賀守護。使石見率舊臣奉之。因奉還神璽之功也。山名持豐憤之。使人殺石見。持豐削髮曰宗全。爲人面色赤。人呼曰赭入道。冬十二月。持通罷。左大臣藤原教房爲關白。

天皇憂悶賦詩賜之。殘民爭採首陽蕨。處々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爲誰肥。

二千百二十年（庚辰寬正元年）春二月。地大震。時比年水旱。加以兵革。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營第宅。窮極靡麗。障子一間直二万錢。其他稱之。又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民疲其役。天皇憂悶。賦詩賜義政。義政悚懼罷役。三月。捕楠氏族在吉野者。悉殺之。

二千百二十三年（癸未四年）先是畠山義就奔河內。畠山政長攻之。不克。義政兩和解之。共入京師。已而義就忤旨。

復奔河內。細川勝元遣兵援政長。攻陷若江金胎寺二城。圍義就於岳山。義就善守。累年不下。至是岳山陷。義就逃入高野。是歲持通復任關白。是歲僧等揚還自明。號雪舟。通禪學。又善丹青。

二千百二十四年 甲申五年 秋七月。天皇讓位於成仁親王。稱後文德院。三年二月。改稱後花園院。

青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為嗣。而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曲直。以正典刑。而依違觀望。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嘗論之。夫持富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亂歟。且觀其終始所為。黜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貿亂。皂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

第一百三世

後土御門院 後花園帝嘉吉二年五月廿五日生。長祿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為親王。寬正五年七月十九日受禪。同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卽位。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六。曰文正。應仁。文明。長享。延德。明應。明應九年九月廿八日崩土御門殿黑戶。壽五十九。火葬泉涌寺。藏聖骨於深草法華堂。

帝諱成仁。後花園帝第一子也。母嘉樂門院藤原氏。（嘉樂門院諱信子。內大臣信宗女。）秋七月。踐祚。持通關白如故。冬十一月。義政准三宮。罷管領細川勝元。以畠山政長代之。時義政奏以弟義視為嗣。初義政無子。弟義尋為僧。住淨土寺。義政欲養為嗣。義尋固辭。義政曰。吾後有子。襁褓為僧。誓不渝也。義尋乃蓄髮改名義視。尋任大納言。是歲近江人能谷某上書幕府。切言時弊。義政怒奪其采邑。

二千百二十五年 乙酉六年 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是歲義政遊花頂山若王子等觀花。尋至伊勢春日。鹵簿從衛。窮極靡麗。由是賦役無度。上下罷憊。民皆思亂。

二千百二十六年 丙戌文正元年 義政以前年冬生義尚。其母富子不忍僧之。而難渝義視約。又細川勝元輔之。不可撼。念諸將抗勝元者。唯有山名持豐。密召託之。初持豐以女妻勝元。無子。養持豐子是豐為嗣。已而生子。廢是豐

持豐不憚赤松則尙之復邑又意勝元所爲也啣之故
受託不辭稔聞畠山義就有勇與勝元相仇因欲結焉遂
請赦之召還爲援義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
頭掌出納甚有權斯波氏無嗣立族義敏其家宰不服
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取持豐女已而貞親娶義廉妹
廢義廉復義敏持豐怒將援義廉攻貞親京師騷然諸
將居間和解夏四月貞親義敏皆奔冬十一月義就被
赦入京師

二千百二十七年丁亥應仁元年春正月故事歲首將軍臨管領
第受饗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治具請焉不臨而臨山名
持豐第已而持豐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詣幕府請政
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勝元曰臣將面
對焉使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兵自備持豐亦
召兵守幕府義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相決諸
將毋得援義就聞之曰可也而義就擊政長于御靈林
持豐容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復入本第世嗤勝元不
援政長以爲怯勝元憖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持
豐第在西義視往還兩軍間和解之不聽二月勝元覘持

豐敵遣其兵潛與族政之師春政春集所管攝津丹波
和泉淡路阿波讚岐土佐備中參河紀伊越中隱岐飛
驒播磨備前美作安藝若狹之兵十六萬餘於京師持
豐聞之亦徵但馬備前備後伯耆因幡石見美濃尾張
遠江伊勢大和近江周防長門之兵十一萬餘於京師
京師人民負擔奔竄三月斯波義廉爲管領夏五月持
通罷前太政大臣兼良爲關白是月義政令曰先戰者
我敵也其意在使二人和解也然不肯一色義直第在
幕府前勝元遣兵屯實相院逼之義直走勝元乃入幕

府樹其旗四足門迎義視入府中持豐怒攻實相院不
克自是兩軍交戰京中東軍每勝六月持豐火一色政
氏第會風勢猛烈公私屋舍延燒三萬宇大內政弘率
周防長門兵三萬入援持豐西軍復振東軍失利秋八
月勝元謁義政曰府朝近侍之臣有通志於持豐者請
逐之近待之輩大憤欲放火幕府而殺勝元義政使人
諭之勝元從殺之持豐圖犯闕奪乘輿勝元遣族教春
迎天皇及上皇于幕府爾後鬪戰無已互有勝敗京城
內外人家及巨刹皆罹兵燹僅禁闕得全九月義視潛

北畠具教官爲中納言。屢設宴饗挾義視義視遊覽國中名勝。想像京師。作歌以嘆兵亂云。

出京赴伊勢。國司北畠具教迎接。

賴襄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戕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齟齬。有一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首橫行於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爲家宰者。引之以排已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已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鬭亂紛紜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亡也。必由其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是以能操其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此。而桀驁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功出一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乎。則其簒足利氏之國也。不爲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是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橫恣無忌而已。雖然當時之爲將軍管領者。所宜加之慮焉。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之以金帛子女。以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授之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授權而復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宗全盡領赤松氏地。使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慮之固者也。然猶曰。

有不得已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怒之而鬭之何哉。彼怒而不直我。鬭而奪之。我何辭責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我權。況我固授之權乎。夫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我倚託之。使彼爲輕重於我。是之謂授權。細川勝元嫉畠山德本之資望。欲擠而代之。是以引宗全爲黨。與之結婚。又養其子。及德本之欲易嫡。乃與之并力。陰助其子。以廢其父。是管領授之權也。將軍義政既養義視。而欲復立已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軍亦授之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之。義政之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乘焉以執權逞志。則一也。勝元初與宗全結。以得其志。既而視宗全之勢殆出已上。亦知將軍之陰有託焉以軋已。於是亦植黨以與之爭。而不知已先授之權以至於此也。義政亦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爲勝元所刼持。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以應仁之亂。滔天塗地。十餘年而不決也。後之爲國家者。不幸逢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服其心。則何患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勢至惡人之有功

者爲先務也。

二千百二十八年戊子二年秋九月。詔召還義視。有流言。勝元謀廢立義政。義視疑懼。將密赴西軍。勝元乃使人將義視上叡山。持豐遣兵迎取入西陣。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

二千百二十九年己丑文明元年秋。大內氏家臣作亂。大內政弘引還。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

二千百三十年庚寅二年秋八月。左大臣藤原政嗣爲關白。

二千百三十一年辛卯三年春。六角高頼起兵將入京師。京極持清擊破之。應仁以來兩家攝兵累世相爭。干戈無弭。夏。斯波氏部將甲斐某弑其君義廉。朝倉孝景誅殺甲斐某。義政以孝景爲越前守護。是歲。上杉顯定攻援古河成氏。走下總。明年成氏攻古河。

（山名細川二士相尋卒。持豐以三月死。年七十。勝元以五月死。年四十四。）

二千百三十三年癸巳五年春。山名持豐卒。夏。細川勝元卒。冬。十二月。大將軍義政致仕。子義熙嗣。甫九歲。拜征夷大將軍。

二千百三十四年甲午六年秋九月。義政贈書朝鮮。求明國勘合印。

二千百三十五年乙未七年春正月。行四方拜。應仁以降朝

典悉廢。至此復舊秩。義政遣使明。贈貨寶珍玩。

二千百三十六年（丙申八年）夏五月。政嗣罷。左大臣政基為關白。冬十一月。室町行宮火。天皇遷御北小路第。

二千百三十七年（丁酉九年）冬十月。土岐成頼奉義視奔美濃。西軍將士悉從散。應仁以來。兵革相蹕京師。為戰區者十一年。至是始平。是歲。畠山政長復為管領。

頼襄曰。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建無之。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猝亡其國也。何者。諸侯各有其土地甲兵。其力足以內懾姦邪。而外禁盜賊也。然其力足以禁盜賊。而懾姦邪。故難制。制之以權。權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分以奉上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有耦。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呑噬拏攫。數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為之上者。既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及於既勝。乃終制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患。而應仁之亂。亦為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利義

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之而二予之矣。畠山氏之續也。二十年中。三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孽於播矣。其不一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何。自以其弟為儲貳。細川勝元傅之矣。而復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欲廢其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其不公也。是以宗全甕赤松氏子以奪其邑。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為西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令者。夫苞苴陰行閨闈之間。襁褓之呱呱。與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兩斃。如無勝負。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碁然。群豪相并。海內分裂。至織田豐臣氏。纔得混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衰弱而得長存。非如鎌倉之速亡於姦臣者。何哉。封建群縣之勢異爾。如豐臣氏。亦為封建。其季世嬖寵亂政。亦以私易儲。而

天下諸侯各有所黨援以至於亂亡其勢乃與應仁同其主之明暗雖大懸絶其以不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也而其亡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山縣禎曰王室之失道自白河鳥羽至于後白河而極矣於是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爲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于義政而極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鑒往蹟昭昭乎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修省以防亂於未萌也

益三曰應仁之亂吾不欲論之也何也凡論前世事者有論之而爲勸者有論之而爲懲者勸懲之所係君子必提三寸不律管或論述其美辨駁其惡以稱揚忠臣孝子以誅責亂臣賊子事不足以稱揚焉不足以誅責焉則君子不論之也吾觀應仁之亂推其源而求其流量其本而訊其末如亂絲之紛紜而不可尋其端緒也今試推其源量其本而言之初畠山

持國之立嗣也既立其弟而又立其子義政措不問依違苟且允其請以成其私而不曾知以是非曲直裁之持國之舍政長而立義就又不禁之及義就之走義政一旦令政長襲本宗尋又召還義就是爲啓亂之源因而求其結局如何則不過山名細川互樹黨而相戰而已而及二帥之俱死也兩軍各自退去十餘年間殺人如山費糧鉅萬而求其成績如捕風捉景唯見輦轂之下家屋蕩盡曠野蕭然耳推其意非叛天子也非敵將軍也衆兇群小相率浪戰于塵埃狼藉之中而已故吾謂應仁之亂如群盲相搏于暗中孰能辨其曲直既無曲直論之何益吾故曰應仁之亂吾不欲論之也雖然至使天下不知有天子將軍後世論者亦無所寓是非曲直於其間者果何以然乎必有任其咎者焉是可大論爾

二千百二十八年戊戌十年冬十月成氏與上杉顯定講和復古河城。

二千百三十九年己亥十一年春政基罷右大臣藤原政家爲關白。

二千百四十三年癸卯十五年秋七月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以擬金閣徙居焉稱東山殿集古器名畫屢設茗宴以遣世慮茶人珠光之徒尤見親近自是茶事盛行云。

重定曰古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義政

襲父祖之業坐握天下之大權位極人臣而不守其職非啻不守築別舘於東山鏤金銀鑴珠玉聚名畫奇寶於海外挿花煎茗矜驕僭侈無所不臻天下靡然傚之於是珠光紹鷗之徒陸續輩出以茶技鳴一個之器一幅之畫購之以千金雖豐關白之英傑亦愛翫之與三千貫宗易後號利休以掌其技余未知其技爲何用也或曰豐關白之好茶事與義政之好之其意大不相類豐公英傑也烏有同義政好之耽之而陷溺于此之事乎蓋用一時之權宜故有功可賞者

則與一器代其祿是豈非權之得宜者乎是說或然然其器或盈坐傍者必依求之欲求之亦必不得不贖其價也然則易祿之策亦何益夫茶家者流之所愛不愛常人之可愛而愛不可愛者何也自銅陶鐵木竹片之翫具至日用配膳之器却華麗淸潔者而采黑垢染點之有異僻者於是乎有新鮮之器而其形可觀者輒塵諸牀下若溝東若糟粕泥滓之中使之故生染穢以愛弄之甚矣陋弊之如此也嘗聞千利休爲關白所眷顧仕事于左右晩歳爲公所猜疑

將自刃用所愛茶碗令點茶投之庭上而死或拾收之親補接以藏焉其麤野不可得而看也或告之曰名器則名器也柰其醜何令之托漆工氏少補疵跡則可曰否毀形顯然而有凹凸也足以知名師之爲遺物矣益愛重之遂爲珍奇之一器茶家者流之所尚率此類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義政以一身之故示奢於天下萬世而創一器之微致千金之貴自尊氏開覇業子孫繼承榮貴雖無比然叛臣逆子交興西紛東擾鎭南北反殆莫有寧歳矣是非所謂天

作孽自作孽也宜矣哉足利氏雖傳十有餘世之久然少有鎭靜之日而終歸于其族滅而遺臭名於千載之後也

上杉定政殺太田道灌　道灌通曉文武善和歌特精築城之法東國名城多道灌之所築也定政自殺道灌家政衰山內威權日熾云

二千百四十六年（丙午十八年）秋上杉定政殺其將太田道灌時定政居相模大場上杉顯定在上野平井交搆兵道灌有才略築河越江戶二城招八州將士將士多背顯定歸定政顯定縱反間使定政殺道灌道灌臨死作和歌聞者哀歎焉將士又叛定政定政失勢求援成氏

二千百四十七年（丁未長享元年）春政平罷內大臣藤原政忠為關白夏細川政元為管領秋義尚召六角高頼不至義尚自將討之軍鈎里

二千百四十八年（戊申二年）夏加賀一向宗僧徒作亂殺富樫介政親加越大擾秋政忠薨內大臣藤原冬良為關白

大將軍義熙性聰敏有撥亂之志至是遽薨不得如其志近江之役一日泛舟於湖水過二童子掉舟而來問其閭里曰住梅原義熙賦詩曰湖邊自與山林興童子尋梅掉小舟而起句未成其夜夢有人續成

二千百四十九年（己酉延德元年）春三月大將軍義熙薨于鈎里年二十五義熙好學在軍中猶講左氏春秋及薨遠近為哀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為嗣後改名義植

二千百五十年（庚戌二年）春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義政荒耽酒色委政閫閣苞苴公行濫賞濫罰天下大亂禍及數世云秋七月義植拜征夷大將軍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為

之。又嘗陣鏡山之下。時方酷暑。將士咸疲。義滿乃作歌曰。計婦婆迦理。區毛連阿布美儀留。簡美夜求多。咩儀都耶聯儀。迦計儀美由類珥。少焉天陰風生。衆皆蘇息。

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爲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値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傚。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横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四次。義教歳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擧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

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擧。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擧。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已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況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驟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起。已遂爲所劫制。傍觀戰鬭。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

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因亦可以少懲忿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正如唐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削平藩鎭。不得其計。而懲於困乏。懲其所不宜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非苟爲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

然。況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也。吾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資已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牖下者。何哉。曰天疾足利氏深矣。欲覆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速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覆也。

二千百五十一年辛亥三年春正月。前大納言義視薨。夏四月。足利茶茶丸弑其父政知。初政知愛後妻子義遐。錮茶茶丸於別室。令人守之。茶茶丸覗間逃出。而殺繼母。遂率黨攻政知。政知自殺。義遐甫十三歲。奔依今川氏親。氏親遣其將伊勢長氏。誅茶茶丸。義遐後改名義澄。是歲。伊勢長氏取伊豆。城韮山。又攻陷相模小田原城。而居焉。改氏曰北條。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長氏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不復使說。

賴襄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聞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墜其綱維。權臣內鬩。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爲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爲天下之事可知已。故仗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錐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纘緒業。致強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伐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邪。然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

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益三曰。有明識實才者。苟耳目之所見聞。皆取以爲已用矣。況書傳之所記。讀以深達其理。施之於實用。而無不當矣。如無才識者。則雖終年兀兀。埋首於經傳之中。而徒目擊其字句。臆記其意義。而至於施之實用。則茫乎不知措手焉。如此則何取於讀書。北條早雲使人讀三略。而聽之至曰。主將務攬英雄之心。

卽曰。止。吾既領之。嗚呼。如早雲。可謂有明識實才者。
及其一聽三略。深達其意。故云爾。故以羈旅流離之
人。仗一劍之任。而東行。遂能略定伊豆相摸者。皆取
法於三略之一言。而無不足也。當足利氏之衰。群雄
割據方隅。日尋干戈。攻城野戰之務。以暴歛誅殺爲
常。生民之塗炭。至是極矣。其徯拯已者。如飢渴之於
飲食。早雲有見於此。以救窮恤貧爲急。以略地取城
爲後。其所爲。無非攬人心者。是其所以勃興於草莽
中也。在昔石勒使人讀漢書。聽之至高祖封六國後。
大驚曰。何以得天下。及聞張良諫止之。輒曰。幸有是
爾。早雲之才識。與石勒相匹。而其武略過之。是其所
以子孫五世相繼。雄視于關東歟。

二千百五十三年 癸丑明應二年 春。冬良罷右大臣。藤原尚通
爲關白。夏四月。畠山政長奉將軍義植。擊族義豐軍正
覺寺。細川政元與義豐合謀攻之。義植脫身走。筒井政
長戰死。立政知子義澄。義豐義就子也。先是義就死。義
豐嗣據河內。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爭
權。因援義豐。閏月。執義植置之其家人物部宅。秋七月。
義植逃奔越中。遂西依大內義興。義興政弘子也。冬十
二月。義澄任征夷大將軍。
二千百五十四年 甲寅三年 秋。三浦義同弑其父時高。初時
高無子。養義同爲嗣。後生一子。欲廢義同。義同逃相摸。
大森實賴助之。襲時高。時高自殺。
二千百五十五年 乙卯四年 春。北條長氏略地相模。取小田
原。據之。
二千百五十七年 丁巳六年 冬。冬良復爲關白。
二千百六十年 庚申九年 秋九月。天皇崩。時天下擾亂。資料
不納。靈柩在黑戶。歷四十餘日。稱後土御門院。

後柏原天皇

後花園帝寬正五年。十月廿日生。文明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立親王。明應九年。十月廿五日踐祚。永正十八年。三月廿二日卽位。在位廿六年。改元者三。曰文龜。永正。

贈皇大后諱朝子權大納言長賢之女

大永六年四月七日崩土御門殿壽六十三。火葬泉涌寺。藏聖骨於深草法華堂。

帝諱勝仁。後土御門帝第一子也。母贈皇大后源氏。冬十月。踐祚。

二千百六十一年辛酉文龜元年春二月。義澄奏罷義植職。夏六月。冬。罷內大臣藤原尚經爲關白。

二千百六十四年甲子永正元年秋九月。上杉朝良及北條長氏合兵與上杉顯定戰于楯河原。朝良定政子也。至明年。朝定遣使顯定說曰。公與我爭雌雄。勢不兩立。長氏今乘隙覘我。不若與公相和。合力備之。顯定從之。乃共防長氏。

二千百六十六年丙寅三年秋九月。長尾爲景攻其君上杉房義於兩灘。弑之。房義顯定弟也。

二千百六十七年丁卯四年夏六月。細川政元家宰香西元近弑政元。立政元養子澄之。秋七月。其宰三好長輝以阿波兵奉政元養子澄元。討元近誅之。及澄之。立澄元。初政元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稱意。更養族義春子澄元。澄元猶幼。在阿波。附長輝輔之。元近恐澄元立長輝專權。陰謀殺政元於浴室。聞長輝北上。城嵐山距之。敗死。長輝乃請以澄元爲管領。義澄輒從之。

以義興爲管領斯波細川畠山三家之外他姓管領是爲始。

二千百六十八年戊辰五年春三月。大內義興奉前將軍義植大舉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入京師。大將軍義澄奔近江。依六角定頼。長輝以澄元奔河波。夏五月。長輝與定頼夾攻京師。長輝敗死。定頼引還。秋七月。義植再補征夷大將軍。奏解義澄官。以義興爲管領。都督畿內中國西海事。

二千百六十九年己巳六年冬十月。盜入幕府。義植自格鬪。殺四人。身被九創。盜遁去。蓋義澄所爲也。

義澄薨于近江號法住院贈太政大臣從一位年三十二

二千百七十年庚午七年夏。長尾爲景作亂于越後。顯定自討爲景。會近國數處賊兵蜂起。顯定軍不利。遂自殺。顯定討爲景。敗死於長森原。秋。地大震。遠江海溢。陸沒爲海。今切渡是也。是歲。詔召隱士省柏詠和歌。

二千百七十一年辛未八年秋八月。義澄薨于近江。是月。細川政賢舉兵入京師。義興奉義植避之丹波。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義植還京。是歲。從二位卜部兼俱薨。自其先兼延以來。世爲吉田祠官。至兼俱。大弘神道。

後遂總督天下神祇之事。以爲世官。

二千百七十三年癸酉十年春三月。義植伐六角定頼。敗還。

二千百七十六年丙子十三年秋七月。北條長氏陷三浦城。獲義同。長氏威望漸隆。上杉氏勢漸衰。

二千百七十八年戊寅十五年春三月。兼輔罷。内大臣藤原尹房爲關白。夏五月。蝦夷作亂。蠣崎光廣討平之。秋八月。義興就國。細川高國爲管領。是歲饑饉。人多死。

二千百七十九年己卯十六年秋八月。北條長氏卒。長氏削髮號早雲。爲人豪邁有謀略。善騎射。通鈐韜。子氏綱嗣。氏綱亦有勇略。善用兵。

二千百八十年庚辰十七年春二月。三好元長擁細川澄元入京。攻細川高國。高國敗走近江。發兵還攻京。澄元。元長敗走阿波。澄元尋卒。元長長輝孫也。後削髮曰海雲。

賴襄曰。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大略。以爲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以義子立爲管領。

其所與爭立者死。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尚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夭也。父義政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也。是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澄。義澄與義植。於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擁耳。猶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視義尚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逞其志而死。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爲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爲其臣所弑。何哉。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二。澄元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弑政元。更立他義子。反爲長輝所誅。而三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他義子。然

後相與共弑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襄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已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已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便於已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已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傚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二千百八十一年辛巳大永七年春三月天皇即位于紫宸殿時年五十八初天皇之立也喪亂日久府庫耗竭郡國爭戰莫有供給是以不能行大禮者二十年前內大臣藤原實隆深憂之喻本願寺僧光兼令奉經費光兼乃獻黃金一萬兩於是始得遂大禮天皇嘉之詔陞光兼准門跡永傳子孫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軍義植義植奔淡路夏六月高國迎義澄子義晴於播磨爲主將秋七月義晴任征夷大將軍是歲尼子經久略安藝本國將士皆屬之獨毛利元就屬大內義興元就大江廣元之裔也

僧光兼蓮如之子號實如

准門跡准法親王之義也

義植奔淡路世謂之島公方義晴年甫十一高國自執政事。

二千百八十三年癸未三年夏四月前將軍義植薨于阿波。

二千百八十四年甲申四年春正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興于江戶城拔之朝興走保河越城是歲細川高國遣商舶於明以明人宋素卿爲之使素卿獲罪本國被誅

素卿獲罪被誅

初宋素卿歸化謁將軍義澄遂奉仕之義澄薨後主高國因以爲使也是時大內義興亦遣商舶於明以

二千百八十五年乙酉五年夏四月尹房進右大臣藤原植家爲關白。

二千百八十六年丙戌六年夏四月天皇崩稱後柏原院。

宗設爲使共至寧波府素卿雖後於宗設賂府吏先出謁之宗設大怒燒府殺其吏因是素卿繫獄宗設反無恙云。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八　終

第一百五世

豐樂門院諱藤原贈左大臣教秀女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九

西京　賴復　校閲
筑後　笠間益三　編次
東京　三尾重定

後奈良天皇後土御門帝明應五年十二月廿三日生。永正九年四月八日爲親王。大永六年四月廿九日踐祚。天文五年二月廿六日即位。在位三十一年。改元者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弘治三年九月五日崩。壽六十二。火葬泉涌寺。藏聖骨於深草法華堂。

帝諱知仁。後柏原帝第一子也。母豐樂門院藤原氏。四月踐祚。關白右大臣藤原植家如故。

二千百八十七年丁亥七年春二月。三好元長起兵阿波。攻京師。與細川高國戰于桂川。克之。會朝倉教景至自越前。援之。元長遂敗績。三月。晴元奉義維據界城。義維義晴弟。晴元澄元子也。冬十月。朝倉教景六角定賴京極高峯等將兵三萬。納義晴于京師。教景與畠山義宣戰破之。斬首百餘級。

二千百八十八年戊子享祿元年春正月。晴元與高國講和。既而和敗。高國奔伊勢。義晴復奔近江。依朽木植綱。植綱厚奉之。明年。敕義晴爲大納言。從二位。

武田晴信六孫王經基之裔。世居甲斐。從賴朝。後事足利氏。至信虎稍大也。晴信少如癡騃。爲衆所侮。

二千百九十一年辛卯四年夏六月。高國與浦上村宗兵攻晴元於攝津。元長奉晴元。戰于天王寺側。破之。誅高國村宗。

二千百九十二年壬辰天文元年夏。晴元自界城逌。領管領。元長屬爲讒間。晴元乃殺之。

二十百九十三年癸巳二年春二月。植家罷。內大臣藤原植通爲關白。尋罷。尹房爲關白。夏。晴元率阿波兵。歸助長政。據池田城。僧光教據大坂。晴元等攻之。城堅不拔。遂議和。

二千百九十六年丙申五年春二月。天皇即位。天皇踐祚以來。連年兵革不熄。國用匱之。不能舉大禮。大內義隆奏。供其資用。始得行之。詔任義隆太宰大貳。

二千百九十七年丁酉六年秋。北條氏綱擊上杉朝定於河越。破之。

二千百九十八年戊戌七年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先是。信虎欲廢晴信。立弟信繁。晴信知之。密謀今川義元。會信虎如駿河。義元留之不返。至是。晴信自立。諸將皆聽命。

長慶適有誅畧。諸將悟服。後雉髮改信玄。號機山。天正元年正月。出兵於三遠。圍野田城。城兵村松某。連夜登城樓吹尺八。信玄感動。出而聽之。爲鳥銃所斃。至五月遂卒。年五十三。

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眞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鬩。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輒。其滅絶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爲利。而不知其國爲之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爲害也。

二千二百九十九年（己亥八年）夏六月。將軍義晴出居八瀨。是歲。齋藤利政逐其主土岐賴藝。盡并其地。

二千二百年（庚子九年）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大內義隆遣其將陶晴賢救之。晴久敗還。

二千二百二年（壬寅十一年）春。尹房罷左大臣。忠冬爲關白。秋。今川義元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敗績。是歲。松平廣忠生子家康。高祖長親喜曰。此兒容貌非常。必當貴顯。

二千二百三年（癸卯十二年）秋。波爾杜瓦爾商船來多褹島。求互市。所齎有鳥銃。島主時堯購之。使人學之。本朝始傳鳥銃。而天主教之入本邦。亦昉于此。是歲。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大破之。憲政脫走。足利晴氏援上杉氏。亦走。晴氏成氏曾孫。自是關東諸將咸屬氏康。

二千二百六年（丙午十五年）冬十二月。義晴罷。子義輝爲征夷大將軍。是歲。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朝定。戰于河越。大破之。

二千二百七年（丁未十六年）春三月。義晴義輝以兵九百保北白河。謀除晴元。而晴元定賴攻之。義晴等奔坂本。遂

織田信長 家系出於內大臣重盛。幼字吉法師。稱三郞。器宇遠大。擊今川義元於桶狹間。輔將軍義昭入京師。累遷至右大臣。天正十年六月二日於本能寺。為明智光秀所弑。年四十九。

講和。冬十月。武田晴信破村上義清於信濃。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

二千二百八年戊申十七年 冬。房通罷。左大臣藤原晴良為關白。

二千二百九年己酉十八年 春。三好長慶等攻三好宗三於中島。取之。宗三走保榎並城。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夏四月。長慶與弟十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元敗績。遂挾義晴義輝奔坂本。而長慶入京師。留其臣松永久秀守之。引還中島。冬十月。長尾景虎拔村上義清與武田晴信戰海野。自是甲越戰爭無寧歲。是歲。織田信秀卒。子信長嗣。信長豁達好任俠。不修行儀。其士平手政秀諫死。信長驚悅自飭。

益三曰。吾幼時始讀史。至室町氏之中葉。紀綱紊乱。不可收拾。自意將軍總天下兵權。而威令之不行。至於此者何也。及熟讀三四過。而後條緒分明。始知所以致此紛擾。其原由有確不可動者焉。因政柄不在王室耶。曰不然。政之去王室久矣。若夫北條氏以倍臣執國命也。而天下能治。則不可謂政不在王室。則

天下乱也。然則因幕府奢侈無度故耶。曰不然。雖奢侈之甚。國固大也。位居諸侯之上。職執天下之政。則窮奢極侈。人未深咎之也。然則何以然乎。曰在封建之制失其宜爾。失宜者何也。大諸侯之封土是也。夫封土大。則常有偃蹇不屈之意。偃蹇不屈者。有所恃冨强也。而後尾大不掉之患生焉。雖以義滿之雄武。尚不免夫叛與亂也。況以義政義晴等之闇弱。加以奢侈無度乎。宜矣。其竟陷於紛乱而不救也。是制度之過也。

二千二百　十年庚戌十九年　夏五月。前將軍義晴薨于穴太山中。冬十一月。三好長慶進至大津。六角義賢逆擊走之。

二千二百十一年辛亥二十年　秋七月。長慶攻晴元。晴元挾義輝奔朽木。八月。陶晴賢攻其主大內義隆。弑之於大寧寺。迎大友義長爲主。居山口。是歲。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敗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盡以其姓氏職號授之。景虎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武田晴信薙髮號信玄。

二千二百十二年壬子二十一年　春正月。晴元與長慶和。將軍義輝還京師。晴元削髮遁于丹波。是歲。上杉景虎削髮稱謙信。

二千二百十三年癸丑二十二年　春正月。晴良罷。左大臣藤原兼冬爲關白。夏五月。武田信玄敗小笠原長時于桔梗原。悉取信濃。六月。長慶弟實休弑其主細川持隆於阿波。秋七月。義輝召還晴元。長慶發兵攻之。義輝奔朽木。尋講和而還。

二千二百十四年甲寅二十三年　春。兼冬薨。右大臣藤原晴嗣爲關白。

上杉景虎本長尾氏。平景文裔也。景文十世曰景政。景政五世曰景弘。長尾氏嗣絶。養上杉藤長爲嗣。藤長本藤原氏。祖重房從宗尊親王居鎌倉。食丹波上杉莊。因氏焉。藤長十二世曰爲景。景虎其第四子也。幼字虎千代。爲人精悍。有膽略。初入椽尾爲僧。及爲景死。與諸臣修椽尾城據之。後憲政奔越後。任彈正少弼。叙從五下。後爲僧。舍于春日山。號不識庵。自弔殉難戰士。天正六年病卒。年四十九。

二千二百十五年乙卯弘治元年　秋九月。毛利元就奉詔討陶晴賢于嚴島。誅之。是歲。北條氏康立足利晴氏子義氏。居鎌倉。奏請任左馬頭。

二千二百十七年丁巳三年　春三月。毛利元就將兵至周防。敵兵望風降附。於是周防備後安藝皆屬元就。兵威大震。秋九月。天皇崩。稱後奈良院。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者難見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勢與形。必有大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勢。因其勢而決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爲。或有不謀而合。則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三大戰。毛利氏有嚴島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令天下。以興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於難勝。而不深窮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

賊擅防長筑以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以遏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之相摸以强臨弱客攻主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强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懼有餘者驕驕則怠懼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强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鬪而克也於是制其勢以决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反之彼分其勢更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梗敵路使敵合衆敵力於此則吾所與鬪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若投羶于地以聚群蟻敵衆散漫蔽地而來者其勢至此沓蹙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决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北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爲不失機一也

又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

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義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綱漢室奮

討强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
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
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
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
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
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
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益三曰。毛利元就。幼時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
汝輩何祈。曰。祈君主安藝也。元就曰。汝盍祈吾主天
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
嗚呼。是可以論元就之終身也。自古英雄豪傑之成
事業。貴先有其志。苟無志。則雖有才畧器度。不足以
成偉業也。如元就。不其然乎。當足利氏之衰也。天下
大亂。群雄割據方隅。互相雄長。然其所爲。不過略地
奪城。唯利之圖。以嘗其民於鋒鏑耳。未暇顧大義名
分如何也。其據富强之勢。負德義之盛。皆莫若元就
者焉。元就不乘此時東向爭天下。顧區區從事於荒
僻。以徒弊其兵力。豈非可惜哉。夫信長崛起于尺寸

之地。一戰斃今川氏。乃能協和北條氏。以絕東顧之
憂。尊西其兵鋒。滅齋藤及六角。遂進樹旗于京師。擁
賊勤王。而號令天下。以數年之間。能平天下之半。所
據得其要地。則其效如此。元就之才畧高義。非大不
及信長也。而近傍諸侯皆脆弱。非如信長之於甲越
也。其梗塞前路者。亦非如信長之於齋藤六角也。故
元就之東上。比之信長之西上。易爲。而元就不爲之
何哉。無他。特以其無志爾。當其亡陶賊也。近隣皆讋
伏。無有敢牴牾者。當此之時。提兵長驅而東上。沿道
諸國。皆可指麾而定也。然後扣天閽。藉朝威。而號令
天下。天下不足定也。惜哉。計不出於此。久頓兵于區
區山陰一隅。唯西畧之務。未嘗一步過三備而東。其
志可謂小矣。故雖有才畧器度。取足於主一方。而不
足以成偉業也。故欲制天下者。必當先察天下之大
形而得之。一得大形。雖有少不如意者。亦不足患也。
夫天下之形。京畿胸腹也。西南諸國足與尾也。元就
特據其尾與足。而安於此焉。得制其腹與胸哉。如元
就。可謂不知天下之大形者。其不知大形。則以其無

志也。無志焉。故無慮焉。慮之不至。是所以不知天下之形勢也。

正親町天皇 後柏原帝永正十六年五月廿九日生。天文二年十二月九日爲親王。弘治三年十月廿七日踐祚。永祿三年正月廿七日即位。在位廿九年。改元者三。曰永祿。元亀。天正。天正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讓位。文祿二年正月五日崩。正親町仙洞。壽七十五。火葬泉涌寺。藏聖骨於深草法華堂。

帝諱方仁。後奈良帝第一子也。母吉德門院藤原氏。吉德門院諱榮子。贈內大臣賢房之女。冬十月踐祚于土御門殿。

二千二百十八年戊午永祿元年夏五月。將軍義輝軍坂本。進至如意嶽。三好長輝遣松永久秀攻之。佐佐木義賢拒戰不利。乃與長輝和。尋歸于京師。是歲木下秀吉始仕織田信長。秀吉尾張愛知郡人。其母夢日入懷而生之。名曰日吉。幼而穎悟。及長倜儻有大志。

二千二百十九年己未永祿二年夏五月。上杉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賜偏名。改名輝虎。是歲齋藤義龍殺其父利政。初利政愛少子。欲立爲嗣。義龍怨之。殺二弟。遂及其父。

二千二百二十年庚申永祿三年春正月。天皇即位。當是時。衰亂日久。姦宄草竊。暴横京畿。朝廷幕府命令不復行。大內供御殆竭乏。公卿邑租。百司稟祿。皆不給。往往解職流寓諸國。寄食於民家。朝廷衰頹。極于此。海內分裂。豪

今川義元父氏親其先出於源義家義家六世之孫曰長氏領三河幡豆郡今川村因氏焉世任北條氏後屬足利氏爲駿河守護義元初爲僧在善德寺及兄氏輝沒著髮嗣立叙從四位下任治部大輔至此戰沒

傑競興各據方隅者二十餘爭戰攻奪殆無虛日時毛利元就存心於王室嘆大禮不行獻租稅助其儀天皇深嘉之陞元就從四位下任陸奧守賜菊桐記章夏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峽大破之斬義元自是信長武名轟天下

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盖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虐參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迺義元氏之不足與

有爲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視關以東當大有爲之世擁大有爲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

二千二百二十三年辛酉四年夏四月上杉輝虎率關東將士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有叛者輝虎班師秋九月輝虎與武田晴信大戰于川中島

賴襄曰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織田氏共不及也而四氏角立於元龜天正之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嘗論之盖我邦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隨而豐殺奧羽山脉至於甲信重疊沓蹙如人有脊梁而關東八州依其東越倚其北海道諸國帶其南而西爲尾濃爲京畿

西國大氐甲信之腰裔耳八州幅員尤豐北條氏據之越次焉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成國者一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國而武田氏奪三氏所以成國者以自國焉山岳所重疊沓蹙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土沃兵衆然其所處在於脊梁憑高四瞰我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田氏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其用兵之無敵也而用兵之與敵者獨上杉氏故與之爭信地欲奪彼之國以成我國如兩蛇爭穴螯齧相持者數十

年是以北條氏織田氏在其左右得以保其國也二
氏之國與武田氏相爲腹背二氏居其東而仰據險
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之故勝之
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不得輕出深入
也上杉氏之土沃兵衆不及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
所據險不及武田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
八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終取之者亦以武田氏
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之脊而不決
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奥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京
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
强大至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帥相繼沒死乃東南先
滅武田氏得取甲信豐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
平北條氏北條氏上杉氏不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
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壓之況以甲信以
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至越至八州遂
至於奥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内之勢所以成
混一也否則自卑向高自殺向豐安能得克哉
又曰言兵於我邦期乎武田上杉二公者不可不

知其由也夫勇悍趫捷重恥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
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冶之經數
百千年闔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捍頭目
以能震懾四隣雖魏唐之强大不能加者恃此俗也
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斲樸爲文鍥强爲弱平時
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
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
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輙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
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
國此兵各爲群雄所分領日淬月礪愈用愈勁而其
撫摩鍊冶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
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
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鋭者勝非必有束伍結
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爲我
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
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
川並起候甸少騎多步即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
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鬬故騎

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為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収漁獵者為弓銃手。収盜賊為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夾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為常。一時並伺此法。而群雄環視。獨畏二家。苹其噬搏。不解不敢觸犯云。夫孫武呉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鬪决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呉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跡。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真偽。其法可得而詳論。

二千二百二十二年壬戌五年冬。天皇遣中使於尾張。賜密詔織田信長。曰。朕聞卿威名日久矣。今朝廷衰紐。姦宄縱橫。卿奉養威力。以圖王室。以策不世之勳。信長大喜。

二千二百二十三年癸亥六年秋。松永久秀弑其主三好長輝子義興。

二千二百二十四年甲子七年春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破之。秋八月。信長伐美濃。克之。圍齋藤龍興於稲葉城。將士悉降。龍興奔近江。後信長徙治稲葉。更名曰岐阜。

二千二百二十五年乙丑八年夏五月。松永久秀襲將軍義輝於二條弟。弑之。細川藤孝奉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更名義昭。

二千二百二十六年丙寅九年秋。毛利元就攻出雲尼子義久。降之。

二千二百二十七年丁卯十年冬十月。松永久秀攻三好康長於興福寺。縱火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城左通稱三好三黨。與久秀相惡。

二千二百二十八年戊辰十一年春二月。足利義榮拜征夷

大將軍三好義次松永久秀以擁立之功威權頗張秋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信長信長待遇甚厚八月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義賢破之遂入京師嚴禁鹵掠進徇攝津池田勝政等皆降將軍義榮病薨于富田冬十月久秀等乞降義昭欲誅信長請赦之既而義昭拜征夷大將軍義昭賞信長功任左兵衛佐封以山城等五國信長辭不受十一月晴良爲關白十二月武田信玄攻駿河今川氏眞出奔遂依北條氏

二千二百二十九年 己巳十二年 春北條氏康與武田信玄戰于薩埵克之夏五月信長遣部將木下秀吉護衛京師修治皇居先是信長愛秀吉奇功至是拔擢於部下士授此任衆驚愕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復新山末次諸城秋八月信長攻北畠具教于伊勢取之

（木下秀吉父彌助尾張愛知郡中村農也天文五年正月朔日生名日吉八歲失父其母再嫁同村筑阿彌者生一男一女乃託日吉于光明寺爲僧日吉厭之流寓諸方比二十歲如遠江爲松下之綱奴後仕織田氏自誅明智光秀滅柴田勝家累遷爲關白）

二千二百三十年 庚午元龜元年 夏四月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抗兵近江應義景信長引還六月德川家康援信長與義景長政戰于姉川大破之秋九月信長攻三好三黨於攝津義景長政追躡南上信長還擊之於叡山使諭山僧內應不聽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十二月信長與義景長政和還美濃

二千二百三十一年 辛未二年 夏六月毛利元就卒詔贈從三位元就有宏度重節義勇而多膂力起自吉田三百貫從山陽山陰十國旁善和歌先是子隆元卒至是孫輝元嗣叔父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並輔之元春攻山中幸盛於末石城幸盛佯降遂與尼子勝久逃歸信長秋九月信長縱火於叡山執僧徒悉斬之及其所蓄婦女是歲皇宮成

（毛利元就本姓大江後改大江又冒今姓幼名松壽弘元次子也大永七年任右馬頭永祿元年敘從四位任大膳大夫尋遷陸奧守遂併有山陰山陽十余州威名震遠邇）

益三曰信長之焚叡山後世論者或稱以爲一快事意蓋謂浮屠之爲國蠹舊矣不唯爲國蠹也動輒舉兵犯闕跋扈猖獗無所不至雖以朝廷之尊幕府之威每苦不能制之而信長一旦憤怒付宏壯伽藍於一炬屠殺凶兇無遺類可謂快也是兒童之見耳何足與論時世哉吾謂信長此舉適足以爲其失將士心之源矣夫浮屠之爲蠹固舊矣及室町氏季跋扈益甚四方視以爲隱然一敵國是非一朝一夕而然

明治新撰　日本政記　卷之九　正親町　二十二

也抑亦有原焉是之不論而遽以信長之一擧爲大快事者未也況信長固非疾浮屠者也方南蠻入之入貢信長召見之群臣或諫曰戎狄異類不知人倫不如逐之信長曰昔百濟貢佛像崇奉至今然則彼徒之所奉亦必有可取者故信長之焚叡山則其意非疾浮屠也特疾其強梗拒我也強梗拒我擊之可也殺之可也唯至其僧徒婦女無老少屠戮之則可謂慘毒甚矣將士盡謂主公殘忍何乃爾也夫叡山爲王城之鎭滅之無忌憚猶如此況吾輩乎一觸其怒則族滅不旋踵使其惴々焉不能自安其不自安之心積重鬱抑則有時而發動焉遂至使受恩若光秀者一旦謀逆而不自疑光秀非初欲謀逆者也然則本能寺之變未必不源於延曆寺之慘也

二千二百三十二年壬申三年冬武田信玄將兵入遠江德川家康邀戰于三形原信長遣部將援之皆不利夏目正吉代家康死

益三曰當元龜天正之際群雄并起割據方隅日事攻略而其尤善戰者莫武田上杉二氏若焉雖以織田右府之才略畏二氏如猛虎恐縮躱避惴惴乎每懼其兵之一入我疆也故終二子之世信長未能大展其力也況家康封土不及信長威力不及信長宜矣三形原之一戰爲信玄所摧破也雖然荏苒十數年之間若武田氏忽諸敗亡其鬼不免餒也而數十年之後能統轄海內以啓二百餘年驩虞之治者則家康也然則善戰者可逞力於一時而傳之於長久者別有道矣可不思哉

二千二百三十三年(癸酉天正元年)春二月將軍義昭城石山堅田以伐信長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夏四月武田信玄卒子勝賴嗣信玄豪武善戰權謫無比不蓄財貨總攬群士好讀書善歌詩而爲人殘忍操下酷烈北條氏政聞信玄死馳使告上杉輝虎輝虎方食含餐而歎曰失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秋七月義昭復稱兵據槇島信長急攻破之義昭乞降信長徙之河內義昭遂走紀伊詔削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蠲地子錢弛徭役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八月信長滅朝倉淺井二氏九月六角義賢降冬十一月信長討滅三好氏近畿悉平

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拆者極矣百戰之餘英雄之才輩出最成强大者五氏毛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氏居中其土境兵力莫大相過而獨稱織田氏以爲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之所以成霸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在於此是

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不可達地勢不便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禦不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猶異時細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志京師也大內義興嘗一用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師矣留焉七年逡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亦以其國遐遠寄泊京師糧餉不給爾今織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爲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乏又未嘗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便也義昭既被廢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爲也乎毛利元就雖既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興無不及而遂不能過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天下之心目非嚮足利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既爲織田氏所立

又爲其所廢逐。如木偶芻狗之故敗者。挾之而來。欲爭旣據之京師。烏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又與毛利氏遥爲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絕京師處其不便。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反矣。而不能加於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然。斷然廢義昭。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蹋義興之轍。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勢大其土境。強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能繼足利氏宰天下也。饒使其所居處地勢之便。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之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爲彼之所欲爲。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益三曰。依人而圖始者。亦不可不依人而全終也。旣

託於始。而背於終。則其所依託焉者。寇讐我。反將甚於不依託焉者。自古以此而亡身破國者。可歷歷而指也。而如足利義昭。亦其人也。義昭承數世衰頹之餘。一旦就職。方此之時。室町氏之不滅。其勢如一髮挽千鈞。雖兢兢業業。奮勵克治。將不免夫覆滅失墜。其往依信長。固宜也。然一依之則不可不永依之也。而及其少免艱苦。則自以爲是。遂欲除之。力不足則又顧依上杉氏。其意蓋謂吾諸侯之宗也。効力擁護我者。侯伯之職也。殊不知室町氏之不振。非一世也。義昭猶欲執區區將軍之名義。而爲群雄所推戴。焉可乎。卒之流離顚沛而不救。使十三世覇業委靡而泯滅。亦宜矣。旣不能令。亦不受命。是絕物也。義昭之謂也。

二千二百三十四年甲戌二年春三月。信長入朝。叙從三位。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黄熟香。秋七月。信長討長島賊。平之。使瀧川一益守之。九月。上杉輝虎將大兵入加賀能登。攻諸城。拔之。

二千二百三十五年乙亥三年春正月。信長命吏修道路。植堠樹。造津梁。除關征。圖境無盜。外戸不閉。暑月行旅憩林樾者。皆舍槖而睡。人以為乱世一奇矣。夏五月。武田勝頼大舉圍長篠城。城將奥平信昌使鳥居勝高告急家康。而勝高歸途為敵所獲。既而家康與信長來援。擊大破之。秋七月。信長奏請以秀吉為筑前守。秀吉慕丹羽長秀柴田勝家威名。改氏羽柴。八月。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作亂。信長討平之。

二千二百三十六年丙子四年春。信長徙治安土。起天主閣。令子信忠守岐阜。先是。松永久秀崇天主教。起城樓于志貴。以祭天主。天主閣之設自此始。夏。大坂賊復叛。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等討之。尋親將兵擊破之。冬。信長叙正三位。任內大臣。是歲。足利義昭依毛利氏。自是。織田毛利構兵云。

二千二百三十七年丁丑五年春。信長討紀伊賊。降之。秋。松永久秀叛。據志賀城。應大坂兵。信長令信忠討之。初。久秀之降也。信長於衆人中辱之曰。此士為人所難為者三。弑公方。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啣之。至是遂叛。冬十月。信忠拔志貴。誅久秀。十一月。信長任右大臣。是歲。羽柴秀吉西伐入播磨。拔佐用上月諸城。

賴襄曰。國之所以治亂興廢。可知已。所以興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廢且亂者。出於其相遠。無和漢古今一也。當國之創建也。上意下達。下情上通。歡然無間而天下治。及其久也則不然。上之人有其位。負其權。以驕其下。而不恤也。甚則踐蹂之。曰吾天子也。吾關白也。彼武人賤吏耳。而武人賤吏終覆天下而奪其權。是王家之所以變為源氏。為足利氏也。曰吾將軍也。吾管領也。彼陪臣輿儓耳。而陪臣輿儓終覆其天下。而奪其權。是足利氏之所以變為織田氏。為豐臣氏也。其變者天運也。而必由人事而變。當其未變也。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日驕逸。卑者日勤勞。驕逸者日愚。而勤勞者日智。智之極者。足以取天下。而

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人事然也愚者常在上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則天運然也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爲足利氏之管領而關東之管領爲上杉氏斯波氏先亡畠山氏亦微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其宗族各分爭相食緊皆庸才無大相過是以更數世莫或勝負而細川之臣三好氏上杉之臣長尾氏乃有雄傑者足以制其主專其權於一時而終籠罩一切而掃蕩之者出於斯波氏之臣繼其墜緒而成其大業者又出於其臣之臣蓋天厭天下之亂顧

足利氏之不足撥此也故生此等人以輔天子而治天下不得曰足利氏之陪臣輿儓也不然陪臣輿儓何以能爲右大臣爲關白乎及至於此嚮之所螻蟻視之者我仰其鼻息之不暇蓋竊歎曰此位唯我家可爲而至彼爲之豈非大變乎不知其變者乃不能不變也天也雖然變至此極而不變者存焉何歟曰最下者反居最上而其上一等終不可冀是我國之異彼殷周秦漢唐宋明者也嗚呼是何自而然哉曰祖宗不敢有其位躬臣虜之勞體氓隷之心上下相

親如家人父子如此者七八百年雖殷周之積德未至於是況於漢以下其膏澤彌滿海宇淪萬民之骨髓而不知焉唯天知之是以雖不得已而収其實而終存其名而不變爾故變者天也不變者亦天也譬若千金之家假貸邑里蕃息不貲者年歲邈遠雖其家道頽廢契券不明而耄倪相告胥仰其家以爲不可貿無他天爲之保證也故受知於天深者久而不絶受知於天淺者未久而斷彼我皆然如我王家深之至者也而如織田氏豐臣氏則淺之至者乘不能

不變之運以得不能至之位乃復欲負此以驕天下所以天忽予之而忽奪之也

村重叛據伊丹。當信長攻伊丹。部下之士。把槍棄城後。無繼。城兵萃聚之。其士投槍而坐曰。我生不足惜也。但有老母。無兄弟。家固貧。寡我死母餒。我欲以微功贖粗糲。不知無繼。誤進至此。希免一死。得以終養。辭色惻愴。衆相視而斂兵。村重聞之曰。孝子也。予金使兵士送出城外。問其名。不告而去。

二千二百三十八年戊寅六年春三月。別所長治叛據三木城。附毛利氏。羽柴秀吉移兵討之。是月。上杉輝虎卒。輝虎性廉而重信。善用兵。是以開拓土境。併二越。能佐分賀飛上毛。威令遠布。四隣畏憚。然爲治傷於嚴酷。任意殺戮。人不自安。姪景勝與義子景虎爭立相攻。遂殺景虎。夏四月。晴良罷關白。六月。秀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毛利輝元遣兵攻拔之。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毛利氏。殺之。冬十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丹。信長親將討之。不克。初信長之擊義昭。村重首應之。信長大喜。許取攝津自封。終如其約。至是爲明智光秀所讒。遂叛附輝元。十二月。以前左大臣藤原兼孝爲關白。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氏絶。送款織田氏。

二千二百三十九年己卯七年夏。信長命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爲質。誘降波多野秀治。檻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又磔光秀母。信長賜光秀丹波。治龜山。冬。信長陷伊丹。村重奔依毛利氏。

二千二百四十年庚辰八年春正月。秀吉拔三木城。斬別所長治。尋定播磨。徇但馬因幡諸城。徙治姬路。三月。詔大坂僧徒與信長和。僧光佐遜于鷺森。留子光壽。致大坂。

二千二百四十一年辛巳九年春二月。呂宋貢崑崙奴。信長召見之。伴天連率崑崙奴而至。夏四月。關白兼孝罷。左大臣藤原內基代之。冬十月。秀吉圍鳥取城。絶其糧道。守將吉川經家死之。

益三曰。當讒者之進說於其君。其君若拒而不納。則身危矣。然有其君不拒之。而反禍已者焉。如明智光秀之讒荒木村重是也。夫村重之於右府。右府嘗劍鋒貫饅而食之。村重開口受之。右府欣然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其平生遭遇可知也。而爲光秀者。欲一旦間之。如甚難者。然一納讒。右府輒信之不疑。於是光秀心竊驚謂。公之於村重。平昔恩遇不薄。而且如此。若一旦有人讒吾者。則吾之被誅不旋踵而決矣。噫可不早爲之計乎。由是觀之。光秀之讒村重。而信長信之。則光秀圖逆之志既決矣。既圖逆。亦安免誅乎。是之謂君不拒諫而反禍已。

二千二百四十二年壬午十年春二月信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氏信忠先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家康及北條氏政等各率兵數萬與武田勝賴戰屢敗之勝賴逃入天目山與子信勝自殺其士小宮山友信土屋昌恒等殉之先是勝賴將使其室北條氏奔相模北條氏曰妾何顏見阿兄乎遂自裁至是武田氏滅信長獲勝賴首而梟京師割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與有功諸將是月詔修伊勢神宮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而中世不舉至是復舊制蓋因信長奏請之也

夏五月家康至安土信長使明智光秀饗之光秀方治供具會秀吉入備中圍高松城乃馳書報安土曰毛利輝元來救機會不可失也請速賜援兵信長大悅乃命光秀池田信輝等先發光秀怒曰享禮未竣又命遠征苦役詎如斯乃投珍羞器玩於湖水遽還龜山而信長父子輕裝馳至京師信長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覺寺六月明智光秀弑其君右大臣信長及左中將信忠森蘭丸村井貞勝等數十人死之初信長遇將士無禮節屢辱光秀光秀深啣之信長又寵森蘭丸嘗謂蘭丸曰三

隆景切諫其辭曰秀吉不可敵也臣伺其陣部伍整嚴不與平日蓋人有勇略遭若斯變尼必當秘喪速盟而去而却我使奏否大事竟無隱諱宜其壯哉我若乘之彼在死地捷未可必而彼雖戦必深矣光秀狂竪織田諸子豚犬耳

歲之後吾以志賀郡與汝郡時屬光秀光秀聞之疑懼至是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殺信忠馳赴之途聞信長被弑退保二條第賊兵來圍信忠力戰自殺前田玄以以遺命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師入清洲適家康至界聞變從間道歸三河光秀置所司代掌京畿政蠲都下地稅時秀吉圍高松城與輝元相持輝元聞信長且至懼求和未許會信長計至輝元遣使治前議秀吉見使者具告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和乎輝元大喜欲戰小早川隆景切諫乃止遂送質成和秀吉乃班師先是織田信孝修艦紀伊急襲鷺森幾獲僧光佐得計還次大坂聞秀吉班師乃與丹羽長秀等會于尼崎俱討光秀光秀在安土乃將兵出拒秀吉秀吉整諸軍與賊戰于山崎大破之獲光秀於小栗栖梟首於本能寺賊黨盡伏誅世稱三日公方秋八月秀吉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等議立三法師為信長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地秀吉收信長燼骨葬大德寺敕贈太政大臣從一位

滝川柴田輩共無斷材而獨秀吉雄才且有名望是天或啓之今視危不諭彼必德我宜雄伏隨約遣重臣吊喪分兵援之以討賊彼若得志我高枕保邦國是十全之策遂令福原廣俊吊喪且結盟誓以毛利秀包爲質授騎兵一隊旌旗三十弓銃五百云隆景元就之子蓋吉川氏出於友兼友兼藏河人誅梶原景時以功食安藝大朝云

冬十月。詔以秀吉叙從五位。任左近衛少將。十一月。信孝與勝家一益。謀除信雄秀吉。秀吉圖岐阜。信孝佯行成。

賴襄曰。織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略。定二百年難合之天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弑業殞。誠爲可惜。而明智光秀一羇孤客耳。爲右府所擢援推食食之。推衣衣之。封土豐足。何苦而至刺刄君腹乎。襄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以言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屢罵辱光秀。所以取其怨也。襄曰。不然。夫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足利氏動稱禮式。喜修邊幅也。常唅咲之。故決壞其藩籬。握手强酒。箕踞嘲詈。以結其歡。而得其死命。遇諸將皆然。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爲怨哉。且受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於屈已而忍於殺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何耶。蓋所忍大者。所不忍亦有大者也。非受無禮之類而已也。右府百戰。鏖滅四方故家。而以已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也。故嗇於與之矣。而不可不與。不與則彼不爲

我用也。故姑與之。使彼爲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奪前所予。或舉其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有反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取攝津。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卽光秀也。光秀亦知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組織之者。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而奪其攝津。不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而奪我丹波。亦如村重也哉。而吾可忍而待之乎。是光秀之所以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爲然。諸將皆然。如羽柴秀吉。欲養右府之子。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命。又預言其不敢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覲。傾其國充貢獻。以爲不如此則右府之心不喜。而我之身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驚動。立班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田勝家。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恩者。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而用之。爲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旣被罪矣。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死光秀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或得扶孤之名耳。使其不早死。吾恐其君臣終

始未知其何如。吾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大凡人之感恩。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欲施之。雖不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之。雖能施。而人不德之。甚則反怨之。況既施而又奪之。其取怨也。甚於未施之前矣。嗚呼可不思哉。

又曰。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覩元龜間事。言其時宮闕隳廢。群兒入頽垣中。摶土爲戲。及織田公來。始有可觀。云夫應仁以還。海内分裂。輦轂之下。每爲兵馬馳逐之場。非右府誰能闢除草萊。再造王室哉。及朝廷

疇其功。擬以征夷之拜。則辭不受。蓋將家與王室俱極衰頽。名重實輕。不猶所謂大將軍告身僅直一醉者耶。右府志在混同海宇。不欲遽冒虛名。爾視之彼假關東管領以誇隣國者。其器量固有間焉。抑朝廷名器不足輕重天下豪傑。至於如此。挾焉以令天下。天下未必聳動也。而右府爲之扶植經紀。懃懃不置。是其高義雖謂凌齊桓。而駕晉文可也。當是之時。群雄之割據方隅者。環視傍觀。而莫能出於此。其日夜所務。以代眠食者。曰戰而已矣。而其所謂戰。徒較勝負於銖兩之間。拏攫搏噬以爭尋常。如武田上杉北條毛利。概無不然。獨右府以超世之材。籠蓋而取之。其視武田上杉。猶我藩籬。使其相待不決。日費其財賦。月敝其甲兵。適足以隔閡我東面。而我得以專力經略畿甸。已定西面。以臨毛利氏。如拉枯摧朽耳。於是我疆土益大。兵力益強。以強大之我。加費敝之敵。上杉武田。固不能支我。而北條氏孤立矣。則東國皆可圖也。是其成算夙定於胸中。奚必較區區勝敗哉。猶夫奕碁也。天下群雄。方守角依傍。而右府獨以全

局制其勝。可不謂之超世之才歟。然定數百年分裂之世。如治盤根錯節。必以鋤靡斬斷見切。其間必有矯拂人心者。而取之甚難者。持之必太急。待將帥。御臣民。不能無猜忍刻厲之病。所以中道遭禍。亦勢之必至。不足深咎也。昔周世宗以英明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牽家言。厲精進取。雖半途而沒。而能開趙宋之業。右府之迹。蓋似之矣。而豐臣氏以右府將校。繼其成緒。能就其志。而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之略。無一不師右府者。即德川氏之興。亦不能不因此。以

致王室將家並見今日之盛佐成大業藩屏四方者。概係右府所置焉則謂之右府之業亦何不可。譬之築室治其蕪穢鏟其高卑而又爲之鳩其材木使後人加之繩墨斧斤成而居之嗚呼其勞寧可沒也。

又曰大逆之臣或出於多恩之君而謂少恩之君必出大逆之臣者非也明智光秀之弑逆世皆謂信長少恩所致不深罪光秀我獨謂天下之多恩者孰若信長哉光秀非一流人乎信長乃推衣而衣之推食而食之其所百戰取者舉而封之土地兵馬儼然大

諸侯也拔一流人爲大諸侯天下之多恩者孰若信長哉且夫君之於臣僕苟外我意捽而誅之耳至若夫箠罵則父之於子希其改也信長箠罵光秀子視之也其恩意不亦厚乎且受其箠罵裂眦而報是路人不相下之情也光秀報父子之恩以路人之情其逆滔天矣而論者不深罪之而謂信長少恩所致是助大逆之臣而擊多恩之君也我則不忍然我亦將有罪信長曰將何罪罪其多恩也君之於臣宜少恩不宜多恩乎曰不然少恩所以多恩而多恩所以少

恩也曰何謂曰不啻其土地兵馬輒與之臣所謂多恩也然彼以爲當然自視不下君君一辱之咆然而起而不勝固誅勝亦誅是君啗臣以恩而陷諸芒刄也而猶謂之多恩乎夫所謂少恩何也殺其權少其力奮而與之節而授之斗斛之祿彼將感戴然後駕而驅之雖有百光秀則逐逐然隨我所指箠之可也罵之可也各保其祿傳諸子孫非少恩致之也乎而信長不少恩而多恩猶飽悍馬縱其銜勒而箠之冀惟其踶齧而踶齧之後亦爲人所斃焉何罪罪在飽

而縱之我罪信長罪之也耳故信長之多恩所以少恩則世之謂之少恩亦宜矣謂少恩之君必出大逆之臣又亦宜矣而世不知其少恩之原於多恩我故曰大逆之臣或出於多恩之君。

又曰豪傑舉事不可以成敗論也彼長其成而短其敗者非知豪傑者也本能寺之變太閤已討滅光秀。立秀信佐之而柴田勝家舉兵而叛欲奪其權不能討君仇而嫉討者悖矣爲此論者蓋震於太閤之成業而不知其他耳夫山崎之事雖太閤主之也信孝

及諸將之功居多而太閤負其兵力已專其功妄自張大其舍信雄信孝而立秀信者利幼孩也其簒國之勢不待智者而知則爲勝家者懸得不爭而惡得目以叛叛織田氏者太閤也爲織田氏討叛臣者勝家也勝家此舉不爲織田氏而爲奪權乎則必佐信雄不佐信雄而佐信孝其不爲奪權亦明矣蓋信長諸子信孝最英武藉使勝家成其舉而仍列群臣受制信孝而已安得有其權哉勝家之老事機豈不豫知之是其舉事非爲織田氏而何然則勝家何以不速討光秀不速討光秀適足以見其忠之優太閤爾何哉光秀一狂兇豎子或遲或速其斃必矣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也而太閤晨夜東馳急於斃之者蓋有說矣大閤之得計也其心必躍然曰機不可失矣若有先我而爲者我志之成將期何日故其斃之也天下耳目悉屬太閤而信孝徒則落落焉故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而係太閤之斃否太閤不斃織田氏不安是勝家所以不能不舉事也當是時強將悍帥莫不屈首於太閤者勝家一舉

事而太閤破膽太閤以蓋世之略擅二十餘州兵而不速得志於天下者勝家沮之也可不謂豪傑乎曰勝家所爲未可信其誠爲織田氏也彼勝家嘗事信行者信行爲信長殺而乃事信長其爲人如此此亦非也士爲知己者死信行不知勝家豪傑而信長則拔爲元帥豪傑勝家也故勝家死於豪傑之舉而苔之固不同也彼繩墨之談安可規亂世豪傑哉

益三曰足利氏之衰也群雄四起日尋干戈拏攫搏噬流血于七道其尤強大者五氏而其最先起者爲北條早雲早雲者羈旅落魄之人耳夙觀天下之形勢心竊謂天下之事可知也陰散財結士仗一劍而睨八州鎮今川氏之內訌而基跡於駿河乘堀越之內變揭義旗誅賊臣務布德政以撫庶民恩威大行於國內不出三旬而盡定伊豆何其速也當是時鎌倉既衰兩上杉氏樹黨相擊早雲伺其隙一舉而輒取小田原再舉而盡略相摸不唯其用兵之得策其要在務收攬人心爾早雲沒氏綱承其遺業進略武藏下總版圖日大子氏康能繼父祖之志遂滅上杉

氏領略八州早雲之志至氏康而始成威震關東而與甲越二氏屢構兵故終不能西其鋒也武田氏自祖先久領甲斐至信虎勢頗强大然其狂暴不能以治國信玄逐父而自立其悖逆固不足論也唯其善戰四出攻取大拓疆土上杉謙信起於越後出兵與信玄爭信濃俱用趙魏之甲挾孫吳之術能爭虎鬭奇正變幻眞可謂天下之奇觀矣毛利氏起於安藝剪伐山陰山陽跨有十三州餘威及鎭西以元就之英邁輔以兩川之善戰善謀宜矣其大拓疆域也然四氏皆各據一方土地兵力莫大相過而其終不能耀兵於上國者或居地勢之不便或互爲犄掣之勢動有不如意者也而織田氏乘其間勃興於尾張桶峽一戰威振遠近遂擁幕府樹旗於京畿占地形而大圖中原其規模宏遠群雄之所不及況英豪輩出於部下是其所以遽致強大也凡此五氏所據之地各異北條氏雖保關東之要險便於自守而不利於遠攻也唯其便於自守而加之數世呴嚅固結人心故雖以氏政之昏愚未至遽喪父祖之業也甲越二氏用

兵之才非尾相二氏之所及也然徒相鬪于嶮隘之間兵解而復結未暇顧中原而相踵死沒而使織田氏乘其衰弊所謂蚌鷸相爭而漁父兩收之者也毛利氏版圖尤大然地勢據下流故不能仰而拒織田氏之鋒是織田氏之所以獨繼足利氏也假之以年則盡定天下有不待豊臣氏者惜哉中途而斃不卒其業也蓋信長性急峻御下無禮且其百戰艱苦鏟除強梗而拓擴土境既難於取之故嗇於與之既與而復奪之使功臣受封者惴惴焉不能一夕高枕而眠是其所以取禍不足深怪也然信長雖不能身定天下也而終能致混一者出於其家奴則謂之信長之遺業亦可也

二千二百四十三年癸未十一年　春正月秀吉擊一益於伊
勢退屯長濱拒勝家夏四月勝家使部將佐久間盛政
將步騎二万出軍柳瀨盛政襲羽柴氏賤岳砦取之守
將中川淸秀戰死盛政遂軍賤岳勝家召還之不聽時
秀吉攻織田信孝至大垣織田信雄圍岐阜信孝走死
秀吉聞賤岳之報大喜曰吾得大勝矣卽命馱卒五十
人先徃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岳炬火導我酒食餉我
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万五千擧鞭
疾馳山谷皆炬盛政軍見炬火驚擾俄而秀吉來攻亏

銃亂發盛政軍稍亂福島正則加藤淸正加藤嘉明平
野長泰脇坂安治糟谷武則片桐且元揮槍奮戰大破
之世稱曰賤岳七槍勝家聞敗曰盛政果敗我事矣遂
圍之獲盛政及勝家子權六斬之勝家與其妻織田氏
縱火自殺五月詔以秀吉任參議是月一益降秀吉遷
之越前七月大賞戰功與北莊于丹羽長秀大垣于池
田信輝澤山于堀秀政金山于森長可於是近畿粗定
上杉景勝德川家康皆遣使賀戰捷冬十一月秀吉城
大坂成而徙焉是歲琉球使來貢

小牧　尾張地名
長湫　同前

二千二百四十四年甲申十二年　春三月信雄覗秀吉威望
日隆心不能平遂與之絶秀吉將大兵攻之信雄乞救
家康家康帥本多忠勝等諸將軍小牧兵一萬八千夏
四月池田信輝等自間道擣參河家康偵知至長湫大
破之其麾士安藤直次永井直勝等鏦信輝斬之秀吉
聞敗馳赴之不及冬十月秀吉與信雄和尋與家康行
成是月詔以秀吉任權大納言十二月關白內基罷
二千二百四十五年乙酉十三年　春二月左大臣藤原昭實
爲關白秀吉築第於內野名聚樂三月秀吉任內大臣

內野　山城地名在皇宮之西

秀吉滅根來雜賀賊夏五月遣羽柴秀長等伐長曾我部元親于土
佐元親出降南海平秋七月昭實罷以內大臣秀吉爲關白賜姓豐
臣八月秀吉擊佐佐木成政于富山降之進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
益三曰欲謀天下者不可不攬天下之人心也欲攬
天下之人心者不可不爲天下視爲義之舉也吾謂
家康之援信雄拒秀吉非援信雄也自爲天下視爲
義之舉而示天下爾何則信長沒而未數年秀吉既
殺信孝今又拒信雄蓋天下之心有不快然於秀吉
之舉者方是時提兵而起扶弱拒强天下必視以爲

義舉。家康之意蓋如此。不然則家康之智。豈不知天下之勢必落秀吉之手。而信雄庸劣不足有爲乎。故曰。家康之援信雄。非實援信雄也。欲自爲已攬人心之資耳。或曰。子何論家康之刻也。家康視秀吉之蔑如信長之遺孤。不忍坐視傍觀。故抗兵而援之也。豈暇以爲已之地哉。曰否。使家康之舉果出於厚誼。而無他心。則其扶信雄拒秀吉。應無所不至。而他日秀吉之得志也。彼信雄者果在何地乎。始被逐於東陸。中被徙於南海。終退居於伏見。鬱鬱而死。而家康付之不問。不復顧。家康何不忍於始。而忍於終也。故曰。其援信雄。非實援信雄也。不過欲自爲已攬人心之資耳。不然則信長之有信雄。秀吉之有秀頼。同是遺孤也。何以今日能不忍於信雄。而他日獨忍於秀頼也。

二千二百四十六年（丙戌十四年）春正月。秀吉遣使勸家康入覲。不聽。遂以異父妹妻家康。夏五月。大友義鎮請伐島津義久。且求援秀吉。秀吉乃遣仙石秀久等。又諭義久。不從。冬十月。家康如大坂。秀吉賓禮之。家康任權中納言。十一月。秀吉奏以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爲朝散大夫。秀吉建方廣寺。以木造大佛高十六丈。天皇讓位于和仁親王。遺詔稱正親町院。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illegible]。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曰皆不然也。夫恃土地金帛以與之市。我之土地金帛有盡。而群雄之所欲無極。以有盡而供無極。則我之術有窮時矣。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不肯爲我用。我欲驅而使之。彼偃然不應我指呼。甚則資我所與以抗於我。我何以制之。至於爵位本虛器而已矣。而人欲得之者。以我不濫予之也。濫予之則輕矣。人將唾而不顧矣。是亦不可恃也。故徒恃此二者。欲以駕馭天下。天下將反駕馭我。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以爲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

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類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肯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足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嘗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鬭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第一百七世

新上東門院。諱晴子。贈左大臣晴秀之女。

島津義久。其先出於源賴朝。賴朝寵比企能員妹。有娠。生子於攝津住吉。是爲忠久。爲惟宗廣言嗣。後更稱島津氏。任薩摩守護。城鹿兒島。義久貴久之子。薙髮號龍伯。後叙三位法印云。

後陽成天皇（正親町帝元龜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天正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爲親王。同年十一月七日受禪。同月廿五日卽位。在位廿五年。改元者二。曰文祿。慶長。元和三年八月廿六日崩。仙洞。壽四十七。火葬泉涌寺。藏聖骨於深草法華堂。）

帝諱和仁。後更周仁。正親町帝孫。陽光院誠仁親王第一子也。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冬十一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年十六歲。十二月。納藤原前子爲女御。前關白前久女。關白秀吉爲太政大臣。職仍舊。

二千二百四十七年（丁亥十五年）春三月。秀吉大擧西伐。其兵凡二十萬。水陸並進。夏四月。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扳八代等諸城。龍造寺政家來附。五月。入薩摩。島津義久薙髮出降。秀吉以義久弟義弘領其國。西海悉平。

二千二百四十八年（戊子十六年）夏四月。天皇與上皇幸關白秀吉聚樂第。諸皇子公卿百官妃嬪皆隨。秀吉率諸將群士扈從。許四方縱觀。黎庶載路。父老流涕曰。不圖今日復仰太平之象。天皇留蹕五日。奉獻供具之殷。蓋踰前古。秀吉使列侯盟于簾下。天皇上皇賜御製和歌。公卿武臣皆應制賡歌。五月。秀吉遣使相模。諭北條氏政。入覲。不答。先是氏政老。子氏直嗣。而事決於氏政。是

歳造黃金大錢小錢。

二千二百四十九年己丑十七年秋七月。秀吉復諭氏政及伊達政宗。皆不答。政宗擴奧羽。振威於北陸。

二千五百五十年庚寅十八年春二月。秀吉大舉東伐。其兵凡二十五萬。戎服入朝。受節刀于階下。夏四月。秀吉至小田原。氏政氏直固壁不出。秀吉分遣諸將。徇下關東八州六十餘城。六月。伊達政宗來降。秋七月。氏政氏直出降。秀吉斬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氏亡。關東平。秀吉以關東八州封家康。以家康舊封分與織田信雄豐臣秀次池田輝政堀尾吉晴。信雄辭不受。秀吉怒流之出羽秋田。八月。秀吉至白河。遣人撿奧羽地。而還封蒲生氏鄉於會津。鎮撫東北。是歳。朝鮮王李昖遣使來聘。時秀吉有伐明之志。欲以朝鮮為嚮導。遣書李昖。諭以其意。昖終不答。

賴襄曰。善用兵者。可以取天下乎。襄曰。不可。天下者大物也。用兵小術也。小術不可以取大物。故能取天下者。未必善用兵也。雖然。兵何為而用耶。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有人於此。諳結陣之法。練行師之術。

巧奇正之變。譎詐之計。而無益於拓地。斬首幾千。流血幾里。曰吾勝矣。可謂之善用兵乎。善用兵者。善収用兵之利之謂也。故善収用兵之利。則術亦大矣。故其用兵。可擊則擊。不可擊則不擊。可進進可也。可走走可也。獲級可也。空手還可也。要歸於収其利。而収其利之極。極於取天下。是織田豐臣之術。所以過武田上杉也。武田上杉。巧於用兵。而拙於収利。織田豐臣。拙於用兵。而巧於収利。右府之用兵。猶有巧之可見。而亟用亟輟。所収不償所用。至太閤。其用兵無有他繆巧。而天下莫能支吾。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蓋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取天下。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猶不可僥倖而得。況其至大者。非其術之高於一世。烏能得之哉。太閤之用兵。如無巧者。而其實天下之至巧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用者。不能不亟用亟輟。決於未用者。不用則已。用則必収其利。不収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度。筭成敗之數。相其可。而後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略關右。先治播磨。據形勝地。蓄糧養兵。我先

有其强。然後加彼之弱。我有其成。然後乘彼之敗。其敗因幡奪其糧也。其略備中堰其水灌之也。夫奪其糧則饑。堰其水灌之則墊。人人所明知。非有詭譎難知之術也。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平之也。用三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三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定也。皆決之於未用者也。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天下。

重定曰。議者曰。秀吉欲奪信雄封地。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并奪其舊封。何爲詐謀之巧也。余以爲是則出於不察秀吉之心事如何之臆斷也。然欲除信雄者固在焉。非敢望封地也。夫秀吉之爲。遠志濶大。不與論。略就其成蹟而攷之。建方廣寺於東山。興造釋迦大像。半身高丈六。所課三十餘國。五年而就。固非迷佛而爲之也。欲示非常之擧。以誇耀也已。其他出巨萬金額。故擲於宅外。擬惠施群臣。或請任關白。或奏天皇皇族諸大臣於私第。開前古無比之盛宴。以極歡樂者十有五日。居城之盛築。征韓之大擧。莫一不出人意之表矣。蓋公之素志。唯在欲爲人之所不企及。以眩耀天下之耳目。以若膽略。奪若小封。豈有其理哉。秀吉之視信雄。猶大人之視孺子也。然欲除之者固在焉。非一朝一夕之故。嚮柴田氏亡矣。信孝以失援奔內海而自殺。方此時。將圖信雄。而憚自啓端。使人流言。又說其臣岡田重善之徒四人。施以腆惠。而行離間之策。信雄果怒斬其臣。遂至與秀吉絶焉。是啓其釁端者。非一朝而起。可以見矣。故曰。欲除之者可。欲奪封地者不可。

秀次　秀吉之姪也。養爲子。

二千二百五十一年辛卯十九年冬十二月。秀吉罷關白。以內大臣秀次爲關白。世稱秀吉曰大閤。是歲宗義智再至朝鮮。言攻明情實。責其報。李昖不從。於是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下令諸道。大具兵食。

二千二百五十二年壬辰文祿元年春正月。天皇幸關白秀次聚樂第。享儀一依戊子例。二月。秀吉發京師。或曰。盡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夏四月。秀吉出次肥前名護屋。以浮田秀家爲元帥。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爲參謀。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以伐朝鮮。兵凡十餘萬。行長先進。徇下慶尚道。清正略慶州。會行長于忠州。又分路而進。韓王李昖出奔平壤。五月。秀家入國都。六月。李昖奔義州。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行長攻拔之。走斗壽。命元。秋七月。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來島康親死之。李昖乞援明。主朱翊鈞。翊鈞遣其將祖承訓。帥兵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驛。殲之。承訓僅以身免。先是。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連戰。破之。而聞王子逃去。追至兀良哈境。擒臨海順和二王子。及從官百

餘人。遣使報名護屋。秀吉大喜。下書褒獎焉。是月。秀吉母疾篤。秀吉歸覲。至則已薨。九月。秀吉除喪。復如名護屋。

益三曰。豐臣秀吉以草莽一介之身。生於數百年分離破壞之世。終能致混一。蓋應仁以降。足利氏失政。群雄割據四方。各相雄張。無有能統一之者。獨有織田公。以超世之才。存志於戡定。將大有爲。規模略備。成算既定。中道而蹶。蓋天將待雄才大略。豐公其人。而掃蕩天下也。所謂信長之死。天幸秀吉。其或然也。夫秀吉雖雄畧蓋世。赤手而起。身無寸壤尺鐵。信長擧之於奴隸。而拔之於將帥。以數年之間。遂主大國。其恩遇優渥。當時無與比者。故使信長而在。秀吉未能遽取天下。設令能取之。蓋有未忍爲者焉。故信長之死。是秀吉適遭遇取天下之機會者。況師有復仇之名。固足以壓服群雄之心。而伸大義於天下。乃投機乘勢。西伐東征。不出八歲。而掌握天下。職爲關白。何其盛也。蓋秀吉以匹夫暴起。遂取天下。故不吝土地。不啻金帛爵位。視如糞土。然而其與奪之間。變化無

窮使人不能端倪之是其至計所以籠絡一切而制服群雄也然當是時世既飽亂民冀休息無事爲秀吉計者宜戢干戈以建子孫長久之礎而其雄心鬱勃老而未衰發爲征韓之役其志將席卷八道包舉四百州而後已其大膽雄圖足使人愕然然兵出無名使人裹瘡痍離妻孥遠涉波濤而暴骨於異域事不能副意兵連而不解竟無成功故其所以耀威於海外則適所以結怨於國中也秀吉蓋既悔之而身亦尋沒墳土未乾群雄各有圖自立之心而豐臣氏二世遂絕嗣豈不悲哉歐陽修有言曰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者未有如光武太宗者也蓋撥數百年之禍亂而反之於正者非一世獨力之所能成也故天始焉而出信長始啓撥亂之緒中焉而出秀吉纘之能致混一終焉而出家康以奏太平之功蓋天生此三氏分付大任而後終其業也由是觀之德川氏之取天下不可不謂織田氏與有力焉況於豐臣氏乎相與廟食於百世洵有以也

二千二百五十三年癸巳二年春正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取平壤行長敗走國都明軍乘勝鼓行而進國都將吏令諸城撤守諸城皆聽命獨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不肯遂擊如松于碧蹄館大破之殆擒如松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晉州不克夏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惟敬來名護屋謁秀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議冊封及還韓俘行長與秀家三成等以冊封爲秀吉王明之詔也於是秀吉喜許之厚饗惟敬遣歸使小西如安偕往六月還清正所虜二王子以下清正厚餽俘囚皆感泣而去韓人最畏清正稱曰鬼上官是月諸將合兵攻拔晉州斬城將徐禮元等殲六萬餘人秋八月夫人淺井氏生男秀吉喜還大坂名曰秀頼

二千二百五十四年甲午三年春秀吉城伏見秋城成秀吉徙焉

二千二百五十五年乙未四年秋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尋賜死

二千二百五十六年丙申慶長元年秋七月地大震秀吉家康馳赴皇宮八月外征諸將引還明韓使偕來九月秀吉

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封冊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吉著明服。命僧承兌讀冊。行長私囑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子且諱之。承兌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抛之。扯裂冊書。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且吾而王。如天朝何。鬚虜何與焉。即夜逐明韓使。遂徵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命西征。

賴襄曰。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者。小者一日而萬變。非臨陣相敵。不可決也。至於大者。決之於擧事之前。而萬衆之心乘之而奮。以至事平之後。其鋒未嘗鈍退者。此機也。得此機則勝。失此機則負。是英雄之所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豐臣太閤西伐島津氏。東伐北條氏。擧兩大役而天下定。以強加弱。以大臨小。宜若直往而無不可也。而必以文告先之。諭以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之。又不肯聽。而繼以慢辭。然後乃下令伐之。其諭北條氏也。彼有所要求。曰得之則入覲。諸將皆怒曰。彼亡狀。盍速擊之。太閤曰。未也。如其所求與之。與之而彼猶不來也。於是

乎絕之。暴揚其罪於天下。天下皆曰。彼誠有罪。伐之不得不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彼之國人皆無拒我之意。無拒我之意者。不直其主之所爲也。嗚呼勝負之大機也。今有兩人鬪於此。其一倨慢無禮。罵詈雜加。其一卑辭屈躬。欲謝而止之。乃益咆怒。不肯聽。至撫劍疾視。然後不得已而鬪。不得已而鬪者。必勝。數十萬人之鬪。與兩人之鬪。其勝負之機奚異哉。諸將不知。而太閤知之。宜乎其全勝也。而何獨於擊朝鮮。而不察於此乎。朝鮮與我隔絕大海。本不相干涉。彼未嘗啓釁於我。而我無故擊之。是以我將士無怒彼之心。而不直太閤之所爲。曰。何故擊之。何故使我裹瘡痍。離妻孥。遠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識之地乎。是其所以一勝而其鋒遂鈍退不振也。彼以怠惰委靡之餘。禦我百戰之精兵。非如北條島津之勍也。而所以能不如北條島津者。其國人皆怒我而拒我。我何以勝之哉。不特無以勝之也。又失我既定之天下。兵之勝負。其機在於此。得天下與失天下。其機亦在於此。

二千二百五十七年（丁酉二年）春。以小早川秀秋爲元帥。毛利秀元。浮田秀家爲副。黑田孝高充其參謀。兩先鋒及諸將皆如前役。加藤清正先入韓。復竹島舊壘。連降機張梁山西生浦。行長改築釜山。爲元帥府。韓王昖奔海州。夏四月。豐臣秀賴任權中納言。秋七月。藤堂高虎加藤嘉明等攻韓將元鈞於閑山唐島。大破之。八月。行長又破之於加德。斬鈞。進陷南海順天。遂與清正合攻陷黃石城。諸將合兵攻韓將楊元於南原。走之。進入全州。明將陳愚衷敗走。於是慶尙全羅盡定。九月。黑田長政與明將解生楊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之。冬十二月。明將邢玠麻貴楊鎬將明韓兵數十萬。攻清正圍蔚山。清正與淺野幸長堅守不屈。

青山延光曰。豐太閤征韓之役。以清正行長爲先鋒。而行長拔漢城。直至平壤。將長驅入明。清正逐其王子。深入北境。自當時而言之。長驅入明。是太閤本謀。行長眞不負其任。而清正費力於無用之地。可謂拙矣。然而明人來援。行長一敗棄平壤。諸將皆退入漢城。雖有碧蹄一捷。而我軍之氣亦已衰矣。唯清正新

擒王子。擁兵北境。素畏威養銳。如猛獸在山。雖後軍不繼。孤立無援。而其聲威固足以奪明人之氣矣。明人不欲力攻漢城。顧清正在北境。安知其不皷行而西。斷明歸道哉。故明人最畏清正。而宋應昌一時謀將。以爲清正孤立。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辯士馮仲纓說之。紿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沒。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之計。不可不謂非奇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烈。唯知國威決不可墮。國恩不可負耳。至於成敗。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初非仰他人之繼援者。故奮正大之辯。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即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一言之威。尤爲有助焉。李如松之在開城軍中。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襲平壤。如松懼還平壤。此適清正以虛聲懼之耳。夫虛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此動清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爲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有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

逆料也。則其功果不足尚乎。曰否。古人有言。巧詐不如拙誠。清正以誠。行長以詐。唯詐。故其術雖巧。況惟欺得而欺之。唯誠。故其所爲似拙。而中繆不能欺。蓋誠則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墜敵術中。所以敗也。故征韓之功。余以隆景清正爲第一。而當時徒稱其驍猛。何哉。蔚山之捷。明人嘆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倍。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安得不敗。是明人深知清正。而公論在敵國。嗚呼。此所以爲鬼將軍歟。

五大老 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
三中老 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
五奉行 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正盛。長東正家。前田玄以。
七隊長 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眞野宗信。中島氏種。野々村吉安。堀田高正。

二千二百五十八年 戊戌三年 春正月。秀秋與諸將分道來救。敵軍解圍。清正出城追躡。大破之。夏五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等十餘帥。分守諸城。餘罷歸。秋七月。秀吉疾病。舉國事托家康。家康辭。乃置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掌國務。片桐且元。小出秀正爲秀頼傅。分親兵爲七隊。各置其長。八月。前關白豐臣秀吉薨于伏見。年六十二。遺命召還在韓諸將。九月。明將董一元等攻泗川。島津義弘擊却之。斬首三萬級。明兵伏尸二百餘里。冬十一月。先是家康遣淺野長政石田三成於朝鮮。告秀吉訃。召還之。至是諸將整軍還至伏見。謁秀頼。

頼襄曰。織田氏爲政。雖偷一錢者亦斬。所以致路不拾遺之盛也。時受室町弛廢之餘。非此莫以濟之。雖然我先王制爲刑律。又設明法之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愆錙銖。誠以人命至重。人主雖操生殺之權。不妄用之也。今不問罪之重輕。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同科。是何法哉。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而莫之禁者也。人庇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其殺

必於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死是臣民所賴以安也今其所賴絶矣是不能一日相安也宜哉其遭兹逆之禍也然未足言也至於豐臣氏也則有一舉而喪先王之澤絶天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步爲一段以二段爲口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一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一束得米五升毎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税千載而無大差者流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餉盖租歳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氏之間未有所大加天加者盖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税而不復可加也於是一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步爲一段一段加六十步一町加六百步積而上之千町加六十萬步萬町加六百萬步又就一步各縮一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捜索無故之財利民數倍舊税額百倍開闢以來之遺民剝未剝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豐臣氏得已不已之

欲豐臣氏以此取絶嗣赤族之禍其事已逝矣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爲梗上下相習恬不爲怪織田氏之法雖累行一時而已豐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憂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商君破井田開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税之重又不可遽減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税減六十畝之税可矣六尺而出八尺之税減二尺之税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爲子孫祈長久之福誰憚而不爲耶

又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窺大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烱烱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直靺鞨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武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群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絶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

桀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寠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喻其所望。乃遭遇變故。

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敢不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已也。以為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皷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為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柩肉未冷。群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是。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為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鷙鷹俊狗。其噬嚙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群雄肆其噬嚙搏

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嚙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群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益三曰。吾讀史至於太閤撫源頼朝塑像而與之語。未嘗不歎其豪宕而笑其疎濶也。太閤之伐北條氏。

用十七萬之兵。環攻一孤城。而閱半歲。而後纔拔之。夫韓八道明四百州。其廣袤幾十倍於我日本。而攻之未可以攻小田原較也。而伐起不超攻小田原之兵。欲併八道四百州而爲一。其志可以破秦皇漢武之膽。而吾以爲至愚也。夫以千萬餘之兵。越海遠戰。能掩有明韓。雖太閤焉保必取之也。假使一旦取之。我與彼隔。以大洋烟濤千里。安得永永以爲我有哉。又況未必能取之乎。抑太閤崛起於匹夫。八年之間。遂掌握六十州。於是其心傲然。以爲海内已落掌矣。何難於外征。以取我六十州之易。推於取彼八道四百州。以爲亦不太難也。必欲爲前古英雄之所未敢爲。以睥睨於百代者也。可謂志徒大而不自量其力者。室町氏之衰。禍亂相尋。如水之流不反。如火之熾不滅。民陷溺焦爛於干戈之間久矣。天下徒殺人奪城之爲務。不暇顧民心向背如何也。後有一織田氏。而志未成。吞恨而死。太閤受其後。不費力而天下已爲其有矣。於是嚮之所四分五裂者。復合爲一。當是時。偃武息民。而安撫四海。如大旱之得時雨。凋木

槁苗。勃然相競而伸生氣。收群雄棄不顧之民心。雖貽謀于百世可也。何二世而忽焉哉。太閤而不知之。又起無名之兵。渉百千里之波濤。驅疲弊之民于不可知之地。天下雖聳服其威。而其心則已土崩瓦解。不可復攬收之。淺野長政諫太閤之數言。實當其病。天下侯伯誰不抱長政之心。而發之者。有一長政而太閤不察焉。其臨終纔曰。勿使我十萬師爲海外鬼。亦已晩矣。七年之役。民爲海外鬼者。其可勝算哉。臨終之一言。何救於海外鬼怨憤悱悒之氣。已充塞於六十州億兆之腹中。太閤才閉目。其所充塞焉。一時渙然大發動。而天下非復豐臣氏之有也。嗚呼。匹夫而終位極人臣。何其壯也。而其鬼不免餒於二世之後。亦可悲矣。征韓之役。實使之然也。故吾斷之曰。論英雄。未曾有如太閤者也。以其起匹夫併天下也。論大愚。亦未曾有如太閤者也。以其征韓之役自招其亡滅也。賴襄論征韓之役。以爲出於不得已移天下之欲噬嚙我者。施之於役。而不得其計者也。果然。則其征韓非宿志。臨時爲謀策耳。吾以爲不然。吾固謂。

太閤征韓之志夙定。欲爲英雄之所未敢爲者。以睥睨於百代。而志不成。遂陷於大愚而已。

二千二百五十九年己亥四年春正月。秀頼徙大坂。家康在伏見代秀吉。權決天下事。與前田利家等論外征諸將功。奏賞之。三成長盛密謀曰。家康與利家協同秉政。吾曹徒驅役耳。今日之策。唯莫若離二家。二家已離則可以逞。乃離間之。因二家生隙。細川忠興周旋和解二家。閏三月。前田利家卒。子利長嗣。家康罷三成職。初加藤清正。淺野幸長。福島正則。池田輝政。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等。與三成不協。至是合謀將誅之。家康爲諭之。諸將不肯。乃罷三成職。屏居其邑佐和山。夏四月。秀吉廟成。詔

賜號豐國。秋七月。秀家輝元景勝利長及諸將皆就國。家康徙大坂西城。

二千二百六十年庚子五年春。家康屢促景勝入覲。景勝答書悖慢。家康大怒。自將討景勝。命鳥居元忠等守伏見城。尋家康發伏見。細川忠興福島正則等諸將隨行。兵凡五萬餘人。既而三成至大坂。與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議。移檄四方曰。家康不利嗣君。嗣君命討之。諸將來會四十餘人。兵凡九萬三千。乃推毛利輝元爲盟主。分諸將攻伏見田邉諸城。秋七月。家康至下野小山。鳥

居元忠馳信告變家康班師還江戶留秀康於宇都宮使當景勝自將西伐進自海道嗣子秀忠自山道八月伏見城陷守將鳥居元忠及松平家忠內藤家長力拒之城兵至厮養之卒無不戰死元忠年六十二血戰七合七克遂自割腹而死家忠家長亦死而三成出修大垣塹壘以爲根據織田秀信爲三成城守其老諫之不聽遂爲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等所攻陷九月家康率諸將至赤坂設奇策宣言三成懼出關原秀家義弘及毛利秀元長束正家小西行長大谷吉隆安國寺惠瓊等

分軍伊吹松尾南宮諸山阿濃津騎卒凡十二萬八千家康偵知亦陣關原兵凡七萬五千福島正則爲先驅細川忠興藤堂高虎等諸將繼進會天大霧咫尺不可辨及霽未敢挑戰家康子忠吉時年十二與井伊直政以兵三百挺前既而中軍鼓螺起諸隊大閧弓銃已交忠吉直政奮鬭正則衝秀家軍黑田長政冒三成軍忠興擊義弘軍本多忠勝指麾諸軍敗三成義弘軍而秀元小早川秀秋按兵不動先是秀元等密送欵家康至是秀秋直突吉隆陣脇坂安治朽木元綱應之吉隆遂

浮田秀家父曰直家備

敗死兩軍接戰自辰至申西軍大潰東兵乘勝追北斬首四萬餘級原草爲之赤遂攻佐和山拔之三成不在乃縱兵捕三成行長惠瓊進至草津初秀忠至上田眞田昌幸據城拒守攻圍旬餘城堅不拔遂解去至是會家康於草津家康不懌既而釋冬十月誅三成行長惠瓊梟之削輝元八州食周長二州放織田秀信增田長盛眞田昌幸父子於高野山徙立花宗茂於陸奧義弘歸國兄義久因之降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亦出降收浮田秀家采邑流八丈島加藤清正黑田孝高爲家康定

後三郎高德之裔事赤松氏臣浦上氏居岡山後事豐臣氏關原之敗航海如薩摩依島津氏後削髮號休福卒于八丈島

南海十二月以前關白左大臣兼孝爲關白家康以關東八州爲根本之地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爲外藩前田利長加藤清正等三十餘人及舊臣十餘人受封各有差令諸冒豐臣氏者皆復本姓而秀賴唯食攝津河內和泉七十餘萬石是歲立皇子政仁爲皇太子先是秀吉立皇庶子良仁爲儲君而非天皇意於是諮家康家康對曰是非臣所敢議也唯天皇心裁之天皇卽以政仁爲皇太子是歲佐渡國始出銀荷蘭船始至通互市

安積覺曰舍生取義見危致命固人臣之大節而能蹈之者鮮矣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受留寄之任守伏見城四將誓心天地捍禦大敵孤城無援内有叛者勢窮力殫而志氣不撓裹創揮槍伏正而斃其忠勇壯烈之氣烱烱上貫霄漢眞足以植綱常而扶世教也家長之子小一郎弱齡勇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或咎元忠不通權變而拒豐臣秀秋島津義弘之歸款以致城陷非也元忠豈不知二將入守則城可以全衆可以生而轉危爲安哉誠慮敵多詐謀萬一見欺則上無以報君上下無以見士卒寧喪元而不受辱故守大經而不爲動此乃所以爲人臣之勸而或者權變之說非所以垂戒者也

益三曰先君既沒嗣子幼弱天下將爲他人有當此之時爲其臣食其祿者固當極力竭心而維持扶植之豈遑顧其他乎石田三成擧兵欲除德川家康關原一戰挫折敗衂尋被誅姑不問其心如何吾不得不謂之豐臣氏之忠臣也何則使家康而在則其勢天下將不爲豐臣氏之有矣而爲秀吉臣者焉得坐

視傍觀而不爲之謀乎爲之謀不得不除家康也除家康所以維持豐臣氏而三成爲之故曰不得不謂豐臣氏之忠臣也而吾獨惜其不得攻守之法也當是時決勝敗于野戰者未有若家康者也故爲三成計者宜聽秀家之策以大垣城爲根據堅守之疲敵于城下支之旬日待輝元及攻大津之諸將皆來則内外併力而拒之吾未知其勝敗如何也而三成急遽出戰于原野平遠之地是其所以一敗而不救也關原兵既敗三成被殺未數年大坂之役起豐臣氏忽諸不祀而天下爲德川氏之有吾不能不爲豐臣氏惜也後之論者出於德川氏爲天下之政之日是以不得縱論放議慶元之間故以三成爲奸計欲除家康甚則爲作亂殊不知三成之欲除家康則欲維持豐臣氏也況以豐臣氏之臣食豐臣氏之祿而慨豐臣氏之衰運惡其異姓人將代興而欲除之謂之作亂吾不能不爲三成憫冤也如福島正則爲家康爲其先鋒如加藤清正爲家康徇西陲吾不取也或曰秀吉暴起於匹夫掃蕩天下則偉矣唯其不知綏

撫天下之道末路兵連于外而不解及其一瞑宰制天下者非家康不可也而三成欲除之可謂不知時不察勢者也吾曰不然也昔王彥章仕後梁既食其祿任其職則不得不死其難也豈不知天下之事非唐主則不可也而至死不改爲臣之節未聞有以爲不知時勢者也故論三成者問其爲人如何則姑舍之唯其欲除家康則不可不謂之忠也吾獨惜其不得攻守之法也。

二千二百六十一年（辛丑六年）春正月家康在大坂西城秀忠在外城入見秀賴於牙城諸將亦賀正於西城三月伏見城成家康治焉夏五月家康奏增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給豐國廟以一萬石其他寺祠皆給田以板倉勝重爲京師所司代是月家康爲本願寺僧光壽建一寺于本寺東令天下門徒分屬東西是歲石見鑛出黃金又造大小判一分鈑丁銀豆板。

二千二百六十二年（壬寅七年）夏四月豐臣秀賴爲內大臣。

二千二百六十三年（癸卯八年）春二月詔以家康爲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天使就伏見拜焉親戚將吏叙任甚衆家康入朝拜命秋七月家康以孫女千代姬嫁秀賴。

二千二百六十四年（甲辰九年）春家康命東北三道定道程植堠樹以三十六丁爲一里西南四道皆傚之冬兼孝罷關白是歲藤堂高虎倡議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戶相良氏納其母衆競繼之。

二千二百六十五年（乙巳十年）春二月家康入朝見韓人孫文彧令諸道撿韓俘與之先是家康謂宗義智曰秀吉

伐朝鮮。非我所知。彼欲入貢。我當許之。然非自我求和。子往試。許之。義智遣使諷之朝鮮。朝鮮大喜。使孫文彧請入見。求還其俘囚。義智乃拉至京。至是家康謂義智曰。吾將老矣。貢使來。致之江戶。且曰。吾欲舉鎌倉禮。使秀忠拜賀。期在近。宜使韓人觀其儀也。乃賞義智以肥前田二千石。夏四月。家康辭將軍。以秀忠爲內大臣。補大將軍。自是世稱家康曰大御所。秀賴爲右大臣。秋七月。以左大臣藤原伊尹爲關白。是歲南蠻始傳烟草種。

二千二百六十七年丙午十一年　春正月。家康令諸侯修拓皇宮。三月。大修江戶城。藤堂高虎率池田淺野等十五氏助工。秋九月。江戶城成。宏壯稱天下第一。是月。家康使島津忠恒冒松平氏。且賜偏諱。改名家久。自是諸侯多傚之。冬。信尹罷。左大臣藤原信房爲關白。是歲禁永樂錢。

二千二百六十八年丁未十二年　春。家康課海道及關西諸侯城於駿府。夏四月。參議秀康卒。秀康英明。大得民心。或云幕府忌其英明。遣一美女。其女有瘡毒。秀康遂不起。五月。宗義智携朝鮮使呂祐吉等至江戶及駿河。獻

賴房爲家康第十一子

書及方物。每將軍禪代。必一來。是歲家康奏封其九子義直於尾張名古屋。

二千二百六十九年戊申十三年　冬。信房罷。右大臣藤原忠榮爲關白。是歲家康開經筵。以林信勝爲講官。

二千二百七十年己酉十四年　夏。島津家久擊琉球。降之。家康以琉球賜家久。爲其臣隸。秋八月。伊勢兩宮成。巫祝爭遷宮前後。各引舊典訴之。勅使家康決之。九月。奉幣於神宮。先奉皇太神宮於正殿。後奉豐受太神宮於正殿。自天正十年壬午歲改造兩宮。二十五年於茲。於是以二十一年爲改造之期。定爲永典。冬十一月。家康奏封其子賴房於常陸水戶城。是歲諸侯妻子盡至江戶。令其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爲永制。禁諸侯造戰艦。

二千二百七十一年庚戌十五年　春二月。詔豫期三月讓位。命諸司設儀衛。板倉勝重私奏曰。將軍亡女悲傷殊甚。請以延期。天皇弗懌。三月。家康課諸侯城名古屋。夏六月。秀賴再造方廣寺。以片桐且元董役。秋七月。家康與書廣東商舶曰。汝等來我邦。宜任意互市。若有姦盜者。我即戮之。是歲禁喫烟草。

二千二百七十二年辛亥十六年春三月。家康入朝。朝旨欲以家康為太政大臣。且賜菊桐章。兩辭不拜。奏請祿祖考。乃追贈源義重鎭守府將軍。源廣忠大納言。家康使人謂秀賴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秀賴母淀君不安之。淺野幸長加藤清正曰。臣等以死守郎君。必無患矣。乃遣秀賴。家康享之二條城。饗畢而還。天皇讓位于政仁親王。稱後陽成院。

益三曰。家康之饗秀賴於二条城也。加藤清正護衛秀賴。饗畢。歸大阪邸。出短劍於懷中。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是其設心謂萬一有變。則吾將刺家康而死焉。嗚呼清正以死護君。其忠肝義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獨惜其察機之不明且敏也。夫關原之事。則豐臣德川二氏興敗之機之所由分也。不於此時致死竭力。則大事既去。不可復挽回也。而清正在西陲。得秀賴之檄。而不應徵。意蓋謂雖召以君命。是特出於奸豎三成等之私計耳。吾豈敢應之哉。吾之報主君。更自有道焉。殊不知雖出於三成之私計。其成敗利鈍之所繫。則非特止三成之死生也。而清正不

慝之何哉。可以見其察機之不明且敏也。苟使清正有察於此也。必當提精鋭東馳。出陣於關原。與毛利島津戮力協謀。而以拒家康也。豈暇顧三成行長之有私怨於平日哉。如此。則關原之事。未可知其勝敗之所在也。苟勝矣。而後益竭力盡心。以擁護社稷。蓋非無其道也。則豐臣氏之亡。蓋未知此忽諸也。是謂之報太閤之恩。惜哉清正而不能察於此。區々挾私怨。不助三成行長拒家康。而務利公家也。竟爲家康所籠絡而終。噫。清正知懐劍護君於樽俎之間。而不知提劍衛社稷於騷擾之中。是其所以察機之不明且敏也。

第一百八世

中和門院　諱前子關白前久之女

後水尾天皇　後陽成帝文祿五年。六月四日生。慶長五年。十二月廿一日爲親王。同十六年。三月廿七日受禪。同年四月十二日卽位。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元和。寬永。寬永六年。十一月八日讓位。延寶八年。八月十九日崩。仙洞。壽八十五。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帝諱政仁。後陽成帝第三子也。母中和門院藤原氏。夏四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時年十六。上皇聽政院中。五月。家康令諸侯。修上皇宮。益供御之田。又撿御府所亡失秘書寶器。索流傳世間者。悉獻之。六月。肥後國主加藤清正卒。秋八月。阿媽港酋東會謁來謝。請互市。許之。先是。我賈舶至阿媽港者三百人。皆爲所殺。唯三人逃歸告變。後其港商二百人至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擊殲之。至是港人來謝。給印信而還之。九月。置荷蘭人耶揚子於江戸。用其言。禁耶蘇教。命南禪寺僧崇傳。改歸佛教。不從者處流斬。時乞互市者二十餘國。乃以長崎爲互市場。禁他港碇泊。是歲。京師豪商角倉員頼鑿高瀨川。達伏見。

青山延光曰。肥州欲得良士。學相人之法。然竟不得其要。嘗曰。惟質直之士。可共患難耳。此言也。可以觀肥州之爲人矣。蓋肥州質直。故三成之徒。惡而羅織之。而肥州之所以免禍者。以質直也。肥州百戰。播威名於外國。雖百三成。有所不能。而欲以詭譎斃之。是自破其干城也。讒人眞可畏哉。

二千二百七十二年壬子十七年夏六月。秀忠拓武藏野。爲市廛。徙京坂及界豪商實之。是月。忠榮罷右大臣。信尚爲關白。秋九月。明鄭芝龍歸化。詣駿府。獻藥物。是歲。有馬晴信修蠻教。家康捕放甲斐。尋賜死。

二千二百七十三年癸丑十八年春正月。家康命三十七諸侯修皇宮。家康使秀頼加片桐且元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治長淀君乳母子。以故見親信。寢與且元相軋。二月。家康定文臣法五條。冬十月。家康以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土井利勝安藤重信酒井忠世爲老中。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爲駿府老中。分執天下諸政。十一月。皇宮成。尋還御焉。是歲。諳厄利亞始至平戸交易。十年而止。

二千二百七十四年甲寅十九年春三月。家康大修朝廷舊章。獻之。並定江戸及列國縣邑制度。以行之。先是。秀頼已長。群臣欲挾以復舊業。大野治長渡邊糺等爲謀首。竊散金募士。板倉勝重偵知以報家康。夏四月。秀頼鑄方廣寺鐘。使東福寺僧清韓銘之。秋七月。方廣寺成。秀頼將親往落焉。遣片桐且元告之駿河。家康戒以大將

林信勝京師人。號羅山。稱道春。叙法印。加民部卿。初在京師講論語集註。從學者甚衆。博士三位舟橋秀賢媢忌之。奏曰。自古講書者。例不奉敕不得講新註。今處士恣爲講習。印唱朱學。請抵之罪。家康聞之曰。秀賢奚固陋。處士而弘道。是實可嘉尚。遂召信勝。命侍左右。林氏之學。自是大行云。

軍頼朝落東大寺故事。及期。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之。會家康讀鐘銘。至國家安康之句。怒曰。是斷截我名也。序又有大小釋迦迭爲主伴之語。益怒曰。是咒詛我也。秀頼何爲至於此乎。召林信勝僧天海問之。曰。大阪反側日久。意實不可測。乃馳驛命勝重詰其文意。且停慶儀。且元曰。是奉行之罪。非秀頼所知也。今大儀將成。衆人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願畢儀。然後毀滅銘文。甘心伏誅。勝重不肯。遂停慶儀。物情恟恟。且元詰清韓。曰。偶然及此耳。乃使清韓赴駿府辨之。家康令板倉重昌咨五山僧。僧多證其詛。遂囚清韓。而且元及弟貞隆治長往謝。既而且元等至鞠子驛。拒不入。獨召且元詰問之。且元陳謝甚力。淀君又使二女赴謝。家康厚饗之。温言慰藉。二女大悅而還。九月。家康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謂且元曰。大阪稱士蓄異心。以圖不軌。是反禍。歸而圖之。且元曰。願承大命。正純不聽。且元辭去。兼行及二女於土山驛。曰。東命有深意。我竊揣之。蓋有三策焉。避大坂徙他。下策也。右府托婣婭東行。中策也。淀君

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東旨必不外于此我歸將固請焉二女退而相言曰東旨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右府也先歸是言淀君淀君大恚欲誅且元舉兵且元舉族奔其邑茨木冬十月治長等勸秀頼移檄四方所在潛匿者及亡命者爭先來聚兵至六万人然諸侯無一人應者十一月家康次住吉秀忠次平野諸將會焉總兵五十萬圍大坂城蜂須賀至鎭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等進攻拔數寨天使至軍營慰勞家康父子十二月井伊直孝前田利長等薄偃月城眞田幸村善拒東兵死者

頗衆家康徙營茶臼山秀忠徙岡山令毛利秀就福島正則以土豚壅淀川於長柄大和川於鳥飼數日而外湟皆涸諸軍起堙樓瞰城中家康令諸軍放銃鼓譟者三夜城中震駭又令射書城上曰降者有賞於是人人稍疑而家康欲議和使賈人光次往圖之秀頼會諸將議之後藤基次曰外無應援內有叛者不若速講和以爲後圖秀頼不聽天使傳詔旨於家康曰卿欲與秀頼和詔秀頼成之家康固辭既而淀君登天主閣以臨東軍寇近無際旌旗飜空淀君大驚會東軍發大熕中閣

尼常光淀君妹。京極高次母也。

第二層楹榱摧折侍姬虀粉淀君震怖而下急召治長等議和秀頼不肯曰吾固以此城爲死所也何和之爲是日尼常光者入城諭秀頼至是秀頼遂和明日長益治長出子爲質秀頼使木村重成出莅誓家康亦命之以板倉重昌於是諸軍撤圍發兵壞塹家康還京林信勝等上所謄鈔諸書家康納其一於御府家康入朝天皇慰籍甚篤而家康奏朝廷典儀廢弛日久請按舊籍以補闕漏於是釐正白馬踏歌節會及准后親王爵祿著爲永制

益三曰擧事於不得已則有辞於天下居心於不可急則有忍於艱苦德川家康之取天下其道在於此家康之擧事每待彼自啓釁而我起應之如出於不得已者然而其實家康使之然也如其聞本能寺之變將進討光秀其應信雄之請拒秀吉於小牧非出於厚誼而然也皆欲爲出於不得已之狀而自爲己攬人心之資也而吾於關原大阪之二役益知其然也初加藤清正等七將罪狀三成請殺之家康不聽曰治部之姦雖可惡今殺之或爲以私憾誅重臣不

如宥之。家康意蓋謂。今遽殺三成。則徒爲豐臣氏除其蠹害也。存之。則彼必他日起事而欲除我。而後我起制之。則我有辭于天下。家康既與秀頼婚。若使其無滅豐臣氏之心。則當使秀頼斥姦進忠。而曾無一言及之。其意蓋謂。存大野治長。則彼必他日起事。而欲制我。而後我起應之。則我有辭于天下。故不存石田三成。則不可啓關原之役。不存大野治長。則不可啓大坂之役也。故不絕其病根。待其自發而斃之。豐臣氏之病根。一發於關原。而家康一擊破之。猶加病者以激藥。疲其體也。再發於大阪。而家康因斃之。其蓄謀之遠。積慮之深。非纔豐二氏之所能及也。況於當時之群雄乎。試使信長居家康之地。則不能如此鄭重自持。而秀吉則不能如此周密處事。宋蘇轍曰。爲寬緩不速之行者。所以深取天下也。家康不急於取天下。故其取天下深矣。是其所以得之遲。而傳之久也。當信長既死之後。設使家康不與秀吉和。極力振略。而俱驅逐于中原。吾未知其勝敗如何也。而家康逡巡不與之爭。自他人觀之。如暗於事機者。家

康意乃謂。任重道遠。不可急也。故退屈隱忍。且讓秀吉。而使其縱成混一之功。而自徐制其後。是家康之智。所以不可及也。吾嘗讀家康遺訓。其中有言曰。人生譬之負重任而行遠路。不可急也。嗚呼。以其不可急之心。而行有辭于天下之事。是家康之所以取天下也。

二千二百七十五年乙卯元和元年春正月。役夫已隳羅城。堙空濠。及內湟。治長大愕。馳告正成。正成曰。我唯聞塡周池之命。未聞有內外之別也。今天下鎭謐。何用濠塹乎。治長噤口而去。正成益發役夫。日夜督責。塹壘悉夷。所存唯牙城一湟而已。二月。秀頼潛傳檄募兵。欲再舉圖恢復。秀頼謂奉村基次曰。嚮雖與家康和。事勢今如此。不可徒止也。然我幼弱。卿等其扶翼之。莫使貽汚名於千載也。親巡視城內。兵士稍聚。合新舊十五萬人。江戸人小幡景憲有罪亡命。大野治房欲用之。景憲陰與板倉勝重等約而往。治房告以密計。景憲因勝重以通家康。於是大阪事情悉洩。而秀頼不知之也。夏四月。家康至名古屋。京師報至曰。大坂兵勢什倍前役。家康笑曰。多多益可敗。終下令諸將如前役。於是秀頼大議戰備。奉村曰。請速入京師。挾天子以號令四方。基次及長曾我部盛親皆贊之。秀頼弗聽。增田長盛曰。此城三面帶水。而爲平原。東軍之來。必自南矣。臣等率精兵直衝其中堅。天若祚於我。必勝矣。議決。乃柵於羅城故址。鑿舊湟二尺許。設二重墉以爲固。秀頼分遣基次奉村。及奉村子大助

族信連。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大野治長等。二十三將。軍道明寺平野等十餘處。家康帥石川忠總榊原康勝。本多忠朝。井伊直孝等諸將及山陽山陰南海仙臺大和伊勢美濃諸軍。分道進。五月。家康秀忠發京師。令曰。諸軍齎三日糧。後藤基次登片山放銃。走松倉重政。會堀直寄來援。重政反戰。城將薄田兼相渡邉糺援之。水野勝成。丹羽氏澄亦來援。連戰不決。本多忠政。松平忠明及片倉景綱來擊基次。基次盡亡其衆。從騎僅十一人。遣人謂兼相曰。吾子努力。我將死也。襄創復進。中銃墮馬。從者扶而退。至柏原死。兼相奮鬭死之。糺馳人乞援奉村。奉村乃與大谷吉胤等赴援。仙臺兵戰不利。奉村與糺更殿而退。治長與美濃尾張兵戰大敗。吉胤死之。而木村重成與井伊直孝戰。亦死之。長曾我部盛親與藤堂高虎戰。破之。直孝來援。盛親遂敗走。其明。奉村軍茶臼山。津川親冬執金瓢馬標。軍岡山。大野治房新宮行朝護其左右。森勝永郡良列等諸將分陣數處。松平忠直攻茶臼山。本多忠政松平忠明援之。前田利光攻岡山。本多康俊遠藤常利援之。家康秀忠率諸

軍從之。治長巡視至茶臼山。幸村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治長諾歸。則秀頼已在櫻門。擐緋甲。穿錦袍。千鎗十旌。左右成列。鞍于馬而竢。如秀吉東征之儀。將士踴躍。適有流言。城兵欲竢右府出而反。治長危懼止之。已而幸村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治長其疑我乎。因召子大助曰。我當死。汝往侍右府。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盍殉右府。大助攬涕而去。幸村督衆而進。縱横血戰。終死之。東將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亦死。岡山之戰。東軍頗沮。城兵乘勢而進。藤堂井伊二氏來救。短兵急接。僵尸相枕。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不可辨。東將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令曰。面白者敵也。因物色斬之。城兵大敗。東兵乘勝奮擊。斬首一萬五千級。郡良列。津川親冬。執章旗馳至曰。臣等不死城外者。懼亡章旗故也。今謹還之。臣事畢矣。遂伏劔而死。會廚人大隅放火於廚。東兵登壁。亦縱火。煙燄蔽空。秀頼避火天主閣。淀君及夫人德川氏從焉。治長送歸夫人於東軍。時猛炎四逼。秀頼母子徙於糒倉。家康遣人求

倉中人名。欲出秀頼母子。井伊直孝放銃倉中。以示絕。秀頼母子遂自裁。治長勝永大助等二十五人皆殉焉。秀頼年二十三。淀君三十九。而豐臣氏亡。實五月六日也。是日家康還京師。其子秀忠凱旋於伏見。秋七月。信尚罷。以前關白昭實爲關白。家康與昭實議撰廷式十七條。及武員式十三條。

中井積善曰。大坂之事。不足道矣。主昏而臣姦。廁以黠婦二三宿將。亦無有深謀遠圖。唯僥倖萬一之福而已。要皆不量力。不度義者。是以畔而降。降而復畔。以流臭於天下。身首虀粉。使宗社塵滅澌盡而後已。悲夫。柳城陷之日。家康能收烈火之威。而尚降肆赦之命於怙終之子母。其深仁厚誼。有萬世不磨者。予嚮屢談焉。者豈不有以也耶。或曰。秀頼不死於城中。潛奔薩以全終。其事甚秘。故世寡傳者矣。嗚呼奚而然乎。好事者爲之也。糒倉之迹。較然著明。不可掩焉。且家康惡得有元兇未獲。而遽旋旆於京師焉乎。

太政大臣源家康　其先出於新田義重義重之子義季食上野世良田德川邑因氏焉方親氏世遭上杉禪秀之亂爲僧逃三河爲松平邑長子孫相繼至家康遂一統天下

二千二百七十六年（丙辰二年）春二月。詔以家康爲太政大臣。就駿府拜焉。夏四月。太政大臣源家康薨。年七十五。

家康沈毅有大畧。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

賴襄曰。吾嘗遊江戸。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真天下之衝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邸列第者。其初皆決鬭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群雄棊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閲幾百歲。而今吾縱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爲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用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

之精銳。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搆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原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邪。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内。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取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

公之雄武老錬。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爲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二千二百七十七年丁巳三年。春二月。秀忠建家康廟於下野日光。以改葬焉。詔賜號東照。秋八月。朝鮮來聘。秀忠接見於伏見。是歲。秀忠令蠲京師地税。

二千二百七十九年己未五年。夏五月。秀忠放福島正則。初正則負功驕横。大坂之役。陰通款城中。而擅築城郭。殺戮無辜。故及之。秋。昭實罷。忠榮再爲關白。封頼宣於紀伊和歌山。藤原肅卒。冬十月。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仕。秀忠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重宗。重宗愼密廉平。世以爲不愧其父。是歲。始置大坂城代及城番。

青山延于曰。古稱内舉不辟親。苟非赤心報國。至公無私也。孰能與於此哉。祁奚之舉午。謝安之舉玄。狄仁傑之舉光嗣。韋純之舉纁。後世以爲美談。若勝重者。可謂不愧四子也。

頼宣　家康第十七子也。

藤原肅　字斂夫。號惺窩。播磨人。爲中納言定家十二世孫。幼而剃髮入釋。名舜。號妙壽院。後悟其非。歸儒。爲後世文學之祖云。

徳川家光　秀忠之子也

二千二百八十年庚申六年春正月以德川家光叙正三位任權大納言秀忠嘗以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使輔家光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其盡心輔導焉是歲毀伏見城

青山延于曰先王之教太子也設四輔三公選正人端士以輔翼之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及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小學及旣冠成人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其教之也有素故從之也易其導之也有漸故化之也速夫生而見正事焉長而行正道焉雖欲不正得乎後世教導之術不備師保之職不修其教之也無素故扞格而不入其導之也無漸故乖戾而難成夫生而習驕奢焉長而縱淫佚焉雖欲正得乎昔漢賈誼論治道以教太子爲先非知治體者何以臻此觀秀忠之命三臣可謂知先務矣家光之克承洪基恢郭鴻業者蓋由所以輔導之者得其道故也

佐藤坦曰人臣之事主雖各有一長必相協和以爲一體然後爲之仕人主之使臣雖悉知其能必合并之以爲一體然後爲之使夫手資乎足目待於耳目之所欲視耳必注焉手之所欲執足必從焉其爲一體而相爲用也如此此三輔之在當時以三德爲一體協和而合并相待而相濟嗚呼有此君而有此臣也斯可以見君範矣可以見臣軌矣

二千二百八十一年辛酉七年春正月白馬節盜竊內藏寮布毯。秋八月暹羅來聘獻書及物。先是伊勢人山田長政航海至暹羅。遇其國亂。累建戰功。遂被拔擢管領國事。因說國主通聘云。

二千二百八十二年壬戌八年春二月秀忠奏定錢價。以四千錢直金一兩。犯者當罰金。夏五月修江戸城。至冬成。是歲流本多正純於出羽。正純食宇都宮十五萬石。以擅增壘殺部屬被放。先是家康欲賞其父正信。正信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既若之。遂領一萬石。後家康者五旬而沒。關原之役。正信從秀忠攻上田而愆期。正純請斬父以解秀忠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果如其言。

二千二百八十三年癸亥九年秋七月秀忠家光入朝。先是秀忠辭職。至是詔以家光補大將軍任內大臣。天使就伏見拜之。冬十月流松平忠直於豐後。忠直秀康之子。放縱荒淫。戮近臣刳孕婦。故配置焉。以其邑越前封松平忠昌。

二千二百八十四年甲子寬永元年春伊斯把儞亞人來請互市。家光聞其倡耶蘇教。卻之。秋家光封其弟忠長於駿河遠江。冬十月朝鮮入貢。十一月冊女御源和子為中宮。自後村上朝歷世后妃之號不正。至是復此禮。是歲家光創寬永寺於忍岡。號東叡山。以僧天海為主。世稱此地曰上野。

源和子　前將軍秀忠之女

二千二百八十五年乙丑二年冬中宮清所火。是歲長崎商津田亦一歸自暹羅。初慶長中亦一至暹羅。會其國亂。援之。國主大悅。以女妻亦一。至是挈妻而歸。

二千二百八十六年丙寅三年秋八月詔以秀忠為太政大臣。家光為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德川義直德川賴宣為權大納言。德川賴房前田利常島津家久伊達政宗為權中納言。其他任敘有差。九月天皇幸于二條城。中和門院中宮宗室妃嬪百官從焉。秀忠家光奉迎乘輿。警衛嚴肅。供具豐備。留蹕數日而還御。是歲家光置二條城在番。

二千二百八十七年丁卯四年夏安南乞互市。是歲明人陳明德歸化。

二千二百八十九年己巳六年。信尋罷。以右大臣兼遐為關白。先是。家光聞筑紫多耶蘇之徒。命竹中重治松倉重政。索捕之。其悔過者蹈耶蘇像。不悛者悉殺之。於是盡耶蘇像。令九國人踏之。後以為例。八月。先是立皇女興子為內親王。天皇欲讓位於皇女。傳旨家光。家光大驚曰。遷都以來無女帝久矣。而今立之。後世或曰外戚專權之所致。固諫不聽。至是天皇遂讓位於興子內親王。遺詔稱後水尾院。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九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60
SS号=14664060